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二四七册目次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一百六卷（一）（宋）褚伯秀撰　明正統刻續萬曆刻道藏本　〇〇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一百六卷（一）

（宋）褚伯秀撰

明正統刻續萬曆刻道藏本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一百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褚伯秀撰。伯秀，杭州道士。是書成於咸淳庚午。前有劉震孫文及翁湯漢三序。下距宋亡僅六年。周密癸辛雜識後集載，至元丁亥九月，與伯秀及王磐隱游閱古泉，則入元尚在也。其書纂郭象、呂惠卿、林疑獨、陳祥道、陳景元、王雱、劉槩、吳儔、趙以夫、林希逸、李士表、王旦、范元應十三家之說，而斷以已意，謂之管見。中多引陸德明經典釋文，而不列於十三家中。以是書主義理，不主音訓也。成元英疏、文如海正義、張潛夫補註，皆閒引之，亦不列於十三家。以從陳景元書採用也。范元應乃蜀中道士，本未註莊子。以其爲伯秀之師，故多述其緒論焉。蓋宋以前解莊子者，梗概略具於是。其閒如吳儔、趙以夫、王旦諸家，今皆罕見。實賴是書以傳。則伯秀編纂之功，亦不可沒矣。

莊子小傳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嘗爲蒙漆園吏學無所不窺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周笑謂使者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爲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唐封南華真人書爲南華真經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序

始余讀莊子頗疑齊物之論荒怪汗漫若與物情戾偶緣病卧夢中有以木雞之說告者因復取其書而繹焉始悟其立言本指最切於救時而人或未之識蓋自周德下衰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戰國諸侯蠻觸並鬬以糜爛其生民其禍實起於不知分莊子於是時思有以覺其迷而砭其疾故於逍遥遊篇首寓微言其曰鴈鷃之不敢自擬於大鵬物之知分者也其曰許由不敢受堯之天下人之知分者也夫使天下而皆知分則賤不慕貴小不圖大強不淩弱衆不暴寡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舉一世莫不各安其天分之當然而無僭踰爭奪夭閼之患則夫物之不齊者非必物物而齊之而無不齊矣且莊子與孟子同時使其言而悖道無補於世教則孟子固亦距之矣讀者泥其辭而不求其意往往例以不經目之如郭象所云者是豈真知莊子哉一日中都道士褚伯秀持所集莊子解且附以己見示余余喜其會粹之勤去取

之精而所見之多有超詣也因舉余言告之矍然謝曰以分一字斷齊物之說此非我所及也願得以為序鋟諸木可乎余曰此聽說也世豈無深於是書者乎其博訪而求印可焉他日以復於我相與訂之未晚也若夫為序則不敢咸淳元年夏四月東北人劉震孫書于姑蘇寓舍木雞窠

道一而已形於言即為二故曰道無問問無應又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然則忘言可乎言可忘則南華經不作矣言不可忘是以有南華經既有南華經是以有諸家解雖然南華經十萬餘言未嘗不言而亦未嘗言何者其言皆寓言也後之人求其所已言而不求其所未言尋行數墨分章析句言愈支而道愈離矣雪巘羽衣褚伯秀身近尼五之天而神遊乎漆園濮水之上輯諸家解斷以已見筆之書以為未足且刻之梓以傳不朽其用心亦勤矣嗚呼道以言而傳昭氏之鼓琴也道不可以言傳昭氏之不鼓琴也大音希聲鼓不鼓琴與音固無恙也抑得魚忘筌得兎忘蹄可也筌蹄豈魚兎哉道也言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噫南華之經諸家之解褚之管見子之聽說是又寓言中之寓焉耳矣咸淳元年夏五月五日本心翁文及翁書于道山堂

古諸子之書若孟氏之正蒙莊之奇皆立言之極至後世雖有作者無以加之矣而莊子尤難讀大聰明如東坡翁自謂於莊子有得今觀其文間有說莊者往往猶未契本旨況雩惠卿流毒贅滿懷而可與於帝之縣解乎近時釋莊者益衆其說亦有超於昔人然未免翼以吾聖人言挾以禪門關鍵似則似矣是則未是余謂不若直以莊子解莊子上絕攀援下無拖帶庶幾調適上遂之宗可以見其端涯也武林褚君伯秀道家者流非儒非墨故其讀此書也用志不分無多歧亡羊之失特欲索祖意於千載之上會稡衆說附以已見采獲所安不以人廢白首成書志亦勤矣余視其目端而明氣夷而靖斯學之力也余舊喜讀莊時有欣然會心處然未嘗筆之

於卌今老病目昏嘉褚君之志有成而已不暇一二勘其得失矣君既竭力以板行其言且屬余序其篇首余笑曰彼刻雕之工未竟歟則釋椎鑿而上者能爲君序之矣咸淳乙丑歲八月甲申鄱陽湯漢書

張湛列子釋文載莊子宋之蒙城人爲梁漆園吏著書五十二篇郭象合爲三十三篇註之一云向秀先註莊子二十八篇而卒郭象得其書足成之以行於世後向氏别本出故向郭二註文義一同碧虛子陳景元註卷首○敍云莊子師長桑公受其微旨著書十萬餘言目曰南華論內篇三字標題者是其舊外雜篇則爲郭象所刪修今通計正文止存六萬五千九百餘字唐開元十九年侍中裴光庭請冊四子天寶元年詔冊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真經義取離明英華發揮道妙也竊詳南華之號其來久矣似是上天職任所司猶東華南極之類不可以人間義理臆度故諸解無聞焉謹表出以備解題一難俟傳識考訂之

陳碧虛解義卷末載覽過莊子註

景德三年國子監刊行本

江南古藏本 徐鉉葛湍校

天台山方瀛宮本 徐靈府校

郭象註中太一宮本 張君房校

成玄英疏中太一宮本 張君房校

文如海正義中太一宮本 成文並肩道士

江南李氏書庫本 張潛夫補註

散人劉得一本 大中祥符時人

○今所纂諸家註義姓名

郭象註 吳門官本

呂惠卿註 川本

林疑獨註 舊麻沙本

陳詳道註 藏本

陳景元註 字太初號碧虛子建昌人熙寧間主中太一宮召對進道德南華二經解頒行入藏

王雱註 內篇

劉槩註 外雜篇繼雱之後

吳儔註 已上五家並見道藏崇觀間人

虛齋趙以夫註 內篇摘本

竹溪林希逸口義 福本
李士表莊子十論
王旦莊子發題
無隱范先生講語 名元應字善甫蜀之順慶人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学

內篇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

郭象註鯤鵬之實吾所未詳莊子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爲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鯤之化鵬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風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生於大處大處必生此大物理固然也夫鵬翼大難舉故摶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一去半年至天池而息也野

馬遊氣鵬憑以飛鵬之自上以視地亦猶人之自地觀天也

呂惠卿註通天下一氣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如環之無端萬物隨之以消息盈虛者莫非是也北冥之鯤化爲南冥之鵬由陰而入陽也陰陽之極皆冥於天而已三千九萬皆數之奇六月則子與巳午與亥之相距也言鵬之數奇而去以六月息則鯤之數耦而去以六月消可知也野馬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息者氣之所爲充塞天地而無間人於其間自下視天見其蒼蒼果正色邪遠而無所至極不可知也唯不可知故未嘗以所居爲下則鵬之自上視下亦豈知所以爲高哉

林疑獨註北者水之方冥者明之藏北冥則陰陽之所出入也莊子以鵾鵬明陰陽變化故以北冥爲始鯤陰物也鵬陽物也太玄云幽無形深不測靜曰復命者其象在鯤夫物芸芸瑩天功明萬物者其象在鵬也鯤之初化爲鵬雖曰陽類而未離幽眇故不知幾千里次言三千里數之未遂也終言九萬里動必有極也蓋有體之物雖至遠至大亦不逃乎陰陽之數故動則九止則六也去以六月息乃反歸於陰陰陽迭運相爲無窮而不可致詰者也野馬塵埃生物之息以明風起於微而積之至於厚然後鵬待之以圖南也

陳詳道註道散而爲陰陽陰陽散而爲萬物出陰陽而復於道則無適而不逍遙入陰陽而麗於物則無適而不係累冥者明之藏明者冥之發北冥則入而爲道南冥則出而爲事莊子所以於北則寓潛之魚於南則寓搏飛之鳥水於方爲北於氣爲精於時爲冬於數爲一物之化也常始於此夫鯤之爲物陰中陽也鵬之爲物陽中陰也潛北從南不離陰陽之方九萬六月不離陰陽之數背若太山翼若垂雲不免乎有體化則資水搏則資風不免乎有待怒而飛不能無情飛而息不能無窮以鯤鵬之大其困於陰陽也如此況蜩鳩斥

鶡手

碧虛子陳景元註夫道以生化爲先以陰陽爲原北冥生鵾化而爲鵬氣形已具皆不知所以然而然蓋陰陽生化神變莫測者也物之初變量未可窮故云不知其幾千里有生必有所詣故怒飛而徙於南冥有生有詣材力不能無限故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而去以六月息六陰數故云息也天地之間元氣絪縕昇降往復故有野馬塵埃之喻有生之物莫不互以息氣鼓吹而交相乘御故彷徨東西莫之天閼也若以形之小大而有所域則陰陽隔絕上下異見莫之能逍矣

○王雱註鯤潛則處於北鵬飛則徙於南冥有體之物雖至大而能變亦不免乎陰陽之類是以擒制於造化而不能逍遙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所謂逍遙遊者其唯無方無體者乎水擊三千里陽數始暢也動必有極故搏扶九萬里去以六月息也野馬塵埃則鵬之所待以飛者其在上而視下亦猶人之在地觀天自大視小者不明則鵬亦以大爲累也

虛齋趙以夫註莊子鯤鵬以明天地陰陽之氣魚化而爲鳥北徙而南由陰而陽由靜而動也經以南冥爲天池天包地外則北冥亦天池也三爲陽之始一函三也九爲陽之極三三九也一陽生於子六陽極於巳故以六月息野馬塵埃生息相吹細大雖殊其氣則一人之視天亦猶鵬之視下高卑雖殊其理一也

○林希逸鬳齋口義云鯤鵬變化之論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蓋謂世人見小故有紛紛之爭若知天地外有如許世界則自視其身不啻太倉稊米也鯤鵬亦寓言不必拘陰陽之說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一怒字便自奇特三千九萬只形容其高遠去以六月息者一舉必歇半年也野馬塵埃生息相吹三句正發明下文視天無極以形容鵬飛之高卻如此下語可見筆力

褚氏管見云冥者一氣之混同而無間

者也此主調氣所以滋孕萬物南主恒氣所以長養萬物克此而後南陽由陰生也位雖有殊而氣本無間特以相去遼遠漸化不覺猶四時之運祁寒隆暑非一朝成故鯤潛鵬化靜極而動搏風九萬六月而息不出乎陰陽之互變亦在乎一氣混冥中耳是以南北皆謂之冥焉南華老仙蓋病列國戰爭習趨隘陋一時學者局於見聞以縱橫捭闔務能掠取聲利爲急而昧夫自己之天遂慷慨著書設爲遠大之論以發明至理開豁人心言得此道者與天地合德陰陽同運隨時隱顯無往而不逍遙天地之陰陽即人身之陰陽水火因之以發源性情資之以通化上際下蟠無所不極然非視聽所可及故立鯤鵬以強名使學者始因物而明心終忘形以契道深根寧極妙合化機吾身之陰陽無時不運吾身之天地未嘗或息也由是知人之本性具足逍遙而世俗寘迷忘真

逐偽當生憂死處得患失因知所謂逍遙故中言以破其惑謂人之生死如魚變爲大鱗甲而得羽翰舍游泳而從飛舉情隨形化各全其天造化無極與之無極何所容其愛惡哉物之初化其變未量故不知幾千里及乎鵬徙南冥之後三千九萬之數形焉去以六月息者陰消陽長造化不停之機野馬塵埃即事物過前之譬像善操其本而得鵬飛之要則超逸絕塵循得物表六合之遊氣潛運萬彙之生息交噓吸所以相吹舉而莫足爲之累動容周旋無入而不自得所以爲逍遙遊也故以冠一經之首其闢怒而飛一句諸解字詳及偶得言外意附于條末云天地稟乎一氣者也萬物稟乎天地者也自一氣分而爲天地天地交而生萬物互離互合生化無窮小大短長咸足其分由受氣至於具形數極至於變質負陰抱陽時各有待當化者不得不化當飛者不得不飛

皆天機所運受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飛者不得已而後動之義怒猶勇也為氣所使勇動疾舉有若怒然非憤激不平之謂也凡物之潛久者必奮屈久者必伸豈厭常樂變而為此哉蓋囿形大化中則隨二氣而運盈虛消長理不可逃齊物論萬竅怒呺外物篇草木怒生亦此意道德經所謂萬物並作是也於此以觀其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故背夫逍遙之歸日趨有為之域以至事物膠葛患累糾纏薾然疲役不知所歸可不哀邪關尹子云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夫欲免為二氣所役者請於冥息未形已前求之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此段起喻以行上文次設蜩鳩對辯以明小大之分各足其足而無企羨之心此所以為逍遙遊也又論所適有遠近則所資有少多曾二蟲之何知指蜩鳩無知而同於同也小知大知小年大年重重起喻不齊此義經文大意明白不復集解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

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
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
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
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
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
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
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
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
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
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
○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氣
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
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陸德明音義載棘子湯時賢人崔氏云亦
齊諧之徒能識冥靈大椿之名者也郭象
註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
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呂惠卿云此引湯
之問棘者以其言自古有之所謂重言也
棘之言鯤鵬即今所引者見於列子蓋其
畧也林疑獨註載殷湯夏革之事始於古

十三

初有物終於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之
外復無無極正與上文相貫故引以為證
而郭氏乃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非莊
子本意觀者求正於列子可也

褚氏管見云按列子作殷湯問夏革
棘革相近而義亦通皆[illegible]也崔說以
此句結承上文靈椿之論呂註從此句
起下文冥海之說各據所見分章耳夫
觀八註本以此句獨立條似亦牽於上
下文未決所附故也林氏註正與上文
相貫則同崔論碧虛陳景元本第二章
從此句始則同呂說今詳考經意蓋欲
證鯤鵬之義故一唱題而兩舉證首引
齊諧所志次以湯之問棘再參列子湯
問篇冥海天池之論以印莊子之言則
此章自合始於湯之問棘句末加是已
者證上文而生下語觀者多不明辯誤
作前章結句若以為結句則意已盡矣
後章從窮髮之北重起論端非立言之
體也故僭述所以附于條末以釋其疑

十四

竹溪林氏亦云據此句合在下以結句爲起句是其作文鼓舞處下文乃舉蜩鷽鵬之論不在重釋知效官行比鄉等語言人知能小大各有所施以得用爲適耳宋榮子猶然笑之則不以榮利動其心而全無用之用者也超出知能一等矣而真人猶以爲未立則所見超詣可知如列子能御風而不能無待必至於御六氣以遊無窮斯爲至也故斷之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一哲人道之極用以總結逍遙遊首章大意蓋至道窮神妙躋聖域不越乎三無之論入而言至出而言聖神運於其中無方而不測弘之在人理亦寄耳因言立教則不無序焉凡厥有生私利易植貴乎忘己驕矜易萌次當忘功己功既忘人譽必至又須忘名以遠世累累遠身全道純德粹以之處人應物無不盡善而三者之名亦混融俱化矣竊觀古今才能英傑之士建功立名不爲不多而明哲自全者無幾豈其智弗及邪道心未明有以障之耳夫幼學壯行期於立功功所以及物也而功成必見忌脩身立業期於揚名名所以礪俗也而名下難久居非功名之過病在於有我信能無己則遯功逃名隱迹全道若五湖之泛赤松之遊桐江之釣四海一身呼有餘樂何危機之足慮哉太上云功成弗居名遂身退良有以也儻致知力行動與理合則喜窮喜達樂生樂死無往而不逍遙所謂至神聖者物被其德而歸美之稱何足以極天遊之妙郭氏註理至則迹滅其說盡之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

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郭象註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得以治之者許由也失之遠矣夫治由乎不治爲出於無爲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山林之中然後稱無爲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也夫自任者對物順物者與物無對堯無對於天下許由與稷契爲匹矣何以言之與物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己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爲天下君矣以此舉忘人尸祝各安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所受帝堯許由各靜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各得其實又何所爲乎故堯許之行雖異其於逍遥一也

呂惠卿註曰堯言之由雖無爲而未嘗不可以有爲故請致天下而不疑自由言之堯雖有爲而未嘗不出於無爲故以天下既治而不肯受自言以其迹言人以其心故也夫以無事取天下而天下治此無爲之實也天下既治而吾猶代之則是取天下而爲之將見其不得也是取其無爲之名而已名者實之賓吾肯爲之乎是故方其有爲也四海九州樂推而不爲有餘及其無爲也一枝滿腹歸休而不爲不足此所以無用天下爲而堯許之所以逍遥也

林疑獨註曰月時雨出於自然故不見其有爲而功大爝火浸灌出於人力故見其有爲而效淺堯謂許由無爲之道既行則有爲之道不能無愧故請致天下許由謂子治天下天下既治則雖無爲而無不爲矣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神也聖人之功以神爲體神何嘗有功哉唯堯也言必與民同患故不免於有爲有爲之極復歸無爲所以讓天下於由也夫聖之在神有爲在無爲猶滴水之在溟海也逍

雖有為但無累於心亦天下之至妙不必羨乎無為也後舉庖人宰割以喻有為尸祝接神以喻無為神人不得不無為聖人不得不有為也

陳詳道註堯治天下者也由忘天下者也治天下則實喪而名立忘天下則實存而名泯治天下而天下已治則不可致之於人忘天下而天下兼忘則不可代之於後此堯之志所以不得行於由而由之志所以不屈於堯也日月出矣智周萬物之際也時雨降矣道濟天下之澤也然則一技足乎外也偃鼠滿腹足乎內也庖人有事於事者也尸祝無事於事者也有事則多累故無事者未嘗過而問焉此由所以不越分而代堯也

陳碧虛註名器不可假人大寶豈敢接受許由貴身賤物不以天下為利人人不利天下天下自治矣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志可則也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不知人則無以通利害而處人間不自知則無以知天命而寘自然此堯之所以知由而由之所以自知也

王旦論云天出於無為人出於有為無為者以有為為累有為者以無為為宗方其有為也堯為天子當有天下不為有餘及其無為也由為匹夫隱於箕山不為不足以由喻天之所為日月時雨是也以堯喻人之所為爝火浸灌是也夫堯以由能治天下而不敢尸由以堯能治天下而不肯代然則天下將誰治之曰治於堯則有為而無為者也治於由則無為而有為者也莊遵之在聖人出則堯也隱則由也庸何擇乎

虛齋趙以夫註堯與許由非二人也說者當於言外求之天運篇中堯舜問答即此意

褚氏管見云伏讀堯讓許由古揖遜之風儼然在目有以見聖人尊道貴德後己先人真以治身土苴以治天下之意彼戰爭攘奪於尺寸土地之間何後世

之澤薄耶堯以爝灌比功其謙虛至矣
豈以黃屋爲心哉由以鼴鼠喻量其素
分足矣豈使倖富貴者哉爲有神堯在
位斯有許由在野氣類感召理有由然
堯之憂天下也深謂四海雖已治非由
莫能繼由之待天下以忘謂四海既已
治吾將何與哉非大任而不疑無以見
堯之真知卓絕非高視而不受無以見
由之抱道精純蓋聖人不以出處分重
輕而以義理爲去就此有係乎道之存
否特之審否耳夫堯之知由也審故不
俟歷試而舉以代己使由幡然受禪不
失乎端拱巖廊之尊使堯倘然行遯則
可以翱光太古之上聖人顯晦在道若
合符節豈世俗得以窺其蘊哉且由之
於堯以分則民以位則師其不決之以
心傳之妙由之所以贊堯者乎天能受
之天下亦未爲過而由也誠何以天下
爲至若名者實之賓一語足爲萬世法
即此語而推非惟誹邯鄲之學思觸蠻

之爭抑使後人想像箕山穎水之遺而
興樹一瓢猶以爲累也終以尸祝不越
俎而代庖言堯之至德明於知人由之
隱德明於處己各安所安各足其足而
天下無事矣夫尸祝之於庖人雖尊卑
勞逸勢若不侔然均於以誠接神體事
尚敬有可代之理古人猶不爲之季世
薄俗乃有叛倫背理而妄希代者本其
經不踰足以明進退之節量授受之分
而絕天下覬倖之心吁南華老仙亦理
矣知世道交喪之後有人與人相食者
故具述堯聖揖遜之跡說由述而求其
心是亦膺偏救弊於未病之意哉有以
容輔世教而人罕知者敬衍其所以言
之意而表出之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
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
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
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
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
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
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
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
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
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
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
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
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
然喪其天下焉

郭象註神人即所謂聖人也雖處廊廟之
上無異山林之中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
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絶垠之
外推之視聽之表耳

呂惠卿註藐姑射山唯有道者能登之神
人即人心之所同有唯窮神者能見之藐
猶眇視姑且也射厭也言登此山者視天
下事舉無足為故藐且射之非神人孰能
與於此

林疑獨註此一節皆至理聖人所秘而不
言者蓋道至於此不可以言言故引接輿
之言以明神聖之道而寓意於姑射藐言
其遠非必有是山也猶列子云五山之類
神人者聖而不可知又惡可以言盡哉

陳詳道註藐姑射山以喻道也神人無體
即道為體神人無用即道為用則神人之
所居者道而已矣

陳碧虛註神人者寓言體道聖君淡泊無
為與化升降言無治跡故有為者笑之以
為狂而不信也

吳儔註藐姑射山此託辭於霧海之外以
妙神人之妙處而非世俗所知也

王雱註藐姑射山在北海中以喻歸根復
命之意

西蜀無隱范講師云山以喻身藐射言其
幽眇神人即身中至靈者人能求諸幽眇
之中而得吾身之至靈則不食五穀吸風
飲露乘雲御龍遊於四海非過論也或者

求之於外不亦遠乎
褚氏管見云姑射神人章非食煙火語
不因親接聖訓何由下教人間寓道真
切莫要乎此而言微旨興初學難究詳
前諸解呂林二公得其端緒後有無隱
講師盡畧衍義直指玄微發先聖不言
之秘開學人固有之天恨不手挈蒼生
俱登姑射同為逍遙之遊其用心可謂
普矣伯芳幸聆緒論不敢己私敬附諸
解之末以弘法施併推廣餘意詳釋下
文云肌膚若冰雪體抱純素塵莫能汙
也綽約若處子守柔白全宮莫能及也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絕除世味納天
地之清泠乘雲御龍遊乎四海則凌虛
太空同元氣之冥漠所謂不行而至與
造物遊者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
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
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此
言推己以及物之效所以合神不測契
道無方也歟或者為名相所移求是山

於絕垠之外則所謂神人者益遠矣竊
謂經中窮神極化之妙備見此章而闇
者以為狂而不信豈止一肩吾而已哉
按此與列子黃帝篇第二章文小異而
義實同南華託之於接輿又所以神其
迹也餘文平易可通不復贅釋獨猶時
女也一句有二說郭成諸解並云猶及
時之女自然為物所求但智之體皆若
謂無此理虛齋趙氏以時訓是女音汝
尚書時女功義同連叔謂肩吾神人似
是汝也列子所謂生生形形者虛齋口
義同趙旨訓又塵垢粃糠陶鑄堯舜之
語若輕堯舜然及考經旨所歸實尊之
至也謂世人所稱堯舜推尊之為聖人
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堯舜之實則不可
得而名言耶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
四子說亦不同按陸德明音義載司馬
舊註謂王倪齧缺被衣許由也郭象註
四子者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
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內外

異域世徒見堯之爲堯豈識其實哉故
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之所見因謂
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成法師
疏四子四德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
四非非本迹也言堯反照心源洞見道

境超茲四句故云往見四子吕惠卿註
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是見神人也
神人即吾心見吾心則無我無我則雖
有天下亦何以天下爲哉又解堯之師
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
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四子皆能窮神
而堯因之以入是往見之也林疑獨註
堯資治天下之功業往見許由齧缺王
倪被衣而不爲四子所售猶宋人資章
甫而適越也陳詳道註四子者不以天
下與物爲事者也連叔以大浸不溺大
旱不焦歸之神人王倪以澤焚不熱河
冱不寒歸之至人河伯以寒暑不害禽
獸不賊歸之德人仲尼以經太山而不
介入淵泉而不濡歸之眞人此四人者

皆心與元氣合體與陰陽寔並行四子
之道故云往見之也陳碧虛註夫忘天
下者無寄託之近名然歸之愈泉而忘
之愈實故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而身
先此天下樂推而不厭者也吳儔註自
迹觀堯則內外異境治天下平海內者

見其迹而已若乃堯之爲心窈然四達
遠在塵絕一方不足以係之也虛齋趙
以夫註堯往見四子豈眞有人之可見
哉亦反而求之耳能知許由即堯者可
以語此本篇主意在消遙遊段問答能
通此則首尾之意皆貫矣林氏鬳齋口
義云四子既無名或以爲許由齧缺王
倪被衣或云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
非非本迹如此推尋轉見迂誕不知此
正莊子滑稽處如今人所謂斷頭話正
要學者於此揣摸盡謂世人局於所見
不自知其迷必有大見識方能照破也
西蜀無隱范講師云四子爲四大藐射
言其幽眇謂堯雖治天下平海內迹若

有爲而心不離道能反觀四大於幽眇之中故累盡而逍遥也褚氏管見云已上諸解四子之論不齊或大意混成而於數不合或稽數合符而考義差遠求之近解中查齋實爲理勝沈諸說然未該皆可服膺者也按此所謂四子乃寓言以明道而道之爲物恍惚窅冥難以形數定在學者用志不分神有所見始究端的非語言能盡今按經意擬爲之說堯之師曰許由由之道蓋出於齧缺王倪披衣則四子之道一而已矣堯能忘形以求道是爲往見之義姑射山即前反觀身中幽眇之竅此道古今無殊君民同間君得此道即今之帝堯民得此道即今之許由也汾水是所都不離當處而得見四子言道不在乎遠求宜然喪其天下棄如弊屣之罪也又因研味祖經審有所契敬以有象有物有精有信參解四子義若脗合既見四子則至貴在我萬乘之尊四海之富有不足顧者矣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

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郭象註其藥能令手不拘拆故常漂絮於水中蓬非直達者也蓋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適夫小大之物若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遙也

呂惠卿註惠子拘於形器謂莊子之言大而無用故以大瓠况之自其種而樹之成明我於其言始終察之也而實五石至不能自舉則求之於形器而累於有身者也剖之以爲瓢瓠落無所容則用之而域於宇宙不能出者也夫用大物必於大處今惠子累於有身是以疑而有問故莊子答以拙於用大遂引不龜手之藥爲喻道之爲言一也不善用之不足以周四體則世世洴澼絖不過數金之謂也善用之非特周吾身而已雖天下淪溺猶將拯之則用之水戰裂地而封之謂也夫注焉不滿酌焉不竭此亦人之江湖也今子有大器不能浮之於大處而患其無所容則謂之有蓬之心也宜矣惠子未悟又以大樗爲問夫物以有用爲用用之小以無用爲用用之大狸狌跳梁死於網罟不能無爲而以知巧殺身之譬也斄牛至大不能執鼠逍遙無爲全其形生之譬也聖人之於道體之以深根固蒂則其爲樹也大矣欲樹之者莫若反求吾心心之爲物莫知其鄉得其莫知之處而安之是樹之於無何有之鄉也充之而彌廣六虛靜之而萬物莫撓逍遙其側寢臥其下未始須臾離也則所謂大而無用者安所困苦而子患之乎蓋惠子雖至聰明未能剖心去知以至於未始有物則於道不能無疑故莊子於無用無情之說而致其辭焉後之疑者可思而得之矣

林疑獨註魏王貽我大瓠之種喻天遺我虛中之性樹之成喻受而全之實五石喻充以五常以盛水漿清淨可爲萬物鑑也

其堅不能自舉五斛在身不亦重乎剖以
為瓢則分而為二瓠落無所容以為無用
而掊棄之喻性散而不能全亦莫不然
在耳遂自以為不可復而弗悟其為情所
奪也今子不能全大瓠之用猶人不能盡
其性也故引宋人不龜手之藥以明所用
之異人有虛中之性當充以逍遙任其無
為猶因大瓠之形慮為大樽而浮乎江湖
而反憂其無所容邪未盡性則不真達故
云有蓬之心惠子復以大樗為問擁腫卷
曲衆所同去以識莊子之言大而無用遂
引狸狌斄牛以答之雖小大有異敏鈍亦
殊而長於用者不免有所困苦是以聖人
全其命之根本而體道以為用樗者深其
根而枝葉茂命者固其本而萬事理易曰
貞者事之幹此又幹之所以為本也何有
言其虛無廣莫言其寬大今子有大樹亦
猶人之有正命也何不寘之於虛無廣莫
之地任其逍遙無為不夭不害此神人所
以為大祥也

陳詳道註物有所宜事有所適惠不善用
之而已不龜手之藥一也宋人用之其利
小吳人用之其利大弱七國之術一也鼂
錯用之則禍與主父偃用之則亂是大瓠
之用豈異是哉瓠之為物中虛而善容外
固而善浮寘之於地則失浮之性而其堅
不能舉剖以為瓢則毀圓之體而瓠落無
所容若夫慮以為樽浮於江湖則不勞而
自舉無適而不宜矣凡天下之物小者為
用易大者為用難而人之情用小者常工
用大者或拙於其難而處之以工非因性
任理去蓬心之累者孰與於此惠子又以
莊子之言大而無用況之大樗是知有用
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莊子答以狸狌
小而有用不免於禍斄牛大而無用物莫
之害是有用之用不若無用之用也大樗
無用矣又樹之無用之地則樹之者得以
彷徨逍遙而為樹者得免斧斤之患與韓
徙於利害之塗而掊擊於世俗者豈可同
日而語哉

陳碧虛註物有不適世用者或使掊棄之是未明無用之用也故物無小大精粗在人善用耳又寓言大樗斄牛釋無用狸狌以輕脆中機斄牛以無技全質才能之速禍愚鈍之全身久矣夫前論鵬鷃以有情逍遙貴其飛翔自適結以瓠樗以無情逍遙要在不夭不掊達茲趣者何往而非逍遙哉王雱註大同疑獨而節其文

趙虛齋註惠子以大瓠大木為無用而發問莊子以不龜手與斄牛答之以明無用之用也

林氏鬳齋口義云樗浮水齊緊腰可渡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謂此莊子既以不龜手之事喻其不知所用乃曰有此大瓠何不思為浮江之用蓬心茅塞其心也惠子又以大樗擁腫譏莊子之言答以狸狌小而殺顛卒中機網斄牛大而無技亦可全生謂物有大小所適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為無用也無何廣莫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可樂之地雖無用於世而禍害亦可幸免矣

褚氏管見云造化生物盈天地間有用無用係一時之逢林不材又其次焉故或用於昔而棄於今或棄於今而用於後此出於人為非物所能必也觀夫芻狗之陳朱陳臃腫之散木散可見矣況魏王之瓠異於凡種見者張皇驚駭之不暇又惡知所以為用哉宜惠子怪而有問也莊子知其拙於用大遂以不龜手之事發之物本一也而其貴賤或相什伯或相千萬者在人善用不善用之間耳人每工於用小世亦甘於就小則所成可知矣世多拙於用大人或安於守大則所趣可知矣夫五石之瓠樗之成也豈一朝之功今則非唯不能成其大用而又掊擊毀殘之何斯瓠之不幸耶凡出類之物亦造化所鍾其無用也意或有待況大而不可以為室家之用當思所以為江湖之用浮深利涉與舟楫同功則大瓠之無用適為妙用

矣以惠子之多方而不知出此蓬塞其
心也夫惠子又以大樗擁腫不中規矩
譏莊子之大言無用對以貍狌黠憊死
於機辟犛牛無技幸全其生得失果何
如哉今子有大樹不能樹之於無用之
地以全逍遙之樂而乃反憂匠者之不
顧此南華所深惜故因其問而救正之
使脫形器之桎梏保性命於虛玄超有
為而入無為以不用而成大用庶乎逍
遙遊之本旨也

逍遙遊篇敷敘宏博引喻高遠辭源浩
渺意趣卓絶使讀之者若御泠風而恣
汗漫忘世累而極天遊真所謂超然哉
徹塵關解粘釋縛之洪規通玄究微之
捷逕也惜者不揆荒蕪標陳管見後於
篇末為一統論云衲至理者以逍遙乎
萬事全正性者與物同乎一天理性得
而不消遙者未之有也夫赤子之心本
無知識識隨形長物接乎前得失存懷
冰炭交作舍彼役此無休歇期儻非獨

理洞明道義戰勝雖居至貴至富亦有
所不免焉故學道之要先須求聖賢樂
處切身體究方為得力易云樂天知命
顏氏簞瓢自樂孟子養浩而充塞天地
原憲行歌而聲出金石此皆超外物之
累全自己之天出處動靜無適非樂斯
可以論逍遙矣北冥之鯤化而為鵬
摶風擊水徙於南冥蓋謂學者見聞狹
陋趨向細微罔知性海之淵澄併與命
珠而淪失浚舉此大物生於大處以明
已之所自來涵養既久體神合變出陰
入陽其用莫測俾夫知效一官行比一
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悟外物之可
輕已天之當重特見培風絶雲與化無
極何世累之能及哉故必至於乘天地
御六氣以遊無窮然後為逍遙極致所
謂至神聖者亦混融俱化而已功名皆
外物矣堯讓許由章所以證成前義啟
廣遊之風嚮觀後人絶務外之慕裨益
治道為多及肩吾聞言於接輿發揮神

人之祕以喻身中至靈務操存涵養以致之初不在乎遠求也塵垢粃糠陶鑄堯舜言神人之德與天同運推其緒餘猶足以成唐虞之治而其真則非世人所知也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中存妙理難以臆度必須親造姑射四子當不言而喻學者勉之是篇首論鯤鵬蜩鳩靈椿朝菌知年小大皆窮理之談末舉大瓠以虛中自全大樗以深根自固喻盡性以至於命學道之大成而入乎神者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往而非逍遙遊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　注一　三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齊物論第一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郭象註同天人忘彼我故嗒然解體若失

子217 021

其配槁木死灰言其寂寞無情止若枯木行若遊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自爾吾所不能二也夫我既喪矣何物足識哉籥籟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而所稟之度一也咸其自取天地之籟見矣大塊噫氣豈有物哉天地塊然而自噫耳萬竅之怒號衆木之異竅衆竅之殊聲莫不稱其所受調調刁刁風欲止而微動貌已上既明人籟地籟子游遂問天籟子綦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此天籟也天籟者豈復別有物哉即人籟地籟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夫生者塊然而自生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自已而然謂之天然豈蒼蒼之謂哉

呂惠卿注人之所以有其形心者以其有我而已苟爲無我則如死灰槁木不足異也子游不知我之所自起爲形心所役而不得息不知何居而可使至此也然於嗒然之間知今昔隱几之不同則其覩之亦察矣蓋昔之隱几應物時也今之隱几遺物時也苟知我之所自起則存與喪未始不在我也比竹之爲物人皆聞之知其空虛無有也我之所以爲我者亦然萬竅怒號何異有我而役其心形之時邪衆竅爲虛何異喪我而若槁木死灰之時邪曰而獨不聞獨不見者言地籟之作止汝之所嘗聞見而心之起滅汝之所未嘗聞見也以其所嘗聞見而究其所未嘗聞見則天籟可知矣

林疑獨注風出空虛尋求無迹起於靜而役於動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比於萬物而受亦然衆竅爲風所鳴萬形爲化所役風不能鳴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物息若夫無聲無竅者非風所能入列子所謂疑獨是也

王雱注大同林說

陳詳道註人籟出於使然天籟則有自然者存而尸之者誰邪咸其自取怒而已夫日敘有常度發爲晷者視之有長短之異月

行有當邇往來者視之則東西俱起風之吹萬不同而咸其自取豈異是哉此所以爲天籟也風以虛而善入竅以虛而善容籟者出於虛而已即虛以觀物物無不齊即實以觀物物無不異也

陳碧虛註天地之有風猶人身之有元氣是爲無作猶人坐忘時也萬竅怒號猶人應用時也惟其竅穴有異所以成籟萬殊蓋亦出於自然耳詳夫三籟之自然理歸坐忘之冥極者也

趙虛齋註聲出衆竅雖實怒之蓋有皆存者存乎其中不可得而聞見此地籟中之天籟也人籟亦猶是而非比竹所能也故後章將以知言喜怒哀樂日夜相代不知所萌者生之始只蓋得此所由以生即籟之天也所謂真宰真君亦此意

林氏鬳齋口義云莊子之文如此一段如中之妙者古今詩爲有聲畫謂其能形容狀之景也未嘗見畫得聲出來自激者至咬者八字八聲于喁又是其相和之聲也

天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不可見之聲却就筆端寫出此所以爲妙

褚氏管見云竊考上文形固可使如槁木正言之也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反問之也子綦曰今者吾喪我知其爲吾則心不應如死灰是有真我存焉物不滅照之義子游請問其方答以大塊噫氣作證以地籟而已消與請子綦乃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至此然後天籟真機惜乎子游知形可槁心不可灰之爲真我而忘乎此即籟之天也心乃天君籟即吾心之用凡所以致知格物識與之形諸言動者皆是不必見於聲而後爲籟也君可端拱無爲不可一日失位心可寂靜無思不可一時失其心雖無聲而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如鍾鼓存懸不待扣而後知其若是夫形相之起滅之以[illegible]而有所謂[illegible]人[illegible]地籟有動有役大知小知起于動以而有其[illegible]真君實聲聲聞聞之主後文言非吹也

言者有言是矣百姓日用不知與接爲
搆滑神勞精而病物之不齊是揣拙新
而止大也學者儻能反而求之得其歸
趣則內操諸身外觀諸物始終各契於
本源小大皆均於一致安有不齊者哉
繹考大塊之義郭氏謂無物成法師云
造物是也亦自然之稱又云天也按本
經大塊載我以形列子云地積塊耳稱
之以地義或近之詳此所謂大塊似指
天地之間噫氣即道德經所謂其猶橐
籥乎是也闔闢之機陰陽之本一元之
氣運化於斯所以鼓舞萬物動盪於發
而使之敷舒長茂爲大而飛砂拔木摧
山立海此蓄發之暴戾者及其機停積
息寂然歸無則向之鼓舞者安在眞人
以此喻心之起滅實爲至論而所以起
滅者在人精思而善求之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
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搆日以心鬬
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

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之
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勝
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
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
歎變慹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
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
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
矣而莫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
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
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
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
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
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一受
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
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
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
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
謂大哀乎
郭象註夫知言寤覺之不同交接恐怖之
異態以至衰殺日消溺而遂往性情事變

日夜相代若有眞宰而不得其眹迹明物
皆自然無使物然也今夫行者信己可行
情當其物形不別見則百骸九竅付之自
然而莫不皆存悅之則有所私上下相冒
而莫爲臣妾矣夫君臣之分若天高地卑
措於自當眞君則任其自爾而非僞也凡
得眞性用其自爲者知與不知皆自若然
知者守知以待終愚者抱愚以至死逆順
相交各信偏見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
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人未嘗以此爲
悲性故然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哉然則
終身役役薾然疲困雖生而實與死同比
又哀之大而人未嘗以爲哀則凡所哀者
不足哀也

呂惠卿註閑閑閒閒明量小大之不同也
寐覺接構有縵窖密之不同也好惡藏於
中而物觸之則其發若機栝名節臨於外
而物引之則其留如詛盟是其趣之向背
不同也殺如秋冬至莫使復陽則欲之淺
深不同也喜怒哀樂至姚佚啓態則其情
狀發見之不同凡此皆吹萬不同而使其
自已也如樂之出虛蒸之成菌日夜相代
莫知所萌乃天籟無爲之爲也夫器之小
大趣欲向背淺深之不同不乃似畏佳竅
穴之異形乎閑閒縵惴喜怒哀樂情狀之
不同不乃似怒號于喁之異聲乎樂之出
虛蒸之成菌求其所萌而不可得不乃似
風濟竅虛調調刁刁而不知所歸乎由此
觀之則我之爲我者安在形安有不如槁
木心安有不如死灰者乎夫天籟之難知
眞君之難見唯喀然喪我以心契之斯可
得旦暮得此所由以生是知其莫知所萌
而以心契之者也不得其眹不見其形則
不得其所爲使而過索於形骸之內知其
未嘗有在也人之一身無不受則百骸九
竅吾誰與親無所獨親則皆爲臣妾莫有
君之者臣妾不足以相治則遞相爲君臣
非眞君也於形骸之內求其所爲使者不
可得則有眞君存焉可知矣人莫不有眞
君不爲求得其情而加益不得其情而加

損何則彼非無心之所得近非有心之所
得遠故也
林疑獨註以至約之心關至多之物終亦
疲憊而後已緩者蔽之淺窖者蔽之深密
則尤深者也機栝言其發不可追詛盟言
其守不可奪遂於是非係於守勝其精氣
之殺如秋冬搖落其沈溺利欲不能使復
之於善也自上文炎炎閑閑至姚佚啓態
皆論不能見獨者爲陰陽所役有此情態
萬殊樂出虛則聲出於無聲蒸成菌則形
生於無形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所生之
始旦暮得此以生而不知所以然也非真
宰則我不生非我則真宰之名無所取真
君出命而無爲宰則承君之命而有所宰
制其爲物也不偏陰陽内外可以神會不
可察求性命之至情待真宰而後行而真
宰之形不可見也夫人之百骸九竅宜任
其自然苟不能忘而愛之則有私親於其
間所悅者爲君不悅者爲臣妾臣妾不足
以相治必有真君以治之真君者無爲而

居中虛之地百體九竅皆爲役用而不自
知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老子云絕學無憂言求無益於得也夫物
在造化中其變無極而真君固不亡世人
偶得爲人遂至於有我而不知有不亡者
與物相刃相靡薾然疲役形與心化則亦
已矣可不大哀乎
陳詳道註夫以知言厭於外闘恐攻於内
則其發有是非之累其留有守勝之敝消
殺其德而至於不可復厭塞其心而至於
不復陽則喜怒哀樂唯物之感而已豈知
所謂消遥哉樂出於虛蒸而成菌陰陽之
變日夜相代乎無窮之中即形聲而觀所
以形聲者遠矣而莫知其所萌即彼我而
觀則亦近矣而莫知所爲使故若有真宰
而不得其眹真宰道之用也夫目視耳聽
手執足行吾皆存之而已又孰親私之哉
臣妾者事人而不足以相使迭相爲君臣
則不能無爲有真君存焉則未嘗有爲當
視之時目爲君而使然者有尊目存焉當

行之時足爲君而使然者有尊足存焉凡
此皆人之固有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
乎其眞夫操有時之具託無窮之間則形
奚足有彼生生之厚者有之而不亡與物
轉徙於是非之塗至於形化而心與之然
此哀之大者所謂哀莫大於心死是也
趙虛齋註知言寐覺接闘窖容酬酢萬變
猶風作竅鳴吹萬不同也發者方動之初
有機焉留者旣動之後有守焉殺者殺長
者消已之漸也入而不出閉而不開至於
涸竭歸盡已之終也厲風濟則衆竅爲虛
此所謂使其自已也喜怒至啓態十二者
發乎情見乎聲音顏色是孰使之然邪樂
由虛出菌由蒸成所以明十二者之成其
自取也情與物接起伏相因不知其所生
之始凡有生於無無之中有主宰存焉旦
暮得此所由以生卽竅之天也非彼無我
中庸謂不誠無物然非物無以見誠故曰
非我無所取此言幾於道矣不知誰所使
之若有眞宰存於中而無端之可尋仁者

率性而行情者性之已發性則無形之可
見也人之一身百骸九竅不能相統吾誰
與親其有私焉言其中必有眞君然後能
統之仁者見之謂之仁求得其情也百性
日用而不知不得其情也得與不得其眞
無所加損一受此以成形形有盡而性不
亡世之人顚冥於是非利害而不知止甘
與草木俱腐是可哀已鬳齋口義云大知
之人從容自得小知之人計星算兩大言
炎炎有光輝也莊子之意伊周孔孟皆在
此一句內小言詹詹瞻前顧後百家之說
市井之談皆在此一句內寃交則神集於
心形開則四體皆動此兩句自帝王至庶
人皆在內言人夜則安寢平旦遇合之間
便有應接役心如戰鬪然卽孟子所謂旦
晝之所爲有梏亡之者是也縵者緩緩不
切窖者語存機穽密者深思一線不露此
言世之應物用心者皆憂苦畏懼不得自
在所謂小人長戚戚是也孔子謂小人戚
戚莊子之意則謂堯舜周孔皆爲戚戚矣

議論主於是非如射之譏中的好勝之心
自守不化若與人有詛盟然用心憂勞日
消月鑠意有所溺一往無回此等人身雖
暫生而心已不可復活也已上形容世俗
之用心喜怒等十二字又形容其狀貌變
態如樂之出虛氣之蒸菌皆造物使之是
爲吹萬不同也日夜相代言造物往來而
莫見所起之處旦暮之間不過得此而生
此指造物非造物則我不能生造物所爲
必因人而見如此論之若近而可覩而所
以見使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真宰即造
物若有者不敢以爲實有也不得其朕即
是莫知其所萌造物之所行信乎有之但
不見其形故莫知所爲使有情言有實即
已信也自日夜相代以下言造物之所爲
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欲人於此着意點
檢也百骸九竅六藏人皆備此吾何所偏
親而私喜乎如頭痒手搔則手爲頭之役
目望足行則足爲目之役役者臣妾也不
足以相治手足耳目鼻口互相爲用以受

役者爲臣役之者爲君百體之君臣旣不
可定名則心者一身之主宜以爲君心又
不能自主而主之者造物則造物爲真君
矣如此尋求欲見到實處然見得與見不
得所謂真君者初何加損乎人受形造物
相守不亡待此形歸盡而後已而不能委
順乃爲外物所汩盡其一生如駒過隙苶
然疲役可不哀邪其形化者從衰得白從
白得老形衰而心亦疲是其心與之然也
可不謂大哀乎重歎其不可復救也
已上集解詳明茲不復贅其閒慮歎變
慹姚佚啓態八字真人矢口成文他書
無所見諸論多不及獨成法師疏云慮
則預度未來歎則咨嗟既往變則改易
舊事慹則屈伏不伸據慮歎疏釋誠善
而變慹之義尚欠發明今擬解云變則
輕躁而務作爲慹則畏懼而不敢動庶
盡經意云又疏姚則輕浮佚則奢縱啓
則開張情欲態則嬌淫妖冶似亦未稱
上文今擬解云姚則悅美以自肥佚則

縱樂而忘反啓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
矜而長傲言人之徇物忘已者一體之
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焦火凝冰是以
形化心與日消而近死也然此豈性所
有哉由厭溺物欲情識顛倒忘其所不
忘不忘其所忘譬夫樂之出虛蒸而成
菌幻塵泡影倏起倏滅何足以介浩然
之懷當知有湛然寂然者亘古常存而
此擾擾特其變境塵緣偶遇識破即空
反究我之與物原於本無暫寄世間姑
酬宿業思所以解脫根於厚地覆氣母
於先天不將不迎常淸常靜則離身超
蠲塵神超聖境何世累之能及哉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
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
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
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
所言者特未定也果且有言邪其未嘗有言

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
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
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
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
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
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
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
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
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
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
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
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
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
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郭象註今夫知者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生
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故曰天下莫不芒
也人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
自師其成心則各自有師付之自當以成
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
成心未有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

未成心而有是非猶今日適越而云昔至
明夫是非者羣品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
之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爲有此以無有爲
有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也言者各有
所說故異於吹我是彼非以爲有言邪未
足有所定以爲無言邪據此以有言言與
鷇音有辯無辯亦未可定是天下之情不
必同而所言不能異也夫道焉不在言何
所隱蔽而有眞僞是非不知此道之皆存
皆可也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
○則眞僞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
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儒墨更相是非各
私所見今欲是儒墨之所非非儒墨之所
是不若以儒墨反覆相明則知其所是者
非是所非者非非然物皆自是故無非是
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彼無是所以玄同
物皆不知彼之所見而自知其所知自以
爲是則彼以爲非譬之生者方自以生爲
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可不可也亦然
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至於各實其分

吾所不能異因天下之是非而是非無不
當也是亦彼也則我爲彼所彼彼亦是也
則彼自以爲是彼是有無未果定也是非
相尋反覆無窮謂之環環中空者也今以
是非爲環而得其中空則無是無非故能
應乎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也
呂惠卿註我與物敵形與心化而不自知
芒昧之甚者至人之心其靜如鑑非有待
而然得其成心而已我不得其成心所以
獨芒彼至人者固不芒也人誠能隨其成
心而師之誰獨無師乎奚必知代其故習
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不芒而可師
者不知求之耳成心吾所受於天而無虧
者故足以明眞是非苟爲物所虧則所謂
是非者未定也是非本無而以爲有雖禹
之神猶不能知之吾將柰何哉言非吹
也言者有言是爲物之所吹非吹物而使
之者故所言未定則有言之與未嘗有言
其異於鷇音不可得而辯也道無不在則
言莫非道道惡乎隱而有眞僞物無非道

則言亦道也言惡乎隱而有是非知道無不在則何往而不存知言莫非道則何存而不可然有不存不可者以道隱於小成而不知大全言隱於榮華而不知本實由是有儒墨之是非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明者復命知常之驗也今儒墨之是非不離乎智識而未嘗以明故不足為是非之正若釋知回光以明觀之則物所謂彼是者果無定體無定體則無非彼無非是矣自彼則不見故以彼為彼自知則知之故以己為是在彼之論亦然則是本無定體也而世以為有彼是猶方生者以生為生而方死者以死為生是以無有為有也自道觀之物之方生也求其所以生自何來其方死也求其所以死自何去知死生之一體則方生乃所以為方死方死乃所以為方生可不可也亦然此皆吾心之所造盡心窮神復乎無我則其體未嘗有異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更相為用而已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則以明之謂也

林疑獨註人生芒昧之中非無不芒之真性也為物所蔽而不自知耳聖人則不由是非之塗忘慎息慮照之于天然吾之所照特因世有是非者耳故曰亦因是也以此為是亦為彼所彼以彼為非彼亦自以為是彼之與此各有一是一非莊子欲明其無彼是而不定其所以然故託以果且有無之品既忘彼是又忘其所以彼是彼是不得與我為偶此謂道樞樞者運轉關闔之機環者虛而未離乎形樞之體圓而動妙有也環之體圓而靜真空也妙有真空相資為用所以應無窮也非天下之至明孰能與於此

陳詳道註人心固清明於水火與物相馳與形俱化而至於芒乎無知者無明覆之耳蓋芒者人也不芒者天也善養心者不以人滅天存其不芒者而已人之生也天與之成形道與之成心隨其成心而師之則實與道婁莫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

代者陰陽之變知代而心自取道則知者也人皆有成心可師奚必知者爲然未成心而有是非是以無爲有榮華其言雖有神禹且不能知況非神禹乎夫人之心以道尊之則君以道求之則師有是非之心而師之則是是非非而全於知有是非之心而役之則是非非是而歸於愚古之人始乎師心而卒乎忘心師心則是非所以彰忘心則是非所以泯也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吹出於自然而無所停言出於有辯而無瑕謫鷇音不出於所倡而猶有辯言始於有言而卒於無言故有異於吹辯始於有辯而卒於無辯故異於鷇音道惡乎往而不存則道固無隱矣而隱於小成言惡乎存而不可則言固無隱矣而隱於榮華小成則不實於大道而眞僞所以生榮華則不要於實際而是非所以著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歸於眞是非儒墨之所是而歸於眞非聖人不由彼是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樞所以運轉開闔環則圓虛

善應樞得環中以爲運轉萬物得樞以爲之應所以付是非於兩行而無窮也陳碧虛註人之生也皆以欲惡蕩眞是非滑性芒昧而不明至人超然生死妙理昭明豈有芒昧者乎夫不師道法古而自執己見謂之成心若隨成心師之誰獨無師人人自有師則不須賢以代不肖也若以成心自取而爲有所得者則愚人實與亦衆矣故道者同於道失者同於失也心未成而有是非必不適而云先至理本無而強謂之有因是有而有有莫窮雖至德神人亦不能知其所以吹猶鳴也故與言異彼此持勝故無定言言者所以宣意吹則無義可取若不以義取言其與鷇音何異大道未嘗隱而學者有眞僞至言未嘗晦而語者有是非道人無間何適不有言化羣品何往不通大道廢有仁義小成之謂也知慧出有大僞榮華之謂也儒學周孔墨宗夏禹儒之所是墨之所非墨之所是儒又非之今欲是儒者所非而非墨者所是莫

若反覆相明而彼此是非兩行矣物情本無非彼因其對偶故也本無非是因其自勝故也自彼則不見知緣之成儒不見彼翟之爲墨自知則知之翟之守墨出於自勝緣以儒自是亦因有翟而已彼此是非亦猶方生者貴生方死者樂死是以聖人照之於天不由於人亦不得謂無因是也彼是各一是非而求其果且有無歸於忘言之極則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者中空轉而不滯戶樞之用要在環中以應無窮若乃道之樞則以理轉物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無有能對道樞之妙者矣

虛齋註芒即役役而不知所歸則不芒矣成心即子思所謂誠者自成也此本然之性能盡其性則無所不通人皆有是心矣必他求師邪代者晝夜生死之理人能師其成心則此理自明矣必求知如子路之問鬼神與死是必欲知代也故孔子答以事人知生欲其自取於心耳理未明而先有是非以無有爲有此妄人也雖聖人亦

無知之何言心聲吹風聲與比竹聲彀音鳥子欲出卵之聲三者不同而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則未嘗有異言者有言謂欲言未言之間故未定果有言邪則其言未出未嘗有言邪則其言將出於此之時不可得而辯猶彀音也道無不存而有眞僞之辯言無不可而有是非之分儒墨互相是非非明莫辯也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是天也彼人也自人而求之不可得而見自知則知之知性則知天矣彼出於是有形生於無形也是亦因彼無形依於有形也彼是方生之說有無動靜相生也世人昏迷於是非之塗莫之能辯聖人灼見是非之理要亦不過因其是者是之而已彼是相因有無相生皆不能以相異莫得其偶者離彼是有無而獨立此乃道之樞要樞者處中而運外酬酢萬變如環無端惟知者知之

鬳齋口義云芒芒然無見識貌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天理未嘗不明以人欲昏蔽故

至於芒昧知道之人豈如是乎成心者天理渾然而無不備若能以此爲師誰獨無之知代古賢者之稱代謂變化言其知變化之理自取言其有所見若未能見此渾然之理而強別是非猶今日適越而昔至本無所見強以爲有雖聖人亦不能曉悟也吹萬不同皆聲而已聲成文謂之言則非吹比言者有言各宣其意此四字便是是非之論所由生其所言者出於汝邪出於造物邪故云未定鷇音未有所知亦由○是也道本無真僞因何隱晦而有此真僞言本無是非因何隱晦而有此是非道則小大精粗皆存言則是是非非皆可小成謂小識偏見榮華者自誇詡而求名偏見之言勝則至言隱矣自此而有儒墨相非之論若欲一定是非須獨以自然天理物我對立而後有是非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亦猶生必有死死必有生二者不可相離不若因其所是而是之聖人所以不任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混彼我而一

之爲得道之樞要始如環中之空而應物無窮是非各無窮亦照之以天理而已

按諸解多以成心爲善或以成心爲否考之下文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則成心者是非分別之所自萌不可以善言之也愚嘗侍西蜀無隱范先生講席竊聆師誨云未成心則真性混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即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其論精當足以盡祛前惑再衍餘意輒陳管見云夫人之止念非難不續爲難能自初成心即師而求之於未成心之前則念不續而性可復矣是故對物則心生忘物則性現心者性之用萬法之本原一身之主宰蓋不可蔑無若曰成心則流乎意矣心之爲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然方寸之所欲爲未有不因物而生者心离也离主大丈不能自形必有

所麗而後見心同太虛則無所麗矣且心麗物而爲善猶不若無心無爲況麗物而爲惡乎關尹子云來干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對之物浮浮然此遺物離人攝性歸性之要道也學者歸而求之有餘師矣知字舊音去聲或讀如字以下文愚者與有證之則音智爲當與音預碧虛以黨與釋之獨異於衆知代之義諸解不同審詳經意知代而心自取者正指師心之人以知代用自取於道以爲成心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齊物論第二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無成與毁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陳碧虛云指馬之喻自司馬彪向秀郭象

子247 038

至有唐名士皆謂漆園備六構虛而成斯
喻述使解者指歸不同今閱公孫龍六論
內白馬指物二論有白馬非馬而指非指
之說乃知漆園述作有自來也
郭象註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以我指
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爲非指復以彼指
喻我指則我指於彼復爲非指矣彼我同
於自是又同於相非此區區者各信其偏
見耳聖人知天地一指萬物一馬故浩然
大寧各當其分同於自得無復是非可於
已者即謂之可不可於已謂之不可道無
不成物無不然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
譬夫筳橫楹縱厲施西施好所謂齊者豈
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恢恑憰怪道通爲
一夫物或此以爲毀而彼以爲成我所謂
成彼謂之毀者皆生於自見而不見彼唯
達者無滯於一方齊當於自用因而不作
故也不知所以因而同謂之道道即一也
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爲一
與彼不一無異矣亦同衆狙因所好而自

是也是以聖人莫之偏任付之自均聽天
下之是非兩行而已
呂惠卿註以指喻指之非指雖有名實小
大之辯不出於同體偏是爲非指乎以馬
喻馬之非馬雖有毛色駑良之辯不離於
同類均是爲非馬乎唯能不由是非而照
之于天則出乎同體離乎同類然後足以
定天下之眞是非故天地雖大無異一指
以其與我並生而同體也萬物雖衆無異
一馬以其與我爲一而同類也則物之可
不可其孰自哉道行之而成非無爲而成
也物謂之而然非本有而然也其所然所
可乃不然不可之所自起而求其爲之者
不可得則知其本無有此物之所齊也胡
爲趨舍於其間哉小大美惡同當相定今
以道通而一之則其分也乃所以成其成
也乃所以毀而萬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
唯達者知通爲一故我則不用寄萬物之
自用寄物則通通則無入而不自得適得
而近道未可以爲道以其猶知其然也知

是之無體而因之已而不知其然而後謂之道道所以通爲一者以其小大美惡之所自起有在於是若不知其然勞神明而爲之乃所以爲不一也猶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不離乎七而皆怒皆悅此羣狙所以見畜於公而公所以籠羣狙也亦因是而已

林疑獨註是非各執彼我異情以我指比他指則以我指爲是他指爲非今欲息是非之辯反以他指爲主以比我指則他指爲是我指爲非矣以馬喻馬其義亦然反覆相喻則彼我既同於自是又同於相非是非同歸於道則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近取諸身則一指遠取諸物則一馬也夫無可無不可無然無不然者天下之至理也可道之道行之而成可物之物謂之而然已以爲然而然之已以爲不然而不然之皆不免於所係莫若任物之自然自可縱橫美惡復通爲一則道無不成物無不然也其分也成也言道散爲物其成也毀也有始必有終夫道無成毀成毀者物之獨見分木以爲器器成而木毀固在造化之間耳達者廢獨見而寓至理爲是不用而寓諸庸蓋寄之常用則無往而不通無入而不自得斯爲近道矣道本無通無得爲物不通不得所以有通得之名因是而復歸於無則已矣既已而不知其然强名之曰道也夫神明在身宜任其自然今勞而求其爲一失之遠矣何異狙公賦芧朝暮四三名實無虧喜怒爲用世人不通至理者與衆狙同乎喜怒是以聖人和同乎是非而休乎自然聽其兩行而歸乎一致也

陳詳道註近取諸身以明天地則天地一指也遠取諸物以明萬物則萬物一馬也蓋天地雖大不離乎有體萬物雖衆不離乎有用不離有體則於空中猶一指而已不離有用則於天下猶一馬而已若夫道則無體而體以之成無用而用以之備無在無不在無爲無不爲豈一指一馬之謂

哉

陳碧虛註指者指斥是非也凡人之情皆以此爲是指彼爲非彼不知非又指此爲未是因執此指爲是而謂彼指爲非若天下無有相指者則物自爲物不爲人強物指自爲指不矜此妄指物不爲人強物則忘物指不矜此妄指則非指矣且不指物之指元無彼此之非爲指物之指強生彼此是爲非指也馬固有形色捨色命名蓋言馬耳言馬則天下之馬一馬也白黑不與焉今求色命馬故曰白馬求白馬則黃黑之馬去矣是冈求色而失其形求色失形則白馬非馬也若乃時之尚白則以白爲是以馬爲非斯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也夫懷是非之心而不能齊者指物有彼此忘彼此則雖天地之殊猶一指也分種類之多而不能一者形色有去取脫去取則雖萬物之繁猶一馬也自其同者視之可乎可也自其異者視之不可乎不可也非道行之則敗敗則孰謂之然凡順理則然於然無物不然也逆理則不然於不然無物然也若諳理全當則無不然無不可而自然冥會也夫物狀萬態形類不同唯道通而一之譬工之造器計其成器孰虧其毀樸哉論成則無毀論毀則無成其於道也復通爲一故達者因道樸之不爲世用而寄諸自用是用之者假不用也知不用之用則有得於己適得而盡矣猶有迹存焉知道之深者心冥體會而已已而不知其然無因是之迹也若勞神明以爲一則如狙公之役知以籠羣狙之以喜怒爲用亦因是也

王雱註衆指馬以喻非指非馬據此已有指有馬矣故必至於未始有物而後爲得也天地異體萬物異用有體故雖大而均於有在有用故雖衆而均於有窮若無不該無不遍者豈一指一馬之謂乎萬物之變因自有可不可然不然若但當冥夫至理不係於心而已道無不成物無不然則可不可然不然皆爲至理合乎至理則物

之縱横美惡皆爲一矣道又散而爲物終則有始也成毀者物之交見寔於理則無成與毀道通爲一也雖然因不廢萬物之成毀但寄之常用而不自有耳故無往而不通通則得得則近矣若勞神明而爲一豈知其同哉故繼以狙公之喻朝暮雖異而茅無增減事變雖殊而心無得失任世情而不毀至理未有不同乎衆狙者聖人則知是非之有無而聽其兩行也

趙虛齋註知指之外別有運動之者則知指之非指知馬之外別有驅馳之者則知馬之非馬指馬有形者也非指非馬無形者也以有形喻形之非形不若以無形喻形之非形也則知天地之運萬物之生皆別有主宰之者求之於天地萬物之外可也可不可然不然縱横美惡恢恑憰怪是非成毀復通爲一則雖是非雖定亦不用也庸常也常者無用之用所以爲通通則得得則近於道矣因是已已則不待非者息是者亦息是非皆息而猶不知其然是未嘗有真知而離形去知以爲坐忘非勞而何神即明也明即神也朝三暮四即朝四暮三惑於是非先後而不知其同也狙公因衆狙之喜而從之亦因是也庸齋口義云指手指也以我指爲是指則以人指爲非指彼非指之人又以我指爲非指物我對立是非不可得而定也馬博塞等禮記投壺篇下馬有多寡博者之籌是非亦然緣有彼我故有是非若天職發地職亦豈可以彼我分乎此以物論之可不齊也可者可之不可者不可之道行而成皆自然也物謂而然說底使是亦何所然何所不然言物物分上本來有所然有所可既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横直者各當其分美惡者各全其質皆通而一之歸諸造物也凡物無毀則無成無成則無毀如伐木以作室室成而木毀知此理則去其是者不用而寓諸庸常以爲用隨用皆通通則得得則盡矣人有勞苦神明自爲一偏之説而不知理本同者謂之朝三儆此二

字以設喻與方生文法同名實未稅喜怒
隨之喻是非之名雖異而實理則同但能
因是則世自無爭而任是非之兩行也

褚氏管見云彼我異情是非互指東家
之西即西家之東天地之先亦太極之
後此亘古今而不齊者也而真人舉非
指非馬之喻可謂善齊物論矣以指喻
指之非指常人之見也以非指喻指之
非指至人之見也非馬之義亦然世之
至見少而常見多則天地一指萬物一
馬之論又所以重增其惑也請解之曰
所異者天下之情所同者天下之理一
理可以通萬情則非指亦是也萬情不
能歸一理則是馬亦非也蓋指馬涉乎
形迹所以不免是非非指非馬則超乎
形數言議之表故天地雖大而一指可
明以其與我並生也萬物雖多而一馬
可喻以其與我為一也凡得其情而通
其理則物雖萬殊融會在我事隔千里
契之以心古之一羣情有大物者得諸

此太上云得一萬事畢此物之所齊論
之所止而非言之極議也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
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次以為有
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
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
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
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
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
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
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
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
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
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
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
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
庸此之謂以明

郭象註人而知夫未始有物則外不察乎
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曠然無累無所不
應其次有物而未有封雖未都忘猶能忘

其彼此其次有封而未有是非雖未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無是非道乃全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果且有無成與虧乎哉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絃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者昭文之鼓琴不成而無虧昭文不鼓琴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己所明而明之故知盡形勞枝策假寐據梧而瞑賴其盛故能久不兩畢困也三子自以殊於衆人欲使同己所好而彼竟不明故己之道術終於昧然文之子又終文之緒亦卒不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我之不成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物與我無成也聖人各冥其所能曲成而不遺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彼不亦妄乎聖人無我者也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恑憰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所安衆人不失所是則己不用而萬物之用用矣故為之變恑奇之異曲而從之用雖萬殊歷然自明也

呂惠卿註道無不在則物無非道物無非道則道外無物此古之人所以為未始有物能即物而為道者也知止於此則至矣其次以為有物而未有封域未能即物為道而能以道通物其次以為有封而未有是非未能以道通物而能遺物以合道二者所知雖未盡善於道猶未虧也至於是非之彰道所以虧道虧而情生愛之所以成也然自達者觀之未始有物果且有無成虧乎哉昭氏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明有無成虧之意亦幾矣若是而可謂成則無成者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則物與我卒無成也奈何役心於有無成虧之間而欲以為成哉凡光耀未盡以滑吾心而疑於有無者猶圖而去之復歸於明而後止況容有物乎所以為是不用而寓諸萬物之自功此之謂以明

林疑獨註死生物之至大能無死生則餘物不待無而自無故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其次有物而未有封未忘死生為有物

猶未至於彼此封𬨎也其次有封而未有是非離俗學道已有封矣猶能知彼我異情任其自是自非而無是非也夫道體渾淪本無彼此是非既立各止一隅此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有愛則有惡而彼是具焉君子論道本以救虧而言有所彰更成分別故莊子於此不定成虧之有無得意忘言有在於是古之聖人極高明則寂然不動此昭氏之不鼓琴也道中庸則感而遂通此昭氏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知皆近道而未至然其藝術之盛載之末年言終身不悟也不盡性則滑不窮理則疑滑者光之散也聖人之所圖不在於發而在於妄故寄之衆人之常用而能不昧也

陳詳道注太易者未見氣也而體之者以為未始有物至矣盡矣太初者氣之始而體之者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太始者形之始而體之者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蓋以生死存亡者也猶於物而未離乎道故未始有封有封者德也以無有生死為首體尻者已囿於封未涉於事故未有是非道未嘗虧而虧於是非之彰愛未嘗成而成於道之所虧道樸也是非器也器成則樸毀道江湖也愛濡沫也江湖失則濡沫與此成虧之所以長相仍而莊子亦不定言其有無在人以意求之夫不資物而樂天樂也資物而後樂人樂也昭文師曠惠子之樂皆不免於資物其好徒異於衆人身之所欲明者卒於似是而非也凡物未嘗無成亦未嘗有成以俗觀三子之術則無不成此所以耀矣不光而天下為之滑疑也

陳碧虛注未始有物即遊於物之初謂體凡皆也其次有物而未有封嗒然喪偶之謂也其次有封而未有是非吾喪我汝知之乎是也是非彰而道虧道虧愛所以成果且有無成虧乎哉昭文師曠惠子之技性所長者而欲使性短者明之則知盡精竭不能兩得也大意在乎自明自治而已

若以明示他人皆衒技者也安可謂之成
哉聖人以精奇卓異之事為爚亂非常故
規畫限域處物之分內而寄諸自用則三
子之技各有所明矣
趙虛齋註列子曰生物者則不得謂之無
無極而太極也有太極則有陰陽是謂有
封陰陽分而剛柔有體善惡生焉喜怒哀
樂未發則未始有物謂之中則未始無物
喜怒哀樂封也中節不中節是非之彰也
中既發則性動而情矣愛者情之根本有
動靜則有成虧矣昭文之琴非師曠不知
其音惠子之辯非莊子不知其旨三子各
造於妙而不鼓之鼓不聽之聽不辯之辯
蓋未之知也故莊子後之莊子自謂所以
異於子者我之所明異於彼彼於不足明
而明之辯堅白同異之辯終於皆昧不
明若昭文之子不知無成之玄終於無成
而已如此而謂之成亦可謂之不成亦可
皆不係乎其真是故滑亂疑惑之中而明
出焉聖人之所尚也

虛齋口義云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
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
是未始有物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
而有物有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惡
喜怒便有是非未能回思一念未起之時
但見胸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
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虧皆此
如此體認皆是切身受用先說成虧之理
卻以鼓琴喻之繼以師曠惠子三子之技
皆有盛名於世以終其身三子之好自以
為異於天下故誇說以明之而聽者不能
曉故終身無成堅白公孫龍之事莊子卻
以戲惠子但借其分辯堅白之名耳滑亂
而可疑似明不明也言聖人之心所主未
嘗有跡故所見若有若無圖字訓欲聖人
之所彼者正若此所以去其是不用而寓
諸尋常之中此之謂以明
古之人貴真知而遣妄知去滯有而存
妙有所以保性命之真全自然之道也
人心滋偽世道益降有物以塞其虛明

有封以限其䂓域物我對而是非彰是
非彰而道虧愛成也果且有無成虧乎
哉又重提明以警省人心俾悟夫齊物
之本旨也夫成虧者物之粗迹信化從
乎無物何成虧之有昭文鼓琴之至精
者以其未超乎形聲是故不逃成虧
枝策所以杖擊據梧者所以議論此
師曠惠子之所長各以其能自是至老
好之不衰非惟己好之又將以明彼不
度彼之所宜徒強聒以求合以至昧然
而終莫覺莫悟而文之子又以綸終終○
身[illegible]於技而虧於道
自以為成文之子既虧於技又虧於道
亦自以為是彼是之各然成虧之[illegible]
定也滑疑之耀謂三子之技[illegible]於世
而[illegible]人之所[illegible]此不[illegible]
用而寓之於常[illegible]未以[illegible]是謂
善用其光而不耀者也
○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
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
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
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
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
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
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
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
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
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
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郎[illegible]
乎不類乎[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
為非斷不類矣此雖是非不同亦各[illegible]
有[illegible]
[illegible]
其[illegible]又豈是非去矣雖然
試[illegible]必有終有未始有
始[illegible]有未始有夫未

始有始也者言一之若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是非具爲有無也若有無則不知無無是非好惡猶未離懷有未始有無也者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都忘其知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又不知吾所謂之果有果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胸中也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若各據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形小不爲不足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其大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大未有過於秋毫若其性足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秋毫爲大則天下無小足於天然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爲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爲異而與我爲一也萬物萬形自得則一已自一矣理無所言物或不能自明其一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言一與言爲二一本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以言言一猶乃成三况物殊稱何可勝紀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也

呂惠卿註夫人所以不能遣彼我忘是非以至於未始有物者以不知彼我是非之心所自始也欲達此理必於其始觀之故曰有始也者始本無自有此始則有自矣又曰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遣其所自也遣之而所遣者不去亦不免爲有所自而已又曰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遣其所遣也既無所自又無所遣則我心之所自起豁然得之知今之所有者舉出於無也唯能知此則存亡在我我欲無之不起而已故曰有無也者然有此無亦未免爲有曰未始有無也者所以遣其無也曰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遣其所遣也夫求其所始者不可得又求其所無者亦不可得則其悟在俛仰之間豁然自合故曰俄而有無矣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使

學者忘言而以心契之雖然吾今所言亦未始有物也則有謂無謂吾安得而知之又使學者知夫言之未嘗有言也夫唯知吾心之所自起則毫末太山殤子彭祖以至天地萬物莫不出於此也則小大久近豈有常體哉無名天地之始苟知此則我亦始於無名也有我則有天地故天地與我並生有名萬物之母苟知此則我亦生於有名也無我則無萬物故萬物與我爲一也

○

林疑獨註無言然後見獨見獨然後不類今且有言者欲遣其有而言出更自爲有道有歸無以求不類而遣之則更與彼類故類與不類復同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然不言則無以悟天下之迷故試言之有始也者有形而可見見物不見道也有未始有始也者見道未忘道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渾淪此道之極致有有也者非妙有也有無也者非真無也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

無哉一陰一陽謂之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然而未能忘言不得已而有謂其果有謂乎果無謂乎世人所謂小大者言其形吾所謂小大者言其道世人所謂壽夭者言其生吾所謂壽夭者言其無也秋毫近於無形以太山言之足以爲大對無成虧而言太山又爲小矣殤子近於無生以彭祖言之足以爲壽對無死生而言彭祖又爲夭矣近於無生故能與天地並生近於無形故能與萬物爲一也

陳詳道註天道之在天下無終無始若有非無之故而寓於物則終始相循有無相生故自微觀之則有始也者有有也者自妙觀之極於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未始有夫未始有無斯爲至矣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無者體始者用也今先以有始而繼以有無即用以原其體而已夫道之爲物無而非虛有而非實無在無不在無爲無不爲故古之言道者常虛以疑似而不勝於有無所以遣爲言之累也

陳碧虛註有始謂道生一未始有始混洞
太無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視聽不及虛之
虛者也此三者敘道未始有氣有有謂物
形獨化塊然自有有無謂物形未兆恢然
虛寂未始有無謂形兆之先沉默空洞至
無者也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謂冥寂虛廓
搏之不得無之無也此四者敘道未始有
形儀而有無矣謂道無不在生化無時萬
物皋然而疑獨翛然而往役天地審移晦
覺其有無哉有謂無謂未免其迹欲超二
者其唯忘言乎

趙虛齋註有始有有皆有也等而上之至
於無始無有既以為無而有我者存則不
得謂之無然則所謂有無何從而知之乎
天地與我並生無壽夭也萬物與我為一
無巨細也總說一即此有言不如與不說
自無適有不可勝窮唯無所適則所謂因
是者亦無之矣況於非乎

膚齋口義云有始未始有始未始有夫未
始有始即列子所謂太質太素太初之意

又謂若以太山為大天地更大於太山故
太山亦可謂之小彭祖至壽比之天地又
為夭矣天地與我並生於太虛之間萬物
與我並生於天地之間雖草木昆蟲亦與
我混然為一矣

凡天下之論大莫過乎太山壽莫過乎
彭祖此以形論不能無限若以虛空性
體觀之太山直細物彭祖直嬰孩耳秋
毫雖細而有形之初同具此理何容無
至大者存殤子雖幼而有生之初同稟
此性何嘗非上壽者為天地特形之大
萬物特形之衆求其所自來未嘗不
一也故翻覆至言以破世人執着之見
以開物理造極之機由是而進黍珠容
黎土芥子納須彌之義可類通矣學者
信能得其環中之空休乎天均之分則
大秋毫而小太山壽殤子而夭彭祖之
論非詭特流俗之弊救貪生之失究理
之極有識然者今何世服徒見萬物之
迹授授不齊而方寸營明之地與之

滑如水赴壑莫覩還源故小人游浮剖導使之反究本初渾融物我同胞同體無間吾仁皞皞熙熙共樂清靜則羲黃帝代今日是也聖賢密傳此心是也復何壽夭彼此大小古今之辯哉並生為一大槩與前一指一馬之喻相類雖語若邪定而理實精到所謂正言若反可與知者道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謂之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郭象註道未始有封冥然無不在言未始有常是非無定也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左右異使物物自足安分別之意辯爭畧而判之有此八德六合之外謂物性分之表雖有理存焉未嘗以感聖人故不論六合之內陳其性而安之先王之志順其成迹而凝乎至當故物日分於自別若由己以分別之不以彼之自別也聖人以不辯為懷眾人則各以所知以示之故有不見也大道無稱付之自然不以不言而自別大仁無愛而自存大廉無所容其嗛盈大勇無所往而不順以道則役彼此俱失以言分彼不及自分相當定必不周廉清然則不信矣忮逆之勇天下共疾五者皆以有為傷當不能止乎本性而外

求無已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故所不
知皆性分之外不求強知止於不知之內
而至矣不言不道此謂天府浩然都任之
也至人之心應而不藏理存無迹任其自
明而光不蔽也昔堯欲伐三國而問於舜
舜謂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
妙處若不釋然何哉十日並出無不光被
德進乎日則又無所不照今欲奪蓬艾之
願而伐使從已於道未弘故不釋然神解
若物暢其性各安所安則彼無不當我無
不怡也
呂惠卿註道無往而不存未始有封也言
惡存而不可未始有常也由其自無適有
於是有畛域矣夫惟有畛故有左右以至
於有競爭言其不能不德遂至於此是以
或存而不論或論而不議或議而不辯辯
六經之言則聖人之所以論不論議不議
辯不辯者可知矣蓋理極則分有不分辯
有不辯若欲事事物物分而辯之卒至於
有競有爭聖人知理不可辯懷之而已衆

人則辯以相示而有不見也故道言仁廉
勇五者皆圓而刓其銳則趨於道矣心之
出爲銳圓而刓其銳則不以生其心豈容
有知於其間哉此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
天府者有萬不同而至富故注不滿酌不
竭而不知所由來此光而不耀者也堯欲
伐宗膾胥敖而不釋然三子猶存乎蓬艾
之間是未伐之也未伐而不釋然非應物
而不藏物豫而後出者也德進於日其有
不釋然者乎言智日之所未照故猶有是
論也宗膾胥敖之事史所未聞
林疑獨註道有分者物物自分有不分者
我未嘗分辯也若事事自辯有不辯者我
未嘗辯物自分故分而不分事自辯故辯
而不辯聖人藏而不言衆人辯以示之故
有不見也夫道無不在不可名稱不言之
辯斯真辯也萬物各正性命吾何所施其
仁哉大廉無隅故無所容其嗛大勇不忮
神武而不殺者也凡物滯則有圭角道則
無方隅五者皆患在於滯道滯於昭言滯

於辯仁滯於常廉滯於清勇滯於忮若自
剗其圭角以同乎大全則幾於道之方矣
天府者自然之藏萬物所歸故注焉不滿
酌焉不竭此性命之情不增不減求其所
自來而不可得此之謂葆光其光在內蔽
而不發也夫聖心寔寂各安所安無遠近
幽深付之自得此天府之所自藏葆光之
所自出也

陳詳道註道未始有封稊稗瓦礫無乎不
在也言未始有常存而不論議而不辯也
及道降爲德出而有畛以禮則有左右以
理則有倫義以言則有分辯以事則有競
爭何望乎物之齊哉道昭而不道公孫休
之徒是也言辯而不及公孫龍之徒是也
仁常而不成墨翟之徒是也廉清而不信
於陵仲子之徒是也勇忮而不成北宮黝
之徒是也此五者皆銳其圭角能剗而圓
之則近於道矣推而上之極於不可知之
神所謂真知無知是也無乎不藏天府也
不危其真葆光也此性之無喪無得者也

不言之辯無所不舉不道之道無所不通
此即道以盡性之效也弘於當者一視而
同仁篤近而舉遠若以物我爲心是非爲
辯而欲攻人於蓬艾之間至南面而不釋
然則所希者小所損者大非所謂知葆光
也

陳碧虛註無有入無間有封執所礙至言
無不當有常執爲定然可道可言豈得無
規法左右倫義屬封分辯競爭屬言其封
其言理有實際故謂之德六合之外聖人
不論理存則事遺也六合之內聖人不議
事當則言忘也歷代帝王治亂聖人詳焉
褒貶垂戒將來非矜其博辯也故分於內
者不分於外辯於此者不辯於彼聖人懷
之知者不言衆人辯之言者不知也大道
不稱謂無所不宜辯仁廉勇五者備矣則
於道無爲於理自齊若乃一事偽當如以
圓向方必與物違矣故不越分求知以戕
自然之性不言之辯不道之道皆藏于人
心豈非天府哉有形則注必滿有源則酌

必竭今不滿不竭者是知無源源之深無
形形之大深大莫覩故曰葆光二子猶存
蓬艾之間猶鷦鷯安於一枝十日比喜之
德言其無幽不燭也道德經云大國不過
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
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趙虛齋注道未始有封無往不存也言未
始有常無存不可也為彼明其是然後有
封畛左右至競爭八者是也六合之外無
形者也六合之內有形者也有形生於無
形必有無形者為之本存而不論無言也
論而不議有言也事至於議辯論紛起矣
春秋聖人筆削之書論是非於彼此蓋出
於不得已而諸傳文未必得聖人之心故
曰有不見也莊子借此以自明其著書之
意大道不稱至大勇不忮五者圓而幾向
方也圓乃破觚為圓之義幾向方近於道
也道昭至勇忮五者皆道一名立則道裂
矣知止乎其所不知則無能名為道之至
也不言之言有言言者不道之道有道道
者若人能知此則其中虛故曰天府一曰形
之所自出也至於注不滿酌不竭則是無
所底止不知其所由來併與知去之矣葆
光言自晦其明也宗膾胥敖不見於經史
下篇言正處正味正色謂口之於味目之
於色四肢之於安佚有性存焉是欲竟而
去之雖處至尊不以為樂乎昔之以帝有
真見則是三者安其所當安何必去之哉
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以是觀之則宗膾
胥敖似是寓言

鬳齋口義云有封即彼我有常有所主也
至道至言本無彼此因人心之私有許多
字生出許多畛域八德只是物我對立之
意緣彼此對立說理說事使各有所主分
辯無已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釋氏所謂
四維上下不可思量六合之內有許多道
理聖人何嘗不說但不詳議以強天下之
知見於史冊者皆先王經世之實聖人豈
容不議然亦何嘗爭競是非凡天下之理
忘言為至纔到分辯則是胷中無見故有

子217 0n1

不分有不辯也大道不稱謂無對立者大辯不言適至言也大仁不仁無仁之迹猴藏食處曰嗛滿也以廉為廉則意自滿不得為大廉矣不忮者不見其用勇之迹圓圓也巳上五者皆是圓物本自混成若稍有迹則近於方物有圭角也真知無知使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欲益不能欲損不可而不知其所由來藏其光而不露是曰葆光宗膾胥敖事無經見亦寓言耳蓬艾之間喻物欲障蔽謂彼三子物欲自蔽不能向化我纔有不悅之心則物我對立矣日於萬物無所不照況德進於日而不能容此三子乎物我是非聖人所以冥之不辯者照之于天也十日之說即莫若以明之喻

堯欲伐宗膾胥敖一節似與上文不相然句首加故昔者則是因上文而引證無疑第此事不見他經無所考訂三國之名義亦難分諸解缺而不論獨音義載崔氏云宗一憰二胥敖三也陳碧虛音義亦引崔說一云宗膾叢支胥敖三國人間世篇亦有堯攻叢支胥敖之語然觀者又當究其立言之意不可以事迹拘也偶得管見附于編後以俟博識窮詳經旨自上文有封有常有畛而來意三國者借喻前六合內外先王之志曰論曰議曰辯三條皆欲攻而去之所以離言辯之是非復道德之玄默而堯猶未能自勝以問於舜舜答以三子者猶存蓬艾之間謂皆已存而不論莫若聽其自處於無人之境則在我不以介懷在彼無所疑累何不釋然之有復將云昔者十日並出羣陰皆退有目有睹待是成功況今帝德又過乎日則彼三者不待攻而自去理固然也蓋以寓言

夫論議辯不生則是非自息此寓物之大旨也

子217 055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齊物論第三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郭象註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若自知不知即為有知而不能任羣才之自當故齧缺三問而王倪答以三不知也汝豈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邪魚泳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為不知矣故舉民鰌猨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次舉民鹿蛆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又舉猨猵麋鹿鰌魚毛麗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唯莫之辯蕩然俱得齧缺未能妙其不知猶疑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至人神矣言體與物冥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也

○呂惠卿註知止乎不知物之所同是也知物所同是則非不知也唯道不可知知之所以不知不知所以知之則道之為體可見矣今夫民以體知安佚為正處口知芻豢為正味目知好色為正色至於鰌猨之所安蛆鴉之所甘魚鳥麋鹿之相與為偶

者知彼是各以其知爲知之正則民與鰌物之所知豈有正處正味正色哉誠不得正處正味正色而知之則其所知者非正可知矣故自我觀之仁義是非樊然殽亂吾安能知其辯所以四問四不知也至人神矣神則妙萬物而爲言萬物莫非我而我則無矣孰能寒熱而驚懼之哉

林疑獨註民人之與鳥獸各隨所好交相憎愛孰知天下之正處正味正色哉天下之正處無處是也天下之正味無味是也天下之正色無色是也然則以無爲是皆見無而已故但言有處有味有色之殊而不言無之爲正自我觀之是非仁義樊然殽亂孰從而正之故不知其辯乃所以辯也

陳詳道註道以不知爲內知之爲外故知乃不知不知乃知然不知而知其不知亦不免於有故不定云知與不知又不言無處味色之爲正凡以遣其爲言之累而已

夫澤焚不熱河冱不寒疾雷不驚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故也乘雲氣騎日月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

陳碧虛註以同爲是則無非以非爲同則無是凡物形類不同各不相知雖都忘其知而物各存焉且吾所知者庸詎不知彼不知此也吾所不知者庸詎知之物各不相知也吾所謂知者萬物之理所不知者萬物之性故濠梁之上知鯈魚之樂庸詎信之哉蝍蛆而不食雞食而不飲自不知其所以然凡物之形類不同色味亦有性情所禀豈可强一則仁義是非宜聖人所不辯也至人神變不測故造化莫移方寸之地虚矣何非我有雲氣可以乘利害不用日月可騎也所在皆遊四海可遊也生死無變利害何有哉

趙虚齋注吾所謂知未必知所謂不知未必不知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必至於無知斯爲真知居處味色人與禽獸各適所欲不能皆同莫子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正須此言欲識居處

色味之正必離居處色味而後有真識欲
知仁義是非之正必離仁義是非而後有
真知齧缺役以至人為問王倪遂以姑射
神人之說告之二子皆寓言也

膚齋口義云齧缺同是之問王倪不知之
對即是知止其所不知知之非不知不知
之非知蓋謂不知即真知也次論正處正
味正色皆是非物我之喻結以仁義是非
紛然殽亂亦猶處味色之不同又安可得
而辯哉王倪即至人神矣妙萬物而無迹
不熱不寒不驚即遊心於無物之始也死
生且不為之動心況利害是非乎

諸解於齧缺首問物之所同是一句似
欠發明竊考經意蓋謂人物之所同者
性所異者情性流為情物各自是彼此
偏見指馬相非論殊而嫌隙生辯極而
忿爭起以至肝膽楚越父子路人者有
之其患實始於知之一字妄生分別故
王倪三答吾惡乎知之欲齧缺反求其
所不知得其同然之性而冥夫大通之
理則近道矣又恐未能心會德以嘗試
言之引喻人鳥獸之異宜以證處味色
之非正然則所謂知者豈真知所謂
不知豈真不知哉

太上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今既有言
矣知何曰舍其多知而求其所不知
因其有言而究其所言則孰知不知之
非真知有言之非無言邪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
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
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
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
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
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
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
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涽
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
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悅生
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
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

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
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
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
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
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
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
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
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
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郭象註務來理自應非從而事之任而直
前無所避就斯獨至者也無彼有謂有此
無謂是以言之者孟浪聞之者聽熒付當
於塵垢之外玄合乎視聽之表今瞿鵲方
聞孟浪之言便以為妙道之行無異見卵
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鴞炙之實乎試
妄言之予試妄聽之以死生為晝夜旁日
月之謂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謂也
以有所賤故尊卑生滑涽紛亂莫之能正
不若委之自爾脗合自然也故眾人馳騖
役役聖人芚然無知參萬世而參其變所

謂雜矣而與化為一常遊於獨積是於萬
歲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為物一然也
吾知悅生惡死之非惑邪如惡死者一生
之內情變若此況死生之異而能相知哉
觀麗姬之間事變情異則死生之願不得
同矣死生雖異而各得所願以方夢而不
知其夢則方死亦不知其死必有大覺而
後知其大夢愚者夢中自以為竊竊然
以所好為君上所惡為牧圉可謂固陋矣
後夢中占夢哉此非常之談弔詭當說異萬
世一遇猶旦暮然言玄同生死以至此也
是以郭註聖人不知利害故無就違無不
足故不喜求無非道故不緣道有謂乃所
以無謂無謂乃所以有謂唯無心者足以
與此遊也子聞夫子言之以為孟浪之
已則以為妙道然二者皆非夫道非言默
所能故黃帝之所聽熒夫子何足以知也
時夜生於卵而卵非時夜彈生於鴞而
彈非鴞炙妙道因於所聞而所聞非妙道
也今之聞道者自以為悟而不知日藏以

至於無爲皆瞿鵲之徒也道不可以言傳耳聽予言之而汝聽之皆妄而已欲其忘言而以心契之也知日月之所以爲日月而與之合其明則可旁矣知宇宙之所以爲宇宙而其機在乎手則可挾矣爲其脗合此所以爲妙道之行非特聞之而已滑涽而以隸相尊者固置而不取矣衆人役役不見成功聖人則愚而無知芚而不散雖萬歲之久參而一之則成純矣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我體備萬物萬物即吾體之謂也參萬歲而一成純則殤子可以壽於彭祖矣萬物盡然以是相蘊則秋毫可以大於太山矣以麗姬觀之則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蘄生又何生之可悅死之可惡乎

林疑獨註聖人應之於不得已何嘗從事於務哉無揀擇故無就違心至足故無求緣乃能默時說說時默而遊乎塵垢之外也聽主乎聰瑩主乎明謂黃帝之聽明乃能不惑不蔽而丘也何足以知之如脗之合者爲之滑亂而涽者置之使各盡其極臣隸於君僕隸於臣自然之勢也任其不齊而不廢吾心之平等故愚芚不別參萬歲之變而一成純粹也夫人莫不悅生而生不能延莫不惡死而死不能免在生安生麗姬之在艾封也在死安死麗姬之在王所也惡知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陳詳道註聖人不以已絕物未嘗忘務而不應不以物累已未嘗役務而從事利之不吾益故不就害之不吾損故不違供物之求故不喜求與道爲一故不緣道終日不言而未嘗無言終日言而未嘗有言也孟浪則不中平聽瑩者聽而明也夫子以爲孟浪則不及瞿鵲以爲妙道則過矣故曰太早計居日月之下而旁日月生宇宙之中而挾宇宙非役陰陽官天地者不足以與此脗合則爲之爲其所可爲也滑涽則置之不爲所不可爲也雖相與爲君臣時適然耳役役愚芚老子所謂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是也參萬歲則古猶今一

成純則衆由一也人皆知生之樂不知生之苦皆知死之惡不知死之息是以生生死死不知悅惡之爲妄況知生死乎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弱喪不知歸人以爲迷生而不知死非迷邪生死往反猶覺夢然知夢之悲樂不足爲是則覺之悲樂豈誠然哉

陳碧虛註孟浪不精要貌瑩玉色辯王當以視而云聽豈非惑哉黃帝道之宗師視聽不以耳目若未忘言是猶聽瑩也夫司晨在雞造炙須彈契道由心此有其本也今見末而喜者早計輕侻[illegible]之徒耳旁日月者常照也挾宇宙者總攬也爲其脗合從事無迹也置其滑涽忘其迋就也以隸相尊世俗役役也聖人愚芚灰心槁形也參萬歲而一成純者通古今如旦暮合萬變爲混成也夫安生樂死未出陰陽之域惡得體實乎道故麗戎之女失艾封之樂得晉國之歡舍彼從此未爲無着一生之内悲喜莫知生死之際安可輕議夫夢飲酒夢哭泣者情變之所致非至人所有以萬世爲一旦此大覺者也以死生爲一條豈復有夢哉愚者於夢中自以爲覺尊己爲君視人如牧斯固陋之甚也至人以生死爲大夢超生死爲大覺衆人以龜交爲夢形開爲覺顛倒詭異惑於生死是故達人發此覺夢之至言以弔趣死之詭異夫生死之係雖無繩約而不可解若乃經歷萬世一遇大聖釋此生死之縛者是猶旦暮之遇也

王雱註儒者之所以知孔子不出乎形器之間故於道未全然所謂不知乃真知也凡有言有聽不足以盡其真故皆曰妄夢日月挾宇宙此蓋識者所了不可爲衆人道如脗之合者爲之置世之滑涽使各盡其根而不以縈懷若臣隸於君僕隸於臣自然之勢本無高下衆人役於滑涽聖人實於無物萬歲之間萬物之化殽雜多矣參合其變俱爲純粹此可以心了不可以言受也次論悅生惡死證以麗姬之喻義

甚切當盍謂齊物論者始於齊彼是終於
一死生死生既一物安有不齊者乎夫大
覺者本自無覺對未悟而言強立覺名即
是不覺之覺覺與不覺俱不可着愚者之
竊竊然自以爲覺亦夢也直爲其有是夢
故吾不得不爲之言夢然大覺者知覺與
夢本無異也古之人不得已而有言盍爲
發明此處吊當於至理而詭異於衆人也
趙虛齋註聖人不從事至塵垢之外乃長
梧子將告瞿鵲者瞿鵲以爲妙道而長梧
以爲孟浪瞿鵲未免有從長梧又語之曰
此數語乃黃帝之所聞見非我所知且汝
未造此而遽以爲妙無乃太早計乎世之
養生家不知大道之所存以乾坤爲門戶
坎離爲轆軸求合吾身之造化其亦可挽
者置之不言而以百骸九竅六藏而爲君
臣是何足以相治所謂以隸相尊而不知
有真君者存衆人役役顛冥於利害聖人
愚芚則知而不言萬物各具此理而出機
入機安知死之不樂於生邪列子載周之

尹氏大治產夜則夢爲人僕其役夫夜則
夢爲國君夢中爲君爲牧若固有之也今
吾與子問答已是夢語告子此語是夢亦
是夢說其名爲吊詭言舉世爲夢幻眩惑
而不自覺是可弔憫也萬世之後一遇大
聖言舉世未有知之者能知其解是旦暮
遇之言悟此理在頃刻間耳
鬳齋口義云孟浪不着實聽瑩聽而能明
也太早計謂汝之所言方如此而早以爲
妙道之行見少而自多之意旁附日月挾
懷宇宙脗合至理混而爲一世人滑涽以
隸相尊旨置之而不言臣僕皆隸也而
自相尊卑衆人役役聖人則渾然無知合
萬歲而觀止此一理更無間隔麗姬悔泣
以彼悅生惡死之惑終而哭泣覺夢之間
變幻若此夢中占夢之說皆由世人情囿
知術所之間樂處之答未爲深達大覺即
大悟君牧貴賤之分吊詭至怪也我爲此
言可謂至怪而中存妙理萬世之後有大
聖人出知此等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

此亦後世有揚子雲必知我之意

聖人無爲任物自爲故利害莫得而及非有心於避就也不喜求則方寸內虛不緣道則虛亦忘矣不言而令行無謂有謂也言而無滯迹有謂無謂也若是則何塵垢之能系哉此瞿鵲平日聞於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自以爲妙道之行舉以求證於長梧長梧謂此言誠妙唯黃帝聽之始能明了恐夫子亦未喻知之況汝躁促未免徒然羨其見以太早計猶見卵而求時夜也予試爲言汝試妄聽以爲何如旁日月挾宇宙此神人之事非與日月參光天地爲常未易語此儻能行前所論聖人之事則可進乎是要在當其勝合自然者爲之滑涽於俗者置之從殺至妙由階而升亦如以隸相尊士隸大夫大夫隸公卿等而上之聖而入於神衆人睹此役役於知見不能暫息聖人如愚不分故雖萬歲之久參之謂合而一之謂之純備

無今古而忘死生也聖人不獨善而已又使萬物同證此道相蘊而熟成之故能與天地並生萬物爲一也凡人所以不能造此者悅生惡死感其心喜怒哀樂戕其性遂於後文申言以破其惑麗姬之先泣後悔則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蘄生乎飲酒哭泣之與[illegible]幻之多端夢中占夢以喻世人迷之尤甚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於夢中自以爲覺以君牧貴賤於其間何同敵不通之見舉世皆夢又何分乎彼我故是以此言之者亦其弔當迷者驚其詭異萬世一遇知其解者若旦暮然更就世人明此道者至希也竊謂本段指歸闡入耳目正在大覺二字[illegible]宜究心焉瞿鵲長梧皆未名以問答夫子指孔子亦是寓言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

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郭象註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黮闇莫能正當付之自正耳同故是之異故非之皆未足信是若果是則不復有非之者非若果非則無復有是之者故是非生乎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任其自正而已是非然否彼我無辯故和之

以自然之分不待彼以正之也是非之辯爲化聲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和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則是非之境自泯性命之致自窮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蕩而爲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

呂惠卿註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是若非若是我非或是或非俱是俱非四者皆出於我與若而我與若俱不能相知則所謂是非者卒不明人固受其黮闇誰與正之必正於人也而人者非同乎己則同乎若非異乎己則異乎若非同乎我與若必異乎我與若亦不過四者而皆不能正之則是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其待彼也邪言不相待也唯聖人知其然故雖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則彼是莫得其耦而休乎天均矣何則言之是非非有實也聲之出於化而已我之與人相待與不相待又出於識心之妄計也我則和之以

天倪而不為之分辯因之以曼衍觸類而長之則萬物不累乎心矣窮年則參萬歲而一成純之謂也是不是然不然之無辯者知其同體而物物皆然也窮年則忘年無是非則忘義始起於無竟故終亦寓於無竟也

林疑獨註莊子蓋欲忘言故立是論使我與若辯至我果非也邪設辭以遣之也我勝若若不吾勝吾誰使正之又遣其所遣也使同乎若者正之至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此遣之又遣而至於無所復遣斯其至矣凡言是未必是言然未必然故其異同亦皆無辯然之與是復自相對又均於辯也有化者有化化者有聲者有聲聲者化者之化非聲則不顯聲者之聲非化則不彰化者聲之體聲者化之用此化聲之相待也然而聲出乎化非化之所能知化統乎聲非聲之所能識此又若其不相待也夫相待生於兩物若合萬化為一則相待之迹無由而生夫聲者常聲不待物而後聲聞者自因物而生聽耳化者常化不待聲而後化見者自因聲而生識耳此其所以相待而若不相待也若夫化化者非化之所能化聲聲者非聲之所能聲又何相待不相待之有和之以性命之本因

之以變化之餘則古今之年有時而窮而所以為我者不古不今而無極也

陳詳道註天倪者性命之端曼衍者無窮之變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則物我不蔽於是非而各盡其性命之分此其所以窮年也忘年則死生為一條忘義則可不可為一貫死生可不可固無竟矣而知忘之者豈以為有物邪特寓之而已

陳碧虛註悟則不辯辯則不悟對辯不已黮闇莫明彼我不自信故也夫水清則可以鑒妍醜心虛則可以齊同異若中無主則待於外是逐物而遷者也從箕子視比干則愚以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夷齊則戇以夷齊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將使誰正之若乃飛者樓巢

走者宿穴各安所安孰曰不齊哉夫彼我之情相待者也是非之辯化聲者也情不相待惡有彼我辯無是非惡有化聲是以虛心以和崖分妙用以釋留滯所以窮天年而無是非也窮天年則忘年無是非則忘義故能振舉於無竟以無盡之物無極之理寄諸無盡無極而已矣

趙虛齋註自得之學雖為人言言之則辯論鋒起誰能正之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者其天乎亦此意化聲相待呼喚同時也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和其光同其塵也是不是然不然皆不可得而辯則是舉世不相知與人言無解者是化聲之不相待也如此則但當和光同塵以樂其天年何必強聒哉忘年忘義言此生此理皆付之於忘言造物者無窮吾亦與之無窮而已

盧齋口義云勝負不足為是非則我與若辯者彼此不能相知也黮闇言所見不明我與若皆不明將使誰正之議論與彼同既不可議論與我同又不可皆與我與彼不同亦不可皆與我與彼相同亦不可則是三者皆不能相知必須待彼也此彼字指造化即所謂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所以和者因是而已是不是然不然皆兩存之若定其然是則有不然不是從有是非之爭化聲者以言語相化服相待對敵也若以是非言語相對敵以求化服何似因其所是而不相敵故曰若其不相待不相敵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倪游衍以窮盡歲月如此則併與歲月義理俱忘之振動鼓舞於無物之境此振字亦逍遙之意信能如是則終身寓於無物之境矣

是非勝負各執一偏不能相正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言必付之造化耳此一節諸解備矣獨化聲之義隱奧難明相待不相待之機亦未易以言盡唯窮神通化者以心竊之至理自見諸解中疑獨立論最為自成一家之言然經文相表裏非訓詁之學

所能及膚齋論化聲獨異於衆而無竟立說尤長若以簡要論之死生覺夢之分出於化者也彼我是非之辯出於聲者也覺夢係乎形是非生乎情有若相待也然而化者自化不知其所以化聲者自聲不知其所以聲又若不相待也要夫物理之至極莫逃造化之自然此萬化之所出入萬物之所以齊也詳此化聲之相待與形景之相待義同前後互發明耳呂氏註後附說云化聲之相待至所以窮年也合在何謂和之以天倪之上簡編脫略誤次於此觀文意可知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郭象註罔兩景外微陰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責其所待尋其所由卒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若待蛇蚹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耳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造物有邪無邪無則胡能造物有則不足以物衆形明衆形之自物自造無所待焉此造物之正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故罔兩非景之所制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則化不化然不然從人之與由己吾惡識其所以哉方其夢為蝶而不知周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今之不知胡蝶無異夢之不知周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也覺夢之分無異死生之辯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夫時不暫停

今不遂存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
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
呂惠卿註罔兩之於景同類也而不知景
之無待於形猶我與若與人亦同類也而
不知其無待於彼蓋景之行止坐起唯形
是隨則無特操者也然本無情豈知有待
若謂景待於形形又何待而然邪景之待
形非若蛇之待蚹而行蜩之待翼而飛也
惡識所以然不然哉人能通乎物之無知
則蛇蚹蜩翼亦無待而已故方其為蝶也
栩栩然不知有周及其為周也蘧蘧然不
知有蝶一身之變猶不自知則物之化而
異形其能相知乎物物不相知則各歸其
根物物不相待則莫得其偶其有不齊者
邪
林疑獨註景由形生似乎相待而實不相
待也而罔兩者不知形景皆屬造物遂以
為行止坐起在乎形然非日火之光則雖
有形景何由生哉此所謂不相待也景曰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景之所待者形而

形亦未能無待言待於造化耳夫景之待
形則亦微小而形在造化中蓋又小矣故
曰吾待蛇蚹蜩翼言物之至微薄者也外
篇蟲臂鼠肝亦此義莊子寓意於蝶以明
夢覺無復分知莊子夢蝶之理則死生之
說盡矣夢而為蝶不知有周覺而為周不
知有蝶其勢不能合并必有時而分矣萬
物之化亦如此
陳詳道註罔兩待景而後有景待形而後
見形待造物然後生形之於造物已幻矣
況景乎景之於形已外矣況罔兩乎凡此
皆非真實故不足辯況認其非真實者以
為有而即其不足辯者以為問此莊子所
以託景之答以祛其惑夫天下之物自迹
觀之未嘗不相待自理觀之未始有待今
景之為物以為待形邪形非日火則無見以
為待日火邪非形則無有然則形也景也
日火也果有待邪無待邪惡識所以然不
然哉蛇蚹蜩翼言其用之小者耳悟而為
道者撫實而不撫華迷而通物者撫華而

不撫實蝶之爲物撫華者也而周夢爲之
是爲道而不免通物之想撫實而不免撫
華之夢也及其覺也然後不以想累神不
以夢易真而周與胡蝶固有分矣唯大通
物化之情者斯可與於此
陳碧虛註景不待形形不待陰陽豈比蛇
蚹蜩殼有物者邪夫物之相因無如形景
今尚言其不相待明外物不可必萬類皆
自爾唯因待都忘卓然獨化方可論超生
死而反混寞是謂帝之縣解也周蝶之性
妙有之一氣也昔爲胡蝶乃周之夢今復
爲周豈非蝶之夢哉周蝶之分雖異妙有
之氣一也夫造化之機精微莫測儻能知
此則造化在己而不遷於物是謂生物者
不生化物者不化既已爲物惡有不化者
哉死生之輩形類所遷漆園之夢其理盡
矣
趙虛齋註景之行止坐起皆依於形而所
以行止坐起必有形形者存乎其中蛇藉
蚹以行蜩藉翼以飛而所以行飛者非蚹

翼也人物之一動一靜皆有待而然景待
形而形之所待者非形也形且不知其所
以然何責於景哉是以莊周胡蝶物我俱
化栩栩蘧蘧覺夢如一也
庸齋口義云景言吾之運動待形而形又
待造物形之爲形猶蛇蚹蜩翼而已蛇蜩
既蛻而蚹翼猶存豈能自動邪我既待形
形又有待惡知所以然不然此即是非待
彼之喻周昔夢蝶不知周也及覺而周得
非蝶之夢乎然此覺夢須有箇分別到此
似結不結卻不說破正要人於此參究此
之謂物化言萬物變化之理不過如是
蛇蚹蜩翼或謂蛇甲者不若齟齬蚹翼
之說爲優蓋蛇藉以行蜩藉以飛喻人
身中所以運動者有若相待而終於無
待則獨化之理明矣故翻覆辯論卒歸
無待而止人之一身耳聽目視手執足
行有待而然也而所以用此者皆待造
物而實無待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
於無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然則有

無利用未嘗不相生也人能反究至無
之妙遊乎物初則知所以生有所以用
形者矣今有形以運動有心以思慮尚
不自知其主宰之者則自形以生景又
豈罔兩所可知宜其惑而有問也寓言
篇有衆罔兩問景章喻世之迷者益多
故不一言之有云予蜩甲也蛇蛻也與
此蚹翼義同本經嘗言古之真人其寢
不夢而南華自謂夢爲胡蝶何邪蓋借
覺夢以立言明死生之一致生不知死
亦猶死不知生二者雖不相知而理本
齊一請以覺夢觀之槩可見矣何爲當
生而憂死當死而羨生乎蝶之爲物無
巢穴之營無飢渴之患翩翩栩栩遊放
乎天地間人見之者亦欣其自適而莫
加害焉其所由生非關種類往往化於
所化或朽麥所爲至樂篇載烏足之根
爲蠐螬其葉爲胡蝶則亦出於草化莫
究其始而終亦不知所歸蓋翾飛中之
得道者故真人或夢爲之夫人之與物

形分多類咸禀自然自然者至道之妙
本萬化所由立也故莊蝶夢覺各不相
知終歸於化則未嘗有異是知動植萬
形生死萬變有情無情卒齊於化化者
形數之始終萬類之出入由於造物之
推排勇有力者莫能拒物受雕琢形歸
鼓鑄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達人委而
順之故覺夢混融生死爲一也周與胡
蝶則必有分分即物之天物雖各有天
固同一天也或讀分如字則分別無已
天下物論何由而齊學者又當究夫性
命之精微以通物理之一致與物同化
而有不化者存以死生爲覺夢揆古今
如朝暮將無物之可齊容有論乎然則
莊與蝶與夢與覺與條有論之者矣必
有知之者矣
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子名
篇以齊物論或疑其與儒家悖重猶不
齊之情殊不思孟子特爲許子言之耳
況孟之所言者情莊之所言者理理一

分殊則情之不齊也宜矣故南華原本究極主一理以齊天下之物論篇首設二子問答詳論人籟地籟之不齊明天籟之自然非惟理不待齊亦非齊之所及故於其間旁證側引而不指言天籟欲人心契而自得之夫生物紛紛榮謝萬變自形自色自消自息卒歸天籟而止天籟者無形無聲而形聲之所自出神化之所發見也儻能究夫人籟地籟之所由作則天籟可知故郭註云豈復別有物哉即衆竅比竹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至論知言覺夢成心言吹可否是非方生方死無異乎衆竅怒號及乎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則虛以待物物亦無礙此忘而彼自化風濟竅虛之謂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則以不齊齊之恢恑憰怪道通爲一有不待齊而自齊矣若夫狙公賦芧喜怒所由生昭文鼓琴成虧所以著言有心有爲不足以化物何望於齊哉至於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可以言齊矣又慮或者以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此又散而不齊之兆也唯造乎未始有物注酌無窮以大覺而知大夢參萬歲而一成純所以際天下之物而齊之之道也罔兩問景不知即異而同南華夢蝶孰究非同非異蓋極論物我生死從容之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華之所謂物化即大易所謂神潛於恍惚見於日用而不可以知知識識由是悟萬物一形也萬形一化也萬化一神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孰爲物孰爲我夫是之謂大齊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養生主第一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郭象註生也有涯分有極也夫舉重攜輕力有所限好勝者雖絕膂未足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知之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銖之加雖負萬鈞忽然不覺重之在身雖應萬務泯然不覺事之在已此養生之主也若以有限之生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已困又為知以救之因養而傷真大殆也必須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盡能順中以為常則事事無不可養生非求過分全理盡年而已矣

呂惠卿註生隨形而有盡知逐物而無窮以生隨知則有殆而已已而繼之以知卒於殆而已矣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惡皆生於知其相去何若唯上不為仁義之操以近名下不為淫僻之行以近刑善惡兩遺而緣於不得已以為常是乃刳心去知而止乎不知之道也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何以加此

林疑獨註有形者陰陽不能續無形者歷數不能窮故以有涯之生隨無涯之知殆已夫真性裂而有善惡善惡立而有名刑為善不近於名斯天下之真善為惡不近於刑斯天下之真惡唯順性命之情而不損不加於萬物混同而無毀無譽則刑名之所不能及也天下所以有善名因不足者立所以有惡名因與之皆生或拉生趨義以要一時之名或貪生逐利以陷中道之夭皆所謂近名之善近刑之惡非順性命之情而去其已甚者也

陳詳道註善養生者內我以為主外物以

為賓不以有涯隨無涯斯免危殆從心而
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
不為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身
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緣督而
應不得已而起以是為常而不為已甚則
在我無怍於物在彼無害於我故可以保
身而養親全生而盡年也易曰善不積不
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則為善未
嘗不近名為惡未嘗不近刑而莊子言此
者蓋莊子所謂善非離道也志其奏內而
已所謂惡非犯義也特異於善而已乞了○
謂南榮趎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所謂惡
者如此則所謂善者可知矣
陳碧虛註壽夭者生之有涯博通者知之
無涯天與則深不可識人為則勞而多弊
故生理之主要在善養而乃貪名逐利不
知休息更增其偽以益其生卒至於危殆
而已夫自全之善理無近名謂守朴少變
漢陰丈人之徒是也自損之惡理無近刑
謂沈溺嗜好公孫朝穆之徒是也無為善

無為惡由正以為常者聖人之中道可以
保身全生養親盡年此所生之主也
趙虛齋註人從少至壯從壯至老從老至
死此生之有涯經綸萬事亘古今而常存
此知之無涯人惟昧於真知而終身役役
以為知殆矣生有盡而知亦盡其形化其
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處世間為善
則有無窮之譽為惡則有無窮之毀伯夷
死名盜跖死利雖所死不同殘生傷性均
也惡固不可為善亦不必為為則有心矣
但當緣督以為經督中也喜怒哀樂之未
發其感於物也一一出乎性之自然形諸外
者即此中也率性之謂道緣督為經之義
也奇經八脉中脉為督
林氏鬳齋口義云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
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危可
畏於危殆之中又用心思算自以為知終
於危殆而已為善無近名至可以盡年數
句正是養生家之學莊子所自受用者若
以為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若以為惡又

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爲常則可以保身全生養親盡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

褚氏管見云內篇始於逍遙遊盡性之學所以明道次以齊物論窮理之設所以應化又次以養生主至命之要所以脩身也故首論無以有涯隨無涯則生任其自生而無夭閼之患知役乎無知而歸混冥之極切身之害既除何危殆之有信能如是則因天下之善而善之因天下之惡而惡之雖爲非爲也又何有近名近刑之累哉夫人之處身應世有當爲之善惡至若聖賢任天下之重紀綱世道扶持生民於善惡尤有不得不爲者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戒以天下之愛惡行天下之賞罰若天地之運行春夏生成而不以爲恩秋冬肅殺而不以爲怨蓋天地無心寒暑自運物自生成物自肅殺時當然耳恩怨無與焉若羿之工乎中微而拙乎歲譽近名之善也能如飢兒之中人不然斯無近刑矣按此二句即道德經建德若偷之義諸解或引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爲證則是爲而近名刑也或引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則是不爲而不近名刑也語雖相類義實不同今經意蓋謂世人所謂善惡私而有迹特見其小者耳聖賢所謂善惡公而無畛爲於無心豈淺識所能窺哉若四凶之惡而舜除之桀紂之惡而湯武放之少正卯之惡而夫子誅之則聖賢所謂善惡較然見矣夫爲善惡而近名刑不爲善惡而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爲之而不近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爲善惡而聖賢之心常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故利害不能及而道德之所歸也督字訓中乃喜怒哀樂之未發非特善惡兩間

之中也苟於七情未發之時循之以爲常道則虛徹靈通有無莫係吾與太極同一混成又惡知身之可保生之可全親之可養年之可盡哉郭氏以中釋督而不明所以後得處處引證始爲盡人身背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復有壬脉爲之配乃命本所係非精於養生罕能究此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禮記深衣註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郭注曰手之所觸至乃中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既適牛理又合音節直寄道於技所好非技也所見無非牛未[illegible]未嘗見全牛但見其理閒也以[illegible]不用目而[illegible]理[illegible]也官知止神欲行[illegible]心而[illegible]理也依乎天理不[illegible]也[illegible]之處批之令離節[illegible]空竅[illegible]其固然乃不妄加遊刃於空處[illegible]九年而刃若新發硎要至交錯聚結之處視止行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纔解而無刀迹如聚土也遂躊躇拭刀而藏之刀以善用而全生亦以善養而全也

呂註物以有而礙道以虛而通人未始見道
則所見無非物既聞道則所見無非道神
遇不目視喻聞道者能以心契而不以知
知識識也目官知止神欲自行依乎天理
至大㲉乎是乃未嘗見全牛也天下無物
非道而無適不通亦若是而已矣所見無
非牛更刀傷生之譬十九年而刃若新發
硎不以傷其生之譬也其爲形也未始有
物不乃似其節之有閒乎其爲生也未始
有生不乃似其刃之無厚乎其於遊刃恢
有餘地不乃似其體道而遊萬物之閒乎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則人之所畏
不可不畏也怵然爲戒視止行遲以至善
刀而藏則愼終如始無敗事矣
疑獨註牛喻性命之理刀乃生之譬也順
性命之理而無爲則生不傷順牛體之理
而不用力則刀不折故手觸足履疾徐動
止之間因其自然順其常理是以中於五
音合於樂舞桑林湯樂經首堯樂皆者合
音與舞而言之庖丁自謂寄道之微妙於

技之粗末所好非技也始見無非牛以目
視也久則無全牛以神遇也今一於神遇
而不目視則筋骨之內皮膚之閒固已冥
會矣老子曰絶聖棄知官止之謂也易曰
不疾而速神行之謂也依乎自然之理大
郤則批而離之大竅則導而通之凡此皆
因其固然豈復强爲私巧哉若然則肯綮
微礙之處未嘗試經而況㲉戾大骨乎良
庖之與族庖雖歲月有遠近更刀有遲速
其於傷刀一也族言其衆良言其寡則庖
丁者言其獨斯爲神庖也蹤以無厚入有
閒所以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也族者骨
肉結聚之處見其難爲遲刀須當戒愼視
止行遲喻性命之精微養之爲尤難提刀
四顧躊躇滿志解牛至此無復解矣善刀
而藏則知至人以應爲不得已而復退藏
於密也
詳道註目視者見物不見理所見無非牛
也神遇者見理不見物未嘗見全牛也所
見無非理故以無厚入有閒而遊刃有餘

地矣養生之道豈異此哉處心以虛而不以實應物以順而不以逆於其易也遇之以適無異焉然而中音於其難也處之以慎無異怵然而為戒其成也視履考祥無異提刀而四顧其終也全而歸之無異善刀而藏也善解牛者所解雖多而刀不判善應物者所遇雖煩而生不傷也

碧虛註識明則達理技妙則中節庖丁素學養生之道假技以進耳始則見牛不見理後乃見理不見牛以神遇不目視治內者遺外也官知止神欲行視聽不以耳目也依乎天理自然冥會批御導窾遊刃於虛未嘗經肯綮之礙況大軱乎是以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也動刀甚微謋然已解牛不知其死也夫解牛者親其空卻之處遊刃舞蹈以全妙技養生者豈不能避患深隱保形不虧以全天真乎

李士表論云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莊子所謂解牛者離物實心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經刃是亦解於無解耳且以十九年則歷陰陽之數不為不久所解數千牛則應世故之變不為不多而刃若新發硎者蓋執迹則瞬息已遷探本則亘古不去一身已幻孰為可奏之刀萬物皆妄孰為可解之牛哉物我既忘能所斯泯故未嘗批而大卻自離未嘗導而大窾自釋奏刀騞然而無應物之勞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其終也善刀而藏之復歸於無用矣以道觀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視族庖解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視庖丁礙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遣虛而已矣以是道而遊乎萬物之表彼且惡乎礙哉

趙註庖丁解牛進退周旋合乎音節牛之經絡皆會於首屠者剌刃於首正中其會則百骸立解所以發文惠君之歎丁又自言其技之精蓋進乎道至於難處未嘗不戒謹恐懼心為之怵視為之戒行為之止動為之遲惟恐一毫之傷其刃所以十九

子217 077

年若新發硎他人則歲月之間不缺則折
此善養生者也
膚齋口義云奏刀進用其刀中音言合律
呂桑林經首皆樂名未嘗見全牛言牛身
可解處一目而見也神遇猶言心會也官
知止言耳目皆無所見聞而不言之神自
行依牛身自然之腠理背節空竅皆因然
者我但因而解之其用刀也未嘗經涉肯
綮一一間而況大瓠乎良庖族庖歲月更刀
之不同均不免於損今經十九年而刃若
新發硎言其無損也以無厚之刃入有間
之體遊刃於其間言無滯礙也喻世事皆
有自然之理但順而行之我心泰然物亦
不能傷也至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言人之
處世豈得皆爲順境或遇逆境之時多忙
亂失措然正當委曲順以處之不動其心
事過而化一似元無事時始爲養生得力
也
庖丁章敘述養生要旨最爲親切故特
其動作進止之度以應夫行住坐卧之

間未始須臾離也而盡筆之工曾不足
過盡天下事無小大有理存焉解牛而
得其理則目無全牛刃有游地養生而
得其理則身有餘適事無廢功奏刀中
音喻應物之合理釋刀而對喻忘生而
得理也有心乎應物則所見無非牛靡
遺而寘物未嘗見全牛也神遇不目視
則依乎自然以虛爲用而亦無所事事
知見矣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言與物
無忤者生無所傷養神有道者久而不
弊也然而每至於族見其難爲怵然爲
結目旋以治應酬世故事物繁紛之時
當加戒謹以底厥功定而從其所也世
人從事乎厚味侈服華居顯位聲色
游衆以爲養生者至而生人失經所以
養形者不足以存生是已而丁所好者
道則所見無非道故事物之間皆無滯
礙雖擾攘紛出莫能擾其有以嘗解
之不當避攘之端真是何也蓋能養其
生之主則生德內充自然外應形已忘

物無不適宜應已而後歸於無是謂善刀而藏安有用之之幹哉夫人應後世學養生者溺於沙寂無為無以酬酢世故廢人事而道可立其為道也鮮矣故寓道於技以立言而牛之解不解無庸辯再考每至於技似指技而見技處之難為故怵然為戒而終無難也李士表論意亦同此怵然為戒已下趙氏點句獨異說亦可通但未後刀甚微三字句不圓耳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郭註介者偏刖之名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獨指偏刖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全其足則知之所無奈何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心神內困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刖而已哉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有與為命則知獨者非我也夫適遥乎自得之場而養生之妙處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雉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自放於清曠之地也然不覺善之為善也

呂註右師蓋人貌而天者也介然獨立故公文軒見而疑其非人天之生是使獨也言所得於性命之理本如此若夫與物接而其貌有與者則人而已矣澤雉飲啄自如心與天遊而適其性命之謂也不蘄畜樊神王不善制乎人關而不得逍遥之也也樊中之養雖至於神王非其所善不如澤中飲啄之希而自得也

疑獨註天生斯人使之獨足而人之貌則有與也古養生不在形骸要在神王而已故澤雉自適雖飲啄之少而神不為樊中所累若足適所以累身而已夫養神在於適性故古人一瓢之窮簞食瓢飲以為至樂正明此理

詳道註介者不與物通獨而無與右師蓋

其所受乎天者如此而與人之貌有與苟異故公文軒曰云云雉之爲物資養於澤而憂畜於樊其養於澤也神可謂王矣其憂於樊中雖王不善也蓋處世而與物遊者未嘗無所防離人而入於天者未嘗不自適右師寫於人則神王而善可知矣雉神王而不善則驚於人可知矣

碧虛註作善不免天也爲惡近刑人也有與猶相與令介獨者是雉粥於天雖犯法令蓋稟受愚昧亦非人也人之儀形全美相與而行同難全幾而忘己能也久矣夫不知世事感變之所起事至則惑其所由然惑則外物害之矣其害也知其所由然則委之自爾而內無驚怛所以免乎重傷也

趙註右師睺眇也介相師者也人莫不有目而我獨無是天使我獨非人所能爲因引雉以自解雉在澤中十步方一啄百步方一飲不能忘機者以目有所見懼物之害已也處患如此豈料其身樊籠爲人所畜是兩目之明不足恃故曰神雖王不善也神寓於目精采發見謂之王言恃目防患而不得免不若無目者之一委於天也

鬳齋口云右師已刖之人爲右師之官介獨也刖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如此邪刖則分明是人却曰天之生是使獨者言人之形貌皆兩足相並而行此則獨異便是天使非人也蓋謂世間有餘不足雖是人爲皆由造物人處患難當安之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言得食之難若受蓄籠中則飲啄皆足而爲雉者不願蓋籠中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王而終不樂故曰不善也

介一音兀斷足也崔氏本作跀據前諸解並說不同亦各有意義詳定從本音以偏刖釋之爲當有與說亦未明今擬以與訓類說之蓋右師之介雖舊於人亦其天分使之獨足而其貌則與人同類耳況稟形最靈復有以充其內豈可以外虧一足而自棄其全美哉是故一一

安於命而歸之天知所當全者在乎德性德者與生俱生性則爲生之主不離於斯二者是謂得其養矣形之殘兀何加損焉欲人安於患難而順其性命之情則吾有尊足者存所養非形骸也故後文澤雉之喻以全性爲樂畜樊爲憂再詳經旨謂澤雉飲啄雖艱而不願就養若受畜樊中則雖飲啄有餘而飛行失所形雖王不善也諸本多作神使其神王豈得謂之不善哉況受縶樊中然神王之理傳寫之誤失於訂正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

內篇養……

武林……伯秀學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郭註秦失見人弔亦弔人號亦號弟子怪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然至人無情與衆號耳老者如哭子少者如哭母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往致此甚愛也夫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處物太深不止於當遁天者也馳鶩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性情已困庸非刑哉適來時自生適去理當死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

寘然與造化爲一哀樂無所措其閒以有
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爲薪猶前薪
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不滅心
得納養之中故命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
之所以生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係人之
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
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命
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
哉
呂註弔之爲禮哭死而弔生三號則哭死
爲不哀無言而出則弔生爲不足此弟子
所以疑其爲非友弔焉若此爲不可也始
吾以爲其人意從老聃者皆得聃之道今
見其老者少者受慕而哭泣之不能安時
處順所以知非其人也蓋必有不蘄言而
言不蘄哭而哭者內外相成此所以會之
也人之所受於天其性命之情未始有物
而爲之哀樂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無適
非天而欲遁之不免於刑而已矣知其適
來而安之適去而順之古者謂是帝之縣

解以其未嘗有死也火之所託者薪而火
非薪其爲薪也雖窮於指而火傳不知其
盡何則火之在此薪猶彼薪也其傳豈有
盡哉火以喻生薪以喻形達此則知生之
所以爲生者未嘗有死也何哀樂之能入
哉
疑獨註至人本無情老聃死而秦失弔焉
者若死而有往如哀秀然且非主本無
情安能使天下兼忘哉然聃之所以爲有
情者特未定也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
秦失弔之弔其生人三號而出傷其死也
弟子怪其止於三號非與老子爲友也答
以三號爲可矣始也吾以爲其人故人弔
亦弔人號亦號而今見其遁天倍情忘其
所受之爲非也夫形骸如贅疣生死如夜
旦安知生人之非死鬼死鬼之非生人何
乃切切然以生死哀樂於胸中爲哉夫大
塊吐精噓氣糊而成物回莫知其所自來
雖天地陰陽不得而亡父母而世之聽者
乃執子母之愛而[illegible]之又況[illegible]

親如己之子母者乎蓋所以相會人合而致此甚哀故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此方內之事秦失以爲遁逃自然倍益衆情忘吾所受於造化者之本無也天刑卽命遁於命則累於刑而憂患生矣以適來爲時適去爲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有生爲縣無生爲解也致命之極則吾之有生長於上古而不老如指窮於爲薪火傳不知其盡也

劉槩註薪火之論以譬神舍於形而屢移者也古之至人所以戲營魄而視形骸爲逆旅者以此況肯徇形而喪其形者乎

趙註秦失哭老子而不哀弟子疑問之乃告以所見說者於此以爲失不滿於老子謂不合使人哀慕如是之切殊失本意蓋老子平日和光同塵不與物迕人自愛之故不蘄人言而言不蘄人哭而哭其死也逃乎造化背乎世情忘其所受於天者至此則天亦無如之何故曰遁天之刑適來不以爲樂適去不以爲哀所謂安時處順也縣者大患有身解者吾本而後知免也帝之縣解謂造物者勞我以生息我以死也指窮於爲新薪盡則火息而所以不息者常存故曰火傳不知其盡

鬳齋云秦失老子之友也三號而出言其不用情故弟子疑而有問失謂始吾以老子爲非常人今見其弟子之哭若老若少如此過哀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有以感會其心不期然而然也夫天之所受本無物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天理背棄情實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人之生也適然而來死也適然而去當隨其時而順之不足以爲哀樂知此理則天亦不能以死生係着我矣故曰帝之縣解爲薪火傳生死之喻以薪熾火指其薪以觀之則薪有盡時而世間之火古今不絕講理到此却以三句譬喻結末眞奇筆也

按前諸解指字多以手指釋之蓋以爲訓前則指在其中矣竊詳經意指應同

旨稱云理也理盡於爲新故火傳不知其盡義甚顯明知此遊篇周遍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可證夫一家之薪有盡而天下之火無盡薪爲薪者有以傳之一人之身有盡而身中之神無盡善養生者有以存之火之在彼新猶此薪也而焰焰不同神之託彼身猶今身也而息息各異焰不同所以有然有滅息各異所以有死有生然而天下之火未嘗盡神未嘗滅者有人以主之耳至若鑑日擊石鑽木戛竹皆可以得火火性過天地間非人無以致之神之運化也亦然去是薪火何麗亡是形神何託由是知傳火在乎得薪託神在乎得形所以成至人之妙用相天地之全功也華琴以緒養生主一篇之義深有得哉達養形之理者勿傷得養神之道者無爲形者生之所託神則爲生之主虛無之道是所以養其神者也世人徒知養生而不知養其生之主養命至而生亡

失故真人譁以無以有涯隨無涯庶乎養生之旨矣夫以道存懷者無心於善惡以虛待物者何有乎名刑順中而不失其常保身盡年之理有在於是解牛喻應物刀以喻生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則剸繁治劇不知其幾而吾之精明者愈久而不弊是爲生之主人當善養者唯其善養於平日所以得濟於斯時以不用而成大用也至於善刀而藏則應物餘暇斂知歸光物逐其適事盡其理而吾之利用未嘗或虧古之大隱居鄽接物而常應常靜得此道故也是以學道之要虛靜爲先非虛無以全神非靜無以復命性全命復養生之能事畢矣如鏡當心有鑑無逆事物於我何加焉凡人逐物喪真攖事拂理得失交患滿心戚戚生能無損乎所以澤雉不願畜樊見於後喻老聃大聖南華所師猶云死者示人安時處順守常得終而遯形飛化之妙非世所測聖人之死曰神

是也秦失弔之而三號已爲方外剥法然弟子猶不能無疑遂告以去來適然安之勿拒是謂帝之縣解造物不得以係之矣盡爲薪之理者火傳無窮盡吾形之理者神全不喪有形終於有盡在我不得不養假幻以修真亦相資之理特不必如張毅無足之過養耳是以牟貴乎全而歸之形得全歸則神無謬適出有入無何往而非正伏羲得之而襲氣母黃帝得之而登雲天傅説得之騎箕尾而比列星太上云死而不亡者壽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人間世第一

顔子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悦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而目將熒之而

色將平之口將熒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
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
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
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
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技
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
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
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
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
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
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
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
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
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
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
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
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
天爲徒外曲者與人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
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

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
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
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
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
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
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郭註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舉國而輸之死
地視若草芥民無依歸故顏回欲往救之
仲尼言回之道不足以救彼如盲醫守愚
適足致疑不能一愈也有其具然後可接
物苟役思以犯難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
也德所以流蕩知所以揭出者矜名爭善
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名知名起
則相軋知用則爭與必遺名知而後行可
盡也今回之德信彼所未達雖欲經以仁
義彼將謂欲毀人以自成必反菑之苟悅
賢惡愚閑義而服便爲明君苟明則不無
賢臣汝往亦不足奇且必有害汝雖寂然
不言言則彼必乘君人之勢以角捷飾非

使汝曰敢色平白故不暇乃釋已以從彼非唯不能救更成彼之惡昔龍逢比干居下而任上之憂故其君擠之夫暴君非徒求惡其欲仍復求名但求非其道耳惜名貪欲之君雖堯禹不能化而不免攻之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邪回曰正其形虛其心言遜而不二則可乎曰惡惡可衛君亢陽之性充內揚外人以爭感己凌挫以求逞其後心將執而不化府誑可乎回又更說三條內直者與天為徒外內者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與古為徒仲尼謂以為未可為其政與事不實也雖未弘大亦可免罪然於化則未以其挾三術以往未能感心故也

呂註年壯故輕用其國行獨故輕用民死死者以國國事死也則報之宜湛學汪誠而量乎澤至於若蕉也胥之甚民之所以無如也顏回欲盡己仲道夫子不許惡雖多之為擾而不救也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則無適不可今回存諸己者未定何暇

至於暴人之所行德蕩知出乎爭之器也且德厚信矼足以達人氣而使不至於鄙信名分不爭足以達人心而使不至於已[illegible]而後可與有言也今回未及此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開導於暴人之前者有其美而人惡之也彼好名而已軋之以名彼好知而已出之以知使之由乎以罪是召之也觀其所出知其所反則回之往殆為菑耳苟人君悅賢惡不肖則與俗同矣汝急用求異哉汝與之言彼必[illegible]必乘人而鬭其捷而氣色[illegible]而目熒以成求解免而從之不暇是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則順始無窮矣彼不以仁厚聞我而與之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昔龍逢比干修身拊民順於民故其君擠之亦好名而已堯禹[illegible]不能化以至於滅之是名實者聖人不能勝而況若乎而虛非至虛也勉而一非至一也驕滿於中發見於外抑人所感求快其心[illegible]不成況大德乎以之格其君不過外合內

不嘗而已又何足以化彼夫以已之言而
蘄人之善不善以已賤而人貴故也自述
觀之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何分別於
其間與天與人與古爲徒曰謂以三者趣
變庶乎其可然以此應物非得一而無心
此所以爲太多也外則寓直於古則是政
人以法不以人而易其所知是不諜也諜
者窺覘人意而得之則固矣雖亦無罪惡
可以及化以其師心而未能無心故也
疑獨註年壯者其氣剛行獨者其德孤此
所以輕用其國民死若蕉也賢者之於國
猶賢之治病治國本治賢者無所施則去
之亂國不治賢者負其術以就之有疾者
多往醫門有國者多求賢士願以所聞於
夫子之言思其法則而行之庶幾衛國有
瘳乎仲尼以其術淺不足往化聖人抱一
爲天下式則夫雜多者宜其憂而不救先
存諸已則在人者不言而喻存諸已者未
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而行其道哉夫德
因有名而後蕩知因有爭而後出二者凶

器不可以盡行於世也養氣至於充然後
能達人之氣養心至於靜然後能達人之
心未能如是徒以繩墨之言行法於暴人
之前彼必惡有其美而害之矣且衛君苟
悅賢惡不肖惡用求汝以取異於彼耶汝
唯無言則已若其有言彼必乘君人之勢
以角其捷辯汝必容色形見於外心亦順
之於內順其始而後無窮也汝苟不信吾
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昔龍逢比干脩
身以拊人之民其君因以陷之此好名之
過也叢枝胥敖有扈三國相攻以求名實
堯禹猶不能化與兵伐之使國虛身戮而
後止由是知求名實者皆不能自免也顏
子又告以端虛勉一夫子言衛君以陽爲
充案人所感小德無成況大德乎回又陳
三條與人與天與古爲徒庶可免經世之
患夫子復不許太多政法而不諜諜私察
亦間諜之意雖固亦無罪言猶有內外古
今之論所以不免世患若以命物之化者
言之又豈有天人與古之異哉唯無心者

然後能與於此
詳道註至人之於天下未嘗有慝而足以悅有思者之心未嘗有爲而足以研有爲者之慮是何邪感而後應迫而後動豈輕弊然以天下爲事哉顏子知有思有爲以經世而不知無思無爲以應物將欲救衞君威虐之過拯民於無知之中仲尼所以譏其雜擾也至人先存諸己抱一也後存諸人爲天下式也存諸已者未定則雜擾人之所行則擾大德者名之實名勝則德蕩知者爭之器爭興則知出德存信在內也未達人氣名聞不爭外也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是炫淺言深適致其惡也自恃賢惡不肯至必死於暴人之前言知之爲患自桀殺關龍逢至聖人之所不能勝言名之爲患也端虛勉一以陽爲充者也以陽爲充則實自有回也回之始也欲尚知以濟世患知其不可則欲攝知以歸虛一既又知其不可欲通虛一以歸於三術故與天爲徒則推已直前不斷人之善否與人爲徒則爲人所爲而不犯人之所疵與古爲徒則陳古刺今而不爲人所病端虛勉一固執而已不足以言德謂不化者不知通變也三術則謀多而已不足以言政所謂未及化者安能化人也
碧虛註輕用其國因不重己輕用民死又不重人死者莫知其數故以國量蕉者皆屍之草衞君雖有德澤如蕉之不實民無所往矣因謂醫門多疾願思所以救之道不欲雜多則惑也先存諸已立其本也其本未立安能化人喪德者名也役知者爭也人不能知者大名也人不與爭者大知也不知不爭所以盡行也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是以人惡有其美若殆爲人菑夫若乃尊賢遠佞是爲明哲安用更求異邪彼將乘勢角其捷辯則汝目熒以驚外色平以忍內口成而依違容形而失措心成則無守而順始無窮終於不逆也若殆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遂舉龍逢比干以證無道則逆順之事彰
有道則逆順之理忘昔堯禹之於三國尚
不能化必攻以滅之而回欲空言以化衛
君非徒無益也端則未虛勉則不一驕盈
於外人所不違性不可倖其可以虛一而
化諸顏子又陳與天與人與古為徒或可
以免患而夫子不許以其猶師成心而未
能體實大道故也
趙註死者以國量乎澤猶尸平澤以澤為
量也若蕉刈民如草菅也顏回欲往救之
夫子歎以汝往必遭刑罰況人而發其人
合必多為之說期人必從是為雜矣雜則
而至於憂自救之不暇安能救人汝得中
所守尚未定暴人之所豈可輕往夫名之
則德蕩名起則知生諫言行則德歸於君
善歸於臣故名相軋而知起爭非所以盡
行也汝雖德厚信矼而心氣未達乃揚己
之直以招人之過人必疾之此之謂菑人
必反受其菑也彼若有悅賢惡不肖之心
將求汝不暇何待汝往彼不言則已苟有

[illegible]六 十五

言焉彼將強辯以求勝當此之時汝目眩
而不敢視色和而不敢抗汝之口自解不
暇汝之容必且而從汝之心必且成其所
欲為如是則不惟無補抑又甚焉順演其
意方將其不我知也昔者比干忠諫被殺
是不與其名也叢枝胥敖有扈用兵交爭
爰是皆以為是不與其實也名實者聖人
且不能勝汝乃欲王暴君乎汝欲往必有
道試以語我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夫子以為
不可衛君驕矜肆欲朝夕以善言漸漬猶
且不入況遽欲正之彼既執而不化汝將
外與之合而內不敢訾斯尤不可矣顏子
又更辭以告與天與人與古為徒夫子謂
衛君政法所失甚多安可以古為比彼雖
不改亦不汝罪然技止此耳胡可以及化
彼之所為與自是其心者同豈復師古哉
為齋云嘗聞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莊
子反其說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者謂如
人能醫必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
已治之國又何用我欲以所聞於夫子者

告衛君庶乎其國可安也夫子以為不可往自難至憂之其白昔何能救人當先存其在巳者纔有求名之心則日然之德巳蕩私知用而爭競起矣名知者天下之凶事不可以盡行故雖德厚信矼未達人之性氣而強以仁義法度之言陳術於惡人之前菑將及汝矣汝既不召而自往彼以王公之貴將乘汝言語爭以求勝女為其所困則日以眩然屈服其色以求平於彼口則營救解說形必卑跽曲拳用心以成順之順此而往其惡無窮也昔者桀殺比干以忠見殺好名之過也堯禹之伐二國亦彼未名自利之人堯禹且不能堪而況汝欲求名諫衛君乎顏子謂吾將端虛勉一庶可往化夫子以為甚不可衛君陽氣充滿汝欲以言感之彼將不服汝心以快其意汝將執而不回則外以為應求合內守勉而一者詎自以為可乎顏子又設三條庶可以說衛君夫子復不許謂汝所言政法太多終不安諜能此三者固亦無罪然

止於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蓋汝三說皆是師其有為之心纔容心便有迹非自然之道也

諸解大意詳悉茲不復贅字義或有遺論借附編末云按澤若蕉兩難釋或以澤絶句則下二字為句未闡澤字說有二義蕉亦解者不一音義皆註以澤為野蕉同樵其爺却通死者以國量猶史栽谷量牛馬之義言其其多不可數也民死既衆則叢聚草木不得遂其生澤中如見樵刈其國政可知矣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術字諸本一同獨碧虛照江南古藏本作衒下文又照崔氏本作衒有其美有實也以貫上文術字之義於經旨終有未安考之史記樂書誠揖樂之文能術又曰術者之明術通作述存古可也此章暴人凡三諸解例以凶暴立說審詳前二處宜作表暴解謂表暴人之所行術暴於人之前詳察頗暢上下

文亦通末句正指凶暴之人謂蒯聵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　達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人間世第二

顔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皡天不宜顔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顔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絶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

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郭象註有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若一志謂去異端而任獨遺耳目忘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未使心齋故有其身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放心於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使物自若無門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也不得已者理之必然體至一之宅會必然之符理盡於斯矣夫欲不行則易行不踐地不可得也無爲則易爲不偽不可得也視聽所得者粗故易欺自然之報細故難偽也矣眞少者不全亦少失其多者不全其多失得之報各當其分而欲違天爲偽不亦難乎有翼有知之喻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生吉祥之所集也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以應坐之日而馳騖不息外敵未至而內已困矣豈能化物哉使耳目閑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昧之責而況人間之累乎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適者故世之所謂知見豈欲知而知欲見而見哉世人因欲爲知以知爲見以見心神馳於內耳目喪於外故處身不適與物不冥矣

呂註仲尼謂顔回凡事有爲而爲之未有易而無難者心齋者無思無爲而復乎無心也非一志不足以告此虛聽以耳而以心則聽無聞矣無聽以心而以氣則心無知矣聽無聞而止於耳心無知而止於符虛以待物唯氣而已唯道集虛此所以復乎無心也人之於其心未有得其所爲使者所以不能無我故回之未得使實自有其身得使之也則能無我矣無成其名忘其虛也入遊其樊則其心之出有物採之入則鳴不入則止金石有聲不考不鳴也方其止也無門可由而摩動不能入無毒可施而衆邪不能病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而動以此涉人間世亦幾矣夫子又告以
絕迹易無行地難欲無行地則莫若絕迹
欲免物累則莫若忘身忘身不去不免於
偽而已人則有知而有所不知故爲人使
易以偽天則無知而無所不知故爲天使
難以偽存吾心之所以事天爲天使者也
其可容偽邪人之有知者以知爲翼拔其
翼則止而不飛矣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則
吉事有祥止於所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
馳此吉凶悔吝之所以生乎動也夫止止
者耳如目目如耳心凝形釋骨肉都融耳
目內通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於人
乎此萬物之化古聖之所行終者也
疑揭[illegible]實無心[illegible]心猶存有則其爲[illegible]
也難矣以齋爲易而忽之者皞天不宜聽
之以耳止聽也[illegible]之以心又聽也聽之以
氣無聽也[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又[illegible]以神
將以盡性無[illegible]以虛[illegible]止於
耳不若於心有分別待[illegible]而有合[illegible]
至於氣則無所役聽虛以待物[illegible]已道兩

此而集心齋之妙用也列子云體合於心
心合於氣氣合於神與此義同顏子既悟
乃曰回未得仲尼使之心齋實自有回既
得使心齋之後未始有回則無我矣夫子
又語以汝雖已至虛若入於有爲之地當
不動心於名可也心如管籥虛以待氣氣
入則鳴不入則止何容容心於其間哉任
萬物之出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治無
毒者也抱一自居不得已而後起以應物
爲其理於物而不自有則盡[illegible]性命之
理而有爲者其爲莫非天也爲人使易以
偽爲天使則[illegible]也[illegible]知知以喻
顏子必有至虛之[illegible]方能化物[illegible]彼前境
了然空虛以喻心也生白則[illegible]集之謂[illegible]
舍神定則吉祥來止不能止者形坐而神
馳矣夫[illegible]究者耳目非[illegible]在外心[illegible]非[illegible]
在內故雖有[illegible]有[illegible]而[illegible]鬼神
將來舍而況於人乎
詳述[illegible]而[illegible]昔古人[illegible]有思必齋
有爲必戒故欲[illegible]明其[illegible]心[illegible]此

仲尼所以告顏回也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止於耳則極於耳之所聞心止於符則極於心之所合而已聽之以氣則無乎不在廣大流通所以用形而非用於形所以待物而非待於物虛而無礙應而不藏故一志所以全氣全氣所以致虛致虛所以集道此心齋之義也回之未得使得以大患有身得使之也未始有回則無其身矣故能入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擺有為以歸無為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推無為以寄有為也天不行地則易行不踐地則難無為則易涉世不涉世則難為人之所為人使也故易以偽為天之所為天使也故難以偽爲非翼無以飛人非知無以知室非虛無以生白吉祥所由而止止哉夫苟不止則雖拱默山林亦坐馳也夫耳目內通則無聞無見外於心知則無思無知如此則虛極靜篤鬼神來舍況於人乎此所以伸萬物之化而不化於物古聖

之所服行終身者也

釋虛謹齋記之學道之心[illegible]本也無聽以耳而以心遺照觀妙也無聽以心而以氣[illegible]一太漢也初學到此[illegible]其[illegible]如門而在乎聽止於耳[illegible]何則內[illegible]不逆外塵不入心止於符[illegible]凝合則[illegible]府湛然心君寂[illegible]是故沖氣洞虛本[illegible]所行然無待之虛[illegible]物[illegible]所以交來也[illegible]不生於荊棘之地此理[illegible]者知之行使者心[illegible]用實[illegible]回也未[illegible]虛心未始有回虛亦忘矣[illegible]入[illegible]之所於物不動不於者[illegible]入[illegible][illegible]二者一宅寓於不得已寄功舉林也止步從迹則易行不踐地則難偽人使易偽自往難欺有道斯可以御天有道斯可以[illegible]變也室虛則陽明生心定則天光發身坐開堂內懷好惡是猶馬伏櫪驟意千里矣夫不逆六鑿於外則反收靈光於內人

間事物無緣染汙也
趙註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寂然不動也氣
虛以待物感而遂通也唯道集虛虛則衆
理之所會此之謂心齋顏子豁然而悟曰
不能運動如意者有我也能運動如意者
無我也夫子歎其盡善又告之曰汝能入
其國中而不爲名所動合則言不合則止
無門者我無隙之可乘無毒者彼不以我
爲害一處之以不得已則庶幾焉絶迹易
無行地難亦寓於不得已之意爲人使則
○有心故易以僞爲天使則任理故難以僞
以無翼飛無知知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也闋者虛空之性虛室生白泰宇發光也
吉祥止止禍亦不至福亦不來也若有徼
福之心是謂坐馳矣夫徇耳目內通其中
明也外於心知其中虛也如是則將與鬼
神爲徒人其有不信者乎
鬳齋云汝有其伎倆而欲爲之纔萌此心
則天意亦不樂矣先令一志欲其不雜也
聽以耳則猶在外聽以心則猶有我聽以

氣則無物矣聽止於耳則不入於心心止
於符則與物相合便是物我對立虛者道
之所在唯道集虛只此虛字便是心齋也
顏子謂未得教誨之時猶自有我既得教
誨之後未始有我忘我則虛矣夫子又告
以人世如樊籠汝能入遊其中而不爲名
所感動入則鳴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不
入則止不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也無方所
則無門無臭味則無毒此皆無心無迹之
喻以混一爲吾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則
於人間世之道盡矣絶迹不行則易行地
無迹則難爲人欲所役則易至於欺僞唯
眞心而聽造物所使則無所容僞矣無翼
而飛便是不行而至所謂神也以喻下句
有知爲知人之常也唯知其所不知則爲
無知之知斯造道之妙視彼室中空處必
有光入以彼闋者喻我虛中生明即此虛
明之地便是吉祥所止下止字是虛處止
則虛虛則明纔容心而不能自止則身坐
而神馳矣夫耳目所聞見皆內通於心我

無容心則耳目雖通於內若無所聞見也
心虛則鬼神來舍豈有人而不能感化乎
夫涉人間世者不能無憂患故是篇首
以孔顏問答歷述恭君為行而酌其往
化之方顏子以虛一進其本識亦正矣
然出於端勉未能無心則彼由中之機
安保其不妄發顏子又思三術自全仲
尼猶以為太多政法而不諜胡可以及
化以心未能忘故也顏子至此無以進
由是知夫子化人直造懸崖撒手心路
斷絕之地始可進向上一步使齋肅形
神而後告之自明而誠之謂也諜字以
間諜釋之不通膚齋訓安為近按聽止
於耳心止於符及氣也者重舉以釋上
文解者或分析立說義不貫通今據其
大意以求印正云聽之以耳止於聞道
而未能盡行聽之以心止於契道而未
能盡忘至於聽之以氣則無所不聞無
所不契彷徨周浹混合大虛大虛何處
無之故待物盡善而物亦不能逃也耳

之所實者心心之所符者氣氣之靜極
無為虛以待物孟子所謂浩然充塞者
也觀夫注焉不滿酌焉不竭與人而愈
有常應而常靜者則亦何待不待之有
哉通天下一氣人物太虛之所同稟也
唯虛與氣非即非離互顯體用是以無
往而不通道則非虛非氣能虛能氣所
以化天下之剛御天下之實待物於無
待善應而不窮者也心齋之妙亦虛而
已故能靜鎮百為明燭萬有如鑑開匣
如衡在懸天下之重輕妍醜莫逃而無
恩怨予奪之累以是而處人間世特遊
戲耳顏子豁然而悟曰未得心齋之用
實自有回既得心齋之用未始有回則
受化之速可知矣夫子常謂其終日不
違如愚此未始有回之實驗也顏子將
之衛而夫子告以此者蓋平日心傳內
學皆性命之精微具以治身者也今將
出而有為翊扶治道故詳及於君臣交
際世故酬酢之間使之形氣交和中虛

外順上以造心齋之妙用下以顯叉化之真機聖人所以與天為徒而不涉人間世之患者以此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常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郭註事無小大少有不言以成為懽者以成為歡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使事成而人患去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成敗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唯有德者能之令爨夫對火而不思涼明所饌之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也事未成則恐其不成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刑網羅於外也仲尼告以命義大戒自然結固不可解者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則無哀樂何易施之有故寘然以所遇為命而不施心於其間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

況君親乎事有必至理固常通當任所遇直前耳若信道不篤怵惡存懷謀生慮死未見其成事也夫喜怒之言常過其實傳之者宜兩不失中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則傳者獲罪故不傳臨時之過言必傳其常情而要其誠致斯近於全也

呂註外物不可必而事無小大以成爲歉是必之也若成若不成而有人道陰陽之患是多兵也唯有德者則能無我無我則無必無必則無患矣今使未行而其憂至於內熱則未至乎事之情而有陰陽之患不能忘身之甚也故仲尼告以愛親命也事君義也不可解於心事親不擇地之夷險事君不擇事之難易而一皆安之所以爲忠孝之盛則事其心者哀樂之來豈易施乎前哉哀樂易施乎前是有所擇而不能安能事其心則以之事親事君未有不安者誠能無所擇而安則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乎

疑獨註凡欲立事者莫不樂成而憂毀故若成若不成舉不免乎患能遂斯患其唯有德者乎子高自陳吾食粗而不精故其爨也用火不久而不思涼今朝受命而夕飲冰內熱可知矣未至於行事之情而陰陽人道之患皆不可免爲人臣者不足當之宜有以語我仲尼告以臣子大戒命在天而義在人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無適而非君也心者人之真君能求之於己而事之則亦不知有君親任其自然而忘哀樂之變事有不可奈何者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哉仲尼又告以爲使傳言之道凡與人交近則可以責其實故相靡以信遠則不可失其傳故忠之以言然兩家喜怒之言傳之最難而溢美溢惡則類乎妄信之也莫則傳言者殃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庶乎全矣

碧虛註變無欲清明所饌淡泊內熱飲冰蓋憂煩所致欲免陰陽人道之患所以請教於仲尼仲尼告以父子天合曰命君臣

道合曰義且造化之下皆係君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曰大戒故不擇事地而安之擇之則非忠孝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唯信道任命而已矣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舜之陶漁禹之治水唯盡節忘身安乎命義可也相靡以信忠之以言皆迹也觀迹可以知其本傳言猶厥迹貴乎適中過與不及皆差矣差則傳言者殃盖失常則虧也

趙註闕事不成則屈辱隨之人道之患也闕事若成喜懼交集陰陽之患也吾所食粗糲㸑無欲清可謂節約矣初無內熱之病而胷中已如焚是不待事之成不成而二患集於吾身夫子何以救我遂告以命義大戒以事親喻事君既委質爲臣豈恤其身哉又教以爲使之道主乎忠信莫愁之際謹於傳言庶乎全矣

鬳齋云爲國謀事不成必有刑責爲人道之患若勞心計較成事憂思致疾爲陰陽之患今我自受命以來食不知味胷中焦勞未曾實理會事已成此病萬一不成又有刑責是兩受患夫子何以教我仲尼告以二大戒戒猶法也命得於天事親與生俱生故不可解於心義則人所當爲事君第一件事事親盡孝則東西南北唯命之從豈擇地而安心主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不變易羞事有難易既出君命則是所當爲天命一同無可奈何安之而已爲人臣子不幸而遇其難但行其事之實豈復顧其身哉

子高將使齊以平日聞諸夫子者皆法夫子且自述其奉命憂懼冰炭交戰之意冀有以發藥之夫子告以命義二戒忠孝大節事親不可解於心事君無逃於天地事心哀樂無所施人世無身之要亦槩見乎此然心爲天君萬化所出人能事心盡道則於君親可知矣不可奈何而安之則平居暇日可知矣任道篤而自知明何死生之忧悲哉此所以訓天下之爲人臣子者於其所難發而

安之忠孝之至立身之盡也繼又陳奉使傳言之難而誨以幾全之道庶使君無失德臣無辱命此又下告顏子者一等矣唯顏子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齋之論而造坐忘之極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之以謹傳命全臣節而已有以見聖人因才施教循循而善誘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

武林進士褚伯秀學

人間世第三

且以巧鬭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郭註始陽卒陰欲勝情至潛興害彼而不復循理也始治卒亂旅酬有次湛湎淫泆而無所不至也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理夫言者風波行之則實喪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忿怒之作常由

巧言過實偏辭失當譬蹴獸窮地意忘情盡氣息不理茀然暴怒俱生疵疵以對之尅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又安能知禍福之所諳邪遷令勸成事之危殆矣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彼之所惡而勸強成之則悔改尋至且大寄物以爲意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斯接物之至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爲爲齊作意於其間哉直爲致命最易而以喜怒施心故難也

呂註人心善淵而靜則言者所以爲風波而易動止則居實而安則行者所以爲實喪而易危然於易動易危之際不可不慎夫事其心忘其身則無陰陽之患無遷令無勸成則無人道之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是乘物以遊心也有爲也緣於不得已託不得已以養中也今使於齊莫若爲致命而已致命則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而事之情得矣夫何作爲以報哉唯致命盡情此爲難而已矣

疑獨註以巧鬬力者始於喜卒於怒以禮飲酒者始於治卒於亂奇巧謂詐僞亦樂謂異歡始於信亦卒於鄙野始也簡其終必大此亦人事之常心以喻水言則風波德實也行華也無行則德不虧尋華則實不喪心已歡故易以動德已失故易以危夫忿怒之施因巧言不實偏辭失理猶迫獸窮地鳴不擇音氣息茀然疵癘並生此喻事其心者當放之無爲之地若引之憂患之途與迫獸窮地無以異矣尅者責人太切核者迫人太甚不肖之心宜然應之而不自知也爲使者遷改其令勸助其成皆危殆之事美成在久仁在歲熟是也彼所惡者勸強成之則改悔尋至可不慎然乘萬物以遊心託至理以養中理所當爲者不得已也緣於以爲經即不得已以養中之義斯爲至矣又何必強有作爲以報人君之德莫如爲致命而不辱此其所以難也

碧虛註巧變則必爭欲變則必亂風之

言易動實喪之行難安遇厄窮地則與層
出責人太深則和氣喪理自兩耳莫知所
以然也遷法令者不遷明自成者不勸美
成在久大器晚成也惡成不及改將吞么
與也乘物遊心則任物託不得已則虛已
作為以報則偽矣自忘則易欲致君命所
以為難非難非易唯有道者能之
趙註始陽卒陰始治卒亂此理之必然木
遇風而波作獸將死而咆哮亦勢所必至
一言之發激怒於人非風波乎人既激矣
將行其怒非實喪乎遷令勸成是謂過度
從而益之事必危矣美成者因喜而得成
猶貴在乎久惡成者本無成意而強之使
成必不久也心當於物一當於不得已而
心不為之動養中之道無加於此何必過
料其難成而作為報也莫若致命盡情此
其難者
鬳齋云陽喜也陰惡也戲劇太甚則有過
用奇巧者招飲以禮也治初筵秩秩時也
亂哉號載呶時也飲酒過當故樂多異常

或成爭競諒信也鄙詐也人世相涉言語
則風波之所由起行有名迹則喪實矣忿
怒之設由於巧言偏辭如獸死之時音又
何擇氣息茀怒狠戾並生是為剋核故不
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到此就奉使
上結無遷令即傳其常情也無勸成殆其
自然也纔起過當之念便是求益謀事必
危矣成在久言人之相與盡善非一日可
成一事不相順有轉步使成惡者是不及
改也若乘物以遊心於自然托不得已以
養其中正此為至矣何以有作為而後
反命哉但當真實致其君命不必過為
之成否也
出世間法即世間法能處世間而無累
是為出世間矣才論者使學命之難卻
泛說世事感召勢之必至而莫知所以
然使求其理而已風波實喪之語誠可
切當剋核太至核時勃然不辭尤唯
疑獨分為二字釋之今擬從核字本義
為之說云核者木果生意所寓仁在其

中先賢嘗取以喻仁愛之意今謂魁削其核則傷其仁而生意盡魁削其行則傷其義而交道絶故不肖之心不期應而應之肖類也仁心錫類一視同慈仁苟不存則其心不類何惡弗爲盍由有以召之其機不可不謹文中子周公篇好奇尚怪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語本乎此美成惡成對待立義諸解或以惡音去聲今從本音解云美善之成至難必積久以化之過惡之成至易雖欲改而不及矣上句戒其無遷易國家之號令下句戒其無勸成齊侯之驕志也乘物以遊心因理而行不逆施成否也不得已以養中理極而止不失乎中道也如此亦足矣何必作爲以報其君哉莫若爲致命言但聽其死生禍福則庶此亦何難之有夫子始告以命義大戒終亦歸於本意翹此一段曲盡物情輒溜南華伏睨物表而略於世故邪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蚉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郭註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己縱其

無度則亂邦不知民過之由己責民而不自改吾將奈之何反覆與會俱所以為正身形不乖逆和而不同就者形順入則遂與同和者義濟出則自顯伐與同則是危而不扶與彼俱亡矣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脅彼將惡其勝己妄生妖孽故當玄同光塵然後不得而親疏利害也與之為嬰兒不立圭角以逆其鱗也今知之所無奈何而強當其任猶螳螂怒臂以當車轍積才伐美以犯危殆之道故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謹也

呂註其德天殺則人所不能生與之無方則危吾國與之有方則危吾身無所施而可也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則尤難事者也就之失在入入則與之同和之失在出出則與之異故為顛滅崩蹶為聲名妖孽者以其與之同而不知所以扶持與之異而不知所以將順故也與之為嬰兒以至於與之為無崖則雖與之無方不至於危國雖與之有方不至於危身蓋因其性之所有而達之如宣王好勇好貨而孟子導之以王道是也後文螳螂愛馬皆引喻之言大意明白不復全解

疑獨註天殺者言其惡德寔本自然而不可化方矩也與之遊矩之外則恣欲敗度吾國危矣與之入矩之內則制欲奪情吾身危矣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吾奈之何哉答以先正汝身形在外宜與人同故莫若就心在內宜與人異故莫若和就不欲入懼其褻狎也和不欲出惡其自顯也入而褻狎則為顛滅崩蹶出而自顯則為聲名妖孽此所以宜戒慎嬰兒無知町畦界畔崖岸也順彼所為隨而不逆然後導之使入於無疵也螳螂怒臂戒矜閥勿攖其鋒養虎養馬俾順閑導之以理也

詳道註臣人易傅人難傅人易傅太子難勢尊位重理所難化況其德天殺此所以慄之也形就者比而不雜外曲也心和者異而不乖內直也外曲則不失人內直則

不失己就而入則與之爲無方而危吾國
和而出則與之爲有方而危吾身則當與
之爲嬰兒而無畦無崖達之入於無疵矣
古之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者以此餘註槩
同前說

碧虛註相與爲惡則亂邦率之以道則害
己唯善歛張之權者斯能傳之若者已過
則無凶德矣正身者不言之教形莫若就
與之無方也心莫若和奪之有道也就入
則同惡爲顛滅崩蹶所以危吾國和出則
自矜爲聲名妖孽所以危吾身故自嬰兒
以至於無崖此所以歛張予奪之道也螳
蜋怒臂以當車轍才美力微不敗而何養
虎養馬喻制物在乎術役人在乎權亡其
權術而欲御物斯自害而已矣

趙註形就則使不我疎心和濟其所不及
和猶和羹非以同爲和也雖若是猶恐不
免就而入則逢君之惡和而出則彰君之
惡顛滅崩蹶是論胥以亡聲名妖孽是求
名而掇禍故必和光同塵使無得而瑕疵
乃爲至也螳蜋養虎愛馬三喩事異而意
同

庸齋云其德天殺言其天所稟無方無
法度也言縱彼敗度必危吾國若救正之
則禍必及身吾奈之何教以正汝身者率
己以律人也就隨順之和調和也外雖順
而內調和然猶無患者蓋順而與之爲一是
就而入也調和而生角稍露是和而出也
不免顛滅妖孽而已嬰兒無町畦無崖是
形容無知妄爲之狀彼方如此我且順之
到有可覺悟處然加點化使之趣於醒悟
處可以入無疵之地也螳蜋小才自
矜以當大事所不勝者養虎愛馬亦自喩
明

觀伯王之教顏門之下夫子教子高者
一等矣盡子言抑知事楚君有嚴命吾恭
懼之心故夫子告以命義大戒終之以
乘物遊心託不得已雖無身爲使而猶
知存所天未至徇人而忘己也闔則既
知蒯聵之不可傅而欲傅之先已犢之

而求彼之信己於理已稍悖矣故伯玉告以正汝身哉言其本而後末可與也形就心和是見其勢不可以力正姑立此苟全之論非爲傅之道也況就而入和而出者乎至於與之爲嬰兒爲無町畦爲無崖則就入之尤者雖有門棖點化一着然師傅之尊豈無善誘之道而遽至於是縱由此而達之僅可無疵而已安能化物哉螳螂怒臂正以喻聞將恐不免耳養虎愛馬又所以申前喻而俾之加謹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樝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

此注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可用之材爲文木物皆以用自傷數有睥睨已皆唯今匠石明其無用乃所以生之大用予所儲樸以爲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匠石詰社自榮守非求爲之木乃以社爲不知己而見辱病豈榮之哉夫以無用爲用雖不爲社終不近於翦伐是彼以無保爲保而衆以有保爲保無用者泊然無爲而羣材則

用汝以社譽之不亦遠乎
吕註櫟社不材而神者也其大蔽牛則其
本根深固可知彼以不材爲用而觀者以
爲美是不知己也知其散木故壽此所以
爲匠伯器釋材而用之之道也自爲舟則
沈至爲柱則蠹此所以爲不材也櫟之不
材是木之質則楂梨橘柚乃所以爲文折
泄掊擊以文滅質也先櫟斧斤而覩後舍
之而去則戕死而乃得之爲予大用使可
以爲舟楫棺槨且得有此大也邪唯不物
乃能物物而物與物奈何相物也夫無用
者固不知其無用而趣取之則爲社者固
非彼所知而曰求無所可用者向之不知
己者以己材爲美是詬厲也直寄之無用
而已彼安知其無用而趣取之乎彼所以
不翦者在於不材雖不爲社豈有翦乎則
爲社者非彼所保也衆以有保爲保而彼
之所保與衆異非可以義譽之欲學者忘
義而求之也
疑獨註散木非規矩繩墨所能制散人非

仁義禮樂所能拘惟至命者斯足此語積
梨橘柚以實而害其生凡物以有用自傷
者莫不若此且我求無所可用久矣數爲
匠者睥睨差幾死矣今得匠石以爲不材
此無用之用實爲大用也使其有用豈得
若此大邪予與汝皆受命於造物均爲物
而已奈何相物也匠石弟子謂櫟樹何不
疾取無用而又爲社邪匠石曰櫟非求爲
社社直來寄耳汝言此則櫟樹以汝爲不
知己而詬厲之也彼以無用保其生縱不
爲社亦豈有翦伐乎彼以無保爲保衆以
有保爲保此其所以異也
碧虛註櫟社巨材人皆厭觀若非匠石別
識幾爲執斤者所伐今以全朴爲大用也
奈何相物猶嫌匠石有分別之意然弟子
尚以爲良材而託社自庇匠石謂彼社直
來寄木非木求爲社也以曲轅鄉俗爲不
知己者以社爲辱謂之詬厲至人以無用
全生世俗以不材見棄櫟社與文木有異
唯匠石知之耳夫木猶不可以義譽而況

至人之道乎

趙註匠石章發明大木無用之用與道逍遙意同虛齋口義頗類呂氏疑獨但趣取無用則如本音謂此木志趣取於無用何必爲社邪章末以義譽之謂汝乃以義理求其毀譽相去遠矣

前章備述處身應世之難此章復引櫟社以不材自保而全無用之用又假匠石答問以發明之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是一句奈何哉其相物也言爾汝皆棄形爲物汝乃欲用我邪幾死之散人謂汝以能自役亦幾死矣予安於無用豈汝所知哉弟子又謂櫟之木趣既取無用則何以社爲匠石令其不必言彼社直來寄耳非木爲社也正以社爲不知己而加詬厲且既安無用雖不爲社亦何得有翦伐乎蓋彼所保者不材故與衆異而汝以社義譽之相去遠矣喻淳朴之人自全於世不顧人之吹噓獎借或得與於鄉黨亦寄焉耳豈以爲榮哉唯其不可得而利所以不可得而害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郭註夫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爲之視聰者爲之聽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扞夫何爲哉玄默而已群材不失其當則不材者乃材之所至賴也

呂註前論大木以不材終天年次論荊氏楸栢天於斧斤以材爲之患是以聖人神人之於用致之爲尤深藏之爲尤密故無用而用以之通不材而材爲之使則遊人世間而吉凶與民同患者尤不可不知此

疑獨註高名之麗高明之屋也[illegible]伐楸柏材也此言文木有材所以夭折解祭祀解禳也白顙亢鼻痔疾此三者解禳適河不可用之彼視以爲不祥神人貴無用之用則所以爲大祥也

詳道註老子云曲則全枉則直皆以神而見發不若曳尾於塗中且以便而見巧不若全軀於深恭然則不材者神人所以爲材不祥者神人所以爲大祥也

碧虛註七尺以上用則皆惡不適[illegible]必伐則殘傷矣唯有無名實物然御一一體然耀聊竭充溢於虛故衆神得以託顯見嫌病物不殺神人以爲祥乎

楢註商丘大木與櫟社義同荊氏楸栢以有用而不能終天年不若牛之白顙豕之亢鼻人之痔病者以不材而自全也

庸齋云商丘之木與前章大意相類言神人之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不材而已荊氏之地宜楸栢桑三木杙椿也麗屋棟高名大家也即高明之家音同而字異耳解古巫祝者以名解之中有曰牛白顙者亢鼻高者皆不可以祭河古者或以人祭如西門豹之事故添痔病一句此三者巫祝以爲不祥唯其不祥所以免殺身之禍以神人觀之則大祥也

諸解發明大意甚矣而字義有未瑩者今附于後云隱將芘其所藾言隱然芘[illegible]其蔭也或以蔭字爲句上句讀之不通[illegible]有異材夫絕句以夫爲下文者非[illegible]謂木紋旋散也杙所以繫[illegible]之㮇一作[illegible]從戕列子[illegible]高名則是高明無從[illegible]與[illegible]豫人以[illegible]人[illegible]以神人所以爲大祥[illegible]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郭註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自用歸功名於羣材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者支離其德者也

呂註支非體之全離非物之合疏則通而明支分而離散之則疏通而和有身之[illegible]故支離其形者征役所不能加支離其[illegible]者事為所不能累也

林註支離其形則忘形而以理自勝支離其德則忘德而以命自處隳體黜聰忘形之謂也上德不德忘德之謂也忘形之人保身盡年以遠人間之害而已若夫忘德者知周萬物而反知於愚明並日月而歸明於昧豈忘形者可同日而語哉

碧虛註處身無用支離其形也懷道若愚支離其德也

[illegible]註世人知德之為美而不知德之為累故莊子以支離疏寓之

[illegible]

衣治繲浣衣鼓筴所以播米而得其精也支離疏以形病不受役又得受粟與薪[illegible]不材自全之意至人之德亦如此支離[illegible]以無用為大用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同筴小箕也[illegible]

[illegible]

技衣食所資切於日用故可藉之以食十人此亦[illegible]其形雖不足而養身有餘也彼支離其形猶若此況支離其

德者乎此段切緊在後句蓋德忌乎執執則非德矣支離謂疎散自在於德而疎散自在上德不德是也夫支離其形者徵役不及而粟薪可活則支離其德者人害莫及而天爵所加也宜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　建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人間世第四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郭註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世之盛衰蔑然不覺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若為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易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

命全而非福者理未開也福者即向所謂全非假物也豈有寄洫毛之重哉淬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兆其自舉截其自截天下之至輕也釋此無爲之至易行彼有爲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爲內福也故福至輕爲外禍也故禍至重禍重而莫之避此世之大迷也畫地而循之其迹不可掩有己而臨物與物不冥矣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自明不得我以臨人而付之自得故泯然與天下爲一而內外同福也迷陽猶亡陽亡陽任獨不蕩於外曲成其行各自足矣

呂註聖人成焉成己而成物聖人生焉則全其生而已天下之至善莫如道則福莫大於是其爲物也視聽莫及輕如羽而世莫之載也天下之至惡莫如非道則禍莫大於是其爲物也自無爲有重如地而人莫之避也臨人以德則有己畫地而趨不免殆而已迷陽則不知所如往唯曲乃所以全也山木桂漆之見伐皆自有以取之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人之處世有治有亂遭亂而能曲全斯爲善處人間矣

疑獨註聖人當有道之時則制禮作樂成功於當世當無道之時則全身遠害以保其生聖人非有係乎生也欲其身存垂法後世謂之成可也周公之於周聖人之成也孔子之於魯聖人之生也福不出於性內而罕求之禍多生於分外而求不止性內者舉則能勝載則能行豈有洫毛之重哉分外者寄於吾身其重如地迷者沒溺於其間而不避盡不明禍福之本故也所謂本者戒定慧即性內之福貪嗔癡即分外之禍也臨人以德則未能冥於道畫地而趨則未能藏其迹迷陽則晦其明而無傷吾全生之行空卻其心曲順於物則各足乎性分矣山木桂漆之召患以翁不能遠害而求用以傷身者也

詳道註聖人之心豈弊弊然以經世爲事

特因時秉理應之而已世之知孔子者止
於形器之間而不見其無事之際故始陳
其經世之迹卒接接輿之歌以信之則迹
絶而心見矣所謂聖人成焉者以身徇道
而成功聖人生焉者以道徇身而全生也
已乎已乎至畫地而趨言今之從政者如
此迷陽迷陽至無傷吾足言今之體道者
如此也
碧虛註有道則榮成無道則全生能載輕
羽之福者無爲之士不避重地之禍者勢
利之徒夸德臨人有我厚矣驅人徇迹其
道尤危迷陽謂晦明晦明則行究卻曲謂
退身曲全安於分內木火桂漆之喻皆適
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趙註接輿之歌蓋傷孔子不遇時非譏孔
子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言鳳出非時也
人處斯時僅免刑戮足矣微福莫能勝重
禍不知避言世人迷惑若此臨人以德則
人惡有其美畫地而趨則人徇其迹已乎
已乎言不可不止殆乎殆乎言不勝其危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晦其明則吾行全矣
山木至無用之用乃莊子之語用以結上
文數章之義
鬳齋云天下有道聖人可以成功天下無
道聖人全生而已方今亂世苟免於刑爲
幸何敢他求處亂世而免刑全生此特一
羽之福而汝不知有亂世之禍帶至殺戮
是重於地而汝不知避臨人以德取禍之
道不若已之畫地而趨言其拘束自苦誠
危殆也迷陽喻失本性之光明曷行於世
卻曲言曲避就必至於傷吾足言其不
可行也
諸解已詳不復贅按文中子述史篇
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
焉句法雖同而反其意各有所主耳愚
竊謂秦漢以來諸子立言者多襲南華語
意不少獨經中設譬引喻未易窺測人
一轍而愈出愈新是謂文可文非常文
也吾行卻曲無傷吾足諸本皆然卻多
音隙獨碧虛如字復正經文作卻曲卻

曲庶協上文元本應是如此傳寫差繆誤疊吾行二字識者自能鑒之

夫處人間世者君臣之分爲大不可不盡焉然當度可否之宜謹出處之節視古今而無愧超悔吝而獨全斯爲善美矣是以顏子將之衛而夫子備言事君之多患名知之相軋心氣未達與終毀至弓旌在前而刀鋸在後者有之況以不逮如愚之臣遽欲往化年壯行獨之君焉保其無悔所以力救止之使衛君知賢者不苟進益堅暴逆之心固將自化矣必輕往以資驕志攖暴行邪顏子又陳端虛勉一內直外曲或可自全夫子謂僅免患耳胡可及化化者不言而信使人意消豈在政法繁多以啓物敵乎顏子至此無以進請問其方則是人欲空而天理將見之時也夫子東其開悟之機告之以齋使虛心受教無聽以耳而以心無聽以心而以氣逐於言下悟其未始有回心虛而形亦忘則化物也無難矣子高將使齊誨以行事情而忘其身審風波而戒實喪顏闔將傅衛誨以就不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通馬情皆所以明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必在高識之士洞燭幾微進退以義可也至於曲轅櫟社以無保而保商丘異材見不神而神又申言材之爲累而世人弗悟往往恃材求用而不揆分度宜名顯而妬害生利鍾而禍患至雖欲臃腫自全不可得也故是篇大意在乎外應世而內全真道不離而物自化古之聖賢不得已而有世俗之責固不容由斯道逐竊孔顏問答以發明之篇末又引接輿之歌以祛聖賢經世有爲之迹以杜衆人逐物無厭之心復結以膏火桂漆之喻儆世尤切唯其知涉世之難可以處世而無難矣

太上云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
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
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
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
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
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
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
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
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
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
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
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不知耳目之所宜而
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
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
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
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
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
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
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
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
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
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
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郭註虛往實歸各自得而足也王駘形毀
心全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況一國乎
死生人之大變彼與變俱故死生不得與
之變也夫恬苦性殊美惡情異各美其所
美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天下一是也
因其所異而異之而浩然大觀者知異之
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又知同之不
足同故因其所無而無之無美惡則耳目
無不宜無不宜而不和者未之有也視死
生如一則喪足猶遺土耳常季猶嫌王駘
未能忘知而自存遺心而自得得其常心
乎往者也不能平往與物過常故使物就
之仲尼喻以止水致鑑非駘引物從己也

夫下首唯有松栢上首唯有聖人故不正者皆來求正若物皆青全則無貴松栢人皆自正則無羨大聖而趨之也幸自能正非爲正以正之生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實心與死生順則無肸而非生擇日而登以不失會爲擇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彼何肯以物爲事乎

吕註學道者學其所不能學行其所不能行故寓言於王駘從仲尼遊者知從其所能行而不知從其所不能行則雖全[illegible]之與王駘猶中分也從其能行者則立有教坐有議其教不得無言其疚不得無形也從其不能行者則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仲尼王駘相爲表裏而已不以其所能而當君師之任則無用之用與庸亦遠矣孰爲死生而與之變孰爲覆墜而與之遺乎審乎無假知其所得者真不與物遷則死生覆墜而不變命物化而已不化守其宗本不離也人唯不能自其同者視之則耳目不內通能自其同者視之則耳目不知其所宜故物視其所同不見其所喪也常季謂駘慊內聖之道則爲己而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而推爲君師邪唯止能止衆止此人所以從之求鑑也夫木莫不受命於地唯松栢獨全人莫不受命於天唯舜也獨正則舜豈不以正生爲幸而正衆生哉今夫士之以勇自名者猶能雄入九軍而況官天地府萬物死生不得與之變者非求名自要之比也彼且擇日而登假其去來容與如此人安得不從而最之

○

疑獨註學者始未有得則虛而往終爲有悟則實而歸教者默然而喻學者亦默然而得列子云用無言爲言亦言用無知爲知亦知是也受制於陰陽而後有死生爽雲氣騎日月則死生不得與之變矣無假則盡性故不與物遷命物則至命故常守其宗也膽附於肝本同一體楚越相去蓋數千里自其異而觀雖同體而有數千之

隔自其同而觀則與道玄合而萬物皆一也王駘自聞自見故不知耳目之所宜所一言其德所喪言其形蓋不獨自忘其形而又使物忘己也常季謂王駘未能忘知以爲己忘心以得心得其常心未大過於人物何爲最之荅以王駘獲最猶止水來鑑止者性之本然唯止於先者然後能止衆止莫非木也而松栢獨正凌霜雪以冠衆木莫非人也而舜獨正明庶物而察人倫莫能正生以正衆生正己而物正之謂也夫勇士忘生雄入九軍求名自要而猶若是況體道者乎以無形司有形以官天地以無物藏萬物曰府萬物寓六骸者僞而無當象耳目者存而不用一知之所知則與造化爲一其心未甞死故假擇日以登假去留自在也

詳道詳德之免者形雖兀而全德不全者形雖完而虧王駘德充於內形忘於外死生不變夜壑不遺則利害之小者可知矣當乎無假則不以內徇外命物之化則不以未傷本萬物與我雖殊類我與萬物爲一體故物視其一而不見其所喪也德充之人視聽不以耳目故不知其所宜在我忘其形之喪而全其德所有在物視吾德所一而忘吾形之虧蓋聽以耳而聞非耳視以目而見非目所以立不敎而敎以之有坐不議而議以之信也常心則一迷悟自殊水性本同流止斯異求以止而取鑑人以正而取最也松栢不以寒暑易其色故在木爲長舜不以窮達移其正故在人爲聖駘之於舜雖隱顯不同其受天地正命則一所以皆能正生以正衆生然正生者聖人之本務正衆生者聖人之餘事故稱幸焉夫勇士內存不懼之實外驗俟始之名猶不以死生經懷而雄入九軍此全於氣也況全於道者乎全於道者官天地以爲己役府萬物以爲己備寓六骸而不有象耳目而不用一知而不爲物所惑心存而不與形偕制命在內而不在外所以能擇日而登假也

碧虛註不治而不亂立不教也不言而自信坐不議也齋心問道則虛而往悟理而反則實而歸無形而心成介兀而德充也夫至人者天地不能易其德死生不能革其性即境皆寘獨立不改天地密移而我常存府藏氣異則一體之中楚越也動植道同則天地之間不二也遂聲色則耳目異宜混物我則事無好惡是故心無係着所詣皆通彼此委和得喪自泯令見學者盈門而謂得其心覩淡泊自守而謂以其心常心無迹物何爲最之哉窺容必鑑止水求道當訪賢師唯其自止故能止絕衆心也植物產乎地得地氣之正者松柏動物育乎天得天氣之正者聖人率己以正而行沖默之訓是以大丈夫以道戰死生而名勢不足稱焉覆載有官動植有聚身非我有故視聽不用所知不二心奚有死哉擇日而登去留有時也假人則從是真人則任己也

趙註王駘殘兀人皆賤之夫子乃欲率天下而往從焉先生之見與常人遠矣遂問其用心若何仲尼言王駘之道萬物有死生而此無死生天地有覆墜而此無覆墜蓋能審乎無假而守其宗也常季未達仲尼又以一身萬物之同異爲喻肝膽楚越同而異也物與我一異而同也如是則無視無聽適乎自然物我混融又安知其足之投哉常季豁然而悟曰彼爲己之學以其知得其心言虛靈知覺之心自致知而得以其心得其常心言由虛靈知覺而入於不死不生也王駘所得不過如是天下何爲最之哉仲尼又舉唯止能止衆止正生以正衆生以明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又告以保始之證不懼之實始者未天地生人能保之則死生臨乎前而不惟彼勇士徇名而猶若是況未嘗死者乎此皆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特寄之六骸形之耳目亘萬古而長存也登假猶昇天云

扁齋云無形無所見心成感之而化也直後猶尚遐寘假豈特也死生亦大矣一句

釋氏議論皆從此出天地覆墜猶大傳云
乾坤毀遺亦墜落之義審乎無假盡見其
實也命物之化言萬物受命於我宗者物
之始也常人不知物同一物至肝膽亦分
楚越苟知此則萬物與我爲一不特以耳
聽目視也物視所一不見所喪言其觀於
萬物無所欠剩讀變炫章便見此意爲已
修身也以其知言人有此識知則能修此
身得其心以其心言有此知覺之心則能
得其本然之心本然知覺非二物特如此○
下語耳蓋謂人皆有知有心苟能盡之則
可以爲己可以得心得其常心而已物何
爲最之流水止水皆以喻心能止其心所
以賢於衆人衆人以欲止之心就其求止
故曰唯止能止衆止此語大奇松栢堯舜
得於天者獨異故能正其生以正衆生生
與性字義同保守始初徵驗必有不懼之
實謂荆軻聶政之徒尚能不變死生況有
道者乎官天地府萬物各職其職而聚所
聚也六骸特吾所寄目象目而不止於視

耳象耳而不止於聽故能一知之所知而
無所不知也心無所見曰死彼豈擇日而
登至於道言無時不在道也
立不教之教而天下化之生不議之議
而天下信之非德充於內物符於外者
不足以與此此王駘所止而有以來鑑
之道也學者洗心求教故虛而往終則
真見內充故實而歸非虛則不能受教
非實則不能悟理悟理之極明白洞達
物來斯鑑亦虛而已是故爲道之要無
他善教者輔物之自然善學者求復其
自然用不施而體自見非有以增飾之
也太上云我無爲而民自化則不教之
教教之至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則不議之議議之至也先聖之所以
教人者如此在受教者爲如何又彼爲
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
何爲最之哉郭氏從以其知以其心爲
句得其常心遺而不論成林王氏並同
郭說獨呂氏從得其心得其常心爲句

上下文義自明虛齋無隱皆宗呂義今從之又受命於地至唯舜獨也正文句不齊似有脫略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補七七字文順義全考之郭註下首唯有松柏上首唯有聖人則元本經文應有在萬物之首字傳寫遺逸又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郭氏從登絕句假如字屬下文碧虛因之呂氏以假音遐絕句疑獨詳道王雱虛齋並宗呂說竊詳假人無義葦從登遐文義顯明謂得此道者去留無礙而昇於玄遠之域也續考列子周穆王篇登假字並讀同遐可證虛齋以假音格絕句蓋本於後篇登假於道之語云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郭註我出子止羞與刖者並行以執政自多明其不遜申徒謂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子產答以子既殘形而輕蔑在位欲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不足以補殘形之過

申徒謂自陳其過以爲不當亡者衆矣然知過自以應死者少矣利害相攻天下皆羿也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羿之彀中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中與不中唯任命耳人以全足笑吾不全是不知命而我怒之又不知命也見至人知命遺形故廢其怒而復常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能自反邪形外也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而索我外好不亦過乎子産曰子無乃稱已悟則厭其多言也

呂註申徒能外形骸以忘人之勢子産執政而不能忘已之勢凡爲道者所以洗心去垢而歸之明猶鑑而已今猶出言若是則是不明而塵垢所以止也然則非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故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遊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則行至於無械而可以免焉之譬不中者命也則不幸而不免焉之譬人笑吾不全不免怫然而怒適先生之所則化於道而忘之不知洗我以善邪吾之自悟邪十九年則極陰陽之數遊於形骸之內未嘗知吾兀也而今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林註不違猶不避齊與之肩也子産自多執政而後人申徒所以引鑑爲喻而責之子産以申徒形殘若是而與我爭猶與堯爭善也申徒謂世人自分解其過以爲已當存者衆不分解其過以爲已當亡者寡言子産未能忘物遺形自重執政而輕兀者之德又謂與堯爭善此自狀其過而不知亡者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知命者也弓力所及爲彀中箭已無取兀之道而兀者命也形骸之內謂道德性命之理形骸之外謂手足狀貌之間也

詳道註德充之人視富貴如浮雲以形骸爲逆旅子産挾貴以驕賤恃全以薄兀則不足以言德又何足以言命故曰遊羿之彀中不中者命也忿怒者性之塵垢既悟則垢去而鑑明此始迷而終悟者也

碧虛註子産師伯昏之道而未能忘我申徒同出師門而未能忘德況其下者乎以

不當亡者衆飾非者多也以不當存者寡
罪已者鮮也遊羿彀中喻欲全而不免皆
天命也人笑吾不全則怫然而怒風火猶
存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鑑於止水也
與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兀忘德忘形者也
趙註世人多自文其過以爲吾不當亡足
鮮以爲吾實有罪者盖有幸不幸焉如羿
善射彀之中央乃必中之地萬有一免焉
命也曾不自幸顧乃笑人我爲所笑未免
不平是亦不知命也至伯昏之前則釋然
矣吾與伯昏遊未嘗知吾兀今子與我遊
於形骸之内言當六骸衆耳目則子即我
也而索我於形骸之外言爾爲爾我爲我
而不相知也子産謝曰子無乃稱我知過
矣
鬳齋云與堯争善四字亦奇言子既兀矣
縱能爲善得如堯乎不自反猶不自量自
述其過以爲足不當亡者衆不述其過以
爲足不當存者寡唯有德者知其有命豈
人所能奈何此三句說三等人遊羿彀中

數語尤奇絶言人處世動是危機彀中者
張弓而箭端所直之地喻世之危如此幸
而不中者命也形骸内外之語皆前賢所
未發
中徒安命而忘兀德充於内者無假於
外也子産矜位而鄙兀心徇乎外者不
明乎内也同學於伯昏之門固有執政
焉如此哉言雖侍明師而猶以勢位爲
尚未能相忘而化其道是心鑑不明塵
垢得以止之也不當亡者衆不當存者
寡此蓋申徒論足存亡以言人之處兀知
已過而安之者少然有幸不幸一歸之
於命耳則知申徒之兀出於非罪者也
或以此二句爲指子産未能忘形取人
蓋言遊羿彀中莫非中地設有不中幸
免耳人處世間莫非憂患苟得免焉亦
幸耳而人因以其幸笑吾之不幸我猶
有怒未忘己也廢然而反已亦忘矣不
知先生洗我以善邪吾之自悟邪則彼
已俱忘物我交化何喜怒之可動何形

嚴之可索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德充符第二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郭註踵頻也人生莫之為而任其自生重身知務者也若忘其自生謹而矜之輕用其身者也猶有尊足存言則一足未虧其

德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所以務全也使天地而爲覆載則有時而息矣無趾聞所聞而出猶怪孔子方復學於老聃師人以自得是率其常然舍己而放人求非常之名也故學非爲幻怪也而幻怪以之生禮非爲華薄也而華薄由之興故至人以爲桎梏欲以真理冥之仲尼非不冥也順物則名迹立終不免乎名其爲桎梏也孰能解之哉

呂註無趾亡足而所以行者未嘗忘所以行者尊足之謂也仲尼欲入而講所聞性與天道非所以況語學者也無趾不言而出則所以相與有不容聲者矣賓賓以學疑至人其猶未邪道以絕學爲至則世之所學者至人觀之皆諔詭幻怪而爲己桎梏夫唯以死生爲一條可不可爲一貫則桎梏解矣胡爲不使之然哉盖可解者人刑天刑則不可解也

疑獨註不知務謂忘物輕用吾身謂忘形尊足謂道也無趾務全道而忘身外身而身存也以夫子之德配天地猶責其不謹不及此以迹言若以心言則孔子辭以陋請入而講所聞者是也無趾默然而喻故夫子勉弟子識之又見老聃疑夫子賓賓以學蘄以諔詭名聞而不知至人之以是爲桎梏胡不思所以解之盖夫子學老聃亦世事當爲非有所覬也老子以無趾未明其心故使解其桎梏無趾以爲天命使然不可解也

詳道註申徒叔山之於王駘其兀同其所以處兀則異叔山之於申徒其務學同其所以爲學則異即事觀之名於身爲累故古之得道者實喪於一己還功名於衆人是謂帝之懸解孰得而榮辱之哉而世人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瘦蔽而不知歸窘束而不自適重囚桎梏何以異此然孔子非好異以蘄名也苟惡其桎梏而思解之則是任我違命而更有爲安在其爲孔子哉

碧虛註尊足謂性性不虧則可稱全矣仲

尼請無趾入室講道而無趾自肄意遠不言而出孔子以無趾之迹誨門人之心無趾語老聃孔子何賓賓以學子爲彼蘄以幻怪名聞而不知至人以此爲刑戮也胡不思所以解之上與造化同死生一條也下與物我齊可不可一貫也天刑不可解未能泯迹也

趙註叔山仲尼問答與前章申徒子産意同孔子傳道修教使天下學者一振拔而超之此所謂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者也聃謂無趾胡不使仲尼思所以解其桎梏言知此理則無係累無趾謂人生有形則有累安能高舉不在世間故曰天刑之安可解

○

虛齋云不知務猶云不曉事尊足性也二字下得奇賓賓恭謹諔詭幻怪六字其好名桎梏者言名爲己累天刑猶天罰也此皆寓言至若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此語有益於世教

首章王駘得道而至命者也次章申徒有德而知命者也此章無趾務學以補過者也南華論德充有三等與人間世所序意同夫子謂叔山不謹犯患則其兀也必有以致之彼亦謂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已自知其過唯其知過斯能補過故聖門不貴焉尊足即所謂使其形者也於此而務全求得其道矣無趾以夫子爲天地固有以覆載之夫子猶其前失以爲今來何及矣無趾數其猶若是則有不滿於中殊不知夫子之言正所以覆載之之道也使無趾思所以補前行之失而爲全人形之殘兀何加損爲有以見聖賢化治曲成萬物而不遺人品差殊則其成也不無等降如本篇所列者是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

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
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
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
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
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
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
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
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
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
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
形者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
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
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
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
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
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
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
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
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
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

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為
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
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
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
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
自以為至通矣今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
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
友而已矣
郭注惡駭天下而人歸之者明不由權勢
飲食而往不由形美招致而往也夫才全
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
而為萬物之林藪哀公與處未經月已覺
其有遠趣不至期年委以國政悶然而應
氾若而辭寵無不驚也夫生者以才德為
類死而才德去矣故失類而走情苟類為
形雖不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雖母子
不足以固其志矣使形者才德也翣者武
所資戰死則無武翣將安施揀擇嬪御無
剪新婚皆以形好為意故足以降至尊之

情回貞女之操德全而物愛之也宜矣死
生存亡飢渴寒暑其理固當不可逃也人
之生也非誤生生之所有非妄有天地雖
大萬物雖多而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絶
力至知弗能違也命行事變不舍晝夜始
非知之所規故非情之所留知命之必行
事之必變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苟知
性命之固當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而湛
然自若和理在身靈府者精神之宅不以
憂患驚神使和性不滑靈府閒豫不失其
兌泯然任之順四時而俱化也天下之平
莫盛於停水內保其明外無情偽玄鑒洞
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行其法無常不
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者是以天下樂
推而不厭也

呂註無君位則至貴之德不足名無聚祿
則至富之業不足比天下皆以情求之而
不得則以為至賾而思之神無方而無不
在則知不出乎四域也萬物負陰而抱陽
則分矣雌雄合散妙乎陰陽而不測是以

意其異乎人悶然汜若則非肯以物為事
卒授之國亦寓焉耳無幾何而行冒然喪
之也豚子死母之喻言神之在母乃所以
在子相與為類也神離其母則不得類所
以去之戰之有翣所以自衛戰死則無所
事翣刖者之不愛其屨皆無其本矣神使
其形所以為本也嬪御新婚猶以形全而
致重況德全乎未言而信無功而親是必
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死生存亡等自在人
則事之變在天則命之行日夜相代知不
能規吾何容心哉和者神之所好靈府神
之所宅其神和豫通而不失於兌則其神
無郤而不見有晝夜之間與物為春是與
物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水平而明其性然
也內保外不蕩勿撓之也喻人之性亦然
萬物皆備則成萬物為一則和德者成和
之脩德不形則同於物物安得離其所自
生哉

林註哀駘它無位無祿惡駭天下唯才德
內充所以衆歸之不役乎分外故知不出

乎四域與物爲一故雌雄合乎前也闕然
汜若無心而不係貌無幾何而去難進易
退也豚子之於母生爲已類死則不類矣
喻君子以才德爲類而不以形骸爲愛形
謂六骸耳目使其形者道德性命之理也
戰死而無用翣刖者之無用屨喻形以才
德爲本非其本則形無用也嬪御前不穿
耳娶妻者以形傷不使盡擇形全者爲用
況全德之人乎死生存亡飢渴寒暑事變
命行日夜相代雖有至知不能度其所始
唯才全者無得無喪任之而已故不足以
滑和不失於兌悅日夜無郤忘變之至與
物爲春有以生之也此言造化無極事物
日生而不物者未嘗死接而生時乎心謂
至人因時接物感而遂通而已停水均平
天下取法德不形者亦若是也德者和成
之脩化行而不知所以化德不形者物不
離功成而不知所以功也
詳道註王駘以兀而取物最哀駘它以惡
而物不離蓋有尊形存焉雖兀猶全也有

至貌存焉雖惡猶美也所謂至貌者才全
而德不形是也故丈夫婦人之所慕鳥獸
之所親以至國君願授之國非使物係而
物自係之也母愛以使形爲本戰者以勇
爲本行者以足爲本哀駘它所以存而見
任去而見思者有本故也德全則顯而爲
才才全則入而爲德德不形則自死生存
亡以至不失於兌不以物易已也自日夜
無郤以至生時乎心不以已忘物也內保
之則無失其實外不蕩則無感其名所謂
德者脩其性而復於成和而已哀公之於
孔子始爲君臣而終爲德友其悟也蓋亦
微矣
碧虛註權勢爵祿可以活人故衆歸之今
匹夫而衆歸者以德爲丘也已性也生則
已類死則失類豚母亡其已性豚子失其
已類故棄而走脊哀公鮮德而至人遠之
也翣以旌武屨以飾足戰死刖足皆忘其
本飾安用哉死生至寒暑十六目是爲塵
網凡涉世者莫能逃委之天命是曰德充

然猶為方内之士彼遊方之外者脩然縣解入於大妙故仲尼得以忘言哀公絶其所問也吳涼事變晨夕不停雖巧歷規度莫定乎前誰復計其終乎靈府既虚自然和理閑豫通達不滯常有兌悦之懷虚妙之心未嘗間斷也春氣茂養同聖群育物之心水停之盛為大匠之所取法德在内則成身䜋於外則和物成和之理非脩莫就也執民之紀而憂其死未能獨狗萬物忘國則身富忘勢則德充矣

趙註哀駘它即不言之仲尼時仲尼行衛反魯形容醜惡故曰衛有惡人焉丈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何諸侯敬之婦人願為妾喻弟子從之和而不唱述而不作也君位粱禄喻道濟天下而為素王也知不出域雌雄合前言所知不過日用之常所見不越夫婦之愚而所以與人異者何也哀公遺形取德授之國政未幾而去仲尼喻以豚子食於死母少焉覺非己類棄之而走猶内不至孔子不稅冕而行豈得已哉戰死之無用翣猶刖者之無用屨也嬪御新婚又以喻才全德不形死生至寒暑十六者人所不能免循環晝夜莫規始終而不足以亂吾天和入吾方寸盎然歡然萬象皆春接而生時感而遂通也水停之盛天下為法也德脩而成和和則同物德離物則形形則非德矣此哀公所以稱孔子為德友也

鬳齋云知不出乎四域言所知不出乎世外雌雄合乎前與物狎也即[illegible]之意豚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不在形[illegible]戰死不用翣非行禮之役猶刖者之[illegible]所施也此明德在内而不在外嬪御不[illegible]爪不穿耳以全其形不事修飾新娶者免役禮記之文此借全形以喻全德死生窮達事變命行日夜迭運於前雖知者不能求其始而不足以滑胸中之和不入於靈府不動其心也日夜無郤言日新不已與物為春謂事皆樂也接而生時乎心接物感時猶時中之時隨事所感而應之才全

謂全質茌德不形言不顯伐内保外不蕩形容水平可法之意成全性中之和是其德之脩也德不形者無所往而非德故物不能離焉非君臣也德友而已與孟子友之云乎意同

按雌雄之義所解不一或以爲禽獸者本於列子雌雄在前孳尾成羣之說竊考經意丈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婦人願爲妻之語則雌雄合乎前言丈夫婦人歸之者衆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舊來從資絶句翣者飾武之○具形似方扇以木爲之衣以白布畫以雲氣夾車兩邊所以自衛也資或訓用訓送或畧而不言殊無確論後得無隱講師從翣絶句以助釋資文從理順經旨大明續考禮記檀弓篇周人置翣孔子之喪飾棺牆置翣又置絞衾設披翣絞音交蔞音柳周禮作柳翣又明堂位云周之壁翣鄭氏註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儒作

飾切征增據此則古者喪禮通用翣非特爲飾武設竊原南華本意謂先聖制禮使人養生送死而無憾周以棺衾飾以柳翣貴賤隆殺各當其宜所以愼終也若戰而死則非正命又失用師之道故其葬也不以翣形且不得全歸何望儀物之備哉亦猶刖者之不愛其屨也此章從上文豚子食於死母起喻至此又疊喻以結之不過形容德充於内者無假於外德餒於中者外飾無益也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言才全而德不形者至和内蘊接物無間若春陽流布無不被生育之恩蓋以無心爲心故能無感不應濂溪先生示人前輩云與自家意思一同亦此義或問方其不感不接和安在哉曰如樂在此心無隱乎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德充符第三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郭註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則物忘其好德者世之所不忘形者理之所不存故忘形非忘而忘德乃誠忘也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才德全者也而知約德工四者自然相生其才德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物無妄然皆天理所趣當任之而已形貌同人而獨若槁木故浩然無不任而獨成其天也天人非情之所生則生豈情之所知惠子未解此貌之非情而復有問莊子謂以是非為情則無是非好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不以好惡傷身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因自然而不益生止於當也惠子猶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莊子又告以生理自足於形貌之中任之則自存好惡之情秪足以自傷耳倚樹據梧言有情者之自困此世之所謂情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

之所生而況他哉
呂註無賑大癭以德長而見美於二君形
有所忘也人不知存其神是所忘役於視
聽思慮是所不忘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
不忘此謂誠忘非特形有所忘而已誠忘
則聖人之所遊物不得遯而皆存者也若
然者以知爲孽孽非本幹也以約爲膠所
以約散也以德爲接所以續異體以工爲
商非所以爲器也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
惡用膠無喪惡用得不貨惡用商四者天
鬻也故無待於外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以
其所遊在誠忘故也羣於人則遊于世俗
是非不得於身則休乎天均得其小者爲
於人大者屬於天也貌則動作威儀無非
道形則六骸九竅天而生所以爲人者足
矣其爲疑其不可以無情乎惠子且謂無
情若木石不可以爲人莊子謂吾所謂情
是非不得於身也吾所謂無情不以好惡
內傷其身也若是則足以有其身何必益
生哉惠子不知即動而靜乃據梧以求靜

唯不知此即是不得其所爲使形爲天之
所選而以堅白鳴也
林註形者世所不忘德者世所忘也人能
不忘世所忘而忘世所不忘則才德全矣
是謂誠忘聖人所遊列子謂觀其所變遊
之至者也智者蘖所出故爲孽約者物之
束故爲膠德成已以應物故爲接工造器
以售利故爲商此四者世人之所爲聖人
則不謀不斷無喪無貨惡用四者爲四者
鬻人事亦天所以養人者既受食於天惡
用人爲哉聖人形與人同故羣於人情與
人異故是非不得於身形小所以屬乎人
情大所以成其天也惠子知其情而不知
所以情莊子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合性
命之情而言所以成乎天者也好惡之情
應物而也身無與焉不益生則能疑其生
理而無所措其情道貌天形不傷於好惡
斯足以有其身矣今子外神勞精倚樹據
梧此皆有情之所累也天選子之形容與
物獨異子又益生惑衆若公孫龍之堅白之

掄能勝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此不知
性命之情而受役於造化者也
詳道註聖人之道無方而無乎不在無體
而無乎不爲則其心無適而非遊也遊者
逍遥自放無所係累之稱所謂惡用知惡
用膠惡用德惡用商者乃其所遊也知因
謀而出約因斷而與德因喪而有工因貨
而作四者皆世人相奪之具德充之人無
所用之天食而已聖人形與人同所以眇乎
小哉情與人異故獨成其天聖人非無情
也好出於不好惡出於不惡因其自然而
不益生謂之無情可也人之生也形遊於
天性靈於物其德未嘗不充特牽於物而
有以害之去其害而德充矣惠子之多言
害之尤者故是篇以非惠終焉
碧虛註二君之中其說忘形而未能忘德
也聖人遊於忘形忘德之外雖日用知德
而不自矜故勝雖事無由萌也不謀利
害何用知不斷情性何用膠無喪於物何
用德不植貨財何用商巳上四節

而養者也蜻蜓轉丸蜘蛛結網不謀之知
也雲龍風虎松栢女蘿不斷之膠也禽獸
林藪魚鼈江湖無喪之德也物物自利各
各營生不貨之商也此乃天之所養故曰
天食有形無情望之似木雞矣一尺之面
容貌不同者道與之也六尺之體空竅無
殊者天與之也皆非情之所有天任子之
形者豈有情哉嗜慾而自生耳今子有人
之形與衆無別而強以堅白同異之辯鳴
喋於衆人之前而自謂賢者猶蹠跆之全
何得不怪哉
道註無脤大癭形異可知二君悅之而視
全人忘其形而親其德也形疑可忘而世
人不忘德不可忘而世人忘之此眞忘矣
聖人遊於斯世應知道而至於歟立約以
固之應德不足以及人敎以貿遷有無因
天下之貨也聖人之所以爲聖則無此四
者故曰不謀不斷無喪不貨也眇乎小哉
形也德也惠子猶疑無情何以
爲人答以吾謂無情者不以好惡內傷其

身此直指以告而惠子猶有枝辭莊子譬
之曰夫子外神勞精疲役甚矣若子之形
一旦為天之所取尚能騰口說以肆堅白
同異之辯邪
鬳齋口義云德有所長形有所忘言愛其
德而忘其形世人知有形而不知有德此
真忘也聖人有所遊即心有天遊知以為孽
事約以檢身接於外而忘於內商賈猶貨
名聲於天下也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
為吾累故無所用之天食猶天爵德知前
論皆以為美此則以為惡鼓舞其筆有失
點檢處有人之形已下乃莊子尋常有此
語惠子因而問之天與之形有物也道與
之貌物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者忘好惡
而不傷因自然而不益今惠子外神勞精
於堅白同異之辯且天授子形何乃自苦
如此邪
德有所長者悅在德而不在貌形有所
忘者捨乎貌而契乎心此二士之所以
見知於二君二君之所以見稱於後世

也聖人之所遊亦不出乎人間世從容
逍遙以觀其變行不以足視不以目故
物無遯形人無遯情而其憂世之心未
嘗一日去懷也夫聲名妖孽所以滑性
而以之為知由是貪詐生焉結繩之約
由於朴散而執之如膠由是欺誕生焉
工匠作器所以給用而貿易為商由是
巧偽出焉此皆將俗之弊也真人猶覩
有以反之故斷曰不謀惡用知不斲惡
用膠不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其言
亦切矣此還淳反朴之要[illegible]
不易斷論人能既去膠[illegible]與天
為德何世患之能及有人之形欲[illegible]
羣同也無人之情是非好惡不動於中
也眇乎小哉此形之在天地謷乎大哉
此德之在性情也以己之性情役己之
自然豈假他人哉道與之貌無論美惡
安之而已天與之形無論壽夭全之而
已常因自然而不益生知不益則必不
損夫復何所損其情今惠子不務內充

其德徒以言辯求合天下之情以至外神勞精據梧而瞑則其爲知能所役亦困苦矣故告以天之所以選汝形而爲萬物之靈者豈但以堅白之辯鳴喋於人間而已由階而升致極乎性命道德之奥乃聖乃神可企及也痛惜惠子累於才而溺於辯昧乎性而惑乎情是因知而失德學者之大病殊弗悟人之至情本無好惡好惡因物而有情與物忘則俱化矣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是謂無情之情何以辯爲使惠子而知悟還淳反朴進乎無知則德可充而性可復何異乎人之不契物之不應哉

物得以生之謂德乃天賦粹美所以成形受生由是而充之性與天道可得而聞也大德本乎天而充之在人可不自重乎物之符契特其小節以印德充之符成功大業則有配天地贊化育者焉故王駘足以起敬於夫子將欲引天下而從之則其修爲必有大過人者且不教不議而學者虛往實歸自非以心契心而死生無變命物守宗而化由己出其能全是乎視所一遺所喪以見得道者忘形唯止能止衆止明夫以虛而來鑑見此皆所以充之之道也德充而爲物所歸猶松栢之於衆木堯舜之於百姓豈特以正生爲幸在能正衆生而一己之死生禍福非所芥蔕故擇日登假去留在我何肯以物爲事哉申徒無取兀之迹而超兀視兀猶全也子産以執政之貴而傲兀雖貴猶賤也無趾而學足存所存有重於足者天刑之不可解則一安之命而與全人無異矣哀駘它之雌雄合乎前使哀公忘其醜而願授之此非愛其形愛使其形者也故奉和而唱疵癘外消德與日新道通神化事成而不以功自處無往而不爲物所歸矣哀公以仲尼爲友從尊而位可忘也哀公視無服爲全德尊而形可忘也聖人所遊游於眇乎小哉獨成其天是能忘人之所不忘而忘其所歸有不得而辭者乎莊子於

才而淨於德遂開好惡之情答以性命之情所以深救其失使道貌天形不傷於好惡有形無情常因乎自然至是則德充物符彼已兩盡是非好惡化於忘言何在乎外神勞精而以堅白鳴哉

太上云上德至德孔德玄德皆德之充者吾結無繩約天下將自賓不召自來有德司契皆符之謂也而南華發揮爲充詳至取殘兀爲惡之人以標論本蓋所以爲尚形骸外德性者之戒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四　名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内篇大宗師第一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郭象註知天之所爲皆自然也則内放其身外冥於物任之而無不至夫爲者不能爲而爲自爲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真人遺知而知不爲而爲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絶而爲名去人之生也凡天地所有者不可一日無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理之所存者爲或不爲知之所知者寡

身之所有者衆爲之所爲者似理之所存者悖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是則傷成而真喪矣知人之所爲有分故任而不強知人之所知有極故用而不蕩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比惟知之盛而未知道知任天必有待也若任天而生則過物而當吾生有涯天也欲益之者人也人莫非天治亂成敗皆自然耳有以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不淫僞則所待者衆不雄成則非悖其爲縱心直前摩於自全非謀慮以至之真自全當而無過非以待矣經心言能登至於道若此之遠也

呂惠卿註知天之所爲則知吾之所自生者天也莫之爲而人無與焉知之所不能知也知之所能知者人之所爲則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以知養生非以生隨知所以能盡年而不中夭世所謂知之盛者無過於此然不免有患焉所謂知天知人必待知而後當知非道之真而待以爲當所待固未定也則安知吾向之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唯真人有真知則以不知知之而無所待也天下之是非不一則從衆而已從衆則不免於逆寡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剛則不免於雄成也詢謀僉同則不免於謨士此皆聖人應世之迹而非其真真人者體純素而無我用雖過也不得不過何悔之有雖當也不得不當何自得之有若然則登高我所爲也狎謂懷水火亦我所爲也狎謂濡且熱知間非道而真人真知能登假於道也

若此

林疑獨註天之所爲人所不知而必以人之知養之一身之中凡在形骸之內吾所不知形骸之外吾所知也爲之飲食以養之動止皆所以養其不知也夫思者有形無思者無迹今以有形之思而思其無思則知養不知亦明矣知之所養者遂而不知者不逃其養故曰盛也知雖盛而不免患猶有待而後當故也有待則未定而忘其知與不知豈復有所待庸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唯其不逆寡弗以是而順之不雄成衆以是而先之不謩士衆以是而歸之其過其當理之適然何悔何得之有若然者登高不慄不濡不熱此至妙之理非真人莫能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

陳詳道註知天之所爲命也知人之所爲義也知天不知人則以命廢義知人不知天則以義廢命皆道之一偏而非至也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則其生也自然而已人之所爲必資所養而後致夫知非道也資之以入道必有待而後當也知天之所爲所待者天也雖當乎天不知有人知人之所爲所待者人也雖當乎人不知有天是所待者特未定所知不能無僞非真知也真人之於知無僞也故不逆寡無爲也故不雄成無待也故不謩士若然者或過在於經世而吾不知其所以過或以由在於循理吾不知其所以當也不知其所以故登而不慄不知其爲水火故入而不濡不

孰是知之登假於道也

陳碧虛註天之所爲降清妙之氣覆育萬物人之所爲運神和之氣營衛百骸若乃知天無爲而不空人有爲而不滯若斯爲至矣清妙之氣不知其所從來謂之獨化獨化者天然而生也知之所知者有涯之知知之所不知者無涯之知以有涯之知養無涯之知不越分而求知是知之盛也然猶患在乎知有待有當莫若都忘而任之境之對待特未定也豈知天然之非人事人事之非天然乎若然者心冥沖漠忘混覺塵界入太虛脫然無際也

王雱註凡有知者必用知以傷生唯學道者知不出乎道知不出乎道此養其所不知而能登假於道者也

趙虛齋註天之所爲出於自然知之所不知也人之所爲出於使然知之所知也以知所知養知之所不知是由知人以知天由知天以事天有考終命無凶短折蔑以加矣而猶有患死生之變不可預期有所

待則未定也若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朝聞夕死彼且惡乎待哉孟子盡心章正明此理

鬳齋口義云人事盡時天理見是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知在我所待在外或不求而得或必求而得皆不可得而定若謂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謂出於人又有求而不得者詎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此言有道者也寡不足也當不足之時即聽順之功雖成亦不以爲雄誇也士同事東山詩勿士行枚無心而爲故曰不謩事不以失爲悔不以成爲喜皆委之自然也不慄不濡不熱即無入而不自得之義豈假猶云深造也

褚氏管見云由知己而知人由知人而知天此知之正也天本無爲今言天之所爲者日月星辰之所以運陰陽寒暑之所以行也人之所爲者善惡逆順之所以著禍福得喪之所以成也既知此矣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所知謂知之所及人事可料天理可推者是也所不知謂非知可料非數可推恍惚杳冥神鬼神帝者是也終天年而不夭此特爲知人而言故云知之盛耳猶待知而後當故所待者特未定也又豈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天人混融乃真知也齊物論云知止乎其所不知是已竊謂貧約之時成竊盛大之時處約當以順處則當生處盛當以謙雄則禍生謩士以事釋之義長即經所謂不思慮不豫謀是也若然者應酬接物之間過於事情盍適然耳何悔之有當於事情亦適然耳何自得之有譬之夫飄瓦虛舟無心於迕物故物亦不忌之以是而登高何者爲慄以是而入水何者爲濡以是而入火何者爲熱哉因知而升至於道猶若此況忘知而頓悟者乎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

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郭註寢不夢無意想也覺無憂遇即安也食不甘理當食耳真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嗌言若哇氣不平暢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與化爲體泰然任之故往來而不難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猶復探求死意邪不問所受者何遇之無不適也夫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物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爲也

呂註無思慮則寢不夢無嗜欲則食不甘然後其息深深而以踵矣踵者氣之元息之所自起身以足爲踵息以所自起爲踵皆以其至下言之深之又深則至於無息矣衆人失守而屈服者其嗌言若哇求息以踵可得乎其天機淺物觸則發也其息以踵則去物遠矣知生而悦死而惡出而訢入而距以棄其所謂翛然者則是以心捐道愛生而忘其生之所始畏死而求其死之所終不能喜而受之忘而復之昧於自然而益生焉是以人助天也

疑獨註真人夜寢旦覺不異於人不夢無憂則異於人蓋心無思者魂閑而不遊乎物其寢所以無夢形無爲者神閑而不役乎物其覺所以無憂其食不甘猶不食也其息深深者真人之氣藏於深眇踵者身之下極氣藏於密而不暴於外也息者鼻其所自而心爲之主屈服者爲人沮制其氣抑折故嗌言不平暢而若哇嗌者受食之處嗜欲深者神馳識昧察其天機止在肝膈之上而目之前去本遠矣孟子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是也不知悦生則其出何訢不知惡死則其入何距翛然往來至神不動而已不忘所始歸其根也不求所終一付之命耳方其生也不

問何物喜而受之及其終也不思所歸忘
而復之是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也
詳道註古之真人其寢也魂不交故無夢
其覺也形不開故無憂味味而不味於味
故食不甘直養而不耗其真故其息深不
悅生不惡死則其生死也任天出不訢入
不距則其出入也任物若然者翛然往來
而已夫累於物者忘其始趨於利者求其
終其受有所不適其復有待乎思唯真人
不忘所始而歸其根不求所終而至於命
故受而喜之忘而復之無思也不以心捐
道無爲也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碧虛註神凝者不夢心虛者無憂無所嗜
故不甘也真人火在水下故其息無所不
之衆人水火相克故不守樞嗜欲之發其
機淺真水涸則天光亡爲道者無情以節
任者無訢距不忘始則存其本不求終則
不預謀不用心而棄大道不益生以致不
祥此真人之行也
虛齋註無夢無憂無食無所心此真人也息

自喉出衆人皆然至於寐熟喉中咯咯所
謂嗌言若哇也悅生惡死出訢入距所謂
欲深機淺也真人無是則往來自由矣故
能不昧本然之天與物相爲無窮也受而
喜之不累於生忘而復之反其本也不以
心捐道則心與道一不以人助天則人與
天一也真人之於天道安乎自然而已
虛齋云其寢不夢神定也其覺無憂與接
爲構而不以心鬬也其食不甘即無求飽
之意其息深深道家修養之論實原於此
神定則息深自踵而上至於口鼻神無所
養則出入之息止於喉間而已靜躁不同
體於身者見之若內無真見言語只在口
頭所以易屈服於人看參禪問話者可知
嗜欲即人欲天機即天理深淺言消長之
分數也此段一句是一條與道書釋典皆
從此出自不知悅生已下只說出生入死
事不忘始不求終即是原始要終之說受
形於天安得不喜全而歸之無所係念也
不以心捐道即心是道也不以人助天合

天有命人力無所加也

其寢不夢與覺同也其覺無憂與退同也食不甘則淡乎無味息深深則不離其根真人之息以踵此是養生家要學南華為憫世人逐物喪真神衰氣耗不得已而發露斯旨人多疑踵字說之難通蓋以喻身之下極若能反求諸身見其息之深深則知所謂踵矣衆人之以喉人所共知息之所自來者即踵也亦從重蒸重閟湮塞息離踵而不能復往來於喉間是以略為外物抑挫則其氣屈服不伸而嗌言若哇易辭云失其所守者其辭屈此智由於嗜欲深錮有以賊其天機非天機之淺也不忘所始即受而喜之不求所終即忘而復之不以心捐道竊疑捐應是緣徇也逐也慮協下文不以人助天之義齊物論不繇求不緣道可證音存而字訛耳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不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郭註所居而安為志雖行而無傷於靜其顙頯然大朴之貌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其亡國也因人心欲亡而亡之煖若陽春蒙澤者不謝凄若秋霜凋落者不怨夫聖人無樂也莫塞而物自通無親也任理而物自存時人者未若忘時自合之賢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累當矣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福應其身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若狐不偕務光之徒皆舍己效人徇彼傷我者也

呂註其心志者志於道也容寂則神凝不動顙頯則反朴無態淒然似秋非有所惡

煖然似春非有所愛喜怒通四時則同乎天和所以與物宜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吾無心於惡之也澤萬世不爲愛吾無心於愛之也其於物也因其自通其於仁也天下兼忘其於時也行藏在我因而不失其所守者君子所守異乎凡民者士也忘寓深遣死生者役人也故自聖人仁賢以至役人雖尊卑貴賤之不同要皆有所謂真然後足以充其名若狐不偕務光之徒皆役人之役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唯無所爲而爲之乃所以自適其適也

林註其心志忘己也其容寂忘物也其顙頯忘形也淒然似秋眞人之義煖然似春眞人之仁喜怒通四時則人民鳥獸各得其宜其神不疲其德不喪何有窮極哉聖人用兵非得已也因其有罪而伐之故不失人心湯武之事可見矣聖人利澤所及者廣所施者遠而未始有心以愛人堯舜之心可見矣聖人任物之自通非有心而樂通之也不可得而親疏是所謂至仁也

賢者動與天時寘會非求會於天時也欲一夫道必齊利害而通之反是則非君子也行名則唯名之逐而失己之修非士也役人者自立而足以使人失其本性而忘身作僞則受制於人非役人也

詳道註內無所汨故其心志外無所動故其容寂殺非爲威也生非爲仁也其顙頯然則不爲物感可知矣聖人用兵因人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義之盡也因人所欲利而利之故不爲愛人仁之至也其於物也以不通通之其於仁也以不親親之蔽於天時則人事廢非賢也闇於利害則情僞紛非君子也行名失己伯夷之徒是也亡身不眞申徒狄之徒是也

碧虛註心志一之而已容寂反照也顙頯如頯之不動穀兮若朴也知天則通四時知人則與物宜忘外利則得內利愼內害則遠外害身名兩全謂之善士忘身徇物受役多矣若狐不偕之徒皆受役亡身者也

趙註其心志[illegible]

穎然確實之貌淒然煖然順乎四時與物宜而莫知其極無所往而非順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則殺之而不怨澤施萬世不爲愛人則利之而不庸通物近利不足以言聖有親則私不足以言仁隨時變遷不足爲賢利害不通不足爲君子行名失己不足爲士有所徇而亡其身則不能役羣動矣若狐不偕之徒皆亡身不真者也

庸齋云志者有所主而一定之意顙然大貌淒然怒也煖然喜也無心喜怒猶四時之春秋隨事而處各得其宜而無一定所止之地即所謂接而生時乎心也用兵每天下施澤愛天下皆以無心行之則亡國亦不怨被其德者亦曰帝力於我何有自樂通物已下一段皆譏誚聖賢以明真人之道不可及也

志字諸解多牽強不通趙氏正爲忘字與容寂義協其論甚當元本應是如此傳寫小差耳其顙頯然若老聃出沐之時也自前古之真人形容至此亡言其不以死生利害動乎中故外貌能若此喜怒通四時則與天合道與物有宜則與人合德又惡知其窮盡哉用兵亡國而不失人心人忘乎我也澤施萬世不爲愛人我忘乎人也聖人盡己之性而通物之性蓋出乎自然非用心而樂通之也至仁無親而博愛賢者無時而不中君子之於利害通而一之無所避就而禍患亦未嘗妄及焉行所以成名名所以表行失己則無其實非士也亡身而趨於僞者受役而已何足以役人不役於人而自適者其唯真人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内篇大宗師第二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郭註真人與物同宜非朋黨也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常遊於獨而非固守曠然無懷乃至於實暢然和適故似喜也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不以物傷已而無所趣也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警乎未可制高放而自得連乎其好閉綿邈深遠也刑者治之體而非我為禮者世自行而非我制知者時之動而非我當德者彼所循而非我作以刑為體者任治之自殺雖殺而寬以禮為翼者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小大相君不得已之勢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矣丘者性之本物各足於本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

呂註真人與物有義而非朋盛德若不足而不承也先聖嘗嘆觚不觚真人之觚觚矣與世推移非堅而不能自舉者也其道彌滿六合而未始有物然而居其實者也邴之言炳受而喜之崔亦猶催迫而後動滀乎進我色而容物也與乎止我德不失己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則厲乎似世猶可制也警乎大哉則不可制也連乎好閉不與物通故悗乎忘其言也此皆言其似而不可以狀求也仁者於殺則矜之以其愛之也不仁者於殺則快之以其惡之也

真人無所愛惡則其殺也豈不綽乎哉此則見其所體矣克己復禮則視聽言動莫非禮也用之爲翼以行於世而已入於不古不今則豈有時哉物捺而後有知是其不得已於事也以德如軌轍之可循則有足者皆可與之至於丘也丘者中高之地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凡此皆用吾真而已何勤行之有哉

林註真人與物宜而不爲黨心若不足而其道首出萬物之上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不足而不承也與者自適觚者獨立而人皆可入故曰不堅其道舒張雖虛而不華也喜則其色炳煥在則迎而後動進其色而不藏止於德而常靜夫惟進我德故厲乎其似世夫惟止我德故謷乎未可制終則退藏於密連乎好閉悗乎忘言而至矣以刑爲體者其殺如秋冬理之當然雖殺而綽然有餘也禮者德之華所以行於外有翼之象以知爲時者因時之自然不得已於事也丘者地之高有足者皆可至以德爲循亦猶是也此皆真人出而與人同者亦何嘗經心哉

詳道註其狀義而不朋不可得而親疎於不足而不承不可得而貴賤觚而不堅行雖弗圓而非固守虛而不華文雖弗質而非識質邴乎其似喜暢然自適也崔乎不得已迫而後應也滀乎進我色畜精於內發神於外也與乎止我德利用於外不爲於內也厲乎謷乎連乎三者至爲去爲也悗乎其言至言去言也真人之道至於去爲去言者以刑社知德爲本而已矣經中多以山喻道丘喻德藐姑射之山隱弅之丘具茨之山崑崙之丘是也真人之道用之不勤而人真以爲勤行者是猶萬物之衆而疑天地雕斷之勞也

碧虛註真人之容狀非有朋黨也復能謙沖若愚卑而不愛觚而不堅虛而不華邴乎似喜崔乎不得已言其虛曠悅懌應物有節也滀乎與乎工其溫顏教育厲乎謷乎則聽厲而仰高也連乎好閉悗乎忘言

此真人之道不可測識者也而刑禮知德
治世之具必有以體翼時循之刑不寬則
失治體禮不興則化不行知不明則事留
滯以德循禮然後能行於道也土高曰丘
人物之所歸聚有足言能行者皆可至也
真人無為自合天理世人見其成功則以
為勤行者也

趙註與物宜而非黨周而不比也中不足
則外物易入此無所入實若虛也觚有稜
角易與物忤堅而不觚則觚不觚矣虛而
不華大而非夸也邴乎崔乎外洋洋見於
顏色中實迫而後動也滀乎進我色安安
而能遠與乎止我德和而不流也厲乎其
似世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也謷乎未可制
廣矣大矣物莫禦也連乎好閉無關鍵而
不可開悗乎忘言默而成之也刑禮知德
不得已而應世之道也以刑為體翼刑惟
明藏於不用也以禮為翼知和而和必以
禮節之也以知為時動靜不失其時也以
德為循言與有足者至於丘丘山也有足
人也與之者無足也特寓形骸象耳目人
見其不行而自至真以為有足也

鬳齋云義而不朋中立不倚也慊然若不
足而不自卑承觚德之隅也觚而不堅有
德之隅而無圭角也張乎舒暢貌虛者有
若無不華實也邴邴似喜不喜崔下也庭
世應物有不得已之意滀乎充悅貌其生
色也睟然見於面故曰進我色與乎自得
之貌進我德吉祥止止也望之厲然與世
人同而其中實有崔乎不得已之意謷乎
未可制不屈於世也連乎密也好閉不欲
開口方其未言似不欲言及其既言亦若
不言故悗乎其忘言也兩句一意以刑為
體雖殺而綽綽乎無忤我心也以禮為翼
行於世而徇俗也時乎用知是不得已而
應事也循天德之自然而無所容力譬人
登丘山有足行者皆自至不必謂勤勞而
後至也

此言真人之狀者其心善循而不可朋
姑即其形似者論之義而不朋與物宜

而非黨也若不足而不承自卑者人尊之也在衆人則宜物必黨不足必承矣觚而不堅廉而不劌也虛而不華實若虛也邴乎崔乎則言其情似喜於濟人利物又似乎不得已蓋無心之應斯真應也滀乎進我色睟然見於面人喜即之也與乎止我德愛人也以德人亦樂得之此皆言其德容之盛有以化物爲乎雖釋崔本作廣乎言德量廣無不包足以容斯世所以謷乎大哉獨成其天也連乎其好閉莫見其根門若是則在人之道不容聲矣禮刑知德皆先王治世之具行乎自然與民宜之德則循之而皆可至於高備謂安而行之非必勤勞而可得也陳碧虛照文如海張君房校本喜已世下三乎字並作也與上下句協似亦有理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郭註常無心而順彼故好惡善惡與彼無二無有不一者天也彼彼而我我人也真人同天人齊彼我曠然無不一寘然無不任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有所不得今人有所不得而憂虞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者獨化之謂人之所因者天天之所生者獨化人以天爲父晝夜寒暑皆安之而不敢惡況卓爾獨化於玄冥之境又安得不任之哉真者不假於物自然不可違豈真君命而已故證以涸魚之喻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夫非譽皆生於不足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爲一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

呂註夫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異故其好之者美與善也而美善出於此不好之者惡與不善而惡與不善亦出於此則好與不好一也一猶水之湛然者其不一猶水之波流亦水而已知此則非獨止而後止也然有一有不一者其一與天爲徒退藏於密也不一與人爲徒吉凶與民同患也莫之致而致者命莫之爲而爲者天死生之相爲夜旦出於命與天則人之有所不得與此物之情也吾何爲哀樂於其間哉以天爲吾之所自生身猶愛之況生之所自生其爲父也卓矣獨不愛之乎苟惟知其卓者而愛之則生無足忻明矣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苟知其真者而聽之則死無足距明矣性命之源涸處乎人僞之陸而呴濡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而不知死生聚散也蓋悅生惡死者情無死無生者道譽堯非桀亦情而已知而忘非譽而化其道則所以忘死生者未始不同也

林註此言刑禮知德皆真也故復明好與不好實爲一致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則一與不一復爲一矣天人齊等無有高下豈復有一與不一之相勝哉死生之理命也陰陽之常天也真人任其自然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有所不得與然猶有患慮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者天地之祖真者萬物之母物自天生以天爲父樂從而不敢違況天之祖乎以君爲勝乎已猶以身死難況萬物之母乎涸魚濡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以喻大道之世物各逍遥雖大相闊民不往來及至後世澆散朴離跂踶爲仁蹩躠爲義父子兄弟懷情相欺始思所以治之譽堯非桀紛爭無已不若相忘於自然也

陳詳道註一者無迹於天下卓然獨立塊然獨處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侯王得之以爲天下正是以古之得道者始於致一中於抱一終於反一此真人所以無適而非一也萬物本一而不一者物之私意

寘夫一者則知物之私意亦一而已故入
而一則與天爲徒出而不一則與人爲徒
與天爲徒而不失人與人爲徒而不廢天
則一與不一復爲一矣夜者旦之藏死者
生之始觀夜旦之不足係則死生豈足邮
哉故真人無情於生死而生死與之皆則
夫人之有所不得與皆者物之情也人知
以天爲父以君爲尊而不知所謂卓者尤
當愛真者尤當守也至仁無親則有恩以
相生養者不足於仁也至知無知則有情
以相非譽者不足於知也江湖譬道之廣
大故言道者多以水喻之
碧虛註得與猶相與人之不能一好惡同
天人齊彼我者皆物情之所係也彼唯知
尊愛天命而未識保其妙道唯知死節事
君而不知外身修真魚失水則相濡沫適
江湖則忘矣人昧理則相非譽得此道則
化矣
趙註好之也一弗好之也一好惡在人我
則無好惡也天則無好惡人自有好惡耳

何勝負之有知夜旦相代天之所爲死生
相代命之所爲通乎晝夜之道則知死生
之說人而不知此理則悅生惡死情皆然
也子之所以孝其父者以父爲天也而在
己之天不知愛可乎臣之所以忠其君者
雖死不顧而真君之所存不知尊可乎魚
處陸而思水人處亂而思治皆不免悅生
惡死之情相忘江湖相忘道術則生死一
理何喜何懼哉
虙齋云一自然也造化也好惡之異同皆
不出乎造化之外故一與不一皆一也人
能同好惡則知天故與天爲徒以好惡爲
異則知人而已故與人爲徒真人無好惡
異同無分乎天人但循自然而已涸魚之
相濡沫喻人處世有爲相忘於江湖喻體
道無爲也譽堯非桀一句是其獨見自得
處無禁亦無堯無桀亦無毀兩忘而付之
自然是化之以道也
此論真人好惡出於至公亦猶無好惡
也故好亦一弗好亦一其一也一不一

亦一其一與天為徒本乎自然無所不一也其不一與人為徒或出使然不純乎一也以道觀之一與不一亦一而已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亦何相勝之有蓋恐世人泥夫迹之不一而失其理之大同故又喻以人之生死猶天之有夜旦死戴天履地者俱不免而有所不得與知者皆物情蔽之耳。右攝請歸性混合天人則可以與知死生之理猶夜旦之常而不足芥蔕也人以天為父而猶尊愛之況己之卓然者乎君愈乎己○而身猶死之況己之至真者乎此又直指道體以示人人能反求其卓然至真者則知吾之生死乃一念之起滅一氣之往來耳儻不明此則失其所以生何異魚之處陸而呴濡以濕沫相忘於江湖為何如哉

南華自謂吾為是論亦無異譽堯非桀未能相忘而化其道蓋欲人忘言而以心契之又所以掃其迹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五

武林褚伯秀學

内篇大宗師第六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郭註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佚死為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死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吾死亦善也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又舉無逃之極然後明以必變之符將任之而無係也夫有力之大莫大於變化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不移世皆新矣而自以為故舟山日易而視之若前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雖至深至固一以禁其日變也無所藏而任之則體天地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此乃常物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也人形是萬化中之一遇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聖人遊於變化之塗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與之萬化萬化無極與之無極誰得遯之哉夫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猶足以師於人況玄同萬物與化為體其為天下所樂不亦宜乎

呂註大塊之於我固無情也苟為善吾生則善吾死必矣吾何悅惡哉物無大小心存則存心亡則亡苟為非道未有存而不去者故藏舟藏山於壑澤可謂固矣吾心一遺則忽然失之夜半玄極之時有物於此徙而藏之玄極之處非有力者能若是

乎夫藏小大得宜而猶有所遯以有涯之生藏無窮之宇宙而欲其無遯豈常物之情哉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得所一而藏於所一則彼有力者雖欲負之而走將安之哉非真知不足以與此

林註大塊造物之名於形言載於生言勞老則無能爲而自佚死則不掛息而自息真人無佚無息此特爲勞生者言耳夫能善吾生之理則死亦善矣生而不能充其善死何望於善乎舟取其浮而能移山取其止而不動夜半喻冥理無迹有力者指造化負之而走言其推移也夫形隨化遷物豈守故俯仰之間已涉萬變世人據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爲化所遷不自知也故莊子有舟山壑澤之喻唯物物而不物於物者造化所不能移也竇維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與此意同若夫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藏而都任之索所遯而不得此常物之大情合於性命之理而與化爲一也夫以無生無死之性託於有

變化之形亦萬化之一遇耳何獨喜之有形有生不出百年而使其形若固無終始所遇何極其樂可勝計邪聖人之所遊者藏天下於天下之道故無所不存也善夭善老善始善終雖未忘生死亦能由性故可爲人師法而況至命而能物物爲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者乎

詳道曰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載我勞我爲可悲矣而人悅之佚我息我爲可樂矣而人惡之此無他無道以善之也道之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吾之在我任其所存而不使有趨之在彼豈私其藏以固其所有喜其形以矜其所遇哉夫藏舟於壑藏小也藏山於澤藏大也夜半非可見也有力非可禦也舟之於山小大動止雖殊而爲有力者所負趨則一然則人之於化將爲靜以藏之與將爲動以藏之與化非動靜所能免孰若藏天下於天下雖然與化爲一邪常物之大情莫不與化爲一特累於物而溺於小者而

已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遯故不係於物而物之所係不待於化而化之所待也

碧虛註大塊元氣也我者靈物之稱靈物本無生老死於何而有由其有形也則是我本不載爲有形故我本不勞爲有生故我本不佚爲有老故我本不息爲有死故觀此道之善能生物則必亦善能死物矣今且以樂天爲善吾生知命爲善吾死又何欲焉夜半有力者陰陽不測之神歟之而走造化不停之謂也且藏物者宇無術而物將逃也曷能禁之然物不在藏理有不遯者庸詎知之乎夫飛不知沈則沈藏矣此不知從則從藏矣是謂自藏非物藏也此常物之大情而非假借達人以宇宙爲一室則失天下之有矣非藏而何天下者動植萬類之總名所謂藏者容移而不覺也夢爲鳥而厲天夢爲魚而沒渊所化無窮樂亦無極何獨遇人形而喜之乎物之所不得遯者造化也聖人遊於無心無化之途則物皆存矣人之傚傚從其遊

至一無虧萬化所宗有善有待皆非悲解也

趙註生爲行人死爲歸人生必有死行必有待造物之所以善吾生善吾死者在此安乎自然而已舟壑山澤是藏小大有宜陰有以轉移之而不自覺也言有形終有變遷若藏天下於天下則上下四方古往今來須臾不能離又安得而遯哉形色即天性天性即形色常物之大情言人與物理皆然也夫其所藏而爲人猶喜悅之況使其形者乎聖人知囿形世間不逃乎數與之爲無方所以皆存也夭老始終處待其善人猶效之況運於無形而能形此形者乃萬物所係一化所待善之善者也可不勉之乎物有萬而化則一一者此也

爲藏云藏舟藏山夜半負走之喻言人之爲計雖至深密而有不得自由者藏天下於天下則付之自然無所遯矣萬物之真實處常如此人皆以有形自喜而不知人之一身千變萬化萬物皆備於我其樂可

勝計哉聖人遊心自然無得無喪故曰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造物能此人猶效法之況道乎萬物所係一化所待只是說道其立言則一節高一節莊子筆勢如此

大塊本以言地據此經意則指造物載我以形猶云以形載我百骸具而神柬之蓋不得不載也勞我以生者起居飲食痛痒寒温皆所以役我蓋不得不勞也佚我以老者血氣既衰形體日憊志慮日消蓋不得不佚也息我以死者氣竭神遊四大各離偃然寢於巨室蓋不得不息也由是知世人當生而憂死皆妄情耳但於其生也思所以善吾生凡傷生悖理損人害物者不必爲則吾之死也惡得而不善蓋生吾者造物而善吾者我也其生其死何有異哉藏舟藏山喻人處造化中而欲逃造化之遷變不可得也凡天下之物有藏必有遯遯則不存矣唯其無所藏故物不得遯而皆存物不得遯而皆存之處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得是而遊焉任其無心之遇曠然達觀無往不存此藏天下於天下之道也雖出機入機生化萬變見其日新耳物安所遯哉世人執於私見往往認物以爲己有謂舟山爲不遯之物壑澤爲可藏之地形質有不化之方不悟夫冥搖潛運寸晷不停物與地者與形俱化而不自知也然則欲超遯化將有道乎曰無藏無執心與天遊欲求見在猶不可得又惡知所謂遯化哉

善夭善老諸本皆然唯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善少善老於義爲優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

夫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郭註無情之情無爲也常無之情無形也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成得自容莫見其狀未有天地自古固存明無者不得有而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故知神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也夫道在高無高在深無深在久不久在老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上下無不之不可以高卑稱內外無不至不可以表裏名與化推移不得言久終始常無不得謂老也自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至騎箕尾而比列星道不可得此言得之明其自得耳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既得其生又何患生之不得而爲之哉爲之則傷其生矣

呂註耳目得之而視聽手足得之而運動豈不有情乎寒暑得之而往來萬物得之而生育豈不有信乎然求其爲之者不可得是無形也或不言而喻或目擊而存是可傳也而莫得而有之不可受也以心契之脗然而合是可得也而莫得其朕不可見也萬物之生未嘗無本根而此則自本自根萬物因天地而後有此則未有天地自古固存鬼帝得我以神我則不神雖鬼帝猶無罣礙也天地得我以生我則不生雖今日猶爲太極也高深言其形久老言其時我則無形無時所以道隱無名也古之聖人雖隱顯不同未有不得道而爲聖者非特狶韋氏至於傅說而已道爲天下母自天而下未有不得道而立者非特維斗日月而已此非人情所能測然亦不過得道者能之此其所以爲大宗師歟

林註情謂性命之情信者其中有信莫之爲而常自然陰陽之所不能役也道有情於萬物故物生而不違然成功而未嘗有

為應物而未嘗有形也夫可傳可受者未離乎物可得可見者未離乎色傳無所傳故不可受得無所得故不可見輪扁之子不能受之於父也象罔求珠可得而不可見也靜曰復命自本也各歸其根自根也自古以固存能存存而不變也神之在人為鬼神之在天為帝聖人之死曰神言其死無異乎生也凡人之死曰鬼言其生無異乎死也然則盡人之神吾先乎天地矣老子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故在高為無高在深爲無深在生爲不生在老爲不老也自狶韋氏至傅說[illegible]得道之人[illegible]與老子[illegible]之得一[illegible]相[illegible]太[illegible]太初者氣之始未見氣[illegible]斗為天之綱維堪坏神名馮夷[illegible]吾製名為[illegible]北海神名西王母以至於傅說皆古之得道者其事不可考者當以心求之無泥其迹也

詳道[illegible]

然不助無為也[illegible]故無形[illegible]物[illegible]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又曰有情而無形道其可易知邪唯其如此故可傳之於心而不可受可得之以性而不可見以其傳無所傳得無所得故也其原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其用則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上下無常存非可以高深言也變化無常體非可以久老言也神鬼神帝則道者神之父也生天生地則道者神之母也自狶韋氏以至傅說言古之得道者或升于天或墮于山或潛于淵[illegible]其不亡之意不測之神此所以為大宗師之妙也

狶韋[illegible]故物有情也感而遂通有信也有情而無為有信而無形所以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也[illegible]為陰主帝為陽君陰陽之所以不測者為其有神也天地之所以生生者為其有道也道之高深久老詞不可以[illegible]而無所不在而老君自天地谷神萬物[illegible]而言得一[illegible]自狶韋[illegible]又忘其一矣是

以道之通變千變莫窮也
趙注有情有信可得而名言無爲無形不可得而名言可傳而不可受有情有信而實無可受者可得而不可見無爲無形而實無可見者鬼之所以能靈帝之所以能主宰者皆以此而神也此下申言道之功用其義甚明不待詳釋
鬳齋云前段只說道字到此方提起道字說大宗師也有信皆實也無爲無下手處無形無方體也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唯造道者知之則以予一字不得傳授字甚明自本自根原其始也未有天地此道固存是曰無極而太極鬼者造化之迹帝者天之主宰鬼帝之所以能神者此道爲之天地亦因道而後有是以人根生而儀故不知其自然久老也自豨韋氏以至傅說亦皆得道而後能如此也
自篇首敘真人之道死生之理至此則又論道之體及上古得道之人以證之語雖奇異理實明白諸解論之詳矣其開神鬼神帝之語尤爲吊詭蘇陳管見附于篇末云鬼帝即陰陽自本自根無形而神者也運動而生天地可名可道有形而神者也其爲體也無在無不在無爲無不爲又何高深久老之足議哉竊詳此義本於道德經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亦陰陽異名能知玄牝之門則知鬼帝之說神則處陰陽之中而互爲體用是謂無方不測之妙也信能知夫生天生地者則我身之所自來不期知而知既知所自來則其去也有昧然者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四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
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
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
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
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
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
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
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
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
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
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
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
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
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
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
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
寥參寥聞之疑始

郭註外猶遺也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
外生則都遺之也遺生則所遇即安豁然
無滯見幾而作斯朝徹也忘先後為見獨
無古今與獨俱也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
生無係無惡則無死無生矣任其將迎故
無不將迎任其毀成故無不毀成夫與物
冥者物縈亦縈未始不寧縈而任之莫不
曲成也自聞之副墨以至玄冥玄冥者所
以名無而非無又推寄於參寥玄之又玄
也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故七重而後
及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呂註人間道則憂患不能入所以年長而
色穉有聖人之道者得其大本大宗有聖
人之才者能以是道推之天下國家也卜
梁倚有其才而無其道故守而告之由粗
以至精已外天下而後外物外物而後外
生外生而後朝徹言沉冥於有身自省至
是徹而為旦也見獨者彼是莫得其偶無
古無今參萬歲而一成純也不死不生則

死者我殺之而我未嘗死生者我生之而我未嘗生將迎成毀雖皆攖之而我未嘗殆故名曰攖寧攖寧者攖而後成者也道以體之為正則文墨所論者乃其副也洛誦謂綿絡貫穿而誦之子孫者古道之所生在乎此也聰明見理之明聶許蹈而行之也需役需物而使之於謳詠歌以樂之也自副墨至聰明學而有所見自聶許至於謳行而至於樂然皆未足以為道之體玄冥則無見無知參寥則無亦不立疑其為始而莫知其為始乃其所以始也

林註道者命之配才者性之能有聖人之才已盡性矣有聖人之道則至命也言聖人之才非無道也出而濟世所主者才也言聖人之道非無才也入而無為所主者道也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引之而入於無為似亦易矣猶守而告之三日然後外天下七日而後外物九日而後外生天下與物忘之猶易生者人所難忘外生則不生而能生生是為道之極致夜氣存而

朝亦徹之然後能見獨獨者離陰陽而無偶見非目之所及也無古無今非世變所推不死不生則至於命矣命物而不命於物能殺生者也物物而不物於物能生生者也其為物也亦強名故任物之將迎成毀也夫物為物所攖則動亂而不寧唯道則攖而後成也副墨翰墨貳本絡者出書之地誦者記習之也聰明有見而明理聶許附耳而相許也需役有待而行於謳見於詠歌玄者妙之體冥者明之藏參者一所以絕有二所以絕無寥者空寂之名而後疑無是始也製此九名以喻聞道必有漸也

詳道註物者身之累故外物而後能外生生者道之累故外生而後能朝徹蓋夜氣不忘故朝而能徹道無與偶故所見者獨合古今為一時通死生為一貫則無將無迎無成無毀純氣不訪於內萬物莫攖其外而色若孺子不足怪也役生之徒則殺生矣而殺生者不死役殺之徒則生生矣

而生生者不生其爲物也往者無不將來者無不迎成者無不毀毀者無不成此以攖而成者也

碧虛註有聖人之才質必資聖人之妙用蘊聖人之妙用必資聖人之才質若守朴不變未可言其備乎而吉之謂其可傳也外天下則知土苴之可遺外物明緒餘之不足顧外生者悟嗜醜之虛幻朝徹者獨見曉焉見獨視道無匹也無古無今通萬世也不生不死復於宗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謂戕貪生之賊者身存性在生之妄者速死也物縈而已寧隨成不能傾副墨散典也洛誦習誦也見理曰瞻明耳告曰聶許需役則待用於謳則詠歌玄冥謂幽漠參寥謂造極疑始則莫知其末始有始也

趙註外天下外物外生三者同一外但由粗而精耳既能外生固不洞照所謂朝徹也朝徹則所見者卓所見者卓則古今常存古今常存尚何生死之有列子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正明此理自將自迎自毀自成一任乎物之自然而無不將迎無不毀成未嘗不與物接也攖寧者人爲此語所縈絆必有所悟衆理皆解是攖而後成也子葵又問何從而聞斯語副墨書也洛誦言也瞻明視也聶許聽也需役行也於謳歌也玄冥默會參寥求之於遠也疑始意其有初皆寓言也

鬳齋云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公孔子而已三日七日九日不必強解但只一節高一節耳朝徹者胷中朗然如平旦澄清之氣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無古今則無死生矣殺生不死生生不生言雖殺之而不爲死生之而不爲生也無將迎成毀只是自然而然也雖攖擾汨亂之中而其定者常在是攖而後成也因言而後書之方策則墨之副也苞絡而讀誦之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也後文同前解謂道從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名字到了歸之造物玄冥有氣之始參寥

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蓋言道雖
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
道者所以建中立極啓迪人心才者所
以開物成務恢規創業聖人以天下為
心任教化之重於斯二者蓋不可偏廢
焉權夫二者之重輕則寧處道而有餘
無或流於才勝所以女偊之化卜梁倚
守而告之恐才之障道而難入也始外
天下特遺其粗外物遺其在彼者外生
遺其在我者在我猶遺則無所不忘矣○
朝徹明物之所未明見獨覩物之所不
覩無古今則時不可拘無死生則形不
能定以死為虛則不能殺生以生為息
則不能生物矣唯其無將無迎無成無
毀所以無不將無不迎無不成無不毀
也其名為攖寧郭氏攖同縈今定如字
人處世間日與物接罕有不攖拂其心
者衆人則攖之而亂聖人則攖之而寧
之而亂道之所以喪攖之而寧道之所
以成也亦猶帝應帝靜之義但立言頗

奇後文副墨至疑始諸辭備悉茲不復
贅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
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
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
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
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
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
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𨇤而
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
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
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
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
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
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
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
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
又何惡焉
補註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
可宿所遇之時世謂之得順任而去世謂

之失安時處順謂之懸解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能解則無所不解也天不能無晝夜我安得無死生而惡之哉

呂註曲僂發背至句贅指天言病之拘攣而可惡此特陰陽之氣有沴耳其心閒而無事是以雖跰𨇤而不害於鑒井鑒井者反照於性之譬又將以予為此拘拘者底其生而以發予杞之間浸假而化者凡三而予之所體者則一此所謂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予何惡哉以無有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神則轉之者也故以尻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生之來不能知則得者時也其去不能禦則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無所懸此所以為解也苟非時而求當順而逆則是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者也來不能却去不可禦則知物不勝天矣吾何為惡之哉

林註四人皆知道之士能以無有生死為一體遂與為友自曲僂至指天言子輿之病狀人受陰陽之氣而生今有此疾是二氣災沴之所致然形雖有疾心閒無事跰𨇤鑒井歸之造物欲顯物理故寄於嗟嘆耳夫身為造物則隨陰陽之變浸假而化臂為雞為彈予因而求時夜鴞炙浸假而化尻為輪神為馬予因乘之而不辭蓋隨化而安何所違哉有生死則有得失得非我得係乎時而已失非我失順乎理而已此所謂懸解有生則懸無生則解也子輿謂使我如此者天也天者物之所不能勝吾何惡哉

詳道註首與脊尻高下不同而同於幻形無與生死去來不同而同於幻事此所謂死生存亡一體者也左陽主生故左臂言為雞右陰主殺故右臂言為彈得為可樂而安之不為樂所動失為可哀而處之不為哀所遷有哀樂之謂懸無哀樂則懸解也夫水性非凝也凝而為冰則水失其所融土性非立也立而為墉則土失其所安人性之結於物亦猶是也要在解之以復其本而已

碧虛註以七尺之軀即太空之體無有死
生存亡而一貫之也莫逆於心逆則非友
矣左臂為雞因而求司晨右臂為彈因而
求鴞炙尻柔陰以喻輪神強陽以況馬予
因乘之而遊豈更駕哉死生猶外之而況
哀樂乎得其變則乘時而動失其化則安
順而靜此乃達觀明脫者也其不能自解
者為死生變化之所結縛也
趙註子輿舉化雞化彈輪馬之喻因而求
時夜鴞炙乘之而遊固無是理但借以明
浸假化而為異物不過順物所宜而已何
容心哉繫者為形係累解者吾今而後知
免也
庸齋云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人自無而
有既有有而後有生死也偉哉已下皆言
其病狀使我為此拘拘者造物也浸假一
段最奇言假使造物漸漸化予之身以為
他物吾將因而用之此即順造化而無好
惡之意是雖寓言亦自有理懸解者心無
所係着不能自釋者有物結之萬物豈能

勝自然之理哉
按此四人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
尻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與之為友與
庚桑楚篇始無有而有生生俄而死以
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無
有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義同諸
解論之詳矣下文郭氏從有沴為句餘
解因之青義載崔氏本從其心為句閒
而無事屬下文亦自有理人之囿形天
地間已為造物所拘而今所病攣拳若
此是又為形所拘也雖陰陽之氣有沴
於外而心閑無事跰躃鑑井始嘆為形
所拘似亦未能忘情終安於天所賦用
亦何惡之有假使化予之臂為雞彈因
而求雞彈之實假使化予尻神為輪馬
因而求輪馬之用既入化機當隨所遇
而任之其可拒邪得者時失者順即是
適來夫子時適去夫子順也此所謂懸
解懸則係於造物解則造物不得以係
之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以結之唯順

自然之理而不忻不距可以解此結縛

故曰物不勝天也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郭註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將化而死無為怛之自古或有違父母之命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者也當死非所禁橫有不聽之心適為悍逆以速其死非死之罪也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理常俱也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也金之踊躍世知不祥生非故為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人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明己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寤寐自若而不以死生累心也

呂註鼠肝蟲臂人之所甚賤而氣形之散為肝與臂又其所惡者也於斯時也問以所賤所惡盡以考子來之所安知陰陽之於人不翅父母而聽之知大塊之息我以死而善之則安用問其奚以汝為奚以汝適邪夫躍冶之金人必以為不祥人之願為人也亦然今一以天地造化為鑪冶則鼠肝蟲臂無往而不可吾何容心哉成然寐蘧然覺言死生之際若寤寐之從容不為之變也

林註鼠肝蟲臂物之微小者與萬物論蛙蜩蜩覺者同亡造化之變無常弱人所不能知也子之於父唯命之從而不敢違人之命於陰陽異於父母死生變化亦隨之而矣或為鼠肝或為蟲臂惟其所遇而安彼之

化者近吾死安敢拒捍苟或拒之罪在於
子彼何罪哉
詳道註鼠肝怒之存乎內者也蟲臂怒之見乎外者也人生天地間欲捍陰陽之命而莫之聽何異乎鼠肝蟲臂乎陰陽之於人不翅於父母而不可不從也以身爲冶金不可以踊躍而必爲鏌鋣况以明其無喜怒於生死耳
碧虛註道在屎溺而況於鼠肝蟲臂乎世之違尊親之命者謂之不孝則逆彼化之
○理者豈曰順道邪造化近吾死若不聽而抵捍者是自悖其天真於化何罪經吴大冶鑄金節猶不可違化豈得逆哉成然寐交則寐蘧然形開則覺交開之形雖殊寂寞之性一也
趙註奚以汝爲奚以汝適言無所用汝也將化爲鼠肝蟲臂亦微不可知也鑄金爲劍唯大冶之所爲犯形爲人唯化工之所命爲鼠肝爲蟲臂吾又安能知之哉成然寐全歸之義蘧然覺蘇醒之義也

鬳齋云鼠肝蟲臂言物之至小者便是趙州云火燒過後成一抹茅草之論唯命之從不聽則捍即前段物不勝天之意鑄金之喻亦奇絶賈誼陰陽爲炭萬物爲銅自此中出成然寐蘧然覺以生爲寐以死爲覺却下六字如此結上一段文意真奇筆也
古之所謂友者唯其莫逆於平日故能規正其將死當子來妻子環泣之際叱之使避無驚其化則異於常人之所爲
○矣又語以人處世間爲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何以汝爲此又擇其尚合而闢其既往也鼠肝蟲臂言生之至微而不足道者設使造物所命亦安之而已其可距乎於此有以見灼知生死之理則無適而非樂無時而不安推其緒餘足以濟朋友之危解世俗之惑豈小補哉大塊載我以形至善吾死也重舉前文以證益慮常人之情畏死而不得免則預爲他生之計毫釐

係念萬劫縈纏礙□夫躍冶之金亦秪以異而鏌鎁不可必得矣是以至人以天地為爐造化為冶萬化無極吾與之無極何必曰人耳人耳而憂其不得邪又況於鼠乎蟲乎肝乎臂乎觀古人之所以自處者若此則豈生死所能拘蓋以生為寐死為覺故也以死為覺則何特而非覺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八

武林 道士 褚伯秀 學

內篇大宗師第五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熟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𤴯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

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郭註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五藏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爲而表裏俱濟相爲於無相爲也若乃役心志以恤手足運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爲佽篤而內外愈困矣能忘其生則無不忘隨變任化何所窮極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明至親而無愛念之情也人哭亦哭俗內之迹臨尸而歌方外之志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若乃矜乎名聲牽乎情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夫理有至極內外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弔者方內之事施於方外則陋矣以生爲附贅縣疣氣之時聚非所樂也以死爲決疣潰癰氣之自散非所惜也死生代謝未始有極故不知勝負之所在聚散變化皆異物也所假雖異共成一體故忘肝膽遺耳目任理而直往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其所以觀示衆人者皆其塵垢耳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爲也雖爲世梏桎但與汝共之明己常自在外也人之與魚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莫不皆然各自足而相忘也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呂註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歸根復命之處也登天則遂於大明之上遊霧則入於杳冥之門故撓挑無極無所終窮

彼以反真爲樂則臨尸而歌乃所宜也先王制禮使人平好惡而復人道之正則以反真爲樂者豈非禮意哉遊方之外則與天爲徒故以死爲樂而不足哀遊方之內則與人爲徒故以死爲哀而無敢樂若三人者與之爲徒而樂其死則倍死忘生者衆矣無三人者則綢繆於死生之間而不能解亦至人之所哀也內外之志不同此所以不相及孔子使子貢往弔欲其知禮意不出乎性命之情而天下之妙理有不在禮法之間也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非陰非陽以生爲附贅懸疣則以生爲喪而侈之以死爲決疣潰癰則以死爲反而樂之也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則非以爲實肝膽耳目忘而遺之則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又安能爲世俗之禮哉孔子以爲已則遊方之內而盛稱方外之高子貢疑其離遊方內而所依者或不在此蓋所遊者迹而所依者心也天之戮民言天刑之不可解若孔子則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安有所依足

以累其心哉是以遊方內而不必出安天刑而不必解也此非吾所獨與汝共之又況魚以喻人穿池而養給不必大水也無事而生定不必方外也相忘江湖則非特穿池而已相忘道術則非特無事而已畸人侔天所以外而不內也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則謹於禮法而不知性命之情者是也

林注有相與之道無相與之事有相爲之心無相爲之迹登天遊霧於致虛極也撓挑者宛轉於造化之表相忘以生者不戀生無所終窮未嘗死也綸曲織簾也而已反真我猶爲人所以發猗嘆之聲子貢怪而發問二人以子貢不知禮意所以相視而笑也脩己德行無有禮法外忘形骸俱同死生其道難測無以命之孔子曰彼遊方域之外者予遊方域之內者方外禮之意方內禮之文內外勢殊則不相及矣與造物者爲人則造化不足擬其用遊乎天地之一氣則天地不足極其大附贅懸疣者

氣之聚泆死消散者氣之散異物者生死變化同體者六骸耳目異物假用之豈其真哉道內忘外莫知終始言其與化為一也孔子拘於仁義禮法故以為桎梏亦猶天刑之不可解也蓋不得不然故云與女共之子貢見三人者不耦於人道故問畸人孔子曰不耦於人道者求似於天道則侔於天者以天言之爲君子侔於人者以天言之則小人也聖人能天能人混同萬物又何畸人侔天之有哉

詳道註形者造化之所爲命者造化之所賦不能順形則於拘拘不無累不能順命則於喘喘不無怛子祀順形子來順命二者雖殊其於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一也然而順形未能忘形順命未能忘命若子桑三友登天遊霧撓挑無極此忘形也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此忘命也忘形故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忘命故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此方外者之所爲若夫孔子則居方內而不辭安天戮而不避無事而生

定不必方外而後然猶魚之穿池養給不必江湖而後安以自抱之說知小人之非君子君子之非小人邪然則君子小人以畸侔於天人者言之彼三人者特賢於天之小人而已聖人混同物我無往不適又何區區於畸人侔天乎

碧虛註無相與者自與無相爲者自爲自與則自治自爲則無爲此所以爲相忘友登天遊霧高蹈塵壁也事撓而挑去其然無際故能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也為以求由鼓琴相和非爲棄尸也欲反其真人丘哭泣踊躍之文安生隨死極之意以相無有不見黠言之迹無以命之家知其宗君子乎方外者超塵方內者拘迹彼數子者方將與化俱而遊乎大空同混茫而一二以生死爲永息之生滅從天而亡固爲哉假合五行之異物託乎造化之一體寄形體故忘肝膽黜聰明故遺耳目出自塵無入於空洞遇世莫求自得方外之趣安能爲繁爲之禮以示衆人哉達人以目依

為務而以依聖迹爲戮辱故雖聖賢姫異
而應物不別也魚得水則相忘於波瀾人
得道則相忘於行路由其穿池而各養無
事而全生也順天然則忘禮法脩禮法則
失天然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失天然者也
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脩禮法者也能兩全
者其爲孟孫才乎
趙註相與於無相與以至無所終窮此姑
射神人之道也前章但能齊死生此則有
不死不生者焉子反琴張鼓琴歌和以反
真爲樂而笑子貢之不知禮意孔子知其
道之所存發明忘肝膽遺耳目之妙子貢
因問夫子將依方外邪方内邪孔子謂我
與汝皆桎梏於禮法是天刑之不可解也
穿池而養給求安乎水也無事而生定求
安乎道也魚不離乎水人不離乎道遊方
之内也相忘於江湖相忘於道術遊方之
外也畸人者與人不耦而與天合矣天道
則真人道則僞此其所以異也
膚齋云相與以無心相爲於無爲登天遊

霧撓挑無極即遊乎萬物之表相忘以生
無所終窮即不忘所始不求所終也往待
事猶助原壤沐椁之類編曲織箔也反真
即復初禮意猶云禮之本也此或謂莊子
寓言按禮記載原壤貍首之歌則知自古
以來有此離世絕俗之人不待學道而後
有也脩行無有言無德行與造物爲人即
是與造物爲友遊乎天地之一氣言遊乎
物之初贅疣疣癰喻此身爲天地間長物
必決之潰之而後快即勞生息死之意○假
於異物託於同體即地水火風假合爲身
之論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則彷徨逍遥何
所不適哉子貢問夫子所依者方内邪方
外邪天之戮民即天刑不可解故不得爲
方外之人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
樂也穿池而養亦是自給言得水不拘多
少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爲生畸人獨異之
人故合於天天以爲君子則人以爲小人
人以爲君子則天以爲小人矣莊子之所
謂君子有譏侮聖賢之意蓋謂禮樂法度

皆非出於自然必剖斗折衡使民不爭而後爲天之君子也亦憤世疾邪而有此過高之論

相與於無相與淡以成交也相爲於無相爲静以成德也登天遊霧則飛行無所拘相忘以生則不知有身世遺遠物外何所終窮哉一笑莫逆則神交心契目擊道存非後世薄俗當面論心背面笑之比也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則桑戶之爲人可知二友鼓琴相和以反真爲樂則其旨趣亦不凡矣子貢習乎禮文宜其怪而見問蓋禮意所在唯遊方外者知之且夫子非不知此也使子貢往觀而發其所問欲有以誨之耳與造化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陰陽之變不得以二之故以生爲贅疣聽其縣附死爲疣癰終於潰決惡知先後之所在哉假四大而爲身混內外而兼忘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此其所以爲大宗師之道也子貢復問夫子何方之依夫子謂予以仁義禮樂化人乃桎梏於造物者與汝共之言舉不逃乎此也魚藉水而活人藉道而生安乎水者穿池足以給安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此喻遊方內者亦安於方內而已至於相忘江湖道術之間喻遊方之外非世禮所拘故處死生之變從容而不怛也子貢聞方外之風離世絕俗遂問畸人答以畸於人者侔於天言其違俗必合道也由是知天之小人乃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即天之小人也兩句只是一句明畸侔之不同天人之各異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

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郭註夫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無所不安隨化為一猶忘所知於當今豈待所知而預憂哉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方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今在營中自以為然則無以明覺之非夢生之非死也死生覺夢不知所在皆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雖以變化為形之駭動不以損累其心以形變為旦宅日新其情不以為死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故人哭亦哭自是其所宜也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故同內外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夢為鳥夢為魚無往而不自得死生之變亦無時而足惜也所造皆適故不及笑排者推移之謂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安於推排與化俱往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

呂註夫惟知其未始有物則不見有內外死生之異矣必遊方之外以死為樂至於臨尸而歌邪是以居喪哭泣與人同而不為哀戚所累則與人異故窮之孟孫氏以明至至者不離乎世俗之同生猶是死諸是哭泣猶是號欲簡之而不得彼三子者雖不知死生存亡之所在而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則未為不知所以生所以死也以反其真為樂人為歎則未為不就先不就後也孟孫氏不知所以生所以死則生無所設死無所反也不就先不就後則死無足樂生無足歎也非特如是而若化為物者因待其所不知之化而彼亦不知也蓋方將化惡知不化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則吾今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彼有人之形

故有駭形而心不動故無損心死生猶夜旦故有旦宅無人之情故無情死此孟孫氏所以特覺也夫唯知此故人哭亦哭無涕不哀是自其所以乃而不足怪也且汝方夢爲鳥爲魚亦不知其夢則今之所言爲覺爲夢殊未可知以明孟孫氏則忘吾而特覺者也適所以笑適而造之非自適也故不及笑笑所以排笑而獻之非樂笑也故不及排排者排遣憂愁而去之則孟孫之忘死生亦不可造而獻也安排則排有爲而排之去化則知其不可禦而順之寥則不礙天則不人一則不二道盡乎此矣

疑獨註凡人知生而不知死孟孫氏知人之所不知故曰進於知矣夫安生安死何簡擇之有孟孫所簡者道不知死生之異而避就之也化者來不可卻去不可追忘而待之理至則應唯化所不能移者在生而達死之理故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有係於世皆夢也及其既覺死生不能累況世俗之禮乎彼孟孫氏特其母死見人哭亦哭而心不損旦[illegible]生也形以喻宅凡人以情徇形故情形係死至人知形非吾有視爲旦宅故形有死而情不死孟孫脫摩獨悟故曰特覺也詳文乃象氣出之難言孟孫哭不出於本心因人哭而哭之此所以爲難也吾生吾死無往非吾吾夢爲鳥吾夢爲魚隨所遇而安之不知今之說者覺而說乎夢而說乎孟未達死生之理錯覺亦在夢中支其既覺更無覺夢也偶然而適適非常而強爲適故不至於笑心不樂而爲人笑此獻笑也排者推移造化之理唯無所不適者適而及於笑笑然後笑者笑而及於排故至人安其推移忘其變化入於寥寥而與天爲一也

詳道註孟孫之善喪者道也顏回責之者情也孟孫唯簡之而不得則所簡而取者道而已又安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夫徇於形而累於生者常人之情有駭形而無損

心則不以形爲徇有旦宅而無情死則不
以生爲累如此則順其在彼者而無所逆
故人哭亦哭安其在已者而無所憂故哭
而不哀也夫適生於所安笑發於所樂強
爲適則不至於笑爲人笑則不能排而去
之孟孫之心未嘗哀樂特因人哭亦哭造
而獻之之謂也其不至於哀宜矣安其推
移而無損心去其變化而無情死乃入於
寥遠而與天爲一也
碧虛註哭泣居喪事死之禮無涕不哀達
死之道此能盡行而進於知者也以死生
爲一條故莫可簡雖簡略死生而未能簡
略哭泣也夫有所避就者常情今之有身
者化物既爲化物從其所化今將化也安
知死入空寥而不再爲人哉今將不化也
安知生居短景而交臂已失哉形隨化遷
故有駭形心同空寥故無損心形乃神之
傳舍今旦居之則修治明旦遷徙爲棄物
唯達者隨變而常生故無情死也說文乃
象氣出之難謂忘哀戚而哭泣之不易也

生亦吾死亦吾故曰相與吾之至人無已
何處不吾夢爲魚鳥而厲天没淵亦猶是
也人之迷惑死生覺夢久矣不識居長景
者無覺夢超象外者無生死也夫造作適
樂不及笑之自然陳獻笑容不及推排之
無着孟孫氏安於推排不但去化乃入於
寥寥之天混冥而不二也
趙註孟孫才母死不哀而以善喪之名蓋
魯國夫子謂孟孫盡死生之理造致知之
域然不得不居喪不得不哭泣所謂簡之
而不得也然不戚不哀則已有所簡矣不
知所以生死先後言孝於其母事生事死
一也若化爲物謂彼既化爲異物矣其所
不知者不生不化也又豈待其所不知者
與之俱化而後已邪化者形也不化者非
形其化不化悉能相知哉有駭形而無損
心有旦宅而無情死所謂有人之形無人
之情也夫子謂回吾與汝未覺者也孟孫
氏已覺者也人哭亦哭不知其然乃旦也
言旦爲生夜爲死世人認生以爲我而不

知爲夜之旦也吾所謂吾者亘古今而常
存夢爲魚爲鳥不知夢也今之言夢有以異
於夢乎造適者無入而不自得故不及笑
獻笑者觸機而喜故不及排安於造物之
推排而離於生生化化之域乃造於高遠
而與天爲徒也
盧齋云進於知者進進而知道也簡之而
不得謂居喪之禮哭泣之事猶欲簡去而
不得雖欲簡不得而所爲已甚簡矣不知
所以生死先後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順
造化而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言聽其
自然又安知將化已化與不化哉彼知道
而我怪之是我之夢未覺也形有老少之
變雖可駭異心閑無事故無損心只生也
宅居也死生猶夜旦知生之所居者暫則
死非實死故曰無情死特覺人哭亦哭言
隨衆耳此是欲簡而不得處是自其所以
乃言其自得之妙欲簡而不得乃隨衆以
哭也且今之相與既以我而怪之又安知
我之所謂我果何如邪此莊子鼓舞其文

覺者當別其一隻眼夢爲夢魚只是前篇
化蝶之言今之言皆其覺其夢即周夢爲
蝶與蝶夢爲周與意有所適有時而不及
笑者適之甚也因物而笑是物獻笑於我
出於自然何待安排世間萬事窮達得喪
皆已排定我但安其所排隨化而去乃可
入於寥天一寥天一只是造化做成名字
如此
前章子祀子輿子犁子來相與爲友子
輿形病而心無事子來將死而神不懾
達理之順化者也次章子桑戶死二友
編曲鼓琴相和而歌忘形而樂化者也
至此孟孫居母喪也欲簡之而不得故哭
無涕中心不哀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
死又且不知以踦踊哭泣爲僅哉大意
明死生之不足異使人安而順之樂而
忘之生者不至摧毀死者免於驚怛神
遊所至其樂融融則所栖託必不入於
暴戾之軀矣請觀蜩蟬蛣蛛之化其理
可推將化未化凝然寂然因知彼我之

分殊潛侯天地之氣應則蛻甲于此而化形于彼矣方其化也或誤爲他物所觸則恚怒而變爲惡類心變於內形移於外豈有以感召之夫化雖由於造物亦有以見物之自造也其機可不謹哉

心之所適爲造適造適則眞樂內全不在乎笑而後樂因物而笑爲獻笑獻笑則出於勉強不及推排之自然物之窮通係於造化之推排人之哀樂係於推排之所遇能安於推排順於去化乃入於寥遠合乎自然天人混融無二道矣

此言孟孫氏明數達變順化忘情豈以死生爲夜旦姑寓覺夢於其間何足以係哀樂邪或問孟孫氏情忘死生心無哀戚達則達矣然施之於母喪薄親悖禮得不爲名教罪人乎曰彼方外之士所以報親者以實不以文蓋有在乎除功寄行解胎散結而極乎全神超化之妙豈屑屑爲世俗之禮哉昔孔子之友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則尤甚焉者孔子過之若不聞亦卒不加責此遊方內外之辨禮教文質之殊非達觀不足以語此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六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韲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郭註黥以仁義劓以是非言其以形教自虧不能遊自得之場意而不敢求涉中道願遊其藩籬而已許由不然之意而謂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亦有須冶鍛而為器者故無莊據梁黃帝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此寄言以遣云為之累夫率然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黥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韲澤萬物皆自爾耳亦無愛惡於其間安所寄其仁義故見其日新而非巧也遊於無為師於無師而已矣

呂註道之大通遙蕩恣睢轉徙之塗是也。無莊自美而累於美據梁恃力而累於力黃帝寄智心服形以役乎無知則其始不能無用知也鑪所以鎔鑄錘所以鍛煉言二人之亡其累非天性無之亦在於鎔鑄鍛煉之間則安知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補我劓使我乘其成心以隨先生之無為邪夫韲澤萬物長於上古刻彫衆形此吾之所遊而以為師者也子欲息黥而補劓亦以是為師而已

林註躬服仁義所以盡性明言是非所以

窮理堯方内之治天下者故其杏意而若此許由謂堯既黥汝以仁義劓汝以是非矣汝來何爲遥蕩遠江恣睢轉徙往來行適貌意而既悟爲仁義是非之所拘而不能出今願遊於道之藩籬而許由以盲瞽喻之意而心願受教故舉三子之亡其美力知者皆在鑪錘之間人之所以至於道亦由學耳詎知造物者不息補我黥劓使乘其所成之道以隨先生邪許由謂物皆自造我與物俱不可知寞之而已吾師乎揹道而言韲碎萬物而不爲義與亡國而不失人心意同蓋萬物皆自然仁義之名將誰寄哉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言道之至久也覆載天地道之體刻彫衆形道之用凡吾之所遊者如此已

詳道註古之論道者再變而及仁義八變而及是非仁義者道之散是非又仁義之薄則仁義之害猶黥汝是非之害猶劓汝也亡其知則無知甚於失美與力肴矣許由謂仁義是非之所盲瞽者不足以見道

意而謂美力知者治煅而去之皆可以入道則前之所虧者在補息後之所成者在訓導耳故韲碎萬物非戾之也澤及萬世非愛之也長上古而不老則其變日新彫衆形而非巧則其用日藏非遊於仁義是非之表者能如是乎

碧虛註以聖迹爲刑戮於何遊夫縱散自得無係之場夫知力美者稟受所有斯難去者皆因聞道而亡失此言聖賢惜性猶假鍛鍊而成況中下之才乎今雖爲聖迹所虧豈知造物者不有息補乎且性之虛靈黥劓何損今乘此成全之性以隨先生之後又何猜嫌夫道師未嘗有仁義之名今汝招黥劓之詬得不怪哉若免景都亡始可遊道之區域矣

趙註由謂意而堯既以仁義是非黥劓汝之身無復有彷徨逍遥之樂矣意而願遊其藩由以盲瞽告之意而方悟仁義是非存於胷中果足以害道也於是引美力知爲喻言一經大冶怡然理解安知我之黥

不息則不補邪吾師乎言吾所師之道吾
所謂仁義非乎之仁義也陰慘而萬物殺
非義也陽舒而萬物生非仁也亘古窮今
非老也範圍曲成非巧也吾道如是而已
當於此而遊之
鬳齋云遙蕩恣睢縱橫轉徙變動也
盲瞽之喻謂汝無資質不足以聞道意而
謂去故習而自悟在轉移之間稟自然
之理以事先生由嘆未可知言未必汝能
如此也吾師乎已下方說出本篇大宗師
蓋無爲而爲自然而然我無容心故不得
以仁義名之也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
同憂亦此意長於上古等三句皆形容自
然之道遊心於自然則見天地與我並生
萬物與我爲一吾之所遊者如此而已矣
許由一於無爲兼忘天下者也堯不免
於有爲兼濟天下者也兼忘則已逸而
天下化兼濟則已勞而天下逸聖人一
出一處而有方內方外之分所異者迹
所同者心也躬服仁義明言是非方內

之學也遙蕩恣睢轉徙之塗方外之遊
也意而爲方內禮教黥涅殘劓之餘而
聞言心悟願舍方內而遊方外志亦可
嘉然由未之許意而遂引三子天稟殊
絕猶聞道而化則吾之此來也亦在陶
鎔鍾鍊之間耳夫學道者所以求復其
初保其全而勿傷也既黥既劓而望造
物之息補不亦難乎信能明夫物之自
造則所謂黥劓者亦在乎自息自補造
物何與焉意而謂儻黥可息而劓可補
吾將復爲全人乘此成全之機以隨先
生之後而進乎道未晚也人患過不知
改迷不思復意而悟昨非而今是亦可
謂善復者矣人之所師者道吾師乎指
道而言也下四句發明大宗師之道超
仁義而貫古今蓋出於無爲之爲不化
之化豈世間技巧所能及哉遊謂徜徉
自得於其間無適而非逍遙也故經中
不一言之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

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郭註顏子以損之為益而夫子謂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猶未玄達也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以是坐忘者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有天地然後曠然與化為體而無不同也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故無好惡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

呂註人之為人也久矣其悟道雖在一言之頃而復於無物非一日之積也回聞心齋而未始有回則悟道於一言其忘仁義禮樂以至於坐忘則非一日之積也同則物視其所一故無好化則未始有極也故無常同於大通則同於化而已矣

林註忘仁義而進於忘禮樂猶未離乎封域則有物也又進而至於無物則肢體於是乎墮聰明於是乎黜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其至也[illegible]生乎[illegible]雖去則自然矣同乎大通與物為一也好惡起於不同同則無好惡人為物之靈化化則無常也[illegible]物為[illegible]與化為人乎[illegible]也

[illegible]天先合[illegible]百川以[illegible]不見[illegible]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回得道而忘仁義禮樂是[illegible]忘[illegible]也[illegible]何在哉與我衆忘而已此回之所以賢也[illegible]謂損[illegible]以[illegible]損之又損

之以至於無損非造坐忘之妙何足以與此

碧虛註顏子之益謂損外益內也愛物之謂仁利物之謂義愛利屬乎外忘之則可於道則未也禮者體之威儀樂者心之沖和心體係乎內忘之則可於道則未也坐忘者無時而不忘墮肢體謂即應而忘黜聰明謂即照而忘即應而忘離形去知也即照而忘同乎大通也體同太空則無好惡心同造化則無斷常矣

趙註云仁義禮樂君子不可一日去顏子心融乎理則四者之名不立而忘之矣墮肢體離形也黜聰明去智也同於大通則與道為一矣夫子之意蓋謂好惡兩指常優俱泯是所謂同是所謂化汝果能若吾將從師意其未必然也曰墮黜曰離去未免於有心亦不得謂之忘也

鬳齋云坐忘之說乃莊子借顏子之名以形容造道之妙蓋自言有所得也先忘仁義而後忘禮樂猶外天下而後外萬物至於坐忘則有無俱遣四肢耳目皆不自知而同於大通之道也與道為一則化化則無所住而生其心矣

仁義本乎心心致虛則忘之易禮樂由乎習習既久則忘之難顏子於斯二者既已俱忘則亦能人之所難能矣而夫子猶以為未蓋欲進之而造夫道之極於此有以見鑄顏之意他人至是則望崖而反矣顏子又從而進坐忘之妙夫子乃驚駭更問其稱之之速也回若以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必由忘己而後忘物斯為坐忘矣夫不知所以同而同是為大通之道豈好同而同之哉猶大化之運頃刻不停人處其中與之俱運幼蒙長壯勞老逸其間日應動靜與發變遷亦何常之有苟非欲化而求化也物理自然古今一致唯行道者我從不化忘之而已此二句乃夫子印證坐忘一段公案欲人求同於異安化為常寓形於忘合道於虛則至矣盡矣人而

信能無以外習滑湛然之真則夫坐忘者亦學道分內事夫子推之為賢蓋所以獎成之而誘進其徒云耳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郭註此二人相為於無相為者也今裹飯而往食之亦天理自爾非相為而後往也子桑鼓琴哀歌求其為之者而不得言物皆自然無為之者也

呂註莊子論大宗師而卒之以孟孫才顏回以為如孔子之徒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而後為至也然恐學者以子桑之徒為不及孟孫氏子輿之徒為不及子桑於是復合而論之其言則皆至於命而安之之辭諸子之迹雖不同以道為大宗師而至於命則一也

林註子桑忘形遺生故當其病也不以病為病一歸之命而已不任其聲以病而力微故舉詩如此其趣也父母[illegible]親天地至公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則亦命焉耳萬化咸歸於一命此道之極也

碧虛註寒與之衣飢與之食猶魚之相濡以沫非矯情也不任其聲憊也趨舉其詩不成章曲窮病之極求其為之者而不得卒歸之於命任命則無不達矣

趙註子桑以窮安命與夫子厄於陳蔡而絃歌不輟顏子居陋巷而樂不改意同病將不能任其聲無力而聲微也趨舉其詩情隱而辭哀也父母豈欲吾貧天地豈私貧我語最精深求其為之者不得而歸之命豈知由然之理在天地之上命即自然之理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此篇當於列子力命篇矣

古之所謂友者道義相資成德就業者

難相濟生死不渝者也觀子輿之於子
桑無愧於交道矣淋雨而憂其病知子
桑之貧也裹飯而往食之知子桑之飢
也入門聞歌而驚問恐子桑困窮而怨
尤失其操守也子桑謂父母豈欲吾貧
天地豈私貧我可謂達人高論非困窮
所能厄也第以為至此極猶未能忘情
於其間既而歸諸命則能以理勝而忘
之有道使子輿所以忘言也
南華用以結大宗師之旨即所謂
貧賤憂戚玉汝於成益非虛備之久涵
養之極不足以大任故也學道君子宜
深體之
民物之衆主之者君學徒之衆訓之者師
天生聖賢作之君師所以建隆治體恢拓
化源使人知道德之可尊性命所當究君
臣父子無失其倫天下國家同歸于治者
也然而正心誠意之本傳道授業之微非
師無以任其為道也至矣宗師則為學者
所主而尊之之稱冠之以大猶云衆父父

也首論知天知人明義命以立其本以知
之所知養知所不知則以人合天知出於
不知是知之盛也故繼以真人真知寤不
夢而覺無憂出不訢而入不距虛而不華
悗乎忘言誠若無為也而刑禮知德治世
之具密有以體翼之而至極乎內聖外王
之道者也夫人之於父其忠其君而身猶
死之況其卓然至真者乎真之可貴有尊
於君父之命而世俗罔知從事乎呴濡
濕沫不若相忘江湖之為愈也大塊載形
佚老息死此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合
生長死故設藏舟藏山之喻以破其惑凡
有形有生理無不遯雖壑澤深固猶不免
于變遷有以見造物者無形而有力也以
有形之生處無形之宇宙惡保其不遯哉
知其究極天人協達性命而無執著也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以處己而言命物之
化而守其宗則以守物而言處己之命子
桑是也守物之命其唯大宗師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應帝王第一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郭註有虞泰氏皆世事之迹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世孰名之哉故乘變從爲世世有夷險迹有不及也夫以所好爲是人所惡爲非人者以是非爲域也能出於非人之域必入於無非人之境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耶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夫如是則奚必是人非人之有任其自知故情信任其自得故無僞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絶有虞之世也

呂註齧缺問王倪即子知物之所同是耶子知子之所不知耶然則物無知邪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耶四問而王倪一答以不知夫物之所同是者止於所不知王倪之不知乃真不知而體之者也有虞亦曰有虞泰氏亦泰定之義謂有知而有虞不若無知而泰定有虞氏之至猶藏仁以要人而人從之固得人矣然以仁爲藏而是之不免以不仁爲否而非之是未始出於非人有人有非人樊然殽亂矣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以己爲馬以己爲牛莫之惡也故其知信而不疑其得真而不僞惡知不仁之爲否而入於非人乎自王倪觀之則有虞氏不及泰氏可知矣不及者言其迹泰氏則有虞氏之所以迹也欲得其所以迹者解心於神以遊乎王倪之所不知而已

林註泰氏上古淳朴之世至堯則淳散而法成舜又因堯之法而增大之所以不及泰氏非聖人之道不同蓋時事之變聖人應迹亦不得不異耳有虞氏以仁爲善而要天下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人之

有仁則以不仁為非人以人道言之有虞氏固出於非人矣以天道言之則有人皆亦未免於非人也徐徐于于皆[illegible]之所以形容其淳朴或以己為馬或以己為牛一安之而已故其知情信而其德甚真未始

入於非人言其無是非也

[illegible]注近以不知為內知之為外不知[illegible]深知之為淺故有齧缺四問而王倪一答以不知齧缺因悟喜而以告蒲衣蒲衣乃語以[illegible]之道[illegible]虞氏招仁義以攖天下之民又曰有虞氏之[illegible][illegible]仁皆仁以要人於道已不得天然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則物我兼忘無所係累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其所知者[illegible]信其[illegible][illegible]未始入於非人泰失之於老聃曰吾以為人[illegible]也[illegible]謂非人[illegible]黜虛往聖人行不言之教則[illegible]不知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也虞氏[illegible]知泰氏[illegible]人以要人[illegible]也未始出於

非人謂[illegible]同流俗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無物我也知性不偽故曰情信所行不[illegible]日[illegible]未始入於非人謂超出是表

也

評注[illegible]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古必至於無知無從[illegible]知齧缺雖然而語以告蒲[illegible]人曰[illegible]何知之好也有言以仁為善求以得百姓之歡心此人之合未始離乎天[illegible]自從以我[illegible]馬可也以我[illegible]牛[illegible]可也[illegible]不作我而忘此真人之[illegible]也其知[illegible]無[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門之[illegible]世不言之言而古有[illegible]謂[illegible]吾耶泰氏古帝王[illegible]仁以結人心亦可以得人不出於如天而已謂其但能與天為徒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illegible]曰不[illegible]此也不曰天而曰非人[illegible]其[illegible]以[illegible]

馬以己爲牛皆置之不問聽人誰何也其
所知皆實理其德在己皆天真也到此處
天亦不足以名之任其自然而然又出於
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前曰出後
曰入看他下字處

齧缺問王倪即齊物篇中四問是爲復
舉以標其首明真知無知是以能無不
知而帝王之道尤宜忘知以任物使聰
者爲之聽明者爲之視知者爲之謀勇
者爲之捍吾則端拱而致無爲之治豈
不偉歟故齧缺因王倪之對喜而告蒲
衣蒲衣謂汝乃今知有虞不及泰氏盖
以仁爲喜不能不虞而出之未始出於
非人德合乎人而已泰氏[illegible]則自得知
德俱真未始入於非人則道合乎天何
有出入道合乎天而人歸之此應帝王
之第一義也臧字音義舊作藏故崔註
云懷仁義以結人也成疏因之呂氏從
臧釋之以善林陳諸解皆從呂說或謂
臧藏二字通借用按[illegible]
易臧則是借爲藏而無以藏代臧之
理今本多作臧以善釋之爲當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
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
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
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
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
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郭註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
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
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爲其
所不能也且含氣猶各有以自存是以帝
王任之而不爲使萬物自成也汝曾不如
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呂註君人者脩身爲律身爲度而用人惟己
則問有所以以己出經者其以義制事而
他人有[illegible]從之則同有所謂式義度
人者[illegible]
則所[illegible]

免爲欺德而已是猶涉海鑿河不足以有
成使蚉負山不足以勝任也夫大物之至
重神器之不可爲而以己出經式義度人
則治外而已正而後行確乎能事則非治
外之謂也若然者無有偏陂而人可見其
所向無有反側而人不見其所背無有好
惡人不可得而執避也尸吾之所向者皆
出於玄同則天下之真情僞得矣此故探
奇器以探我頷珠於九重之淵哉今夫鳥
鼠之高飛深穴以避患也皆謂二蟲之無
知乎人又知於二蟲不能無已而彼彼有
以寇之則二蟲之不若也
林註用己出法度以治天下終不能成功
如涉海鑿河使蚉負山言不勝其任也古
者聖人治天下使民各安居物皆遂性何
辭弊於法度以治外哉言聖人順民物之
性於事確乎有能之者因而任之止於分
內耳夫鳥高飛鼠深穴所以避患也不待
教而然民有常性使之盡分而已何必作
爲經式義度以撓亂其常性哉鄱庸註曰

中不以晦蔽衆始者不以權應物不以晦
蔽衆故以己出經不以權應物故式義度
人如此則如涉海鑿河不循其理使蚉負
山不量其才也不循其理非所謂正而後
行者也不量其才非所謂確乎能其事者
也夫鳥鼠猶知高飛深穴以避害則聖人
之治豈可以己出經而取患哉
碧虛註出經濟之術用仁義之道率民孰
敢不聽而化諸不修己而飾人故曰欺德
治外乎言必先治內也正而後行邪則不
能率衆也禽鼠微物尚遠害以全生理而
況於人乎言出經式義乃治世之具非君
人者之所以具也
趙註曰中始告肩吾以聖人之治天下立
經陳紀爲萬世法則天下莫不服從矣接
輿謂大海無際涉而鑿河蚉寅至小使之
負山喻繕區區之經式義度以整齊天下
俾之向化萬無是理我好靜而民自正我
無爲而民自化聖人盡其在我者而已豈
以治外爲務哉鳥鼠猶知避危就安而不

待教人而不若二蟲邪

鬳齋云經式義皆出於己以身爲天下化也度人即化民經式義句法與和豫通同欺德言自欺非實德也治外者口化之以身則有跡也正而後行順性命之理也能其事者盡此自然之事也鳥鼠之避患言有道者亦有累曾不若二蟲之知也

日中始務明而好爲首者也故告有吾君人之道若此以己出經式義度則正人以法而不安其性命之情人孰敢不聽而化諸則必人之已從非心悅誠服也故接輿指爲欺德謂非實德不特欺人抑自欺耳以是而治天下憑虛莫濟必不勝任也夫聖人之治豈務外乎言經式義度皆治外之具正而後行確乎能事謂道德性命之理各得之內務本立於內則施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也且禽鼠猶知高飛深穴以避害況欲君人而欺德以召患乎曾二蟲之不若也故古之應帝王者無欲無爲天下自化若任知能以爲之則君勞於上民亂於下何望乎治哉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諸解多從經從人爲句林趙從度爲句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以己出經式義庶民孰敢不聽而化諸續考吳門官本作以己制經制字獨異博參衆說林趙斷句爲優今從之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郭註問爲天下則非起於太初止於玄冥者也與造化爲人則任人之自爲莽眇羣碎款耳乘羣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而乎自得之場不治而自治也任性則淡漠靜於性而止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

也容私果不足以生而順公乃全也
呂註無名人則體道者也體道者無所忻
厭此云忻厭與人同也忻則與造物者爲
人厭則乘莽眇之鳥出六極之外何問彼
其爲人存亡在己出入無迹豈肯以天下
爲事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其心爲遊心
於淡至無容私焉是乃無事而取天下之
道也
林註天根自然之本無名指聖人不豫謂
不見於其先而乃發問也與造物者爲人
倦則又乘夫杳冥而能飛者出六極之外
此言聖人之道無乎不在而實無爲斯足
以應帝王矣汝又何法以治天下感予之
心爲言其不足以感動我也天根又問答
以遊心於淡則無味合氣於漠則無暴無
味所以清神無暴所以養氣也則物來而
不逆大同而無私不期於治而天下治矣
詳道註天根以言本無名以言聖天根起
本以應末出晦以趨明而問爲天下無名
人所以鄙之夫與造物者爲人已涉於有

事矣故厭則乘莽眇出六極遊何有處壙
埌也莽眇喻心乘之以遊即遊心於淡合
氣於漠順物而無私者也若此則不爲天
下而天下自治又奚以法治之哉
碧虛註與造物者爲人有爲自造也乘莽
眇出六極凌虛履妙超陰陽也遊何有處
壙埌造道之域居空同也順物自然而無
容私有私則失自然矣
趙註天根者宗主之稱無名者真人之號
殷陽盛明之地蓼水寥寞之鄉造物者覆
載天地彫刻衆形本非有心予獨厭之而
超乎形氣之表又何必以治天下感動我
心爲無名人又問乃以順物自然之理答
之凡有心於爲者皆容私也天根此問之
失在爲之一字無爲則天下自治矣
鬳齋云與造物者爲人處世而順自然也
遊於世間已足將遊乎造物之外莽眇虛
無之氣何有壙埌太虛無極也何故以治
天下感觸予之心帛字崔本作爲亦何故
之意淡漠無形氣猶性也以此心此性皆

合於自然前云無聽以心而聽以氣則此氣字合以性釋之順造物而無容心則天下自治何必爲天下乎無名人即子虛爲有之類

天根喻自然之本當隱晦涵育任物自化今趋於盛明之方自潁以來有爲故問爲天下無名聖人所以鄙之謂何所問之不悅我心也乃自陳無爲放曠之樂就以點化之與造物者爲人言與化俱運任而不助也恭眇猶杳冥爲喻飛行無迹壙埌虛豁貌言我逍遥自適若此汝何法以治天下感動予心哉天根又問無名人告以遊心於淡無嗜欲也合氣於漠無所暴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有心於爲天下則有私而失其自然名曰治之而亂之所由生也蓋治天下之道無他善復其自然之本則身脩而天下治矣天根不知反求諸己而懷實自迷哀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應帝王第七之二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郭註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王蓋以文彩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繼乎無方者也天下無明王則莫能自得然功在無爲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而民莫知恃賴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爲己名物皆自以爲得而喜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與萬物爲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何暇遊虛哉

呂註嚮疾者趨事之速強梁則非以求勝物而徹之非能無知疏之而明非明之所自出學道不勸則未能日損以為道者也能有所技則勞其形思有所係則怵其心猶百工以短長有無胥易非聖人所以用天下也虎豹猿狗之來田藉皆有以致之則夫勞形怵心而為天下用者亦強梁疏明之所自取也藉猶借言巧力為人所借也有力弗居化貸弗恃則凡有者不得舉而名我使物自喜而已所以然者立於不測遊於無有故也則向之所以比明王者不亦疎乎

林註明者神之敎王者聖之勳德而王者出而治世故以嚮疾疏明為問答以如是而可比明王則是胥徒好易技係勞形怵心者皆可望於聖人虎豹以文而來田佩猿狗以便而招繩藉皆可以比明王乎子居蹵問明王之治答以功蓋天下而不自化貸萬物而不恃言古之明王無意於天下而天下歸之以至運精神以化天地之德動心術以應事物之變其本莫不始於此故雖有功而不舉以為名化物而不自以為喜是以天下以功歸之物自喜之立乎不測之上而陰陽莫能制遊乎無有之鄉而萬物莫能累也

詳道註嚮疾強梁則與能如聖人異矣物徹疏明則與明道若昧者異矣學道不勸則與絕學無憂者異矣明王即聖人聖人無為而天下化今與弊於三者而與物為事循以技係交易而年利者也豈惟勞形怵心外患將至矣夫明王之治有功弗居則我何力於民化物不恃則民何得於我是以名不舉而迹不彰實不聚而患莫及以虛而為羣實之宗以無而供萬物之求也

碧虛註所嚮之處嫌疾強梁不容惡也徹通事物疏豁明白尚聰明也以此妄私易彼自然使其技能相係勞苦其形怵惕其心者也虎豹猿狙喻以能召患似不自已忘我也而民弗恃忘功也有莫舉名忘名

也遊乎無有乘忘也明王之治如是而已
趙註嚮疾者所志捷疾强梁者剛果敢爲
物來能明力行不勧如此可比明王否荅
以道尚柔晦無爲若此則與道相反而爲
才所累豈惟勞形怵心又有害焉猶虎豹
猿狙來田來藉皆以才援禍不足以治天
下也子居更請蓋銳於有爲老子則安於
無爲故荅以功成而若不自我出物化而
弗恃以爲能物各自適而莫能名言之功
即孔子替堯所謂民無能名而巍乎有功 ○
者也
廬齋云嚮疾强梁等語雖不指名而譏孔
子皆刑徒易更也猶不亭更也必古有此
語猶漢云胥靡投係若以工巧而係累於
術之人也言如此爲學身心俱勞猶虎豹
以文而招田獵猿狗以便而招繩猶此耳
之之甚也子居再問卒告以功蓋天下似
不自己至使物自喜即功成不有治乃何
加之意立於不測即是遊於無有裝然只
筆端耳已上數段皆述其命稿之意

嚮疾諸解不同音義執梁簡文以嚮同
響猶庖丁章砉然嚮然讀同響也義然
考本章大意呂林碧虛如字釋之爲優
今擬解云嚮疾謂應物之速强梁則非
守柔者也物徹謂樂通物疏明則非葆
光者也學道貴於無爲而乃以不勧爲
功猶以技能相易相係不免於勞形怵
心言所求者非其道也且也至可比明
王乎乃老聃反問之辭謂若以前論嚮
疾强梁等可比明王則虎豹因文彩以
致獵猿因便捷狗因執狸而致繩亦
足以比明王乎子居始悟其非問明王
之治乃告以忘功善貸逃名適形始可
以論明王之治蓋子居所論皆迹而老
聃所論者心心迹之判久矣夫執斄說
之不通疑自斄來二字至大之牛豈狗
能執音義載李氏本作狸爲當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
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

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鄕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鄕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鄕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鄕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郭註未懷道則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濕灰同其寂鯢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雖動靜流止之不同無爲而自若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天隨即謂有生耳誠能應不以心理自玄符與化升降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非相者所測此應帝王之大意也德機不發曰杜權亦機也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有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利名之飾皆爲棄物機發於踵常在極上起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居太沖之極浩然無

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物
各不平混然一之管窺者莫見其涯故似
不齊淵者靜默之謂雖流水之與止水鯢
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
也至人用舍雖異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
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
常淡然無為深根寧極虛而委蛇無心而
順物不知誰何汎然無所係變化頹靡世
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食豕如食人忘貴
賤也於事無與親雕所遇耳去華取實斲
動而真不散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也
呂註既其文未既其實實則不識不知之
處是也夫道未始有物虛空無相莫之與
匹猶衆雌無雄吾非應物居然有卵於卵
中猶無雄而卵是以道與世亢而必信者
故使人得而相也地與陰同德則莫得而
見示以地文使得而見也不震則不動不
正即不止機者動之微也初見濕灰以為
死不知其杜也及其有生然後知向之所
見為杜權而非正也天則與陽同波莫得

而見示以天壤使得而見也名實不入則
無為機發於踵所以示之也壤者物所自
生踵者息所自起是以知其有生而為善
者機也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
沖則莫之勝而不一是以疑其不齊莫勝
則平故謂衡氣機也三淵之義以諭心善
淵雖流止之與鯢桓蓋未嘗不淵也大沖
莫勝亦若是而已矣及乎未始出吾宗則
藏於天而示以無所示彼莫得而見故自
失而走蓋季咸以其心相人之心我無心
則彼所以相者亦不能獨立是以失而
不可復得也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無
心無為其止也因以為弟靡則莫知其為
靡也其動也因以為波流則莫知其為流
也求我於動止之間皆不可得此其所以
逃也食豕如食人則忘我之至於事無與
親致虛之極也雕琢復朴塊然獨立紛而
封哉一以是終雖萬物擾擾而吾之封自
若終莫之變也
林註列子見季咸而歸其師道之不及壺

子告以質由文顯道即事彰言我與汝盡其文未盡其實何由得道與猶衆雌無雄何由而卵汝既未盡我道之實其道猶與世亢而必信於人故季咸得而相汝也凡厥言將死之證示之以地文不示則無文矣不震則寂然不動正者貞也貞夫一故體安靜不止則非一所以為地文德雖有機杜而不發彼所不能知也天壤者發於之功已及於物猶道德之機發於本根而名實未能入也踵者形之下極為者可欲之謂彼之所見曰機壺子自謂為權權則所見者粗機則所存者妙故也始則杜機於至寂之中而相者疑其死次則發機於至極之下而相者疑其生已而不動不靜非死非生參差不齊無得而相也太沖者至虛而中莫勝列子所謂莫朕是也衡至平也應物則參差不齊氣虛而待物猶未離乎機壺子藏神於至虛無朕之際而動靜陰陽之不齊猶衡之應物故使季咸不可得而相也鯢大魚審停審止水為淵喻

示以地文流水為淵喻示以天壤大魚盤桓以為淵澄湛滿疾參差不齊示以太沖莫朕之謂也列子有九淵此引其三以明壺子之事耳太沖猶未離乎氣機至於未始出吾宗則與天同矣此季咸所以自失而走也無心而順物故虛而委蛇不知其人是誰是何也弟者放任靡者順從彼且為弟靡因以為弟靡彼且為波流因以為波流此言壺子之變化在已也列子見壺子之道後自覺悟以為若未始學也歸為妻爨食豕如人不知有貴賤物我也不役於務去華就實塊然獨立事雖紛擾而守其封域終不為之變也

詳道注與道遊則無心故死生禍福之機泯於內不可得而相也與俗交則有累故死生禍福之機兆於外可得而相也此季咸所以於衆人則其術神於壺子則其術窮也地文者陰柔之體疑天壤者覆育之功見太沖者天地之中氣也陰柔體疑所以應物者靜故曰杜德機止水之淵是也

覆育功見所以應物者天故曰衡氣機法
水之淵是也至於大沖莫勝則非動非靜
若死若生不上不下當中若衡故曰衡氣
機鯢桓之淵是也水之或止或流或為鯢
桓其淵一也壺子之機或杜或發或為大
沖其道一也善觀水者究其淵之觀人者
察其道而已列子悟壺子之道自知不足
為其妻爨忘我也食豕如人忘物也忘我
故無內外之殊忘物故無貴賤之別彫琢
返朴如槁木紛而封哉而莫之動一以
是終而莫之變也

碧虛註理猶質也事猶文也壺子謂吾與
汝無其文故未既其實而固執以為得道
猶有雌無雄奚以生化今有季咸之文斯
足以傾壺子之實以道為有而與物亢敵
故為術者所相地以不動為文見其深根
寧極不震不止動靜不發謂道之心杜德
機也反常曰權杜權則復常之義天以發
生為壤見其神采外耀也真人之息以踵
生氣一動沖和通躍發自根本豈止居宇
而已哉子之先生不齊但見形質而已太
沖莫勝謂大空無勝負而不知所以氣衡
氣機則輕重平一不可以動靜觀也夫水
之波蕩與涯而淵淳澄物一也獨至人靈
府虛豁洞鑒故相者無所施其術也示之
以未始出吾宗形之始者則已出宗矣弟
靡波流皆因淵變食豕如人物我若此塊
然獨立無比倚也紛而封哉外紛而內靜
一以其終如此而已矣

趙註列子神季咸之術以為在於其師壺
子告以我之所以許汝皆其文耳而其
實則未汝固以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
奚卵言有形之類皆有以也必有其能為
之主宰而汝以道與世亢必信人之見任
非無心而任物故人得而相汝示以地文
寂然而止也萌乎不出明也不動故正之
正則動矣此謂杜德機老子云塞其兌閉
其門是也天壤與地文對坤靜而乾動也
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以為物為萌而
勃勃乎有生意此謂善者機老子云虛而

不屈動而愈出是也始見以爲弗活而見以爲有生又見而死生不可測故以爲不齊太沖莫勝列子作莫眹是也示以太空漠然無眹而中有機緘老子云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是也大魚盤桓以爲淵靜中有動衡氣機也止水爲淵杜德機也流水爲淵善者機也示以未始出吾宗泛漑萬變而本無者常存也弟靡列子作茅靡未齊波流即與之虛而委蛇也列子悔其學之未至於是去文反質猶本其形雖應紛擾之中而所守不移一以是終而已莊子論應帝王而言此首蓋有深意夫爲國在仁義禮樂令乃泯然不見其迹人以爲國將亡矣及發政施令肆然當於人心又以爲國將興矣至於寓威武於文德之中行爵賞於刑罰之外則觀國者不可得而測識矣此聖人治天下之妙道而託之於神巫之相也

慮齋云文喻外實喻內汝未盡見其實固以爲得道乎無雄奚卵言無心亦無迹也比句喻其心未化故可以形見目以其道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便是有迹使人得而相汝也濕灰言其生氣欲滅地文禪家修觀名萌乎若生之意不震不動也不正者不可以指定言此不正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同德機生意閉其機而不動有生意欲滅之狀遂以爲弗活矣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以爲有生天壤亦是觀名天田者自然之壤從今後長者以舌開爲天津之類名實不入有無俱遣也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善者徐行言生之動處太沖即太虛莫勝不可以勝也衡者平也平也氣機之動至於平常之地而止則是非動非靜所以爲不齊也鯢桓此六流水釋氏皆以爲觀名而言也莊子列此方說出向之所以示季咸皆此淵也九淵方下其二耳太沖莫勝未始出吾宗皆是觀名稍離枝葉之心萃之故自失而走也爲其妻爨已下皆墮體黜聰之意不復教猶學士衣論云事成者以我之心感人

之心以我之見感人之見故禍福壽夭之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爲眞故棄而走也彼至人者踐形於無形之表起數於無數之先又惡得而相哉故始示以地文而疑其死次示以天壤而疑其生殊不知形之生死心之起滅也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壺子未始有心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沖則陰陽之中莫勝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一謂不齊耳三者皆謂之機以其動之微可得而見也及其未始出吾宗則示以無所示彼以實投我而此虛彼以有受我而此無彼之起心役見有盡此之離人入天無盡所以自失而走也壺子謂見吾三機則猶立我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我亦忘矣示之者誰邪見之者誰邪莊子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之應世唯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唯退藏於密故吉凶同患一將出其宗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則人得而相之矣古之帝王所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以此

王旦論云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有不測之用故使人不可得而相孔子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及其即之又變而爲溫然聽其言也又變而爲厲矣是豈可執一而相哉夫堯一而已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若此之多變然則聖人出而治天下使人不可得而相者固所以取天下而用之之道也歟

季咸以心感人而知其心者也道與世亢則不能無心有心則有跡使人得而相也始見壺子而哀其弗活蓋至人心若死灰季咸無所施其感耳不震若地之體不止者坤之化萌所以示之文可見者也杜則楗閉莫窺機則微有可睹此至人潛德內蘊之貌有非術者所能測識也再見壺子喜其有生謂見杜權矣權又機之顯者始欲杜而今微顯所以知其有生也天壤謂自然之地生物

之本也名實不入心不動也故能至靜
故其機發於下極吾身生意之所自始
發而為浩然之氣廣而為及物之仁是
謂繼性發見生生而不窮者也又見壺
子而疑其動靜不齊無得而相則至人
之妙用有出於術數之表者矣太沖者
虛之至故莫窺其眹兆也衡以平而善
應氣以虛而善入皆無心於物故不待
感而自應然謂之機者以所以示之者
言也三淵喻前三機之有深意九淵僅
示其三而季咸之技已窮至人非有心
於出奇以屈人也特示之以未始出吾
宗蓋不示之示無宗之宗亦虛而已何
出入之有然則壺子所示者愈近而季
咸所相者愈遠宜其自失而走也季咸
既滅既失壺子亦無有也然則列子將
奚為哉因悟向所學者皆其土苴而今
始識其真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隤然而
道盡之謂也此章實寓應帝王之妙旨
託之季咸之相所以神壺子之道使後

之心醉其術者亦將少醒焉耳吾與汝
與許也孔子曰吾與點也義同既其文
一本作無其文天屈西北為紙側加小
卜為無餂既不正當是不止不齊如字
莫勝是眹無朕三淵審字列子並作潘
音盤本盤洄也本經音義云司馬本作
蟠聚也衆或近之鄧廦林注同郭未詳
所稼今从列文茅靡為正即草上之風
必偃無所向下文波流之義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應帝王第三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郭註物自當其名而各自謀物自任其事而主其知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窮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見得則不知止不虛則不能任群實用心若鏡鑑物而無情來即應去即止故雖天下來照而無勞神之累也

呂註無為名尸則我無名而天下莫之能名無為謀府則我不謀而天下為之謀無為事任則我無為而任事者自然為知主則我無慮而天下為之慮體盡無窮則光大之至遊乎無朕則與神冥若況於人乎若然者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所謂得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所謂虛而已者虛之而後虛哉吾心本虛故也其心若鏡不將則既往無所存不迎則未來不可見應而不藏則方今不可得以盡其受於天者如此是以勝物而不傷也

林注至人之心物感則通事成而復守若鏡然明無情應物而妍醜莫逃何勝物而不傷至人無爭而是非莫攖因時任理而神亦莫之傷也

詳道注鏡之於物至則應之而其光不藏去則聽之而其光自若不迎於其來不將於其往處若不藏吾應之也大而無心此所以勝物而不傷也自無為名尸至而無見得以心之虛而致道也自至人之心至應而不藏以道之虛而至用也

碧虛註為名尸則形必辛為謀府則神必殆為事任則才必竭為知主則識必昏體未盡則有窮有迹則不與遊矣盡其所受乎天則任之而已有見有得則不妙無見亦虛而已用心若鏡物來斯鑑彼自來往而妍醜無隱無心於勝物故物亦不能害

也

虛[illegible]無為名尸名[illegible]無近名此亦無為

謀府不謀而用知是也無為事任事任不

可不為而不以事自任也任為知主人難

不能無知而不以知為主也此四無字是

禁止之辭與論語四勿字同[illegible]也已

道至於盡而無窮極而已體之而無朕之始

也天受我以此理我能盡之而不自以為

有得見其有得則已於天矣故復至此以

一為虛字結之用心若鏡以下復申說虛

字一虛字亦括盡其說矣[illegible]

豈不奇哉

起應帝王以此段作結[illegible]

謹義略而不詳此又乃[illegible]

而立說用以總結上[illegible]

尸謀府事任知主[illegible]

物而要名任事也[illegible]

子之道不可測識至人則猶[illegible]明矣

非有心於勝物而不能不勝使其成[illegible]

失而走是也惟其不爭所以勝物又

惡能傷之此蓋明任道則其用無窮任

技則其能有限也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

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

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

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

竅七日而渾沌死

郭註為者敗之呂註南陽倏倏然而有也

北海忽忽然而無中央不有不無所以合有

無也儵忽雖異乎渾沌而[illegible]之

異故去待之甚善知其為善而謀報之[illegible]

所以視聽食息者日鑿而與物通矣故其

樸亡不復不可得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此道之所以喪也[illegible]故曰

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無所不可故曰待

之甚善曰鑿一竅以明有所害也七日而

渾沌死言不待數之極已足以喪道矣

詳[illegible]陰陽合而為[illegible]渾沌散而為陰

陽以合者善乎散則其用無方以散者鑿乎合則其爲易敗老子云有象有物有精即渾沌儵忽之謂也謀報渾沌之德則以情識滑鑿竅而渾沌死則以人滅天七日者言不待數之究已足以死渾沌矣

碧虛註南帝寓有爲北帝寓無爲中央之帝寓大朴也三氣未分謂之渾五行未彰謂之沌有無不分故曰善待南北二帝不識渾沌之真而妄興穿鑿以致朴散老子云開其兌濟其事終身莫究是也

呂傳註儵者幽而有形忽者微而有數渾沌之全體散矣謂之中央之帝亦不離乎儵忽之間耳然則儵忽之相遇莫非渾沌之地也待之甚善以其公而無私謀報其德則私而有意矣道之全體將受其害故不待數之究而渾者分沌者散此所以爲死也

趙註應帝王篇前四章論治天下之道後章發明前意而歸功於渾沌之德南離也主目司視北坎也主耳司聽言人恃其耳目之聰明而强其所不知則其真始離矣此知者所以行其所無事而惡夫鑿也

鬳齋云此段只言聰明能爲身累故以此形容墮肢體出聰明則爲渾沌矣下是平常說話撰成日鑿一竅之說真奇筆也渾沌即元氣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耳目鼻口雖具而未有知識是渾沌之全知識萌而有喜怒好惡渾沌之竅鑿矣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便是渾沌不鑿莊子緣說得來更是奇特如此機軸豈後世學者可及哉

右章計七十四字郭氏引道德經一言以蔽之簡要切當莫越於此研味之餘偶得管見附于衆說之後云

南華經所謂渾沌猶道德經所謂混成冲虛經所謂混淪皆以況道之全體本來具足不假修爲者也然而世有隆替道與時偕儵化而爲有忽化而爲無道體於是乎裂矣自一生三猶未至於鑿也及乎時相遇於渾沌之地則物交物

而心生猶薪火相加理無不然若渾沌
無所分別待之同亦盡善使儵忽不能
忘情而思所以為報則渾沌之德未能
不德故不免夫恩害相生之累日鑿一
竅患由斬入也七日而渾沌死則情實
開而沖和喪也宜矣帝王之迹著而大
道之體亡何以異此

古之應帝王者無為而萬物化無欲而天
下足淵靜而百姓定此堯舜三代已試之
效後王法之以垂統立極豈以知治國汲
汲於謀術者之比哉故南華以篇終開王
倪為是篇之首有虞喻多慮泰氏喻無為
無為足以配天此帝王所應歷數所歸而
億兆民命之所寄託者也若夫以己出經
式義度欲以化天下之民無異鄉丈焉拯
而致鳥鼠是違其高飛深穴之逃盖亦為
則有心有心則知謀所由出發許所自生
雖父子之天有所不能因其於君民之際
求如標枝野鹿之相忘可得乎是以天根
問為天下答以心游氣漠順物無私子居

問明王之治答以忘功善貸使物自喜皆
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為為之凡有天下
國家者盍求諸此鄭有神巫期人生死喻
知謀之士省觀時政足以料國之興衰先
事知幾燭微無隱可謂當代蓍龜然而一
見壺子哀其將死再見幸其有瘳三見疑
其不齊無得而相則觀形察色之技於是
乎有限矣明日又見自失而走何壺子之
多變而季咸之不神耶此言料國者知謀
數術不越乎人為之偽所以用之有窮而
無為之主寓天體道垂衣一堂精神四達
與化無極神變萬殊民無能名則豈知謀
可度術數可窺哉結以南北二帝遇於中
央言道散為物離無入有儵忽即有無異
號微妙之所以分今會而一之非不善也
有一則有散所以啓儵忽之鑿唯其善待
之必有善鑿者不若彼化無心相忘而交
化也萬斛之舟不容濡針何怪乎七日而
死渾沌哉竊惟南華一經肆言渾浩湍激
翻號作新出奇跌宕乎諸子之表若不可

以繩墨求而內篇之興窮神極化道貫天
人隱然法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初學未
得其要解不速瞭日華之五色若矣昔其
創意立辭具有倫理始於逍遙遊終以應
帝王首學道之要在反求諸己無適非樂
然後外觀萬物理無不齊物齊而已可忘
已忘而養生之主得矣養生所以善已應
世所以善物皆在德以充之德充則萬物
符契宗之為師標立道原範模天下為聖
賢續命脈為萬世開迷雲大宗師之本立
矣措諸治道也何難內則為聖為神外則
應帝應王斯道之所以斂之一身不為有
餘散之天下不為不足也帝王之功雖以
聖人餘事然跡世真淳摯民情歸化極
致莫大於斯故以終內篇之旨機以生而
渾沌死命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備矣
夫今之人鑿竅而死渾沌皆多矣抑何術
以起之曰塞兌閉門用之不勤返朴歸真
渾沌之術歟再詳七篇命題各有所主其
間或聚例稠以古

人德合者配乎逍遙之下云逍遙遊之極
議當歸之許由宋榮以解天下物欲之桎
梏而各全自己之天也齊物論之極議當
歸之子綦王倪以祛彼我是非之成得其
同然而合乎大通也養生主之極議當歸
之老聃彭祖以糺過養形骸之謬知生道
所當先也人間世之極議當歸之蘧瑗接
輿明出處去就之得宜勿攖逆鱗以貽患
也德充符之極議當歸之王駘申徒嘉言
內充者不假乎外德感者物不能離也大
宗師之極議當歸之孔子顏回有聖德而
不居其位弘斯道以覺斯民也應帝王之
極議雖舜禹足以當之而歎獄訟之所歸
應天順人而非得已此南華命篇往古聖
賢皆而為經標著萬世皆夫真人之所造
詣即七篇而不混雜七篇而融合所以外
混光塵內存慧照出凡入聖闔闢化機而
不可以形教拘也善學南華者於內篇求
之思過半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篇駢拇第一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郭象注駢枝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駢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性為多故云侈耳或云非性欲割棄之是惜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人有棄材物有棄用也豈至治之意哉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若羅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各正性命也方之少多未嘗有限少多之差則有定分不可相跂各守其分無不自得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駢枝之於手足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有用而然猶五藏之情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聰明各有本分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若忘其所貴保其素分則於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呂惠卿註駢拇枝指非不出乎性而德則所無也附贅縣疣非不出乎形而性則所無也於所無而有之此所以為侈其氣為五行其德為五常其事為五事其形為五藏則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非不列於五藏也而非道德之正則亦所無而已故駢於足枝於手皆為無用而所謂道德之正者無為以反一而已

林疑獨註駢枝與形俱生出於性也疣贅因形而有出乎形也以性配德性在天而德在人以形對性性在内而形在外出乎天者人以為侈出乎外者内以為侈此自

然之理也夫仁義道德未嘗不相爲用而仁義之迹所以見惡於道德者猶疣贅見惡於形也駢枝喻仁義之本疣贅喻仁義之迹形性喻道德之正駢枝出於性而不可去猶仁義之本亦出於性也疣贅出於形而可去猶仁義之迹出於人爲故可去也若能忘仁義之迹則冥於性命之理與道德爲一矣忘形骸之累則駢枝亦出於形性與四肢同矣贅疣乃形外之物仁義之迹亦性外之物去之所以全其形忘之所以渾其道也

陳詳道註性以德立形以性成駢拇枝指在德無是也故曰侈於性仁義之端具於始生之時則道之駢枝者也而其用見於已生之後則道之贅疣者也人知駢枝之無用贅疣之爲累而不知仁義之行亦然蓋尚道德則仁義爲無用用仁義則道德爲有累也

碧虛子陳景元註駢枝與生俱生故出乎性而爲生德之餘贅疣生後而有是出乎形而爲性之外累故皆曰侈夫五行均則五常無偏乃道德之正今多於仁義是五藏之氣而受必有少之者故非道德之正也且駢枝之於手足皆無用之指何足決齕哉若夫駢枝於五藏之情淫僻於仁義之行多方於聰明之用者乃駢枝於有用之處所以重增其弊也

竹溪林希逸口義云與生俱生曰性人所獨得曰德駢枝本於自然比人所同得者則爲侈矣贅疣之爲累亦然然此性德二字與吾聖經稍異多方猶多端列於五藏猶言非出於内故曰非道德之正告子言義外莊子併以仁爲外矣以仁義爲淫僻而與聰明並言皆以爲非務内之學故但見其多事也

褚氏管見云天命之謂性物得以生之謂德會德性而充之之謂形是皆出乎自然所以尊生也道體天立性不成而不息者也凡在德性之外皆爲駢枝贅疣所謂多方乎仁義聰明而非道德之

正殊其中之是而無所謂之旨而或將謂薄仁義爲太過且老莊之學非好爲高大而固薄仁義也蓋尊道德則仁義在其中然當時所謂仁義皆多駢旁枝而非正者耳故不得不辭而闢之若仁義根心安行中理其去道德也何遠夫駢枝贅疣氣之暫聚初無痛痒之切身任之而勿嫌可也或者惡其累形而欲決齕之其爲害愈甚故凡人爲巧設皆以祛其惑覩學者心實體會即偏明長則天命之至理可全符以生之良貴可復道物一致天人渾融回視駢枝贅疣何足爲吾形累而所謂聰明仁義者皆自吾德性中來是亦道之徵也但不徇其迹以求善於物思復其本而同乎大通則亦終歸乎道德之妙而已何經俯之有哉多方於聰明之用一句今本皆然碧虛子陳景元云張君房校本此句無方字引後文多於聰者爲證其論頗長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閒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郭象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困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聰明乃亂耳目之主也曾史性長於仁而性短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僞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桀跖顯其音辯致其危辭者未嘗容思於檮杌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閒則楊墨乃亂羣言之主也此數

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是一家
之正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
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自此
以下觀之至正可見以枝正合乃謂合爲
駢以合正枝乃謂枝爲跂以短正長乃謂
長爲有餘以長正短乃謂短爲不足各自
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知其性分
非可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
矣
呂惠卿註明者謂其目見分以所見爲明
是以自見也非見彼也而自非之也非聞彼也自
聞而聲律絲竹皆在外者則是益而多
之也故道之所自出乎性之自適則天下
皆足於己不爲有餘也擢德則助長塞性
則傷其所生雖其爲之尤過以於名聲則
天下相鼓和之以奉不及之法此曾史之
所以枝於仁也道存不言則非道也凡
貴離比而窮之雖其辯有勝之句所以
適其讀而竄轍之心貴於虛而遊於堅白
同異之間故行蹤立以喻然用之者如累
瓦結繩然者此楊墨之所以駢於辯也凡
此皆非天下之至正彼至正者不失其性
命之情則無爲自然而無所加損矣
林疑獨註駢於明者爲五色所亂不知道
在內者可以返視也多於聰者爲五聲所
亂不知無聲之和非聽所及也枝於仁者
仁之散故擢其德塞其性以收名聲使天
下如吹笙鼓簧更相扇動以奉其法常若
不及也駢於辯者其辭如累瓦之險若執
若結繩之固竄句遊心同異於堅執白然
異同之論分外用力於無用之言此皆多
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天下之至正
道德是也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已彼正
正者正物而不正於物不失其性命之情
而萬物之分明矣故合者不爲駢枝者不
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各任
其自然之分則憂無所遣而自去矣
陳詳道註擢德塞性以明曾參仁其親之
過史鰌仁其君之過也累瓦結繩危辭激
激然譽之也聖人無名而枝於仁者收名

聲仁者不憂而仁者反多憂則其去道也遠矣形無駢枝而駢枝生於形非形之常然也道無仁義而仁義出於道非道之常然也形安其常然則駢枝不足爲之累故合不爲駢枝不爲跂道安其常然則仁義不足爲之患彼臧於其德善於其性而已矣今世之人已陷身於仁義之患且蒿目以憂之是決駢齕枝者也不仁之人復强仁義以饕富貴是決性命之情而爲駢枝者也

陳碧虛註駢拇者比五指之政則爲不足駢明者以兼倍之性謂之有餘擧人收視反聽以養内映世俗莫離婁之聰明故耳目於外界以困弊其形骸則離曠爲亂耳目之帥矣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奔馳四方失其真性則曾史爲惑人心之宗矣辯之縱横如累瓦重壘學之悖喻如結繩屈横論之眇微若其竄句隱語之謂乎遊之卓詭者其離合是非之惆乎於之小道者其敝跬不進之謂乎大辯若訥多言數窮故楊墨爲僞說憰怪之旨也夫形性之有餘不足皆非至正之道以所稟正性而能自正者謂之正正若從彼從已從已從彼皆失其性命之情矣合不爲駢枝不爲跂相忘形骸也鶴脛不斷鳧脛不續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

鬳齋口義云五色文章古者以養目而莊子以爲亂淫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離朱用明者也若以爲非乎而用明之人則以爲是矣多於聰者亦然德性本靜而强於爲仁是擢德塞性使天下簧鼓以奉難行之法也多言而無朱者比之累瓦結繩竄改言句以爲辯故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也敝跬勞跂也其言無用而稱譽自喜徒自勞苦也以爲非乎則楊墨之徒以爲是矣多駢旁枝之言皆餘贅之事非至正也正正猶云自然而然不失性命之實理故合不爲駢枝不爲跂長不爲有餘短不爲不足此數句即大秋毫小太山之義跂起也有所跂則不平貼自在矣鳧鶴

短長出於本然之性性之所安無憂可去也仁人何其多憂一句堯舜孔孟皆在其中

此段發明前意謂人各有正性性各有良能能各有分量一毫不可強跂故慕離朱者喪其明希師曠者損其聰習曾史者過於仁學楊墨者僻於辯此皆以不足企有餘等而上之攀援無極非天下之至正也彼至正者盡性命之情而無所企羨人安其分物得其宜合不爲駢枝不爲跂長短各適而無有餘不足之累世間憂患不待去而自去矣是謂盡己之性而後盡物之性然則全物之樂所以全己之樂也歟竊詳經文衆兒當是累丸彼正正者宜照上文作至正不爲跂當作岐皆傳寫之誤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篇駢拇第二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

與

郭象註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可謂多憂也駢於拇者謂不足故泣而決之枝於手者謂有餘故啼而齕之如是則夲品萬殊無釋受之地矣惟各安天性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及兼愛之迹可尚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然今世政以此為仁若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趁有決已效彼以饕竊非望哉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同然皆得而不自覺故與物無二而常全任道自得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爲其閒也仁義連連秪足以惑物使喪其真耳東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夫與物無傷非爲仁也而仁迹行蒿理皆當非爲義也而義功見當而無傷非仁義之招而天下奔馳棄我徇彼所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常在美色撓世不由於惡而常在仁義則仁義

者撓天下之具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雖虞氏無易之之情而天下之性固已易矣

呂註仁義列於五藏而大仁不仁至義不義豈爲而非人情乎惟其爲之太過而不由道德之正是以意其非人情彼仁人多憂則爲之太過者也夫駢枝之於手足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至於去之而憂則一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則有餘於數之類決性命而饕富貴則不足於數之類然莫知其非性命之情而守之則決之而泣齕之而啼之類也夫待規繩而正膠漆而固者是削性侵德失其常然若不事乎規繩膠漆而自然正固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得古而不弊今而不新此所謂常然而道德之正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於其閒而使天下惑邪易方則以東爲西易性則以無爲有人生而靜招仁義以撓之是以仁義易其性也

疑獨註仁義本於人之情性今且擢德塞性以爲仁義非出自然故莊子意其非人

情不然則彼曾史之為仁何其多憂也古
人所以行仁義者自其本性而充之後世
乃徇仁義之迹入人為之偽故但見其多
憂耳苟不以天道任之則以駢枝為人之
之患欲傷而去之所以啼泣憂悲也蓋以
駢枝喻仁義仁義亦其本乎自然則與道
德同體而不可去不能如是而後同其道
人見其迹則思去之此所以為憂也今世
之仁人蒿目而憂世心憂則目為之亂也
凡物任其自然則安傷其性命則憂駢枝
亦性之自然今欲決齕而去之傷仁人憂
世患而欲救之徒殉其迹所不仁之人決
裂其性命之情以饕富貴而仁義之迹
故待繩約而為仁是以起仁義非人情也自
三代以下樸散而不可復何其囂囂也夫
待鉤繩規矩而正非自然之正曰削其性
待纆約膠漆而固非自然之固曰侵其德
屈折禮樂之末呴俞仁義之迹以此
慰天下之心是失其常然也天下之常然
豈有所待而為正固哉不知所以生而自

生不知所以得而自得故古今不二生
死物不能傷而無虧矣則仁義之迹又何
必連連相續如膠漆纆索而游乎道德之
間哉此言曾史之徒不能無心以遊道德
反為仁義束縛而不能解何天下之人競
慕仁義之名而亂其心也易方猶易以
悟易性則迷而不返此小大之辨也曾史
殉仁義之迹伐于性之所安虞氏之仁義亂
其性者也而莊子非之何哉蓋其所始
不得不然且先王之於仁義將以成民性
而復於道也後世自其所役之者餘而尊
嚴其迹以為天命之常而在此矣所以
成性之迹反以為性豈能使舉其名而保
其實哉所非者虞氏之迹所存者虞氏之
心經曰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此取其舜
心也

碧虛註利於所謂性者也帶合附合者
德者也此皆失其常然夫道所由者此德
鉤繩之間尚為規矩松栢然
膠漆連理今纆索物相天性

自然故誘然皆生同然皆得古今若一無興廢也舍道德而趨仁義是易方徇利名而殘生是為易性自有虞氏眾賢流出招呼仁義以撓天下天下莫不奔趨喪命者由是夸跂以致惑易也

鬳齋口義云駢枝雖為手足之病而不可強去強去則為受苦矣蒿目者半閉其目目睫茸茸然有獨坐憂愁之意憂世自勞貪饕富貴此皆自苦故並言之又歎仁義非人情乎言其非出於本然自三代而下此說盛行何其嘈雜耶夫性出於自然非人力所為若必待勝為而後正則是自戕賊矣鉤繩約膠漆皆勝為之器故必折呴俞以慰天下皆失其常然而曲直方圓不用人力則為正理誘與為同然而生者既生之物之所同者孰與之不知所所生不知其所得故古今若一無加損也連連不已貌膠漆自固纏索自拘也離性以為仁義為之不已則泥執固束何以遊於道德之間徒以惑天下也小惑則四方

易位大惑則易天地之性矣立仁義之名以撓天下天下為其所使而奔趨之知仁義而不知道德是以外物易其性也

仁義出於情性非其人者偽之駢枝出於形體累於形者惡之南華為見世之尚仁義者舍己以效人徇迹而忘本故歎仁義其非人情乎謂矯性而為之不出於安行是撓天下之患為己憂者也恐天下之不理乃奔馳以救之而猶不勝也蒿目以憂焦心以慮豈非決駢齕枝之謂與彼不仁之人決性命而不顧饕富貴而不止及其禍發必亂則人貨俱亡而後已耳蓋仁有性之之真必有假之之偽惡夫假舍貪者器以虐天下之民故重歎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而下為仁義者何其囂囂浮薄耶夫物之本性正固出乎自然有待而正則非至正有待而固則非真固是則削性侵德失其常然無異乎手足之有駢枝也夫常然者其為曲直方圓不待乎鉤繩

規矩也自生自得不知古今之殊成虧之異道德混成仁義爲無用矣又何必膠固其迹以殘天下哉小惑易方東西錯位未甚害事也大惑易性則失其常然叛道背德爲害有不可勝言者然其病源浸淫已久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衆以仁義易其自然之性性不真而仁義亦僞矣天下猶奔命而從之安於失性而不悟此真人之所哀也

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徇利士則以身徇名大夫則以身徇家聖人則以身徇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徇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徇也彼其所徇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徇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徇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郭註三代以上實有無爲之迹故爲有爲者所尚尚之則失其自然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瘢痍之事易垂拱之性者夫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章者亦何往而不徇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不徇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瘢痍秃脛之變其迹則傷世之迹也然揮斥八極而神氣不變手足瘢痍而居形不揵則奚徇哉無徇也乃不徇其所徇而迹則與世同徇也天下所惜者生今徇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徇是非不足復論夫小人奚爲殘性奚爲易皆由尚無爲之迹也若知迹之由無爲而成則絕尚去甚反冥我極堯桀均於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

呂註神降而爲聖王出則見之外也自三代以下一見聖王之迹而其所以爲神者隱而不見矣如禹之胼胝湯武之征伐雖出

於不得已而其迹則不免於徇天下之弊也莊子欲絕其迹而反於神天之本宗則其論聖人固宜如此非小之也男婿婢爲臧穀則良家子牧羊以喻守意守意乃所以養心也挾筴讀書則無不善而不免與不善匹博塞以遊則放逸無良而其所出則良也二者皆害於守意雖事業不同忘羊均也伯夷死名則挾筴而亡羊之類也盜跖死利則博塞而亡羊之類也所死不同殘生傷性均也此爲道者所以貴乎兩忘而化其道且天下盡徇也所徇仁義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所徇貨財則不知身之多於貨其徇一也而有君子有小人焉其殘生傷性則盜跖亦伯夷不知符之病於亡則均也

疑獨註伯夷爲清之名而身死焉盜跖爲貪之利而身死焉二人皆未知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而所逐者皆外之塵垢粃糠耳夫首陽之名長在而伯夷之身孰存東陵之貨常積而盜跖之魄孰有故曰其

於殘生傷性均也如是則伯夷奚必是盜跖奚必非此道之所以一也伯夷聖之清莊子深詆之者以其迹見於世而與盜跖爲對故言此以矯當時襲伯夷之弊以刻意尚行者也其名雖與盜跖爲對而神與孔子同遊學者不可不知也夫天下盡徇苟不徇仁義以求名則必徇貨財以適欲天下之大致不離乎利名之間所徇仁義則世俗謂之君子而不知已爲天之小人所徇貨財則世俗謂之小人而不知與世所謂君子者均矣徇仁義者損其分而益其性徇貨財者損其性而益其分皆能安其性命之情則天之君子非俗之君子俗之小人經所謂人之小人是也

詳道註三代而上天下以仁義易其性三代而下天下以物易其性世愈久樸愈散矣伯夷死名蓋不能弱其志盜跖死利蓋不能強其骨也臧者義之善穀者信之善男而婿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穀男貴義女貴信故也羊之爲物羣而不黨恭而有禮

其性未嘗不善也制字者以羊從心爲恙羊從大爲美義亦以恙爲善故宜矣臧穀之拘繫不同而均於亡羊矣跖之善惡不同而均於殘生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碧虛註凡有所爲者皆徇也名聲財利亦不可逃矣臧穀亡羊小惑易方也夷跖殘生大惑易性也天下盡徇則盜跖亦伯夷矣又何君子小人之分哉

慮齋云以天下國家與名利並言以小抑大以下抑高也此書之中大抵如此數子事業不同殘生則一讀者當不同亡羊則均皆徇物之失也夫莊子豈不知夷跖之賢否其意主於譏君子故借小人以形之亦以下抑高之意

上古淳朴民俗熙熙不待治而自治是以民安乎性分之自然君待以成端拱無爲之化自三代而下以物易性遂偽長真雖賢愚貴賤之不同皆以所徇爲是而弗悟其遠於道也故其殘生傷性無以異然後世君上若設爲刑政賞罰以道之奉之勸之懲之上下俱僞而姦詐生刑政賞罰有所不能制則民非其民國非其國矣此實原於上下交徇之過以致君民兩失論以臧穀亡羊義甚切當且天下盡徇則俱失其本然之天而滯乎一偏之見反指不徇者爲非何君子小人之分哉夫伯夷之清盜跖之汙萬世之下昭若白黑漆園混而一之者以所徇而言舉不免乎有迹聖人猶不逃評議而況跖乎治道之在天下若權衡抑役所以揚此其勢不得不然惟求其平而已使天下無徇而免殘生傷性之患則聖人盜跖固有間矣然其所以善所以惡又當超乎仁義聖知之外觀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篇駢拇第三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郭註屬性於仁殉仁者耳非性通味乃善也不付之我而屬於彼雖通之如彼我已喪矣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明也故棄於自得者忘仁而仁謂仁義爲善猶爭以殉之比於性命還自不仁守且不仁其如人何任其性命乃能及人而不累於己開於自行可謂善也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已淡人矣此效之若人已亡矣雖所失之異途得失一也故愧道德而不爲淫僻之無不意操行忘名利從容於累遺我而任彼若斯而已矣

呂注性者物之所受非屬於物者也故以屬於仁義於聲於味於色雖通於物色非吾所謂臧也臧於其德乃臧之謂非謂仁義能臧之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則以有所待所得者特未定也任性命之情則無所待而不可名矣所謂臧也其明者亦然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是謂見所聞聞者也苟其見則在彼而不在我是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未能自得其性命而適之則盜跖伯夷奚有間哉以

其皆非道德之正也上不爲道德下不爲淫僻則兩忘矣夫伯夷聖人也安有不自得適而可爲聖人哉蓋其制行方且欲廉頑立懦則其迹不免於有爲莊子方言性命之情以兩忘名利故以夷跖同爲淫僻及其論高節戾行足以矯世則夷齊之節與許由善卷孔子顏閔同列於讓王矣

疑獨註屬者性有所係著非大同於物而無私者也故曾史俞兒師曠離朱之於仁味聲色皆不免乎徇非吾所謂臧也臧於德者任其性命之情性命之情即正性正味正色正聲萬物之所自有若而數子淫爲之非自得自適也雖能性性而後不窮性於物而味味聲聲色色者見矣含其聰則反聽含其明則內視反聽則聞道內視則見道聞道得而性得矣不自見而見彼者喪已而逐物不自得而得彼者離性以求道雖夷跖之不同其淫僻一也則知仁義所以喪道淫僻所以亂德皆莊子所不爲也

詳道註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蓋人之耳目本自希夷聲色在前真從妄廢口之於味亦復如是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又況多駢旁枝以屬其性者邪

碧虛註曾史俞兒師曠離朱皆偏於一能役性著物失其天真豈得謂之善哉臧於德者以自得爲善任其性命之情自聞自見而已若得人之得適人之適皆喪己於物者也故上不敢爲仁義下不敢爲淫僻此養正性正命者也

鬳齋云任其性命之情即是順自然自聞自見之論是其獨到不可及處一大議教不過此意自得自適即是自見自悟大抵欲分別本心與外物不得其本心而馳騖於外者皆爲淫僻也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爲善無近名爲惡無

近刑也道德即自然近名近刑則非自然矣觀莊子此語何嘗不正心修身其譏評堯舜夫子曾史伯夷皆非實論特鼓舞其筆端耳

性若太虛窮之無有而無乎不在也一有所屬則涉乎偏徇而非道德之正雖曾史離曠特受異氣工於所長以道觀之猶不免爲淫辟況以所短睎所長不至學邯鄲之步者鮮矣故皆不足以爲善所善在任其性命之情出乎道德之正無强跂偏徇之失耳目口之於聲色味也未嘗强適亦不强閼任其自然而無容私焉此天下之至正也何物足以撓之人之聰明而至於自聞自見則有異乎世俗之聰明所善在乎自得自適則有異乎世俗所謂善仁義者而真性全藏於其微而已忘矣至此從前外舍外物何自而入哉若其不自得適一徇乎人則是同爲淫僻耳賢不肖也奚擇南華自謂上下不敢爲而安於性命之自得斯爲道德之正也與本經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爲郭象所刪修但摘篇首字名之而大義亦存焉內篇既詳述道德性命之理故於外篇首論德性所不當有者猶駢枝贅疣之於形也篇謂當篇本意原於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以明自見自矜者之遠於道而南華敷演滂流浩瀚若此蓋弘道闡教不得不盡其辭而達其意以祛世俗之迷使之復乎自然而合乎道也夫人之德性粹然如玉在璞其所漸被木潤山輝及爲聰明所鑿仁義所分但知求合於物在己之真淳喪矣故舉曾史離曠楊墨得性之偏沿習之僻是爲多駢旁枝之道而天下借奔競之舉失其性命之情雖其道德之正所以亂天下也唯能忘其異而一之如鳧鶴之無容斷續而各不失其自然斯爲近道矣然天下皆惑吾將奈何遂設臧穀亡羊以喻伯夷盜跖各以所徇爲君子小人

之分而其殘生傷性一也信能去迹絶尚性無所屬反本冥極遊乎物初則駢枝贅疣與形俱忘君子小人均於自得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爲至而卒然之聰明不廢也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與顔子所謂仁者自愛知者自知義同所以自得自適而無企羨之心則夷跖之賢否將有辨之者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馬蹄第一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郭註駑驥各適性而反非辭鞍而惡乘但無羨於榮華有意治之則不治也治之爲善斯不善已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馳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

之性全矣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
乘聞無爲之風遂云行不如臥何其往而
不返哉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爲不善
治能以規矩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
之善治不亦過乎
呂註馬之齕草飲水而無羨義臺路寢則
民耕織自給無羨於高明之居也伯樂以
燒剔刻雒治馬而死者十二三則强爲仁
義而天下始疑之屈也飢渴馳驟而馬之
死者過半則屈折禮樂而天下始分之譬
也天下有常然因其性而爲之今陶匠之
善爲方圓曲直皆失其常然者也爲天下
而失其常然是乃不知在宥之道而治之
之過也
疑獨註馬之真性逍遥於原野之間而不
羨義臺路寢及至伯樂燒剔刻雒而馬之
死者十二三飢渴馳驟而馬死已過半此
皆尚人爲之僞以關其真性故也陶匠之
治木埴而中規矩鉤繩豈木埴所欲哉聖
人以仁義禮樂治天下亦猶是也而世皆
稱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木埴聖人善治
天下此皆大道已散不見天地之全而唯
治人之爲稱莊子所以深詆之
詳道註土有形而無生木有生而無知馬
有知而無義三者雖殊而善治之者莫不
因其性而不違其自然循其理而不示其
或使故馬盡其能而埴木盡其用然則善
治天下者豈異是哉
碧虛註夫馬之知齕飲翹陸而已無用義
臺路寢猶懌雉之不願畜樊也及至伯樂
則治之將興物性已弊才不勝任抑死過
半矣土有方圓而陶者就規矩木有曲直
而匠者施鉤繩馬有駑驥而伯樂用鞭筴
民有賢愚而聖人興法度皆順其情而爲
之後世之御馬而敗者非伯樂之才也治
民而失者非聖人之道也而反歸罪於伯
樂聖人是未知其所善漆園所以興歎也
鬳齋云義臺路寢王者之居一作義臺養
也居移氣養移體之地燒剔刻削皆治之
也雒謂絡其頭皁謂絆其足連列也橛銜

也飾鑣纓之類馬制於人而不能自適所
以死者愈多陶匠以土木爲器無異馬之
被燒剔刻雒也而人皆以伯樂陶匠爲能
猶秦氏而下以治天下爲能也
物有常性民有常德其德不離民性得
矣何在乎過求過務以損德傷性哉真
人爲見世俗澆薄以人滅天不安本然
之分而求益分外之知凡上之御下下
之事上擧不免以知術相籠知術窮而
不肖之心應雖嚴刑峻法有所不能禁
也靖原其端由於上之人好知之過啓
其多知而又爲知以救之不亦勞且多
事乎欲正本澄源痛革其弊故借馬土
喻以明治之之失觀任治道之君子有
取焉耳自三代而下民性既離刑政賞
罰之所以立則是四者治天下之槩飾
鞭筴也而知術姦詐之萌實由於此後
篇所謂并聖知而竊之者是也然則今
之爲治者將何如曰主以道德而四者
爲之輔斯可矣舍道德而專刑政無異

乎伯樂之治馬千里之足雖得以自别
而馬之受害者不少矣若其不任道德
又廢四者則一家不能自齊如天下何
陶埴之喻不越前意其失在我善治之
一語矜已能而有心以爲治何以復民
性而全常德哉故曰治天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
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
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
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
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
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
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
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
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
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
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
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
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
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爲仁義聖人

之過也
郭註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故放之而自一非黨也是曰天放填填顛顛自足而無求於外之貌不求非望之利止於一家而足混芒同得與一世澹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與物全而無害德不離而民性素樸無煩乎知欲也聖人者民得性之迹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有聖人則有斯弊將若之何殘樸為器毀玉為璋以至色為采聲應律皆變朴為華棄本崇末其於天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而非其貴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也
呂註民復常性而不離其真則所謂聖者不可得而見故無欲而素樸未始有疑也同德而不離未始有分也及離乎其真有所謂聖人者出為仁為義不由乎自然為禮為樂不由乎至正而天下始疑始分矣殘樸為樽以況毀道德為仁義毀玉為璋以況離情性為禮樂皆多騈旁枝之道也絕巧而返乎朴則工匠之罪除棄仁義而任道德則聖人之過免矣
疑獨註古之神人在宥天下則無意於治順民之常性會於正命之極而已織而衣耕而食同德相親而不偏黨天放者出乎自然而非人為也填者實充乎內顛者真斯乎外任足之所行而不由逕信目之所視而不入邪禽獸草木皆得遂性命之理而無夭閼之患獸可係巢可闚以明人無機心則物無所懼同居族並人民自樂又惡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非無良知也同乎無欲非無可欲也始於其德不離終於是謂素樸民之常性得矣蹩躠踶跂皆用力貌為仁義而不順性命之理天下始疑矣澶漫樂之散摘擗禮之偏由仁義而有禮樂有禮樂而性情離此天下所以分

也夫仁義出於道德禮樂出於性情上古世質民淳仁義與道德爲一禮樂與性情不離後世廢道德以言仁義離性情而議禮樂是以有曾史之仁義非堯舜之仁義有世俗之禮樂非三代之禮樂老子所以捶提絕滅之在莊子亦所不取也殘樸爲器工匠固不能無罪因救弊之迹聖人亦不能無過也

詳道註夫至德之世養生不務外嗜欲而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所求不出於分外而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如是則視人如已視已如物物我兼忘內外無間所以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也又惡知君子小人哉心有知而擇腹無知而容志有欲而動骨無欲而立聖人之治天下虛其有知者實其無知者故能使民同乎無知弱其有欲者強其無欲者故能使民同乎無欲無知所以德不離無欲所以民素樸素者性之質言純白而不染於物也樸者性之全言混成而不散於器也老子云見素抱樸少

私寡欲經曰素朴而天下莫與之爭美由於民性得故也

碧虛註民有常性織衣耕食一而不黨游於自然貿易未興不相往來俗儉約而物繁滋中無機而外無忌素朴而民性得矣不善爲治者用力行仁矜持尚義離道以善懷疑弗信矣屈折爲禮縱逸爲樂除德以行沖和分裂矣爍樽六律皆治世之法過則爲亂此云工匠之罪聖人之過者見其末敗而誰責其古今之常情也

鬳齋云同德謂其得於天者同常性前篇所謂常然也純一而無偏黨肆縱於自然之中填填滿足顛顛直視皆形容其拙朴無心之狀山無蹊隧路未通也澤無舟梁津未通也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雜居物無害者草木遂長未有斧斤之傷也羈繫而遊莽巢而闚人與物相忘也如是則安有君子小人之分哉無知無欲純乎天理及至聖人強行仁義澶漫禮樂然後心迹始分不純一也道德自然也莊子以仁

義爲外故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固有也莊子以禮樂爲强世故曰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文采亂五色六律亂五聲皆是用人力非自然之喻工匠之罪聖人之過所以結上文也

前論治道之弊欲有以革去之故此謂善治者不然上陳至德之世民性眞淳而無所企慕衣食足用而無求羡於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即民不往來舟車無所乘之謂也羣生連屬草木遂長言其生物繁茂禽獸可羈烏巢可闚言無心而與物化也由是知鳳巢于閣麟遊于囿至和感召理誠有之如是則上無欲而下無知德不離而民素朴又惡有君子小人之分哉及至後世聖人以有爲治天下致力於仁義勉强爲禮樂於是民始疑而天下始分矣故南華以殘樸毀玉爲工匠之罪廢道用仁爲聖人之過然而樸玉不毀何以爲器仁義不立何以衛道曰天下之樸散久矣無忘乎之器也聖人之道散久矣一變而爲仁義再變而爲禮樂三變而仁義禮樂徒存其名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六 五五 十四

武林褚伯秀學

馬蹄第二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
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加之以衡扼齊之以
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
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
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
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
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
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
人之過也

郭註御其真知乘其自然則萬里之路可
至而群馬之性不失夫馬性不同而齊求
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含哺鼓腹民之
真能及至聖人屈折以禮樂懸跂以仁義
而民始好知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

呂註馬之食草飲水相靡相踶知已此矣
猶赫胥氏之民無知無為含哺鼓腹也加
之衡扼齊以月題猶屈折禮樂懸跂仁義
以匡慰天下也馬知介倪詭銜竊轡而至
盜者猶民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
介闉端倪闉曲控扼鷙刖馬之很曼則馬
之設知夫衡扼銜轡介倪闉扼之所在而
施其鷙曼以詭銜竊轡此馬之知所以至
盜也然欲馬知不至於盜人心不至於好
知者無它反其真性而已矣

疑獨註馬之真性安於飢食渴飲喜則相
順怒則相踏而已不知其它也及加以衡
扼齊以月題額上的顱象月齊謂整飾之
唯其勞役馬之形體故馬知介倪介猶肩
介之介兩旁助馬者倪同耄倪之倪牧馬
者也言馬因人制遂知有介倪而詭詐生
矣闉者志之塞扼者體不伸鷙如鷙鳥之暴
如病曼皆形容其情怒之狀詭銜自出其
銜竊轡自脫其轡言人害馬之真性故矯
詐而至於為盜此伯樂之罪也赫胥氏上
古帝王之號居不知為行不知適含哺鼓
腹民如嬰兒此外非所知也屈折禮之末
徒能正其形而不能正其性情懸跂仁義

之末蹩足慰其心而不能常安之也是以民好知而不止此亦聖人之過也

詳道註聖人以仁義慰天下之心而民始疑以禮樂匡天下之形而民始分夫馬之食草飲水猶民之耕而食織而衣也喜則相靡怒則相踶猶民之一而不黨也穿牛絡馬皆人為之過馬之知而能至盜者善治馬哉故是篇始終言此以排人偽之極蓋謂棄道德而徇仁義則君臣父子不能無分疑棄仁義而任道德則雖禽獸萬物可與族處故以赫胥氏終焉

碧虛註馬之真知唯適叉泰而知之不施鞭策有日行萬里者至伯樂而下加之銜拒齊以月題而不免詭銜竊轡之弊也民之常性唯赫胥氏知之不立法度而民咸遂其天性至堯舜而下則屈折禮樂懸跂仁義因之以賞罰而鬬爭莫止其弊益甚矣故曰聖人之過也

鬳齋口義云此段又把前論翻出愈奇看它交頸分背字便見喜怒之狀月題今所謂額鏡介獨也獨立而睨怒之狀也闉扼曲頸以抵拒鷙猛旻突也言其抵拒不受羈絡之狀詭計以入銜潛竊以加轡與人抗敵故曰盜是伯樂使之也若無銜扼銜轡之事則豈見其介倪闉扼之態哉民之好知爭利無異馬之詭銜竊轡也

古之聖人以康濟天下為己任唯恐一夫之失所思有以撫育安全之豈有求於世而然哉蓋出乎性情之真道德之正在己所當為者也是謂上德不德下知有之而親譽不及焉逮乎後世樸散民澆知詐日作出應聖人之運者匍匐重趼以拯民於水火諄諄善誘以覺民於迷塗愛利之而仁迹彰裁決之而義功見節文之而禮興和樂之而樂出是亦因民所尚適事之宜而為之制度循未至甚失也然而治久則民玩法久則弊生更張則法苛令嚴則易犯亦勢所必至矣吁七竅既鑿其有復於渾沌者乎此馬蹄之所以作旁譬曲喻之所以

繁且蔽也末章又論馬之真知以歸當篇本意至赫胥之世民知含哺鼓腹而已無為自得之意槩見于此則上之人不攖可知

南華引古證今覬復淳風於萬一奈何世道交喪爭歸於利而不可止卒歸過於聖人豈立言君子所得已哉切於警人心救時弊不得不反以矯之而或者議其為憤悱之辭則過矣善觀莊子者究其意略其辭可也介倪闉扼鷙曼而義難通今定從本音古人以知御馬而馬之知介然已見端倪思為詭銜竊轡之詐則是馬本無知而人啓其知也

是篇一意語分四節首敘過意以御馬明治民與尚書御馬前臨民義同而此篇首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曲盡其態雖畫筆之工曾不是過然則人心之善否又安能逃其精鑒哉次借陶埴匠論以演上文云有心有為於治而拂天下之性情不若無為而任物之自化也又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立法天下始疑無異伯樂之從事乎燒剔刻雒以求追風之步名曰治之而害大甚焉所謂聖人之過者設為仁義禮樂以教民號之令之唯恐其不至殊弗悟枝葉繁而根幹衰政迹彰而姦弊作此古初之所以散刑罰之所以興上下交兵而不息也故深閎高論以矯之悖謬以化之使天下含德還真知所趨向有以見至人之心猶未忍恝然於世也末引上古民淳俗厚熙熙自樂以證皇王與為之劾後世聖人來以禮樂慰以仁義其治太過而至於不可治矣

太上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南華之論得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胠篋第一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
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
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
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
者也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
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
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
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
四境之內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
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
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
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
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
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
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郭註為大盜積者守知之不足恃也
如此法聖人者法其迹迹者已去之物非
應變之具矣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
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
人守之為大盜者不盜其聖法則無以取
其國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為全當之具

呂註攝緘縢同扃鐍以防胠篋發匱之盜
世俗所謂知也及巨盜至則負之而趨唯
恐其不固然則世俗所謂知有不為大盜
積者乎立宗廟社稷屋邑州閭以守四境
者世俗所謂聖也田成子竊齊國并其聖
知之法以守盜賊之身則世俗所謂聖有
不為大盜守者乎世俗所謂聖知者如此
真聖知者固不然也

疑獨註胠者潛開也攝緘縢固扃鐍此世
俗之知禦小盜而已大盜至則負揭而趨
向之緘鐍非唯不能禦盜適足以資盜也
世俗所謂知非周萬物之知故不免為大
盜積世俗所謂聖非不可知之聖故不免
為大盜守此老莊所以欲絕棄之也田成
竊國并與聖知之法以守盜賊之身則凡
聖人之迹見於法度者皆不免於盜然以

田成之安比堯舜不亦過乎曰凡有身而爲天下之所寄託者皆粃糠緒餘何足校優劣若夫堯舜之不可寄託天下者豈田成子得以擬議邪

碧虛註知謂造微匿緘縢扃鐍者積謂衰斂實貨而蓄聚者聖謂掌符璽權衡斧鉞者守謂保宗廟社稷封疆者且齊國之創制立度何嘗不法聖人而田恒奪其聖知據有其國則聖知者乃大盜之資也

庸齋云世俗之知本爲胠篋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簒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見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備盜以緘縢扃鐍者世俗之知也穴室負匱探囊者超俗之知也人有超俗之知造化間幾何而一遇哉以之上盜天和以養形保神下盜地利以肥家富國何不可者而乃甘於妄意室中之藏以希不義之貨而不顧公論之不可逃遁臭之不可掩何弗思之甚邪竊嘗考其所由亦有以致之者世無積而守之彼惡得而奪之然自胠篋之欲充之而至於竊國信乎履霜堅冰之不可不謹也夫竊國者非并其聖知之法而竊之雖得國無以自立則聖知者天下之利器在人用之如何耳其權或墮姦雄之彀中未有不反爲所制者後文云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小盜有誅而大盜無禁是田齊氏之術哉彼既竊國爲君而又禁民爲盜亦知仁義之不可廢也得非以聖知之法守其盜賊之身乎漆園慨立是論所以誅千古姦雄之心麟經直筆之嚴可以並行於世矣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郭註暴主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臣而莫之敢抗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放其毒而使天下側目哉聖勇義知仁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爲盜資則聖人之利天下少害天下多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夫脣竭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數也且聖人不立尚於物而不能使物不尚人無貴賤事無真僞苟尚聖法則天下吞聲闇服此乃桀跖所至賴以成其大盜者也若乃絕尚守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所以掊擊聖人而我撲自全

縱舍盜賊而彼殺自息矣竭川非以虛谷
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
止盜而盜止盜止而華尚之迹都去矣將
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
所資者重所利不得輕則小盜之所以大
盜之所利也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所以
禁盜也大盜又逐而竊之反為從用是以
成其大盜而大盜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
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
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適
足以誅竊鉤者耳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
之利重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魚
失淵則為人禽利器明則為盜資故不可
以示人也
呂註世俗所謂知所謂聖者皆以法為之
所謂至知至聖亦不出乎聖勇義知仁之
名而不知知之所以知聖之所以聖也故
四子者不能全其身而跖之徒反資以為
盜則世俗之所謂聖知者不免為大盜積
守耳至知在於不知至聖在於無名而世
俗之聖知反所以資盜則利天下少害天
下多非虛言也脣竭以況相因魯酒邯鄲
以況非相因而相因然則欲治天下莫若
掊擊聖人縱舍盜賊喜言而忘而已夫心
谷不虛而賊心得以起其門者以聖為淵
而塞之也竭聖川而洇之則谷虛而盜不
生矣心淵不實而賊心得入於其間者以
聖為丘而傾之也夷聖丘而損之則淵實
而盜不侵矣此聖人已死大盜不起天下
所以無故也所謂死者不生其心是已賊
心生而大盜起雖重聖人以治天下是重
利盜也詳見下文并竊之語故竊之鉤者
誅竊國者為諸侯而莫之能禁也諸侯之
門仁義存焉則是并聖知仁義而竊之也
況其尤大而揭諸侯者乎雖軒冕斧鉞有
所不能禁勸凡此皆離真為聖之過而猶
以聖法明天下是示人以利器故大盜得
以奪之也
疑獨註道有君子有小人得道之正則聖
勇義知仁皆正就其不正者而充之則為

大盜而已盜之所謂道者妄意所藏先入
後出知可否分均也凡得其一者爲小盜
跖得其全者也莊子嘗寓言於雜篇[illegible]
夫子爲對以明大盜與大聖其知一也所
用不同耳善人則資五者以立己惡人則
資五者以爲盜善惡皆本於人心而天下
爲善者常少爲惡者常多莊子所以深矯
之魯酒薄邯鄲圍聖人生大盜起此自然
相生必至之理且聖人制法豈有意於起
人之僞人自竊其迹以爲僞所謂竊聖
人者深惡聖人之迹也若[illegible]
時若見釋迦[illegible]出世一棒打殺[illegible]
令盜賊亦欲息詐僞耳川谷之水相[illegible]丘
淵之土相[illegible]聖人之迹大盜所資聖人
已死絕聖棄知之[illegible]大盜不[illegible]之迹
都去矣苟不絕聖知以止盜是重聖法以
治天下跖之徒將乘之以爲盜迹重利之
也矣斗斛權衡符璽仁義皆聖人治天下
之具莊子應謂凡步形名法度者皆大盜
所資爲盜而至於竊國則斗斛權衡符璽

皆爲所有而刑賞自己出矣且堯舜三代
之所賴以爲治者其形器法度與後世同
而治亂之迹異者彼所賴雖在此及其成
功則此雖存而可以無用也後世[illegible]
唯此之爲賴其稽一墮奸人之穀則所賴
以安者往往以致危田成子之事是也聖
人退處深密而探至精以斡萬化故力於
天地而世莫觀其迹威服海內而人不名
以武此所以行萬物於術內而天下莫能
禦又豈以利器示人哉
評莊注以知[illegible]人莫知[illegible]以知治[illegible]
知四子以[illegible]
人矣然[illegible]不免田氏之[illegible]四子[illegible]
君之[illegible]而盜[illegible]聖人[illegible]
治者[illegible]
之於天下也不足以止盜適足以和盜也
莊子非不知聖人應物適時而已後世禍
亂隨之而起者蓋[illegible]
邯鄲圍其可以[illegible]
[illegible]歸過於聖人[illegible]也

碧虛註知之出也或利或害聖之顯也或
生或死利害不能惑者至知也生死不能
動者至聖也若四子者皆矜知誇聖而自
取滅亡又惡知至知至聖哉聖知大盜相
因者也聖知生則大盜起大盜止則聖知
亡掊擊聖人絕棄之也縱舍盜賊不責貨
也聖知泯絕民性淳厚天下平而無事矣
夫竊仁義聖知者欲其貴也盜金寶珠玉
者欲其富也然天與之則公人取之則私
若公公而私私豈軒冕所能勸斧鉞所能
禁哉
鬳齋云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盜跖反以
自免此言賢者不足恃而竊聖知者或以
自利也為盜之道是莊子撰出以譏世其
言雖怪而實有理說到不善人多善人少
利天下少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絕唇齒川
谷之喻明聖人不為盜設反為大盜之資
聖人不生大盜不起言無聖人亦無盜賊
而天下自治也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復出
而制法姦人得之益以欺世戰國諸侯篡
奪而得皆大盜也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
侯既為侯立國則亦以愛民利物為事是
并竊仁義聖知也名為大盜者人皆欲逐
之今諸侯竊國立於人上故曰揭而世未
有用刑以禁止之者皆憤世而為此言
世之所謂至知至聖者例不免為大盜
積反不若不以聖知稱者無所積而盜
莫能窺也故引四賢以證聖知之不足
恃夫天生忠賢匡君輔國節義所在有
死無貳而上或不之察惡其逆耳拂情
始則疏遠之甚則譴斥之而彼忠不能
自泯終於戮之而後已吁忠賢之戮姦
臣之幸也然證若此國其能久乎夫為
巨姦大盜必兼其術所謂術者亦不越
乎聖知之法以所資者重故所取不容
輕然其屬階非一日之積必酌其君上
之可罔有司之可欺因時乘勢以遂其
悖逆之舉然猶不免資聖知仁義以為
治如前立國者所云一廢而一興川谷
丘淵之消長也聖生而盜起魯酒邯鄲

之柤因也雖重以聖知而爲治重利益
跖也宜矣且竊鉤者受制於聖知之法
而竊國者奪聖知之法以制人是以善
人少而不善人多雖軒冕斧鉞不足以
爲勸懲也信知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彼竊窺其樸將爲所奪猶魚
之脫淵螻蟻得以困之矣語云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然則聖人之治天下
必有神而化之之術歟此一節自曷嘗
不法聖人至聖人者天下之利器凡十
一處聖人字今本皆然唯陳碧虛照張
君房校本並作聖知考之前文世俗所
謂知世俗所謂聖之語則說亦可通然
當篇本意正論立法之多弊則從元本
可也竊意張氏當時被旨校定及碧虛
述解進呈之時恐其間論聖人處語或
有嫌權易以聖知因而傳襲耳然有當
用聖人處若曷嘗不法聖人不得聖人
之道不立不得聖人之道不行聖人已
死聖人不死此不可易者餘易爲聖知
亦自有理至若聖人者天下之利器則
是聖知無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胠篋第二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郭註去其所貴則不施禁而自止賤其所貴則不加刑而自息除矯之所賴則無以行其姦巧小不平者大不平之所用也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害矣夫聲色離曠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夫以蜘蛛蛣蜣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任其所能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眾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自能則大巧矣用其自能是以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攦也去其亂性之幣天下各復其朴而同於玄德彼曾史楊墨離曠工倕者所稟多方使天下躍而效之效則失我我失由彼彼為亂主矣若夫法之所用視不過於所見故眾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眾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眾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邪

呂註莊子所謂絕聖棄知者非滅與籍棄政教也不以生於心而已擿玉毀珠者非

出府庫棄諸山也不以貴之心而已焚符
破璽非燒而碎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朴鄙
而符璽非所恃也掊斗折衡非果掊折之
也以平平之則民不爭而斗衡非所恃也
然後民復其性命之情而始可與論議矣
塞師曠耳欲反聽也我反聽則天下含其
聰膠離朱目欲内視也我内視則天下含
其明攦工倕之指天下始有其巧削曾史
之行鉗楊墨之口天下之德始玄同則在
我棄知絕巧不見可欲而已彼外立其德
而爚亂天下者則非含其聰明知德而反
於性命之情者法之所無用也而或者謂
莊子真欲掊擊聖人縱舍盜賊殫殘法度
者豈可與之微言乎

疑獨註大盜盜法小盜盜物盜物者禁之
以法盜法者化之以道符璽本以行信斗
衡本以致平及其弊也行信者反爲大不
信致平者反爲大不平此莊子所以欲焚
破掊折之使人目不入色耳不入聲心不
入觸種種色相隔越於外而以性命爲主
收視反聽不慕離曠而得其性之固有是
謂大巧若拙也曾史楊墨惑亂天下所以
欲削其行鉗其口使之咸反於一天下之
德始復於道而玄同矣人含其明則天下
之明皆足以自照人含其聰則天下之聰
皆足以自聞人含其知則天下之知皆足
以自知人含其德則天下之德皆足以自
得此所以不爍不累不惑不僻也彼曾史
離曠數子者皆非充其固有之性使天下
勞神疲慮以殉之則是爚亂天下法所無
用也

詳道註符節契券所以爲信也上
好權謀則下乘是而後欺探符投鉤所以
爲公也上好曲私則下乘是而後偏衡石
稱懸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下乘是而
後險斗斛量槩所以爲均也上好貪利則
下乘是而後鄙蓋法生於聖人之所不得
已而行於後王之善守有是人無是法上
古不失爲善治有是法無是人末世不免
於竊亂莊子之論不該於人法相資至謂

為是以量之為是以矯之則并是而竊之
乃欲焚破掊折而後已者葢欲斂其散而
一之落其華而實之以復歸於道德之本
而已矣）碧虛略而不論）鬳齋云擿玉
毀珠以至掊斗折衡皆是激說以結絕聖
棄知之意非實論也與老子不貴難得之
貨使民不為盜義亦相類但說得過當耳
東坡云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天下人全
不識字邪擢亂抽紊之爍絕焚棄之外立
其德重外物而失本心爚亂熏灼而撓亂
之也此段不過敷演前文以結絕聖知棄
聰明之意使人全性同德而已諸解已詳
不復贅釋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
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
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
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
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
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
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
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
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
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
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
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
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
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
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
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
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
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
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
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
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
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郭註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適故
常甘當故常美雞狗相聞不相往來無求
之至也今贏糧趨賢而棄親去主至治之
迹猶致斯弊上好知之過也夫攻之逾密
避之逾巧貪欲猶不可閑之以知況於人

乎上之所多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逐
多則迷矣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含
已效人不止其分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
生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而知之所動誠能
摇蕩天地運御羣生君人者胡可不忘其
知哉
呂註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也
故結繩而用之無欲也故甘食美服樂俗
安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此至德之世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
善斯不善已皆知非其所不善惡與不善
也莫知非其所已善美與善也復乎無爲
則雖美與善亦非性命之情也民不往來
而自爲族是謂種種之民棄所有賢於[illegible]種
而趍則役役之佞也其教我也似父其諫
我也似子則啍啍之意此皆尚賢好知之
過由有知而後有聖人有聖人而後有大
盜聖人大盜皆知之所自出故是篇始終
以去知爲言
疑獨註當上古十二帝之時天下之民食

無所擇而甘衣無所擇而美其居其俗不
擇地而安樂之雞狗相聞不相往來人物
繁息無求於外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
爭今舍種趍賢不憚其遠者以名利滑其
天性此上之人好知之過也自弓弩畢弋
至喪詬同異復明上好知之過以致魚鳥
人獸皆亂而失其性矣所不知者多知所
已知者良知所不善者非可欲所已善者
可欲也莊子欲人忘其外好充其自然之
理而不見可欲之善也上好知而無道日
月山川之悖爍四時之施墮矣下至小蟲
小物皆失其性則大者可知種種之民古
各隨其所安性而生淳朴未散也今舍淳
朴而悅役役舍恬淡而悅啍啍宜其亂天
下也
詳道註軍多令則亂言多給則辯故知多
則事多事多則患多此治天下者所以貴
夫小知去而大知明也知求其所不知而
莫知求其所已知則於窮理之知爲贅知
非其所不善莫知非其所已善則於盡性

之仁爲齕齕於仁贅於知則所知非眞知
所非非當非矣天運曰三皇之知上悖日
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
知憯於蠣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
命之情與此喘耎肖翹義同傳曰多事生
之讎多言德之賊役役多事者也哼哼多
言者也天下惡得而不亂哉

碧虛註南華引上古容成大庭十二氏無
爲之治以證今世爲治者之弊紛紛則亦
法之始事不可終靜靜之則動也至於上
好知而天下亂矣鳥獸魚不安其生況
於人乎機詐之毒上干天和故草木昆蟲
咸被其害太上云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
知治國之福信哉斯言

鬳齋云十二氏只伏羲神農軒轅見於經
餘無聞焉或得於上古所傳莊子採出
如佛言我於過去某劫也以天地開闢之
自伏羲以來載籍可考者三千餘年伏羲
已前必有六籍所不傳者未可遽以爲無
也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則況孔孟在

其間頡滑堅白解垢同異皆當時辯者之
事以取魚取鳥獸之事與辯者並言亦是
以曾史與楊墨權衡並譏之意求其不知
者務外以求異求其已知者曉然易見自
然之理也所不善在人者所已善在我者
即齊物論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言
但知它人之非而不知已之所是者亦非
也大而日月山川微而喘耎肖翹莫不失
其性甚矣好知之亂天下也歎息一句結
了卻以三代實之逍遙遊曰湯之問棘也
是已起句也此曰三代已下是已結句也
起結雖異同一機軸

此章舉至德之世上下無求民各自足
以證今時之不然十二君若其間或與
籍未聞祝融已下迹漸可考以爲伏羲
已前民性未漓則相狎未化也故安食
皆甘所服皆美樂俗安居行知節力隣
國相望而無攻掠之憂雖犬相聞而有
卑微之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則耕鑿
自給無求於外只此數句寫出太古淳

朴之風蓋引道德經小國寡民章語以
後世遂至延頸舉踵贏糧趨賢棄主去
親不遠千里而求之尚賢之迹若使民
求奇務異以尊耳目所不及必有名浮
于實者應之是相率而爲僞欲天下不
亂可得乎下文明好知之害物使生民
失性雖禽獸蟲魚亦不得安其性命之
情矣皆知求其所不知爾分外求知如
測天地問鬼神之類所已知謂已之良
知辨微危尊德性之類所不善已自以
爲非者責人未備之類所以善已自以
爲是者矜能自用之類信能於此精擇
而謹趨之則知善皆出於其性情各歸
於正不治天下而天下自治矣苟或反
是則日月山川爲之悖爍人民其能自
安乎此皆原於上好知之過種種之民
謂得祖氣之正可爲種於天下者也
是篇以胠篋命題諸解罕及胠字之義
唯林疑獨云潛開也今考監韻胠脅也
則胠篋者從篋之脅旁開而取物此竊

盜之行也經意謂治失其道法令滋彰
上以知防民民亦以知窺其上防之弗
周必將乘間而有之故國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田成子盜齊并竊其聖知之法
以致身安國覇則知盜亦有道而世俗
之聖知不足恃也知此四子之不免乎
戮宜矣世間善惡二塗皆資聖人之道
而立然而爲惡者常多趨善者常少則
其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也可知蓋消
長之理猶脣齒川谷之相因若重以聖
知治天下其爲盜跖之利不輕矣爲器
以平之并器而竊之立法以治之并法
而竊之吾將奈何故此實由乎爲治者
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姦雄
得竊其權以爲私利天下有役其害者
矣○南華務在絕聖棄知掊斗折衡思
復上古無爲之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
在明乎真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真善以
全其所受而已爲欲矯世俗之弊其言
不免乎過許觀有以激回之馬蹄未足

盡其脩至胈𦙶而極矣奈何道大難用徒託空言獨唱於前卒無和者無怪乎古今抱道之士高蹈山海而不返也吁使任治道之君子皆如漆園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之不興淳風之不復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在宥第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郭象註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

無爲故有誘慕好惡而民性淫矣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貴其無爲而任物之自爲也無治乃不遷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此皆堯桀之流使致斯患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夭落也慕賞乃善賞不能供畏罰乃止罰不能勝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所以當功過非所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而三代已下匈匈然與迹競逐以所寄爲事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呂惠卿註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其常性常德即我之性德是也在宥天下在宥我而已在者存之而不亡任自然而不益宥者放之而不縱如囿之宥物也不淫不遷無爲而已無爲則無我無我則治天下者誰

哉故兩忘堯桀之是非也人生而靜何有樂苦使之樂苦是淫其性未有不遷其德者也萬物負陰抱陽沖氣爲和人莫不有沖氣之和以與天地通而堯使民樂其性至太喜而毗於陽桀使民苦其性至太怒而毗於陰故傷其沖氣而墮四時之施寒暑之和不成反傷人形矣至於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所謂兩指傷也於是天下始有喬詰卓鷙非常之行喬則尚高詰則窮盡卓則難及鷙則不羣皆非平易中正此賞罰所以不給性命之情所以不得而安也

林疑獨註天下所自生者莫不自在天下所自得者莫不自宥聖人觀天下自在之性而在之使各逍遙之遊因天下自宥之德而宥之使各安其理哉之悅在之者使天下成其性宥之者使天下順其德故性不淫德不遷聖人亦無爲矣豈有治天下者哉心無所若謂之恬恬有安靜意心相承順謂之愉愉有懽悅意喜則氣散而

心動故不恬怒則氣逆而心躁故不愉人心未嘗不虛而至於悲喜者有物觸之也堯桀之治天下雖善惡不同其觸人心而至於害性則一非先王自得之理也其可長久乎人過喜則陽氣常舒過怒則陰氣常慘喜怒始由於君故失中以致民心失節上干天地之和而反傷人之形此相因之理也故使人喜怒不自得中道不成章皆言人形被傷陰陽不和之狀喬詰亡也好高卓鷙行之尚異天下因堯之迹而有曾史因桀之迹而有盜跖既然堯非桀也○舉天下以賞天下之行不足以爲賞罰況其它于上之人終以賞罰爲事則天下之民豈能安其性命之情哉

陳詳道註有天下者欲開天而不開人爲福而不爲賊莫若在宥之而已在則性之擾宥則民之道莫撓則性不淫故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道則德不遷故同然皆得而不知所以得又孰治天下哉治天下者不失於不恬必失於不愉不恬則太喜而毗於陽不愉則太怒而毗於陰蓋人身之氣與天地通流吾之陰陽毗於此天地之陰陽應於彼寒暑之和不成而反傷人之形矣於是天下始有求高採深尚異務捷者出皆非中道也不適於爲善必過於爲惡故舉天下不足以爲賞罰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陳碧虛註上古之君存天下皆覺之而已非有心以治之也故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斯無爲而自治也昔堯亦自任之道而施仁愛使民失常性以至桀之縱之能無寬物之恩而務苛急使民失常德以至畏之悔之性淫德遷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人之喜怒通乎陰陽陰陽不和以傷人形矣喬詰高奇之論人曾史之流卓鷙狷行勇猛比盜跖之徒也以善不足以賞善惡不罰惡不給以賞罰多故叫囂然逐以勢利爲務何暇事恬愉得者邪

林氏鬳齋口義云在者優游自在宥者寬容自得天下之人性皆不亂德皆不移又

何用治之哉恬靜也愉樂也喜屬陽怒屬陰毗益也醫書所謂有餘之病致中和則天地位失其中和則四時不調而人亦病矣居處無常謂妄動不成章失中道也喬者好高而過當詰者議論相詰責卓者孤立鷙者猛厲皆形容不和之甚曾史盜跖只代賢不肖字用心不和則賢不肖皆非矣今賞賢而罰不肖則賢非真賢跖世皆然賞之而不足言此等人多也人皆欲賞避罰以僞相與則豈能安其性命自然之理哉

在者存之而已有天下而不與焉宥者矜而恤之故視民如傷焉是以聖君端拱乎廟堂之上百姓恬愉於畎畝之中性不淫而德不遷形勞和而天地應上古至治之風也自三代而下匈匈然以賞罰爲事使民無以安其性命之情至戰國縱橫則有賞之而不勸罰之而不畏者矣南華立在宥之論有心於復古者歟人處世間日與物接理有逆順喜怒不能盡忘在乎調之以宜發而中節不失乎和而已若過喜過怒偏陰偏陽則寒暑爲之失序況於人乎原其太過之由本於堯桀之治一使民欣欣一使民瘁瘁此喜怒之所由生也由是而喜惡著焉賞罰立焉天下始高亢其行矯詰其辭卓異鷙勇於事爲之闒善者爲曾史惡者爲桀跖舉天下不足以爲勸懲何暇安其性命任治道者至是亦無所施其術矣而江海山林之士猶拳拳在念覬有以救弊而整復之其言雖欵詭而心則義黄之心也豈可以逆異而輕議哉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㡆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

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
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
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
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
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臧無擢其聰明尸
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
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郭象註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存
亡無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然存
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爲臠卷傖囊
也不能遺之已爲誤矣而又尊之豈不甚
惑哉非直曰寄而過去乃珍貴之如此且
無爲者非拱默之謂各任其自然則性命
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抱道懷朴任
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賓故出處語默付
之無心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若遊塵
之動任其自然而已矣
呂惠卿註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所謂
聰明仁義禮樂聖知皆非其正不免亂德

悖理而已八者存亡皆可言無益損乎其
真臠割而不全卷束而不舒傖積而不散
囊結而不解皆所以亂天下而乃尊之惜
之齋戒以言鼓歌以儛以爲天下之至真
在是世迷日久吾若之何哉夫臨莅天下
誠出於不得已而無爲則我奚爲不貴愛
以身於爲天下而以徇之哉斯則可以寄
託天下者也貴則不輕其身愛則不危其
身託如託身寄如寄物則貴重於愛託重
於寄也無解五藏則不散而淫乎仁義無
擢聰明則不引而屬乎聲色尸居龍見其
見出於無爲淵默雷聲其聲出於不言神
動則感而後應天隨則不召自來如此則
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即萬物之以息相
吹累則炊之積也萬物歸之如塵自集又
何暇治天下哉
林疑獨註仁義者禮樂之體禮樂者仁義
之文由性以充於內則與道爲一由聰明
以求於外則離道爲名天下苟安其性命
之在己者則此八者存之所以立人德亡

之所以立天道若夫衍名迹迹則此八者
始臠割卷束傖聚囊括而亂天下此皆言
其拘滞不適之意而天下乃始尊惜之齋
戒至僻之形容其尊惜之狀吾亦無如之
何矣夫君子為天下所歸不得已而臨莅
莫若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無為所以治
已無不為所以應物堯舜之道不過此耳
聖人入而同乎天則無貴無愛天下亦不
知有可尊可親故無所寄託及出而之乎
人則有貴有愛天下知有尊斯託之矣天
下知有親斯寄之矣無貴無愛冥乎神有
貴有愛存乎身身者神之所寄託天下又
寄託於吾身吾身寄託於天地天地寄託
於虛空以是考之凡有形者皆不免有所
寄託也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
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意同而辭
異蓋於有往意而未至若有似意而不實
老子因有天下者而言莊子為未有天下
者而言若可者見其已有天下而心不係
於天下古之人若堯舜者是也言可以者

見其未有天下而心不忘於天下古之人
若孔孟者是也各有所主而已解其五藏
則精神魂魄意散而不全擢其聰明則耳
目鼻口形逐而不返豈君子治心養性之
道哉是故居則如尸見則如龍默則如淵
聲則如雷四者皆出於無心應時順理而
已動如神之應物行如天之隨時唯其如
此故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若遊塵之自
動我何與焉

陳詳道註聰明聖知仁義禮樂之於天下
聖人豈强為哉凡以應時適變不得已耳
昧者守芻狗為神明指蘧廬為聖宅豈直
過而去之乃齋戒以言鼓歌以儛如此而
欲天下不惑也難矣貴以身於為天下則
為天下不若吾身之重愛以身於為天下
則為天下不若吾身之親此忘天下者也
貴以身為天下愛以身為天下非忘天下
者也忘天下則適已而已非忘天下則有
以適人然皆未能無身也老子曰生非貴
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則無身者何

貴愛之有哉貴愛其身雖下於聖人亦天
下之所願爲君也故可以寄託天下然老
子於貴以身言若可寄愛以身言若可託
可以必辭也若可疑辭也寄其所付託其
所恃也以忘天下與非忘天下言之則可
以若可之辯明矣若大寄託之說當從老
子爲正無解五藏則道德不支於仁義之
岐無擢聰明則耳目不沉於聲色之僞尸
居則無事龍見則事出於無事而未始有
事淵默則不言雷聲則言出於不言而未
始有言如是則順物而動其動也不以心
而以神奚理而行其行也不以天而以人
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如在[illegible]之中而
已又何暇治天下哉

陳碧虛註收視聽於内則聲色莫能惑藏
仁義於已則道德何由失約禮樂於身則
邪僞莫能干絶聖知之迹則疵病莫能[illegible]
斯八者古人卷之以治身末世張之以喪
本臠卷雖其卷傖囊亂其變謂陳迹雖其
卷懷必至於亂天下天下不貴重簡易而
反尊惜繁難其惑甚矣故臨莅天下莫若
無爲無爲而性命之情不安者未之有也
貴身愛身於爲天下者是貴愛天下非貴
愛其身也若是則得喪不在已憂樂不爲
身故可以寄託天下也尸者不言而整肅
龍者變化而彰明達於常如淵之靜默
號令就昕如雷之發聲神運于内象見乎
外寛裕自守摩物動昇雖云不治天下而
治法存焉

林氏鬳齋口義云悅聖之孽近似能字猶
言草孽故於盜亦曰聖此皆不可以語盖
字義釋之安其自然則此八者雖有亦不
能爲累臠卷局束倫囊多事爲戒跪也言
鄭重致恭鼓歌以儛不知手舞足蹈也盖
譏一時學者吾指它人而言汝輩如此果
如何哉不得已而下說無爲自然之治此
三字便見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以其身之
可貴猶貴於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託之
以其身之可愛猶愛於爲天下而後可以
天下寄之此二句文奇而理正禮記曰筋

骸之不解其五藏即是不束擢抽也謂遁
用其聰明尸居即禮云坐如尸能脩文采
威儀可則也淵默深靜不言雷聲感動人
也禪家所謂是雖不言其聲如雷神動天
隨亦動容周旋無非天理也此三句理到
而文亦萬物炊累即是萬物以息相吹言
我但無為於上而民自作自息如遊塵之
炊累又何容心以治之哉
聰明仁義禮樂聖知八者雖出於人為
各具自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亡之
不過失行之不為行也若心有所說則
滯迹成弊若有甚焉者矣行其所無事則
安其性命之情滯迹成弊則將不安其
而亂天下也然尚尊之而欲求於仁義禮樂
信於有知明其聰明聖知一人服於
上何望天下之蒙擊然天下將從而
惜之齋戒以言則神其說論生以進則
重其傳至於鼓歌以儛則樂之無以其
惑不可解矣吾奈此何哉此直歎之辭
不得已而臨莅迫而後動也若能為

任物性之自然故貴以身為天下則不
喪其民愛以身為天下則能親其民若
是然後可以寄託天下矣寄託互其文
不必分輕重無解五藏解五常而歸於
道也無擢聰明反於自然而全其真此是
故尸居若以時而出其出也神甚大若
以時而鳴其鳴必大皆由己治養之功
以符至神之速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
從容無為我自得也萬物炊累物自得
也我既得而天下治矣又何暇治天
下哉人徒知以治為能事以亂繫之不
無害於其身此則顛以倚仗上下附會
字條引莊子為朱續考證亦負荷得國
則以心當倍任庾切下女庾切亂也
詳此經文任其本音以亂釋之則當與
讀者詳擬音訓一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在宥第二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乎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天下大治

郭象註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焦火凝冰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雕不琢各全其樸何氷炭之有俛仰之間再撫四海風俗之所動也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踴躍人心之變靡所不為仁而放之則靜而自通治而係之則跂而僨驕僨驕者不可制之勢夫黃帝非為仁義也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見迹見則世必徇之是使物攖也至若堯舜之名皆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故駭者自世世彌駭迹愈粗粗之與妙猶塗之夷險遊者豈常改其足哉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所異者時世之名未足以名聖人之實雖有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自喜怒

相疑至誕信相譏莫能齊於自得之小異
而不止於分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
求於是有釿鋸椎鑿之禍雕琢性命遂至
於此若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貴賤
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天下無患矣斯
迹也挫攖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惡
直亂正蓄徒相引任真者失其據業偽者
竊其柄於是憂於上民困於下由腐儒
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方復攘臂
用迹治迹可謂無媿而不知恥也桁楊以
椄槢爲管桎梏以鑿枘爲用在知仁義者
遠罪之迹迹遠罪民斯尚之尚之則矯詐
生矯詐生而禦侮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
呂惠卿註在宥而不治所以不攖人心治
而感之則是攖之排之則下進之則上矣
知其鄉也上下因殺至其寒凝冰則非所
宜攖者也俛仰之間再撫四海則出入無
時也居也淵靜動也縣天僨驕而不可係
所謂操存而舍亡者也真人忘學者直以
堯舜爲未至故又言黃帝以仁義攖人心

其旨在於絕聖棄知非其人有闇然也聖
知不去不能無以仁義攖人心以我有心
故也有心則有迹不免以身徇天下以至
於有所謂凶德而去之也自股無胈至規
法度此以身徇天下者猶不能勝以不能
絕聖棄知也施及三王則下有桀跖之窮
凶上有曾史之過善儒墨畢起交相疑欺
未有得天下之至正者所以性命爛漫百
姓求竭於是有釿鋸椎鑿之禍不得不然
也故賢者退伏而避患萬乘憂慄而不知
所以爲之之方凡以不能無爲以反其性
命之情而已今世殊死至刑戮相望三語
則又非三代之比而儒墨乃離跂攘臂於
罪人之間而欲與之論議是不知恥之甚
也今欲救之而不反性命之情重之以聖
知仁義則是遁天之刑增固而不解重利
桀跖使得爲先聲而從之也
林疑獨註進上者好高排下者趨卑各有
所制縛所以爲因殺綽約柔乎剛强廉劌
所以是其雕琢所以損樸名爲治之實有

以攖拂之也於是有陰陽之患焦火凝氷
即躁勝寒靜勝熱之意俛仰之間再撫四
海言夢寐之頃得天下者如南柯枕中之
事淵靜即潛默懸天則所係高遠僨驕言
其縱逸與心猿意馬喻同法始乎伏羲至
堯舜而迹著又述黃帝之迹而行之以至
股瘦而無胈脛秃而無毛徒能養天下之
形不能安天下之性憂苦其五藏以爲仁
義矜莊其血氣以規法度陰陽交戰於一
身其能安於性命乎性命不安其能勝天
下之情僞乎於是有流放之事施及三王
則法愈久而迹愈弊故有桀跖曾史之分
儒墨競起相疑相欺淳風既喪天下衰矣
性命爛漫百姓弱矣斤鋸喻仁義繩墨喻
禮法推鑿喻刑辟皆攖人心之具也故天
下脊脊大亂萬衆之君無以安其位矣殊
死至相望形容因殺之多而儒墨猶衒仁
義之迹離跂攘臂於其閒欲有以救之此
不知本者也蓋以迹治迹猶以火救火其
能有功乎椄槢桎梏也淮南子云大者爲
柱梁小者爲椄槢鑿枘者鑿頭廁木如柱
頭枘也嚆矢之嚆者㧞揚因椄槢而後
成桎梏因鑿枘而後立聖知仁義者欲民
遠罪之迹也民尚迹則矯詐生桁楊椄槢
於是而具唯去其所以攖人心者則天下
治矣
陳詳道注孟子論人心曰操則存舍則亡
莊子論人心曰僨驕而不可係蓋操之而
不舍者人也放之而不係者天也爲治者
不可以人廢天以人廢天非所以在宥之
也爲學者不可以天廢人以天廢人非所
以充養之也夫人心排而下之則拘以囚
進而上之則怒而殺摩而劇之使傷而不
全雕而琢之使文而不質則陰陽之氣沴
矣其僨也僨其起也驕執而係之使閑而
不舒則不肖之心廢矣仁義內也故愁五
藏法度外也故矜血氣然仁義行而姦僞
生法度彰而暴亂作故堯之至治不免四
凶之誅況三代以下乎夫桀紂貴爲天子
臧獲所不爲孔墨窮爲匹夫而宰相所憚

貴賤之分在行不在位此所以上下有桀
跖上有曾史也相疑相欺以至脊脊大亂
内刑也殊死桁楊外刑也有外鑠則内刑
至有内刑則外刑作故儒墨起而天下亂
然後刑戮相望也殊者絶之域者辱之接
槢者桁楊之梁接槢非桁楊桁楊因接槢
而後具鑿枘非桎梏桎梏因鑿枘而後成
聖知仁義非罪惡罪惡因聖知仁義而後
致故以聖知爲接槢仁義爲鑿枘也
碧虚註人心本靜攖之而亂排謂毀之進
謂譽之炎涼其外水炭其内撓心一發即
徧空際成心縱焉甚於奔馬也昔者黄帝
始以仁義攖人心堯舜又勤苦以養天下
爲仁義規法度然猶不勝也是以流放四
凶延及三王天下驚駭儒墨並興相疑相
欺德異而真散知流而民竭故聖賢伏處
以全其生在位者安危而莫救也法令之
嚴由於攖撓至刑戮交馳於道術之闇者
其搢紳高論之所致乎始有聖知仁義之
利終成桁楊桎梏之害故賢者在位日約

其去昧者在位日滋其令治迹澆淳在人
而已無道之君亦必假聖賢法度以行其
暴虐豈非曾史爲桀跖嚆矢哉
庸齋云此一段把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合觀尤妙排下若不得志之時心趨向
下得志則好進不已心愈向上上下皆爲
囚殺自家自苦也剛强之人成爲綽約所
柔弱淖泣於廉美人是也廉劌圭角雕
琢磨礱少年得志多少圭角更涉世故皆
消磨了焦火凝冰形容其喜怒憂恐一倚
仰間其心中往來如再謂四海之外言疾
急如此淵靜喻不動念一起時如懸係於
天也僨同憤僨驕亢厲之狀係猶制也此
段摸寫人心最爲奇妙股無胈脛肉不生
之意脛無毛勞其足也矜其血氣猶云
柴其内規爲仁義法度勞苦如此猶無如
天下何故有流放之刑四罪而天下咸服
本寧事而莊子喚作堯此是其辭參差而
諔詭可觀者也延及三王下而小人則爲
桀跖之行上而君子則爲曾史之名起儒

豎之爭而相疑相識性命之情到此都狼
籍了百姓求竭言無以應之也既不勝天
下遂至於用刑故賢者隱遁而君自勞被
罪者益衆而儒墨於此時猶高自標致支
離跂於衆罪人之中可謂不知恥也甚
矣桁楊椄也椄槢枷中横木桁喘矢今之
嚮箭也

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之名民心不戢
然後用藏之之術治術之設與於中古
立法之君而弊於後世徇迹之臣所
謂本性之性豈欲耙鉗鉤繩哉但以不
明人心本具至善乃欲以政治善天下
之心甚至告以仁為撄之足矣何作為
以善之令人心之弊多好抑下高所
以至於爭競因殺而不知綽約所以為
柔剛強之道遂靡劇其鋒唯夫貧
怒外觸水炭內攻一點冲和幾何而不
銷鑠哉況念頭一舉萬水千山淵靜天
懸不足為喻此所謂僨驕而不可係者
也上古無為君民各適處混芒而得澹

漢爲黃帝爲治始以仁義撄人心至堯
舜則政治畢具撄之愈深撄之既深絕
之必力故不免施四凶之誅而天下大
駭恩害相生理之必至者也上有不同
之治下有不同之德性命爛漫而無以
復百姓求竭而無以供於是斤鋸推鑿
之禍興天下大亂不可救藥賢者伏處
以避禍萬乘憂慄而苟存以至殊死者
相枕於道路刑罰不中可知矣而為治
者乃始攘臂乎桎梏之間謂已足以任
賢刑而喜治亂也殊不知致亂之由實
為自召桀跖置人於聲色而後窮窮力
拯以為恩非唯彼遺而已亦勞且
僨矣由是知世所謂聖知仁義未必不
為桁楊桎梏鑿枘其未必不為桀跖
利器也道德經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
無欲而民自樸斯為不治之治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
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
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

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黄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汝内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黄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郭註 閉至道之精可謂質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窈冥昏默皆了無也老莊之所以屢稱無者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任其自動故閑靜而不夭積内守其眞閉外守其分知無涯故敗也極陰陽之原則有官有藏而當任之任慎守之極極長生之致身不夭乃能及物也物無窮而人以爲終彼見其一偏耳皇王之稱隨世上下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偏不能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入無窮遊無極則與化俱日月參光天地爲常都任

之也物之去來皆不覺故以死生爲一體
無往而非存也
呂註空同之上無物而大通之處道爲無
名之樸故曰質陰陽道之散故曰殘雲氣
不待族至益以荒矣則非輔其自然而有
以虧之間居三月齋戒之至順下風而進
循本以求之治身而可長久者唯道爲然
是乃問其質也窈冥則無形言所不能論
意所不能致而有所謂精者可知言則非
其極也必至於昏昏默默乃所以爲道之
極此言道之體無視無聽至乃可長生則
與之入道也抱神以靜則形不期正而自
正必靜必清言其不可撓而濁之形不勞
而全精不搖而復乃可長生矣夫神無形
而麗物不麗於物而反乎無見無知不守
其形將安知乎愼內則塞其兌閉外則閉
其門此養神而保之之道反是則多知而
敗矣人未知道則域於陰陽而未嘗至其
原無見無聞無知則遂於大明之上入於
窈冥之門得是而窮之則知天地有官其

官也以此陰陽有藏其藏也在此愼守汝
身物將自壯則奚爲而外求哉黃帝又語
以向之所謂無見聞知道之體而已至其
用則無見乃其所自見無聞乃其所自聞
無知乃其所自知也蓋道之爲物無窮無
測而遂止於無見聞知則是無窮而以爲
終無測而以爲極也得道者爲皇爲王以
其神明爲皇王之所興起也失道者見光
爲土以其形不出照臨覆載之間也百昌
生土反土以其形而已然余將去汝入無
窮遊無極則以爲終極者非知我者也與
日月參光則其明不息與天地爲常則其
久無窮當我緡乎不知其爲當也遠我昏
乎不知其爲遠也人盡死而我獨存則求
之吾身不知何物而可以至於此也萬物
之靈唯人爲最造化之爲人不知幾何而
一遇而人之聰明恂達可以與此者又幾
何而一遇也而不孜孜焉則役以慈爲實
者固不厭數數言之也
疑獨註黃帝爲天子歷年已更陰陽之數

以治天下故言其迹廣成不治天下故言其道黃帝欲取天地官陰陽此至命體神者所爲陰陽言其氣天地言其形氣精而形粗精者神之質陰陽者道之殘蓋可問可答者易散而爲天地也可官可任者神散而爲陰陽也雲氣未族而雨則陰陽失其理草木未黃而落則萬物失其道以至日月昏晦皆非神人之治也閒居不以物累三月數之小成至道之精太易也至道之極太極也陰陽生於太易天地生於太極窈冥昏默則未有象數故謂之精謂之極目不亂於色耳不亂於聲故神全不動邪氣不干而形止於一矣無勞汝形老子曰載營魄是也無搖汝精老子曰抱一是也魄者形之主一者精之數學道者宮廓其志勿累於形使神宥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抱一而體神矣令人死而有升沉之異者由滅神徇形以神從魄故至淪於幽陰化爲異物若神全之人雖魄之陰滯將與神爲一而無所不之也目無見則內視

耳無聞則反聽心無知則無思故塵自外陽根自內固而形可長生也慎內則真不散閉外則塵不入此爲道日損之意多知則務日益所以爲敗也大明之上顯道也窈冥之門玄德也至陽無陰至陰無陽原者陰陽之本萬物所自出彼物無窮無測而以爲終極者以人言之耳皇者王之所自出天道也王者出於皇人道也光以言天土以言地蓋得道者出爲王入爲皇無所不可失道則有所偏在上見光在下爲土而已今天下百昌之物始出於土終化爲土土豈有心於物哉人生於無形死於無形豈能係於人間余將去汝言身雖在人間而心已離之而與造物者游矣無極不見其始無窮不見其終門者出入所自野者空曠而無適莫也與日月合其明與天地合其德故至人之心若鏡物來則應物去則忘當我物來也紛乎有係物意遠我物去也昏乎有忘物意物之去來皆不覺也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言神人與造化

為一死生不得與之變也
詳道註夫天地有官可任而不可違陰陽有藏可委而不可離欲官陰陽以遂羣生則是以人御天而逆其自然物幾何而不殘乎老子曰道甚夷而民好徑又曰益生曰祥苟欲速而益之則子生未孩而始誰雲氣不待族而雨何異乎揠苗者哉此所以上恃日月益以荒矣黃帝退捐天下能外物矣未能外生所以問治身之道廣成子告以必靜必清則於外生得之矣故又告以物無窮極也昏黙則視聽不可見聞窈冥則搏之不可得也耳目者心之寇故必無視無聽然後抱神以靜動濁者形精之蠹故必靜然後無勞形必清然後無勞精此所以貴閑慎而不貴多知也陽為顯故遂於大明之上陰為幽故入於窈冥之門守其一精之至也處其和和之至也合德之厚比於赤子精和之至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夫道前無始而後無終與有數者異上不皦而下不昧與有體者異光者陽之精土者陰之質失道則上役於陽故見光下制於陰故為土而已萬物生於土又反於土吾將去之也與日月參光則合其明與天地為常則合其德當我緡乎與我合者緡而為道遠我昏乎與我違者昏而為物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謂彼則盛其枝葉以傷根柢此則浮根固蒂以存枝葉也

碧虛註有所欲有所取非精妙也乃粗質爾有所法有所治非全真也必傷淡矣且而治天下陽炎陰沴二景失明又奚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捐天下膝行而問修身廣成始告以窈窈冥冥強名道之精昏昏黙黙強名道之極不以色為色不以聲為聲故神靜而形正靜則神不勞清則精不搖不妄視故無見不妄聽故無聞不妄想故無思三者皆真故神住形留也慎內則虛心閉外則塞兌無悝夫多知之為敗故能超乎陰陽會乎道域也三辰續明五嶽安鎮天地有官也四時資生萬物結成陰

陽有藏也自治則物化而日強純一則沖
和之所聚故脩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
李淳風天元主物簿云千二百謂之大紀
一曰陰陽之小紀也道本無始豈有終不
知誰子豈有極上為皇而下為王域中之
大也上見光而下為土同一物也萬物自
生自滅吾亦倏來倏去太虛之門無窮造
化之野無極與日月參光不自晰也與天
地為常不自異也物之當我如緒緒縮縮然
而不覺物之遠我如暗窈冥然而不知人
其盡死理當隱景而我獨存吾有不亡者
是也
虛齋云官陰陽使陰陽各當其職物之本
然曰質即前言至道也物之殘謂奇物之
事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常生亦自
生自逆有心以官之反為物害矣豈不緣
而而此有而彼無不待黃而衰失所也窈
冥昏默微不可見無視無聽耳目俱忘靜
而無為形則自正神必清靜形不勞役氣
無動搖則可長生今修煉之學反於此無

勞無搖此無與多字同有禁止之意無見
無聞無知又解無視抱神兩句慎內不動
其心閉外不使物得以動吾心也不識不
知而後德全多知則敗事矣大明即太虛
窈冥即無極言人身自有天地陰陽我之
六十 十六
天地各官其官我之陰陽各安其所則此
身可以慎守物物皆自堅固物謂我身所
有之物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
順所以千二百歲而形不衰廣成子之謂
天言其與天合一也物安有窮而人必求
其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極以有
涯隨無涯也易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
是知物無窮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
斯乎亦指無窮無測者言之上為皇下為
王如天下篇內聖外王皇無為王有為非
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見光者日月下為
土者地也言居天地憒然無知舉頭但見
日月低頭但見地下而已百物生於土反
於土神奇臭腐交相化也去汝若雜去人
間無窮之門無極之野言天地之外故可

與天地日月同其長久也緡同冥昏暗也
當我迎我而來遠我背我而去物之去來
我皆泯然而不知也
空同一作崆峒司馬舊註云當北斗下
山也爾雅北戴斗極爲崆峒山自古雖
有此山似亦意有所寓斗居天中幹運
萬化山戴斗極地之中也空同當天地
之中喻人之一心處中以制外吾居之
者物莫不聽命爲廣成子或云老子亦
不必泥迹但言古聖人也黃帝往問至
道答以天地之精渾淪曰質陰陽之氣
已判曰殘汝所欲問者猶近乎道汝所
欲官者殘餘而已去道已遠何足語哉
黃帝退而閒居復往問治身之道始告
以無視無聽抱神正形必靜必清無勞
無搖至彼陰陽之原修身之道極矣天
地有官陰陽有藏蓋指身內而言使人
善求之千二百歲特挍人間短景一紀
之數若要其分靈降氣生化之源則亘
古窮今可也旨有天地陰陽則有人有

物後乎吾身巧歷莫算斯爲無窮無測
而人以爲終爲極者以形化觀而不觀
其不化者耳上爲皇而下爲王此以得
道而言不在有位而稱也故雖時有不
同命物之化則一上見光而下爲土言
失道之人精魄化燐火骨肉歸塵土是
爲虛生浪死徒勞造化之鼓鑄者也百
昌之生土反土亦在乎得道失道之分
道無得失物有去來出機入機所以爲
化余將去汝言我不歸土而昇於太虛
則與二儀兩曜同其長久矣當我近我
者緡乎與道合也遠我背我者昏乎冥
暗無知也人其盡死謂衆人終於化而
我獨存此我非九竅百骸之我乃清靜
明妙虛徹靈通本來之我不可以色見
聲求是以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也竊
惟二聖親傳道要具載此章初無甚高
難行之事易簡明白若此後世薄俗好
奇尚怪設爲存想抽添交媾採取之說
勞神苦形以求泰定至有以盲引盲聘

氷車於火山而弗悟者幾何而不喪其
所自生哉吁世無真鑒久矣因伏讀龐
成遺訓得以發余之狂言亦將有以狂
而取之者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二　形一

武林褚伯秀學

在宥第十一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適遭鴻蒙鴻蒙方將
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曰
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
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
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
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
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
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
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
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
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
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
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
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
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
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
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

難願闚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郭注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不知所往而自得所往故內足皆寂目皆自正也夫秉物非爲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是以爲民所傚效而不得已也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也自然得解獸群而鳥夜鳴則離其所以靜草木昆蟲生而受害矣蓋有治道亂之所由生也噫毒哉歎治人之過深僊僊坐起貌嫌不能貸然遠放故遺使歸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待之自然則無爲自化同乎溟涬與物無際莫然無魂坐忘任獨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知而復之與復乖矣有問有闚失其自生默而知之常自得也

呂註雲將以渾天下爲已任者扶搖之枝動之末也鴻大而蒙被觀其名可知領合六氣以育群生則有意乎渾天下曰吾弗知是真知也人莫不有求有往我則不知所求不知所往凡以無知而已數穿拘係貌雖遊者若有所拘係而吾觀天下之真不過此物而已萬物並作吾觀其復復則不妄朕又何知自以爲猖狂則無爲已民之放則未能無爲天則無爲物則無知有知有爲則亂天經之物情而玄天弗成矣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而人亦有玄天古之求正氣之所在而以存其精神養其根本者未有不知此非所以彰彰言之也夫唯玄天所以弗成而災及鳥獸昆蟲者凡以不知無爲而治之之過也毒哉所以治疾無爲而治之猶無疾而毒之僊僊乎歸矣欲其反本以求之人莫不有成心在乎自養

而已自養則無所事焉而物自化藏形骸
則不知有六骸吐聰明則不知有耳目倫
則理之在我物在外者也涬溟氣之虛而
待物者我與物忘而同乎涬溟則心解神
釋而莫然無魂此所以處無爲之道也云
云物之方興我則不知使物歸根亦不自
知則渾沌旁礴而爲一以至終身不離無
問無闚而物自生也方其無知不知其無
知也而曰此名無知邪則是問其名此果
無知邪則是闚其情猶物之方生則莫根
而視之未有能生者也天之所以生物不
若是而已矣

疑獨注雲將亦主即鴻蒙陰陽未判之氣
扶搖指風喻其無形遊者任其自適列子
所謂至遊是也雲將未見道體故指鴻蒙
爲問而願合六氣以育群生鴻蒙曰遊未
能無對次則仰視曰吁已無對矣未能無
示終曰吾弗知吾弗知則無示矣此道之
極致也鞅掌謂御縛始雖有所制縛而終
亦自得舉目皆正而無妄矣其所觀如此

我又何知蓋以不知爲知是真知也天有
經物有情亂而逆之玄天所以不成玄若
妙之體天言自然也鳥獸昆蟲皆具性命
之理順理則安逆理則亂今强治之是悖
其常而使夜鳴也曰心養者萬法由心[illegible]
養之以理鎮之以靜物來則[illegible]
然後能無爲而無不爲離形去知同乎大
通人倫物理混而爲一故解心釋神莫然
無魂此人道之極由之而合乎天者也夫
物云云指幻化各歸其根云云一性幻化[illegible]
滅空性無壞故至於命若[illegible]
不離者從知之則道離矣知有[illegible]
有名性命所在不容有情名[illegible]
人復命之[illegible]其名則名[illegible]
其情則情不勝[illegible]物或自生[illegible]
得矣雲將問至再悟天指鴻蒙降德示默
皆言神人接物之妙得無所得故稽首而
行

碧虛注雲將主而浮之帥東遊行仁惠之
方扶搖之枝風之所經鴻蒙二氣之[illegible]

元氣運動之謂上不降則下不昇五運乖
則六氣悖有宋之野膏澤之所也不知所
求則於物無係不知所往則縱步無心物
雖衆多羣分自正朕又何知哉聖本無心
而民隨之即有心也將不得已而民效之
則有迹也有意變常則亂任已役情則逆
既亂且逆天理難成故山林無靜言林藪
少和氣由於法度太明制割深刻之所致
也心養謂以心憫養無為則養心有為則
心養心非我有性原本空動靜不知同乎
涬溟光景俱滅歸於窈冥渾涖不離知則
離矣無名無情何問何闚哉在默何求云
德不得起辭而行即是妙用也
鴻蒙云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地育羣
生之問與前章黃帝之問同鞅掌紛汩無
妄真也紛汩之中而自覩其真不得已於
民言欲謝絶之而不可民之放以我為法
也天經物情皆自然以有心為之則亂逆
其自然故玄天弗成玄虛也猶云先天不
能輔物之自然而使失其性則草木昆蟲

皆被禍矣此有心以治人之過故歎曰毒
哉僊僊乎使之急歸也心養者言止汝此
心自養得便是不曰養心而曰心養當子
細體認汝但處於無為而物自生自化將
從前聰明皆吐去之倫與淪同泯沒而與
物相忘則與涬溟大同矣涬溟無形無氣
之始解去有心之心釋去有知之神無魂
猶無知也各復其根生者必滅也雖滅而
不滅滅者又生故曰各復其根而不知涬
渾沌沌無知無覺則終身不離乎道纔有
知覺則是離之凡有分別之謂名有好惡
之謂情無問無闚則無分別好惡此即無
為自然故物各遂其生矣天賜我以自然
之德示我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已得此
道得其所得拜謝而去也
雲將施而澤調陰陽者過扶搖之枝喻
趨動境明其欲出而澤物也鴻蒙元氣
爵躍而遊言運動自適元氣建而鬥澤
施以譬聖君在宥之化雲將願合六氣
以育羣生不免於有心與前章即天地

官陰陽並同鴻蒙以不知知之道益於
此雲將不能領會而退泊再遇鴻蒙復
有問始告以不知所求不知所往之求
諸己而足不在遠問他人浮遊於世執
掌自得故足以觀見真理又何必向外
求知哉此數句發明有以教之而雲將
猶未悟乃自陳其猖狂不得已於民之
狀鴻蒙就箴其失謂汝徒務多言多事
以亂天常逆物理敗其玄默之天故飛
走草木昆蟲皆失其所此治人之過也
毒誡治言有治天下哉汝歸僊乎無為
多問雲將心疑未釋再稱聞一言鴻蒙
告以汝所疑者為心失其養心養神
含養以無為則神全神全斯足以化於
自墮爾形體至莫然無魂乃心養之訣
至極則養亦忘矣萬物云云各歸其根
動極必靜自然之理何容知識於其間
但當渾渾沌沌守而勿失知識一萌則
離道矣問名闚情皆屬乎知倘能絕此
則任物自化何在乎合六氣以育羣生

哉雲將乃悟多言足以害道示默之為
降德在反求諸身而已由是知以澤物
為己任者勞而罔功任天下之自治者
逸而供化蓋有萬物和天下不越乎全
神養心之功古之神人使物不疵癘而
年穀熟者以此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
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
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嘗出乎
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欲為
人之國者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
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
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
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
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
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
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
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
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
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

予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
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
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
者天地之友

郭注心欲出羣爲衆儁者皆以出衆爲心
所以爲衆人不能相出矣衆皆以出衆爲
心而我獨無往不同乃大殊於衆而爲衆
主也吾一人所聞不如衆技之多故因衆
則寧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夫欲
爲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爲而以己爲之
此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爲之患
也三王之所利豈爲之哉因天下之自爲
而已以一己專制天下天下塞矣己何由
通故一身不成而萬有餘患也夫有土之
君不知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言不能
用物即是物耳不足以有大物夫用物者
不爲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
明其自爲而不爲也人皆自異而己獨往
遊是乃獨往獨來獨有斯獨矣且與衆玄
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得不貴斯之謂

也若信其偏見以獨異爲心則雖同於一
致故是俗中一物耳非獨有者也夫百姓
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
天下何心哉使物之所欲各得自出而各
爲主耳若爲配匹於無聲則寂以待物行
乎無方隨物轉化也挈揖萬物使復歸自
動之性即無爲之至矣以遊無端則與化
俱出入無旁去同無表與日俱新故無始
終也頌論大人之形容與天地無異有己
則不能大同天下之難無者己也己既無
矣則將有不足復有之類有者昔之君子
能美其名者耳知無者天地之友任其獨
生者也

呂注道之無爲自然非特人君體之而以
道佐人主者亦當同衆以寄無事於爲人
之國也一人所聞不如衆技之衆而欲自
任以爲人之國則其不喪者僥倖而已三
王之與君臣之相與同有以是爲利者而
末世多以是爲患欲爲人之國者視其利
而不見其患也黃帝問廣成子之見四子

皆以大物爲患欲明物物者之非物而已吾所謂者道道外無物是以謂之獨有夫大人之教若形聲之於影響而不爲天下先此所以爲之配也處乎無響則寂然不動行乎無方則未始有封故能挈天下而往以復之撓撓而不必靜是所謂萬物與作吾以觀其復而藏天下於天下也以能遊乎物之終始而方之所不能閉特之所不能拘也頌論言也言則出於不言形則形也形則象於無形如是則大同而無已矣無已烏得有有哉有然後任而之君子聖人所以與人同也則覩有者特可謂之君子而已至於覩無則天地之友與人同者不足以名之也

疑獨註惟至於命者喜怒好惡皆出於正若同乎己而喜之異乎己而惡之此欲以出衆爲心為嘗出乎衆哉惟學以窮理思以盡性而至於命則不求出衆而在萬物之上矣明先王之道因衆人之知以安其心則己之所聞不如衆技衆矣合衆技以成己之能非聖人孰能與於此三代之王爲國而受其利未必有害後世襲其迹而不明其本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其成人之國一猶不足而喪人之國萬猶有餘蓋恐當時有土之君不知僥倖喪國之患也凡爲人所有者皆物而有土爲大今有生者雖至久不能生生有物者雖至大不能物物唯不生者能生生不物者能物物故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也聖人不物於物物非有也非不物於物物非無也明乎此則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蓋能出入六合遊乎九州治天下百姓聖人之妙理也獨者離陰陽而無對獨往無所因而往獨來無所從而來獨有無所有而有也至貴者莫之爵而常自然無所受命者是矣大人之教聖人之應物也響之答影之隨皆無心於形聲而不知所以然聖人之於物亦若是而已無問則寂有問則應任其自然而盡天下之所懷使各安其性命而爲天下配此論聖人之業前云

獨有至貴則論聖人之道也處乎無聲故不聞其聲行乎無方故不見其形此至静也挈汝萬物同適乎至静然後出而應物於撓撓之間故能以造物者遊乎無始出入無旁也日新無故則無始無終[illegible]其意在然後能領得其[illegible]然後能[illegible]聖人可以踐形[illegible]可者借可也莊子[illegible]人則論形[illegible]合乎人同與[illegible]大同則公而無[illegible][illegible]其無[illegible]不見有是溺於空二者皆倚於一偏而非全也故見有者[illegible]之名乎[illegible]天地之[illegible]友其之名乎[illegible]於天地之道施之於天地之文則不過也

[illegible]則無分別[illegible]則和光同塵以人之同異於己而[illegible]之自愚哉是故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求出乎衆而不得不出乎衆矣世治

則不然因衆之同以立己所聞之異則衆之千百皆吾敵也吾一人之所聞安能出乎彼哉此所以不如衆技衆矣雲將猖狂而民隨所往皆以出衆爲異至於災及鳥獸禍及昆蟲非夫撓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乎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故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則吾心非物也心非物故能物物物物非特物物又能官然喪其大物乘雲御龍出入六合而獨往獨來矣有大物者不能無之不物者不有之也吾能不物而吾之所以不物者又非物孰有出衆之心哉不出乎衆矣出乎衆也心不出乎衆是不有其有而其實歸於獨有不[illegible]而其名歸於至貴老子所謂不居不去無私成私是也[illegible]無情於形形立則影見聲因無情於聲[illegible]至則響應其見也枉直不在我而在形其應也清濁大小不在我而在聲大人之教如此故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不或愚也爲天下配不爲主也處乎無響則其[illegible]以

應物行乎無方則其動足以周物復乎於
撓與鞅掌以觀無妄忘同遊乎無端與遊
乎物之終始意同形者生之質形者形之
別與之所以樂其生論之所以究其本合
乎大同則天地並生萬物爲一而有有己
之累哉
碧虛註大人者聖人之總名大人以自治
之道提挈萬類適性而動歸乎本無道無
首尾日新無故頌美大人之容儀以道
寔也寔已則藏物物我都忘惡得有人
之君子未能忘形若自忘者始能忘物也
鬳齋云欲人同己而不欲異己是欲我出
乎衆人之上也以己之所聞爲是人皆
歸向而後安則雖欲出衆而不出於衆矣
若謂之獨見必衆皆不知而後可矣欲人
人同我則我不如衆人之技多矣此而
欲爲人之國是攬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
必爲患害也以此謀人之國是以危殆
心但見有喪安得有成有國者不知其人
而爲其所惑也此分明譏當時歷聘遊說

之士物物者有心有迹不物者無心無迹自然
無爲則無所不爲故曰不物故能物物若
知物物之不物則豈特治天下而已出入
六合遊乎九州言道超乎萬物之表也總
縱闔闢於造化之間而與天爲一非人可
得而二之故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如此則
至貴矣大人即獨有之人形必有影聲必
有響自然之理有間於我則盡此情而從
之以此對乎天下是以一身而當天下之
大也我爲主配爲賓無響無疑無自無方
無迹也撓撓擾動無已貌挈挈舉世之人往
歸於撓撓之中言雖出世而不外世間是
出世世間非二法無端無旁皆無極也不
見其始安知其終以形軀而論貴之合乎
天地之間皆同此身既與萬物皆同則無
己矣何者爲有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
地爲友方見其無其曰昔之君子自堯舜
而下皆在其中
惡異而喜同重己而輕彼此世之常情
以出衆爲心者也衆同己而喜之則已

與衆無異矣曷嘗出乎衆哉若此而欲爲人之國是覽已往之利而不見方來之患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此存人之國至萬有餘喪乃衍文當作亦夫有土者之不知蓋謂其爲民上者有土大物也有而不與焉斯可以物天下之物若執而有之爲物役矣儻能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則奚止治天下而已出入六合遊乎九州即乘雲御龍遊乎四海之義故能獨往獨來物無與偶獨有斯道非至貴而何大人之教若形影之於影響隨扣隨答不違民願爲天下配言不敢爲主而爲客應出乎感非求應乎無響響頌同獨言居無不在也無方動無不之也挈汝適復之撓撓句頗難釋諸解亦未甚顯明審詳經旨與道德經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意同蓋大人之教主在動而化物故遊乎無端無旁而與日俱新無始終也頌論皆議論議論大人之形容合乎大同與道

無異即道德經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之義諸解多署意於頌論二字故於下文說之不通大人則無已已既無矣何物足有哉君子則務學期造乎道是以未能忘物而所覩無非有猶庖丁始解牛所見無非牛昔之君子尚然今之君子又可知矣故思覩無之人而尊之覩無則絶學而至於道猶庖丁三年之後目無全牛矣天地生於無者也能覩天地之所生則與之爲友非過論也若夫德契自然道超象外揮斥八極出有入無可以提挈天地把握陰陽豈止乎與之友哉故康節先生云天地自我出其餘何足言 ○響字舊無音似與下文不協宜讀同嚮嚮猶方也養生主砉然嚮然讀同嚮應帝王嚮疾强梁舊註云如響應聲之疾則二字古通互用此處緣上文有聲之於響字混肴差誤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在宥第四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郭註曰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淩之則亂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事藏於彼故匿彼各自爲不可不爲但當因任耳法者妙事之迹安可以迹粗而不陳妙事哉當乃居之所以爲遠親則苦偏故廣乃仁夫禮節者患於係一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事之下者雖中非德事之難者雖一非道執意不爲雖神非大況不中不一不神者哉故聖人順其自爲自然與高會也不謀而一所以爲易恃於仁則不廣率性居適非積也自然應禮非由忌諱事以禮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御粗以妙故不亂也恃民之自爲而不輕用因物而就任不去其本也夫爲者豈以足爲故爲哉自體此爲不可得而止也不明自然則有爲有爲而德不純矣不能虛已以待物則事事失會此不明於道者之可悲也天道任萬物之自爲人道以有爲爲累不能率其自得也同乎天之任物自然居物上而各當所任君無爲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爲二者俱以不爲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語也

呂註人貴物賤賤則宜若可以不任而不
可不任也故因於物而不去以其賤則莫
足爲而不可不爲其爲也輔其自然而已
君尊民卑卑則宜若可以不因而天之視
聽猶且因之故恃於民而不輕通變之謂
事非觀未然則不能知其匿也故接於事
而不辭制而用之之謂法法非妙道而天
下以爲分故齊於法而不亂仁則君子所
體而行仁近而義遠然非義則仁不能獨
行雖遠而不可不居故薄於義而不積仁
本孝弟義以利物義疏而仁親親止於父○
子虎狼之所同非所以爲至故會於仁而
不恃禮以節民心爲事而無一物不由則
不可不積故應於禮而不諱禮者性之所
同有不明於天則不絕故成於德而不累
莫非道也所以爲一然而不易則新物之
應不備故出於道而不謀無爲則天之所
以爲神而有不爲則非無爲之全故觀於
天而不助向之所論絕去聖知擺棄仁義
與夫符璽斗衡之末皆欲焚破剖折而無

遺此則自天道之精微至於事法之匿粗
皆不可無何也夫天之所以神也一噫而
萬物盈一吹而萬物虛其所以成物一而
已矣莊子猶是也向之所言則一吹而萬
物虛之時也今之所言一噫而萬物盈之
時也亦以成物而已此其所以體神而入
天也歟夫道一而已不明於天則不能無
爲而不絕於德由人而下猶可强爲者也
道則有天有人不道之則無爲有爲皆無
自而可不道且不可況不明乎德而爲者使
物有爲者使於物天道則無爲而尊者也○
有爲者貴人無爲者貴於人人道則有爲
而累者也莊子非深於道世而有爲者而
諄諄若此蓋觀之天地之理古今之效知
其得失嘗在此而已矣
疑獨曰物雖賤也不以其賤而不任其自
然民至卑也不以其卑而不因其常性賤
而不任是無物也卑而不因是無民也天
下其可無民無物乎大事不爲則常[illegible]而
難興不匿則大順而害道法不粗則民不

知不陳則世不畏也義路也遠而可遊仁宅也近而可居然義不可以不居者以其不可無仁也仁不廣則無以博施濟衆不親則愛無差等禮不節則放而無法義不積則薄而不厚德不高則無以異衆人不中則不能與有是者皆至一則屬數道之散也易則無窮道之變也道無數則學者不能窮道不變則爲世受其弊天不神則功不妙不爲則物不成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是也此十者由用以入體之序聖人與天合故觀天之自然而不相助從出於性因而成之而不以爲累也諸者指事而言顯於道以應物宜指事而言識會者自然相合情者心有所賴與仁相合與性爲一故無所恃也義者因理而動詳者言道於心薄於義而不積大義也應於禮而不諱大德也事成則接之而不辭法成則齊之而不亂民爲邦本恃之而不輕物爲因用因之而不去此一節言聖人因體以致用之序任其自然而順之者也物生於道

道統乎物聖人爲道不爲物而物物自從故物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爲乎以精於物者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者以其精於道而不役於物也古之言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明乎在天以求乎在已則緣於德矣苟不通於道無所往而不可故大道散而有天人之分君無爲而在上天道也臣有爲而在下人道也天者自然人者從然人而非天者有之未有天而非人者也詳道詳有物而後有民有民而後有事有事而後有法行法在義行義在仁禮所以節文仁義者由是而至於中而不可不爲者德一而不可易者道率乎神而不可不爲之天此由人而入乎天也及由天以之人則德所得者也道施諸物者也民有物者也物有於民者也不明於天者以人賊之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以事汨之故無自而可然則不明於道者又安所謂道哉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故良匠無爲於斷木而有爲於運斤良

御無為於布武有為於攬轡然則為人君
者豈與下同事為人臣者豈與上同德哉
經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能
而天下之官治君坐而論之者以言臣作
而行之者以能此有為無為之別也
碧虛註物無棄物不可謂賤而不任用人
無棄人不可謂卑而不就使事有顯晦不
可謂隱匿而不為法貴適時不可謂粗迹
而不陳義有裁斷不可謂近遠而不處仁
者博愛不可謂親踈而不廣禮能治亂不
可謂撙節而不積德有高下不可謂中庸
而不高道之虛無不可謂守一而不易天
理自然不可謂神妙而不為觀於天而不
助至因於物而不去又復衍前十條大外
物弊弊何足云為而有生所須不可不為
昧於天理者專禮法滯陳迹拘巳於物者
無自而可也不言而在言所以為尊受役
而居下所以屬人王者法天無為臣下事
君有職天道人道勞佚不同若不察而倒
置亂自此始矣

膚齋云觀此一段有精粗不相離之意道
為貴物為賤人豈能遺物哉道為尊民為
卑君豈能離民哉明白者道也以之對事
則事悔晦矣然亦豈能盡遺世事故不可
不為道精而法粗法豈能盡棄故不可不
陳言義則去道遠而義豈可去故不可不
居仁愛雖非至道而豈能遺仁故不可不
廣禮有節文似於強世故不可不積德若
人所同得然有當自立處雖與世和同而
不可不高也一於自然者道然有當變易
處故不可不易不可知之謂神天之所為
固不可知然人事不容不盡故不可不為
觀於天而不助謂不容力成於德而不累
積以為高言其無容心也不謀不計度不
恃不自以為恩薄道近也積不化也不積
則化矣不諱不拘忌不讓無所退縮不亂
有條直之意民雖可恃而不輕我以倚重
之物雖可因而不去本以就末幹轉從上
數句到此巳盡却提起物莫足為也而不
可不為此物字即精者為道粗者為物事

事物物皆在其中若以道心皆不足為然
有不可不為若此便是人心處又曰不明
於天者不純於德言世間事雖不可不為
必知自然之理則可若不明天理自然則
在我之德不純不通於道即是不明於天
故無往而不窒礙也無為而尊者天道自
然有為而累人道不容不為者也上句屬
道心下句屬人心累與危字相近主者天
道以道心為主也臣者人道使人心聽命
也此臣主字論身中君臣齊物論通相為
君臣其有真君存焉是矣此段日賤而不
可不任至篇終乃莊子中大綱領與天下
篇同東坡云莊子未嘗譏孔子於天下篇
得之余謂莊子未嘗不知精粗本末為一
之理於此篇得之

此段始於任物因民即貴以賤為本高
以下為基之義次叙事法義仁禮德皆
不可不為以其紀綱治道一日不可闕
者也繼以一而不可易者道則一得萬
畢操縱在我前八者之存亡無益損焉

而其妙用則又超乎八目之表結以神
而不可不為者天言其皆出乎自然也
自觀於天而不助翻序前十條以歸於
民物又明十條之所以然使學者知所
持守不至泛然無統也至精莫過乎道
至粗莫過乎物末又舉物者莫足為而
不可不為然則物之於人難去也省矣
但能明於天通於道純於德則不待去
物而物自不能為之累矣關尹子云聖
人不去物去識唯不遵乎道者無所往
而非累也道一而已此又有天人之別。
以明君臣之分猶元氣之判為陰陽也
陰陽之迭運天人之相因蓋不可偏廢
此云相去遠矣則以分言之所以並天
下之為人臣者也孰謂南華之論一於
清虛而無關治道哉○是篇大意謂君
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故以
存民宥衆為懷未嘗有心乎治之也是
以天下之民性不淫而德不遷為民上
者喜怒平而賞罰中蓋因天下之自治

而無爲治之勞故民易從而法不撓也後世君天下者失其輔世長民之要而專以賞罰爲事上有儒墨曾史之是非下有桁楊桎梏之拘制然後爲治者不勝其勞而民無所措手足矣猶且以仁義聖知爲足以得天下之情而亡悟之家傳國教而弗悟其爲撓民之具此南華所以顧絕棄之也信如所言則天下之所寄託淵雷之所發見者有在於是國政不至於僨敗人心不至於竊壞從容無爲而任萬物之吹噓鼓舞又何暇治天下哉次設崔瞿之問以發老聃之旨明乎爲治者罪在攖人心此桁楊桎梏之所自來而桀跖之所以爲利者也故黃帝問道於空同告以抱神正形清靜長生之要身爲本家國次之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今之君天下者能力行廣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難復取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爲中此所以爲在宥之道鴻蒙告雲將以墮體黜聰守根不離所以爲治身之道也其篇末歷叙君臣從法殆無遺論及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爲無爲之別相去雖若不侔發於其心見於事業一也特以表君臣之分正其所當爲者耳

太上云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地第一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郭象註天地均於不爲而自化萬物一以自得而爲治天下異心無心者爲之主也以德爲原無物不得得而不謝所以成天無爲則任自然之運動自然而爲君非邪也各當其分則無爲位上有爲位下官得其能而治矣上無爲則天下各以無爲應之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道通不塞萬物自得其行人人自得其事而技者物之所不用也夫本末相兼猶手臂之相包一身和則百節皆通天道順則本末俱暢一人垂拱玄默百姓比屋可封故一無爲群理都舉矣

呂惠卿註天地之大萬化而未始有極雖化而非其所以化均則無小大美惡長短之辨乃其所以化也道生一而至於萬何從而治哉一則各復其根而不知乃其所以治也人卒雖衆其主者君原於德則其化通於天地之均成於天則其治反乎萬物之一此二者同謂之玄古之君天下者無爲也天德而已則是以真君君天下物其有不化者乎以道觀言則未嘗有言而無言天下之君其有不正者乎以道觀分則無爲爲君有爲爲臣君臣之義其有不明者乎以道觀能則無能無不能天下之官其有不治者乎以道汎觀則物無非道萬物之應其有不備者乎天地之所以

為天地者得是而已人而得是則德與天地通而萬物莫非我道之為物如此其大在上者用之以治人則事而已能有所藝則技而已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宜矣誠知其莫不兼於天則所以畜天下者豈有於技能事為之間哉故其天下足天下化百姓定者在我而已凡以通於一而所得者無心故也萬事莫不出於一鬼神之所以靈則出於吾心而已

林疑獨註萬物生於天地人亦出於萬物天地未離乎有形人物又形之至繁而不可勝數者然其所宗道而已矣其化均者若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遺其治一者若天下之動正夫一其主君者寡者衆之所宗是也君主人物以德為本而終成於天玄者數之所起揚雄以一玄生三方玄古之君謂三皇以上無為乃所以合天德也在上無為唯出命以正乎下在下有為唯盡瘁以事乎上以道觀其出命之言則天下之君正辨而制之謂之分以善為尚謂之義以寡君御衆民其貴賤勞逸莫不有辨制之分以道觀之其義明矣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孟子曰能者在職是也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殊塗同歸百慮一致是也夫道有本末本所以立體末所以明用莊子遊方之外者非其言之過高蓋立體然也及四觀而入於遊方之內非其言之太卑蓋明用然也通貫天地謂之德周行萬物謂之道上順理而治人者通之事能有所藝者技而已矣技者事之末故兼於事事者義之末故兼於義至於德兼於道道兼於天皆本末相因次古之養天下者下達於技上達於天天下百姓萬物至繁凡廣而使之自足自定自化者本於天道無為而已故明足以畢萬事幽足以服鬼神也

陳詳道註天地至大其化均於無為萬物至衆其治均於自得則人君之所以治人卒者豈外是哉君原於中而不可不高之

德成於神而不可不爲之天則其爲實未
嘗爲也故古之以道莅天下者任其自然
而已君之用天下也以言臣之爲天下用
也以能君臣之分有長萬物之交有應人
言非道不言能非道不治分非道不明應
非道不備也凡見於云爲之間者無非道
也藝則有所枝則有所工技兼於事而
義存焉以事兼於義故也義兼於德而德
存焉以德兼於道故也明夫本末精粗之
相聯則物釋无所無非道人與萬物無非
天居天下者豈它求哉推此以畜之而已
夫情之無欲也行之無爲也使之淵靜也
無心者能之是以一之中未嘗不該萬殊
之多未嘗不歸一傳曰能知一則無一之
不知不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此聖人抱一
所以爲天下式侯王得一所以爲天下正
無心得而鬼神服也宜矣
陳碧虛註天地無心所以均化物物自治
所以齊一衆各異業唯君無爲原於不德
成於自然也天德者自治而有妙用存焉

人[illegible][illegible]之道微世之[illegible][illegible]教而靜無爲者其
君[illegible]正職分不越者君臣[illegible]明方能[illegible]任
者其[illegible]必[illegible]周覽萬物咸[illegible][illegible]用者[illegible]可
備其[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乎上[illegible]合[illegible]順[illegible]乎
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適乎[illegible]事者[illegible][illegible]從乎人技
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故技兼於事則[illegible]事兼於
義[illegible][illegible]義兼於德則[illegible][illegible]兼於道則通道
兼於天則合乎自然矣無欲而天下足三
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欲而民自朴無爲而民自
化好靜而民自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通乎一真 ○則
[illegible]無不服神無不服矣
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化均者[illegible]是[illegible]氣[illegible]
[illegible]隨多[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化而已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之者君[illegible][illegible]天之[illegible]我者爲德人力無加
[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德[illegible]遠[illegible][illegible]
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名之爲君則天下之分定矣
有此分[illegible]有君臣之義便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段[illegible]大[illegible]事[illegible] 人[illegible]能[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職所以能者亦天與之耳萬物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上下前後各各相應皆出乎自然天能覆

能生地能載能成通同此德也故萬物[illegible]
其自然之理上之所以治者[illegible]
治之事也[illegible]事[illegible]各有[illegible]
若人之技也道德精者[illegible]
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illegible]
也道即天[illegible]者合二為一[illegible]
自同而字說
褚氏管見云天地至大人物至衆其化
其治不知[illegible]而主之者[illegible]夫君之
應世[illegible]於德[illegible]
於天[illegible]人[illegible]
是以古之[illegible]
所以[illegible]人[illegible]
以道[illegible]
[illegible]觀分而分合[illegible]
觀能而能合乎道則官無不治以道觀
觀而物合[illegible]無不[illegible]
下事物[illegible]
天地者[illegible]與天地合德也行於萬物者
道以道通乎物也[illegible]以治人為[illegible]

乎刑政賞罰皆事而已況以藝能而入
於技其去道德益遠矣古之畜天下
者無[illegible]無欲而天下自足無為而萬物
自化心如淵水之靜撓之而不濁也民
[illegible]得而不定故又舉記曰者古書有云
通乎一萬事畢此老君[illegible]之
[illegible]無心得而鬼神服即[illegible]所謂天且弗
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
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
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
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
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
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
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
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
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
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郭註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不

為此為而此為自為乃天道不為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德愛利之者任其性命之情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我任不同故皆稱有斯萬德者人之綱要非德而成不可謂立道非倚物故內自得心大則事無不容沛乎任萬物之自往也不與雖往之物乃能忘我況貨財乎富貴求寄心常遠之寄天豪志所謂懸解況窮通之間哉不私世利委之萬物怨然不號於之在身不顯則默而止然然無所在也

呂註夫道如此其大心不刳不足以體之體道而無為則人絕而天矣以無為而同之謂之仁以是而得所一謂之大行不殊俗寬之至也有萬不同富之存也執德之人適一畢萬若紀之在網也德成則於行而自立道在我則無慮而不備萬物皆是以傾之則完矣君子所以刳心在此十者而已反求諸己以明其心之大事所以然則已刳之故沛乎為萬物所同行而不以

也若欲所藏金珠於山川不知化貨利之可欲皆天之可醜不私一世之利藏之天下而已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物之所利非己也顯則明明以德而非以位處上則當王天子之德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也萬物備於我則一府方生方死方生同同狀而已矣

疑獨註刳心去其欲而使之虛也為者人也無為者天也日月星辰運於上飛走動植交於下其化也不知所以化其功也不知所以功此無為而為也言者聖人不得已此無為而言也天則言其自然德者自得而已愛利所以為仁能同所以為大處者能容不可畜之物富則所同者廣也執德不回則能立紀一而能大則能立德行道而行乃能事事謂之備不以物挫志則無所喪矣明此十者則心無所不包事然與物往所樂在內貨財富貴何足以動之壽夭窮通亦餘事耳故不以世利為己有不以天下為泰若以為顯則明矣不顯則闇

然而日彰也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則與造化玄合非體道者不能與於此

詳道註萬物皆備於我能有之而勿失則富矣紀散則衆日亂德失則衆行乖故術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也韜乎其事心之大則執大象之謂沛乎其爲萬物逝則天下往之謂也古之以道蒞天下者示之不以迹詔之不以言使人自得之上之化下也無樂餌之可悅下之樂上也非恭程而來求藏金珠於山淵不以物累身也不計壽夭窮通不以身狥道也之利厚矣而不以爲己私天下之權重矣而不以爲己顯終至於萬物不得與之殊死生不得與之變非無心者能然乎

碧虛註首稱夫子曰若莊子受長桑公微言也夫道汪洋流注充塞太空唯靈府虛者方能容納焉自心而爲合乎天然守中而亡遠離沮喪生接物心不退轉人之所惡我無嫌猜和光同塵不立圭角萬類滋茂共豐區宇持至德而爲紀術至理而落建順真常而不偏離外景以全內明此以鍊心則事無不蘊理無不容恩無不沛物無不遂者矣金珠貨財患本也壽夭窮通內疚也私分處顯情病也一有係乎心則患不完矣

虛齋口義云刳心去其知覺之心也爲以[illegible]謂之大得於己者謂之德[illegible]所容而異者亦同曰不同同之[illegible]也萬物不同而我[illegible]有之之謂[illegible][illegible]各有條理之謂紀[illegible]次也[illegible]而日然[illegible]備外物不[illegible][illegible]此十者包括[illegible]心則此心之大[illegible]乎其[illegible]萬物[illegible]也藏金珠於山[illegible]於人[illegible]也不以[illegible]天窮通爲[illegible]不以一世之私[illegible]私人也[illegible]人得之之[illegible]天下不自以爲[illegible]非心[illegible]人也以[illegible]故不以王天下爲[illegible]也聚萬物而歸一故[illegible]一府死生無[illegible]於己故曰同狀也

天地非能覆載所以覆載者道也聖人非能為能言所以為言者道也洋洋乎大哉謂道無不在然非刳心使虛則無以容道室虛而後生白也天道無為自然人能以無為而為則合乎天道以無為而言則為己之得施之於外則愛利之謂仁物不同而視者一則所有者大行不異物非寬而何萬物事亦其不行之可謂富矣執德循有所持循成則不待乎持由有紀而後能立也順於道而大備物孰能挫其志哉信明斯理則此心足以韜藏萬事與物偕往事物無極吾與之無極是謂與化為人斷化化人矣至使金珠無用藏於山淵貨財而賤皆為外物則壽夭窮通又孰得而與之不以世利為己私忘利也不以王天下為己顯忘名也然所顯者在明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去來之累此為刳心之極致歟○郭氏從顯則明為句後來諸解多因之似與下文不貫無隱范先生連下文為句義長今從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地第二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郭註聲由寂彰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illegible]任素而往非好通於事也本立而知不[illegible]然後其德廣心出物採而出非[illegible]而唱也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故[illegible]形窮生立德也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illegible]則昧而不和故須[illegible]而後能物物[illegible]至順而後能盡妙哉[illegible]斯而往任彼則彼求自供恣而任之各足所採而已矣

呂註淵乎其居言虛而不動漻乎其[illegible]通而不[illegible]夫道存乎虛而已矣以[illegible]石不得無以鳴以為有耶金石[illegible]鳴萬物孰能定之素則無所[illegible]乎不存也於萬物則物從然明知[illegible]同物物而不遺是以[illegible]於[illegible]為[illegible]道[illegible]素逝也立之本原[illegible]自通也非物採然而已不[illegible]而不散也夫耳聞目見[illegible]則形非道不生[illegible]不知[illegible]德明也[illegible]德明道則在我[illegible]出動而萬物從之[illegible]皆強號也夫道之為物雖不可見[illegible]所自見雖不可聞乃聞之所自聞[illegible]物其中有物是也神而能精其中有精是也至無而與其求則大於之宿[illegible]

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則其分未嘗不
足易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是也
疑獨註淵乎其居言天下之至靜以其
清言天下之至精此託淵水以明道之在
不得無以爲所在者之而已莫測其跡
聲由考應之無而不可測故萬物孰能定
之素逝則抱朴而往故不從事於務也窅
者道之末神者道之本去末之本故其德
廣有物採之而應而不唱形不自生所以
生者道生不自明所以明者德故形以[illegible]
道所以踐形也德生以立德[illegible]
故其出動也萬物從之[illegible]
人見曉於冥冥聞和於無聲[illegible]
故深而能物神而能精其接物也至無而
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此道之所以無窮
也
詳道註道以清靜而有神非感則不應金
石以清靜而有聲非考則不鳴其應也萬
化相推而無方其鳴也五音相變而無窮
孰能定之哉道物則失己辨事則失物要

入固於物而不樂[illegible]於事而不攷辭故
能定能應也譬夫木有火不鑽則不發土
有水不鑿則不達而水火之用常周于天
下者以其能應而已老子曰知其雄守其
歸其心之出有物採之也世人不明乎此
辨辯然以物易己[illegible]事任知是其
不攬而不之其[illegible]於亂天[illegible]逆物情而
不知已可不悲[illegible]存形[illegible]生非[illegible]形生
也而忘形生者始於存與窮之德明道非
忘道德也而忘道德者在乎立與明如是
則可不與物以同民吉凶之患[illegible]
然而萬物從之冥冥見曉視不以目而[illegible]
神也無聲聞和聽不以耳而以氣也深之
又深入而與物辨矣而能物[illegible]不以物忘
己也與易精義入神以致用同科之又神
出而與物通矣而能精[illegible]
與易利用安身以崇德[illegible]深而能[illegible]
默而供其求神而能精故時騁而要其宿
也
碧虛註求之幾於道者其居也淵乎其淵

其動也漻乎其清猶金石不考不鳴物有
其性因而[illegible]之乃可得也質素獨往恥通
於事立之本原歸根復命也知通於神知
常曰明也德無不被故動涉在趣為物取
採也道從生物德用昭明善存形者必能
究生之理善建德者必能獲道之微是故
德業蕩蕩其出無形其動無迹寥寥之中
見曉聞和寶玉久藏夜闇有輝煥之景精
神內鍵靜黙有靈光之祥能物能精[illegible]
揔妙物窮究在精也至無而供其求無[illegible]
無不為也時騁而要其宿動[illegible]跡乎靜也
大小長短脩遠一貫之以道而已矣
虛[illegible]金石能鳴自然之天人之考擊亦
天機也庸詎知所謂天之非人乎人之非
天乎素逝素朴而往恥通於事能之而不
為本原即物之初心出而[illegible]物採之猶感
也凡有形生皆[illegible]此道然非自[illegible]於己則
此道不明言不知存我之形以究始生之
理立我之德以明自然之道非聖人不能
也忽然而首出應物勃然不得已而動為

物從之猶云萬物親也見曉聞和亦自見
自聞而已深之又深而能應乎物言其能
精能粗存於我者虛應物也無已是以至
無而供萬物之求時出而用之要其歸宿
不可以一言定也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
近或遠復是時中之意脩遠合作近遠其
意亦凡

道之淵乎漻乎天也金石有聲亦天也
感之而動人也考之而鳴亦人也天人
相因寓物而見以喻王德之人素朴而
往恥通於事非不能也待扣而應耳立
之本原猶金石之為器知通於神[illegible]聲
之在器聲也然有聲者存乎其守其
德出不廣大哉心因物採而出[illegible]而
逐道之義蓋能存守此形斯能盡其生
之理能立己德斯能明道之自然充
養其在我者則其出物也物安得不從
之乎至於冥冥見曉無聲聞和則其視
聽有非常人所及者故深而能物則物
不遠道神而能精則精不離神至無而

佚其求虛而不屈動而今不然也故也
要其宿道曰遠遠曰反之義如此六小
長□術纔六字乃作文脊在一號不息
合此也術流行老道之元而□□之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
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
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
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知識此寄明得真之所由言用知不足以
得真也聰明喫詬愈真愈遠得真者非用
心象罔然即真也
呂註赤水之北喻玄之極處崑崙之丘形
中最高也南望則向明而覲之珠之爲物
不可以知知識識言求故皆索之而不得
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不皦不昧
此玄珠之所以得也
疑獨註南望旋歸則自明以求復其根述
至遺其真性使知索之真性愈遠以聰明
言辯索之皆不得也唯離形去知黜聰明
忘言說謂之象罔乃可以得真性也

碧虛註動心則真人大照慕高則至理有
乖急欲反本妙道已喪矣彼無不聰故知
不能符彼無不明故離不能偶彼無不辯
故詬不能契象罔恍惚也人無心而合道
道無心而合人亦強云得之耳黃帝歎曰
乃可以得之乎言實無所得也
膚齋口義云此言求道不在於聰明言語
即佛經云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以螢
火燒須彌山玄珠喻道象罔無心也
世之求道者往往以知識聰明言辯爲
務而喪失其本真弗悟有所謂無心之
知無見之見不言之言乃所以無不知
無不見無不言也故喻心之罔明玄謂
心之妙用唯當養之以晦然後用之無
窮今乃向明而求此所以遺之也使三
者索之不得皆以有心故若夫象罔則
形亦無矣心何有哉乃可以得玄珠而
超黃帝之歎是珠也人皆有之耀古騰
今掃天燁地靜則交聚動則散離心淵
塵汨而障其光明性海濤飜而失其住

置一身不能自照何暇燭物哉黃帝始以聰明知識爲足以得珠而不知其爲賊珠也及使象罔而後得之蓋欲人屏除聰明知識復還性海之淵澄則玄珠不求而自見矣篤信之士當從此入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郭註配天謂爲天子聰明過人則使人跂之而又用知以求復其自然過彌甚矣故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強禁之天下且使後世任知而失真矣夫以萬物爲本則群變可一異形可同斯迹也遂使後世由己以制物則與物乖矣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將興事役之端役物章而物物指麾動物令應上務不能忘善而利人以應宜其物逐而不自得於内今且又其德明日承其擇未始有常何足以配天乎有族有祖可其事知所行而祖效衆父迹此衆父父所以迹也亦其之天下非但治主乃爲亂率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迹而禍之由相和而寡齊同乃資仁義以賊之故曰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呂註齧缺之其性過人則非默而知而動於不得已者以人受天則非合於天也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乃在禁之之應以是爲合於離爲而與之配天其能不以人廢天乎本身而異形則不能無我尊知而火馳則不能去知是以爲天下所役物有絯之而不能自解也四顧而物應非尸居

而使民不知所如往方且應衆宜非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者故與物化而未始有常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無為之所出未嘗不始於損之而已則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損之者非衆父所由出故不可為衆父父也蓋謂不能無知則堯舜之所以分而治亂之率也是知以知治國者乃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疑獨註齧缺之聰明睿知徒知大道之迹又以人為而受天自然之性失之遠矣夫過生於聰明又為知以承之其過益生而不可禁也本身異形則未能忘形尊知火馳則勞神奔逐緒使興事役之端物該任知以礙物也四顧而物應使物應己也方且應衆宜應物之宜也未能與造化[illegible]與萬物相逐而化若然者皆不出於自然知有時而盡力有時而困[illegible]弊而未始有常也雖且應衆宜與物化而未知大道之本故曰有族有祖可為衆父而不可為衆父父衆父父者有祖之所也得道之真則無治無亂任已無為則非禍非賊若徇於有迹資於聖知不免為禍賊也

詳道註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齧缺齧物而缺之也自聰明睿知至未始有常皆齧也自治亂之率至南面之賊者缺也然其所歸祖其所始也古之臨民者未嘗不以聰明睿知而其妙至於神武而不殺然後為至今齧缺聰明睿知而已所以可為衆父而不可為衆父父也乾為萬物之父衆父也太始為乾之父衆父父也衆父[illegible]天下者也衆父父在乎天下之外[illegible]則無治無亂治之則[illegible]故曰治亂之率也明此以北面[illegible]故曰北面之禍明此以南面則非君故曰南面之賊也

碧虛註[illegible]以機械之[illegible]可[illegible]之配天乎彼且恃君人之勢而慢天理自尊貴其形而遺先進作法束物同乎衆務以一應萬逆物不思何足以合自然然衛有

始末政教嚴峻未能忘迹可以戡難定禍
而難爲臣下所謂以知治國者是也
𢈔齊云配天謂王天下聰明睿知給數敏
捷此其過人處修人事以應天故曰受禁
過猶持心而未化知過之所由生則不待
禁止矣乘人而無天知有爲而不知無爲
也以我對物曰本身而異形尊其知而急
用之有若火馳也爲末事所役而不知其
本曰緒使物絃爲事物所拘礙也物來必
應各度其宜爲物所汨而失其自然之常
非能定而應也雖然未可以配天亦有可
尊處一族之聚必有其祖衆父者出於衆
而可爲父衆父之父又高一等矣齧謂將
帥言此人之用於世可以致治亦可以致
亂以此以爲君爲臣皆有患害也
由謂齧缺聰明睿知其性過人是論其
才而不言其道以人受天謂尚有爲而
未合於無爲是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
所由生也若與之天下彼且乘有爲之
迹以臨民使天下失其自然之性矣本
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尊知而火馳機
謀急速也爲緒使則役於事爲物絃則
礙於物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方
且應衆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遷
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夫
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謂齧缺
之師亦有宗有君繫嘗聞道者也可爲
衆父特不可爲衆父父耳衆父父則玄
之又玄之謂唯其不可爲衆父父故以
有爲治天下適所以亂之爲君爲臣俱
不免乎禍賊而已此言用知之不足以
治天下也若此夫以齧缺爲許由之師而
由不許其配天何邪蓋配天乃外王之
學而四子所傳者內聖之道出則爲帝
王師入則爲衆父父彼何以天下爲哉
故由不頌齧缺之所長而示其短使不
爲蟻慕而得以全其高是爲尊師之至
術道之切也學者當以心求之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地第三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郭註多男子而授之職則物皆得所而志定分富而付之天下故無事也鶉居則無意求安鷇食則仰物而足率性而動非常迹也與物皆昌則招狂妄行自蹈大方脩德就閒則雖湯武之事應天順人未為不閒也故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物化厭世上僊乘雲帝鄉一氣之散無不之也三患莫至何辱之有

呂註聖人患天道散離合變化而物莫能四累君子聖人之所以異民同患而壽富多男子人所欲不得不以多男子為懼富之為辭也堯非不知天道所以與人同者人道而已鶉居則不知所處鷇食不知所嚮來鳥行而無章其迹莫得也神僊之說有求之於服食吐納之術世俗以為狂而不信皆非也蓋生而抱神其殁也亦必抱神而不忘生而全天其殁也亦必全天而不隕此所謂有在天之說則去而上僊矣為而不信堯非有見人非見有於人則封人之退已乃其所樂也

疑獨云華地守封疆之人請祝聖人使壽富多男子而堯皆辭之蓋以多男則為屬累所役而多懼富則為財所役而多事壽則為生所役而多辱是三者不足以養無為

之德道所以爲有生之累耳封人曰始也
以堯爲體道聖人今舍有超無適爲賢人
君子矣多男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分
人何事之有鶉居而鷇食仰物而足
鳥行無章無文迹也與物皆昌皆昌若天下
脩德就閒獨善其身壽極千歲厭世上僊
則三患何由至哉
碧虛注多男而授之職令各自治也富而
使人分之或金珠於山川也鶉居不求常
穴鷇食無求而足鳥行而無迹與物皆昌
昌時去亂脩德就閒此物外之心也去
之而爲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超然忘己也
封人所視世俗所貴者在人而辭之隨以
再問封人曰退已將有忘言之深旨乎
鬳齋云富者多男人所欲也學道者則以
爲不足介意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古人之生
隨地俱有衣食分富而使人分之各付諸
人也鶉居無定所鷇食非自求鳥飛而無
迹皆言其無心也與物皆昌物我各得其
生脩德就閒無道則隱也厭世上僊解脫

之意白雲帝鄉虛無之上也三患謂少壯
老即彫落經任河水之喻堯猶欲問而封
人不答但曰退已接輿趨而辟荷蓧丈人
至則行矣亦此意
大哉堯之爲君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
廣天下既治遊觀乎華彼封人者亦隱
淪以樂堯之道三祝聖人取天下之至
美歸以報上以爲道之可獻者也而堯
則倒辭之知非所以養德也封人申而
言之爲道之贊及觀其以九男二女事
舜於畎畝之中富有四海而不與上壽
百十八而徂落巍巍蕩蕩超乎三患之
外矣封人之論實合於堯之迹則亦堯
之徒也然其如天如神如日如雲之極
致豈封人所可測哉無彰當是無有矣
迹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
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
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
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

侯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
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
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
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
郭註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
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間是以雖有天
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
而禹爲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同一堯耳
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啟夫至公
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己也○
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而
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
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弊起於堯而
釁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
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
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莊子之言不可以
一途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
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
聖棄知之意焉
呂註古之稱禹者以爲神禹德至於神則

其於堯舜且無間然則不賞而民勸不罰
而民畏與賞罰而民且不仁亦時而已矣
而言此者明君天下以德其於賞罰固非
得已也
疑獨註伯成子高當堯而爲諸侯至禹而
退耕於野蓋明堯治天下以無爲民不待
賞罰而有所勸畏今禹用賞罰民且不仁
德衰刑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
邪無廢吾事用力而耕無復回顧也
詳道註玄古之民賞而不知其爲忠當而
不知其爲信爲善無近名而不知有所勸
爲惡無近刑而不知有所畏堯雖不賞不
罰而民勸畏方之不知所勸畏者固已薄
矣又況賞之而使勸罰之而使畏哉此所
以德衰而刑立也夫堯非不賞不罰也蓋
賞一人而天下悅善賞也罰一人而天下
服善罰也賞罰少而悅服多謂之不賞不
罰可也華封以聖人責堯子高以堯責禹
禹之視堯可謂玄矣堯視聖人玄之又玄
者也

碧虛注堯舜禹之治天下猶道德仁之利萬民其利廣博而伯成子高之論亢志絕俗端方不屈若此真王者之師也言訖而耕俋俋不顧有務農崇本還淳反朴之意

膚齋云此言世變愈下在禹時便不如堯舜矣無落吾事言無廢吾耕事也俋俋低首而耕之狀堯不賞不罰人賞罰而民不仁蓋言賞罰不如無亦如必也使無訟之意借三聖以言之

已上經旨顯明諸解詳備無待發釋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郭注無有故無所名一者有之初至妙而未有物理之形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莊子所以屢稱初者以其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又何營生於已生而失其自生哉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也可謂德也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性脩反德以不為而自得之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則其懷中為有物有物而容其德小矣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天地亦無心而自動也合緡緡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是謂玄德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呂注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而未形天地之始是也既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物得以生所謂之德是為萬物之母也未成者有分且然而已而謂之命命則無間乎未形之初也至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而後謂之形形體保神而未嘗失各有儀則而未嘗無謂之性性則不失乎已形之後者也凡此無也萬物均之得一以生命則有分而無間性則保神而不失神則如萬物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者也

故性脩反德則合乎一之未形德至同於
初則無所不可得矣同乃虛其虛足於未
始有物虛乃大其大至於不同同之皆是
則以無爲言之而合喙鳴喙鳴合則通於
天地而與天地合矣天地之間其猶橐籥
喙鳴合與天地爲合亦若是而已其合緡
緡非斷合而合非有所知見而合也是謂
玄德則原於德而成於天同乎大順則無
所與逆之謂也
疑獨註太初者氣之始以其未見形故曰
有無物有則名隨之此既無有名將安寄
一者道之所以名物之所以命其得而有
莫得而無一之所起起於至妙未有形也
物得以生言其受命則命在我故謂之德
得其在我者也未形造化之始然已有辨
制之分是分不在物成形之後雖有分而
且然無間此物之命也且若不可以爲常
之義物有生則有形生出於命形出於生
人之有上則與道同體有形則與道合容
留動者陰靜陽動而生物物之成就則自

然生理故命之在我謂之性性之在物謂
之理形者道之象也形體賴神而存能保
其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命出於生之前性
顯於神之後也天下失性既久聖人教以
脩性性脩而至於無所復脩則反於德反
於德則與於極而同於初初者未始有物
無物則虛故同乃虛虛而後有無窮之體
故曰大大者有爲而未嘗爲故合喙鳴喙
鳴者無心於言爲之間也喙鳴既合蓋以
事業合天地天地與我而我與之合也與
天地爲合者豈知之所能爲哉緡緡若昏
無心而自合耳是謂玄妙之德無往而不
順聖人之道極矣
詳道註自泰初以至於無名推而上之也
自一之所起至謂之性推而下之也雜乎
芒芴之間太易也變而有氣太初也氣變
而有形太始也形變而有生太素也有大
初故有一而未形有太始故物成生理有
太素故各有儀則有一而未形其精甚真
是也未形者有分其中有信是也且者方

來而未知其所始無間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也留者陰動者陽物以於陽留以向後生理以物成而後具多門以建中而保之神所以統形體而使之萬物備於我莫不有儀則則存焉此所以謂之性有德而後有性故始以物得以生繼以各有儀則人之倫也由性而後至德故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則復歸於無是大人之事也合喙鳴喙鳴合而至於與天地爲合則復歸於精聖人之事也其合緡緡若愚若昏則復歸於無極神人之事也至於神而無以加矣

碧虛註有則非初强名太初一之所起尚未有迹有迹則屬元氣矣先之物卓然而生謂之德氣降未兆清濁已分所稟無有間斷謂之命一靜一動化生萬物物成生理故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修自然之性反初生之德德同太初乃虛乃大而無邊際也合喙猶脗合脗合自然其鳴無心所謂終日言未嘗言也不有上下如天地之合塞兌閉門妙理沖默至德冥深同乎大順之道矣

劉槩註太初氣之始故有無太始形之始故無名一之所起則有名矣一雖未形而物得以生者以有一故也一未形則渾淪而已可名渾淪固已有分矣且者非久安之辭無間者始卒若環無端之可指也其中有精其中有信未形有分之謂也建德若偷且然之謂也綿綿若存無間之謂也然命之降也不留則不足以生物留而不動足以生一物而不能生萬物方其留也未嘗不動方其動也不害其留故能生物也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生則有性窮性則足以知天知天則反於德德至則合乎道矣

循齋云太初造化之始所有者無而已未有此有字安得有名此乃一之所起也一便是無故曰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則有有矣各有其有皆德也未形者言一所起之時若有分矣而又分它不得故且然無

間無間便是□□者有分便是紫□析此
命字即天命謂性之命留動而生物元氣
運動生而成物則此物者留於此乃陽也
留動謂也[illegible]此而有[illegible]成[illegible]
物有性而生則生生之理各具[illegible]
之動者而爲我之生者此謂之形形體保
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便是許有物有[illegible]
使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有物有則
之則皆此神爲之便是性中自有仁義禮
知之意修性以復其自然之德德至同於
無物之初同同於初則虛虛則大既虛而
大則有不言之合喙不言也鳴者言也
喙鳴合之合又與上合字不同此喙之鳴
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
然之合則與天地合矣緡緡[illegible]
然若愚若昏此合字也此乃玄妙之
德與天[illegible]則與大順即泰初自然之理也
一氣未形之有德而及稱泰初有無而
已不可得而名言是爲未形之一而一
之所自起也一立則有名矣萬物得一

以生各具自然之德此德分爲所有
常分則爲人物之本雖形狀未顯而
其陰陽所稟已有分際人得之而爲
人物得之而爲物是也此然循環不
息爲物生理才不息而[illegible]行矣
爲[illegible]者也此[illegible]安定性也
自此以後分人所[illegible]物受之以
唯聖人通化能以理測之至於留動而
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然後人物動植
之[illegible]可[illegible]而不知其末
以天物物各有生理[illegible]
神[illegible]則自備矣[illegible]是物各有理則皆也
性之所發見有生之所以爲也性各不
修乎德合則德若不失其儀則合天之
所以爲自然[illegible]以生之理[illegible]
同乎泰初是又反流歸源以人合天者
也同乃虛則置於[illegible]
以喻大亦强名耳喙[illegible]
喙之鳴出於無心無心之言合於[illegible]
則喙鳴可與天合天地[illegible]無心之言庶乎

若是而已矣夫人與天地爲合非有心有爲可致坐忘而自合故緡緡若昏猶子毋氣應啐啄同時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德至同於初之良驗也若是則其德玄同無天人物我之間天下至順莫大於此留動說之不通應是流動猶云運動也音存而字訛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七　形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地第四

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郭註强以不可爲可不然爲然斯矯其性情矣懸宇言其高顯易見執狸之狗猿狙之便此皆失其常然者也首趾猶終始無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動止死生未始有常皆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有治在人不在乎自用也天物皆忘非

獨忘巳復何所有哉
呂註可不可然不然則以齊物爲事離堅白若縣寓則以辯物爲事是若果是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則可不可然不不然曷爲其不可哉然以是爲事則是知齊而不知其所以齊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則堅與白雖未嘗離而離之若縣寓胡爲而不可哉然以是爲事則是知辯而不知其所以辯也此二者雖相反物之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而已矣是以爲聖人乎能有所技則勞形思有所係則怵心猨狙之便則以技而勞形也執狸之狗則以思而怵心也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在天則日月星辰在地則山川草木凡有首趾無心耳者不害其爲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也奚獨至於人之無知無情而疑之哉苟爲無知無情則有形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而已有形者人物無形者鬼神無狀則造化是也此三者有介然之有則不得皆存其所以皆存者盡無而已矣苟爲盡無豈而所能聞而所能言哉則其動止死生廢起此又非其所以也其所以者有超於六日何以齊與辯爲所謂亂而非治也有所謂治者其在人也忘物忘天其名忘巳忘巳之人是謂入於天入於天則治而不亂矣

疑獨註有人治道若相放效制物以巳可乎不可然乎不然不知以道自信徒以堅白同異之言我能離堅白之說若縣寓高顯、可比聖人乎答以此不過以是非相易用此技藝係累其身勞形怵心如狗之係頸而獵猨狙自山林來皆失其常性者也遂告以所不能聞與所不能言首趾猶云天地大道之實不可以聲聞言盡凡有天地終始言與道冥會而無心無耳者衆矣有形者身無形無狀者心也人皆以爲有而我以其所有者盡無之則其死生動止廢起皆陰陽消息之理不知所以然也有

治道若皆在人耳我既忘物忘天何暇於
治人乎天物俱忘名為忘己如是則宜於
自然之理又何必欲辯論之辨哉
詳道注可不可然不然此[illegible]於所為皆
也離堅白若縣寓此多駢於所辯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之狗成思以其[illegible][illegible]也故不得[illegible]見[illegible]
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以其[illegible][illegible]也故不[illegible]
安其安自有以觀之則有皆有[illegible]無心無
耳者衆[illegible]無以觀之則有形與無形無狀
而皆存者盡無非有死生發起也所以有是
者豈其所以哉故聖人亦應之以無有治
則在人而已若夫在己則無所[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
說倒置之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若虛注可不可然不然[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
堅白之辯若縣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
相易以技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大彼[illegible][illegible]入於[illegible]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
首有趾形可視也無心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知也[illegible]
耳故不能聞無心故不能[illegible]有形[illegible]有[illegible]
有趾無形無狀者無心無耳也皆存[illegible][illegible]

與化突盡無者亦無無益也其動止死生
發起又非其所以也夫復於何留意有治
在人自治而已忘物則同物忘天則同天
忘己則不二矣何所不入哉
[illegible][illegible]云治道若相放帝王同條共貫亡忘
以我之可明彼之不可以我之然明彼之
不然雖堅白同異之多端我能分辯之若
懸於天寓之間不[illegible]易技係解見前篇成思
者為人繫得而[illegible]思自山林來為人捕而
來也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即性與天道不
可得聞之義有首有趾言人之現蹟同也
無心無耳言其無知無見也無形無狀自
然而然者於形而下者見形而上者即有
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也無盡無者言世
無此人也凡動止死生窮達之間皆有自
然而然者不自知[illegible][illegible]人事而治之[illegible]無
容心故曰有治在人天物俱忘是謂忘己
忘己則入於自然入於自然則與天為一
矣
今有人[illegible]若放效[illegible]王之治道[illegible][illegible]度

以律衆與教化以導民而法度不近乎人情教化不循乎物理可天下之不可然天下之不然所謂離堅白若懸寓者也若此者可比聖人乎蓋談當時之揚墨以爲治而自比聖人若老聃者是猶胥徒在圄以能相易以技相係而勞形怵心無異猿犬被縛援狙出林皆以能而召患此喻鄙之之極也余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直指道之微妙難明處以啓其蒙有首有趾謂凡頂天立地之人無心無耳謂不能思不能聞道者往往皆是也有形者人無形無狀而皆存者道也盡無則至於俱忘矣所謂不能思不能聞者可見矣其動止死生廢起特人事之代謝者而所有之以爲治在人而已何足以入天乎使其忘物則天與已不期忘而自忘是之謂入於天言道谷自然無容人爲於其間也此章與應帝王篇楊子居見老聃問答相類但結語有優劣耳

蔣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葂覷覷然驚曰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郭注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覩將使物不止於性分而矯跂以附之舉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因其自搖而搖之雖搖而非搖因其自蕩而蕩之雖蕩而非動故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

成俗易使然無迹復性而不知所由皆云
我自然矣渾淳自貴之謂不肯多謝堯舜
而推之為兄心居者不逐於外故德同也
呂註必服恭儉所謂忍性以視民則其自
爲安危矣拔出公忠所謂尚賢也其爲壹
觀多矣如是則吾不能無迹人投迹者衆
夫大聖之治天下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
俗所貴賤之舜之以盡神也民不覩觀以
投上之迹則滅賊心而進獨志若性之自
爲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德追堯舜而不
爲豈兄堯舜之教民而推先之溟涬然弟
之而繼其後哉欲同乎德而心居心居則
無爲而萬物化矣
疑獨註將閭菟以必服恭儉拔出公忠爲
輒民之愛辛微以其未能安於無爲自然
故爲爲然脩身而笑且若以斯言治國是
自處至高以撓動天下之視聽使物皆歸
之投迹於堂觀之下者衆矣葂閭言若夫
顧言其流及於下風而自化矣季徹告以
大聖之治天下也因民心之自然如風雨
搖蕩萬物而使之成教易俗也外物入害
其良心曰賊心賊心既滅則獨志進矣獨
言其無偶而不累於物若性之自爲而不
知其所由然百姓日用而不知此神人之
治也其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豈以堯
舜之教民爲兄而以已自然之道爲弟哉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心居則不逐外物也
詳道註必服恭儉非無爲也拔出公忠是
尚賢也帝王之德爲無爲則天下無疫癘
之患不尚賢則天下無夸跂之爭如此則
因其自搖而搖之因其自蕩而蕩之故其
賊心隨滅獨知日進若性之自爲而民不
知其所由然今也怨以服恭儉拔公忠爲
事則是開人之天而遵其賊心閉天之天
而損其獨志其於帝王之德不亦遠乎夫
樂餌以可悅而過者止利於暫而不可以
常濡沫以不足而不相忘利於寡而不該
乎衆此所以神人務衆至而執大象天下
往也若夫鼓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之危形
使人奔合而投迹豈非樂餌濡沫之所與

昔舜以卷婁累其聖列子以證讒斷其識
南郭子綦以知而游之爲虛無柔楚以社
而殺之爲悲愿在庭陰以休影處靜以息
迹然後爲至也
碧虛注蔣閭葂公忠非無爲也危其臺觀非
安穩也尚賢則使爲近衆則係集民之搖
動聖人因而任之民之放蕩聖人因而安
之使教成俗易則賊害之心隨化絶滅民
各進其已志若性之自然也兄堯舜之教
者尊其聖知民溟涬然弟之者下之敬浸
不明也今既民安其自然何用尊堯舜之
聖知而使民敬浸哉欲同乎德而心有所
著矣言其有所尚非自然也
鬳齋云螳螂怒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
任大也其自爲處者言自然之地如此則
似危其臺觀以示人人往歸之投足者衆
矣言以名聲自累也搖蕩衖衶移賊心有
爲之心獨志獨得之志民既成教易俗滅
去私心而進於道如生知之性而不知爲
上之化以堯舜爲高而我次之故曰兄堯
舜之教民而弟之溟涬有低頭甘心之意
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欲者聖人欲
其民如此也
有爲而化物者其用勞無爲而自化者
其濟博投公忠危臺觀此有爲而化者
滅賊心進獨志無爲而化也搖蕩猶鼓
舞鼓舞民心使之成教易俗順導之而
勿撄此化之始也滅賊心而進獨志則
因病施藥化之中也至於若性之自爲
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化之終也堯舜之
治民不過此耳奚必尊之爲兄溟涬然
弟之哉溟涬無分別貌如此則是欲同
乎堯舜之德而心有所著矣凡此皆所
以柱有爲之治掃堯舜之迹而歸乎絶
聖棄知之意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七

武林　褚伯秀學

天地第十二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閒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益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閒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郭註用時之所用者乃淳備也欲修渾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矣不忘不虛則無庶幾之道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夫神全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淳備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於世此宋

荣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逺役於此人若列子心醉於季咸孔子以其行今向古蓋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之知脩古抱灌之朴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夫真渾沌者豈以外內為異而脩有所治哉明白入素无以遊世俗者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彼世俗所識特識其迹耳

呂註能執古以御今則凡日用無非渾沌之術豈必天地之初哉彼以有機械者有機事機心而不知機心之所自生者未始有物則是識其一不知其二也知忘神氣黜形骸以新道德之全不知行於萬物者無非道則是治其內不治其外也明白入素至以遊世俗即所謂發心而用形者是也彼聞子貢之言始怨然而後乃笑宜其以機械為累而不肯為則不識不知乃所以為渾沌也此篇方論天德無為恐或者謂必無為如漢陰丈人然者則不可與經世矣故論真渾沌之術乃遊乎世俗之間而不為累也矣

疑獨註搰搰然用力貌前輕所以入水後重所以上水也機者動之妙處械者機見於器事者機見於為然皆起於心機事外也機心內也凡有諸外本於內心主中貴虛物不可雜色不可染故曰純白若機動於中則物得以雜色得以染故純白不備則精亂而神生不定神者所以載道也若夫不定則為物之所載矣吾非不知桔槹之械羞而不為耳自博學至賣名聲於天下不過期人之知忘神氣則無心墮形骸則忘我乃庶幾於道矣汝未能如此則身猶不治何暇治天下哉汝宜行矣無妨吾事天下一人言孔子不知復有夫人指漢陰丈人也孔子極高明之道子貢所不能知故見假脩至道而心惑之謂人之於事也無可無不可於功也無成無不成或用力寡而見功多或用力多而見功寡未嘗滯於一隅子貢之知孔子蓋孔子之所謂人間者耳故許其今徒不然而見其神全

若聖人之道至於極致則同乎天矣故出則與民並行而民不知其所往芒昧乎其性淳其行備世之所謂功利機巧者皆出於人爲此人之心必忘之矣此子貢之心不明而以假聖人之道爲真也夫聖人之志無之無不之聖人之心無爲無不爲顧天下之譽亦非不顧天下之然受天下之非亦非不受天下之非得其所謂得其言之意失其所謂失其言之意也然不顧天下之譽易不受天下之非難漢陰丈人非其志不之非其爲不爲則未能忘非然故有所不顧不受也若聖人之性雖天行不加窮居不損及其應物則亦隨時而已今夫人之徒不以天下之非與爲增損未知其心果何如耶子貢未聞夫子性與天道之說故以彼爲全德之人而自爲風波之民若以夫子觀之則彼猶蹈一偏之弊也渾沌者離乎形氣數之强名衔所以對道而言也執一而廢二樂內而忘外皆非聖人之全道明白則顯其白入素則不知矣

無爲則顯無爲復樸則不知矣體性則與性合一抱神則不離於神以是而遊世俗與人爲徒而不失其天若是者汝將固驚邪言汝亦不知而不識也則真脩之與假脩可見矣

詳此渾沌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視不以目而以神聽不以耳而以氣則渾然何自而生聖人之於天下抱一以閑爲道內以外人之所爲不以介於存所用不可不用則機機在物而不在心機事在時而不在機猶與世偃仰莫知所以然而然則雖子貢之時使渾沌復作其能天天遠人而不爲機械機械之作特通其變使民不倦而已機械由於機心不能然[illegible]而不知[illegible]不忘於外何脩心患者不知天道此之謂也合人之所以不得而物不能離脩渾沌之術非其傳者修此人所假脩者乎君應謂子貢則爲同者人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之與世衆異耶功利機巧必

不入斯人之心矣非麽不受如渾沌也風波之民易動搖也渾沌自然脩之則非真故云假也一謂體之兩用脩心者識境治外者同脩性抱神以遊世俗此古之民也渾沌無滋則鬼神莫識況於人乎

商務云機械器也用之則為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有機心則不能純一虛明神生不定不能抱樸主一所以不能載道也摒聖蔡聖人於下自大貌獨弦哀歌古人不己知而自誦自說或比之蛘聲於衛則非矣忘神氣猶黜聰明墮形體即忘己汝能如此猶且庶幾不然身且不治何能治人畢陋愁悲頭項自失貌託生於世雖所行與人同而自不知其所往此人心中必無功利機巧之事也暨且不顧況於毀乎所言行於世曰得其所謂不行於世曰失其所謂風波言爲世故所役而不定假大也渾沌即天地之初識其一所守純一也不知其二心不分也內心也外物也明白則可入於素無爲則復歸自然之朴體性全其性抱神與神爲一古汝未知此道宜乎驚也

舍勞就逸人之常情聲名功利亦人所欲而世有棄至易而從至難者蘇靈而安陸沈者豈土木：身心而至是耶蓋見道真而自知明立志堅毅有以勝之久則安安則化矣此渾沌氏人所以恥機械而守拙樸身昧然而日忘自足乎使善說辯者不能回其心易其持古長沮桀溺之徒避此雖未合乎聖潔亦持守渾沌之功何可以遽論其勝己者何謂義存於在我者而已作此而笑答當是答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

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
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
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怊乎若嬰兒之失其
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
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
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
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
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郭註行其所為因而任之使物為之則不
化矣指揮顧眄而民各至其性任其自為
故也共利共給而無自私之懷德者神人
之迹故曰容又願聞其所以迹者以乘光
乃無光故與形滅亡無我而任物空虛無
所懷者非闇塞也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
不妨樂斯無事矣情復而混冥無迹也

呂註注焉不滿酌焉不竭則天府之富也
苑風不知其至無而供萬物之求故以為
無資於橫目之民也官施拔舉不失其宜
則非無為於治而後能也畢見情事行其
所為則非使人勝情而投迹者也行言自

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而民俱至則非以
賞罰沮勸也此聖人見於治而非所以為
德德人者無思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其心
未嘗不虛也四海共利共給之之為悅則
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若嬰兒失母則不知
所依若行而失道則不知所往財用有餘
則四海共利之而已飲食取足則四海共
給之而已此德人之容而非所以為神也
泰宇發光所以照也神則乘之以照而非
光與形滅亡而已所以雖照而曠也致命
則去故而復常盡情則雖偽而居實萬事
消亡致虛之極萬物復情芸芸歸根混則
合而為一冥則照亦忘矣

疑獨註水鑒於道注不滿酌不竭其神之
謂乎欲其出而治民故願聞聖治言官則
知拔舉不失其職言能則知官施不失其
宜畢見其情事則無有不當之行出於自
然則天下從化手指目顧適民皆至之心歟
人出而為治也無思慮忘美惡以其無私
於物也四海共利之之為悅非自給也[illegible]

兒失母言無所恃行而失道言無所止財
用飲食不知所從來言無求而自足也上
神謂神之又神乘光則在光之上而乘之
形影莫覩歸於無而已矣致命者致之致
而至盡情則性無不盡矣神人者命之已
致性之已盡天地猶樂況於人乎況於物
乎萬物各復其性命之情則與道爲一故
曰混冥首論聖治即充實而有光輝之謂
大次論德人即大而化之之謂聖末論神
人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治言其業德
○人言其德神人言其道其實皆聖人之事
也

詳道註以言則詳詳所以[illegible]以道則若
昧所以冥物故出則言聖治入則言德神
拔粹而不失其能與拔出而忠之屬同乎
撓頓指四方俱至與投迹者與同此謂聖
治非以不治治之也無思無爲至飲食取
足適神之道不過如此特以德人名之者
德者神之體神者德之用盡其體者未必
妙於用妙於用則必本於體此德人神人
之所以分也神於五行爲火火無常形乘
物而有物存則光物亡則亡神之利用出
入民咸用之而秉光[illegible]若此也

碧虛註大於[illegible]海[illegible]不[illegible]以喻
道源無窮無所置無所能不見其情行所
不爲者治之要也[illegible]而天下化蓋
不治者聖治之妙也無思無慮用心[illegible]
故四海顧共利給之嬰兒失母所託皆親
也行而失道所[illegible]也[illegible]物
饒而自至[illegible]故服充而忘知此有
德[illegible]
[illegible]也
行天命則物[illegible]內忘外萬物復情各
歸其根[illegible]冥即曰混冥之謂也
[illegible]
於治也官[illegible]
爲之實順而行之所行所言皆是自爲不
爲人而爲天下自然化之矣舉手隨所顧
而指之民莫不應無人之治天下如此居
行[illegible]動無心故不識是非美惡即

是不思善不思惡也共給共利與人同樂
之意若嬰兒失母行而失道言其無意於
人世有不得已之意財用飲食皆置之不
問言其無心也上神言其神上騰出乎天
地之外日月之先在下故曰乘光與形滅
亡有身猶無身照曠大昭晰也致極乎天
命盡其性中之情以天地之道自樂而萬
事無累於心也復情復於實理復於實理
則萬物與我爲一混冥即渾沌之義
謂芒將之大壑蓋厭世隘陋故慕其注
酌不竭而欲遊於無既疑其無意於民
遂問聖治答以官施拔舉得宜盡能則
在位皆稱職適遠者得升政事之闕畢
見其人情事理而得以行其所當爲行
者言者皆出於自爲而無矯拂之弊以
誠格物天下惡有不化者哉手撓顧指
遠民皆至則近者可知此聖人之治效
也繼問德人答以居無思行無慮言其
動靜無心美惡自泯四海之民有求得
其所者皆願利給悅安之則修之天下

其德普矣若嬰兒失母行而失道皆視
民如傷之意財用有餘倫則常給飲食
取足充腸而已不知其所從來言未嘗
著意於財食而自供其用蓋本於利給
天下之所致也此德人之容儀見於外
而可視者而非其實所謂實則有不容
聲矣又問神人答以上神乘光所謂遂
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
窈冥之門是已此言神人出陽入陰變
化莫測也上神神之至極乘光泯[illegible]
景之義蓋非虛則不能發光非曠則不
能容照也必至於己之命斯能盡天下
之情天地之樂捨之民心可見天積天
聽亦猶之也萬事銷亡本於我無爲而
已使萬物各復其本情是謂混冥混冥
則我亦忘矣況於物乎論神人而結以
混冥此又明其所以神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
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
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

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郭註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閒也均治則願各足矣何爲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爲君哉且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操藥脩父其色燋然明治天下者非以爲榮也夫至德之世賢當其位非尚之也能者自爲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高下如野鹿放之而自得也其義仁忠信率性自然非由於知蠢動相使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主能任其自行故行無迹事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呂註有虞氏以亂而後治之則武王亦以亂而後治之孰不以人下爲事而有不及哉故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則是亂而後治之也操藥脩父其色燋然道不至於歉忘而六親不和有孝慈因聖人之所羞也則有虞之治亦豈得已而謂過於武王哉自其迹觀之雖伏羲燧人猶不得爲至德之世自其心觀之則虞氏武王之妙處乃所謂至德之世也以其無爲故無名無名故行無迹而事無傳孰得擬議於其閒哉

疑獨註莊子之意欲如太古之世使人各安其性命之情若堯舜治天下之道皆攘拙繩餘非所貴也民有亂者有虞氏以仁義治之猶藥之治瘍也髢者所以飾無髮醫者所以攻有病皆非任其自然亦猶亂而求治也操藥脩父其色燋然世人以爲孝而聖人羞之者主天道而言所以救人道之弊也夫至德之世不尚賢則人不爭名不使能則人不爭藝標枝無情於在上而自在上野鹿無情於在野而自在野端正者義之本相愛者仁之本仁義者端正

相愛之名迹也實者忠之本當者信之本
世俗所謂實當者求忠信之名耳蓋至德
之世以仁義忠信與性為一體未嘗離而
求其名迹也蠢動而相使亦各任其性交
相使役不以為賜亦自然斗行而無迹者
而無傳無意於行事故也
詳道註瘍之為患非疾之為患患之從深
雖殊其質於藥一也五帝之世非三王之
世世之澆漓雖殊其貨於治均也由此觀
之其可以舜之樂瘍為是武王之藥疾為
非乎莊子以治天下若為孝子以天下為
慈父尹文以己為弟子以天下為先生蓋
以天下為心者未嘗不自卑以尊人然後
得天下之歡譽也然與實然喪其天下者
異矣
碧虛註丹朱不肖有仁聖盛明以代之放
紂殘惡有戡定禍亂以伐之皆非恬然均
治也譬有病宜藥以仁義之藥治之病
而求醫亂而求治豈良醫孝子所願聞耶
不尚賢故無爭不使能故無服上如標枝

之無心下如野鹿之自得此亦感召之理
有失則義見為有僭則仁出為有詐則忠
顯為有誣則信彰為無上四條則下四事
亦亡矣蠢動之相使役物情自然不以為
賜也無迹無傳不以為特異也
鬳齋口義猶以征伐不及揖遜門無鬼之
問又何與有虞氏非之曰天下皆願治而
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為累無瘍何用藥不
禿何用髢不病何用醫孝子為父採藥其
色憔然不若父之無病也脩慈父與蓋同
進也後羞之恥也至德之世舉世注一本
有賢能之名故不尚不使標枝枯枝野
鹿皆無情無欲之謂端正脩身相愛相親
也端正而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
信之名也蠢動有生之民相使相友助鳴
猶恩也無迹無傳言當時未有是非毀譽
之事也
唯其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之名唯其
堯子不肖然後有禪舜之舉苟有揖遜
於其前必有征伐於其後者亦猶有瘍

而後有藥有疣而後施惡有病而後求醫也夫孝子脩藥此分內事而聖人羞之者謂不若父無病之為愈也況以征伐而求治者乎故引至德之世以明末俗之澆漓說人去彼而取此也以其不尚賢不使能故能如標枝如野鹿標枝樹杪之枝居高而不知其為尊也端正應是相正考下文可見此四不知乃所以同歸於道俱化於兼忘之域仁義忠信特世人分別之迹耳蠢動指淳朴之民相使而不以為賜言助而無望報之心也行而無迹卽鳥行無跡事而無傳則所過者化此其所以為至德之世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地第六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己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

俗言勝也以二垂踵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
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
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
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
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郭註以君親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此直違
俗而從君親故俗謂其不肖耳未知至當
正在何許俗不爲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
謂之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在
於從俗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
消息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豈背俗而用
我哉世俗遂以多同爲正故謂之導諛則
作色不受而終身導諛亦不問道理期於
相善耳夫合譬飾辭應受導諛之罪而世
復以此得人以此聚衆亦爲從俗者恒不
見罪坐也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聖人
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
故隨而任之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向至道
之情而終不可得堯舜湯武隨時而已故
大聲非委巷所尚俗人得嘖曲則同聲動

笑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常自用也各
自信據故不知所之莫若即而同之也趣
令得當時之適不强推之令解則相與無
憂於一世矣天下皆不願爲惡其爲惡或
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
厲者自思善也

呂註臣子然君親之所然而善其所善則
世俗以其諂諛而謂之不肖不知其然而
善之爲非者果必然邪至於然世俗之然
而善則不謂之諂諛所以嚴於君而寡於
親果安在邪謂己導諛則必作色以忌其名○
之惡也而終身導諛以合譬飾辭聚衆不免
爲其實則終始本末不相當也合譬飾辭
皆非其理之當而以此羣於人所以爲導
諛也夫合譬飾辭聚衆恥爲導諛且不可
則夫不知反性命之情而垂衣設采動容
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爲徒
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乃愚之至也知其
愚者非大愚則所謂病者能言其病其病
之者猶未病是猶可爲也至於終身不解

不靈則病而不能言其病是無可為者也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猶可致啓道興之
世得道者多失道者少二人惑則勞而不
至喻道喪之世失道者多而得道者少今
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則世道之
喪猶可與明此者良之遂也其日已久則
雖所其緒此亦莫之從此乃至人之所深
悲也大言不入於里耳至俗言勝也以比
子之聰明循謂若子之言為無用則世可
知矣二垂踵惑則惑者一人之足而所適
不得小惑易方也今天下惑則所謂大惑
易性也予雖有祈嚮可得乎我非會其
而不以明天下也知其不可而强之則我
亦一惑而已非致命盡情而兼忘天下者
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與之相忘而已不
推則誰其比憂邪懷是屬人恐予似已則
道之為物人心而已而彼獨不行則其疾
豈特屬之比身而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豈
特予似已之比吾雖釋之而不推彼獨不
憂邪

林疑獨註此之所謂孝子者能順親之意
所謂忠臣者能得君之心親之所行未必
皆合於義而子一切順之則入乎諛君之
所為未必皆合於義而臣一切從之則入
乎諂孝則不諛忠則不諂臣子之盛也為
臣子者以順君為孝而不能以道義繩之
則世俗指為不肖然亦未知其果不肖邪
此言從君親而違世俗皆未必是而違君
親順世俗則不謂之諂諛夫世俗果能嚴
於親尊於君乎皆非先王任其兩行之道
導人取其言而謂之諛者因其好而入之
世俗知惡其名而不暨其實猶暮醉而惡
酒也合譬則善為言飾辭則善為文始是
而終非本善而末流於鄉原之學世俗
多從之及其終乃亦不罪此所以為之
而不息也世所謂君子者垂衣裳以為文
設采色以為飾動容貌以為禮以取世人
之愛此其與諛之人而自不謂之道諛
斯人為徒是非相通而不自謂衆人愚之
至也愚而自知其愚小愚也惑而自知其

惑小惑也三人行而一人迷所適之方猶可至惑者少也二人迷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當時天下皆惑而莊子一人求嚮至道終不可得也大聲淡而無味猶咸池大韶也折揚皇華俗之小曲高言極論則至言至於道至言所以不出者以俗言多而勝之也缶以鍾皆圓擊之自然以二缶二鍾齊擊則聽者無所適而惑矣況今天下皆惑一人雖有祈嚮之心詎可得邪知其惑不可解而強解之又一惑也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之哉厲之人尚欲其子之好則惑者豈不願迷而思悟邪

詳道諛義可以從則孝子從不從父故易蠱之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則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世俗謂之不肖子矣道可以從則忠臣從道不從君故臨之二咸臨吉無不利則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世俗謂之不肖臣矣然世俗之所謂然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世俗因嚴於親尊於君邪以無不然為不肖之何也導則逆人之過諛則長人之過人皆有導諛之實而惡導諛之名豈特如此哉又至於合譬以明之飾辭以文之聚衆以傳之是終始本末不相坐而終莫不以受其過可謂愚矣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於所適之路也以二缶鍾之聲惑而所適不得惑於所適之意也蓋天下之理以多勝寡則易以發惑多則難其習俗之傳以唯據俗言導之則易以大聲高言入之則難今天下皆惑予雖有所鄉庸可得邪

碧虛注從世俗則失尊嚴於君親順君親○則得道諛於世俗然君親者一人之私善世俗者天下之公是私心則非忠孝公論則非諂諛故賢人君子未嘗得異於世也夫導諛者亦嫌人指其不正而終身導諛導諛公也以至合譬飾辭聚衆以媚世人之所謂導諛矣而世人莫之知詎是於罪者哉謂彼希意則試之而不受從之則頑則恬然受之與夫救危博帶文華詭詰言嗔命俛仰樂人稱譽者為如何哉可解

者非大成有害者非大德以身不能不害
者於名嗜利之心未到耳若以己所見解
釋彼照感我審彼衆豈不悲哉大辯之不
入里耳高言之不止衆心如撥浪往往其
言必異不雅故學而又異於俗也分人人
欲悟蓋固不得已而忘於辯則執與之安
乎厲人恐子似己亦自知其惡也則愚亦
者豈無提言之心哉
為澹云不談不論能諫其君父也於其行
亡口以為然隨其所行以為善不知諫者也
在君親則以諫為是不諫為非以其於
世隨其所善者而為之隨其所以為之者
而是之則世俗反施於君親乎為言人人
之所謂道諛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行於
己而與道於為俗者也我之所謂道諛然
世俗同則我之所為亦謂道諛世俗而已矣
道諛之名而終身不免謂道諛言其不依異
於世俗也合譬飾辭聚天下之淳者而歸
己觀其行心憂而於一世而終不能離俗
世之人是其終始本末不相照應矣無衣

設采動容言儒者之衣冠容貌循循善誘
故以為媚一世此皆譏吾聖人之意學於
我者皆流俗庸人我之是非與彼通同則
亦流俗之人耳既與庸人為徒而不自謂
為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終身不解不
靈言其不自知祈嚮趨嚮也天下皆惑於
其說我雖獨有所趨嚮何以回一世哉於
楊柳之華里巷曲名以比俗言大聲古樂於
至高之論俗口勝則至言隱矣垂踵垂足
而坐不肯行也亦垂踵惑即前言二人惑
也夫作者鍾義不可解乃傳寫之誤知其
不可行而強之又一惑也不推不求推之
比近也付之不言則不近於憂此自解之
言厲人恐子似己是自知其惡而世之愚
者皆不自知則不如厲人矣到此雖曰說爾
句似結不結真奇筆也
善君親之言行則俗謂之不肖善世俗
之言行而不謂之諂諛俗非嚴於親尊
於君也蓋臣節主忠子道主孝不當以
諂諛事其君父也至於待世俗則所然

所善不稽其實未免爲道謏而已惡其名而爲其實終身由之而弗悟飾辭聚衆以相夸然卒至於害道敗德若鄉原之所爲是其始終本末謬戾若此不相坐揖云不相安也彼乃垂衣設采動容以媚世而不自謂道諛非愚而何知愚惑者非愚惑言其猶可化至於不解不靈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三人行至不可得也言世之惑者衆非一人所能回大聲不入至俗言勝也發明前意缶鍾當是垂踵二人垂踵惑而不行所適猶不得況天下皆惑乎雖有所求至其可得邪知其不可得而强之又增其惑不若舍之而不問夫復何憂哉此真人見其不可救而自歎自解之辭結以厲人生子取火視之言醜者猶不願子之似己則迷者豈無向善之心在上之人有以覺悟之其本然之天固未嘗不在也經云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可不謹歟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閒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閒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郭註畧而不論

呂註犧樽青黃以譬曾史之脩溝中之斷以譬盜跖之汙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乃所以爲得惡取曾史盜跖於其閒哉夫色者非明而色色者明以五色亂之乃所以使目不明也聲者非聰而聲聲者聰以五

聲亂之乃所以使耳不聽也違乎此則五臭之熏鼻五味之嚼口趣舍之滑心亦若是而已心無趣舍以趣舍滑之所以使性飛揚而不止也彼楊墨者周天下之才士而不聞道所知不出於五者之間乃始離跂自以爲得則鳩鴞之在籠也亦可以爲得矣夫柴其內而使道不得集約其外而使心不得解其緣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自達者觀之在纆繳之中睆睆然明矣猶自以爲得則罪人交臂歷指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疑獨註以青黃之樽比溝中之斷美惡雖不同然其本一也而爲物皆失其性矣盜跖曾史行義不同而同於離本失性亦猶犧樽與溝中之斷耳五色亂目五聲亂耳鼻之於臭口之於味亦然困惾擁塞矣違厲病也趣利舍害滑亂其心心亂而性亦散矣此五者皆生之害而楊墨離跂於性命之外以此爲得不能無困以困爲得何鳩鴞在樊籠之中亦可以爲得矣趣舍聲色以柴其內冠弁搢紳以約其外內盈於四支者如柴柵纆繳纏也以趣舍塞滿於內府方之柴柵搢紳約束於外形譬之纆繳以況困辱也而自以爲得者何異罪人反縛交臂歷指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乎

詳道註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蓋人之生也性靜而真之動德厚而真之還妄境在前靈源遂滑以至忘不貲之良貴趣無窮之積欲者豈不惑哉此君子所以貴乎嗇也然管夷吾曰耳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目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以至體之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凡此諸閼廢虐之主也拘此廢虐之主戚戚然以至久生非吾所謂養何邪蓋善嗇者不戚戚戚戚者非善嗇也

碧虛註木生青全削器則性毀人本自適行義則真殘故視聽食息存之亦可亡之

亦可唯趣舍不係乎心者逍遥乎塵垢之
外豈纆繳囊檻所可執哉
膚齋云其斷在溝中破爲犧樽之餘者也
雖榮辱不同而同爲枯木耳此與臧穀亡
羊意同聲色臭味皆足以亂性以四者與
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惾衝逆人自鼻
而通於顙也濁口汙其口也或作嘐非厲
爽乖失也以趣是今非滑亂其心則自然
之性失矣楊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彼以
其說自困而以爲得則鳩鴞在籠亦可以
爲得矣然之之甚也以其趣舍是非梗礙
胷次故曰柴其內冠弁搢紳儒者之服以
禮拘束故曰約其外內則支柴充盈如柴
柵然外爲禮文所拘如罪人被縛睆睆目
視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
以爲得則罪囚之人囊檻之虎亦可以爲
得矣蓋借口以譏楊墨也
此段引喻以明失性之弊[illegible]
不贅釋
是篇首論天地大化人物衆多在君天下

昔汎觀以道通行以德無爲無欲官治分
明足以不同之功亦得而異也大矣夫
於天地聖人本於道矣聖人道德教化
得而並稱焉或問有聖人而無天地何以
爲聖人余謂有天地而無聖人亦何以爲
天地然則天地聖人相因而不可無者也
故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統天地而
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
疑其聖知聰明絶人遠甚而不知皆亡無
爲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皆在本
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期合而合人物
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凡窈
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黄帝遺玄珠而象罔
得之堯與齧缺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
以有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請三祝
聖人使之分富授職千歲上僊則何累之
有子高辭諸侯而耕于以見德衰刑立賢
人退藏法害於前患鍾於後亂自此始矣
故舉泰初有無俾究物生之本性命之所
自來德同於初物將自化復可不可然不

然服恭儉拔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淡陰之恥用機械武王之師師拯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權濟義出處動靜時有不同皆不離乎道而已若夫厲人之恐子似已大惑者終身不靈殘樸爲犧術心傷性德不足以存生如天下何凡此皆以困爲得若楊墨之苦毅難爲者也至比之鴝鵒虎豹則非唯薄之而惡之亦甚矣昔孟子闢楊墨而聖道明世世稱之以爲功不在禹下余於此亦云南華之功不在孟子下後世必有以爲然者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　究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道第一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郭象註天道帝道聖道三者皆任物之性而無所牽滯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萬物無足以撓心斯自得也有其具而任其自爲故所照無不洞明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爲休則未嘗動倫理也動則得者不失其所以動夫無爲也則羣材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俞俞從容自得貌尋萬物之本皆在不爲中來有道爲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進爲撫世此又其次故退則巢由進則伊呂無爲之體大矣何所不爲哉主上不爲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冢宰不爲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百官不爲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業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靜而自得自天子至於庶人彌無爲而彌尊也

呂惠卿註天道運轉無窮而未始有物故萬物成非雕而刻之也帝道一日萬幾而未始有物故天下歸非悅而求之也聖道無乎不在而未始有物故天下服非以力服之也明於天道於聖知其皆運而無所積則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也運則轉變無窮無積則介然之有不留乎胸中也雖吾之自爲猶將昧乎無不靜者以爲而未嘗爲故也況人各爲其爲而有不靜者乎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若以靜爲善而後靜非本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則其本自靜非靜之而後靜也何則爲物得我以生我則不生萬物孰能鐃之明乎此則於其並作也乃所以觀其復於其芸芸也乃所以歸其根復而歸根則其自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上際下蟠無所不極而藏之聖人之心則其靜也非特水之靜燭鬚眉平中準而已蓋天地於此乎鑑則是其鑑萬物於此乎形則是其鏡也虛則無所於逆靜則一而不變恬則安於無知淡則不與物交寂則寂然不動漠則合氣於漠此六者聖人之所以無爲也天地之平則無有高下道德之至則無以復加

此帝王聖人之所休也蓋應萬幾之變供萬物之求而無此乏則無所於休而其神憊於事爲之衆矣其能虛乎應者劑其心則亂乎其事而其當至於有萬不同故虛則實雖不同而其理未嘗亂則虛非特以實而倫又將以靜而動動而得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則靜而動動於不得已而當則動而得者也致虛而至於靜則萬物不足以鐃心而無爲無爲則任事者責而我不勞矣俞俞則無往而不然憂患於何而處年壽所以長也明乎虛靜之說則恬淡寂漠亦若是而已所從言之異耳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植乃其所以爲本也古之聖人或南面而爲堯或北面而爲舜或以帝王之德處乎上或以玄聖之道處乎下或退居閒游或進爲撫世其明乎萬物之本則一也

林疑獨註道無不在故在天爲天道在帝爲帝道在聖爲聖道天以道而運寒暑代謝日月迭行未嘗有積故萬物莫不以之成帝道聖道之運亦然帝者神之出聖者王之入帝王言其位神聖言其道也明於天故無爲而爲道於道故吉凶與民同患無爲而爲者其化通乎六合與民同患者其德順乎四時是以古之帝王雖六通四辟而其所以爲德者任其自爲而已故其心昧乎無不靜聖人之靜不爲動對非世所謂靜也善即所謂性自其繼道以言則善也自其成之者言則性也性者命之在我未嘗不靜而世人所以不得與於此者以其心逐物所以失之唯聖人不以物撓心所以能靜也心譬則君性譬則國君正則國治不正則國亂自然之勢也欲盡其性必先靜心水靜則明則平大匠取法水靜猶能若此況人心乎心者精神之宅靜之則精一而神全撓之則精竭而神疲精一神全則其心圓明何所不照此天地之鑒萬物之鏡也心虛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至於無爲無爲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帝王聖人之所休息也唯其無

為則會道於虛虛則實者萬物自然之理無不在焉其為出於無為則向之實者虛矣虛之而靜靜而後動所以不失其動不失其動則無為無為則群才各任其事當其責使之盡性分之極而已俞俞自得其心所以寘乎至理而忘物我之分憂患不能處往生無所係歸根復命而與造化為一此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北鄉即孟子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玄聖若虞舜側微而玄德升聞素王若孔子無位而尊是也退居閒遊巢許之類進為撫世伊周之類聖人之迹雖殊時隱顯未嘗同其為道一也

陳注道法天道運而無所積非以成萬物也而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非以歸天下也而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非以服海內也而海內服蓋聖人之於天下達則為帝王之德窮則為玄聖之道昔稱堯以帝德廣運而終於為天下君此帝道運而天下歸也孟子稱孔子東西南北無思不服此聖道運而海內服也虛靜恬淡者心寂漠者氣無為者神也能致虛守靜心淡氣漠而至於無為此所以為天地之平道德之至而帝王聖人休[illegible]其所安宿之地玄者妙之本[illegible]與書所謂玄德同帝王天子與書所謂俊德同

陳碧虛注體不言者明於天道物繫者道於聖委之動植則自然為也昧然弗知則無不靜也聖人之靜也應物而不為非固寂之靜也[illegible]而後成雜曰靜也善故靜也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不靜則變爰離隱心靜則有無易照紋虛靜則吉祥止而妙道生恬淡則神氣王而百疾寂漠則萬慮息而真君宰無為則和理全而性命泰此非特異也乃天地之平常競物之至正聖人之所休止也心休則事虛事虛則理慈理慈則性靜性靜則動不妄矣無為則所[illegible]己貞不在己則俞樂而無憂患[illegible]其明於此者謂虛靜等八

日是道之容用無爲之事也處上則爲明
君處下則爲帝師周之柱史嘗之司秘是
也退居閒遊伯夷叔齊是也進爲撫世傳
說呂望是也君臣定位不相淩越則天下
治矣
林氏鬳齋口義云帝道聖道本難分別經
意蓋以帝爲三皇聖爲五帝運而無積即
是純亦不已此段主意在靜字上其靜之
中運而無積何嘗是枯木死灰六通四闢
猶六四方上下無所障礙聖人之靜也非
曰靜也善故靜也此句最精神萬物不足
以撓心故不求靜而自靜也以水鏡喻靜
義甚精切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八字演一
靜字此乃天地一定之理道德至極之事
帝王聖人之心休止於此休則虛即惟道
集虛虛則實即禪家云真空而後實有實
理之中自有倫理便是渾然之中有粲然
者虛則靜靜則動便是一動一靜互爲其
根動無不當曰得各當其事而任其責是
無爲而無不爲也虛靈之心不能處疑猶入也

便是仁者不憂年壽長即是仁者壽又提
起八字斷之以萬物之本言此理出於萬
物之初也餘論與同前解
褚氏管見云言天則地在其中言聖則
人在其中帝則兼三才而運化故六通
四闢而德行乎內所以治人化物上爲
皇而下爲王者是也其自爲則入而治
己反流歸源明道若昧無有不靜者矣
凡人之靜必靜之而乃靜聖人之靜豈
以靜爲善而靜哉物無足以撓心故耳
古之未靜非使人定矣靜則明明則平夫
匠取法焉言其自然明平中準可法以
況人之精神靜極而明天地萬物莫逃
其鑒一守之於何以加此而昧者役不
知止傷不知息以至終其身役役可不
哀邪人欲求所以養精神之道不越乎
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而天地之平道德
之至實出乎此故帝王聖人休於此而留
當知人於此而休息雖萬緣紛擾而不
生其心然恍惚有物至理存焉物不終

靜動斯得矣任事者責則我無爲而安患
去而年壽長得其本而操之故也若是
則爲君爲臣無不合道進爲退處皆得
其宜此聖道法天運而無積之效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道第二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
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
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
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
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韲萬物而不爲
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
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
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
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
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
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
通於萬物此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
天下也

郭註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自然爲物所尊
故美配天者唯樸素也天地以無爲爲德
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順天所以應人

天和至而人和自天樂適則人樂足矣物變而相雜曰整曰韲耳非吾師之暴仁者兼愛之名無愛故無所稱仁壽者期之遠無期故無所稱壽巧者爲之妙皆自爾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也故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動靜雖殊無心一也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我心靜而萬物之心通通則服不通則叛聖人所以畜天下者奚爲哉天樂而已矣

呂註靜而聖自內而言動而王自外而言無爲也而尊則所以臣天下者無事於才知樸素而莫與爭美則所以服天下者無事於文釆凡以明白於天地之德而已故處上處下進爲閑居雖不同而其大本大宗未始異也通乎此則無爲而與天和均調天下則與人和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與人和者謂之人樂不過師於此而已整物不爲戾澤世不爲仁以至雕琢衆形而不爲巧此莊子之所師也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無師則其樂非外至故曰天樂也知

天樂者其生也天行而我未嘗生其死也物化而我未嘗死靜與陰同德不知其爲靜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爲動也無天怨無人非以其未嘗在彼也無物累無鬼責以其未嘗在我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所以然者一心定而已故其王天下也外則其鬼不祟內則其魂不疲萬物安有不服者哉夫心所以定以其未嘗不虛未嘗不靜也吾能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所以爲天樂聖人之心以畜天下者也

疑獨註前論聖賢出處之迹不同故此云以其靜而言之均可以爲聖以其動而言之均可以爲王以之處下爲素王以之閑居則士服無爲也而貴所謂良貴是已聖人之心未始以天下之器爲器抱吾之樸而已未始知天下之色爲色見吾之素而已若然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此所以自任於性命之內明白於天地之德大本大宗言命與性惟其任性命而與天和所以調天下而與人和天與人豈相勝哉故各

盡其樂也雖樂而不知其所以樂適其自然而已其生也天行適來時也其死也物化適去順也其所以不生不化者豈非天樂哉動靜各得其宜故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道合乎天故其動也天德合乎幽故其靜也此物無所累心定乎一出而王天下則萬物各正性命鬼不祟則無天傷魂不疲則神凝而性復矣若然者一心定於內萬物服於外虛其知靜其心與天地之大本通萬物之至理此又所謂天樂繇所往而不適也聖人之心所以能畜天下者以此

江遹註云靜而聖則動而王者明之出也動而王則靜而聖者神之降也樸者器之未散於天下或損或益樸則不刻於用於而常尊素者色之不丕於天下或美或惡素則不染於好惡而常存故樸素而莫與之爭美矣和則人和人和則天地和天地和則萬物遂萬物遂則神鬼寧神鬼寧則幽有所歸明不為厲所以人歸於大魁也歸德於人而天下明白矣老子云以道治天下其鬼不神列子云物無疵癘鬼無靈響是也

碧虛註靜而聖動而王皆以無為為尊樸素為美乾坤以簡易為德簡易者萬物之宗本宗本不失則人事和人事和則天理順而陰陽寧矣自雖非義也自榮非仁也自來非奇也自化非巧也不為它役故曰天樂物物自樂自和則動不為動靜不為靜矣心定者造化不能移陰陽不能敗與太虛不二也聖人之心能畜天下者太和而已矣

鬳齋云靜而聖動而王即是內聖外王門行其道樸素無文而天下之美莫過於此若能知此天地之德則可與天為徒和猶合也天本大宗精美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意同均調天下則與人合亦猶堯問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吾師乎至不虐巧數句先見大宗師篇以為許由之言此則上加莊子曰顯見是寓言不可作實話

看天行行乎天理之自然物化隨物而化也靜爲陰動爲陽波流也聖門只曰不怨天不尤人此又添無物累無鬼責而句餘自精神鬼見曰祟魂傒曰疫曰鬼曰魄即精神是也心定則精神自定萬物自服以虛靜之理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此之謂天樂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皆服天下也

道之在人靜則爲聖動則爲王皆以無爲而尊樸素而美猶天地之德何嘗有爲何嘗文采而陰陽四時無不爲日月山川無非文明乎此理則天下之大本大宗立矣所謂本宗即內聖外王之道與天和者也用以均調天下則與人和人樂天樂皆出於和其名雖異所以爲樂則一猶聖王內外之分而道本無殊也整物不爲戾澤世不爲仁忘乎善惡也至於忘辭忘巧則非時所措非能所係南華之所師者師此而已生爲天行自然運動死爲物化動必有極如是則動靜合乎天道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又明其所以樂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即同德同波之意一心定而無爲天下之所歸往無鬼責故鬼不祟無物累故魂不疲行無他乎幽顯物何爲而不服此無它以虛極靜篤之理推於天地通於萬物而已聖人之心所以養天下者亦豈外乎此哉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

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

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郭注用天下而有餘用暇之宜也若沒及然求而物用故可得臣及其為臣下無爲也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工能用斧各當其能非有為也若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各司其任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用天下者亦有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為天下用者

亦自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爲臣猶稱有爲對上下則君静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爲而湯武有爲各用其性而天機互發則古今上下誰無爲誰有爲也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爲而代臣人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植則群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堯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爲斯乃無爲而無不爲也天地萬物之化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爲而天下功功自彼成同乎天地之無爲也術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任自然運動則五事不報而自舉所以先者本也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所作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此大道之序非但人倫所尚也所以取道爲其有序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雖適而不失其分得分而物當其形形明而無所復改物自任則罪責除各以得性爲是失性爲非賞罰者失得之報也愚知貴賤各

當其才行其所能之情而無相易業名稱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自明天至刑名而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之序治人者必順序先明天不爲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先後之序耳夫用天下者必適順序之道寄當於群才斯乃上之所以畜下也

呂註無爲也則以一人用天下而天下爲之用故有餘有爲也則以天下用一人而一人爲之用故不足不明乎天者不純乎德德則無爲而已故上無爲下亦無爲而與上同則稱德道則有天有人無爲而尊者天道有爲而累者人道也故下有爲上亦有爲而與下同則言道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不自慮而天下爲之慮辯不自悅而天下爲之悅能不自爲而天下爲之爲天不産而萬物化非我産之也地不長而萬物育非我長之也帝王無爲而天下功非我爲之也此天之所以神地之所以富帝王之所以大也無爲也者

是乃道之所以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者也知五末者須精神心術之運而後從之則向所謂虛無恬淡寂漠無爲者又所以保精神明心術而養其本之道也養其本則末從之矣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先也君先而臣從至夫先而婦從此人道尊卑之序也至於天以神而位乎上地以明而處乎下春夏以生而先秋冬以成而後以至萬物始化而萌既作而區從微至著莫不有狀則盛衰變化皆有成理而不可易天地至神不測而有尊卑先後之序則凡人道之本末上下其可易乎非特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先後爲出於天地之理也而宗廟朝廷鄉黨行事一將之所在猶各有所尚而不可亂皆大道之序而已則語道而非其序者安取道哉此百家之所以往而不反聖王之道所以闇鬱而不發也天者性命之極欲明道而不明乎天則所謂道者非道所謂德者非德雖眞道眞德則仁義之所自出也仁左義右則有

分有守而形可見名可言有刑名而不亂則因任而不失其才能內原其心外省其迹則是非得其眞賞罰當於理愚知處宜而不敢違貴賤履位而不敢易仁賢不肖襲情而不敢欺也必分其能則官能其事必由其名則名當其實凡事上畜下治物脩身莫不以此而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文王所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周之多士亦皆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所以爲太平而比隆於唐虞也驟語刑名賞罰不知其本始也則天與道德皆爲本始驟倒則下正以末爲本逆則不順當後而先言道而與本末先後之序則是自亂自亂則人之所治也

疏獨註帝王之德宗乎天地故覆載之功大主乎道德故萬物不能移常乎無爲則無不爲矣以有爲而爲則有所不足以無爲而爲則其爲有餘古之人所以貴乎無爲也無爲者爲上之道有爲者爲下之道爲上者以道揆故兼物物爲下者以法守

故以物物上下承物物者帝王之德下不以物物非臣職之任此上下之分也古之王天下者從道而行順理而動未嘗見其有爲之迹知而不自以爲慮辯而不自以爲悅能而不自以有爲德配天地之化育故無爲而天下功神者妙萬物富者富萬物天能神而不能富地能富而不能神帝王能天能地而德充大於其間易所謂聖人成能者是已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形而上者道之本形而下者道之末其本則要其末則詳帝道無爲所以執其要臣道有爲所以責其詳下之五末是也爲帝王者守其至要末其大本四而謂末者自緣矣爲臣者必分之以職各任其事運其精神動其心術動作然後事從之而成也夫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法成則末學者從之而起不知所本者之道也故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此自然之理神者明之妙明者神之紅天所以爲神地所以爲明天尊地卑神明之位分矣春夏先秋冬後聖人因之先賞而後刑也文者節無入有化者因形移易者物之遷[illegible]者物物所以有別也夫萬物生死有別盛衰變化形狀不一者咸歸於自然隨天之序而已况人倫之大者豈不若是故[illegible]然至理其本出於天地其用散於人倫夫失其序則悖天發人其可以爲道乎萬物待是而存者天莫不由是而出爲若道道之在民曰德以德安人曰仁安而宜之曰義先後上下尊卑之分不亂不相踰之[illegible]者物此也名者命此也因其形名而任以所宜爲必原其情必省其事然後辨是非明賞罰知所處得其宜賞罰所及當其位仁賢不肖各行其能無以役此飾其[illegible]也能各有限名必當實以此事上畜下以此治物修身則知謀無用而歸於自然其治所以至極也殷書曰者逸書也有名者皆因形而命之此道之所以散若其之以道則長於上古先於天地未嘗有形未嘗有名故非所以先也五者陰陽之中所謂

命也至於命乃可命物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者陽數之極賞罰者量時而通變又爲道之終故九變而賞罰可言刑名者道之末賞罰者道之終語道而不求其本始皆爲倒逆也爲人所治者知治之具治人者知治之道也知治之具者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辯士一曲之人蔽於道者也

詳道註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縷微物猶不可無序而況道乎莊子於人道則述君臣父子之義於天道則推春夏秋冬之理自天至刑名明道與物之自然因任至賞罰明人事之使然也蓋因任不足然後有原省原省不足然後有是非是非不足然後有賞罰賞罰雖非治天下之道亦治之具也伯成子高以爲用賞罰而去焉者蓋譏其以教之末者爲本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刑名物也故驟而語者不知其本賞罰末也故驟而語者不知其始也

碧虛註以天地爲宗不稱長也以道德爲主不屬賓也以無爲爲常常不矜故有餘君忠無不容仁也臣道無不理義也君當垂拱無爲若同臣道理事是不主也臣當職事有爲若同君德容納是不臣也上不專執任羣才之能故無爲而用天下臣職所司以勤勞治事故有爲而爲天下用也由是知知落天地必取衆謀辯雕萬物必取衆議能窮四海必待衆爲斯彝爲之業也天降氣而長育故莫神於天地升氣而生化故莫富於地帝王自治而功成故德合二儀也本謂理末謂事理在簡要君道也事在詳備臣職也本末雖異須待精神冥運心術發用先循理本然後事末以表之先後之序隨物生焉然非聖人不能法象以序立教以道爲主法度立而利害隨之用貴賤之位而賞知罰愚因才能之分而循名求實以上九目爲世治教五變而刑名可舉取五行生剋之義九變而賞罰可言陽九極變之旨也刑名以天理道德

為本賞罰以刑儀名器為始專任賞罰豈非倒道乎語失次序豈非迕詭乎刑名賞罰治之具妙用次序治之道迹所以為天下用理可以用天下也名數禮教下之所以事上也無為自化上之所以畜下也

盧齋云落天地言其大雕萬物言其巧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帝王無為而成天下之功亦與天地同也要在主君道無為也詳在臣臣道有為也威武文德之輔助故五兵之運德之末明刑以弼教故賞罰五刑教之末禮法刑名鉅鼓羽旄皆非禮樂之本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言皆從心生非由外鑠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先此論尤妙有得莊子亦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蓋當知所先後若天地之行盛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故曰殺也所尚尚爵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也次陳為治之序凡有九等分守職也刑名稱也因任因所職而任之原免省減也不任其事則免之去之

矣是非分別淑慝也賞罰投以訖之車服以彰之之類愚知處宜上當其任賢位行當位賢安也次其情實則分能由名各有所處而無容心歸於自然而已古書雖有刑名之說未嘗舍本以求末若不知先後驟然而言則失其本始是治於人而為天下用非所以用天下也刑名賞罰為治之具分守仁義為治之道也刑名即形名古文通用

夫以天地為宗道德為主者豈有它哉以無為為常而已無為已難能況常而不變者乎此古人所以貴也無為有為上下之所以分反是則君不主而臣非臣矣知不自慮辯不自悅能不自為無為之本也天不產而物化地不長而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此無為之效也曰神曰富而大足以包之此帝德所以配天地而乘之馳萬物用人羣特其餘事本要末詳自然之理自三軍五兵至隆殺之服雖五事之末而必由於精神

心術之運則古人所不廢也但非所先耳若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先後猶天尊地卑之不可易而聖人取象焉神明之位上下不紊四時之序先後有倫萬物化作萌區有狀而物之盛衰變化見矣此天地之序而人所取法者也宗廟朝廷鄉黨行事莫不有序而道在其中語道而非序何取於道哉故自先明天而道德次之至仁賢不肖襲情皆因之而不可無必分其能以稽效必由其名以考實事上畜下治物脩身之要莫越乎此知謀不用歸於自然此太平之至治也後引書曰主畜天下也蓋衍上文餘意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道第十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郭註無告者所謂窮民不廢者常加恤也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四時晝夜皆不為而自然也膠膠擾擾乎則日嫌有事故曰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德而已矣

呂註天德則雖出而未嘗不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往來屈伸莫有為之者也晝夜有經則相代乎前而莫知所萌雲行雨施而天下均平矣則其視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者豈不膠擾乎舜之所言乃天之合堯之

所一合人之合也而世儒之所以知堯者止
此而已故竊之二聖以明所大而共美者
爲在於此與黄帝不異也
疑獨註不敖無告至哀婦人即是不敢侮
鰥寡之意美則美矣未能澤及萬世而不
爲仁此所以未大天德者自然之道得於
已故出而有爲未嘗不靜若日月四時雲
行雨施豈有心於天下之物哉帝王之道
宜若是而已堯聞舜言知向用心之非膠
膠擾擾逐於人爲而昧於天德故以舜爲
天合已爲人合天合者與天同人合者與
人同天地覆載萬物德無不被爲帝王者
莫不體之雖黄帝堯舜亦莫大於德合天
地而爲美也
詳道註不敖無告至哀婦人者仁也天德
出寧至雲行雨施者道也仁人也而無不
爲故曰人之合道天也而無爲故曰天之
合然堯舜一道也堯行天道而所言者人
舜行人道而所言者天行天而合乎人故
其德止於充實之美行人而合乎天故其

功歸於光輝之大膠膠言其止擾擾言其
動也
碧虛註不敖無告不廢窮民仁人之心無
以加此舜以爲善矣未大故未大也天德
而出寧人事則成動矣昏明有序關闔有
常升降氣交天地之德也堯悟已之所爲
膠膠擾擾亂之又亂也天之合無心人之
合有迹天地者古之所大王天下者體之
而已矣
虛齋云天德者自然之德出寧者首出庶
物萬國咸寧日月照至雲行雨施皆形容
無爲而爲之意堯謂我之所爲未免自爲
擾亂合於人而已未合於天也然則下三
句是堯自嘆之辭天地自然之理古今莫
大於此共美者共好之也王天下者無它
但法天地則可矣
天德者無爲之化出寧者爲而無爲日
月照四時行皆自然運動無爲之者故
晝夜有常而無差忒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君天下者所以體之以立德而民莫

不歸弘之以化物而物莫不從也堯於
言下有省始悟日前所爲膠膠擾擾天
合之與人合相去遠矣以是觀之堯舜
之德若有優劣而結以黃帝堯舜之所
共美則又混然無分此南華立言抑揚
闔闢之妙學者熟味當自得之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
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
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
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
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
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
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
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
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
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
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
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
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

子亂人之性也

郭註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常人所謂仁
義也故寄孔老以正之夫至仁者無愛而
直前世所謂無私者釋己而愛人欲人之
愛己也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自天地
固有常至樹木固有立皆已自足不待於
兼愛也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
也常念之則亂真矣

呂註孔子不用於時欲藏其言以待後之
君子十二經謂春秋孔子所以經世者在
於此孔子以人道教天下藏其妙用而未
之嘗言則十二經之所以經世者不過仁
義而已老氏絕學反樸而示之以真則仁
義在所擯棄宜其以爲非人之性也自人
道觀之仁非特成己又所以成物義非特
利物又所以立我君子之生成在於仁義
故以爲真人之性也自道之真觀之中心
物愷非外鑠我也無物而不樂上仁爲之
而無以爲若也幾乎言近之而未至後言
夫兼愛則非天德而出寧雲行而雨施者

故以爲迂也凡名生於不足則無私爲乃
私也欲使天下無失其牧輔萬物之自然
而已天地有常星樹木有立此所謂物之
自然也德則無爲道法自然又何必偈偈
乎若擊鼓而求亡子焉言人之失性亦仁
義所可復也
疑獨註徵藏史者掌藏書之官孔子爲道
不行欲藏其書於周室之藏府以俟來哲
時老聃免官歸居孔子往因焉而聃不許
孔子嘗刪詩定書修禮樂作春秋六緯而
贊易道此六經也又緯爲十二經以說之
聃以爲大謾願聞其要答以要在仁
義聃遊方之外謂仁義非自然之性孔子
遊方之內謂仁義真人之性也古人中心
莫不欲物之愷樂兼愛而無私此人情之
自然又復明仁義之出於性也老聃曰噫
幾乎後言者近乎僞矣兼愛未免乎有係
不若無愛之至也無私未免乎有私不若
不知其私之爲私也夫子所以兼愛無私
者欲使天下不失其養也莫若任其自然

使之相親而不知以爲仁相友而不知以
爲義自天地有常至樹木有立皆無爲自
然各極其性而已矣故德則不知德之爲
德循道則不知道之爲道又何必偈偈然
用力揭仁義於天下以求復其性無異擊
鼓而求亡子也
詳道註老聃之教以道德爲宗孔子之經
以仁義爲本故德循道則天下無爲而得
性居仁由義則天下有爲而倍情此莊子
所以記孔子之迹以明之也中心物愷物
物而化之兼愛仁也無私義也兼愛則有
所不愛非所謂至仁至仁則無親無私乃
成其私非所謂至義至義則不物君子所
以貴志仁義而求其至也孔子嘗翻老聃
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自以爲久矣此言
十二經者繙六經爲十二也
碧虛註孔子欲藏書而老聃不許謂已陳
芻狗不足留也縱橫六經故曰十二上仁
無爲而成上義不行而至率性而動豈僞
也哉勿愷則未能忘情無私則不免有迹

仁義之情去道遠矣若春生秋斂之有常晝日夜月之有明星斗歷天之有列飛沉從類之有羣草木叢生之有立擬而循之可也何偈偈然用力爲哉

鬳齋云西藏書於周室言西至周而欲觀其藏書也繙反覆言之中其說者言方及半而老子以爲太汗漫物愷以物爲樂後言淺近之言幾猶危也物之不齊何由兼愛此迂曲難行之說也纔有無私之名實中便有箇私字欲使天下無失其養則物物皆有自然造化何可容力但當做自然之德循自然之道如此而至矣擊鼓而求逃亡之子言驚動世俗也

孔子爲見世衰道微欲以所述之書藏於周之藏室以俟後世聖人蓋不得已而託空言以垂世立教其志亦切矣老聃不許者謂道既不行於當世徒存糟粕其能有濟乎十二經說者不一陸氏音義僞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加六緯爲十二經一說易上下經與十翼又云春秋十二公經孔子所作者也此說近似要之引喻之言借以通意不必深泥其過中其說謂當其言但泛而非要耳孔子曰要在仁義此治世之理所當先者老聃謂非人之性則還淳反本有道德存焉孔子答以中心物愷陸氏皆義物一作勿令從之中字宜音齊則不中心亦不怒矣故兼愛而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聃曰危乎不及之言所以遠乎道也以其無私故成其私若欲使天下無失其養則天地自足禽獸草木莫不各遂其性各當其宜人之放德循道亦若是而已矣又何必用力於仁義若擊鼓以求亡子終無可得之理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

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
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
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
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
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
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
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
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老子曰夫道於大不
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乎其無不容也淵
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
○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
爲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
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
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
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郭註鼠壤有餘蔬言不惜物棄妹不仁言
無近恩生熟不盡於前至足故常有餘萬
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自怪譏
刺之心所以悼脫過去也呼牛呼馬隨物
所名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若受之於心
則名實俱累斯受其殃也服者容行之謂
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以有爲爲
之則不能常服矣崖然進趨不安衝出也
頯然發露闞然旄踞義然踶跂自矜貌言
其志在奔馳不自舒放機金疾速明察是
非也泰者多於本性之謂巧於見泰則拙
於抱朴凡此皆以爲不信性命而蕩夫毀
譽非脩身之道邊境有人亦如汝所行非
正人也夫至人用世故不患其大靜而順
之任真而直往未嘗有所困也進道德而
以情性爲主至人之心定於無爲也

呂註鼠壤有餘蔬則可以賑乎女之飽而
棄妹則不仁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者可以
無取而積斂無崖則不義老子絶學反朴
示人以真而士成綺求之於仁義則漠然
不應乃所以使其意消而心卻也知巧神
聖自以爲脫焉則絶學反朴未始有物也
而子以某事爲不仁某事爲不義則是呼
我牛而謂之牛呼我馬而謂之馬也苟有
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吾所以漠然也閒

究濟事而受之紛身不救自遺其殃者也吾服也常服則其心未始不在道吾非以服有服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士成綺知而不足以得至人之心者以其在已者不足故也容崖然則若不與物交目衝然則逐物於外顙頯然則若大朴口闞然則其言欲出諸口也狀義然則若不朋而其心則若繫馬而止也動而持非能不動發也機不可以制也審而察則非[illegible]而知巧而覩於泰非素樸守約者也凡此所為皆以為不信而已邊境非遊於道之中為則非其有而取之也於大不終則天地未離乎內於小不遺則秋毫待之成體天下之物其有不備者乎廣乎不容淵不可測此道之所以為神也則流而為形失而為德廢而為仁義乃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有世不足為之累能棄世也天下奮操不與之偕忘天下者也忘天下故不與利遷能棄世故守其本凡神之所以困以不知此而已矣於道不寒於德不離退仁義而不留賓禮樂而不主若此而後其心有所定也

棘獨計亂壞有餘蠢言其不肯棄蒙繚而不教言其不仁生殺不盡於前言其不義積斂無崖言其不廉是不知老子而妄譏之是以漠然不應吾心正卻言向者譏刺之心已虛矣夫巧知神聖未免有[illegible]是子嘗欲絕棄之故自以為脫焉呼牛呼馬隨其所名至人混同萬物豈有牛馬之異有實斯有名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則名實俱累所以棄之其跡若忘名實無物我毀譽是非任其自聞何執之有哉恒久也服常服其心從之不動於聞吾心任至理服之久矣非有所服而服之所以毀譽不能入也[illegible]行待步[illegible]身[illegible]後後行接跡也容貌崖岸不能自適其心不安日亦馳動而衝出也頹然高亢闊然尷路吉矜容儀參言以服人也義然求合於近聲馬而止意在奔踶也動則為物所持發則疾如機括明察審乎是非巧知逐

於多事凡此皆以其不能保道而有諸己
無異道境有人其名爲竊盜者也夫道無
不通大而天地小而毫芒無乎不在此萬
物所以備廣大而無不容淵深而不可測
也形未離乎有數德若道之在己仁義又
道之散是皆所以爲神之末也非至人孰
能定其本末精粗哉夫至人之心與造化
爲一故有天下而不足爲之累雖舉天下
奮其權謀至人之心未嘗與之並遂也審
乎真性不爲利所遷極物之真而常守其
本故通之則爲道合之則爲德道德之所
進仁義之所退進本退末自然之勢也禮
樂者性情之散至人不役於物則以性情
爲主禮樂爲賓明其進退而辨其賓主至
人之心有所定矣
評道註鼠壤餘蔬非儉也棄妹非仁也積
斂無崖非至足也非儉則於物無所愛非
仁則於親無所厚非至足則於心無所慊
觀其外以及其内察其粗以及其微則知
老子爲非聖人矣然而大儉不齒大仁不

仁大廉不慊固非成綺之所能知此老子
所以漠然不應也夫巧知神聖吾自以爲
脫去矣而子謂我有聖之名非聖之實豈
知我者哉而容崖然至知巧而觀於泰此
教成綺修身之道也經曰真人其容寂其
顙頯其狀義而不朋則崖然頯然義然非
郭氏所謂進趨高露跂跂者也老子曰安
乎泰經曰宇泰定則觀於泰非郭氏所謂
多於本性者也動而持與妄行而蹈大方
意同知巧而觀於泰與執掌以觀無妄意
同遂則不得中竊則非所有脩身之道貴
於體而行之遂境而竊者庸能知之乎物
之大者必有終小者常見遺道則於大不
終於小不遺然大小不離乎有體而無體
者不期於大小以大小而論道亦筌蹄而
已矣夫神之所廢者外忘外則神全心之
所存者内忘内則心靜天地萬物外也故
外之遺之而後神無所困仁義禮樂内也
故退之賓之而後心有所定也
碧虛註老子不應嫌其欲以粗迹窺聖意

也成綺復白謂吾之邪心今正退矣世子
告以吾於恢恑憰怪之名庶去久矣若呼
馬為牛非誣即狂也有實斯有名有名斯
有累若更不受反受其殃服用也吾之用
也常用之道故無過焉吾非以常用之道
於持有用而使人貴之也成綺恭肅修身
老子謂汝容止衝崖精神馳突進作浮非
暢聲威偽其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口未
絕調御溫自乾持動有機關御多猜機揣
摩越分皆以為不信此道故若戎狄之多
詐也至大無外故不終至小無內故不遺
不終不遺故萬物備不能容物則狹矣為
物所測則淺矣治物之具至人之緒餘也
有世亦大矣而至人不以介懷鎮以無名
之樸故未嘗有所用也適乎道則虛無合
乎德則不畏退仁義則少私寡禮樂則寡
欲用心若此非定而何
高齋云食蹤之餘素於風塵間昧之地是
不受物故以為不仁生熟不盡於前口積
畜有餘也向有所識今其心退然無有謂

既見之後忽然有覺知巧神聖有為之學
脫然出離乎其上也我既無心呼馬呼牛
特汝為已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譏我而我
拒之是兩重過也即是恥過作非之意古
之所行命常如此非以為當行而行之即
非日靜也吾故靜之稱復行達進灑足汝
進也崖然異狀偽然突兀闕然口大義然
繫因馬而止即坐馳之義也動於持發
若機括明察精密自恃知巧而驕泰之意
見於外凡此皆不誠所致邊境之間若有
此等人必指以為賊謂其狼心太重不信
爭門無度世必招禍患也夫子老子也大而
結繩曰大不終細而無終曰小不遺[illegible]
大成[illegible]載語小莫能破也萬物[illegible]
道成日備廣大淵深形而為[illegible]
皆其妙用之餘非至人既能定其本末其
有天下之大不足累其心雖奮而執天下
之柄此心亦不與之偕往吾心不動也不
許利害究極真理故能守本然之靜外天
地遺萬物其心不動神又何所用哉道乎

道德即合乎自然以仁義爲後而非所先所主若性情而禮樂爲賓此至人之心所以靜定也

蓋妹斷雜譯詁解多昏昧按陸氏皆義舊注首末言其棄薄末學也今從其旨而別爲之說成綺見鼠壤餘蔬而棄妹子非聖蓋謂聖人於物無棄故以之本而棄其末是不惜物近於不仁下文云生熟不盡於前言食物消前狼戾也昔人入山訪友將至所居見溪澗有菜葉逐不往亦此意是乃以世眼觀人故以不仁應之[illegible]以下[illegible]其語意聲之非也老子謂知巧神聖吾已脫去呼馬呼牛聽之而已汝先以聖期我今非之我若是又以非聖責我何異[illegible]無益損焉吾服也常服二句四服字解者不一按此即拳拳服膺之服言其能釋[illegible]也[illegible]服膺守道常守如是非以得守爲事而有所服也[illegible]不躡跟也其行勿遠故若此崖則不平

而[illegible]安顏[illegible]元[illegible]欲[illegible]而未出狀義月刑介而自矜此所謂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非自然而靜發也機非自然而動持之發之則有心有跡矣察而審知以察爲明也巧而覩泰機心見於顏色也凡此十者余言爲不信請觀不由正道之人名爲盜竊之行蓋補敘成綺之失夫子曰以下乃誨之之辭夫道[illegible]數不可以入小論故應無不容淵不可測及乎有形有德有仁有義皆枝化之末唯至人能知其本耳至人者有天下而無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言物雖動而我自靜也審乎無假而不與能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天地可外萬物可遺其神足以勝之夫何所困哉推[illegible]道今[illegible]一義[illegible]退禮樂有定至人心有所定故足以定天下之心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二　同卷四十四　端一

武林褚伯秀學

天道第四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郭註其貴常在言意之表故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耳輪扁之不能喻子言物各有性教學無益當古之事已滅於今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呂註莊子言此欲學者遺言忘書而不求於形色名聲之間也夫斲輪事之粗者然疾徐甘苦得於手而應於心者雖父子猶不能喻而受之則夫道之為物其傳之難於斲輪甚矣哉不能求之於心而唯書之讀則糟魄之喻非虛言也

疑獨註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則所謂書者不過陳迹而已世以為書足以盡道不知道者也書者其不貴意意者隨道而無窮言不足傳故所謂書者何足貴哉也之所貴非所貴也不可言者道之全可以言者道之散道本出於性命之自然心也會之以無形因之以至理闢於寂寞見於

實實可也而世之人舍自然之常性求先王之陳迹愈求而愈失矣夫耳目所聞見不過乎形色名聲其於書也亦若是而世人迷眞失性謂形色名聲爲能得彼之情此可悲也若能忘其形色名聲而棄言遺書因之以心會之以意則天地之至理性命之大情可不言而知矣笑扁以桓公惑於先王之陳迹而不知大道之本故以斵輪之事喻之在乎循之以理而不失其性不疾不徐得乎應心數者自然之性存焉者所謂理也口不能言所以不能喻之於子而老斵輪斲輪技之末猶不可以言喻況欲求道於書乎唯善學者窺其書求其意舍其迹會其心斯免輪扁之譏也

詳道注書言之於意猶形色名聲之於情情不可得之於形色名聲意不可傳之於書言必矣故善易者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善詩者得志而忘辭得辭而忘文豈非所謂祠祀畢芻狗捐醪精流糟粕棄者哉桓公所以因輪扁而悟讀書之非王者

所以因徐疾而起歎書之歎也

碧虛註古人已往所傳者書語而已胡足貴哉譬如問答五味只可說其形色名聲甘苦之味終莫能告也舍形色名聲則知者不言斯得之矣輪扁之得心應手妙莫能喻者有術數存焉此所以終身行之也年隨時化道遂日新古人語此未嘗不慨然也

膚齋云書能載道所以貴之貴在道不在書也以道爲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在意而不在言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與書皆不足貴矣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不可見聞而世人欲以形色名聲得其實可悲也夫此段發明前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精妙右此書載古人之言其人不存則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之餔豈知酒味哉

跡者履之所出而跡非履也書者道之所寓而書非道也悟者因書以明道迷者合道而求書故桓公溺於陳言輪扁

得以進說以粗喻精歸事明理無適而
非道也大淵輪者選材施工所以任重
致遠而推行於天下即懷道抱德而欲
有以濟世之譬也其運斤之妙得心應
手雖父子不能相傳則方圓長短之數
疾徐甘苦之節一得之於自然有不容
以言告者矣況神明乎 生人生地之
道其可以書盡乎扁之老於斲輪豈將
精於椎鑿之間而勞筋苦骨也哉蓋因
道進技以天合天得其所以然於用力
少而見功多故終身由之而[illegible]也推
是理以達於書宜無難矣桓公之讀
心遂謂聖人已死爲也得以世[illegible]
救其失夫聖賢所學者道所傳者心而
得其心則知有不死者存此道可以坐
進人皆在說詩乎紙上之糟粕耶此有
以見聖賢不得已而立言傳其心非但
此以袪世人泥象執文之弊學者[illegible]
見月忘指而復尋泥成之天則迎視扶
冊諸生不直一笑此條大意與庖丁解

牛章相類但未後又拈公頌話耳留此
一語以惠後人必有承當者
是篇以天道命名特標其首次以帝王聖
道玄聖素王之事業以道德爲主無爲之
常此乘天地然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中
叙德教禮樂仁義分守形名賞罰合世之
具無不畢備然皆不離乎人道之常何也
蓋舍天道者必本乎人能盡人道者可
配乎天天人交通本末一致廣無不容淵
不可測又安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至
論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
爲世不易之理所以立人紀以天道也若
夫天[illegible]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雲之
獨化之道人之與天不從者乎夫參合與
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則天自已出炳靈
以明合古今之道而所用之而合天
用之而亂者以其不知本末先後之序
至詳要之宜故此世謂南華之書多寓無
爲而略治具觀是篇所陳禮樂政刑[illegible]
精微有非諸子所可及者要皆出於天理

之行無假人以行之耳治明乎自然之理則可以由治具而通治道使君臣父子鳥陟其本各得其宜天下擊壤而民不知帝力謂之無為可也至若孔子欲藏書而繙經以說成綺問修身而其容崖然是皆拘人而不大所以老聃斯許也唯至人知仁義為道之末禮樂為道之賓能大能人如貞守本而神未嘗有所困故雖有世而不足為之累也然以道事行其精於粗而寓之於物而盡之學者於是悉心合本然未見夫道之適但當究夫至人所不言者存則學者當自然學而入傳者當得無傳之傳而天地聖人之心見矣何以古人之糟粕為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運第一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祒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郭象註天不運而自行地不處而自止日月不爭所而自代謝孰主張綱維之者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各自行耳不可知也雲雨俱不能相為亦各自爾設問自爾之故夫事物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原至極亦無故而自爾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

呂惠卿註天運地處吾不知其真運真處

也日月爭所吾不知其莫其爭所也求其主
張綱維與推而行是者皆不可得矣其有
機緘而不得已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吾
不可得而知也水之升而爲雲雲之解而
爲雨求其隆施與淫樂而勸是者不可得
風起西東彷徨無定求其噓吸披拂者不
可得此乃道之不測而爲神者也知神之
所爲則主張綱維隆施披拂是者皆以此
而已五常即五福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順
之而吉也反是則逆之而凶九洛以敘書
九疇九疇之用至於福極則治成化備無
照下土而天下載之此所以爲上皇上皇
則挈天地馭日月隆施雲雨噓吸風氣而
常居無事之地者是也豈必求之於鴻荒
之世哉
林疑獨註天圓自動豈有意於運地方自
靜豈有意於處日月往來無所止所以無
爭也天之運也孰主宰而弛張之地之處
也孰綱紀而維持之日月之往來孰居無
事推而行之此皆自然而然豈有爲於其

閒意者必有機緘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天
地者形運轉者道機緘之動非不得已亦
非得已也陰陽之氣交結則爲雲雨者陰
陽之和也雲所以致雨亦有所不能致雲
之爲雨雨之爲雲孰興齊之孰居無事淫
樂而勸勉之皆不可知自爲而已天一生
水故風起北方或東或西在上彷徨孰噓
吸披拂而使之然哉六極四方上下五常
五行也此皆自然而有莫知其故帝王順
其理則爲治逆其理則爲凶九洛九州聚
落也古帝德廣被遠民安居若日月之照
臨下土天下莫不載之樂其治安其生民
性復朴如上皇之世也
陳詳道註天地之運處日月之往來雲出
於地而本乎天雨降於天而本乎地風宜
乎東而起於北其覆載也其照臨也其散
潤也豈或使之皆載於道之自然而已今
夫野馬飄蕩而不動旋風偃岳而常靜江
河競注而不流日月歷天而不周然則天
地之運處以其不運不處也日月之往來

以其不往不來也果莫詰其主張綱維孰
知所謂若有真宰者耶
陳碧虛註清妙之氣無時不運重濁之形未甞不止水火之精互為升降有主張綱維之者則勞矣有機緘運轉之者則弊矣雨從雲以施化故雨出於地雲憑氣而交合故雲出於天人身清濁之氣亦猶是也是知雲不為雨雨不為雲相濟之理暗與事冥惡有為之者哉雲自降施雨自滛樂有勸勉之者則私矣有噓吸披拂則敗矣寒暑燥濕風火六氣氣極則變故曰六極金木水火土五運運常則化故曰五常氣和則殺成運乖則政敗也九洛謂洛書九疇洪範所陳者是也王者得洪範九疇則彝倫攸叙五福被民順也失洪範九疇則彝倫攸斁六極傷民逆也不順不逆任物自爾得不謂之上皇歟

林氏鬳齋口義云天行一日一周天之自運乎地有四游上下並一定而處乎日往月來如人相追奪故曰爭其所主張綱維皆著力之意不得已不自已言亦不由它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所以為雲為雨但不知雨為雲乎雲為雨乎隆施猶作止淫放樂戲劇也言何人為放意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天形倚於北故風自北來東西上下彷徨往來披拂搖蕩也發問不言人又是脫其筆法六極六氣五常五行也此皆是自然之理九洛九州聚落古文通用帝王順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德備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向上人也

褚氏管見曰天運地處日往月來人所共知也然其所以運處往來人所莫知也是孰主張綱維之者意其有機緘運轉而不能自止耶蓋謂天地亦物也虛空中之至大者耳物之運動必有使然者第人居兩間而不自知猶磨蟻之偶旋而弗覺也雲為雨而興耶雨為雲而作耶與夫風氣之東西上下孰隆施而噓吸之耶已上皆發問之辭而逸其答

問之人或以為莊天變體不可以常法拘也六極五常解者不一以洪範六極五福釋之為當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即彝倫敘數之分也九疇洛書之事是矣帝王由此理而行則治成德備光照六合而天下載之以致民淳物阜忻樂太平上古三皇之治無以加之也按此答語似乎不應所問而其歸趣義自腑合治道躋乎上皇則君民各安其自然之分人事盡而天理可推則其道凝往來之機不言而喻是所以答之之道也有上說之不通碧虛照張氏校本作在上陳詳道註亦然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郭註無親非薄惡之謂夫人之體非有親也首自在上足自在下藏府居內皮毛處外內外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無有親愛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奚取於有親哉孝不足言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凡名生於不及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夫冥山在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至人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無為使各自得其為則眾務自適群生自足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此

所謂兼忘也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天
下莫知泯然合道也太息而言仁孝失於
江湖乃思濡沫也夫貴在身身猶忘之況
國爵乎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
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是以
道不渝去華而取實故也
呂註世俗皆以愛為仁則虎狼之父子相
親何為而不可言仁哉若夫至仁則天地
聖人之仁是也與道合體而無為豈容心
於其間哉此至仁所以無親也謂無親則
不愛不愛則不孝此不及孝之言也至仁
無親則過孝之言也南行者不見冥山去
之遠也至仁則孝不足言亦去之遠也敬
者禮也愛孝情也忘親道也忘之在己者
也使親忘我忘之在人也兼忘天下我能
外天下而已天下兼忘我則天下往而相
忘也為仁而至於此則德遺堯舜而不為
利澤萬世而莫知是謂與道合體而無為
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自至仁觀之
則孝悌仁義忠信貞廉皆自勉以役其德

豈足多哉故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
焉則操天下之富貴而制其爵與財者也
至願名譽并焉則脩其可願而至於至仁
則孝悌八者雖遺之而其名譽固已并於
其間矣道不渝以其道無所往而不在也
疑獨註有仁則有迹故有所親愛以親愛
為仁則虎狼亦有親愛何為不仁及問至
仁答以無親任其性命之自適雖親而不
知其為親也太宰謂有親則有愛愛則孝
之所由生今云至仁無親無親則不孝莊
子言其未過孝也太宰言其迹不及也冥
山喻道道以喻孝以其領孝之迹而遠於
道本也敬任於貌愛出於心忘親者忘其
所愛而無所不愛矣雖忘親而親未能忘
我則我之孝未免有迹也夫在我者忘之
則易在彼者化之使忘則難能使親忘我
而不能兼忘天下則猶有所累既兼忘天
下必也使天下兼忘各任其性命之自然
親而不知其為親愛而不知其為愛也為
道而至於德遺堯舜則無為矣故利澤萬

世而天下莫知豈直嗟歎而言仁孝乎哉
蓋謂仁孝不足言也夫孝悌仁義八者皆
人勉而爲之以役其德非德之自然此道
之所以散也豈得爲至貴至富至願哉國
爵幷焉莫之爵而常自然也國財幷焉棄
天下如弊屣也至樂幷焉所稱學孔子是
也若然則任於道而不變矣
詳道註猛獸不失所親螫蟲不害所愛則
人之相親愛以爲仁者不過類此而已天
地以萬物爲芻狗而萬物自育聖人以百
姓爲芻狗而百姓自遂苟以濡沫相給衆
餌相悅則周此而失彼利一而廢百況仁
愛之迹而不知聖人不仁所以爲至仁也
仁生於孝孝生於愛由愛而至於至孝則
愛不足言由孝而至於至仁則孝不足言
所謂至仁者豈過孝不及孝之言耶而太
宰必以孝愛爲至仁惑矣冥山極北而南
行以觀雖至郢而冥山愈遠喻至仁無親
而孝愛以言孝愛成而至仁遠矣至仁者
非特忘親也而使親忘我以至德遺堯舜

而不爲兼忘天下也利澤萬世而不知天
下兼忘我也如是則仁常周於有餘而愛
不生於不足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太息
生於不足者也
碧虛註至仁者不獨親其親則近於無親
非實無親也言孝則有私私則非至孝敬
外貌也愛內誠也有志則易無心則難行
孝而子不記則易奉養而親不錄則難德
及一家則易化周天下則難忘人忘化是
謂兼忘兼忘之治治之至也 至人視聖德
猶粃糠以百姓爲芻狗然而仁孝之行未
嘗須臾離唯修德自勵而已豈欲求知哉
至貴謂德令則軒冕不能動其心故國爵
幷焉至富謂知足則金玉不能易其志故
國財幷焉至願謂自適則是非不能營其
性故名譽幷焉此守道而不渝者也
鬳齋云虎狼仁也與盜亦有道意同此皆
排抑儒家之論然亦有理至仁無親者親
而不知其爲親乃爲仁之至孝不足言非
不孝也是不待言矣至仁在孝之上是爲

過孝若太宰所問乃不及孝之言也敬孝猶有迹愛孝則相忘以至忘親忘天下皆謂有迹不若無迹有心不若無心也德遺堯舜而不為利澤萬世而不知又豈以仁孝嗟嘆自本哉孝悌至廉貞世以為美德實相勉以自苦而已不足多也我之至貴何取於國爵我之至富何取於國財我之至願何取於名譽故皆屏去之是以道不渝所謂當然也前八者皆以有為自役而我常無為也

虎狼至惡以父子相親而可以稱仁此世俗以親愛為仁者也故具人因其問而矯言之太宰疑其非仁遂問至仁荅以至仁無親大哉斯言惜乎太宰不能領會終以親愛為仁而又歸仁於孝不悟至仁之可尊孝固不足以言之謂之不及也宜矣南行而不見冥山喻親愛之遠於仁也敬孝主於貌愛孝本於心忘親則事親以適無所難矣使親忘我則不貽親念行無迹矣兼忘天下則與之俱化天下忘我則化亦冥矣猶春風夏雨長育萬物而不恃其恩此仁孝之至也故德遺堯舜而不為其塵垢秕糠足以陶鑄堯舜也利澤萬世而不知功蓋天下而不似其自己也如是則豈待歎美而言仁孝哉蓋謂得其體則用不在言矣世以孝悌貞廉八者為美德徒自因耳學而造乎道德則至貴至富至願足矣回視爵財名譽之可屏除猶以道德無為而視夫八者之自役也此道亘古窮今未嘗有所變此所以為不渝至當而人所至願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運第二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郭註不自得者坐忘之謂由是知至樂非音聲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自然律呂滿天地間但順而不奪則至樂全矣故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運轉無極而以變化為常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

然怵聽奏以陰陽燭以日月用天之道也齊一於變化而不主故常滿谷滿阬無不周也塞兌守神大制不割名當其實則高明也故鬼神不離其所日星不失其度止於有窮常在極上住流於無止隨變而往也慮之不知逐之不及關然恣使化去弘敞無邊無所復爲也物之知力各有齊限形充空虛無身也故委蛇任性而怵懼之情息旣息乃復無怠此其至也命之所有皆自然耳混然無係隨後而生適在體中故無別形布揮不曳幽昏無聲所謂至樂也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所謂至極也死生實榮隨物變化明聖人應世非唱也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心悅在適不在言也有焱氏之頌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惟然怵然故是祟耳未大和也次怠故遁迹精滅委蛇故惑惑故道以無知爲愚愚乃至也

呂註樂即道也洞庭之野廣漠之虛奏之雖人以天理而美樂出虛也行以禮義由太清而建樂居太始也四時萬物莫非樂也盛衰文武經綸之不可亂清濁陰陽調和之未嘗失其聲流光乎天地之間然不盛則不發也求之本末無首無尾死生僨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故懼此無它哉以人示之彼以人入之而已以人入天則萬變不同所謂一者豈可待宜其懼也又奏以陰陽燭以日月則天而已矣其短長不常滿谷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爲量乃其所以爲常也柳綽則不制於宇宙高明則所以爲天也鬼神守其幽日星行紀止之有窮流之無止唯所求而已欲慮之而不知逐之不及目窮力屈委蛇故怠此無它哉以天示之彼以天受之而已吾又奏以無怠調以自然混逐叢生萬物並茂也林樂而無形各歸其根也布揮不曳動無方也幽昏無聲居窈冥也死生實榮徙無常則不制於一矣此舉世之所疑而聖人體之於起居造次之間未嘗離也所謂聖者無它達於情遂於命耳聽目視莫非是也則其

天機而已矣以張爲哉此所以爲天樂無
言而心悅也故舉有焱氏之頌咸池之妙
若此汝欲聽之宜其無接而吾之聽不用
故惑也此無它忘乎人忘乎天而已始懼
故祟次怠故遁卒惑故愚身之所以不能
載道者以其智識昭昭也唯其去知而愚
所以載道而與之俱也

疑獨註古之論至樂者豈鍾鼓管絃度數
之末而已哉其理蓋極於天地之表其情
蓋流於陰陽之妙無形可視無聲可聽惟
所謂樂居太始老子謂大音希聲者也始
奏以人未離乎人也次奏以陰陽者天也
終則至於神生死不可測故調以自然之
命人道故行之以禮義天道故燭之以日
月無怠者神也神則役陰陽統日月兼禮
義易所謂陰陽不測者是矣道至於無體
然後人疑之疑故惑惑故愚愚故道此之
謂也

詳道註始奏以人而行以禮義徵之以天
而建以太清其巧見於變化之不窮故聞

之懼懼則神出故祟中奏以陰陽之和燭
以日月之明而其用存於流止之不測故
聞之怠怠則墮體黜聰故遁終奏以無怠
之聲調以自然之命而其指歸於無形無
聲之窈冥故聞之惑惑則遺知若昏故愚
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不識不知而順帝
之則是謂愚故道也

碧虛註大雅之音淡不入耳始聞之懼非
流俗所美也審聽若怠終聽而惑蕩蕩默
默莫識其所以然也奏以人者和暢品彙
徵以天者諧美自然行以禮義上下不越
也建以太清廓清區宇也四時迭起而合
序萬物循生而莫逆文武理常陰陽氣順
流光其聲元和普應也虛而不屈動而愈
出豈有窮哉陰陽和則君臣合德日月明
則姦佞莫進故治道日新化無凝滯鬼無
靈響法令不差慮而知則不妙矣望而見
則不晦矣迎而及則不冥矣卓然獨化而
無所遁所以無窮無屈也廓然凝合則靡
順而息息至和則無怠至樂則自然如叢

灌脩篁之響皆曰天籟怒者其誰耶物性湛然布揮不戈也莫風淡泊幽昏無聲也沖氣混成故動於無方大象無形故居於窈冥見其或動或靜紛然滋繁而謂之生死實榮也隨氣盛衰應節而變疑其不常

故考諸聖法而達鬼神之情遂萬物之命寂若死灰則校息五行自運則官備也焱氏之頌古樂章名形夷莫觀聲希莫聞視聽無由不惑而何心懼則不祥神怠則遁藏意惑則愚愚則近道矣

鬳齋云奏以人事徵以天理禮義有條理也太清合造化也自此以下言其變化驚動可喜可愕流暢光輝不見終始既常且變求其歸一之地而不可得所以懼也陰陽日月亦是和暢光華之意變化不常愈出愈奇也塗塞其聰明而守之以神隨物而爲齊量鬼神守幽日星行紀皆言其不用知巧而循自然止於有窮不逆之不及形容似有物而非有物之意故欲見而不可窮欲逐而不可及形雖充滿而意無

若虛至委蛇放弛所以怠也無怠不已命猶理也混同相逐知萬物叢生林然而樂布散揮動非由舉曳幽昏而不可聞變動而無方所故死生實榮散徙無常此世人所疑乃以稽於聖人也達情遂命極於自然耳目手足雖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是曰天樂楞嚴經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是也汝於此時雖欲聽之而無所接所以惑也焱氏頌四句即是前意添作一轉便成節奏此文法之妙前言懼怠惑未見其意到歸結處方說愚而可以入道言人須經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處包故道是欲能不能之時惑故愚是意識俱忘之時也

南華論道而舉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蓋謂化物之速無過於道感人之切無過於樂然求至音於曠寂之中非樂道者不能也凡人聞道之初胸中交戰則始懼也少焉戰勝則似怠矣及乎情識漸泯懼怠俱釋然後造乎和樂復乎無知此入道之序也竊詳本章三奏之義

與齊物論三籟相參奏之以人行以禮
義始乎有作也徵之以天建以太清終
近自然也因時迭運萬物循生陰陽調
和流光其聲而不離乎文武倫經盛衰
清濁之間此樂之初奏合乎人籟也次
奏以陰陽之和燭以日月之明其聲能
短能長能柔能剛滿谷滿阬以物為量
即所謂地籟也終奏以無怠之聲調以
自然之命充滿宇宙苞裹六極汝欲之
行健而且然無門矣至是則謂情之命
而視聽不以耳目非形非聲而有以為
聲聞者存此天籟之妙也故若混芒之致
生於窈冥無為而林樂而無形叩所以然
嗚音求之而不可得也而推而不及為
風齊也幽昏而無聲□□□動於無
方居於窈冥則入於不測之神故生死
實榮散徙無常此凡人所疑而聖人之
所以稽也天機不張陰陽□然也五官
皆備存而不用也至於無言而心悅非
天樂而何禮云大樂與天地同和人之

道性未有不自和樂而得者樂緣於和
而天地應非人不能成也故此章借樂
以喻道使學者知形與文和至音希步
無聲聞和初不在乎金石絲竹之繁奏
也未果有焱氏之頌明至道至音有非
視聽所能接是以卒之於惑惑故愚此
猶顏子不可及之愚見聞知識一時都
泯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是字亦是非
凡制音具先天至樂至和充滿天地絲
竹莫能窮其夜常開解使師曠而弗能
若王倡義而求人籟則小之必矣
在乎音聲律呂之間故音節之書不以
耳而以心不以心而以氣則以虛合
虛於無聲所樂者天其樂全矣太上云
樂與餌過客止雖落之下足有聞而
作者吾將與之論樂矣太和常是泰和
儻然當是惝然惝怳自失義以一奏
作故必迭以大宮宜為帝王之流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
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

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耶夫水行莫如用舟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没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槹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郭註凡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時過而不棄與矯效之端故時移世異禮亦宜變因物而無係不勞而有功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彼以爲美者此或以爲惡猶義當其時而用則西施也過時而不棄則醜人也

吕註聖人之禮義法度皆應世之迹方其應世也嚴之飾之則芻狗未陳齊戒以將之時也及其爲迹也舍而去之則芻狗已陳行者踐之蘇者爨之也取已陳芻狗寢卧其下則心有所係不夢必眯取先王應世之迹與弟子絃誦講習不已則伐樹削迹窮於商周之夢圍於陳蔡死生與鄰之眯乃其報也唯不能過而去之而心有所係則舟陸之非宜周魯之不行未知無方之傳應物

而不窮者也以治人則非桔槔之俯仰而不得罪以應變則非柤梨味反而皆可口猶衣猿狙以周公之服是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也夫有教立道而無心仲尼則雖取先王應世之迹而絃誦講習豈有所係哉視伐樹削迹商周之窮陳蔡之戹猶鶵雀蚉蝱相過乎前也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則奚舟陸之必行周魯之必用而不知無方之傳以至俯仰得罪而不知禮義法度應時而變與夫矉之所以美哉蓋學孔子而不知所以為孔子則其弊常若此○

莊子所以數言之

疑獨註六經者先王之陳迹也則用之適則棄之猶芻狗未陳則飾以筐衍已陳則踐之爨之而已若復取之而復臥其下不夢必眯蓋以祀田神之餘也欲以致宅妖師金以此言告顏淵今法天于迹古人之土梗陳迹欲有爲於時使弟子遊處寢卧於仁義禮樂之下故不免世患如推舟於陸行車於水也夫應物無窮者隨時適變無古無今此無方之傳也又喻以桔槔俯仰在人引之非引於人也今仲尼用力於仁義禮樂要世人而從之非若桔槔者也故先王法度猶衆果之味不同而皆可於口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周公猨狙喻古今之不相侔也禮義法度則一而所用之時不同猶西施里婦之矉則一而美醜異矣

○

詳道註齊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蠻之哭殊聲而皆悲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乘時以制宜因民以立法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故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夏質而不文周文而不質古之法其可行於今今之法其可勝於古乎孔子推古以御今非勝之也欲緣迹以復於所以迹而已師金恐天下之人溺於緣迹之弊所以始況以芻狗舟車次況以柤梨橘柚終況以猿狙好醜猶古今周魯之不可一也謹曰以書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

不達事之變
碧虛註師金惜夫子之有才而不達如芻
狗已棄復用必招不祥蓋治貴日新履迹
則弊以周道可行於魯則太行可以盪舟
不若舍陳迹而任自然應天理而隨物化
故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
於治治則爲法矣猶口之於味欲甘與甘
欲辛與辛應時而變者也故順猨狙之性
則易馴效西施之矉者愈醜也
庸齋云師金亦荷蓧丈人楚狂接輿之類
○
蓋謂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
世川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無方之傳不
執一之道古傳隨時不執一之道所以應
世而無窮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
應物之喻柤梨橘柚味各不同以譬三王
不同禮五帝不同樂之意以古之禮樂强
今人行之是强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以
今人而學古猶里婦而學西施之矉也此
段凡六喻節節皆奇
芻狗所以致敬也祭已而存之則妖興

○
法度所以適時也時過而執迹則弊至
此師金所以譏夫子而醒其窮於商周
之夢解其圍於陳蔡之眯也而猶遑遑
然覬復古於今行周於魯無異盪舟而
求利涉之功宜其應物輒窮而至於死
生相與鄰也倘能如桔槔之俯仰無心
橘柚之甘酸可口則奚必强猨狙以周
公之服責里婦以西施之美哉無方之
傳言古傳此道無有定方在任治道者
相時施政使民宜之而也易曰窮則變
變則通其師金之謂歟取第子是聚弟○
子眯音米物入眼爲病於此說之不通
陸氏音義載司馬云厭也音一琰切成
法師疏直作魘夢中怪也其論爲當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運第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佗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郭注求之於度數陰陽而未得此章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中心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己者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聖人之道外有能受者乃出耳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雖性可學成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名者天下之所共用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矣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故遊寄而過之不則滯然於一方則見見則偽生而多責故隨時而變無常迹也從簡故易養不損己以為物遊而任之斯其寄也不矜則色不偽矣天下有以所非自累者而沒命於所是非之乎不貸之圃也舍之而悲

者操之不能不慄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
喪矣所以爲數守故不役則失正矣
呂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而道非一二
三也求之於度數則不出乎數之中故五
年而未得道分而爲陰陽而道非陰陽也
求之於陰陽不出乎天實之大故十有二
年而未得道之所以不可獻之親告之兄
弟與子孫者以中無主外無正也中無主則
我欲授之而彼不止外無正則彼欲受而
我不行物之有主固有之也道之在己者
其固有而已莫之有而有之是中無主而
不止射之有正所以受之也道之於人莫
其所受而已莫之受而强之是外無正而
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以其
無正也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以
其不止也不隱則不能推而納之之謂也
然則道非可求之於度數陰陽求諸己而
已非可獻之於君親自得而已名者不可
多取多取則德之蕩也仁義不可久處久
處則覯而多責逍遙則無所不適苟簡則

其求易賤不貨則不與物交如是則凡所
采皆莫非真也不能讓祿知有富而已不
能讓名知有顯而已不能與人柄知有勢
而已而親權者操舍之累害性尤甚一與
所以親溺水而逃清淵不休則天刑之不
可解怨恩至生殺八者正之器非正之道
唯循大變而無所湮乃所以用其器之道
也以其道用其器此正之所以爲正也天
門者循大變而無所湮者所由出入也以
爲不然則天門弗開可知矣
疑呂註夫道非在陰陽之外其祖在度數
之間於此求之而未得公與思無求然後
得之於陰陽之外也使不可進獻其上又
不可告與其下者無它也學而不思則罔
思而不學則殆思之所以尊德性學之所
以道問學中無主言其不能思外無正言
其不能學由外入者學中無主以思之則
外入者不止於心由中出者思外無學以
正之則中出者不行於人道由中出不爲
外所受則是不止聖人不出學由外入無

主於中是不能思聖人不隱出顯隱藏也易曰輝光日新其德由中出者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由外入者也由中出者所以致廣大由外入者所以盡精微此道之所以全也名者天下公器若有私則是不實之名不可多取仁義之於道猶傳舍之於路只可一宿不可久處言不苦於仁義之迹也逍遙無為不貸無出采真之遊即天遊也嗜富好權之人心忿惑昧不能鑒見玄理以關其所不休息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至生殺八者唯大人用之然後為正之器天門者精神往來一闔一闢萬物出入於此其變無窮者也

詳道註莊子以孔子行年五十一而不聞道萬言以明道之不易聞也度數不過於五陰陽不過於十二仁以立人故假道以行義以立已故託宿以處然假道以行非不宿也孟子以仁為安宅為廣居是也託宿以處非不行也孟子以義為正路為大道是也貸應役之全而終以見選田者與

作利養之地食於苟簡之田然後甘其食立於不貸之圃而後善貸且成也

碧虛註孔子明有用之用而未得無為之道道者無繇忽可度量無小閒可弄數無支干可推尋故求之而未得也老聃告以道之為物君親臣子莫得傳授者雖其至也中無原本則吉祥不止外無質正則至德不行妙意非聖人之懷外無受道之質妙意雖明猶不出也至言入乎學者之耳內無容納之量聽瑩自惑至言何嘗隱耶名者實之賓多取則招患仁義非一定之法蘧廬豈安居之處古之至人假而行之寄而居之遊於自得之場浪於蒼蒼之野連墻而不相往來是謂采真之遊真則不偽矣夫務富者悋祿崇貴者惜名持權者多忌俗態之常也有鑒則知止知止則不辱怨恩等八者名實之所係名當其實則器不濫矣逆變則塞塞則名實虧名正則實正或矯而為之是靈府之不通也

膚齋云度數禮樂也陰陽物理也五年十

二年初無別義但言精粗求之久而未得
耳自道而可獻以下四句發得極妙學道
者雖有所聞於外而其中無主非所自得
留之不住也外無正者我無所得則外無
質正何以自行由中出者此謂教人我言
自中出而汝不能受則聖人不告汝矣由
外入者此言受教至言自外而入汝之胸
汝未有見而中無主雖聞亦無所得非眾
人有所隱也此四句極精微道不可停病
在此四句而已名不可多取此譏儒者好
名仁義不可久處為其有迹觀見也總有
聲迹可見禍患之所由生假道託宿過則
化之意苟簡不貸易養無出皆不費於我
是謂采取真實之理也當灝擢二者標之
而患失則慄舍之而迷戀則悲咨無所見
以視其所不休迷而不知反者也心無見
而不能反視其迷此天奪其魄也怨恩等
八者有此人世則有此八者之用用所當
用曰正必無心者方能用之大變造化也
能順而無汨則在我者正而可以正物苟

未能無心而以是為不然則胸中之天昏
塞矣詩曰天之牖民便是天門之意
度數之學可以律歷考也陰陽之學可
以氣候推也道之為體不關律歷不涉
氣候所以於此求之而未得唯無心而
任化者不期合而與之合非求索所可
得也使道而可獻至莫不與其子孫言
道不可以有心傳不可以私意得也中
無主謂內無其質故道不合止外無正
謂世無師匠故道不赤行若郢人之於
匠石則中有主外有正故能成其妙斵
況至道授受之微神交心契於恍惚杳
冥者乎夫聖人以道覺民猶天降甘露
未嘗擇地然非瓊瑛之器不能容受此
不受於外無主於中之謂也名多取則
毀至而害生仁義久處則迹見而多責
至人所以假託之而無滯迹故世間憂
患無由及也以道遙故無為以苟簡故
易養以不貸故無出則雖物遠乎前吾
亦何事之有是謂采真之遊言不容一

毫私偽於其間如天之運出乎自然而
生生化化未嘗息此人之所以貴道之
所以神也而世俗皆以富顯權三者為
是而不能讓操慄舍悲將無復追進之
日矣此之謂不休而一無所見以燭之
是天刑之不可解也怨恩等八者正之
器唯正人能用不失宜如喜怒哀樂雖
聖人不能盡無在乎中節耳循大變而
無所湮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
屈者是已已正而後器正器正斯可以
正物其心以為不然則是泰宇不虛何
足以論道天門喻心之虛明心法如眼
豈容有物哉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
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
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
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
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鵠
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
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
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
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
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今於是乎見
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
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

郭註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使天下
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矣風自動而依
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之道若揭
仁義以趨道德之鄉猶擊鼓而求逃者無
由得也夫鵠白烏黑自然各足無所偏尚
故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言仁義
之興皆生於不足若魚之相忘於江湖乃
忘仁而仁也孔子謂乃今於是乎見龍言
老聃能變化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也

呂註至人之心若鏡而仁義憯然亂之豈
非播糠眯目蚊虻噆膚之比哉天下莫不
有無名之朴而能使之無失則放風而動
總德而立矣言其自動自立又奚傑傑然
若建鼓而求亡子耶天下已失其朴而救
以仁義無異建鼓求亡言以辯聞名譽求

之也且鵠白烏黑朴之自然何所加飾則言譽之觀無所加廣於人之性亦若是而已魚處陸而相呴以濕不若相忘於江湖則天下失其朴而相呴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也龍之合而成體散而成章則未始累於其身也老聃以仁義為播糠蚊虻則不累於其身可知矣

疑獨註樸者道之全仁義道之散風者道之化物德者道之在人使天下無失其道之全但當任其自在依風而動揉德而立奚必揭仁義以求道德若建鼓以求亡子耶鵠白烏黑自然而然故不足以為辯也名譽者所以物色而非其朴故不足以為廣也魚處陸而濕沫相濡雖煩劇相視而性命之理已失不若相忘江湖各自足也澆俗相視以仁義特一時之愛而性命之理已失不若相忘道術各自足也古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蓋以此孔子聞老聃之言變化無窮歎其猶龍而合散無常也口且不能言何規老聃哉

碧虛註駢於仁義者猶秕糠眯目枝於聰明者猶蚊虻噆膚欲不憒亂可得乎不雕琢則朴全倣淳風以化物總至德以自完足矣又何苦苛擿仁義奔走陳跡哉猶鵠白烏黑物自群分夫何足辯涸魚之呴濡相濟矜恤之情見矣不若相忘江湖之為樂也孔子見老聃而云見龍夫龍之合而氣合而成體也飛潛煥爛散而成章也出處無心故乘乎雲氣動靜以時故養乎陰陽老聃聖德莫測若是余敢諫何施哉

虛齋云噆膚眯目偏說逆心之類皆譬喻其苦憒逆也放風順化總德就也若使天下不失其本然之朴則皆順化而行總德而立何待教乎猶負大鼓而求亡子無由得也夫鵠白烏黑不待浴黔自然之質不足致辯以名譽觀示天下使有是非此心不廣大矣魚之呴濡能幾何若處江湖則相忘於水喻至道之世各循自然無所是非上下亦相忘矣合而成體渾然者也散而成章燦然者也言龍在天地之間可見

而不可見也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養乎陰陽以天地之道自樂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無異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故聃以播糠眯目蚊虻噆膚喻仁義之憒心蓋借是以鍼世人之膏肓使天下各得其渾然之眞則化物也動之以風治身也立不失德矣必傑然自標仁義之名以為道之極致若建鼓求亡子無由得之也夫鵠烏之不待浴黔則白黑之質知之審矣故不必辯至道博大不可名言今乃求之於仁義之譽何足以為廣哉猶涸魚之相濡沫非不親愛視江湖相忘之樂為何如然今世正以濡沫彼愛為仁而不知聖人不仁為仁之至也孔子見老聃歸而不談目擊道存不容聲矣龍之成體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則動靜不失其時德澤足以及物而神化不測者也故古之論聖人神人者皆以龍為喻非夫子不能形容聃之德非聃不足以當夫子之喻然二聖人者皆人倫之至顯仁藏用更相發明無容優劣於其間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運第四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王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蹴蹴然立不安

郭註親死不哭民不非也若非之則强哭殺其殺言親服有降殺也子生五月而能言謂教之速未孩已擇人謂其競教速成也不能同彼我而心競親疏故不終天年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盜自有死殺之非殺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爲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天下耳言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今之以女爲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復何言哉雖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亦不免乎弊也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爲談故立不安

呂註老子以仁義憤心比揣糠眯目蚊虻
噆膚則以五帝三王爲非聖宜矣子貢又
求之於讓爭順逆之間則其迹之尤粗者
自迹言之則使民心變固不若親親不分
一然均不免於治天下而使民有心而已
名曰治之而亂天下者自此始苟爲用知
豈特五帝三王而已雖三皇之知亦將上
悖日月下睽山川其知憯於蠆之尾矣
獸之伏於山林夜行晝居雖飢渴隱約猶
且胥疏於江湖之上則鮮規之甚也子貢
聞其非三皇五帝而不得其所以非故蹵
蹵然不安也
林註尸居龍見雷聲淵默者神人之事也
倨者居不爲容應微者不得已而應年運
而往言已老也三王五帝聖人之名治天
下者聖人之迹名迹不同而有所係故老
聃非之若聖人之心則無不同矣禹治水
故用力湯伐桀故用兵文王事殷武王伐
紂故曰不同黃帝之時民不獨親其親不
獨子其子故有親死而不哭者世不以爲

非純任天道以治天下也及乎次成於堯
則降天而入人民心已相親矣然禮未
詳備故有殺其親者而民不非之至舜則
純以人道治天下民非獨有親而競心起
故澆淳散朴大道廢有仁義矣民欲叢生
故孕婦十月而生子教之太速故子生五
月而能言未至於孩提已能分別誰何亦
子之心易失如此去神人不死之道不亦
遠乎降及於禹民心有競而淳朴變矣然
用兵征伐未嘗不順人心所殺者盜耳以
止殺書曰刑期於無刑是以不能大齊萬
物而人人自別各分其種以亂天下也帝
王治迹既異則儒墨是非皆起非作始無
倫也積久而成獘故以女爲婦上下悖逆
莫甚於此時何可言哉鮮規獸猶不安
其性命之情而況於民乎
碧虛註不言而化行尸居龍見也名振而
身晦雷聲淵默也升降有常發動如天地
也三皇五帝德有優劣其治不同而係之
名一也黃帝之治天下兼忘故親死不哭

而民不非堯治天下使民心親爲親其殺其服而民不非舜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早育未孩而誰人始夭矣禹治天下使民心變孩孩爲生人有心也被伐不怨兵有順也禹授啓而天下化故曰人自爲種非一人私故曰天下耳以至聖知生而天下駭儒墨興而大道分矣其處女早嫁而失倫假故也是知立法成治法變必亂日月薄蝕山川崩竭四時愆亢不和之氣甚於蜂蠆使萬物失其性命之情者用知治國之過也

鬳齋云以孔子之聲見老聃稱夫子門人而稱謂也語堂有低意應徹問答之脉甚微也黃帝之治順乎自然此後一節下一節制服以其親之重輕爲降殺皆無此而今制禮也古人十四月而生子兩歲而後能言今十月而生五月而言未提孩而早能問人爲誰矣心變謂變於古人有心謂各存私心兵有順以用兵爲順事也殺盜者可殺則殺法禁詳矣當此時也人皆自分種類各親各子特共此天下而居作其作始之時猶有人倫之道其弊至於亂倫而以女爲婦又何可言哉禮記大道爲公一段亦有此意前此多尊三皇至此又併抑之謂其知亦能拂天地造化之理者如鮮規解少知求也小獸所未解少亦不得安其性命之情矣

尸居龍見則寂寂而見之常所以靜時開和於無聲發動如天地陰陽同運也此子貢贊仰老聃之語所以顯見之老聃方將倨坐於堂然然入寂寂而應答應夫微妙之間也子貢謂三皇五帝之治不同皆係名聲於天下自使民心一以至使民心競心變則知世道衰人心日離矣親死不哭殺其親服此猶禮文之略未甚害事也十月生子五月能言則變化速而民知天有心有順人自爲種而天下駭矣原其作始未嘗無倫而卒未嘗有倫以其求治太過不度物情強天下之從己是乃亂之招也復何

言哉夫三皇之知雖性未逸然猶悖日
月墮山川而惜於蜃蠆之尾使蟲獸不
安其性命之情則斯民可知況後世任
情識而資知巧者乎是豈足以語夫不
以知治國國之福之義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
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
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
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
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
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
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
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
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
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
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
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
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郭註所以迹者真性任物之真性其迹則
六經也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
為迹鶂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
待合而生子故曰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
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
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遥感而風化者至人
皆順而通之雖化者無方而皆可失焉者
無自而可也如烏鵲孺魚沫細要者化物之
自然各有性人之性則含長親幼故有弟
而兄啼也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若繙
經以說則疎矣

呂註六經者先王之法明在度數而見於
書非其所以化也其所以化者神明而已
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以是而化天
下宜其不用也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
風化相成者神而不以聲蟲雄鳴上風雌
應下風相感以聲而不以形類自為雌雄
故風化若是者凡以性殊而不可易命定
而不可變時行而不可止道通而不可壅
故也豈可以言議意測則知所以化天下
者不在陳迹之間求其道而已矣孔子不

出三月而得之於齋心服形之際悟夫烏
鵲魚蜂莫不皆生而其所以生者未嘗同
則知之所不能知也化而已矣有弟而兄
啼情使之然化則均可以生情則雖兄弟
不能均得彼人之化也難矣久矣夫丘不
與化為人則為道而不至於與造物者為
人也又安能化人哉世之學孔子而不得
其所以迹者其患常在此
疑獨註用六經陳迹以治天下而不求其
道德性命之真猶人認迹而不知其出於
履也白鶂與蟲皆以風化不待合而乎自
生同類之雌雄各有以相感符精則其化
不難此皆造物自然之理性命之不可變
時道之不可壅者但當任之不可強以先
王陳迹亂其自然之往也三月者天時之
一變明其悟道之難鵲魚蜂三者皆不因
淫慾而生化故孔子得之以發明老子言
道之意有弟而兄啼言人多憐幼而舍長
久矣夫言其來非一朝夕也與化為人者
隨造物之生死而心無係累故必須合六

經之陳迹而人自化矣
碧虛註聖賢明識即時所用今之存者簡
冊而已詎復真務耶應用為履所過為迹
白鶂之相視鳴和豈有迹哉賢愚之性不
可易貴賤之命不可變窮通之時不可止
聖人之道不可壅也悟則瓦礫為金迹則
璧玉皆石孔子遂悟鵲孺魚沫皆自爾耳
不假於外也兄弟先後尚有憎愛況於時
代乎古物各獨化豈有與化為人而不能
化人者哉
鬳齋云夫有履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
履亦猶糟粕之喻自白鶂相視已下一段
文字極奇凡物皆風氣所生故曰風化類
自為雌雄在為物之中自為一類故能如
此風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
違孺交尾也沫相濡化生也兄弟同母必
乳絕而後生兄不得乳故啼不與化為人
言知人而未知天不與造化為一也此章
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蓋明儒者
所學皆有為之為若無為之為則與造化

同功經意蓋欲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萬

物一同所以破世俗自私自[illegible]之心也

白鶂之相視蟲鳴之相應皆以類自為

雌雄故風化是所謂[illegible]

之陰陽相求自然之理故[illegible]

時道不可[illegible]

四時[illegible]

胎卵濕化備見其中而人弗察耳夫天

地盈虛之理造化消[illegible]

無形[illegible]四生發見四生之中[illegible]之

主[illegible]之中聖人爲主聖人者與化[illegible]

人之化則知天矣故[illegible]化曰

非官天地府萬物而獨[illegible]

安能化人哉太上云我無[illegible]而民自化

觀夫鶂蟲之風化[illegible]

沫蜂之稅子皆出乎自然之性成以[illegible]

定之功此感[illegible]不可致[illegible]之化

人爲最靈其化又有妙於此者亦不越

乎自然之理專定之功耳故中庸云唯

天下至誠爲能化以孔子之聖猶齋心

三月而後得則大化之之妙豈容輕議哉

本篇以天運地處啓論端設問日月風雲

流行之故答以六極五常上皇之治謂天

運而行[illegible]

至[illegible]無[illegible]

之[illegible]

[illegible]以陰陽[illegible]

本也[illegible]四時[illegible]

之[illegible]動無[illegible]

[illegible]則隨物潛藏[illegible]不可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合天[illegible]

六經陳迹而究其所以迹不出三月與化

爲人則通同乎人而體合乎[illegible]天。

行健此其所以爲逆精氣爲物遊魂爲變
此其所以爲化也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刻意第一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

郭象注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爲逍遥也然此皆各自得

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
而不自失者故當引之無所執爲也忘故
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拔其忘矣故有者非
有之而有忘而有之也若偏已以爲之則
不能無極而衆惡生矣不爲物而爲物
自生者天地也不爲百行而百行自成者
聖人也非夫寂漠無爲則危其平而喪其
質矣
呂惠卿註自刻意以爲高至導引以爲壽
皆有待於物不能無不忘無不有也以此
無極則不爲刻意仁義功名等所從來美
從之則所謂高脩治閒壽者不召而自來
凡天地之道聖人之德如此而已則知所
謂恬淡寂寞虛無無爲乃天地之平道德
之質也蓋無不忘無不有則不累於有無
所以爲無爲也
林疑獨註凡爲亢者未必知脩爲脩者未
必知治爲治者未必無爲無爲者未必能
壽爲壽者未必能死而不亡各有所蔽未
若聖人之備也聖人者不刻意而高無仁

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
而壽無不忘常無是也無不有常有是也
常無非實無常有非實有故澹然無極而
衆美之所歸天地之德亦若是而已恬淡
虛無皆出於道德別之則恬淡寂寞者天
地之平虛無無爲者道德之質也
陳碧虛註高論許由善卷非世伯夷叔齊
也枯槁鮑焦介推赴淵申徒狄下隨也遊
居學者仲尼洙泗子夏西河也致功伊尹
呂望弃秉管仲商鞅也藪澤巢父嚴光閒
曠公閒休牧馬童子釣魚任公子漁父也
吹呴呼吸昭息六氣之法伯昏申屠神
五禽之術也忘有行有忘得入於天地中
空而萬物生聖人無心而衆美成寂寞爲
天地之平虛無爲道德之質也
林鬳齋口義云刻苦用意以行爲尚高亢
怨誹憤世疾邪也枯槁寂寞投赴淵澤即
入山恐不深之意爲脩好脩潔教誨爲師
於世也致功并兼莊子當時目擊之事避
世閒隱超出是非之外與爲亢非世者不

同能經鳥申即華佗五禽之戲無不忘無
不有即無為無不為無極無定止衆美從
之備萬善也聖人得天地自然之行故如
此道之質言其本然者也
褚氏管見云此篇首論古昔學聖雖尚
不同自枯槁赴淵至養形之事其義可
見若夫不刻意而高至不導引而壽可
忘可有澹然莫量此天地之全矣聖人
之至德非若刑務各滯偏見自以為得
之比譬曰夫其清也和而夫子獨稱聖之
時是為集大成者也唯其無不忘斯能
無不有若執而有之何由造乎忘哉吁
一陶能作萬器無有一器能作陶者以
其非形然後能形形以其非物然後能
物物天地聖人之德亦若是而已矣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
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
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
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
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

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
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
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
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
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
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
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
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郭註休乎恬惔寂寞息乎虛無無為則雖
歷乎險阻之變常平夷而無難未嘗生於
有為有為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惔交相成
而泯然與正理俱往不平不惔者豈唯傷
其形神德並喪於內也天行則任自然而
運動物化者脫然無係動靜無心而付之
陰陽無所唱也會至乃動任理而起天理
自然知故無為乎其間故災生於違天累
生於逆物與人同者衆心之所同於自得
故無責生浮死休沉然無所惜也付之天
理理生而應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用
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一無所欲故魂不

疲乃與天地合其恬惔之德至德常適情
無所槩靜而一者不可變也其魄然確盡
乃無纖芥之違夫物自來耳至惔者無交
物之情若離乎滿欲則有所不順矣
呂註聖人休休焉不役心於取捨之間平
則不陂易則不艱恬然無知惔不交物所
謂寂寞無為者亦若是而已夫憂患邪氣
所以得入而襲之者以知知物物交而防
生其間故也生也天行則未嘗生故出不
訢死也物化則未嘗死故入不拒靜與陰
同德不知其為靜也動與陽同波不知其
為動也不為福先則福亦不至不為禍始
則禍亦不來蓋為福先禍始非感而應非
迫而動非不得已而起則是用知與故人
之所為也循天理之自然天不能災物不
能累則無人非鬼責也宜矣故生若浮死若休
無感而寂物至而應發乎天光而非徼其
中有信而非約不夢無憂寤寐同也純粹
者不雜不疲無所為天德者聖人所以君
天下也悲樂之情雖大故為德之邪喜怒

偏起此故為道之過四者皆起於好惡好
惡則其心樂喜怒之未形於外者也夫人之
心終日萬慮而未嘗止則惡能頃刻而靜
哉德人不憂不樂至於一而不變是為靜
之至也無所於忤若虛舟之觸物而不校
是為虛之至不與物交則無味是為惔之
至若然則雖入水火無往而非我皆有
道于是為粹之至也
疑獨註天行者時也人生則安其時物化
者順聖人此則與其順俱往[illegible]則
同靜故以德同波故以陽[illegible]
禍者非之召也非不自我而[illegible]
是非皆化於道然感則必應迫則必動不
得已而後起也夫為福先[illegible]也
凡此不由而動者故也去知與故則循
乎自然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
無鬼責生浮死休則不知悅惡不以[illegible]
以其無患不豫謀者無可慮[illegible]
疑所生不期則大信不約寢不夢覺無憂
其神全也純粹不疲而於此虛無足以

見無爲恬惔之以也故曰以是而合乎天
倫則非惟喜怒好惡者所以不爲德之累
失也以天道神則無心躁虛怨好惡以人
道明則以者有所不免故以不[illegible]爲[illegible]
心全以明則[illegible]以爲邪不變爲靜之至以
明喜怒之爲過無忤爲虛之至以明好惡
之爲失不以物交爲明[illegible]
所於逆又明不與物交之淡[illegible]
也
智故注以事入於不求易求太德[illegible]
恢神德全者諸協能於此生之精粹
天行也死之物去物化也無根故于其德
得陰陽之德不爲天下先未常德也感而
後應本無動也迫而後動未不起也不得
已而起循天理而不厭忘物累而不[illegible]人
非既無鬼責何有生浮死休任理自然以
光藏輝大信不約覺寢日行樸由不[illegible]之
無恬恢乃合天德然後[illegible]者忘其所居道者
忘甚好喪已者在好惡也故全行者無虛
泊乎內至靜者生化莫能移至虛者無忤

至恢者遠俗至粹者莫逆也
虛靜至平易恬恢即是無爲神不虧即是
德全天行順天理而行物化乃自然蛻也
隨感而應我無容心迫而後動不得已而
後起皆無心應物之意去其私智謀[illegible]事
遠則循乎自然若浮若休況然無著何思
謀之有光而不曜不必於物神全故純粹
魂罷故不勞凡有喜怒好惡則非自然之
然不係於心方爲至德專一無逆而順自
然雖與物接不爲物所累也曰靜定曰恢
粹即是自然之德但如此[illegible]
休休和然兢故十易怛[illegible]邪莫干以
其德全而神不虧故也天行[illegible]之
運物化[illegible]數即[illegible]謂
福先禍不可爲況於禍始乎感而後應
而動言不得已而應[illegible]其應出於[illegible]心
雖爲而一無爲也去知與故則無知無
事循天之理則順乎自然天災既無[illegible]
累自免人非不受鬼責何累故能生[illegible]
死休思斷謀絕若美玉之含德天時也

有經也寂不變則靜定神純粹則理何勞是謂虛無恬惔乃合自然之德以譬則鵠也有欲則矢也豈夫趨一鵠然能無中乎令人立乎彀中而不思所以避鏑計欲其德全而神不虧也難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惔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郭註物皆有當而不可失象天德者無心而皆會無非至當也常在當上住與會俱而已若夫逐物而動之人行也愛劍者猶柙藏況敢輕用其神乎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爲精神者固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而非輕用也所育無方同天帝之不爲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矣精者物之真也與神爲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迹耳苟以不虧爲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爲素則雖龍章鳳姿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鞹庸得謂之純素哉

呂註觀聖人之心虛無恬惔如向所言則雖終日從事而精神不勞古之人所謂發心而用形視聽不以耳目者以此今世屬耳目乎聲色而役心乎取舍形勞而不休精用而不已以至於弊且竭宜矣水性清平固自然也直不雜莫動之而已知其如此而以鬱閉不流爲莫動則不能清所謂天德者仕象亦猶是也故純粹不雜水清之象靜一不變水平之象動而以天行水

之不以鬱閉不流爲莫動之象也而天下之方術有制於虛靜而不知歸復於並作之間歸根於芸芸之際者不知此養神之道故也而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又不足以比此劍之柙藏以其用之利也精神際天蟠地其用之利豈止干越之劍哉其名爲同帝則其貴豈直劍之可寶哉乃不知礪之以純粹柙之以靜一藏之以無爲將之以天行是不明乎貴賤之分也惟神是守守之以純素而已方其守也則有所謂守之者守而勿失則守之與所守者合而爲一矣倫即理也人而合乎天理則亦天而已矣此聖人所以貴精也素者無雜純者不虧唯眞人能之

疑獨註形不可太勞精不可太用形役於精精入於神至於神則變化在己可以不死不生豈形之勞精之用哉夫清可濯平可法其流不舍晝夜者水之性也體自然之德而不流於使然之僞故能不雜不變動而以天行也純粹不雜所以窮理靜一不變所以盡性恬惔而無爲所以立本動而天行所以趨時養形之道盡矣夫名劍出於干越莫不以爲神柙藏而不敢用至於身則不知所以寶豈愛身不若劍哉亦弗思耳劍者器之寶精神者身之寶器寶用之不過故一人身寶藏之可以流無極化育萬物易所謂曲成而不遺不可爲象所謂神無方是已其名爲同帝亦強名耳守其神者將以至於神至於神則與神爲一純素不足以名之一之精通則合乎自然之理矣又舉野語之言以證之聖人貴於精則入於神所體者純素而其用則精神而已是之謂眞人

碧虛註形勞精用越分而役性故也水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身中眞水亦如之若純粹靜一動合天理雖不鍊形而神已王矣利劍外物尚知珍貴精神搖蕩而不收得不謂之倒置乎善攝御者可侔造化善養素者守保神氣故能混合眞一通乎天理矣野語四事貴精爲上獨虛其靈府塞

其六鑿也質不爲塵染則素神不爲害撓
則純體備純素非真而何
虛齋云以水喻養生欝閉不能清則非全
然如枯木死灰矣不雜莫動此無爲也不
流不能清無爲中有爲也大行一日一周
非無爲中有爲乎養神即是養生提起神
字便覩切變幻者猶抑鈍況真神乎化育
萬物亦此神然無迹可見故其功與天帝
同爲純素之學者始則唯神是守久則與
神爲一大而化之之謂也未化則與道爲
二矣一而至於精通則與天地合德而不
可知之謂也貴精即神也純粹即乾之純
粹精真人至人聖人非有優劣也刻意曰
養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繕性曰存身而
有時命行深之說以養神存身分作兩篇
此則學問工夫處學者當細參之
養神之道貴在無爲故喻水之清平寂
而常照及其動也法天之行健而蟠際
乎兩間貫本於不雜不變無爲而已此
照而常寂也精用則勞竭所以貴乎靜

欝閉不能清所以貴乎動然於非靜非
動不即不離之間而妙道存焉其爲貴
也豈但干越之可寶而已哉同帝則與
天爲一天即神也故其精通合乎天理
至此又不可以天道人道分矣卒引野
語爲證歸於貴精而結以能體純素謂
之則俱化矣非真人孰能與於此
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礪其意違世矯代
苦節獨任爲天下所不能爲而覬人之從
已無異乎穿牛絡馬失其自然知長德消
民始雖治矣故南華深叙五人之志各異
若夷齊之爲亢孔孟之爲修伊傅之爲治
巢許之爲閒老彭之爲壽以迹觀之似亦
不能無偏然而不失爲聖爲賢者以其皆
爲而不累於有無爲而不淪於無因時之
可否爲身之利用而已是以貴夫虛無無
爲平易恬惔天行物化同德同波知故不
留動合天理則災累非貴何從而至死生
謀慮何由而成夫如是故憂慮恬靜與
物無忤乎歸於養神之功而申以抑欲于

越之喻劍之於身輕重爲何如其去取灼然可見而世人猶昏迷若此故其立論始於非刻意尚行之智而終於能體純素無之真人則知刻尚者之爲假也明矣若蒙生以純素爲本純素以守神爲未至於與神爲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必區區於其末而以刻意尚行爲哉南華所以言此者蓋欲矯當時學者之偽習俾安其性命之自然復乎道德之純素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九

武林　褚伯秀　學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郭注己治性於俗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求者愈非其道也已亂心於欲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遠若夫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無以知爲而任其自知雖知周萬物恬然自得也知而非爲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爲則無傷於知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它哉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無不容者非爲仁而仁迹行

無不理者非為義而義功著若夫義明而
不由中則物愈疏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
則志得志得則樂信行容體而順乎節文
其迹則禮也以〻體之所履〻志之所樂
行之天下則〻〻方得而萬方失矣各正性
命而自家已德則不以此冒彼若以此冒
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呂註繕性於俗其患常在盡生而失其初
而又俗學以求復之則滋遠矣滑欲於俗
其患常在趣舍以雜其明而又思以求致
之則滋昏矣恬者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
而養知非思以求致其明也知其生而無
以知為而不用則異乎安之而不知其然
以是而養恬非俗學以求復其初也易之
神明老氏之恍惚莊子之恬知其實一也
古之治道者未有不以是交相養而能至
者也恬之失在昧則無以發其照曠知之
失在皦則無以復乎混冥二者交相養而
和理出其性非自外至也通於天地者德
德則和也行於萬物者道道則理也德之

體和而其用無不容則為仁道之體理而
其用無不理則為義義明而物不得不親
中也中純實而非偽樂之所由生信則有
諸中形諸外而為文禮也禮者忠信之薄
而亂之首也夫萬物各正性命則自家已
德矣所謂德者奚以冒彼為哉禮樂徧行
則道德滋遠而不能無冒冒則物必失其
性天下所以亂也
疑獨註古之真人不治性於俗而抱其素
樸所以能復本初不滑欲於俗而精思通
道所以能致其明詎有蒙蔽者乎夫唯繕
性於俗則所競者偽而又俗學以求復其
初滑欲於俗則所逐者情而又用思以求
致其明終不可得矣復初者盡其性致明
者至於命初則未有物明則已見道也恬
則安安則靜靜則知知則動動靜交相濟
故知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和出乎使
然故言德理出乎自然故言道德得乎己
故無不容博愛之謂也道散乎物故無不
理事得其宜之謂也有容以為仁有理以

爲義義明而後物親乃衷吾之不欺也者不欺之謂也仁足以容義足以理忠足以與物親則至樂生於中而節文著於外若夫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者聖人也聖人之德非有心於覆天下而天下之物各正其性如强欲以德覆冒之則物必失其性矣

詳道註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之所本者眞欲之所貴者正本也繕性於俗則眞沉於僞矣而欲以俗學求復其初則學愈博而性愈失滑欲於俗則正淪於邪矣而役思以求致其明則思愈煩而志愈迷古之治道者不然以恬養知故能致其明而理無不窮以知養恬故能復其初而性無不盡性者知與恬之本和理者知與恬之用知恬交相養則仁義禮樂混而爲道德知恬交相失則道德枝而爲仁義禮樂夫仁出於德義出於道固已薄矣又況樂出於仁禮出於義哉

碧虛註處塗而避汙在垢而求照非粹然而何躁競必昏恬靜必知有知不役矣保靜也知而不用故能和恬而自然故有理雖假種習而本乎天然自得故能和無不已通故能治物上仁與德同以含容爲本上義與道同以通理爲原是中和而不以有樂也整容觀而中節者禮也禮以順物不以正性自檢則眞率人則亂彼自正者以蒙養己德德固則守恬而不肯此乃各正性命恬知相養者也

鬳齋云繕性以俗學蓋當時儒學之士註者以俗學治性而求復理性之初滑於利欲而思欲致虛明之地此其愚與知者也定能生慧故曰以恬養知知吾本來之物何以知爲然後能定故曰以知養恬二者交相養而後得其自然之性和理歸於和順靜定而得其本然和順之性也恬養知知養恬六字最妙道德即是和順無不容即無不安無不理各得其宜也義明而後與物親便是盡己之謂忠以中心眞純見於外以其發見者求之中心即是樂則生

生則惡可已也信其容體之所行而有自
然之節文即是周旋中禮也外求禮樂而
不知其本故曰偏行言只見得一半蒙揩
晦也德積不露而彼自正不胃者我非以
德加諸人也胃則物必失其性矣

諸解並以俗學立說陳碧虛照張君房
校本學上無俗字其義簡明言性本自
然不假修學今之學者貴乎日益以要
世譽是治性於俗也而猶刻苦進學以
求復性初博而無要眞愈失矣貪著愛
憎況迷不反是滑欲於俗也而猶滲思
曲慮以求致其清明知踼精勞清明愈
遠矣凡人非天縱之資固不可以無學
學者所以涵養性天發其慧照以古人
之成績印我心之同然期於還淳復本
而已非開人鑿竅以益其知見增其雜
毒之謂也夫人性無有不善亦不能無
欲率性以道則欲出於正如飢食渴飲
寒衣倦息之類治性於俗則欲出於邪
食必珍飲必醇衣必華息必縱是也欲

入乎邪則性失乎善溺於流俗浸遠乎
道矣道以恬惔為貴俗以華競為先學
非其學思非其思人心道心之所以分
上善大惡之所以立也唯絕學無思乃
可復性初而致清明柰何外學以雜之
妄思以擾之是以學日益而爲日損思
日煩而道日踈此衆人之所衰也若夫
全自然之性而不爲俗所治者本初不
期復而復存正性之欲而不爲俗所滑
者清明不期致而致惟道集虛故也語
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學
與思者聖賢資之以進脩而尚莽不敢
何邪蓋賢者以內學爲學以正思爲思聖
人以絕學爲學無思爲思所以異乎世
俗多聞博識之學也由內學而至於學
學由近思而至於無思聖賢之能事畢
矣恬主靜知主動靜生潤動生夫從[illegible]
得中而和理出焉和者德之粹理者事
之宜二者皆吾性中物非由外鑠也世
人知恬不能交養動靜所以或偏利害

相摩生火焚和而真性傷矣唯治道者
動靜不越乎道應物而不藏存恬以養
知知生而不用又所以養恬性極乎和
事盡其理而天地之和應矣此修乎以
及天下之明驗也後叙仁義忠禮樂忠
字詳郭註成疏皆當是中治道至於尚
禮樂則愈下矣所以亂繼之禮樂非能
亂世而繼之者不能無亂勢使然也若
能由禮樂而歸乎仁義由仁義以歸乎
道德斯爲弭禍亂而致隆平之術也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
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
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
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
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
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
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
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
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

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郭註任其自然故至一夫德所以下衰者
由聖人不繼世在上者不能無爲而羨無
爲之迹故致弊也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
釋而不推安其所安而已聖人能任世之
自得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
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善者過於
適之稱有善而道不全行者違性而行之
行立而德不夷以心自役則性去也彼我
之心競爲先識則無復任性也知任性斯
乃定也文博者心質之飾也皆性命之本
也
呂註所謂混芒而得澹漠者即古之人氣
黃至一之妙處而非至人者混芒澹漠之
極迹也自其然也以遺於天下而復
民無知無欲所謂之至一亦其宜也自其祖
迹觀之均於爲天下而其德不免於下衰
而不出於至一也故爲道者當絕聖棄知
復歸於無物而是篇論至於此皆欲以夫
至一之際雖燧人羲黃不得容於其間也

而世之學聖人之言與其迹者不知吾身有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處則聞此言而驚疑笑訝不足怪也自燧人至唐虞則治化之流澆淳散朴時有厚薄其應不同所謂大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大偽也夫道無不善有所謂善則不合矣德無所行有所謂行則不夷矣仁則善之長義所以行之也道德性而已仁義則性之發乎心也離道險德是去性而從心矣從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令以心定天下之心則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故附以文而滅質益以博而溺心文則禮樂博則學質則性也禮樂行而天下亂求所以復初致明何可得哉

疑獨註自人在混芒之中至此之謂至一之意屢見於前茲不復說燧人改火伏羲制文始有為天下之心雖能順人心而不能使之為一若在混芒之世也神農伐共工黃帝戰蚩尤雖志在安民然不順於群生矣堯平章百姓舜流放四凶興治行化自此而始故孔子删書首於唐虞也善者道之散人知可欲之善則離道以從善行者德之迹人知可行之行則以德為險行為夷矣然後去性從心而彼心亦起彼我之心相識強生分別以知為知故不足以定天下也文勝則質滅博溺則心勞民始惑亂而不能復其性情矣

詳道註一則全於道而無所順順則順於物而無所安安則無亂矣一之失然後順順之失然後安安之失然後亂自古之人三降而至於唐虞民始惑亂而不安無以反其性情不順也無以復其初不一也夫道本體善實離之也行雖行德實險之也性者心之國心者性之君性未嘗不靜而心或使之靜者未嘗不淳而使之者離之善為道者存心以養性不善為道者去性而從心則彼我之心競為先識攖是非攖利害其去道也遠矣彼間間之知惡足以定天下哉以知為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文以飾質而適以滅質益之博以迪心

而適以滅心是揚堁止塵縱風止焰天下
幾何而不亂乎
碧虛註至德之世素朴無知淳漠無欲故
享一焉燧人鑽火伏羲畫卦順物情則不
一矣神農耒耜黃帝干戈有所安則不順
矣堯征丹水舜伐有苗則朴散矣為善近
名雖遁也獨行損生險德也去湛然之性
師自成之心以心度心競為前識此道之
華而愚之始也是知知不足以定天下恬
可以養萬物為道則質存絕學則心靜業
知則反本無為則復初也
鬳齋云混芒即晦藏不自露澹漠則上下
不相求舉世純全於道無欠口至一知有
理可順則純一已離人各以理為安則有
已而離於道矣有善之名則道益遠有行
可見則德不平去自然之性從有為之心
我以有心為彼以有心應是心與心相識
察也用知不足又益之以禮樂文華用心
於此則猶陷溺也
鬼神守其幽萬物遂其性至於人有知

而不用非在混芒而得澹漠能如是乎
此之謂至一上古君德質淳民心無
二也逮德下衰有逆之者故以順天下
為心則離乎至一矣有撓之者故以安
天下為心則怍其真性矣下至唐虞興
治化以散淳朴離道德而為善行則去
性命遠以心識心用知不足附以文博
是猶抱薪而止火也已之性情猶不能
自得其如天下何南華論唐虞之世已
離道若此蓋上古淳質猶嬰兒之未孩
次則能咍笑而有喜怒由茲已降喜怒
哀樂交爭中藏詐機險形於外浸淫其
淳復朴不亦難乎今欲澄源而清流故
以燧人伏羲例存德衰之列則其所期
望者得民於太古之上而有德無位者
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繕性第二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郭注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世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若不貴乃交相興已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相感也何由而興由無貴也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興哉時命大行此澹漠之時也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時命大窮此不能澹漠之時也雖有事之世聖人未嘗不澹漠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爲道之所以不喪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

呂注世與道交相喪則聖人隱而萬物親世與道交相喪則聖人遊乎世俗而莫之知固已隱矣又以目隱於山林間者哉反一無迹若昔之夢姑射之道是也深根寧極循乎其不可拔者是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亦若此而已矣觀莊子此言似亦慨然於時命之不遇蓋世道交喪宜在所哀也夫聞道者有遇於興廢之間則所以存身者固不可不知若莊子則所謂不與聖人同憂亦何慨然於大謬之間哉

疑獨注居古而行今之道則道喪世也居今而行古之道則世喪道也有斯世然後可以行斯道不然則世與道交相喪而已道無由興乎世命也世無由興乎道時也時與命假相戾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若列子居鄭圃莊子居漆園是也

隱者隱其德自隱隱其形長沮桀溺之徒形隱者也古之隱士非避世避言徒曾其知也時命大謬安之而已當其時命而其道大行於天下聖人未嘗自以為達反諸于一而不以迹示人也不當其時命而其道大窮於天下聖人未嘗自以為窮深固其根而安其極也孟子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矣一者精義無迹然後入神根者盡性窮極然後至命百姓日用而不知反一無迹之謂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深根寧極而待之謂也

詳道註古之人知與恬相養則道與世可知矣今之人世與道交相喪則知與恬可知矣世喪道則俗日薄道喪世則德日衰世無由興乎道此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亦將隱矣況其下者乎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身閉言藏知之謂也身出心隱而陸沉者也與夫交木石群鳥獸者固有間矣經所謂天下有道聖人成焉者功成於無為反一無迹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者保性命於長存而深根寧極也成焉而不以已忘物生焉而不以物害已則能視窮如通視通如窮神不馳於外精不耗於內豈非存身之道乎

碧虛註人存則道興人亡則道衰世道交喪歷運使然人與世末也其要在乎本若老聃守藏史南華吏漆園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時使之然也伯夷采薇子陵垂釣時命大謬也反一無迹功成不居也傅說版築呂望磻溪深根寧極也

庸齋云道與世交相喪則有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間見世俗之人又何由而知道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在目前衆亦不識非聖人故意自隱也夫隱士非欲伏身閉言藏知知時不可所[illegible]是也反一無迹功成不有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在我者一而已矣根極即自本自根極止也深根猶退藏於密寧極猶曰安汝止存身以待時而已

詳夫世道交喪之語亦甚可悲真人超

出世累固未必以一己之過不過介懷
此特為世道而言是亦悲人之悲耳究
其極致又有足以解人之悲者能於言
下以至理燭破則處窮如通視毀如成
其得失果何如哉古之隱士知時命之
謬而安之故德隱身不隱雖處亂世而
四
和光同塵害莫能及今之隱士寬身避
地名隨迹彰不安所安固有行怪而召
禦者矣反一無迹則明道若昧深根寧
極則良賈若虛所謂隨時隱顯能龍能
蛇則此身何往而不存此道何存而不
可哉文中子天隱人隱之說蓋原於此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知窮天下不以
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
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
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
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
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
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
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

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
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
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郭註任其真知守其自得行於坦途塊然
大道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
五
斯樂全也所謂得志者全其內而足去來
在外物得失非我也淡然自若不覺寄之
在身曠然自得不知窮之在己故無忻悴
之喜也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營外
而虧內是為倒置也
呂註存身則靜而已行身非徒靜必應變
而不害乎靜可也忘言而知無不知去知
而德無不備危然處其所則不待避世雖
物而世物無足以累之此行身之道也道
不小行德不小識則不少損以趨世不少
損以趨世正己之謂也樂全者無以益其
樂志於道而求得之此所謂得志也道則
性命軒冕物之寄耳今以其寄去而易其
無以益之之樂則喪己失性是為倒置者
也

疑獨註存身有命以在天而言行身有道以在人而言不以辯飾知其知無知也不以知窮天下兼忘天下也不以知窮德自德不德也道行乎外則大德有所識則廣小行所以傷道小識所以傷德正己則天下之物皆取正乎我豈小識小行所能與哉夫憂樂出於性命天下不能損益之者憂樂之全也舜以不得父母為憂雖天下之富貴不能損顏子以簞食瓢飲為樂雖天下之富貴不能益過此皆憂樂之外也樂苟不全不足謂之得志有物奪之志又失矣夫人在天地間寄也軒冕在身又寄於所寄世人執吾身而有之旨軒冕而寳之以此為得志及其寄去則不樂而不知其非吾性命所有也故君子不榮通不醜窮此所以無憂也若以所寄軒冕為樂其去為憂則向之得者其樂未必不荒喪已失性謂之倒置也宜矣

詳道註以知窮天下小行也以知窮德小識也道出於命德出於性人生莫不全性命道德之理而心之所之者不外乎此則所謂得志者無它樂全而已失性之人忘其不貨之身而逐夫儻來之榮以軒冕為性命之根以形勢為哀樂之府不知其所得者塵垢臭腐而所失者乃吾之所以為我也何異乎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哉

碧虛註高行者必守愚愚者福全燕處超然歸根復命又何為哉小行則矯俗小識則矜衒有益必有損富貴得志認物之儻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隨物損益受役多矣中無主者失之則憂故其得之未嘗不荒是樂乎外而喪乎內矣

庸齋云存身言不用之時行身言用之時也有知見而不飾以辯知有餘而不敢盡用故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危然處其所謂所立者高反其性即反一無為也無為者道之大有為則小行不識不知德之大有識則小識正己而物正則所樂者全其得志在此不在外物也無以益其樂即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性命天爵軒冕外

物知其去來不可必故達不肆窮不屈其樂道與它人樂軒冕同樂在我則無時而能憂樂在物則物去樂亦去矣樂有去來則非真樂故未嘗不荒也已與性本也物與俗末也重末而失本故曰倒置之民

辯知者戕身之具故存身者不以爲天下之德歸於玄默無知而已塊然獨立不群處其所謂靜定於此足以反其自然之性何必它求哉小行小識形容所見者小故爲道德之累大人者正己而物正則至樂全而本志得唯其性命足重於內是以軒冕可輕於外儻來之物去付之無心若寄去而憂者寄來則必樂樂必荒矣已因物而喪性因俗而失則冠履倒施欲化天下之民也難矣故曰

當是存身上文
可略者當是羨

是篇主意謂人無超逸絕塵之見而苟徇世緣漸失其本皆繕性滑欲於俗者也況未為頑惡而妨道爲尤甚況又益之以外學亂之以妄思而欲復初致明是猶適郢而北其轅也其人又恐學者憚其空無渺茫無所致力設爲恬知交養之論使之易入焉夫人處世間酬機應變不能忘知知用則害恬要在審酌其宜處之以道事來則知見事去則恬存久久調熟二者俱化精神魂魄融爲至和符性命於希夷歸道德之根本由是而充之與一世之人處混芒而得澹漠雖有知而無所用則其爲化也博矣柰何政失淳和俗趨浮薄離道險德滅質溺心至於世道交喪而不可復也然後有山林之聖人深根寧極以期旦暮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寄之去來無容休戚於其間尚何以知辯爲而其樂全志得有超乎軒冕之崇者人患不知求耳此聖賢處晦以自全之道也南華心事亦槩見於此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秋水第一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郭象注不辯牛馬言其廣也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跂尚之情無所措其間也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窮百川之量而縣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夸跂俯仰自失此生民所以亡也故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故

秋毫無以累乎天地所謂小者無餘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然後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遥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若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小而自以爲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誇豈達乎南華之旨哉小大之辨不可相跂故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爲不出乎一域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小大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辯也

呂惠卿註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則學日外至而未達乎大道之譬涇流兩涘不辯牛馬則爲道而不出乎兩旁中央而未至乎無所不見也順流至於北海言循理而求則必得其所歸旋而望洋向若回趨大道從無窮之遊也拘於墟則小大之所限篤於時則久近之所專束於教則方術之所制天下所以不得道遥者以此出涯涘而觀大海則脫其拘限而與於無方之觀故可以語大理也萬川歸之不盈則益之不加益尾閭泄之不虛則損之不加損非久近所專非小大所限此水之幾於道也計四海在天地間中國在海内人卒在萬物若亡若存如此其微而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憂勞不過於此而或辭之以爲名語之以爲博自大道無方觀之輕其義而少其聞豈虛言哉

林疑獨註拘虛者不能背境篤時者不能遊變束教者不能循道道藏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矣聖人之言應時而變所變者言所同者道道散而爲教教者各售其師之說久而成弊則泥束不通今爲儒者則非釋爲釋者則非道不知三聖立教其心則一隅不明此皆束於教者也今河伯出涯涘而觀海則不蔽於一曲可以語大理矣夫北海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閭泄之而不虛遠過江河之流豈可量數而未嘗以此自多者比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則爲其所制役吾形在天地間若小木小石之在泰山也礨空蟻穴稊米稗乎皆至小者而置於山澤之間亦如

北海之在天地也夫物數以萬為號取其盈數言之人是萬物中一物中國九州人衆所聚何異一毫之在馬體耶五帝之連續揖讓三王之征伐爭國仁人之憂民任士之勤職雖事業不同俱盡於毫末而已伯夷辭國以為名仲尼修經以為博而誇大於當世亦猶河伯之自多於水也

陳詳道註老子多以水喻道道在乎有本水貴乎有源莊子所以以北海喻聖人之道秋河喻百家之術當是時也大道裂於百家天眞沉於俗習而一曲之士方且欣然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猶拘墟之蛙不可以語海篤時之蟲不可以語氷及其悟也然後仰天庭而卑天下之居發泰嶽而知衆山之小此秋水之篇所以作也蓋百家之學以長衆為能故託之河伯聖人之道以順物為功故託之海若百川歸之不盈尾閭泄之不虛歸墟無底故也以小大相視則有餘不足之累生以小大相忘則倘誇仰歎之情泯莊子不期於相忘而期於相視將以驅小道歸宿於大方而已矣

陳碧虛註望洋見水之盛大貌未至海門則成鄙陋所以為無隅者所嗤是故與變適時廣大之道也君子小人各有涯量越分妄語自遺其醜知其醜者乃可語理以愚惑者非愚惑也夫水莫大於海未有以自多者蓋取善下後身之義齊魏之爭蝸角兆民之廢毫末皆為貪者舉喻五帝之所連謂連續仁義也

林氏鬳齋口義云涇濁也河水驟至而濁拍滿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非涇渭之涇也洋海中若海神名拘墟篤時蟪蛄不知春秋之類尾閭沃焦也見山海經礨空小穴也人處萬物中之一此合太虛之間可名者論之其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一件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二句發得極妙言世界之小如此五帝三王所知所能皆不出其内也

褚氏管見云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故秋水至而河伯欣

然東至海則望洋而歎無怪乎海若引井蛙夏蟲之喻纖又形容北海之大不可量數然計四海之在天地中因之在四海奚啻馬體一毫末則更知天地之外不有大於天地者乎故是為信河伯問答以明小大少多之分以證[illegible]之論相類文體撮抽變換不可測若前答大意在曲士束於教故有以法其自多之謬使為大方之歸而已矣辯論極致詳見下文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郭注物各有量死生時行得失皆分終始日新各足而無餘則知遠近小大之物各有量有涯則也今故猶古今也掇猶短也證曏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生死故不以長而悶掇而跂[illegible]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能忘其憂喜死生者日新之正道明終始之日新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不憎雖死生之化若一而所知固有限生時各有年莫若安於所受之分則大小俱足若秋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才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耶

吕註道非小大豈有定體今夫天地吾以為至大而吾知之所知而莫得其實則吾所謂大者豈真大所謂小者豈真小耶小不為寡大不為多以知其無窮也我以[illegible]與今為今未及已而今已為鄰則所謂鄰與今者豈有止哉證夫鄰今之皆故

則逕而不悶掇而不跂以知時之無止也吾安能蹩躠待百年之壽則逕而悶者也彭祖以久特聞衆人匹之則掇而跂者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以其盈虛則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有始必有終有終必有始原始要終而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以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則物之所謂時分終始豈真知也哉知而非真知則所知固不若其所不知也生而有知未生則無知則其生之時固不若其未生之時也知至小也無窮至大也以至小而求窮至大之域是以迷亂而不自得也

疑獨註以形觀物有小大以道觀物無小大量者物之聚乎時者物之變化分者物之辨制始終者物之死生以大知觀之是皆不足以爲物之遠近小大也明證今古所行之道雖甚遠而心無不通之悶所取之物拾之甚易而無強行之跂此知時無止者能之察乎盈虛故得失無心知分之無常也世人之憂喜係乎得失唯大知者知得失非己任其自然而無憂喜於其間明乎坦塗故死生不足以動其心則日新而無故也夫人有知則爲知所役勞形怵心逐物忘己不若無知冥然自得矣人生之後爲生所役膠擾不息不若未生之時寂然至虛而已人之知至小萬物之境至大以至小求至大非迷亂而何

詳道註知物量無窮則小大不足爲多寡知時無止則今故不足爲厭跂知分無常則得失不足以憂喜知終始無故則死生不足爲禍悅人之所以觀是者以其所知也所以有知者以其有生也能冥其所以知而復乎未生之時則孰知大者不爲至細細者不爲至大耶

碧虛註物量無窮則不可以言小大時無止則不可以言代謝分無常則不可以言得喪終始無故則不可以言變化大人滌除玄覽知物逺事小其用乃衆己近理大所貴甚微故其量莫極也緣昔逕而不可

明即今掇而不可詭物遷不可悶日新不可跂故時難留也察富盈之何貴故得之不喜知貧虛之何賤故失之不憂知生死爲去來故不知悅惡也迎不見首隨不見後理豈有故故是知分别之知有盈悅然虛曠無窮生則利害紛錯死則寂寥一空以蟻蛭之趣究崑崙之墟則困矣塵末且體細倪有餘也天地傾缺大域不足也鬳齋云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無大即所謂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也物量無窮言不可量數時無止言其逝往分無常言有無得失終始斯故大知之人然後有下面四知明今古爲一故迎而未至者遠而不憂掇而可取者易而不跂由乎正道而生死聽之明乎此則知終猶始不可以終爲故也人之所知者人所不知者天既生之後我則知之未生之前我何由知以我之至小欲窮至大之天宜乎迷亂而不自得也

人能知夫物量時分之無常又何終始小大多寡之有考明今故之不停則此理可見遥謂歷時之久掇謂推移之速不悶無猒其所生也不跂無求益其生也脩短定分安之而已人固不能無生不能無知而經云不若無知不若未生者蓋爲世人不務真知而求妄知不務全生而求益生以有限而追無窮忘素分而希務外在己之利害不能自明何以定物理細大之倪域哉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問是也不若未生髑髏不願人間之勞是也然既生既知矣將何以自免曰能以無生爲生不知爲知則於生何累於知何有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秋水第二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隷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郭註目之所見有常極故於大有所不盡於細有所不明直是目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異便之勢言意所不能及何精粗之有言意有也所以言意者無也求之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舉足而投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無害人而不自多其恩所理而動任物所能而位當於斯非由識之故措之斯職各使分定適中自任自足而已理自無欲故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任理而自然正直崇廢不接於心故玄同也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故不聞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任物而已約之以至其分故寘也

呂註自細視大者目力所不及直不盡耳非不可圍也自大視細者雖螟𧏠蚊睫觀之而不見直不明耳非無形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無形者數不能分不可圍者數不能窮可以言論者物之粗可以意致者物之精道則超乎言意不期精粗焉故大

人之行不出乎害人性自然也不多仁恩非有為也門隸則以利為事辭讓則不爭食乎力則不借人貪汙則反是辟異則以殊俗為事佞諂則從君親而非從衆也凡此皆出於自然世之爵祿刑罰不足以為勸懲矣夫豈知是非之為分細大之為倪哉人能約分之至至於無所分此道人所以不聞至德所以不得而大人所以無已也

疑獨註經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故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世之議者因其目力之所視遂以為得其愚甚矣且天地者空中之小物自我觀之其大無極非天地之大特吾身之小耳秋毫者形中之細自道觀之則不可見非秋毫無物吾未之遠也遺其目力以神會之則至大者亦可圍至小者亦有形此海若所以善議道而以理推之也故至小為微精則又小垺者粹也自大觀之猶為細物自精視之已為大之盛也物之精粗可以意致言論者極物而已豈足以盡道唯不言之言耳所不能聞意所不能察有心者所不能得也其可以精粗論哉大人者自足於分內雖不害人而仁恩及人亦不多固性之所有而不加益也雖不為利動而不賤門隸門隸役賤而為貧者也貨財雖弗爭亦不多辭讓以與人事不假人而食力不多行雖殊俗而辟異者少為在從衆故也凡此所以為大人之行焉不為夷惠之清和畢不為盜跖之殘暴又豈知爵祿之為勸戮恥之為辱與夫是非之分細大之倪哉故道無所聞德無所得由於大人之無已盡其性分之內而至約也

詳道註大人之於天下忘物以心忘心以道不出乎害人疑多仁恩也而不多仁恩貨財不爭疑當辭讓也而不多辭讓焉不借人疑多食乎力也而不多食乎力行殊乎俗疑多辟異也而不多辟異不賤門隸以自貴不賤貪汙以自潔不賤佞諂以

自直如是則爵祿戮恥無所概其內是非
大細無足辨乎外則凡精粗之在大言論
意致者亦奚容心哉故聞非聞徒得無所
得至於無己則吾喪我矣尚安有物哉非
約之以分而至其至者不足以與此
碧虛注蟭螟莫適海涯大鵬不顧蓬艾所
視有極過量則殆矣精粗不出於形而未
免於言論意致也知恩利名實貨財不
爭雖行殊乎俗常和而不唱爵祿不足勸
戮恥不為辱外其身也是非不可分細大
不可倪虛其心也道人不聞則可詣也
至德不得得則次失也大人無己己亦物
也以上皆約分之至非自然而然也
鬳齋云管中窺天者不盡睹自下視塵埃
者不明無形之小不可以數分曰毛曰芴
亦不可也不可圍之大不可以數盡曰秭
曰兆亦不可也精粗尚於形故可以言論
意推若小大皆無形則非言意所極不可
以精粗論矣雖不害物亦不賞物故曰不
出乎害人不多仁恩門隸賤役求利者我

不求利亦不以求利者為非我不爭貨亦
不以辭讓為能事皆自為無所容於人然
不盡用其力以自食貪汙之人亦不鄙賤
之其行雖異乎人而不自崖異在役衆
和光同塵也不賤佞諂由由然與之處焉
能混我之意若此等人無分是非混同細
大不聞則無名不得則無毀大人合自然至
理於至約而盡己分之事約分則盡己也
自細視大至於不盡而止非大止於此
也自大視細至於不明而止非細而無
形也精者細之極垺者大之殷小大雖
殊皆有形有限故有成壞[illegible]
大至於不可圍則非形可定非數可分
故無成壞也夫物之粗者可以言論精
者可以意致超乎精粗則言意所不能
及也言意不能及形數不能分者其唯
道乎故大人以利物為先而不以仁恩
自多不為利動而不賤趨利之人此下
皆述大人之行異乎世俗以至佞諂亦
不賤之則君子小人聽其兩行是非小

大不足爲辯又何爵位戮恥之足爲勸懲哉由是知大人虚己而道德自歸非越分而求也夫道德乘貴也求之分内而足則亦至易也今世人乃棄内而求外舍易而趨難不亦惑乎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内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絶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

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郭注物無貴賤各自足也自貴相賤此以區者乃道之所然而衆之貴賤不在己斯所謂倒置也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因其性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以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汩加相傾不可勝察也天下莫不相爲彼我斯東西之相反也然猶脣齒未嘗相爲而脣亡則齒寒彼之所爲濟我之功弘矣故因其自爲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

有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患患之愈勤而僞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爛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爲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不能相爲可見夫應天順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若就其殊而任之則物莫不當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適性爲治失性爲亂然性異便是非無主能付之天均恣其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

呂注以道觀物安有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而道非物也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而道非俗也道非物以俗則非貴賤也因其所大而大之因其所小而小之知天地差於太虛而至於爲梯米毫末差於無形而至於爲丘山則所謂差者可數覩矣而道非差則非小大也因其所有而有若東必有西因其所無而無東則無西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所謂功者其分定矣而道非功則非有無也因其所然而然所非而非知堯桀之出於自是而交相非則所謂趣者其操覩矣而道非趣則非是非也若然則爲道者兩忘而休乎天均惡用而倪貴賤小大哉以堯舜之讓爲是則之噲以絕以湯武之爭爲是則白公以滅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不可窒穴騏驥不能捕鼠鴟鵂不能晝視二者不同而欲齊之是未明乎天理物情也蔡夫古其獨我徒二只其衆

疑獨注若物内外言性分之内外也無貴無賤自然之理有貴有賤強爲之別觀之以道則無彼我是非孰爲貴賤觀之以物則各貴我而賤彼夫物之貴賤非出乎性因習而成故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物之小大理不可易而形則有差惟其小不求於爲大則小者足以謂之大大不求於爲小則大者足以謂之小因其所大而自足

則毫末可以等丘山因其所小而無餘則
丘山可以等毫末萬物差數無窮所觀者
如此而已有者妙有常有者也無者其無
常無者也舉天下動植之物生育長養莫
不有功於其間此可謂之有也然而功之
所之屬乎造化自然而已此可謂之無也
涉有則不見無冥無則不見有其相反若
東西而實不可相無則功分自然而定矣
萬物之理有是有非彼我相非競業所以
辨也因其自然而相非則趣操可觀故或
讓而帝或讓而絕或爭而王或爭而滅爭
讓之禮於堯舜湯武之時則貴於之噲白
公之時則賤若堯是桀非亦各有時而已
未可以為常也又譬之梁麗騏驥狸狌之
殊用殊技殊性也蓋師是師治師天師陰
皆其一偏其不可行明矣禪之與繼不因
時順俗則謂之篡當時順俗則謂之義本
一而末不同何足論其優劣乎
詳道註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俗觀之物
之俗故差則有小大功則有有無趣則有

是非然吾因其所大而大之因其所小而
小之以至功之有無趣之是非吾一以是
觀則孰知大小有無是非之辨哉然天下
之理異而同同而異其變不一而不可以
為常以差與功趣觀之異而同也以[illegible]而
帝或讓而絕或爭而王或爭而滅同而異
也異而同者不在物而在道同而異者不
在迹而在時非特是也用有殊器能有殊
技生有殊性貴此則彼賤大彼則此小貴
賤小大惡可以一之哉由是知是非之亂
天地陰陽常相為用而不可以貴賤小大
論也
碧虛註道無貴賤物情好惡世俗所尚
皆外物也夫小天地大毫末非理也若因
其大而謂之大則物皆可大因其小而謂
之小則物皆可小此差數也以存有理久
矣東西之相反猶高下之不可相無功自
我有嗜彼必矣我若無功彼何賴焉堯之
所然而然之則天下莫不然桀之所是而
是之則天下孰敢是聖凡趣操非可同哉

堯舜湯武順天時守功分者也之噲白公逆人事執差數者也故貴賤無常在乎趣操之與君子小人器識分矣然而是非治亂常相倚伏不可不察也師天無地師陰無陽者膠固不明未可以語道者時逆俗者在貴卽賤當時順俗者方小卽大矣

鬳齋云自貴而相賤雖聖哲亦時爲常也貴賤不在已卽軒冕儻來之意以天地比稊米毫末比泰山則等差之數不足言矣各任一職以爲功曰功分農商工賈世間不可闕一猶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也以堯爲是以桀爲非因其所然而然以不有啓者君何以興亂之則趣操之不可定見矣因其小大有無然非卽是物皆可見之定故以殊器殊技殊性者喻之天地陰陽亦喻其不可相無集大義徒卽堯桀之

論

物無貴賤已物兼忘也自貴而相賤貨是未忘也貴賤不在已忘已任物也因大而大因小而小卽物所宜也以至功趣之有無然非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物理人情於斯可見矣故爭奪之道善惡之行貴賤有時而未可以爲常猶殊器之與用殊技之與能殊性之異便不可以一槩論也若師治而無亂師陰而無陽非明乎天地萬物之理者也僅僅順逆各因其時而已汝不必多言也縱使言之僅論其迹耳又惡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哉欲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者當於未始有物求之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三　端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秋水第三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
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
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
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
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
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
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
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
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
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郭註貴賤之道反覆相尋自拘執則不夫
於道隨其分故所施無常不能隨變則不
齊於道無私德公當而已無私福天下所
同求故汎汎然無所在奄御群生反之分
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疏而承翼哉唯其無
方故能以萬物為方而莫不皆足死生者
無窮之一變耳非始終也知成無常處故
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欲舉之令去而
不能欲止之使停又不可變化日新未嘗
守故但當就用不可執也若有為不為於
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呂注學者平日係於有物一聞道無貴賤
小大則於為不為辭趣舍之際莫知所從
固其宜也所謂貴賤者是物之反衍而已
非道也反則有往反為貴往為賤衍則有
耗衍為貴耗為賤則當放志而無拘拘而
志則與道大蹇而不通矣所謂少多者物
之謝施而已非道也謝則有榮謝為少榮
為多施則有斂施為多斂為少當兩行而
無一一而行則與道參差而不當矣無私
德則於所君之人無所獨賴無拘而志之
謂也無私福則於所祭之人無所獨與無
一而行之謂也無所畛域與道通而不大
蹇之謂也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
與道當而不參差也恃其成則不知終始

之不可故位乎形則不察乎盈虛而不知
分之無常也年不可舉故遥而不悶時不
可止故掇而不跂消息盈虛終則有始則
天行而已是所以語大道之方論萬物之
理也亦何係心於辭受趣舍之際哉若驟
若馳一已變化密移則何係心於爲不爲之
間固將自化安排而去化之謂也
疑獨註萬物之理寓於自然非爲也非不
爲也又何措意於辭受趣舍之間哉衍者
有餘施者所分也貴賤少多出於强生分
別非道之真理道之真理則一而已以道
觀之貴不爲加賤不爲損多非有餘少非
不足又何有貴賤少多之別哉無私德則
於所君之人無所私賴無私福則於所祭
之人無所偏與此下註文並同呂說
詳道註衍者廣平之地反之則平復爲陂
平陂之分未始有常貴賤往反豈無是哉
施者仁之用謝之則賜予而不以爲仁多
少之數豈足計哉反衍則忘貴賤而不累
於名謝施則忘少多而不累於利若是而
不反其真者未之有也
碧虛註當受而不受何爲乎彼舍而我取
何不爲乎貴賤小大不出乎二端耳貴賤
無主而反覆流行常也大道甚夷而救心
自得適也稟分有數而少謝多施宜也世
道參差而行止適變理也德私則不溥穀
福私則不久長有畛域則不溥汎有方所
則有承接扶翼之而兼懷之德喪矣已上
皆辭貴樂賤之義忘我則無短長忘心則
無生死忘位則無盈虛忘年則任化忘時
則任遷忘消息盈虛則疑爲之終始夫物
無時不生無時不化其變如驟其移如馳
陰陽爾四時爾因將自化何容心於爲不
爲之間哉
庸齋云以道觀之而無貴無賤反而求之吾
身綽綽然寬衍也若以貴賤是非自東則
與道相違施則有多少謝云其施則無多
無少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與道
參差矣國之有君祭之有社諭此心以道
爲主而無所用其私此心廣大無所窮極

則無町畦萬物皆備於我是兼懷也無所私愛其孰承翼扶持之耶無方即無心矣心則無短長無生死不恃其成即不虧其也盈虛隨時不可一定故曰不位乎其形無古今則年不可舉無去來則時不可止大義即道也變動轉移無時不然何者為何者不爲皆聽造化自然而已故曰夫固將自化

河伯未明天理物情則猶有所疑復以辭受趣舍爲問海若告以世間所謂貴賤少多是其一反一衍一謝一施耳若拘志而一行與道差爽若君之於民德無不被社之於人福無所私明道之無方而兼懷萬物也物之死生乃形化之一變非道之終始也故成無常虛不以形爲位而守之其去不可止其來不可禦萬物盈虛之理如此而已夫物生若驟其機不息任其自化無容爲不爲於其間況辭受趣舍乎此言應物貴乎無心則死生不足爲累也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郭注何貴於道以其自化知道者知其無能無能則何能生我我自生耳四肢百體已不爲而成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是以應權不以物害己而常全也故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則苦不能苦雖心之所安亦不使犯之知其不可逃安乎命之所遇審去就之非己故莫之能害也天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內外之分皆非爲也知天然之知自行故雖行於外而

常本乎天位乎得與命相應有所變也知落天地冥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牛馬不穿絡者天命自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之人事而本在乎天若乃是作過分驅馳失節天理滅矣不得其自爲而故爲之者命其安在所得有常殉名則道也

呂註任物自化即道也河伯不悟乃謂何貴於道故若告以道理明權不以物害己皆知道者之事而非體道極致至於水火不[illegible]則知[illegible]可命[illegible]之[illegible]雖未[illegible]之行[illegible]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則由人而之天也自無以人滅天至是謂反其真則其於道也豈特知之而已哉

疑獨註大同呂說

詳道註知道者必達理達理者必明權權者以無心應物而不失其[illegible]以不傷內以物害己故爲道而至此則能以之應人蹢躅而屈伸以人復天反要而語極此[illegible]於小大同中[illegible]危謹去就而終於明天人反要極[illegible]物則能全己全己則能得道而至[illegible]則反其眞而已矣

劉[illegible]註知化化之道道生[illegible]道[illegible]之權[illegible]謹去就故也是以有德者內守天理外[illegible]人事然後往來可得而進退出處在我[illegible]以反要妙而語極致也牛馬天理也[illegible]之者以人滅天飢渴馳驟以故滅命貪焉騠牛則以得狥名也守天而不失[illegible]樸而不僞矣

鬳齋曰此問尤妙言既[illegible]造化之所爲則人亦不必學道矣朱文公問答書中屢稱明亦有此問文公不曾答想難言也故莊

子於此說箇權字又以不以物害己一句明之道總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權用之在我者有道之全體然後有此大用明於權則知輕重也薄謂迫近之至德之人固知事事有數豈物所能害然亦不恃此以薄之猶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察安危謹去就便是道心中有人心何嘗皆說謹之自然天內人外即前篇主者天道臣者人道也德在乎天言自然之德知天人之行此知字從人心上起本乎自然而安於所得此句又屬道心位居之安也蹢躅而屈伸謂進退各循其理此句又屬人心於明至此道之至要理之至極也牛馬四足得於自然不絡不穿胼胝所用此便是人心一段事至滅天滅命徇名則人心流於危矣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既知天知人能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是謂反其真故人事命天理也

自篇首至此凡六問答如風駛連浪漸近漸激至是而雪濤噴湧使人應接不暇迫更登靜則波光萬頃一碧涵天人之息偽還真中局虛湛者有類於此夫至德之士由人以明天因權以達理察安危謹去就物孰能害之然亦未嘗恃此而傲物也天在內所以立體人在外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測者也體天居德則屈伸從世反要語極則勿失其真若然則處己處人之道盡矣故河伯心冥體會而無所復問焉今學者自信不及群疑窒心與河伯同病者不少儻能於海若言下豁然有省如雲開月見則昭昭靈靈求諸己而足何暇宅問哉知天人之行天當是夫音背位乎得當是德字文義可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三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秋水第四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柰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䲡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郭註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欲有其身矜其能所以逆天機而傷神器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知慮魄然無爲而任其自動故無動而不逍遙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也乘萬物御羣才使才各自得物各自爲而天下莫不逍遙此乃聖人所以爲大勝也

呂註夔以一足憐蚿之多足蚿以多足憐蛇之無足蛇以動其脊脅而憐風之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則目之繫此見彼而憐心之無所見而無往不至可知也夔以一足爲易憐蚿多足之難蚿以多足爲易憐蛇無足之難天機所動莫知其然則其難易豈在於多少有無之間哉由是知風目與心莫不出於自然若河伯之區區計夫貴賤少多何足以與此夫風以小不勝爲大勝而人之目與心之用其神於風也遠矣乃不能得所謂無見無知而能見見知知者以制萬物之大勝豈眞知也哉

疑獨註夔一足而危蚿萬足而安蛇無足

而疾風無形而動化目著色相心入窮法者也以一足憐萬足少憐多也以行遲憐行疾多憐無也蛇以有形爲累而憐風能動化風以無見而憐目之有見目以爲物所役憐心之處中而無爲也跉踔行危貌如唾之噴豈期於如珠如霧皆出於天機自然則衆足之行遲無足之行疾與夫行安用足者亦天機而已風之起於北海入於南海出於陰而歸於陽也爲人所指蹋皆不能勝及其折木蜚屋則能勝矣喻聖人之學至於如風則無以復加自慶之一足相憐至風則已矣蓋有心有目然後有所憐目視於外心動於內所以以此憐彼而無窮至於無心無目如風之於物則無所憐矣非聖人孰能與於此

詳道註以足爲用則一足不如萬足之多故夔憐蚿以足爲累則萬足不如無足之愈故蚿憐蛇蛇有有矣視無有爲不足故憐風風蓬蓬矣以有方爲不適故憐目目之爲用司視而已心則無所不司故憐心也

碧虛註物有以少勝多以無勝有者皆天機時命使然强勢不能奪至理莫能究其夔蚿蛇風相憐之義歟見莫如目知莫如心目見而弗辨者爲其明也心知而弗言者爲其智也此以小不勝而爲大勝者也

鬳齋云自一足說到無足皆天機自然之動可謂奇文中間又以人唾喻蚿之多足其末歸之於風而心與目却不說此文字變換奇之又奇者也說風上又說箇小不勝爲大勝則萬物孰能出於造化之外哉

河伯海若問答既畢南華又自立說以行前意云夔蚿蛇以足之少多有無相憐是著於體也心與目亡以內外旁逸相憐是著於用也皆物之妄情耳唯風則有體而不礙指蹋鰌而能成大勝有用則動化萬物無用則蓬蓬入海蓋造化噓吸復歸於造化而已喻聖人屈伸從世隨用取資出處而全終不失道人見其小不勝而輕易之及積而爲大

勝則不止乎拔木蜚屋而已豈有心於勝物哉天機所動自然而然視彼河伯海若貴賤少多大小精粗之論亦如衆類之以妄情相憐而不悟物物皆具自然之理無容悟安於其閒也夫形數之少多行止之遲速各安其自然則莫不足乎道此聖人處世所以無往而不適也或疑後文細述相憐之義至風而止憐目憐心之旨遺而不論疑獨結以有心有目然後有所憐其說得之

○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帀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郭註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時勢適然無爲勞心於窮通之閒夫漁父獵夫烈士之勇各有所安聖人則無不安也知命非己制故無所用其心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也

呂註孔子之畏匡安於死生之際而不懼卒之以匡人謝退者明夫不能去知與故而以死生爲憂者非徒無益適足以累其心而已

○

疑獨註窮通在己時命在天求通不得則易處諱窮不免則難處論語云貧而無諂貧而無怨也古人未嘗以窮通爲累各安其時而已夫不避蛟龍兕虎白刃者一偏之小勇若臨大難而不懼此聖人之大勇兼三者而有之孟子之勇於義可以與此孔子謂汝宜安處我命受制於造物匡人其如予何未幾將甲者辭而退以是知至於命者不生不死孔子盡之

碧虛註孔子遊匡宋人圍之所謂指蹈皆

勝我也及其知非誼辭而退所謂大勝者
也
鬳齋云此段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與知
道者又何懼哉中閒以漁父獵夫烈士比
聖人亦自有押由處矣今其止息不必言
也
此章明死生有命窮通有時故君子不
立巖牆之下亦不求生以害仁臨大難
而不懼知命有所制則盡人事於平日
安天命於此時而已蓋內得其至貴至
富者則外之窮通利害不足以動其心○
卒使將甲者知非請辭而退有以見人
不勝天而以弱制强之驗也非聖人燭
理之微自知之明何以與此陸氏音義載司馬彪註云宋當作衛匡衛邑也今本多誤作宋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
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
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
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
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
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
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
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
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
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
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告
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
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
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
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
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
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
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蚷馳河也必
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
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
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
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
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
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

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郭註擲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左足未入右膝已縶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也以小羨大故自失物各有分不可强相希效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所不至夫遊無窮者非辯察所得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以此效彼兩失之矣

呂註是非之境言其所自起行於是非之所自起足以視之參為一而不知此觀之沱然無所容其喙也黃泉六極之下太皇太極之上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忘乎幽明無方而入於神也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乎大通則會乎沖和出神而遂於明也要而言之所謂六通四闢形充空虛是已此意之所不能盡言之所不能論也而規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用

管闚天錐畫地之類也

疑獨註公孫龍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今聞莊子之言沱然若失而心異之公子牟引井蛙海鼈之喻故驚而自失也夫其知不能知是非之境論極妙之言無異於井蛙耳而莊子之方上過乎天之高下極乎地之深奭然四解顯諸仁也淪於不測藏諸用也始於玄冥則寂然不動反於大通則感而遂通其妙若此豈察辯所能得哉壽陵燕邑邯鄲趙郡餘子弱齡之子聞趙郡其俗善行遂不遠千里舍已能而强學之不得趙國之能而反失故步此譬公孫龍不自量而學莊子非唯不得莊子之道終必失其舊業矣

碧虛註野人以負日之煖而欲獻之至尊猶井蛙之將命海鼈也海大故水旱不能損益人之達道者寵辱豈能忻戚哉寓言以是非爲主舍是非而明寓言詎知輕重者耶時利宗乎極致今時利者未聞久長之策也且莊子哲分躡沈溺已超象外隱

淪神化東西俱忘爰自寥天復乎原本若乃以規法之言而求之以察是用管窺天之類是故學行失其匍匐而歸學智忘真茫然喪道矣

鬳齋云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滌作十年九潦八年七旱便自別下蹈黃泉上登于天言其見趣高遠與同釋行解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始於玄冥太無極之先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以察索之明窮之以言辯不亦小乎邯鄲失行之喻尤佳

公孫龍趙之辯士能合同異離堅白間百家窮眾口及聞莊子之言而茫然大措蓋知外學而忘本據措亂執著常合見故魏牟告以井鼃海鼈之見不足以知是非之所起妙論之所存斯可以登天徹泉爽然四達始於玄冥與虛合體也反於大通與道爲一也今徒以區區口辯而欲窮莊子之道無異以管闚天以錐指地行於邯鄲直匍匐而歸耳餘十猶未稱子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四

秋水第五

武林褚伯秀學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郭註寧生而曳尾塗中性各有所安也

呂註莊子不知有死者也而云此者以技時之趨利而忘生唯二大夫之知足以與此

疑獨註莊子引神龜之事以辭楚王之聘蓋不願以身取富貴而殘其生也

碧虛註是知軒冕外物非性命之有也

庸齋云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真是奇特

莊子辭召以神龜爲喻義甚矣切蓋賢才之士爲國排難開治實有賴焉而功成患集身或不免猶龜能靈於人也昔陶隱居畫二牸牛以答詔一拘窘於鞭繩一優游於水草亦此意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郭註搜於國中揚兵整旅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也

呂註莊子之所踐如鵷鶵之言則無所忤者也其自比於神龜鵷鶵而以惠子爲鴟梁國爲腐鼠不亦可乎

疑獨註鵷鶵以喻其趨向大故必擇木食必擇果飲必擇水蓋貴爲也鴟者穢惡之鳥嚇者拒物之聲

碧虛註惠子恐而搜於國中是謂親權者不能與人柄以富顯自驕何異鴟據腐鼠而嚇邪

鬳齋云莊子惠子最相厚善此事未必有之戲以相識耳練實竹實也

搜應作搜郭註可證成疏謂搜索國中尋訪莊子疑獨因之義頗淺近蓋本於偏旁之誤耳得腐鼠而嚇鵷鶵又何足與語練實醴泉之味碧梧高潔之棲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郭註莊子謂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惠子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尋惠子本言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循汝安知之云已知吾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呂註循其本則惠子謂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是子非我而固已知我不知魚之樂則我非魚而能知魚之樂矣是所以知吾知之而問我也我則知之濠上而已不待入魚而後知也

疑獨註魚藏於深眇而自得經曰於魚得計蓋深知於魚而取之也人生於陸而安於陸魚生於水而安於水是已之性而後能盡物之性此所以知魚之樂惠子昧此而強辯是非所以答也莊子請循其本欲其由源以觀之終曰我知之濠上也以我在濠上之樂推之則知魚之樂矣

詳道註以迹觀之萬物與我無間形以理觀之萬物與我無異性惠子以形觀形故云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以性觀性故已非魚而知魚之情蓋齊小大遺内外則天地為久生而與我並生萬物雖衆而

與我為一是以處此是以知在彼之趣居
顯是以知潛者之樂也
碧虛註在我逍遙則見魚之容與惠子以
人魚為異故興難辭是失存物之旨惠不
知莊事固然矣莊不知魚理豈然哉吾惠
子本問安知魚樂之句是惠不知魚而問
莊也是以鯈魚遊泳從容者惟莊知其樂
乎濠上耳蓋謂魚樂與人樂雖異其於逍
遙一也
虙齋云循本者反其初言汝初問我非魚
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方有此問汝既如
此知我我於濠上亦知此知魚也此猶河
伯海若問答從傳燈錄出問師緣情說法
無心成佛問答同有大慧云這老子數頑
權着這僧又數頑黏住了問謂其家活大
門户大波瀾閉命根斷這數語莊子却當
得
李士表論云物莫不具乎道則於我也何
擇性莫不足乎天則於我也何有雖與物
我之知此蓋有不期知而知妙理嘿會神

者受之有不能逃於其先者此莊子所以
知魚樂於濠上也夫出而揚游而泳無網
罟之患無濡沫之思從容乎一水之間者
特以是為魚樂乎以是為魚樂又奚待南
華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
華所知在樂而不在魚魚忘於水故其樂
全人忘於魚故其知一莊子於此蓋將無
言惠子亦將無問而復有是論者非問則
至言無所託非言則道妙無以見直將託
天下後世辯物與我為兩者之蔽耳物將
自有其物則莊固非魚安知魚樂我將自
有其我則子固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知與不知皆道之末此所以請循其本本
末皆不知者昔人寄言之矣眼如耳耳如
鼻鼻如口在我者蓋如是也視生如死視
已如魚視象如人視人如象在物者蓋如
是也若然則在在皆至遊而無非妙處物
物皆真樂而無非天和奚獨濠梁之上鯈
魚之樂哉吾知莊之與魚未始有分也唯
明至樂無樂真知無知者可以語此

明己性者可以通物故天下無遁情狀
已性者無以知人故在物多滯莊子
之知魚以性會之也惠子不知莊以形
間之也嘅讀此章與不善於子之雄辯
視南華之學若不足攻豎關何小一言
而五車之學無所容喙則惠子之未可
知矣經中往往力斥惠子之失未有若
此二字之切至者蓋使之友求而得其
性本通乎物理之同然則彼我無間矣
大情物欲皆歸於至理對待入於[illegible]
知魚哉舊評經文初無子不知魚之樂
全矣全猶必也又全然不知魚樂之意
碧虛以樂全名章似失本旨今擬名循
本章無協經意

是篇以秋水命題設河伯海若問答喻細
大精粗之理明道物功趣之觀各本自然
無貴無賤成敗得失時適然耳物理辯雖
卒歸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則求之
性分之內而足是謂反其真有非言論意
察所可及也次論夔蚿蛇風之相憐喻人
以才知知長物機術而亦悟天機之不可
易小不勝之爲大勝也信明此理則物各
足其分何所憐哉無所憐則無所慕故企
羨之情息分別之意消斯爲要極也既孔
子遊匡而臨難不懼知命由造物非匡人
所得制也若爲橫逆沮屈何以見聖人之
勇井鼃海鱉即前河伯海若之見而寓於
達理明權物莫能害謂世俗沉溺所見陋
陋雖知有聖賢在前欲企羨猶餘子求
行反失故步盡以所短而希所長越分而
求非徒無益也至論神龜曳尾於塗中
鵷鶵豈留情於腐鼠皆歎時之濁簿傷道
之不行也終以莊惠濠梁之論言物我之
性本同以形間而不相知耳會之以性則
其樂彼與此同即人之所安而知魚之樂
固無足怪乃惡者辯之未忘性命之本者
斯爲可怪矣此語非獨我惠子之首亦
所以警世之學一家之言而後然自恨
者無異河伯之自多於水也故以結當篇
之旨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至樂第一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
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
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
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富者苦身疾作多
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貴者夜
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
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
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
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
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
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
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
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
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誙誙然如

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郭象註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以為有樂邪而至樂無歡以為無樂邪身已存而無憂擇此為據避處等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凡厚味聲色失之無傷於形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故愚也內其形者知足而已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列士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善則過當故不周濟噬勿爭唯中庸之德為然有善無善當

以為繆舉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吾未知樂不樂無懷而恣物耳夫無為之樂無憂而已俗以鍛鍊為樂美善為譽天下是非果未定也無為而任之是非自定矣百姓定則吾身近乎存尊矣天地自清寧非為之所得故物皆化有意乎為之則有將乎滯也無從出之者皆自出耳無有為之象皆自殖耳人行無為則無樂而樂至矣

呂惠卿註略而不論

林希逸註無樂則不憂無身則不死求其至樂而不憂活身而不死者無有也然則何為何據何避何處何就何去何樂何惡雖然亦其為之不為其據之不據但因時順理無心於其間者至矣夫天下所尊者富貴壽善所下者貧賤夭惡又以身安厚味美服聲色為樂求而不得則為苦而憂懼以此養形亦愚矣富者累於財貴者累於位身命長而憂偕長益遠於性命之理矣列士忘身而徇名苦以為不善又足以活人必活人而不失身斯為盡善故古之

人忠諫而不聽蹲循而勿爭若子胥好爭
反害其身然不爭名亦不成是誠有善邪
無有邪今世俗之所為非正為所樂非真
樂正為無為所以能有為真樂無樂所以
能盡樂吾未知世俗之所樂果樂邪果不
樂邪世俗樂於有為聖人樂於無為無為
誠樂矣而世俗以為大苦而不能行也故
至樂者無樂至譽者無譽夫是非起於有
為唯無為則是非自定無是無非心何適
而非樂身何往而不存哉清寧者天地之
德而天地非恃於清寧故兩無為相合萬
物皆化道出而為物物入而為象無從出
不知從何出無有象不可得而見也職職
言各有所主皆出入於無為無為而無不
為者天地之道人位天地之中豈得無為
哉

陳碧虛注若係為拘攣八日則其樂未必
至其身未必生天下之所尊所樂者皆外
物來寄不可必也今以不得而憂懼非惑
而何金玉軒冕比形疏矣蕭然疲役久生

豈榮列士致為而身不免者以為天下見
善故也是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名
不可必必在金玉而已俗之所為所樂奔
競誙誙然如將不得已是以塵妄為樂而
以無樂無譽為苦是非果未定也若乃自
守分內性真不移可以定是非矣兩無為
相合混然而眾美從之上下有為而不交
則和氣否塞矣朕兆之初本無出入形象
之所然萬物皆自一氣芒芴而來所謂造
物者無物而有物之自造也人多前識不
能無心安得無為哉

林氏鬳齋口義不美為美祿以下四句與
屈原卜居文勢一同次敘富貴壽善四段
本同意皆以物害己者說前三段了後以
列士一段如此發明變換語勢此文法也
蹲循即逡巡爭則殘其形不爭名不成此
兩句說破世故為名而至於殘形不得謂
之善矣舉世羣趣誙誙然必取之意我以
無為為樂而俗反以為大苦則樂與是非
果未定也唯無為可以定之耳

褚氏管見云人處幻境之中難遂者樂難保者生故是篇首歎至樂活身之不可必得而衆有使人安其素分無所爲據去就於其間則亦奚樂奚惡哉天下所樂者富貴壽善厚味美色也而所伏之機莫測矣富不可常有所下所苦者貧賤夭惡所求不得也而能生乎物初則已循可忘何外累之能及今則大富者之苦身疾作貴者之思慮善否壽者之久憂不死此皆跡外其形去道遠矣列士之不足活身亦猶是也故忠諫勿爭徐有以啓悟之則君無過舉臣得盡職君臣之道也若夫子胥因爭以殘形亦因以成名誠有善邪無有邪觀俗之所樂果樂邪不樂邪吾以無爲誠樂矣而世俗以爲大苦則其向背可知故必知至樂之無樂至譽之無譽者然後安於無爲始可以定天下之是非矣夫欲求至樂活身者唯無爲近之天地無爲而清寧故萬物皆化人而能無爲物惡得

不化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郭註未明而槩既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推至理以遣累也

呂註莊子之所貴則孔子孟孫才顏氏而其制行則若子桑子反子琴張之徒何也蓋人道之弊天下沈於哀樂之邪而滅其天理故救之之道爲若此

碧虛註莊子齊死生人間不能忘人道故妻死則鼓盆而歌見其情發乎譏也惠子謂子已長身已老不爲不久死而不哭亦見其無情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答

以其妻始死也豈得不慨然及察其本無
生無形無氣則未何自而有氣寓於真空
而莫得其朕也精粗而為物斯有氣有肌
斯有形有形斯有生若未有象陽之始也
芴未有數陰之始也陰陽之中各有沖氣
氣變而有形有以設飾之形變而有生有
生則有死死生相隨如環無端而自無氣
無形無生以觀之則萬物皆從而出自
有形有氣有生以觀之則紛紛而有自然
而然猶四時之運相為無窮人且偃然寢
於巨室巨室指天地而以其中之人
何嘗不出入於室萬物何能不出入於天
地哉
我噭噭隨死處隨人之常情從盆而哭
物還歸也人本無生就有形氣既已成漢
之於相同而有此生今又化而歸於何異
四時代謝而往來無迹推求原本故止世
處也
萬有不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
動轉者釋氏云動轉歸風便是此生下西

所行者有生必有死之喻鼓盆之事亦寓
言如原壤登木而歌豈視死之際全無人
心乎聖門之所以所以然者皆不知
生死之理原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
迷以為此理當之乎使是道心性及作
以獨行於世所以有執中之訓李漢老因
哭子而問大慧以為不能忘情恐不近道
大慧云哭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語極有
見識若其它學佛者答此問必墮一偏矣
莊子妻死章以世情視之人所難言者
而處之泰然何也蓋究其形氣之始悉
本於無雜乎芒芴有氣有形形生而情
識受樂無所不有至若親婣情好假合
須臾耳惑者認以為實緣情生愛因愛
生貪遂長業緣生死纏縛皆形役性一
何愚哉真人痛惘凡迷方便開喻謂天
下之物生於有有歸於無此自然之理
金石有壞況於人乎須以智眼觀破世
間使無一毫障礙青天白日萬古靈靈
圓已無容憂喜於其間而又鼓盆而歌

者寄聲於無情之物所以矯流俗哀號痛泣過用其情之弊若云易悲者善則亦不免於偏見耳列子載魏有東門吴者其子死而不哭人問其故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與向無子同吾何憂焉此達人大觀所以異於俗也然則外物之儻來不足介懷也宜矣槩字說之不通當是嘅然歎也芒芴宜讀同恍惚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黄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郭註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絶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呂註黄帝之所休則心死形廢如土壤而不覺柳之生其肘也柳者易生之物以滑介為事則其初不免驚而惡之終知其生之為假借塵垢又何惡焉古之所謂觀化者其道蓋如此

疑獨註黄帝之所休大道也柳陰木左陽肘柳生左肘陰陽之變也夫生者造物之假借皆塵垢粃糠何足愛惡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明此理也今觀於陰陽之變化而化及我又何惡邪

碧虛註二人或以支離離散為善或以滑稽介獨為善觀化空於冥寞之丘峻極之墟而柳發其肘左取生義夫生者化空之假借於空論之生為塵垢長景況之死為昏夜也是故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今有生乃常生忽化乃常化以常生觀常化則知常生不真常化不空空化相通於理何患哉

鬳齋云黄帝之所休謂嘗休息於此柳瘍也今人謂生癤也想古時有此名字假借喻外物塵垢言至微釋氏所謂四緣假合是也觀物之變化而化及我言我隨造物

而變也前言歷歷然惡之亦人情也思死生之理而知其本原便是道心爲主又何惡焉

按柳生左肘其語頗怪諸解略而不論獨呂註及之偶得管見廣而爲說云柳者易生之木左肘罕用之臂臂罕用而木易生喻無心無爲者之速化也夫肘動物也柳植物也動植異性形質亦殊動者俄化爲植在常情不能無怪然物變化而不自知故處乎大冶之中者例莫適焉儻悟吾生之爲假借塵垢則肘也柳也均爲物耳何所容其覩踈愛惡哉由是知萬物與我同一化機然非靜極無以見所以滑介叔觀於黃帝之所休而化及之黃帝土德主靜休亦息靜之義靜者化之體動者化之用觀化而化及與化俱者也身與化俱何往而非我此言有情化爲無情則無情者亦或化爲有情至樂篇種有幾已下可見皆造物所化耳行小變而不失大常當無適而非樂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至樂第二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擻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郭註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無窮生而憂死此莊子之旨也

呂註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以其一體而已則世之貪生惡死者固非是樂死而惡生者亦豈所以爲一體邪而莊子言此者以世人所病尤在於貪生惡死則南面王樂之說豈無爲而言之乎

疑獨註莊子寓言於髑髏而答問以論死生使人生時安生死時安死則陰陽之化所不能役然爲當生而生當死而死生也

碧虛註好生者以世事爲樂趨死者以人間爲勞唯超死生者可以論其大歸矣

庸齋云髐然虛而堅固從然從容自得諸子凡子所言也此段說生死之理撰出髑髏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求其意莫作實話看

南華發髑髏五問可謂灼見世情憂患之端援髑髏所答則雖有世患何由及哉觀者往往於此反疑其樂死惡生誤矣蓋見世人貪生惡死營營不爲喪失本來之我則此形雖存與死何異故立

是論以矯之庶警悟其萬一猶良醫之
因病施劑損彼所以益此其勢不得不
然知生之有涯取溫飽而止不多積以
資業也知死之為息則委而順之不忤
化而增戚也如是則生而無勞死而無
苦從然以天地為春秋何往而非南面
王樂邪陳碧虛名此章為而謬所以破
二見之惑其論得之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
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
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
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
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
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
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
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
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
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
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
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
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
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
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
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
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
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
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
達而福持

郭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合內求外非惑
如何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

呂註知不知是非之境而聞莊子之言則
眩視憂悲固所不免是以屢及海鳥之說
欲學者深思而慎出也衡城窒穴之殊器
千里捕鼠之殊技夜明晝暗之殊性此先
聖之所以不一其能不同其事也名止於
實則無過實之名義設於適則無過施之
義條達則隨其條之短長而不求通求通
則不達矣福持則因其分之小大而不過
與過與則不持矣

類獨註顏回適齊欲以三皇五帝之道教

齊侯不知齊侯禀性有定欲強教之則必有辱此夫子所以憂子貢所以有問也褚盛金囊綆井索也小不可懷大綆不可汲深以其禀於天命不可得而損益任其自然而已彼將內求不得必求諸外而惑生於心雖欲全生豈可得乎古之人有以直諫殺身者以此猶以九韶太牢觴海鳥于廟而不知好惡之有異也是以聖人任萬物之性故不一其能萬物各盡其能故不同其事聖人無名因實而後有名聖人無義因適變而有義則名止於實者不為浮名義設於適者不為非義條達則無往而不通福持則無入而不自得也

碧虛註受命自然不可勸成其猶小囊不能容大禀賦定分不可遷適其猶短綆不能引深海鳥之驚九韶猶齊侯之惑之道也人有賢愚故莫能一事有古今故莫能同名實不越則有條而不塞義理適用則禍去而不危矣

鬳齋云命與形得於天各有一定之分不可損益以古人之道與齊侯言未能感動以化之則將有罪我之意此借顏子以譏當世遊說之士猶以人食養鳥失其性矣此意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莊子衍出一段說話壇讀同澶水中沙澶地也人才不同人事各異隨其實之所有而得其名隨其意之所適而得其理也條達者直截不費力福持者福常保持也

褚小不可懷大綆短不可汲深喻形有所成而莫易使得之於造物無容益損於其間今曰與齊侯言先王之道將不契其素心則惑而無主反傷其形矣故以海鳥之喻對太牢而不敢享聞韶樂而增悲此以己養養鳥失其本性終於不飲食而死耳後又申言以鳥養養鳥之意使求其所適而合其性情則物我之養皆得是以聖人不一其能順物性之自然也不同其事度人事之可否也故名止於實而不浮義設於適而不過此條理之

所以暢達多福之所以扶持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㡭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郭註各以所遇為樂故養之實未有定在夫變化種數不可勝計自得水則為㡭至皆入於機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呂註遊魂為變無所不之則百歲髑髏何知也刳心而至於無知則知其未嘗生未嘗死與之均矣汝果養而長於死予果歡而悅於生乎夫唯知遊魂之無所不之而精氣之為物則其種果有幾邪故㡭與蠙衣陵舄一種也或得水土之際或得陵屯而其生各不同烏足蠐螬胡蝶與陵屯亦一種也或得鬱棲或以根以葉而其變各不同鴝掇乾餘骨斯彌食醯頤輅與瞀亦一種也或以竈下或以日久或以其沫而其生各不同黃軦之於九猷瞀芮之於腐蠸羊奚之於不箰則不知其種之所自生也久竹也青寧也程也亦一種也而馬與人有自而生也則物或以無情相生或以有情相生或以無情生有情或以有情生無情皆遊魂精氣之所為也凡列子所言則嘗聞見而知之其所未嘗聞見者可勝道哉

疑獨註列子在生而安生髑髏在死而安死各以所遇為安是知未嘗生未嘗死養者未必實養歡者未必實歡也㡭古絕字絕而復生有繼之意得水則為㡭萬物生化之始也次述蛙蠙之衣以至程馬人皆

生化之物或一形數變或因形移易或死而更生或生而不死生此死彼相因無窮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長存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為形萬形萬化而有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動靜之主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

碧虛註子未嘗死也其生果歡樂乎汝未嘗生也其死果順憂乎此欲極其不生不死之理也時列子適達道遇有蛙因指以論化機蛙感火氣則為鶉得水則相繼而生說文反鼃為鹽遺類水涯著苔如衣乃朴井所出遺類於山阜之上變而為草名曰陵舄藥名車前草此有情入於無情猶山蚓化為百合也鬱棲糞壤也舄足草生水邊俗呼墨草烏足方用之一草而根葉異類由氣有陰陽也蓋物有相胥生者不可一槩論胡蝶乾熱化為鴝掇初出形潔若脫千日能飛其沫為斯彌之蟲此言小大之化相因無窮斯彌為食醯巳下明有情之物觸類而變醯為爛草腐蠸螢也此乃無情化有情猶朽麥之為胡蝶也腐蠸生羊奚即羊蹄菜有情復歸無情也羊奚與不生筍之老竹比合兩無情相交而生青寧形似刺蝟俗云敗竹閒多刺蝟是也尸子云越人呼豹曰程或謂程為貘投神記秦孝公時有馬生人蓋五運六氣觸物感變難以致詰也

鬳齋云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滅曰歡卻如此倒說此是弄奇處種有幾者言世間之物生理不同姑以至微者論之大者亦無異於此而文字之妙不亦中整齊如看飛尖斷而愈看愈好鼃者水上初生苔而未成鼃蠙之衣則已成苔附土著岸者陵屯田野高處陵舄車前草鬱棲糞壤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之別名此下說化生之蟲自鴝掇乾餘骨至瞀芮腐蠸皆蟲名謂萬物變化生生不窮也末後卻把至怪底結殺此是其鬻世駭俗處羊奚草名草似竹而不生筍皆曰不筍久竹青寧

蟲名程亦蟲也馬亦草名如馬齒馬蔺之
類人亦草名如人參人面子分明用許多
草名知把馬與人故為此詭怪名字前後
解者皆以為未詳是千萬世人為其愚弄
看它不破萬物之變知雀化為蛤腐化為
蝎腐草化螢鼠化蝙蝠何所不有出機入
機即是出生入死便是火傳不知其盡也
此章自種有幾至馬生人詳見列子南
華舉似差畧其文夫動植生化之理耳
目不可徧及非格物君子不能盡知蓋
極論物類變化之不常以明人世生死
去來之不足怪但知有不化者存足矣
按經文所載雖未悉通姑以文義考之
當從二醯字為句次九猷腐蠸次羊奚
至青寧為一句參諸音義亦然成法師
䟽乃從順輅黃軦瞀芮久竹為句恐非
經意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斯彌為
食醯食醯生乎順輅順輅生乎黃軦黃
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
腐蠸腐蠸生乎羊奚羊奚比乎不箰久

竹生青寧云云此則排句整齊第加衍
太繁文無骸體非南華文法也續考列
子註引爾雅熊虎醜其子豹山海經南
山多貘豹郭璞注豹之白者曰貘程是
貘之別名貘又豹之別名也
是篇名以至樂而首論有生為累憂苦多
端以至避處去就罔知所擇而莫得其所
以活身之計何邪意謂人能於憂苦中心
生厭離勇猛思復則其樂將至矣故凡俗
之所謂樂者未知其誠樂不樂邪蓋天下之
事盛則有衰極則必變孤臣孽子操心也
危慮患也深故達由是知貧賤憂戚玉女
于成則禍福之機常相倚伏所以舉世陷
於哀樂之域而不能自出其能安於性命
之情乎故卒之於無樂無譽是為至譽至
樂也已次載鼓盆而歌髑髏之答皆以人
所不樂為己之樂則其樂也豈世俗所可
共語哉中敘觀化而化及者肘變而無惡
求己而不得者聞樂而驚憂此言順化則
其樂皆同挪情則歸養非學也終論人亦

蟲獸生化之不常而斷之曰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大哉機乎孰弛張是凡涉形器罔不由斯生死變化循環無極若悅生而惡死或樂死而厭生皆滯于一偏而非樂之至必也無樂無不樂無生無不生然後不為化所役不為機所運造夫大衍虛一不用之妙泯然無際澹兮若存斯為至樂也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達生第一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郭象註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知止其分物稱其生足矣有餘則傷也守形太甚故生亡知非我所制無為有懷於其間故養之彌厚

死地彌至若放而任之性分各自爲者皆在至理中來不可免也更生日新之謂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所以遺棄之無所偽爲故能予萬物所在皆成而與化俱還輔其自然也

呂惠卿註生之所無以爲非所待而生也知之所無奈何知所不能知也凡形不養者以其生生之厚不皆在物之不足凡生亡者以其動之死地不皆在形之離生由是知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然不可不爲者人安能免於爲形邪欲免爲形者有世而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不以爲形爲事而與彼更生得所謂更生者則殺存矣事本不足棄不棄則累於事而形勞生本不足遺不遺則役於生而精虧形全精復則德同於初矣萬物者稟精於天成形於地其合則吾之所以成體天地氤氳萬物化醇是也其散則物之所以成始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是也合則不虧散則能移不虧固精矣能移則又精以其所稟於天者反以相天則所謂存生者豈不妙哉

林疑獨註生之所無以爲益生曰祥是也知之所無奈何貧富壽夭是也養形在乎物遂物無已必爲形累爲生在乎形守形不離生亡者有之謂形雖存而生理已亡也來不可却去不可止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果不足以存生然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其爲不免欲免爲形莫若棄世世者人與我同生而不可去也大覺者以此爲大夢大者既亡何物足累無累則用心正平故能與彼更生生生不窮則至於命矣夫事奚足棄生奚足遺哉然其始亦莫不在乎與道也故形不勞而精不虧若然者與天爲一與化爲友天地交而萬物生體則有形始則有氣合則爲有散則爲無形全則明精全則神精而又精乃天下之至神故能以己之天相萬物之天也

陳碧虛註達生之情者任其富貴貧賤知

富非強趨貴非妄慕也達命之情者任其賢愚通塞知賢非狹學通非力致也金玉潤屋而儉嗇不用神氣壯盛逐物而亡者莫不皆然悲夫世人之倒見唯外身者可無死地矣理皆自爾雖不足爲然有生之所未免也夫爲形之患莫大於世緣忘緣則無累無累則不危而德業日新日新則彼更生庶幾乎道矣在世非事不忘有身非生莫存則與莫足棄生莫足遺哉至於形全精復與造化爲一合則成聚物之體散則歸太無之先也善達生者忘形故形全忘生故精復形精既壯與化推移研妙不已歸輔其自然而已

劉槩注生者我之有命者天所制達生之至者足以知天道合之全各本當心人生之所無以爲而已之則凡可已者皆不爲也知之所無奈何而安之則凡可安者無求於外也不求不爲與道合矣然人之形於世世之有夫累常相纏而不相離也且形非道也世非我也而累在乎物耳以理觀之於斯三者累易遺也累可去則世於我也何有世可棄則我於形也何羨不有於世不羨於形則達生達命也至矣

林氏鬳齋口義云生之所無以爲者身外之物知之所無奈何者人力所不及也命形之以物有生必含形然物常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人以此養形者可甚謂不足爲而不可不爲即前云物莫足爲而不可不爲也夫與其不得不爲於自累故於累非棄世不可棄世非避世也處世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則我自我世自世矣[illegible]心然而下決擇更生則與之無窮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則身外之事與其身皆不待棄而自遠矣四大假合成聚散則復初故無形精全則能與化爲一是謂能移也[illegible]至此則精而又精可以贊造化矣

諸氏管見云許由高隱而辭禪知生之所無以爲也夫子厄陳而弦歌知知之所無奈何也僧不安其生而益之物有餘而形不養矣不安其知而役之形不

離而生亡矣生之來不能却善養以致
之也其去不可止過養以傷之也世之
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是知養之為養
而養形累不足以存生蓋不明其所以
養而養非其養也生不足爲以其同仁
而亡然有不可不爲者若飢食渴飲之
類其爲也不免以有世存焉耳故欲免
爲形莫如棄世有世而遺之何累之有
正平謂視物如一而與世俗之生道不
同故曰更生更生則近於道矣事固不
足棄我能轉物也生固不足遺我亦忘
之也然而形全精復則本於棄事遺生
由粗以至精也與天爲一斯其極致歟
夫世間萬物皆稟天地之氣合則爲萬
物之體出而有也散則復還天地之始
歸於無也形全精復則能適化故替天
而天之地而地在人爲人過物爲物也
精而又精謂純亦不已及以相天則歸
乎受氣之初萬化所不能役此由達生
以造乎忘生之妙也爲世爲形者我亦相

煩至其文耳
子列子問關尹子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
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
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
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
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
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
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
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
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
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
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
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
入乎其胸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
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
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
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
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
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
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郭註其心虛故能御羣實至適故無不可非物往可之物與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獨遠耳同是形色之物未足以相先常遊於極非物所制也止於所受之分冥然與造化日新終始者物之粗飾則二矣不以心使氣不以物離性萬物皆造於自爾若醉者之墜車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干將鏌鋣與讎爲用然報讎者不事折之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皆以其無心故也不虞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知之用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知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斯賊生也任天性而動則人理自全民之所患僞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

呂註天地之運萬物之變孰非氣邪誠能守乎純氣則不窒不熱不危無足異也凡以至虛而已豈知巧果敢可得與哉蓋龍之爲物合而成體則上極下蟠而無不至散而成章則入於無有而不可見亦以氣而已凡有貌象聲色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則奚足至乎先均是色而已先則未有物之初色則物之已有奚足以至純氣之守至虛之遊乎物之造乎不形則非貌象聲色故止乎無所化而不去矣夫得是而窮之者將處乎不淫之度則不徼不昧適與之當而不過也藏乎無端之紀則始終相反乎此不可得而窮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所謂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也壹性則不二養氣則不耗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則性修反德而與造物者同之乎不形若是者守全而無卻物奚自入焉夫全於酒者死生驚懼不入其胷中則藏於天而全之者宜其物莫能傷也常有司殺者殺則人之過之猶干將飄瓦而已此天下所以均平雖伐國而無攻戰之亂也開天者德生以其併忘其無知無爲也開人者賊生以其德有心而心有眼也不厭其天則開之而已不忽於人畏人之所畏也民而知此幾乎以其真矣

疑獨註純者不雜守者致一不雜則靜致
一則專氣靜而有守所謂專氣致柔是也
豈在知巧果敢之列夫貌象聲色物豈相
遠而世之所先者不知踐神明之容特先
之以喜怒之色矣足以先乎物哉凡物之
所造有形乃自於無形有化乃自於無化
言神明之德動靜皆存得是而窮其妙理
以極於無形無化物焉得而止焉禮度有
法故不淫道紀有本故無端唯無終始然
後能終始萬物故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
而不害合其德而不散也若然則通物所
造而不爭守其自然而不虧物之自外來
者安能入於我哉此下又設二譬醉者墜
車得全於酒而不能傷也鏌干飄瓦以其
無心而人不怨也人之天有爲中之自然
天之天無爲中之自然老子云地法天人
之天也道法自然天之天也德生者不以
知治國賊生者以知治國不厭其天不以
人滅天也不忽於人不以天廢人也民幾
乎以其真言其化下也以此而已

碧虛註以其容行故能實通不遇虎兕不
避甲兵者持守不雜心無機巧也物皆形
色孰爲先後有形則有所化得是不形不
化之道故無有窮盡物各自正矣彼謂潛
行而不窒者不越法度含章藪雜遊乎萬
物之終始歸乎太空而已矣壹性養氣合
德三者混、與化同矣其天守全其神無
郤室熱惴慄何事入焉醉者之物莫能傷
亦猶是也聖人藴乎天理鬼神莫窺其迹
有心有情則招折招怨矣故以之治身則
和暢治國則太平不以知役知而以忘去
忘忘機者德役知者賊不以有傷自足不
以無知爲失則近乎真道矣
鬳齋云純氣之守守元氣而不雜也貌象
聲色謂有形迹物皆拘於形我若有迹與
物同耳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人之不能
見乎萬物之終始者皆以迹自累是色而
已前紋四字後只舉色字文法也造物無
形而止於無所化言其無變易也得此造
化之理而盡其妙則去乎有物之物遠矣

故爲得而止焉不係之度一定之法無端
之紀無窮之理萬物之所終始造化是也
壹性合德與造物爲一故曰通乎物之所
造曰天曰神即此理之在我者內既全而
無郤外物奚事入焉醉者墜車鏌干飄瓦
之喻極精密有理人之天猶有心天之天
無心也開天之天自然之德也開人之天
則心猶未化六根皆爲賊況外物乎
列子得風僊之道故其問若此答以純
氣之守一語盡之蓋人獸草木金
石有情無情不離乎氣人則得氣之純
僊則能守此純氣而抱神以靜故其動
也物莫能窒火莫能焚危莫能慄也夫
貌象聲色物無相遠又奚足以相先舉
不離乎形色而已然則所謂先者物之
不形乃物之所自形物之無化乃物之
所自化則萬物之終始可見矣得是理
而窮之物焉得而制焉故將處乎所受
之分藏乎日新之紀而遊乎物之至極
壹性養氣與天合德通乎物之所造則

超乎形色之表矣其形可忘其神無間
物奚事入其舍哉次論醉者全於酒聖
人藏乎天故莫之能傷也鏌干飄瓦喻
無心無情雖觸人而人不怨況不觸人
乎人能若是天下均平賊爭殺戮何自
而有故天性人知在乎所開而德賊分
焉學者慎諸　物焉得而止焉止字疑
之不通郭註云至極者非所制也當是
制字聲近而訛耳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
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
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
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
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
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
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
謂乎

郭註累二丸於竿頭用手之停審也故其
承蜩所失者錙銖之閒累三而不墜所失

者愈少累五而不墜停當之至乃無所復
失遺役故得此也
呂註知承蜩之道則所謂純氣之守者其
用其不分亦若是而已
疑獨註痀僂曲腰承蜩如拾仲尼見其巧
妙疑其有道而問之答以五六月[illegible]之
時累丸至[illegible]習之精者猶能使之不墜此
習承蜩之法也[illegible]
猶槁木之枝雖[illegible]而人無多[illegible]
其不動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
此言天性所有[illegible]不分乃凝於神其
[illegible]註蜩可以作[illegible]
累丸[illegible]以[illegible]其手不[illegible]
而[illegible]
如[illegible]
[illegible]由此知一志凝神則道[illegible]
承蜩之[illegible]而已哉
庸齋云不反不側只是凝定其心一主於
蜩而不知有他此借以喻學道之序而世
間人有是事但以為技而不知有道備焉

乃疑於神[illegible]後問操舟可然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
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
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
也。
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
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
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
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
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
內拙。
[illegible]此[illegible]有性亦須[illegible]而後能[illegible]
性之[illegible]自然視淵若陵[illegible]
猶其車之卻退於坂[illegible]
以[illegible]
則其心有矜於外者生於內者其[illegible]無所矜
重乎
呂註觀[illegible]注之[illegible]則形全精復者非
命[illegible]至於其神[illegible]不足以與此
[illegible]註此得[illegible]生者率性任真心無係

累無往而不自得善游者率性操舟猶有未至若乃善沒水之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覆却陳乎前而不入其胷中惡往而不暇哉注者以物賭戲射也鉤貴於瓦金貴於鉤心無所貴故巧心有所貴則潰亂矣

碧虛註操舟若神善游者不懼溺也善沒於水者則不待舟即便操之言忘水者猶存舟未嘗見舟兼忘之也覆却不入於胷次內有餘裕故也喻瓦金賤器投物必當鉤金重貨射物識殆是知輕水則舟可操重貨則心計拙此自然之理也

鬳齋云善沒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舟矣射而賭物曰注射者之巧本一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內惑惑則雖巧者有時而拙矣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郭註學生者務中適乎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皆不及於會通之適鞭後去其不及也藏既內矣而又入之過於入也陽既外矣而又出之過於出也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名極而實當者也夫塗中十殺一人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

呂註單豹則所謂形不離而生亡者也張

殺則所謂物有餘而形不養者也豹則入而藏殺則出而陽皆有心而為之柴立則無心中央則非其後者也

疑獨註善牧羊者視其後者而鞭之欲其循理而勿失單豹張毅皆不鞭其後者也入而藏者入而又入出而陽者出而又出柴立其中央無心乎出入者也得其實則名必極矣畏塗十殺一人人道之患也衽席飲食之間陰陽之患也人道之患易見而人知避陰陽之患雖明而不知戒老子云動之死地是也

碧虛註蒼生若牧羊好逕故後不得不鞭也單豹養內而不謹外張毅修外而不治內皆失敗者也入而藏謂幽棲靜昧於應物出而陽者奔馳溺俗忘於自治柴立中央者宋愚不適少適變也三者無係是得常名而臻極致者也夫畏塗寇劫易戒衽席微晴難持故美善之爲害也久矣而天下不覺也

庸齋云拔筭掃帚供灑掃之役也牧羊本聽其自然有在後者而鞭之謂循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單豹張毅皆在人事有未盡者不可全委之於天也此段於學者已分上最為親切推此則知前後說天道人道之意無入而藏不專於靜無出而陽不一於動也柴立中央無心動靜若槁木也盡此三句可名為至人矣以畏塗喻衽席即蛾眉伐性之斧示人窒慾之戒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郭註欲贍則身亡理常俱耳不問人獸也

呂註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豈愛身不若彘哉以世為之累也故唯棄世遺生可以無累

疑獨註為彘謀則願曳尾於塗中不願留

骨而爲貴爲䟽誅則顧食糟糠而措牢筴
不顧加肩尻乎彫俎之上意謂逆性命之
理以居富貴不若順性命之理而樂貧賤
莊子自喻以彘而喻世人以識其微意可
知

碧虛註解牛皮爲鼓正三軍之衆爲牛計
者不若服轅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
堂爲狐計者不若走澤此守死所以不顧
加肩尻乎彫俎之上達生達命之吉者也

膚齋云玄端冠也㯓芻豢之也腞同篆楯
杙也曲而可以聚物曰聚僂㯓管之類也
左宣公二年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畚
即此義生有軒冕之貴或以形死置身䟦
蹢之上畚蔣之中亦甘心爲爲䟽誅如彼
而自爲謀如此何邪

巳上四章大意相類拘僂承蜩用志不
分似亦發明前章純氣之守溺人操舟
若神即精義入神之謂也牧羊鞭後則
示養生之規祝宗說彘則警軒冕之惑
是皆所以破世人之昏迷觧達生之妙
旨經旨坦明不復贅釋〇拔篌上蒲末
切李氏舊註云把也虞齋口義訓根拔
之拔拔篌掃帚也諸解畧而不論無隱
范先生云拔讀同拂拂篌皆䏲以音所
執解義[illegible]而音[illegible]未明詳究字形參之
以[illegible]去臨
蒲枕音補與翌同全羽也亦侍者所執
腞楯陸氏音義云字當作篆輴車
所以載柩聚當作蕞才官切僂當作簍
力九切[illegible]中也而舊
傳經文用字若此續考禮記檀弓篇天
子之[illegible]以椁又云[illegible]
同柳翣聚也聚本[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則
篆[illegible]文也[illegible]謂取富貴若之死
以易[illegible]之生[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有人而不
如彘乎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達生第二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郭註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呂註此言憂疑則鬼雖無能傷而自傷疑釋則病雖在己而自去然則全於天而物無自入者宜其莫之傷也夫皇子告敖何從知鬼之名與其形若此蓋古之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能猶見神祇之居則知其名與形如此豈無以得乎

疑獨註此皆鬼名古人所傳莊子引之理實其中不學者至天道者皆不可以爲其有無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存而不論也桓公澤中所見皇子告敖因其疑而解之故告以委蛇之狀以之皆始乎霸其言中桓公之心其疑遂釋而不知病之去也今人病而問卜求醫用藥而後愈者亦此理昧者不知耳

碧虛註管仲無心故不見鬼桓公有心故見鬼成疾陽氣上發而陰凝則善怒陰氣下發而陽伏則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矣及問鬼之有無答以有鬼之狀洎陳委蛇則正中公之所見是知欲無小大得之則喜疑無巨細釋之則散臨機貴

於啓悟此至人所以未能忘言也
鬳齋云誒詒氣逆之病沈滯泥之中也桓
公所見者在澤中故獨問委蛇之狀始疑
爲妖故懼而爲病及云見之者霸故喜而
病去矣此事又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者
不同然聖人旣以此語入之支辭則世間
亦有此事不足怪也
桓公因疑而致疾則非藥所可瘥告敖
以妄而止妄遂不藥而成效則知鬼之
有無由心之起滅而心有好惡又人之
妄情也明矣妄情去則好惡得其眞本
心明則起滅不由彼令人之逐妄喪眞
皆見鬼而成疾者也然則孰知治之善
哉告敖之言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
斯爲治病之良劑歟盍裁尾出而心痛
除弓影去而疑病愈之類也信能澄心
滌覽虛白內融一塵不留萬境莫撓則
鬼何由而見病何由而入哉據所載鬼
名似涉怪誕然孔子家語亦有夔罔象
之說左傳新鬼大故鬼小史記滈池君

獻璧之事則鬼不爲無有也但陰陽各
得其所兩不相傷足矣經云天下有道
其鬼不神
紀渻子爲王養鬭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
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
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
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
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郭註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猶無敵於外
況自全乎
呂註人之所養能如木雞不爲物感而變
則亦莫之敵矣
疑獨註此以養雞喻養生而所養有漸次
虛憍恃氣無實而自矜猶應嚮景接物之
速也疾視而盛氣求敵而必已之勝也雞
雖鳴而已無變則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
負矣至於望之似木雞異雞無敢應則知
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能使物不生心此
養之至也
碧虛註虛憍恃氣軒昂夸大也猶應響景

子217 152

矜衒曉領也疾視盛氣使倨上慢也雖鳴
無變同應不耀也至於望之似木雞異雞
無敢應者心死形槁物莫與爭矣
虛齋云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心猶為物
所移疾視而盛氣言神氣王而形不動者
云虛憍而恃則氣在外此言疾視而盛則
氣在內至於望之似木雞則神氣俱全矣
此言守氣之學借雞為喻
虛憍而恃氣是其氣以求敵也猶應嚮
景有所逐而忘內也疾視而盛氣內充
而發見有意於勝物也望之似木雞則
內融而外化遺物而獨立異雞無敢應
見者反走矣此明養氣以全神神全而
威著之效也人而學道至於形如槁木
則氣與神不待養而自全鬼神猶為之
欽服況同類乎古之人所以不爭而善
勝者以此〕雞已乎説不過按列子本
文作雞可鬭已乎莊文脫畧耳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
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

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
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
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
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
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
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
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
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郭註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
汩也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
無難矣用無難以涉乎生生之道何往而
不通哉
呂註由乎性命之理與齊俱入與汩皆出
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猶可蹈也至於黿鼉
之所不能游則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宜其無所蹈而不適也生於陵而安於陵
為故故則非出於性而人之所為也長於
水而安於水為性性則其所偏能也苟無
其性而習之則雖能之不至乎人所不能
及也

疑獨註呂梁丈夫之蹈水有道而不爲私任理者也故與齊俱入與汨偕出而不爲所溺始乎故則有所因長乎性則有自然者成乎命則不知其所因所緣而亦非自然矣是故安於陵安於水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碧虛註齊如磨臍之旋入汨者洄洑而涌出私已逆水則不能成性命矣生於陵而安於陵不失其故也長於水而入不危因同本性也游於湍流而不知所以然者遂成天命也明達生之旨有如呂梁之游因習而成者也

鬳齋云此段與前操舟意同故本然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已謂性命自然之理從水之道而不爲私順而不逆之意安陵安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故性命二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

呂梁丈人之蹈水行歌其妙在乎從水之道而不爲私所以水不能害也人之處世能從人之道而不爲私人亦無害之者矣推是理以交物安往而不全哉始乎故則因習而成長乎性習久成自然也成乎命則與水相忘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得全於天者也按此章即與物無逆者處物而不傷之意斯言也其爲涉世之標準歟○並字舊無它音宜讀同傍去聲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郭註視公朝若無跂慕之心絕矣必取其材中者不離其自然也蓋因物之妙故疑是鬼神所作耳

呂註器之所以疑神者猶如此則外滑未

消而後遊乎物之所造者不可得至矣
疑獨註梓人名慶鐻止樂之器一名敔象
伏虎形背有二十七鉏鋙未嘗耗氣虛一
而靜也不懷慶賞爵祿忘利也不懷非譽
巧拙忘名也忘吾有四肢形體則神全而
與天為一故能視公朝若無而外事之滑
心者消然後入山林觀木形與鐻合者然
後加手而不強求之推己之天以合物之
天此器之所以疑於神也
碧虛註役慮則耗氣無欲則靜心不懷慶
賞爵祿屏外事也不懷非譽巧拙忘內念
也忘吾形體忘內外也然後入山林采自
然之材合自然之巧所以妙若鬼神而人皆
俟疑其有術也
庸齋云鐻鍾鼓之拊乃筍簴也梓所以懸
鍾鼓刻木為獸形者也不懷爵祿非譽忘
其肢體謂純氣自守外物不入也觀木之
天性形軀若見成者然後取而用之以我
之自然合物之自然而已
未嘗耗氣則神全矣又齊以靜心定而

養神氣之道故見於用也其巧專而外
滑消觀夫木材天性合鐻形者然後加
手則用力少而見功多此器之所以疑
神也然而以天合天之妙不可以言盡
惟窮神知化斯之以其為人而能不為
慶賞爵祿非譽之所移則凡所舉措何
往而非凝於神耶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
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
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
○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
猶求焉故曰敗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
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屨之
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
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
適者忘適之適也
郭註馬力竭而猶求焉故敗明至當之不
可過也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
之易也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是非生於
不適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從是知識適者

猶未適也
呂註稷之御至善矣而不能無敗於馬力
既竭之後則為道而務乎生之所無以為
知之所無奈何者亦無自而成矣工倕旋
而蓋規矩言任指之旋而蓋乎規矩蓋則
其書與之合而不露也指物之相得若化
之自然不待心之稽考而後合乎方圓也
夫唯如此則其靈臺一而不桎至於忘足
忘腰心忘是非未嘗不適者此其不以心
稽之證歟
疑獨註稷之御中規繩莊公以為有文者
不能過也使之回旋如鈎百度而反馬力
已竭而猶求焉故知其必敗此明性命之
理順其至當而已不可過求也工倕能旋
矣以用規矩得於手而心應之未嘗有所
稽留故其靈臺虛一而不為利慾所桎梏
也忘足則履無不適忘腰則帶無不適忘
是非則心無不適內不好變外不好從遇
其事觀其會以行其典禮則事會無不適
是為忘適之適也

碧虛註御中規繩如組織文繡使之回還
如鈎百往百反皆復故迹也韓嬰曰舜工
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不窮其民故無逸
民不窮其馬故無逸馬馬之蹶敗由策御
之過分民之知竭由政教之苛察故達命
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工倕之應物無
滯而性不離者指與物化也心無稽留故
其靈臺一而不桎也忘足忘腰末也心忘
是非則本亦忘矣況於末乎內外在我所
遇皆然自適而宜適乃無適之適工倕之
妙亦猶是也
鬳齋云御之巧如織組然故曰文弗過鈎
百打圜百轉也馬力竭而馳之不已御雖
巧而必敗人之自用豈可過勞其神乎工
倕以手旋轉技圜便知蓋然自中規矩如
吳道子畫佛像圓光一筆而就指與物化
猶山谷論書法云手不知筆筆不知手手
熟而忘也略不留心即所謂官知止而神
欲行也故其靈臺純一而不拘礙而安也
會猶造道而至於適則內境純一而無

所變雖與物接亦不知其所從事者矣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久則併與適亦忘之也

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可以證文弗過之義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喻善御者執轡於上而馬調於下也鉤百謂圓驅而不止故知其必敗力竭而猶求則非唯馬敗而人亦勞只公察而不言惡其沮志也少頃而驗斯表見之明然於危已無濟矣世之聽忠言而不能用者其失亦若此工倕旋而蓋規矩諸解中呂說明當所論蓋字尤有理膚齋於蓋字頗費辭而後論精到合二家之長斯為盡善也經旨不過謂達生之人心通物理而物與之合非[illegible]所求合於物故其巧妙其功深備作於世而未嘗不適是為忘適之適蓋人處世間能與物無忤則無往而非適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

驚乎哉

郭註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凡自事者皆無事之業率性自爲非恃而爲之任其自長非宰而長之也巳養鳥養各有所使均任性命之適而至矣

呂註此篇之旨在乎存生以至神全精復與天爲一若孫休之所爲則反之者也其聞斯言也不能無疑於眩視而不敢從故故終之以海鳥之說云

疑獨註子扁慶子孫休之所休自居鄉無人謂我不脩臨難無人謂我不勇然而耕田不遇豐歲事君不遇治世居鄉里爲人所擯居州部爲人所逐何非於天而受命如此其師告以子獨不聞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則五藏皆虛遺其耳目則六塵不入故彷徨塵外逍遙無爲其君之爲出於無爲故爲而不恃其宰之長出於非長故長而不宰今汝修身飾知自顯於世宜其罹害也得全形而無夭自比於人數已幸矣何暇乎怨天尤人哉又恐孫休不知而驚焉其言從舉海鳥之喻言善養生者各任其性分之適而至矣

碧虛註休自謂身脩志勇所造不遇乃不知天命安與數也夫至人之行不顯人知忘其肝膽知者然乎遺其耳目況見聞乎脩身實迹由此顯揚也自行遺忘皆無爲也今休將爲不恃欲設而宰要人知用務伐而免害難矣人耳盍孫休欲務生之所無以爲故扁子答以知之所無奈何是知大於小至於思然從夫之所必感也恐俱無

驚乎哉

前一至於敬因損身也明汗驚恐其目異於小孔啓於其所見皆小語之大鳥從容得不驚於此淺當所見者覺而笑知大道也食以委蛇使之自得而食也鳥養之喻已見前篇

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夫何往而孫休之所云其於天命理性之說大有違戾矣故扁子告以至人之行忘肝膽則內忘遺耳目則外靜然後彷徨乎塵

垢之外凡人世有爲之事皆塵垢也能
離乎此則行住坐卧莫非無事之業所
謂世出世間更何爲可戀何求可樂耶
今汝飾知脩身昭若日月以揭世間之
禍患得全形幸天亦幸矣何暇乎天之
怨哉此所以深警其迷而使之知化也
海鳥之喻文意顯明
是篇首論生者人之所必遭而死者人之所必
命在天而不違以故而成分常[illegible]不可
二者則能保其生而安乎命是爲深根固
柢長生久視之道也凡生之所以以全
者已之命之所無奈何者遠之知之[illegible]
當務而其有純全之天不可須臾離也[illegible]
觀醉者之視車墜者之於鏡乎則[illegible]
容心哉承蜩操舟以明精神而造妙者乎
畏途在乎戰後而成色況有命存者不
如見鬼[illegible]不能實安者多矣此復[illegible]
一皆所以申達生之旨可謂得且切矣夫
人生所養自有定分不爲求之而得弗求
而失也人之患難有出非[illegible]不爲害而可
逃智而可免也在乎修人事以順天理求
其無愧而已壽夭禍福非所汲汲也至若
岩谷清修廟堂重器內養生外而治人
亦不過美人倫興教化同歸乎道德之理
而已然的知生爲可重而能[illegible]乎[illegible]應飲
食之間者幾何人哉必也望之而似木雞
御而不竭其力知達乎生理而庶幾乎至
人之行矣譬以魯郊之鳥聞鐘鼓而憂悲
豈外失其養則內傷其性苟知所以養之
則知所以全之安在達己之生推以利物
之生與物同適其適而無不適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九

山木第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莊子行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郭註設將處此耳以未免乎累竟不處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莊子亦處焉不可必故待之不一方唯與時俱化者能涉變而常通耳

呂註聖賢之不容於世其累常在材故莊子設寓言之深戒乎材之爲累也若夫鳴不肖以不能鳴見殺亦多矣豈以不材必可免邪則山中之木主人之鴈其失均耳故將擇夫材與不材之間而處之然猶似道而非道也以道之爲體不以材而累不非

○中央則材不材之間猶未免乎累若人乘道德而浮遊則無譽無訾不可得而貴賤一龍一蛇不可得而聖凡消息盈虛與時俱化或升或潛和而不乖豈係乎材不材之間凡以浮遊乎萬物之祖而已萬物之祖猶云衆父父也若是則物物而不物於物胡可得而累邪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有合必離有成必毀廉則見挫尊則見議然則材不材之間欲免乎累何可必得欲無累者其唯道德之鄉乎

疑獨註天下之理其發如機可乘而不可制天下之時其過如矢可因而不可追故昨日之木以不材生今日之鴈以不材死

是以聖人因時乘理與物俱流而不凝滯於物與世俱化而不拘係於世一龍一蛇

其變無常不得而然不得而已與時俱化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以應無窮之變此先王所貴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免乎離合成毀胡可必哉欲免此者其唯道德之鄉乎

碧虛註鴈之不存者無其文也木之夭本者有其質也至人藏其質而泯其文所以逍於世而不避道德日新也浮遊無迹也無譽訾則能括囊同龍蛇則能顯晦與時化則隨世宜無專爲則可上下以和爲量動則循理遊乎物祖爲不逐末如此則世累莫干太古之道也若夫物情賢則謀猶材木也不肖則毀猶默鴈也道德之鄉在乎不必而無迹也

庸齋云材與不材猶有形迹不免乎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斯爲全其天也乘道德即順自然一龍一蛇喻用舍隨時無心故無譽無訾專爲則有心上下進退也以順自然爲度或上或下皆可祖即始也萬物之情私情也人倫之傳傳習也此下數句曲盡人情處世不由人胡可自必歎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故囑其弟子識之唯順乎自然則可以自免也

爲學賢者與不因學而成學聖賢者往往徇迹成弊唯得迹遺迹則無弊矣木以不材而生鴈以不材而死此可見之迹也然其所以生所以死豈專在乎材與不材亦有係乎所遇爲故真人特超乎材與不材之間猶以爲未免乎累而欲脫去之特未知所遇若何耳能否係乎材所遇係乎命或曰材屬人而命屬天則截然二途矣蓋材亦出於天而成之在人命全之在人而有係乎天所遇則天人相同之迹而美惡之所以著

也故材不材之間賢者之事超二者而無累則入乎聖矣是以必至於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然後材之所不能役命之所不能拘也故聖人不貴材罕言命鄉字舊無音今擬從去聲與向同

未六

四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郭注有其身而矜其國故雖憂懼萬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故令其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嘗之南越取其去國之遠也若吝忘本步人自蹈其方則萬方行矣不亦大乎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胸中君乃謂真欲使之南越也形倨謂蹲踞留居謂滯守

形以物爽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君
能少費寡欲則無所不足涉江浮海不見
其崖謂絕情欲之遠者無欲則各反守其
分自此遠矣謂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
有人者有之以爲己私見有於人爲人所
役用也有天下而寄之百官非有人也因
民任物而不役己非見有於人也故人莫
能無有民之憂則世亦莫能役之以
害一也
呂註以魯國爲皮者患之所生而亦不
忘其國也蓋形不遺則困於形之累刳形
所以去皮心不白則欲縛於□□洒心所
以去欲離人入天此爲遊於無人之野建
德之國所以立道也其民愚而樸少私寡
屬於文之不足作不知藏物與而供其求
與不求報仁而不以爲恩也不知義之所
適則不知往來不知禮之所將妄行而蹈
大方可樂可葬則終始所不失也建德之
爲國如此而所以不能遊者以有與不除
之而已乘國指俗與道相輔而行則不必

而至矣夫道遠其表而人視之若□□險
者以形倨而不遊留居而不進耳以無形
倨無留居而爲車以少費寡欲而爲糧其
患不能達哉不見其崖與乎無窮之遊送
君者自崖而反則拘於虛而喪其深遠者
莫之敢前君自此獨立無匹而人莫之能
役也虛遊乎此非有於人非見有於人也
堯之所見如是而已大莫是德即前章所
謂萬物之祖道德之鄉是也次論虛船觸
舟而不怒向之乘道德而浮遊者其於世
也亦若此而已矣
吳註南越以比建德聖人之國愚樸少
欲蓋言養心也作而不藏與不求報大仁也
不知義之所適義也不知禮之所將至
禮也三者自得於内故猖狂妄行而蹈乎大
方在生安生在死安死以刳形去心捐於
無人之野使之神德行入而同乎天也去
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之於建德之國使
之顯道出而同乎人也魯侯真謂使之南
越其道遠而險豈知建德之國只在乎

心存神忘形不行而至矣魯侯又慮道遠
無糧此皆不能忘物認言着境市南子欲
其求之於性分之內使之少費以為神餐
欲以養心雖無糧而自足矣江喻德道喻
海不見其崖背境也不知所窮適變也如
是則送君者皆自境而反言其至於道者
中人之所不及也貴者有人寵者見有於
人弃非有人則能以貴為寄非見有於人
則能以寵為下故無累無憂蓋欲魯侯去
累去憂而與道遊於大莫之國也虛舟以
喻無心故觸物而不怒有人在其上則有
心於物而物攖之矣人能無心以處物孰
能害之
○碧虛註刳形則文皮去洒心則嗜欲除既
能自治則是遊於無人之野去此尚賢故
彼立德是為建德之國忠故少私朴故寡
欲知義所適故藏知禮所將故報不猖狂
何緣遊方外不妄行何緣蹈大方生可樂
死可葬終始居而不辭也願君去其緒
與粗妙相輔而行憂無所卑未能縣公

憂道遠無糧攀緣未絕也少費寡欲無糧
自足鶉居而鷇食也涉江浮海望不見崖
絕塵無著也自崖而反言力小者不前君
自此遠矣視聽不及也堯非有人忘汾水
也非見有於人日用不知也我忘人則無
累人忘我則無憂故獨與道遊於大莫之
國大莫之國謂造化也虛船觸舟喻無心
而遇物向也不怒非有人也而今也怒見
有於人也人不怒虛舟則物不害虛己可
知矣
○膚齋云以皮自累言有名於世皆能召禍
也前言無人之野即無物之始此又云建
德之國看此一段令人禮淨土其源出於
此戰國時南越未通中土借以立言初無
仁義耕作自食而無私寡未有禮義之名
故無所適無所將猖狂從心而行皆合乎
大道也以慕道之心自相勉勵而欲至於
此國無形倨不有其身無留居不有其國
如是則可以往矣涉江浮海至不知所窮
只是遊無窮三字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

自此遠矣言學道之人既悟之後向之所
資以自悟者如人餞送登舟至於海崖皆
已反歸矣譬見舜執而喜草書始因執而
悟既悟則執爲送者矣諸書亦資送者也
大莫之國即無人之野建德之國也虛船
觸舟而不怒此喻最佳

狐豹栖伏隱約猶不免於患皮爲之災
也今魯國君位無異文皮之賈禍作
刳形則外皮自去洒心則內欲自除超
然遠俗是遊無人之野也到此恐魯侯
渺茫無據又設建德之國以誘之作下
知藏見在而足與不求報施不爲忘又
安知義禮之所適猖狂所以恣行而不
離乎大道也可樂可葬言安生安死去
國捐俗則舍其係累與道相輔則蹈於
無爲若是者可以至於建德之國矣魯
侯未悟又慮道遠而無舟車告以但能
無以君侯自尊仍無戀此國位以是爲
車則可往矣又慮幽遠無隣無糧以至
故凡著物滯有者是附於虛其眾常若

此又告以少費寡欲無糧乃足君其涉
乎道德之海而無崖無窮送君者喻辭
位嗜欲平日相從諸熟者一旦棄去而
遊乎無窮則向之相從者望崖而不可
進遂與之日遠矣夫有人見有皆不免
憂累唯能若彼之寡蕩無名斯可免患
願君去累除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
國莫即無也盖由無人之野斯造建德
之國大莫則德亦忘矣即逍遙所謂
無何有之鄉是也虛船觸舟備見前解
○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舊從居爲
句諸解多因之今定從離爲句居屬下
文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山木第二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郭註怕然守一非敢假設以益事還用此本性任其純朴而已無所趣無所悅而任彼徃來順乎衆無所係而用其不得不然當故無損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爲斯大通之塗也故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呂註有術設其間則非所謂一之間也彫琢復朴去華務實也侗乎無識不知誰何儻乎怠疑不敢欲速也送往迎來勿禁勿止彊梁無所抑曲傅無所違而出於彼之不得已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以其無所設於一之間而已況天下之理有大塗者乎庖丁所以遊刃於其間而有餘地也

疑獨註鍾者虛中而善應以喻人心賦歛以爲鍾喻畜養精神以治心也爲壇祭鍾而後用喻成心之體然後成心之用也三月天道小成上下之縣體用備也王子慶忌問何術之設答以抱一以爲用無敢設也復朴喻復性無識怠疑何思何慮也往來勿禁各任所適從其彊梁柔順也隨其曲傅不彊柔也因其自窮所以不窮故賦歛而毫毛不挫此皆不出乎性分之內足以無損而自足也

碧虛註用心專一於其間豈敢妄設彫琢復朴制度淳古也侗乎怠疑倜儻無退也勤誠將迎而無抑奪順其推折任其附已因其自窮非勢取也賦歛而毫毛不挫民悅故無損也而況有大道者乎

鬳齋云循自然之理純一而無雜故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彫琢復朴去圭角而歸自然無識而若有若疑無容心之狀勿禁勿

止無將迎也強梁不順曲傳順也皆隨而
聽之自窮自至或順或逆終皆不求而
自至故無毫毛之傷大塗謂何坦然而行
無容心以處之也

金石春天之器應律呂而調陰陽所
當備者而賦斂於民以爲之則宜雖成
也今乃三月而成上下之懸設縣鍾
上下各六所謂編鍾是也怪其成之速
故問何術之設而致是答以唯知純一
是守無敢有所設也既彫既琢始於有
爲復歸於朴終乎無爲所以至於無識
而若怠若疑也萃乎芒乎其送往迎來者
去者之適前也來者勿禁以其曲附也
往者勿止從其彊梁也因其自窮使各
盡其情而已吾能止此而上下二懸猶
足以不擾而辨況懷大道於身者乎蓋
其謙辭也此言以道應物於物無往而不
從容執物而障道無往而不係累夫賦
斂以成事後世爲聞者所不免有道存
乎其間則事成而民不害也所謂有道

者何守一復朴而已矣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
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
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
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
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
嘗必取其緒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
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
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
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
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
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
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
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
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
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
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郭註患害生於役知以奔競木伐井渴才
之害也夫察焉小異與衆爲迹泯然大同
無獨異於世矣故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

將寄言以遺迹因陳蔡以託意恃功名以爲己成者未之嘗全功自衆成故還之道昧然而自行彼皆居然自得此行非由名而後處之無心而動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恣情任彼彼各自當其責寂泊無懷乃至人也辭交遊去弟子取其棄人間之好若草木之無心故鳥獸無所畏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

呂註翂翂翐翐則雖紛而不亂似無能而非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則躊躇不得已於動止之間也進不敢先退不敢後無出而陽無入而藏也食不先嘗必取其緒處乎不爭之地也行列不斥人不得害則羣於人之道也知功名之成必有虧而去之以還與衆人此大成之人所爲也道流而不明居則人莫見其功得行而不名處則人莫聞其名得則德也純常比狂猖狂妄行也不爲功名還與衆人也此所謂有道者能以有餘奉天下也陳蔡之厄所以處之非不足於此亦知之所無奈何耳舉仲尼者苟不知有所謂行列不斥與鳥獸之可入則不至於揭日月而行而爲功名之所累者幾希

疑獨註大成之人指老子去功爲名還與衆人此所以不隳不虧也道流於天下而不見其迹德行於天下而不聞其名不雜不變無心若狂故不責於人而人亦無責此至人之道也至人不欲名聞於人乎何喜於名也夫子於是辭交遊去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棄人間之好而求物外之理鳥獸爲之柔馴況於人乎

碧虛註鳥名意怠取其無毒害之心引援而飛食取其緒言避害之深也今孔子飾知以刪詩書修身以定禮樂昭如日月衆人師仰有如直木甘井先遭伐竭伐功矜名必無全者故神人無功其功歸民聖人無名其名歸臣道氣流布何嘗彰顯至人所居得行其道而民不見其迹也純常比狂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削除聖迹則無

功矣揹棄權勢則無名矣緣飾知以驚愚故有陳蔡之厄也於是孔子辭交去徒逃於大澤亦猶意怠之迫脅而棲行列不斥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虞齋云意怠燕也迫脅而棲言近人爲巢不斥不多各依人家故外人不得害之順道而行默然自晦故曰道流而不明所居得行其志不以聲名自高故曰居得行而不名處純常一也狂若無心不爲功名人我無責無迹而化也至人欲無關於世子何以名爲喜乎末後數語與列子食豕如食人意同

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二句得句分讀義自顯然郭氏乃於明字下著註故後來解者不越此論唯呂氏頴獨二家從居從處爲句蓋得當是德名應是明庶與上文義協言道德流行無往不在但不欲自顯其道德以取伐竭耳純常比狂彼此無責故能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此孔子服膺大成之言而

洗心藏密之效也故摽示後世以爲規戒焉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郭註君子之交無利故淡道合故親小人之交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絕無故而自

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其愛益加進去飾任素也因形率情故不矯之以利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逝任朴直前故常足也

呂註學孔子而不知有所謂天屬唯學與書之為務則所以交於天下者皆人合而已形莫若緣緣則不離而合矣情莫若率率則不勞而適矣不離不勞則任其貨之自然而性分已足矣用求文以待形哉不求文以待形則不待物宜矣此絕學捐書之尤至者也

疑獨註以勢交者勢窮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唯父子兄弟天屬也其相親之道尤見於窮禍患害之時故太史公曰疾痛未嘗不呼父母詩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故假人之亡國林回不以千金之璧為利而以赤子為愛出乎天性之自然盡其始無所因而合令亦無所因而離也君子以道交故淡小人以利交故甘道交之與天

爲其致一也孔子犯患之後交徒益散者其始有故而合亦有故而離也舜之將死以其真道命禹曰形莫若緣不以心使形也情莫若率不以物許情也形緣則不離情率則不勞故無文而反待物而自足矣

碧虛註天屬者以親相合甘以絕無故以合所以親有故以合所以絕孔子絕學捐書庸乎加進去其利合留其天屬也舜之將死以真道清冷曉悟禹曰形屬外因物而順之情屬內自守而須之物順則合自領則適既合且適亡假文采以待形用固不須外物之附己也外物謂既交徒交華廣檢云吟音寡曉也以真道告之緣謂因其自然率謂借其自然不離與道為一也形指衣文指身外之物不以身外之物待我待猶賓客曰待不以身外為文華則不待於物此不待不資之也

天屬相收出乎自然無故而合也利合相親出乎使然有故而合也以夫子之

交徒比林回之赤子則有故無故可見淡親甘絶又為世道況言之比相收相棄之所以分也夫子既悟歸而絶學以至於無為捐書而究其所以然弟子無揖遜之禮而相忘於前其愛益加進則去飾任真皆天屬也奚獨父子而後為至親耶形緣而不離則已亦在其中而不勞則性常適所謂我者待矣又何待乎禮文何資乎外物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山木第三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郭註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勢不便而強為之則受戮矣

呂註明雖故言若此而不見害者虛已以遊世之驗也

疑獨註大布也緳帶履係故以帶係之魏王欺先生之憊莊子答以是貧非憊乃引騰猿自喻得柟梓豫章猶君子之得時

令處柘棘枳枸之間謂遭昏主亂相離欲不憊不可得也如欲強以直言行道比干之見剖心徵驗昭然也

碧虛注無行于人謂之憊不遇困窮謂之貧夫騰猿之處木也得勢則王長處難則危行人處昏亂之世而欲逞英材召患必矣

鬳齋云攬把也蔓纏繞不柔上著加急字其狀猿尤精結以微也夫三字亦奇

外利祿而守志者貧無所守而弱敝曰憊貧者士之常憊者士之卜故南華於一字之間必正其名所以欲充其實也騰猿之喻夫豈得已意在柟梓柘棘之分以形容其不遭時耳觀南華所對可謂確乎其尚志者矣吁士抱道而不遇實音何代而非魏王耶然心廣體胖足以勝之則亦何貧憊之有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以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郭註天損之來唯安之故易而物之儻來不可禁禦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卒矣言變化無窮皆自然也任其

自然則歌者非我也天地之行不可逃偕逝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所在皆安不以損爲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感應旁通爲四達故可以御高大物之利已非求而取之夫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於形質而已盜竊者私取之君子之致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若鷾鴯之畏人而入於人舍此所以稱知況之至人玄同天下故相與社而稷之此無受人益所以爲難也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正以待之無所爲壞也凡言天者皆明其不爲而自然人亦安能有此自然哉故曰性是以聖人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

呂註焱氏之風猶焱氏之頌木聲人聲犂然有當於人心則其心亦槁木槁枝而已已自無已而廣之則是造大愛之則是造哀也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今則天損而已安用廣已以造大邪無始非卒正以待之人與天一晏然體逝而已安用愛已以造哀邪知今之歌者則知所以爲始卒爲天人者莫不在此矣天地之行非人所得止運物之泄非人所能關無受天損則與之偕逝不敢以爲損而去之也執臣之道猶不敢去而況所以待天乎此無受天損所以易也爵祿並至命之在外者苟受物所利以爲益與盜竊何異哉君子於四達並至之際以爲物之所利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以是不敢受而取之如鷾鴯之畏人而襲人間則天下相與社稷之不可去此無受人益所以難也化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禪之者即不化者也又惡知其○終始哉有人有天皆天而已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此有人之所以爲天知其爲天則晏然體逝而終矣

疑獨註七日不火食則幾死矣至於命者安之而無死地歌焱氏之風心樂乎道也有其無數則不役於陰陽有聲無宮角不役於五行也孔子恐回聞歌而遂廣己之事以造大意見厄而遂愛己之生以造哀情故告以無始非卒言變易無窮也合天

人以言之令之歌者誰乎不知所以然而然也飢渴寒暑陰陽之患窮桎不行亦天時也天地之行運物之泄皆本於陰陽陰陽於人不啻父母從以與之偕逝也人臣受命於君猶不敢去況受命於天乎如用因逆之曰其襲諸人間無所不適爵祿與世修天爵而人爵從之君子得爵祿以利物豈係於己吾之命有在外者謂人益自外至以至公而受人益非竊盜以取之凡不能充其類者皆竊盜也吾若取之何哉言受人益而非私也此爲天人間人受而拂之故得免害於聖人和光同塵天下保桂而不厭也化萬物者化也稱之於化也之化代興莫知終始止以待之而已有人中之天有天中之天人而不能有天性而然命也天而不能有人命而保性也性命之理猶陰陽之不可相無體逆而終順性命之理而合天人之變也

碧虛註據几擊以歌古風孔子恐預回廣己而造大愛己而造哀因言之以人遇飢渴窮桎不憂則易爵祿勢利不動則難無始而非卒言有此命則有此報人之所遊不與天勝今歌者猶不知所以然也夫人常與窮塞不通者天報之也升降則易治之如此難且若命所至猶況況所以行天乎爵祿之來則於利物爲己也命爲下內爵祿榮外亦命也天下公器也私受我然之稱知能達言也擇居之使得容留而不頗逆人深也然而循體人合者以窠是在爲孔子自命爵言天命故易安爵祿人事故難卻然歷艱難而不忍去者存之在當故也且物莫不有始卒唯盡性命之脩者始卒莫與爲其形而聞人也窮桎爵祿天也既與天合則窮達非人矣人之不能順天理而妄作亦性然也故聖人泊然無情隨化所往此達命之至也

膚齋云廣己尊我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無畔岸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人與天一言在我者皆天理今

之歌者亦非我也無受天損貧而樂也無
受人益富不淫也謂天損之時不容不安
故易人益之來欲辭不能故難窮祿不行
推之不去運物之世氣數往來皆天也君
命且不得違天命其可違乎此無受天損
易也始用謂此意纔萌四達所向無礙事
隨而集爵祿外至亦命使然故曰吾命有
在外者無功而祿君子恥之視如盜竊然
有推不去者此無受人益難也鷾鴯即意
怠畏人而與人相近居社稷祭祀之地人
自然而存留之如燕在人家人自愛而不
之言處富貴之人能如鷾鴯之無益無害
於人則亦無識惡之者既富貴矣安得無
益無害此所以為難無始而非卒言不知
其始終但居造化之中待之而已人者天
所生故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為之故有天
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此條與生字同人
性生而有皆得之於天非人所與也故聖
人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
　槁木槁枝皆無情之物歌焱氏風傷今

思古也廣已而造大猶云張皇其事受
已而造哀鍾情受成也夫天損之來安
之則易人益之至辭去則難孔子嘗謂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南華反立說
稱意尤奇而於理無悖此所以度越諸
子也蓋貧而無怨難指俗而言無受天
損易為學道者而言若顏子簞瓢自樂
無受天損易也王子授登卑仰呼無受
人益難也蓋天損之來安之在我不以
損為損此所以為易人益之至制之有
節不可辭却此所以為難然而有始何
伏勢若循環又安知天損之非天人益
之非損乎是以達人視損如益處窮如
通故不淫不移死生其奉也信知無始
而非卒則何損之能損哉天人之理互
相因成今之歌者亦非我也造物使之
耳夫物受天地運化不啻人臣之從君
命唯知道在躬者不受其損也四達並
至命在外者得之有道非竊取也則人
益之來君子亦有時乎受之矣鷾鴯畏

人而襲人間喻處世全身之知其額窠巢而不去猶人守社稷而不可離也天地之化物不出其變人當以天合天安時任化許祿窮途非所介懷人而不能有天曾鷸鶋之不若也運物若虛無江南古藏本作運化於義為優桂當是窒本經多通用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爲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郭註執木兼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日能覩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夫相爲利者當相爲累故有欲於物物亦欲之許洞之也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之道入俗從俗不違其禁令也以見問爲戮夫莊子推乎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掊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呂註覩異鵲之利而從耳目之好是守形也不知有虞人之誶足以爲辱是忘身也物與物交即濁水靜而玄覽即清淵夫至人之於清淵未嘗頃刻迷也而莊子言此者明虛以遊世如與魏王言者雖足以無害而畏人之所畏又不可不然也

疑獨註樊藩籬也感觸也蟬得美蔭所利者小只忘其身螳螂捕蟬有意於得所感漸大故非徒忘身又忘其形異鵲又從而利之志在必得其惑愈大性命之理皆忘之

矣世人爲利欲所惑者愈大愈忘可不謹歟莊子於此悟而歎曰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舍彈而回栗林虞人疑其盜栗遂而誶之莊子知物情若此居家三月不出戶庭藺且莊門弟子疑而問之答以吾守形而忘身觀蟬鵲所利而已亦忘其身觀濁水而迷清淵以其見彼而反照以此也夫子指老子入俗從俗和光同塵之義

碧虛註夫物相爲累而忘其所不忘者由彼此之感召故莊子捐彈反走而虞人疑其盜栗也三月不庭因虞人辱問故守形追悔今乃忘身悟夫向者覽外境之塵而失內照之明也夫子指長桑公莊子之師入俗知禁則遠禍踐境違令則招侮孔子涉人世而不免戮辱皆幸脫烹伐者也

鬳齋云翼大不逝目大不覩逐物而自迷之狀螳螂與鵲異類而相召皆忘形忘眞相累者也守形養生言我爲養生之學忽因逐鵲而忘其身是以欲而汩其理也濁水喻人欲淸淵天理也入園問俗猶入它人栗園是違禁也此言物無小大有所逐者皆有所迷而不自知也

樊舊說同藩籬之藩音訓但遠兼氣象隘陋非所宜遊今依字以山樊釋之則陽篇夏則休乎山樊謂山林茂密之地三月不庭音義註一本作三日詳下文項問之語則三日爲當傳寫小差耳從其俗碧虛本作從其令元本應是令字故郭註及之與禮記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義同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郭註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也

呂註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所以無往而不愛也

疑獨註夫驕盈矜代人神之所不與虛己修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

碧虛註妍美者自驕故爲人所賤醜惡者自卑故爲人所貴陽子使弟子記其事欲後世行賢之人去自賢之行也且美惡二妾有以見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矣人

鬳齋云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段與前蟬鵲等皆是學者受用親切處

存自賢之行則美者人猶惡之況於惡乎去自賢之行則惡者人猶愛之況於美乎美惡由乎形愛惡由乎心貴賤由乎命形一定而不易命有時而窮通心則隨物而變故其愛惡也無常至於彼自美惡而吾不知其美惡則心與物忘同乎溟涬然後可以化物矣彼能忘賢此能忘賢是爲不尚賢所以使民不爭歸於自化無爲而治莫大於斯故用以結山木之論

是篇以山木命題即大材櫟社之義皆以不材得終天年又以雁不能鳴而見烹相對立論則南華之於世諦觀之亦熟矣夫木以擁腫全生理固然也而物之壽夭窮通各係乎命分所遇不可謂例以不材而幸免也材與不材俱爲著迹中間一路猶涉嶔詭以其似之而非故未免乎累必各離三者而獨立乘道德以浮遊與物同波與時俱化超物祖而無累去文皮而化火則建德大莫之國不在遠求而可至矣若虛船之觸舟不怒賦斂而毫毛不挫皆以無心待物物亦以無心應之至論陳蔡之厄不若鷾鴯之知螳螂蟬鵲不知投彈栗之此皆處材而未嘗忘於不免乎累也林回棄璧負赤子而趨帝舜命禹直而緣而情率則知聖天屬而不待外物矣大布而過魏王攀枬枝而發歎以明處貧而非憊知天損之易安則人益之來處之必有道矣結以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是超乎材與不材之間而真似者也故其人不憚諄複期學者更進竿頭一步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田子方第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郭註東郭順子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而順物故真不失夫清者患於太潔今清而容物則與天同清虛正已物邪自消故不欲動不欲言自覺其近也土梗非真物知至貴者以人爵為累也

呂註其為人也真則同人貌而天矣凡人之心未始須臾不緣物真人則虛緣而葆真凡人之清則患於太察真人則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則所告者不在言譚之間使人意消則所毀者不在事為之際聖知仁義則言與行而已如子方之師則所謂道德也未嘗形而不得故形解而不欲動未嘗言而不得故口鉗而不欲言則非學之所及故知其所學為土梗耳夫魏豈不為我累哉

疑獨註凡虛而順物皆多失於[illegible]而拒物者多失於無所容世有無[illegible]之[illegible]正容以悟之使人取正於[illegible]而[illegible]意[illegible]不正己而物正是也文侯始不[illegible][illegible]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及聞子方之師道德若此遂悟理而忘形忘言佚從知吾向所學者真土梗耳土梗特土直知道者一身尚以為累況魏國乎

碧虛註赤宅七家人也不形好惡天也虛緣葆真混俗也清而容物天合也正容悟

物以身率導也使人意消方寸之地虛矣
聖知仁義名教也子方之師道德也悟所
學爲土梗因真而別妄也知魏國爲我累
有大物者難忘也
廬齋云雖人貌而具自然天德虛心而順
物未嘗動其心曰葆真淸則易離物而能
容之言其大也人有非道動容貌而使之
自悟消其不肖之心形解口鉗言其自失
以有國爲累故未得深究無爲自然之道
也
褚氏管見云名所以彰德外學也內學
則以爲累德故凡學道之人爲世所稱
者皆未能無迹非德之全若東郭順子
其徒猶未嘗稱之世人又安能窺其萬
一特因文侯之問遂言大略其爲人也
人貌而天謂外同光塵而內不虧其自
然之德虛緣則無爲也而能混迹以葆
真淸則忤俗也而能恢度以容物正容
以悟此爲容之道使人意消則德博
而化容之在我其化在彼此人所難能

者而順子能之非唯不待乎稱揚而亦
不可得而稱揚也聖知之言仁義之行
循其外者耳子方之師之德足以使人
內化文侯聞風而悟至於形解口鉗亦
可謂速化者矣悟所學爲土梗則知絕
學爲全真悟魏國爲身累則知無位之
可久此使人意消之良驗也又況於親
炙規誨者乎其爲人也真疑此真字爲
冗下文有之誤加於此詳文義可見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
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
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
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
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
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
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
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
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
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
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

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郭註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盤辟其步嫈蛇其迹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禮義之弊有斯飾也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心矣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呂註進退成規成矩則威儀詳於折旋之間從容若龍若虎則機變出於燕閑之際諫我似子道我似父則非得我於眉睫之間此所謂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者也禮學之弊如是魯人則尤甚者夫東郭順子正容以悟物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則古之聖賢所以相與者如是其微邪

疑獨註禮義出於人心知禮義之迹而不知其本故陋於知人心但見其進退威儀之間耳其諫之則如至親其教之則如至嚴文勝之弊一至于此溫伯雪子所以屢見而屢歎也若夫仲尼見之則目擊道存而不容聲由是知見於言語威儀之間皆其粗者也

碧虛註明于禮義謂進退規矩威儀槃辟也陋於知人心謂諫我似子道我似父也心契常道則目擊而妙存其可道者禮義容聲而已矣

庸齋云規矩有法度龍虎成文章諫我似子道我似父交淺言深也目擊道存即正容悟物之意

言所以在意得意而言可忘禮所以接誠誠至而禮可薄故先聖教人務脩其實而文非所尚也則夫進退從容諫我道我者形[illegible]成光去道愈遠謂之陋乎知人心也宜矣昔韋鼎請見文中子三見而三不言恭恭若不足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教不殺之嚴矣是亦庶乎目擊道存之義云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

絶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
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
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
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
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
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
而生吾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
日夜無郤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
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
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
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
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
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郭註心以死爲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
由哀以自喪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
哀之大也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日成
見功足成行功直以不見爲亡耳待隱謂
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夫有不得
變而爲無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物自無
心其化常新不以死爲死也薰然成形又

奚爲哉知命不係於前而與變俱往不可
留也雖執臂相守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
此亦可哀而人未嘗以此爲哀何邪唐肆
非停馬處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人生
若馬之過肆無駐須臾新故相續不舍晝
夜汝殆見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
汝安得有之服者思存之謂甚忘謂過去
之速言汝去忽然思之常若不及俱爾耳
不問賢聖未有得停者不忘者存謂繼以
日新雖忘故吾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
患焉故能離俗絶塵與物無不冥也
呂註步也趨也馳也可追而及也至於不
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則不
知所以然而已故以譬奔逸絶塵而回瞠
若乎後矣心未嘗死者不知有死也則心
死而後人死次之此哀莫大者也日之出
東入西物莫不比方而獨有目有趾者待
是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而日未嘗
有存亡也物有待而死生而所待者未嘗
有死生也則吾之所以不言而信不比而

周無器而民治乎前者終以延而已使吾
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
無隙則與萬物皆有待而生其能體所待
以至於不知其然邪以是日徂則非不化
以待盡可不哀與則哀莫大也汝求吾所
以奔逸絕塵之處而莫得是殆著乎吾所
以著而不見乎吾所以不著也人心操存
舍亡孰有所以著而可哲乎是役已盡矣
而汝求之以為有與求馬於唐肆何異唐
與肆馬之所閱而非馬所居也吾服汝也
甚忘則所謂吾者無有汝服吾也亦甚忘○
則所謂汝者無有然汝奚以甚忘為患哉
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則所謂奔逸
絕塵者可見矣
疑獨註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所
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也不言而信蓋所
化也不比而周非親人而人自忠愛之無
治民之具而民自治乎前不知所以然而
然也夫至於命者知乎晝夜之道達乎死
生之理故有形死而心不死者哀莫大於

心死非不亡之死人死者形化而心不化
也日之出東入西萬物莫不附麗凡具形
體者皆待陰陽而後成功出為陽故存入
為陰故亡萬物皆有待而死生舉不逃乎
此也唯無死生則無所待矣一受其成形
不化以待盡待盡無所待也此孔子無生
無死也日夜無卻合陰陽為一體以物而
動無心以順物不知其所終不以亡為死
蒼然而成形不以生為生也日徂日與化
俱往交一臂而失言造物之驅人百年一
瞬耳人知以死為哀而不知此理尤可哀○
也著明也唐肆當馬非停馬處言從求向
者之有不可復得猶藏舟藏山而亡人不
負之而走者所以見者日新也若夫故者
已盡矣安得有之吾服汝也甚忘使汝忘
吾汝服吾也亦甚忘使吾忘汝服猶思也
吾有不忘者存繼之以日新也
碧虛註超逸絕塵得妙理卓絕應變無窮
夫迹之滯形之變化猶可追復若乃靈
府不虛趨死不反哀莫大焉心死者執著

自喪之謂遽伯玉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
非者其心活耳目之出没不已比物之生
化不停觀者非日莫見履者非日莫行目
得日新之妙則視不眊趾得日新之妙則
履不蹶是曰成功也日出則萬類皆見日
入則萬類皆晦萬類有休王之數死生各
有日唯逃乎數者無所係待也仲尼知死
生有命故上不逆造化下不抝所晝效物
而動物攖亦攖日夜無卻心無間斷而不
知所終有終則間斷也陰陽之氣薰然成
形若規度前事則悖於天理是以聖人常
係日新期至則往且吾汝相與交臂之頃
已成陳迹有志之士寧不慨然吾所以顯
著外化也汝殆庶幾於此而彼已盡矣奚
足論哉吾之一不化者則非汝所及故瞠
若乎後矣日新之妙百姓日用而不知以
其無迹也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
肆唐肆豈停馬之所哉吾汝相服甚忘即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之義師資兩忘吾汝
何患亡乎故吾身非我有也有不忘者存

道無不在也
鬳齋云心死喻無所見生而無所見尤甚
於死故哀莫大焉比方可數也日出日入
言自朝至暮有目有趾羣動之物必待日
而後事可為人事之存亡係日之出入萬
物有待於道猶人事之待乎日也人受形
則此道在身無所遷變效物而動無所容
心無卻無間斷言此身無非和順之理雖
知事物無非命而不以命為規度也日徂
者與之俱往交一臂並亡也吾終身與汝
周旋而汝未得此道汝但見吾所可見而
不知有不可見者道必至於無而後盡汝
以有求之所以見不到盡處唐無壁屋詩
云中唐有甓唐肆今之過路亭求馬於唐
肆刻舟求劍之意極其不可知曰甚忘服
行也吾與汝之所行必極其不可知汝與
吾之所行亦必極其不可知謂此事我與
汝說不得必至於忘言而後盡汝雖未至
於此亦可求焉汝既知有奔逸絕塵一解
未盡到汝能忘其故吾之時雖與今所見

不同而已之不忘者仍在謂見到無處方
盡依舊只是有時道理也
孔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即楊子所謂顏苦孔之卓也聖人之心湛如止水物來斯燭潛應所感是謂與物爲春日夜無卻者也若其心死則枯槁絕物滯於頑空沈淪幽寂莫使復陽故哀莫大焉既心死而不復陽則人死亦隨之矣日有出入以喻物有死生有日當是有首天地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首有趾謂凡戴天履地之人是指造化物之存亡係於造化之出入所謂有待者也日徂則與化俱往吾終汝共處一生之中若交臂而過頃刻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見乎吾所以見特覷其迹陳迹已化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爲齊說爲近又疑當時闤闠有此名如京師馬行樊樓之類要亦不必深究吾服汝也甚忘謂吾思汝之前事已俱化矣汝之思吾亦然此古今聖賢愚知所共非可以計力免但當委而順之知有不忘者存足矣竊觀此章問答極於出生入死造化推遷之理先儒所未發明聖弟子所不可得聞者也唯顏子優入聖域故夫子以此告之再詳交臂而失一語有以見拳拳於道義之間情均天屬德意藹然惜夫化機之不可停聚居之不可常也然而知有不忘則大常者存非化所役去來只在無待而間之前所云者特其涉世之迹耳豈足以窺聖賢之蘊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田子方第二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郭注慹然似非人寂泊之至無其身心而後外物去初者未有而欻有遊於物初然後明物之不為而自有也心困口辟欲令仲尼求之於言意之表試議陰陽以擬之出天發地言其交也莫見為紀之形而未嘗守故明其自爾故無功也生萌於未聚死歸於散所謂迎不見首隨不見後至美無美至樂無樂也死生亦小變知小變而不失大常故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知身

貴於隸故棄若遺土苟知死生皆我則所貴者我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已為道者解乎此所謂懸解也老聃謂天地日月皆不脩為而自得孔子謂比吾全於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也

呂註未始有物則超居溫然非遊於物之初心困焉則非知所能知口辟焉則非言所能言議乎其將非其至也夫陰陽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道之為紀近之於日外而萬物內而一身莫不自是也或為之紀莫見其形消息改化以之而已生萌死歸始終無端亦以之而已則向所謂物之初者殆是也天下之所萬所繫非其聚之至得此而後為其美且至也然亦易數之易水此其小變而不失其大常得是而遊之者天下莫不一而同焉則死生終之能滑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知身貴於隸則貴在我雖有小變豈以所賤而失吾所貴哉萬化無極亦奚足以患吾心已為道者解乎此故也

疑獨註物之初謂未有氣質之始試議其將難以盡言也肅肅北方之氣赫赫南方之氣大呂陰聲生於巳是出乎陽也黃鍾陽聲生於亥是出乎陰也陰陽之中各有沖氣以為和而物生焉物得以生不知其紀而莫見陰陽之形消息盈虛至日有所為繩言陰陽變化之理生出於不生此其所萌也死入於不死此其所歸也非是陰陽也孰為之主哉天下之至美無美至樂無樂故所行日新所玩無窮故得在己之美而遊乎物之至樂可謂至人矣死生小變而大常也以易數魚易水猶人處大道之中陰陽化生未始非我也以死生為大變則處之自樂何足介懷天下者萬物所同得其所同則死生莫能滑況得失禍福乎聖人以道為貴其次貴身則有患矣人皆知身貴於隸而不知身為大患知道貴於身則貴常在我而死生不得與之變天地之間萬化無極何足以累乎心唯有道者能解乎此孔子既聞至言復問老子

德配天地猶未能忘言何也老子答以水之於汋至人之於德天高地厚日月之明皆本於自然又何脩焉謂吾雖有言猶無言也

碧虛註槁木遺物謂其藏精蘊神離人立獨謂其表耦入寥遊於物初未始出其宗也擬知而心已困欲言而口又辟離心忘言斯近之矣夫肅陰之氣降乎下赫陽之氣昇乎上二儀通和萬物妙化謂其有綱紀也而不覩其形死消息有數晦明有常謂其有造爲也而不覩其功用生則萌於恍惚死則歸於窅冥無端則莫知其始無窮則莫知其終若非此道何物爲之宗主邪孔子又問遊學於忘言之道夫學道詎有所得得其性之至美至樂而已其於死生也猶獸之易藪魚之易水皆爾小變又何患爲夫天下者旁礴萬物而爲一自其同者視之則已之百體猶塵垢也此之死生猶寤寐也況其它乎故視軌御與軒冕猶易水易藪耳所謂外化而內不化者也貴在於我未始非吾其樂無涯詎復有患譬水之汋挹而善利豈有所造爲至人之德業廣被豈有所脩治猶天高地厚日月之明何假脩焉是以夫子自喻以醯雞去覆而識天地之大全也

鬳齋云立於獨言超乎世表物之初無物也陰陽發乎天地四句只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交通成和即獨陰不生獨陽不成似有物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晦明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始終無端皆言造物也至美至樂皆道之妙魚獸雖易水易藪而水草不失猶人同此天下豈能自異知其一出於天而莫不同則死生且不能滑況禍福乎僕隷去來棄如泥塗以我貴而彼賤也若知道之可貴貴在於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之至美至樂哉世間萬化無極又何足爲心累但愚俗不解唯已與道合者方曉此耳至言指前文謂老子猶不能離言語以脩心孰能免此答以江河之水汋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爲而自然

也至人之德與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又何容力乎

物初者無名天地之始即太極也肅肅出天赫赫出地即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循環無端似有物爲之紀而莫見其形即所謂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明夫物初則知己之初以至天地之初亦若是而已得是至美而遊乎至樂斯爲人道之至也夫物之生死有萌有歸人之生死可不深究小變謂生死大常不壞也不壞者一靈之本靜而曰性含虛靈爲有餘動而曰心入塵垢爲不足達斯理者涉變而通知常曰明其存也如月在水其化也如風行空何易永彭之足慮哉天下者萬物之所同則四肢百體豈吾獨有知隸賤可棄而身貴常存則何得喪禍福之能滑夫水之於清性自然也喻至人之德無假脩爲而物自歸之天職生覆地職形載主教化者聖人之職斯其所以爲大全也嗚此章要旨在生萌死歸而先聖於此多不明言欲人反而求之究其真見之實然後不爲死生轉移且人處生死之間上知下愚無得免者生圖厚養死圖後葬比比皆然而罔知所萌所歸之何如也夫欲知其所歸必當究其所萌乍聞此言若茫然無致力處研窮經意至有發明

南華亦嘗有云察其始也本無生非徒無生而又無形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有生生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四時也又云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則先聖不言之秘真人已詳言之人患不求耳是道也可以心會而不可以言盡即禪家究竟父母未生已前風火既散已後雖因師指而入終焉直須自悟所謂說破即不中是也學者勉之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

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郭註德充於內者不修飾於外

呂註莊子數假孔子問學於老聃之徒以明所謂聖知者非至道之貴也此言不發則學者無以知尊孔子之實

疑獨註揚子曰通天地人曰儒斯眞儒也內有其道質也外有其服文也有一不具皆非儒也唯聖人踐形然後能稱其服學不至於聖人而服儒衣冠此俗儒也舉魯國儒服而眞儒一人則尊孔子之至也

碧虛註爲王佐者一夔而足與儒教者何假三千故羊質虎皮必有惑者儼然若無豈然知者哉

虛齋云此段蓋言儒服者多而皆不知道也

南華以間世卓犖之才而居溷濁之世時人無足與語無以發胸中之奇遂上論皇王中及孔老下至楊墨桀跖悉評議而無遺其於察言行之實判心迹之微不啻明鑑之燭秋毫也或謂所談多譏孔子徒觀其言而不究其意耳是章結以舉魯國儒服而儒者一人余謂學孔子者莫南華若也請觀東坡莊子祠堂記庶表余言之不妄云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礡臝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

郭註內自得者外事全故神閒而意定也

呂註小則百里奚之得政大則有虞氏之

動人以外物入其心而能至足者未之有
也解衣槃礴所以爲真畫畫者也
疑獨註爵祿小物死生大事能外爵祿未
能外死生能外死生則無所不能矣夫内
矜則外荘内足則外閒内矜則神散欲進
而有不定之嫌外閒則神定雖爲而有無
爲之意元君擇畫史而得其真由此道也
碧虛註待時命而飯牛人必觀其行事父
母而忘生衆必察其孝急於人用者學未
至道然自得者亦必精粗迹尚爾況妙理

○手

庸齋云方其飯牛豈有求爵祿之心唯其
不求所以見用動人者感動而化之畫史
之無心於求知而解衣槃礴元君所以知
其爲真畫也

爵祿無心而飯牛故穆公與之政而治
工拙不矜而槃礴故元君知其畫之真
心虛則物附内足者外閒故也今世之
從事才技者汲汲然恐人之不知而用
才者則惟外飾是取宜其付之不精也

再考飯牛而牛肥只應作飯牛而肥謂
百里奚雖處賤躬耕而樂道忘貧出臘
究悅非謂牛肥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田子方第三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頿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民有瘳乎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郭註聊以卒歲竟無所求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尚同則和其光塵蕩然自成則與衆務異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為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也文王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矣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呂註知臧丈人之足以為政得之於其釣矣釣之閒焉以之夢期之以卜而不卜者上恐大臣父兄之不安下恐百姓之無天也用之三年觀於國其效至於如所言則言而能夢不為不信欲卜不卜不為不敢直以循斯須而已典法無更六典八法受於天子者此其為一國之道也偏令無出則可以公之諸侯而後出此所以可及於天下也壞植則散其所樹之黨斔斛則非先王之嘉量也

疑獨註此一節寓言文王用太公之事文
王未得太公之時其心不忍百姓之無天
託夢以求之亦聖人順人情之道及受之
政大常之法不改不正之令不出三年之
後天下尚同故列士壞植散羣植者木之
直列士之操也方其尚同之時列士之操
無用故壞列士之羣無施故散尚同則天
下無異務故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入於
四境功成如此故文王北面事之而太公
昧然不答汎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
聞文王之舉太公非不能獨行以應天意
蓋不欲有異於衆故託夢以假衆人之情
於斯須之間耳

碧虛註其釣莫釣謂直鈎也託釣待時隱
於釣以為常耳文王假夢啓諸大夫大夫
謂先君之命何疑何卜遂迎而授之政列
士壞植散羣謂國治則忠臣隱諫垣於也
長官不成德謂民淳政簡斔斛不入境時
和歲豐也尚同則君臣一心同務則四民
著業顏子猶疑託夢之非實答以權之予
奪在乎斯須之間文王盡之矣又何論刺
焉

劉槩註三代直道而行知臧丈人之有道
則授之政可也奚必託夢以信諸大夫哉
蓋知道者必達於理明於權道天也自信
可也權人也豈可廢哉仲尼與文王蓋之
而顏子有所未及也然則高宗之夢有類
是矣高宗則所謂直道而行者也精神四
達與天地同流至誠之驗天人之際猶影
響也其夢賚良弼者不足疑矣莊子之寓
言以為文王欲明權必考古以驗今故假
夢以信於人學者或因臧丈人之論以推
傅說則失之

膚齋云常釣者釣常在手而無意於釣故
曰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壞植散羣言不立
羣黨不成德不有其功同務與衆同事不
自異也外國斔斛小大不同皆不敢入其
境內諸侯無二心莫不知歸也朝令者開
文王有及天下之問故逃去終身無聞古
本屬之夫夫上夫字讀同大太山刻石始

皇文曰御史大夫義同

埰植說者不一司馬註云行列也散羣言不養徒衆一說植者疆界頭造屋以待謀士故成疏云謀士之館也無隱范先生云植皆邊疆植木以爲界如榆關柳塞之類壞植散羣則撤戍罷兵隣封混一此尚同之俗也續考司馬子長樂毅上燕王書云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註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竹田曰篁植以爲界之物也按此則范講爲可據餘義備見諸解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郭註盈貫謂溢鏑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前矢去未至的已復寄杯水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象人謂不動之至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豈唯射乎

呂註引之盈貫持滿之至肘措杯水平直之至前矢適發而復沓方去復寓而在弦後者則矢往而沓還方矢則與前矢並言其前後相續而不絶象人謂其用知不分此射之射也不射之射則所謂純氣之守非知巧果敢之列故登山臨淵而不動其心發無不中推是以往則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何其宜也

疑獨註御寇之射用知之審者故能適矢復沓方矢復寓此射之射之中非道之中也及觀伯昏無人之登山臨淵揖行逡巡御寇汗流至踵則猶是虛知之粗可見矣若夫揮斥八極神氣不變則非聖人莫能故曰

國於中也然發矢[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分分
之外不[illegible]之[illegible]分又不足以[illegible]
[illegible]語者之[illegible]左手如[illegible]右手[illegible]
技故可[illegible]水[illegible]上弦發矢[illegible]
[illegible]而入[illegible]
杯水於肘上言其彀捉之妙衆人不動[illegible]
是射之[illegible]
射非[illegible]形[illegible]八[illegible]
氣不變也
[illegible]發之[illegible]分[illegible]而矢[illegible]
弦上者[illegible]去方來之矢已[illegible]
接一[illegible]如此之神[illegible]
躡[illegible]行[illegible]
之射也所謂[illegible]揮斥八極而不[illegible]
者也

此章明精藝而神耗者易窮以[illegible]而道
[illegible]者不慄當發矢者當而如[illegible]人可謂
盡射之藝矣及登山臨淵則[illegible]汗而不
能立況欲射乎此伯昏所以示不射之
射特寓道於藝非以是爲極致也然亦

揮斥八極之[illegible]養和之道[illegible]觀
於此[illegible]而自然若是何邪
蓋抑巳所以[illegible]師[illegible]所以[illegible]道也[illegible]
[illegible]射[illegible]不作矣[illegible]
講宗呂註衷證郭氏小失云方矢猶方
[illegible]也[illegible]之矢已[illegible]於弦非
當杯水於肘上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何[illegible]教曰吾何
以[illegible]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其去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知者[illegible]
去[illegible]不得交[illegible]生[illegible]大矣而[illegible]
已[illegible]大山而[illegible]
入[illegible]泉而不濡[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充滿天地
[illegible]以與人己愈有

郭註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蹲踞四顧謂無可無不可伏戲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也故其名不足以友其人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使人自得者與人而不損於己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己為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呂註冥閒栩栩然則其息以踵而深深之意以其得失之非我知命而安之也不知其在彼在我以道而忘之也蹲踞四顧則自省之不給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古之真人所以不得說不得濫不得劫不得友者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故也若然者其神可以經山入淵充滿天地與人愈有言道之無窮也

疑獨註此即諸語所戒令尹子文之事又況有吾以明之栩栩然氣微動貌此兄之來不可卻則順受之其去不可止則任之而已得失非在我又何憂喜乎亡乎彼我歸於大同得喪所以自泯天且不能與賊之況於人乎真人與化為友故知者不可得而說美人不可得而濫盜人不可得而劫羲黃不可得而友唯其如此故經山不介入淵不濡居困而不失其亨充滿天地與人而愈有也

卷十二 八

碧虛註冥閒栩栩然色澤欣暢知吾無以過人不矜故無憂耳目有生是安適於識虛軒冕去來何異蚊蝱之過目也故蹲踞弗進存神適德之鄉顏眄四方御氣窅冥之域彼之貴賤何暇及哉古之真人朴素故難說質真故莫濫寡欲故遠盜無求故不屈是知心無礙者生死不能變形無累者爵祿弗能劫若洪若止神無方故貴生堅而無盡其氣無體故沒在於而不濡濟縮於無內充盈於無外推功與物物足而己有餘也

庸齋云冥閒栩栩然在內而有自養之意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其

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躊躇四顧謂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者賤者知者不得說非言可窮美人不得濫非色可淫盜人不得刼非威可屈義者不得友道世而輕天下也介間卑細貧賤也道在已而充塞天地推以化人用之無盡也

中心閑豫故鼻間栩栩然息浮而動微知得喪之來不可却去不可止以為得失之非我而無憂色此其所以遺人者也不知其在造物乎其在我乎以為在我則無造物以為造物則無我彼我兼忘夫何憂哉躊躇四顧言其自得何暇至於人貴人賤則所樂也內其視三仕三已若遊塵之過前此言安命者忘貴賤輕利害忘爵祿也故仲尼以比古之真人真人者死生無變於已以其浩然之氣充塞天地故推以利人其用無極南華寓言於肩吾叔敖所以為可仕可止之鑑而於內樂無益損焉斯可與之論道矣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郭註言凡有三亡徵不足以喪吾存遺凡故也遺之者不以亡為亡則存亦不足以為存矣曠然無矜乃常存夫存亡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也

呂註天下有常存不死不生者是也得其常存而存之則存其存矣凡楚焉足以當存亡哉

疑獨註國之存者形存也吾之存者命存也至於命者國非亡而已有不亡者存係於物者國雖不亡而已之所存者已喪矣楚王利人之國左右曰凡有三亡徵欲有其國也凡君不係於國故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識楚王之存存者已亡國之存無益也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楚

未始存此以道觀之故無存亡也

碧虛註楚王有吞吳之志故使左右以言感之凡有三亡徵罰不敬老不尊賢不養民凡之亡也不足喪吾存不以危為次也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國雖存而生已喪矣

由是知存亡在道不在國邑也

鬳齋云此即則者有存足存之意謂道之在己不問有國與無國也凡不爲亡楚不爲存則世之得喪皆外物耳然其意乃在楚不足以存存一句失者既不足以自歎則得者亦不足以自矜此語極有味

凡君不以國亡係念而能存己之存知身之重於國也楚王以國存自矜而已之所存者已亡以國為重於己也已重於國則國雖亡而無傷國重於己則國雖存而已無有矣是知君子所當存者存乎道德而不在國位而況區區得喪下於國位者乎

是篇立論始於子方之師人貌而天隱德潛揵有不容稱者遂足以使文侯悟所學之非真知魏國之為累可謂善揚師德一言悟主者矣何患乎己之不立道之不行邪仲尼見温伯雪子目擊道存則啓迪之機不在乎諄諄訓告之間顏乎數超過絕塵瞠若乎後則大化密移益求諸交臂易失之際老聃遊乎物初而孔子識其離人立獨與眼相遇造妙若此而猶有問不幾於贅乎然非因機闡理則無以患後學故詳及於陰陽交和生物之與由其萌以究其歸使人人知天地之大全而忘形骸之小矣是亦聖人弘道濟物之盛心也長公謂當為儒者則以名法繩人矣乎稽其行審其所以然之反其說於國而獨存仲尼有以見真儒之不為偽然之易混衛[illegible]明照其可楚稱文王以爲文人政成而夜遁則知有心爲治者任賢無心應物無心者功成弗居君臣之道至是極矣所以示為世之標準也至若伯昏以射觀列御寇較三巳而無愛色此又論至命之士離人入天以化爲一揮斥八極死生無變者也

學道必至此地方爲極則不然皆外殉而
中殆者耳終以楚王凡君身國存亡之喻
明物我内外之分可謂知輕重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五

武林　褚　伯秀　學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无
爲謂焉知謂无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
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
得道三問而无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
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
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
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
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无思
无慮始知道无處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
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
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无爲謂真是也狂屈
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
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
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也

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无爲謂无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郭註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在自然非可言致不失德故稱德而不至矣禮有常則矯效之所由生故爲道者日損華僞華去朴全雖爲而非爲也物失其所故有爲物復歸根不亦難乎唯大人體合變化化物无難也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生死爲異更相爲始不知孰死孰生俱聚俱散吾何患焉各以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然彼之所美我以爲惡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死生彼我豈殊哉以不知爲眞是知之爲不近明夫自然者非言知所得是以先舉不言之標後寄明於黃帝則自然之冥物槩可見也

呂註知北遊則反本以求其所同而玄之極隱則不徼弁則不詠无爲則无事无謂則无言有言不答所以无爲謂也反於白水之南又趣明以求之狐闋之丘欲不至之地狂則不知所往屈則不伸黃帝之言意之所在也夫道不可以知知无爲謂則不知是眞知也狂屈欲言而忘非不知也是以似之我與汝知之是以終不近也道无方故不可致致則招之使來德在我故不可至至則自此至彼德則无爲而仁可爲也仁則所厚而義可虧也禮則爲而莫之應攘臂而仍之是相僞而已所以爲亂之首也故爲道者日損以至於无爲則仁義禮樂不待不絕滅之及无爲而无不爲

則仁義禮樂孰非道耶今已爲物則已有知彼歸其根而不知不亦難乎大人則无擇而物不能蔽歸根於芒芴之際亦易事耳生死始終无端无紀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知其氣之聚散爲徒又何患乎故萬物一也特其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二者交相化而已以是知通天下一氣聖人所以貴一

疑獨註北與水皆知之所爲隱弅而弅嶼喻陰陽之中无爲无謂者道也三問而不答欲其得之於无言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蓋不可得而言也反於帝宮而問焉黃帝以居中道故答以无思慮无處服无從道所以爲知道安道得道也知則未能忘言道曰我與若知之彼无爲謂與狂屈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能體无爲之道以行有爲之事故以无答爲真是欲答而忘爲似之言者終不近道也又引老子之言而語以知者不言之意无爲无謂則真知也深達之道不可致日新之德不可至仁可爲也上仁爲之而无以爲是已上義可虧也上義爲之而有以爲是已禮相僞也故見於道德仁義之後是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日損見知則可至道日損猶有爲損之又損則至於无爲无爲則萬法皆空唯變所適也今已爲物欲復歸根反本不亦難乎唯大人則易耳死者生之始則知生爲死之終易曰精氣爲物氣之聚也遊魂爲變氣之散也若死生爲一吾又何患神奇人之所好臭腐人之所惡本乎一氣運轉无窮聖人貴一所以明夫自然之道非言知之所得當究乎无言之理而至矣

碧虛註知北遊於玄水之上欲藏知於淵默也然知不終默有隱伏則有弅起知无所息投知於實以求安无爲謂以无答爲答其旨深哉白水則向明而趨帝宮靈府也黃帝即真君收視反聽諸有皆空以知爲是不知爲非者重增過耳不言之教即妙有也且真是與真知皆爲道障尤難除者也大道无形可致上德无德可至仁者

親愛弊則偏私而有可為義主裁斷斷則傾奪而事可彰禮尚威儀濟則矯飾而浮偽生矣皆自知之失以至乎亂當先損其知後損不知以至於无知无損而後无為无為而无不為也无為則无我其唯大人乎唯忘生故死莫能係唯忘死故復生之原知其紀者識其先有其聚者歸於散以死生為一條愚往而不暇哉神奇者性臭腐者形萬類皆以性存為美性壞為惡性之化為形形之復乎性不出一氣耳得一萬事畢孰不貴之哉夫有无之利用相妙之相須也故先舉无為謂之不答示至理幽微次以狂屈欲告而忘明語默宜合終以黃帝之知所以假言詮道或於知則為粗超於言則為妙也

虞齋云篇首一段分算是似之不近之鄉立意歸於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總以道不可以言致德不可以迹求仁義禮皆有迹則道喪矣而禮為尤甚隨僻然耶此為道日損也損之又損則忘其故吾之時至於无為則循天理之自然无所不可為矣求道而有迹則已循與物同能見本根之地難矣歸根言返於无物之初唯大人无為則易也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如花木之發終无不盡無二理即其生者漸死矣伊川云復入之息非已出之息即此意死生往來孰知其所以紀綱者氣若知死生只是一理吾又何患焉徒為一之為物生死一理而人自分好惡美惡如花方盛則為神奇凋落則為臭腐不知齊落其根生者又自是而始是臭腐復化為神奇古今往來只此一氣而已聖人知此故不以死生禍福為分別一貫无分別也

褚氏管見云知北遊於玄水喻多識之士欲求歸本源限於之丘謂未能全隱其知猶有以示人也无為謂則不復以知言故問而不知答反乎白水之南又向明以求之狐闋則疑心已空狂屈人以為狂而曲全者也欲言而忘明其不可得而言反於帝宮則求諸內黃帝居

中之主有知不得不應復告以知道安
道得道之要在乎无思无慮无從而已
故以問得其似似之次易不近則遠於
道矣知言之相反若此宜其夫子之於
人聽言而觀行不言之教以身率之无
待於言也夫道降而為德仁義禮猶人
生而知知而能能而役役則為物所物
欲復歸根也難矣唯大人則能物物所
以易也死生者一氣之聚散神奇臭腐
交相化亦以人之所美所惡言之耳聖
人貴一一則混然无閒何分乎神奇臭
腐哉唯知死生為徒者可以語此知謂
黄帝曰已下重行前文義不待釋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
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達萬
物之理是故至人无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
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
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
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豪為小待之成體天
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

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
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郭註至人无為唯因任也觀其形容象其
物宜與天地不異故百化自化而神明不
奪死者自死生者自生圓者自圓方者自
方未有為其根者故莫知自古以固存豈
待為之哉計六合在无極之中則陋秋毫
雖小非无亦无以容其質四時運行不待
為之昭然若存則亡矣孝然有形則不神
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不知其所以畜
也
呂註天地无為而无不備有大美也四時
變通始終不忒有明法也萬物雖多而道
无不在有成理也夫則充乎其中去則可
欲逆者无所往而不通皆任乎道而已聖
人原美達理知其不以為而自然者觀於天
地而已矣今神明至精與彼百化則以物
觀之物已死生方圓矣斯自而知其根哉
雖然扁然而萬物物莫非彼也自古以固
存彼未常去也陰陽四時各得其序非彼

而惟爲哉若亡而存不形而神則不可求之於有无之間也萬物以是相蘊而不知其然此之謂本根

疑獨註大美陰陽也明法生化也成理性命也聖人本天地陰陽之美達萬物性命之理入而爲至人則无爲出而爲聖人雖有爲而亦出於不作也觀天地之會通以行其典禮而已神明者天地之至精百化自化神明則與之而不奪故物之死生方圓莫知其根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長上古而不老是已六合不離此道之内秋毫亦待此道而成天下莫不由此以浮沉道常日新而无故是以陰陽四時因之以得其序若亡而存不形而神物由之以養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妙萬物者是也推此可以觀天道矣

碧虛註大美覆載明法生殺成理羣分也言則美彝議則法弊說則理亂惟无爲者默順四時大同天地萬化而未始有極可謂精明矣夫物皆自然故莫知其根獨立不改乾坤非神明莫能容秋毫非至精莫能成聖人法天地之行物受其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

庸齋云大美即易云以美利利天下明法謂寒暑往來一定之法成理謂小大長短之所以如何說得无爲不作皆自然聖人所以原自然者得諸天地而已神明至精言妙理物之死生方圓皆神明至精爲之孰能究其根極扁即翩然言物化无停而生化常存東坡云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非見道不能道此浮沉往來不故常新也惛然不可見油然生意也若亡而存死者生之徒也不形而神不恃形而立也

此段南華自立說亦接前章无爲无言之旨首三句即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體天地而育萬物豈直塊然无爲不作如木偶哉蓋爲出於无爲作本於不作若天時之運行地利之發育不越乎自然而已合天地之神明至精與物百化榮枯形狀昭昭可觀而

莫知其爲之者此所謂根也爲然而萬物即萬物芸芸之義自古固存道不渝也故大彌六合細入秋毫與物同波而日新陰陽俱運而有序若亡而存恍惚有物也不形而神窈窕見曉也萬物莫不生育於斯而不知此爲本根所謂本根者亦豈他求哉反求諸吾身存其所以生我者是已知其根而守之不離是謂歸根歸根曰静静曰復命學道至此始可進又玄一步故曰可以觀於天矣

○今從陳碧虛照散人劉得一本合彼參之上文於義爲優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六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知北遊第二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无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郭註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无心不可與謀獨化者也

呂註正形則坐而鑑一視則无妄窺故邪氣卻而沖和歸也攝知則歸根一度則不淫神來舍則守形而不離也德美則充而同於初道歸則止而集乎虛新生之犢則不知其所之言未卒齧缺假寐則聞其言而應也被衣行歌而去之悅其安之易也形槁心灰則寂之至眞其實知以其无知也不以故自持則其生也流也後三句謂

其所自出吾不知其誰也

疑獨註形正則不佚視一則不淫故和理出焉攝知將以去知一度將以正度故心虛而神來舍也唯其至和故德將為汝美唯其至虛故道將為汝居瞳然如新生之犢言其神全无亦其故日新也言未有終缺假寐被衣[illegible]行道行歌而去之[illegible]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與化俱往也媒媒晦晦无心不可與謀與化為人也

碧虛註體不邪目不蕩則沖和集收知慮簡法度則吉祥止於後衆美從而純白留瞳然反照視不淳外其道存焉乎故耳聞可道神入妙門言下契解寂然若寂也形若槁骸心若死灰正形一視也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攝知一度也媒媒晦晦則心然无心而不可與謀則道居此皆[illegible]缺之[illegible]而假寐[illegible]難以言也

虛齋云正形一視[illegible]形體耳目也攝知一度去其思慮[illegible]識也如是則[illegible]和全而神來舍矣[illegible]

下之[illegible]居也歸然无知而直視貌初生之犢視而无心亦[illegible]然无求其故言不知其所以然者何也言未卒而[illegible]和[illegible]不容言也[illegible]見此理之[illegible]事物不入於心矣媒晦[illegible]彼既无心我有不容言者彼何人哉深美之[illegible]也

是[illegible]者[illegible]而[illegible]化必還正形一視所以[illegible]外也攝知一度所以關內也可謂[illegible]簡矣[illegible]未卒而[illegible]則[illegible]可謂[illegible]也[illegible]如新生之犢一句于[illegible]矣[illegible]心[illegible]存之[illegible]此可以知入道之方矣彼[illegible]之[illegible]同人患在[illegible]知主令也无心而不可與謀[illegible]世間无復有此人也

[illegible]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郭註身非汝有而況无哉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有也至於子孫亦氣自委結而蟬蛻耳故其行處飲食皆在自然中來彊陽猶運動明斯道者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

○呂註觀天下之物得擅者莫若汝身而天地之委形汝不得有而親汝身之所存者莫若乎生而天地之委和汝不得持其成汝生之所本莫若乎性命而天地之委順汝不能遲其正觀汝之身知本无知則行安知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所味是皆天地彊陽之氣所爲則所謂道者汝安得而有之哉

疑獨註嘗若古之得道人身若我道之器而身爲乎造物之與奪則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形也身猶不能自有况於道乎非特身也生與性命皆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委順委於子孫亦其委蛻耳知其皆非汝有則當任之自然故其行其處其食皆從自然中來而不知所以然也天地彊陽之氣人稟之而生亦因之而死胡可得而有邪

碧虛註天道視聽接之不得果可得而有乎身者塊然而自有定汝之有哉答以既云獨化即爲我有委隨也身且非汝有隨天地之形而有生非汝有隨天地之和而有性命非汝有隨天地之順而有子孫非汝有隨天地之蛻而有故其行處食也皆元氣鼓吹而動於汝何有哉

鬳齋云委聚也四大假合曰委形陰陽成和而物生曰委和性命在我即造物之理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曰委蛻彊陽即生氣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爲之而非我有也圓覺經云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不知所持无執著也

丞或云舜師諸解罕詳及續者碧虛子
音義註云古者帝王有四輔左輔右弼
前疑後丞蓋官名也此說明當夫道本
无形因物而見身非我有以神而靈天
地委形有成必毀所謂吾者暫寄焉耳
曰生曰性亦然則子孫之爲委蛻又可
知矣故其行處飲食一當任之自然天
地之和氣流行生育萬物此榮彼謝彼
死此生皆道之運化无極而物之受命
无窮者也汝惡得而獨有之蓋明天地
造化无私以破世人執有其身而憐子
愛孫之惑始可以入道矣此南華真切
爲人脫韁解鏁之要訣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
曰汝齊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
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
生於冥冥有倫生於无形精神生於道形本
生於精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
者卵生其來无迹其往无崖无門无房四達
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

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无方天不得不高
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
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
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
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
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
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
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
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
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
爲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
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
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
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
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
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
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
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
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无值辯不若默

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郭註曰寘寘曰无形曰道皆明其獨生而
无所資借形則循精以至粗也萬物雖以
形相生亦皆自然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
明神氣之不可爲也夫率自然之性遊无
迹之塗者放形骸於天地寄精神於物表
是以无門无房四達皇皇逍遥六合與化
偕行也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
定天地萬物皆不得不然是以聖人斷棄
知慧付之自然使各保此分冥[illegible]也
與化俱者用物而不役已明道[illegible]物在
於不聽而物自得言无功乃足[illegible]道也无
所偏名教然自放所遇而安之以功名反
於宗者不逆未嘗聽物直聚氣耳死生猶
未足殊況乎天哉物无不理但當順之人
倫有知慧之變故難然其知慧以相當
順所遇宜過而過謂和合之[illegible]帝王所
與如此而已隙駒忽然乃不足惜已生又
死俱是化也死物不哀死類不悲解弢墮
秩言其獨脫變化風氣无爲用心於其間

也不形形乃成務則不至默而塞之故得
也
吕註精神於道猶爲昭昭至道之極則寘
寘物成生理則有倫其精甚眞則无形也
而萬物以形相生來往无迹四達皇皇也
人而邀於此則休乎萬物之與體强思達
其用无方天地萬物之生成莫非是也夫
博非知而辯非慧聖人已斷之益非益而
損非損聖人之所保也淵乎巍巍莫知其
紀有運有量非道之內萬物之所資非資
於外也由是而求道得其所在矣非陰非
陽唯道是從直且爲人與人同耳反宗與
天同也喑醷謂非所義者大寧觀堯舜奚
足分哉果蓏有理萬物所同人倫相齒大
道之序不逆不守不去不取之[illegible]調而應
之德之所以曲成偶而應之道亦不考不
鳴也帝王之所興起不過由此道耳人生
如駒過隙莫可留止物哀人悲不明其未
嘗生未嘗死故也解弢則弛張莫拘墮秩
則卷舒无礙魂魄往而身從之[illegible]不出乎

大治不形之形形之不形衆人之所同知非務其所將至也至則體之不至則論之而已明見於道則无值故辯不若默其聞於道則无聞故聞不若塞言者无言聽者无聞此之謂大得也

疑獨註有實實之志然後有昭昭之功有无形之道然後立有倫之事致一之謂精不測之謂神萬物相生以形而所以相生者此所謂精也故胎生卵生各正性命而至精之妙出乎自然以不來爲來不往爲往无門无房四達皇皇也知此道者四肢耳目會於義理所以用心不勞應物无方天地萬物之運行生化亦莫不由乎此若夫以博辯爲知慧者聖人已斷棄之而非損益之所增減者則聖人之所保也與化俱往而无窮供物之求而不乏物往資焉而不匱此皆道之功用也中國有人謂聖人非陰非陽言莫測直且爲人者適遇此形非有意也故反於宗以觀物之變化生者喑醷氣之聚耳世間衆庶皆有性命之理人倫之尊卑長幼亦然調而應之者天德偶而應之者人道帝王興起於此然時廢世祖迹非聖人之妙用也夫人處世間忽然而已出生入死如晝有夜而遂境昧理從而悲哀之此皆束縛於親愛如弓之在弢書之在袟惟獨脫者則能墮解之紛乎宛乎魂氣无不之死則人之歸也不形之形生而來也形之不形死而去也此固人所共知非將至之務也謂生死之理衆人亦能言之彼至命者則不論論則不至也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是得无所待得之大也

碧虛註陽出於陰有生於无其理煥然精神者沖妙之緒餘形質者和氣之土苴故錯雜類分胎卵莫停也其來莫知孰謂之迹其往莫測孰謂之崖出則徧高於何爲門入則充盈於何爲房无關无鍵非皇皇也過此沖妙之道皆與天合乃一應於无窮天不待不高四肢皆指道迹元云得一見也夫以知詢道則所聞亦以其答道則

其辭尚純故知古人所取捨之所不
能加而附于巍巍也述此萬物而不見者
先務其本非由外也故物往資之而不有
之此明神妙之不益不損也直此為入道
貌天形也將乃其宗入於寥天一噫亡矣
聚而為有生之物頃之復散為无故可天
爭是非皆妄猶其植物无情猶且於物之
應既往則忘而欲興事務者未嘗不以調
理人品不易其越先後之序聖人事王則
和為德應偶為道也人生世間又俾如矣
唯湛寂者无出入不化者无死生解脫隋
秩即決死濩灌之義紛綸宛轉故化不化
之間魂魄不守則百骸消散神歸於无也
不形之形不化者能化化形之不形化物
者不化也在形屬粗人皆知之得道者粗
妙皆忘矣言論則徒語其精粗而无所值
故聽止於耳而以不得為得也
處齋云有倫可別萬物也无形造化也精
神在人者也萬物以形相生人倫皆在其
中人雖貴於物其生則同无門无房不可

尋求莫知所出入邪遊虛而見此道冥冥
安思其所稱无方自天地至萬物因而形
各依上稟下无非此道人以博辯為己能
而不知所以知其者道也故聖人以達
物斷之不以益為益不以損為損所以為
在我外物不得而加焉終則復化而歸无
窮未免乎有心有迹物往以為而不凝則
无心无迹矣非陰非陽不可以物名之者
人之形而心遊物初直寫形天地開闢之宗
即物之初嘗聽氣不復也自其本初而觀
有形適足為累百年之間以天地比之道
臾而已果蓏微物生有時節有理存焉之
理也人倫有上下之相制強弱之相以然
同處世間相為齒列不違則順之不守則
化也調和偶合道德之自然帝王興起不
越此理而已出生入死即往者伸來者屈
易所謂窮神知化是也物自无而生死又
歸於无本同一理而人物自為哀樂此有
所包裹而不明如在弢袠之中能自知覺
則解弢墮袠矣紛宛言其變化大歸謂其

真宅不形之形不可見者形之不形體中有不可見之形釋氏所謂唯有法身常住不滅此事人皆知之未能離形以求故不得至學者將極乎至則所從事不止如斯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此又說高一層話另而有所遇曰值此有迹之見道不可以形迹求則无值矣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也昭昭生於冥冥至形本生於精明天下之有生於无也萬物以形相生一生二二生三之義來往无門而四達皇皇无非門也思慮恂達而耳目聰明无非用○也天地萬物莫不由斯則道之為用大矣世人徒以區區博辯為知慧而欲求合乎大道聖人已斷棄之矣此章首所以先令捨擊知慮而後告之必至於世間益損所不能加則淵乎巍巍終始萬物運量萬物而不遺雖殊眾形而非巧也物往資焉而不匱至无而供其求也此其所以為道歟中國有人非陰非陽言有无死生不得以係之直且為人有

人之形而无人之情將反於宗遊乎物初之謂也人生乃一氣之結聚雖壽夭不同等須臾耳奚足以分堯桀之是非觀夫果蓏雖微種類滋榮各有條理人倫之貴賤高下相齒亦然是以聖人遇則順之不逆物性過則忘之不介已懷曰調曰偶皆應物之妙用而不離乎道德之間此帝王之所興起人民之所依賴者也夫物之出機入機亦其常理而世人不免乎悲哀未離乎自然之弢袠也○若以理燭破則弢袠自解魄往身從乃大歸耳何足哀耶不形之形出而生也形之不形入而死也是人之所知非將至而難明之事眾所同論也然理至則忘言可言則未至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若塞若默此謂大得則辯之與聞失可知矣○運量萬物而不匱碧虛照散人劉得一本作不遺義長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知北遊第三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无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无何有之宮同合而論无所終窮乎嘗相與无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无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郭註欲其標質言无所不在而復問此斯不及質也夫監市之履豕而知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下賤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謂无之逃物則道不周若遊乎有則不能周徧咸也同合而論然後知道无不在斯能曠然无懷而遊无窮此皆无爲寥然空虛志寂然則无所往故不知其所至有往則理未動而志已驚矣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爲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常理其有終乎馮閎虛廓之謂大知遊乎寥廓恣變化之所知故不知也物物者无物而物自物故冥也物有際故相與不冥眞所謂際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而物物者竟无物際其安在既明物物者无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爲之者誰乎皆忽然而自爾

呂註螻蟻有知而至微稊稗无知而有生瓦甓无生而有形屎溺有形而臭腐者也若是而爲道則道无不在可知期道在乎四者乃其質也以爲愈下而復問是不及

質矣履狶者每下愈況則期道愈下豈不愈非其質邪而乃必欲逃物以為无非所以為无不在也故前四者雖不同而无不具道之體猶言之有周徧咸其指一也遊乎无何有之宮而得其同合者則焉有四者而非道邪為物雖並作而嘗相與於无為則澹漠調閒者莫不復歸其根寥然而已吾志不遂物則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亦不知其所止往來而又不知其所終此則道之未嘗有物而物之无非道也故彷徨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所窮由是知物物者與物无際小大不待而俔之物有際者所謂物際則非物物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猶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盈虛物也為盈虛者道也彼為衰殺本末積散亦猶是也然則為稊稗螻蟻為瓦甓屎溺者誰歟

疑獨註貴而上者去道愈遠賤而下者取道愈近世人常忽其下賤者而不知求道為最近禪家所謂佛在糞堆頭與此意合

市正名獲問監市履豕之法愈履難肥之處愈知豭豕之要令問道所在而況之下賤明道之不逃乎物也若謂道必逃乎下賤之物則道不周矣至道散而在物則為理大言散而在人則為教周則不缺徧則不偏咸則无私以喻道无不在三名雖異其實則一齊而靜言其體合於心漠而清言其心合於氣調而閒言其氣合於神寥已吾志神合於虛也若是則无往而不知其所至自至也去來不知其所止自止也吾已往來而不知其所終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彷徨馮閎乎虛曠之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此能物物者也能物物者與物一體而无際矣際者岸畔物有際者所謂物之際也釋氏云前際後際是已不際之際物物者能之故雖有際與不際同際者同物不際者處已既明物物者无際又明物不能自物則為之者誰乎皆忽然而自爾盈虛衰殺本末積散皆在彼者我何與焉虛心以觀陰陽之變而已

碧虛註曰不及質言所問失其宗本故引
監市履豨以喻之腕下有肉則知上肥矣
道體虛无何處无之无既不逃乎物物亦
不逃乎无道則淨穢无間言亦粗妙俱通
是以周匝太清徧及萬物咸被其化育猶
希夷微之不可致詰混而爲一也遊乎无
何有之宮有則不周矣同合而論无所終
窮窮則不徧矣嘗相與无爲乎爲則不成
矣澹漠調閒皆爲道者日用寥空其志而
已不知其所至周也不知其所止徧也不
知其所終成也以至於彷徨馮閎而不知
其所窮則非知識思議可及也道體无際
化物亦无際有際在物不在道也不際者
无際故能容一切之際若其有際不能容
无際之物矣道有盈虛之名而无盈虛之
實物有衰殺之迹而无衰殺之理道化有
本末而體无本末物形有積散而性无積
散由是知道物未嘗相逃妙用无乎不在
也
鬳齋云質本也汝問不及其本故吾所言

愈下也汝无固必之心則物之至理皆无
所逃周徧咸三字以喻物无精粗其理一
也无何有之宮忘已見而无固必之意同
合而論无有精粗安有終窮哉澹漠靜清
調閒皆形容无爲之妙能講究至此虛一
之旨則吾之志願足矣故曰寥已吾志已
請同矣既无往矣安有所至雖有去來而
无所止我既往來而又不知其所終但見
其彷徨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窮極大
知即道與物无際則與俱化所謂不物者
乃能物物也與物未化則有際有窮所謂
物際者也窮而至於无窮則爲不際於物
之際得其不際者則際之不際也物之盈
虛盛衰本末聚散皆若有迹而不可窮此
即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而其體性
周徧法界此云道在瓦甓稊稗指其至
下者言之觸類而通則知徧一切處何
物不具此道但人品不同見有差別聖
人見道不見物凡人見物不見道蓋因

物以障之非道有存亡也今所問固陋
不及道之真質反不若履豕者得其豕
肥之要也汝若謂道之逃乎卑下之物
則不能周徧咸矣踐三者而遊於无何
有之鄉安有所窮極邪所謂澹靜漠清
調閒者終歸於寂寥而已吾志无往焉
而不知其所至謂神遊八極娛意即到
以至不知所止不知終窮皆形容此道
用之无盡物物者道也與物无際通生
萬物之謂也而物有際者謂物各有限
量是所謂際也道何有際哉不際之際
道散而爲物也際之不際物全而歸道
也道散爲物則易從源趨流出乎自然
也物全歸道則難反流還源出於使然
也若悟夫爲盈虛者非盈虛爲積散者
非積散則安知使然之極不歸於自然
者乎

妸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
戶晝瞑妸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
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笑曰天知

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无所發
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
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
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
夫體道者乎視之无形聽之无聲於人之論
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
問乎无窮曰子知道乎无窮曰吾不知又問
乎无爲无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
乎曰有曰其數若何无爲曰吾知道之可以
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
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曰若是則无
窮之弗知與无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
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
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
乎孰知不知之知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
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无始曰有問道
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
无問問无應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无應應之
是无內也以无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

宇宙内不知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
太虛
郭註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
笑自肩吾以下皆以至言爲狂而不信也
夫體道者人之宗主而道非言所得在乎
自得耳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无名凡
得之不由於知乃冥也故黙成乎不聞不
見之域而後至爲形自形耳形形者竟无
物有道名而无物名之不能當也不知故
問不應則非問所得故終不聞无問无應
是絕學去教歸於自然之意而强問之所
謂責空實无而假有以應者外矣若夫婪
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乎冥冥者不應而
已矣
吕註夫體道者天下君子之所繫則聖生
王成莫不繫於此今於道秋毫萬分未得
一則其精至於不可分所謂致一也而猶
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體道而萬化未始
有極者乎夫老龍吉之藏其狂言而死凡
以道之爲物非視聽所及人之論者謂之

冥冥而非言可論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泰
清聞論道而非道以爲足以求之於无窮
而无窮不知也无爲非本无爲知其无足
爲而无爲是以知之也不然則玄同矣知
道之可貴可賤可約可散則不免乎數也
无始則極乎始之所自是以知不知爲深
知之爲淺不知爲内知之爲外也泰清中
而嘆曰弗知乃知无窮是也知乃不知无
爲是也孰知不知之知則无始而已夫道
不可聞見言則聞聞見見言言者誰邪有
形而後有名知形形者不形此道所以不
當名也則聞聞者不聞見見者不見言言
者不言可知有問而應不知道也雖問道
者亦未聞道道无問以問者不可得也問
无應以應者不可得也凡以其未始有物
而已无問問之是問窮則不知其无窮而
无以問爲也无應應之是无内則未得其
未始有物於内也以无内待問窮若是者
不觀乎宇宙不知乎泰初則非時與方之
所攝也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則不知

形之高而天地萬物畜乎其中矣
疑獨註體道則與道爲一非學道知道者比无形无聲曰夷曰希是也人之論者謂之冥冥以是論道猶非道也夫可以貴賤約散者道之數不可以貴賤約散者道之體不言不知則見其本矣故曰孰知不知之知夫道无聲无色无名故不可見聞言而有聲聲色色名名者存知形形之不形則道不當名是以問者固非而應者亦未是問道者猶未知道況應之者乎問窮无內不若不問不應之爲愈也以不應之應荅无問之問其神矣乎故外不觀乎宇宙之廣內不知乎泰初之妙不過乎崐崘則脫乎地不遊乎太虛則離乎天非至神孰能與於此

碧虛註天下君子所繫言道爲百王師今於道得之秋毫尚知隱秘況其全備者哉窈冥者耳目所不及論道則窈冥亦非故泰清問无窮无窮荅以不知知則有窮矣又問无爲无爲知其得道則貴失道則賤守之則約舒之則散此道之數也不知深矣內矣是无名常道理之妙也知之淺矣外矣是有名可道事之徼也有問則涉迹豈能知妙故問道者未聞道聞則不問矣无問无應猶涸流之水易論而甘苦之味難言不知而問謂之无問无問問之是爲理屈不知而應謂之无應无應應之是无內照以无內照之應待理屈之問猶與瞽者議黼黻聾者論宮商也又奚識宇宙之廣泰初之寥崐崘之崇太虛之邈哉

庸齋云有體道之人則天下君子皆歸宗之令神農於道未有所見亦知老龍之死爲藏其狂言況體道而與老龍同者乎狂猶大也蓋謂道在不言藏其言者所以爲道夫道无形□□不可視聽若論說於人□冥冥名之亦非道也即言者不知之意此聲有此實冥无也知有之爲无不若併與无而无之爲謂神農此言有未爲□也貴賤合散皆道之可以歷數者不知也乃不可名之妙形形之不形即不物物□□

物物道不當名不當對也有道之名謂之
與道對立離其本然之真矣道本无問問
而答之我已離道彼之問者亦非道矣此
窮者所以至於問而答謂誤言語求知也
也无内者中心未得此道得此道則不應
之矣

此章明道至大不可以問答盡聖賢於
此没身而已人處萬物之中不當蒙未
之在已體其於道也亦然故老龍死而
神農與歎弇堈弔所謂體道者正指老
龍隱而顯之耳世人以視聽與及爲合
道之實實非知道也特在道之无而未
能无无也泰清問无窮无窮不知也又
問无爲无爲知道之數而已乃問无始
无始定知與不知之淺深内外即篇首
黄帝云不知真是也之次之知之終不
近也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孰知不知之
知謂不必求知而有自然合道處无始
乃悟道之不可以聞見言此形形之不
形猶云生生者不生則道不可得而名
也故問者亦若皆未聞道聞則不問亦
不應矣道无問而強問是因問而窮道
无應而強應是天也然内又安足以知
至大至先至高至虛者哉　中而歎說
之不通義以其印許且以其天與卻同
傳門之訣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知北遊第四

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為无有矣何從至此哉

郭註此皆絶學之意於道絶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乎

呂註光曜者養守於光而能照无有則无照矣此光曜所以不知其為有為无問之而不得問也窅然空然視聽搏之所不及此所以為无有也唯其有无所以為光曜不能无无是以未能无有也及其无有則无所至何從至此哉

疑獨註光曜明知之稱无有體道者也體道故不可以聲色名相求然此三者混而為一其體无乎不在亦无乎不同是以光曜歎其孰能至此乎言其不可以有无矣

碧虗註光曜喻內照无有喻妙本內照體乎妙本若也謂其有邪則窅然空然謂其无邪則有无焉而未能无无也且論无議有曼衍无窮絶有斷无妙從何悟微乎哉光曜之問知北遊之大旨也

庸齋云予能有无未能无无此語至妙未能无无言我猶在无字中為无字所有何從至於窅然空然乎圓覺云說无覺者亦復如是无覺可謂妙矣而猶以為未盡與此義同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无視也非鉤无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无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郭註拈捶鉤之輕重而无豪芒之差邪无懷則物來皆應也

呂註无用无不用唯道為然

疑獨註大馬楚之大司馬有工人善捶鍛帶鉤老而藝精故司馬旋其巧而有道答

以非有道也內守固則外物不能亂自少
而好此矣於外物无視非帶鉤无察此其
所以精也蓋用心於此則不用於彼故此
愈精是用之者假不用所以長得其用也
无不用者道也物孰不資焉巧者知之精
知之精猶若此況道之精乎
碧虛注道在有守而已若无察无守是都
无所用也凡有用於此必无用於彼是用
之者假夫不用者也假不用爲用故長得
其用言治萬物者无有不用故用得資焉
虛齋云非鉤无察即前所謂唯蜩翼之知、
用者巧也不用者道之自然无不用者道
之无爲而无不爲者也言我以不用之妙
而用之於巧且長得其用況道之无爲无
不爲者天下孰不賴焉
光曜喻學道而有所見心華發明之初
无有則損而至於无爲宜其不得問而
窅然空然視聽搏之不可得也光曜始
悟而歎其道之至何所修爲而至於此
乎猶河伯見海若望洋而歎也予能有

无、謂知萬法皆空故稱明此道然猶坐
於无未造實之域今既得爲无有何
從而至此哉重歎其不可及也捶鉤
之於物无視不用世閒之用能无有之
謂也非鉤无察精其在我之用能有无
之謂也至於无不用則无无之謂微天
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有无互顯故
物孰不資焉无之爲物窅然空然最難
形狀而道妙所立至神之運實資於此
世人執著於有不知從无而生還歸於
无耳故今人多以此立論破世人之執
見此萬物之始終信能靜而求之忘而
契之萬有似空一真獨露始知用假不
用而長得其用非虛言也、及爲无有
矣諸本皆然字訛經意當是无有上文
可照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
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
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
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

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无古无今无始无終未有子孫而有孫子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无已聖人之愛人也終无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郭註仲尼言天地常存乃无未有之時虛心待令斯神受也思求明更致不了故也无不得化而為有亦不得化而為无是以有之為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為无故自古无未有之時而常存也子孫子孫言世世无極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生者生此死也生者亦獨化而生死生无待獨化而足各自成體誰得先物者乎吾以陰陽為先物而陰陽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物而自然即物之自爾吾以至道為先物而至道乃至无既以无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而猶有物无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愛人无已者亦取於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呂註天地孰名之知所以名天地者則知所以生天地知所以生天地者則未有天地猶今而已神者先受之不思而得也又且為不神者求所以為不神也古今終始相待而有无待則皆无矣儻明此則知所謂未有天地矣未有天地而可知則未有子孫而有孫子也使之勿應欲其不以有心求之蓋心有所謂生而後能生其死心有所謂死而後能死其生此以有心求之之過也死生有待邪體本无待也有待无待皆有所一體知死生而一體則安有先天地生者物邪先天地生則物物者也物物者非物則物出不得先物也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猶其有物而已猶其有物无而已矣言其未始有物也聖人之愛人終无已者亦乃取於是也此乾元所以統天萬物資之以愛人者也

疑獨註未有天地之前果可知乎以有天

地之後推之則可知矣荀子云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千載之前今日是也故孔子對冉求曰古猶今也冉求始則虛心以問虛則神生故昭然終則闇言未悟中心有物以凝之而不神者來舍故昧然孔子復告之以无古无今无始无終以神言也不有子孫當待其化而遂欲有之不可也不无死也因生生死本无生也因死生生无生各有一體皆不相待也太易者未見炁也非形非氣所以能物物能物物則非物以其為物雖出物先而不能先物猶其有物所以不能先也猶其有物則无窮已聖人之於物也以不仁愛之而其愛終无已者蓋取諸此

碧虛註問未有天地欲明先物也答以古猶今以身觀身也昭然謂幼稚聰悟昧然謂中年昏晦神者先受之專氣和柔受道之樸全也又為不神者求嗜好无伏欲莫頑質也老因幼則无古今生如死則无終始有子故有孫是相因之道明古今之有自而然有為无積无成有不離乎造化也不以有此生而生其死不以因此死而死其生明生者自生死者自死非因生而死非因死而生言其本无待也皆有所一體有无異道也天地獨化之大者儻有先者物自先耳不得謂先天地生者物也然物與天地皆有所一體雖同是物而物物自生前物非後物亦猶子子孫孫各不同也故物物各有太極若以后物後而從物後先猶其有物而物物无窮已也聖人觀物自姓而言皆愛之无已者明取其不先其說也

虛齋云油然在我之知謂不神者知覺也雲氣氣所昏也昔之所以虛而知者皆狂故能受之今之昧然者以其知覺者不能以又有所求也死古今終始皆造化之理生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不待其有而後知之也未應謂不必更求之有生字則有死字也因生而後生一死字纔有死字則有生字其後或死生所待一體而已油然猶

理也物物者非物非物者必生於天地之先不可以物名之既名爲物不得爲在天地之先矣如此便是有物故曰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此是一句既有物則相物无窮已聖人愛人有迹可見形迹相求无時而已者蓋其所取在於有物而不知物物者之非物也

冉求此問有疾雷破山之勢夫子答問一答使之失問而退聖賢之分量可知蓋求也雖升夫子之堂所習无過世學則其聞見不越乎耳目之間未有天地之先豈能逆知哉宜其怪而有問也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未有天地之先吾身之本來是也知吾身之本來則知天地之先知天地之先亦以有天地之後推之耳聖人者執古以御今則必能推今以明古豈止百世可知哉夫天地乃空中之細物物中之至大者有形生於无形終亦必歸於壞但人居短景目不及見猶夏蟲之不知冰耳神者先受之

知其神而神也又且爲不神者求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昔昭然者汝用知識而求其所謂神是神者先受之今昧然者聞道而忘其知識是不神之中有神存焉汝又何必更求邪蓋使之反照心源得无所得不昭不昧无古无今則死生不得以係之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謂其獨化非有所待也猶向息非今息前焰非後焰之義復提起問端云有先天地生者物邪言猶有道居天地之先物无先天地生者物物者非物道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之一有物出涉乎形器便不得爲先物由其有物故也由其有物則從一生萬林林總總日接乎所能卓然獨立不爲所識者鮮矣是知人物无窮由於造化之无窮故聖人仁愛之心及物亦无窮然均不免散淳朴爲澆漓太古无爲之治不可得而復也夫欲還太古无爲之治其惟善求已之先矣者歟 經文稱字疑當是由

顔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无有所將无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豨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螫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无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郭註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以心使形故外不化常无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化與不化皆任之无心而恣其自化非將迎靡順則足而止也夫无心而任化乃群聖之所遊處雖和也儒墨之師天下難和者无心者猶能和之況其凡乎處物不傷至順在我而已无心故至順至順故能无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山林皐壤未善於我而我便樂之此為无故而樂无故而樂亦无故而哀則所樂不足樂所哀不足哀也世人不能坐忘自得而為哀樂所寄知逆旅耳知之所遇者知之所不遇者不知也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亦然由此觀之制不由我皆自得也由知而後得假學故淺矣

○呂註古之人外化則與之偕逝內不化則有不忘者存今之人內化則其心與之然外不化則規乎前而不日徂也與物化者一不化則安有化不化有化有不化則非所以為不化安可與物相靡其行如馳而莫之能止哉與之莫多則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而已曰囿曰圃曰宮曰室言世益衰而遊之者益少其居益狭矣君子若儒墨者師猶以是非相螫螫則傷之甚況今之人不與之相靡也難矣聖人處物不傷物

則是非兩行而休乎天均物其能傷乎故雖與人相將迎而獨遊於无所將迎也世人爲外物所役哀樂得以入其舍山林皋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二者相爲往來而未嘗息也其來莫知其去莫止則其身直爲物所寄如逆旅耳蓋知遇而不知所不遇遇則偶物不遇則離物也能能而不知所不能能則爲物役不能則役物也无知无能人所不免亦其固有皆可求之而反務免乎人之所不免則失性甚矣豈不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而齊其知之所知以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淺知之亦淺矣

疑獨註外化而內不化者形隨物遷而中有主內化而外不化者心隨物化而形未忘與物化者形化而心不化故曰一不化夫物之化與不化聽而任之安然與之相靡順又使之各足於性分无欠剩也固者田狩之地囿者域囿園狹於囿宮狹於囿室狹於宮古人之性命自廣大世變下衰不能使之復朴乃蹙其廣居而使之狹遭時使然也彼聖人者豈有優劣乎儒墨之說是此非彼最難和之歸一齏者和而一之也蓋聖人處物不傷物故物亦不能傷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是也此全德之人唯能與人相將迎所謂將迎者同人而已凡人之情樂新厭故天下之物未有新而不故者以必故之物待易厭之情天下之无樂也宜矣富貴者之樂勢利幽閒者之樂山林不過待外物以爲樂安有新而不故故而不厭者哉及故而厭則哀繼之矣哀樂之寄於吾身猶逆旅耳唯學而至於道者不居富貴而有宰制役使之資不隱山林而足以閱萬物之變資之存不匱變之出无窮則所樂日新而无故何有厭而哀若邪

碧虛註狶韋曰外化全真曰內不化傷性曰內化持勝曰外不化與物化者隨時物化一不化者本未嘗化化與不化任之而已非獨委順而又簡易也夫純白涉世者

知聖人之遊狩居寂於閒閒宮室又何將
迎哉儒墨君子而不能无心而分别是非
況其下者乎處物不傷物者與一體也物
亦不能傷彼我无心也唯无所傷者爲能
與人相將迎然无心而不將迎者與將迎
而不迕物者爲難也山林无情於人而人
多樂之者靜與性合也遇淺即哀情使然
也世之人皆爲哀樂所將迎故遇則偶多
不遇則禍全能者受役不能者役人也是
以聖人貴乎无知无能而世人乃强知强
能與物相傷是爲大病儻能去其是已安
知而入其不知所以知者則深矣淺矣
慮齋云應物而不累於物爲外化應物而
不動其心爲内不化與接爲構爲内化與
物靡刃爲外不化以我之内不化而外應
乎物所遇者化而无將迎則化亦不知不
化亦不知一不化者无心之心安擔益也
靡磨也豈與之相磨而必欲與之相勝哉
豨韋黃帝有虞湯武儒墨之師皆未盡内
不化之道故至於以是非相螫謂五味
相靡也閒閒宮室謂其以此爲累曰不傷
物即與物化與物化故能與人相將迎也
凡人遊於山林其心必樂樂則有感感必
哀矣蘭亭記中正用此意因物而樂因物
而哀去來於我皆不自由則我之此心是
哀樂之旅舍耳遇謂可見不遇不可見可
見者人不可見者天能其所能人也其所
不能天也舉世之人皆有不自知不自能
者唯其知人不知天故欲免其所不可免
者豈不悲哉故至言无言至爲无爲不知
其所不可知而皆以所可知者爲知其所
見淺矣

外化者柔以和光内不化者介以立德
内化者心隨物遷外不化者矜持矯俗
世之人不化其所當化而化其所不當
化此古今澆淳之所以別君子小人之
所以分也聖人土苴以治天下與物化
也真以治身一不化也誠能真以治身
則推之天下特餘事耳將无内外之可
辨化與不化同歸於化矣故安然與之

相順而必无過舉也囿圃宮室言聖人
之所安後世遊之者益少而日狹其居
所尚者儒墨之師猶不免是非紛競以
相韲傷況今之人其能處物无傷而與
人相將迎乎无怪其棄囿圃宮室澤居
之樂而爲山林臯壤獨善之樂也凡物
之理動極必靜在人之情樂極必哀滑
鄽市者慕山林之清樂山林者无不厭
之理蓋性情密移與化同運不自覺此
身爲哀樂之旅舍也外物篇云大林丘
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與此同遇
謂物接於前若不遇則道物離人見猶
不見也能謂施爲處當者不能則如愚
守朴絶學无爲也人莫不以物之去來
爲哀樂不悟吾身亦暫寄耳況所遇所
能又吾身之暫寄者哉唯无知乃眞知
无能乃眞能是人所固有而不免者今
棄其固有而反務乎多知多能苦心勞
形役役以至於斃此眞人之所哀也凡
人固不能无言无爲但无心於言爲之

間則言爲之累自去斯爲至言至爲也
若齊限以爲知之所知則淺陋不近道
矣○君子之人當是古之人三字詳下
文可照

是篇以知立題知者有爲有言之所自也
北遊則趨其本方有還源之意玄水至妙
而存啐物之功有心於爲道之譬无爲无
謂則實於道矣故三問而不知答不知乃
眞知也黄帝答之愈明其知道愈不近何
是故聖人離形去知墮體黜聰无爲而萬
物成不言而天下化知道不可得而有身
不可得而私物之有生於无通天下一氣
耳神奇臭腐之交化陰陽噫醷而自生勃
然出滲然入衆人所同也與物化一不化
聖人之所獨也死生往化殘衰自墮則居
化而往化无化无不化忘化而化化安化
安不化哉每下愈況故道在瓦甓用假不
用故工乎捶鉤以今日而知天地之先不
居則不去也无將迎而通內外之化處物
而不傷也由是知不因境而靜者无所不

静不因物而樂者无所不樂非化所能運非累所能侵可以一日爲百年可以百年爲一日則安知今日之所寓非壺中之天地哉竊觀世人之爲物逆旅往往以所遇所能而殘生傷性无異況擅就爐鞴鍛須臾而形已爐矣莫若不遇不能之全其真也

太上云不言之教无爲之益天下希及之故南華以至言去言至爲去爲終外篇之旨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雜篇庚桑楚第一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郭象註畫然飾知挈然矜仁擁腫朴也鞅掌自得始與其棄知而任愚終悟夫與四時俱者无近功也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爲也至人尸居而百姓自往非由

知也故不欲爲人標杓老子云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呂惠卿註老聃之道絶仁棄知而不尚賢非以明民而愚之故其臣妾之仁知者皆去而遠之唯擁腫鞅掌是與盡然挈然仁知之小者擁腫僅鈍鞅掌拘執則非仁知與仁者也畏壘之民化楚之道无所事知而致力於衣食之間所以大穰楚之所爲足以新人耳目故灑然異之其道无爲而成故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迎尸祝社稷皆爲君宗者所從事言民欲推尊之意夫春秋皆天之所爲萬物莫知也聖人所以尸居而百姓不知所如往今畏壘細民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所謂不能使人无保也我其可以不辭而爲人之標杓乎

林疑獨註物受命於天則役於天民受命於君則役於君弟子受命於師則役於師天役物以生而息物以死君役民以事而息民以財師役弟子以學而息之以道凡有所受命者皆不免乎役故楚學於老聃而稱役也聃非有私於楚而楚獨得聃之道者能充其性分之實故也畏壘爲貢之羽山見洞靈經其臣妾皆取淳朴之人而去其盡然知挈然仁者无用之材與之居不職之臣爲之使三年大壤民皆異之无近功故日計不足有遠效故歲計有餘民化其德欲立之南面社稷而尸祝之與老子可以寄託天下意同春至而物生秋至而物成自然之道行而人弗知也居則如尸言其靜環堵之室言其陋而百姓猖狂欲慕而往依歸莫由於知也今畏壘細民欲以禮器待我於賢人之間是以我爲人之杓也杓小器使於衆用而已則是有違老聃之訓是以不釋然也

碧虛陳景元註偏得老聃之道言其悟理最深故智略仁義皆所不取而擁腫不材鞅掌自得者與之從事是以初變情消後欣俗阜道偕化民欲尸祝之不釋然者尚嫌有跡春秋皆自然之道不言而自行於我何功哉故尸居[illegible]民[illegible]知[illegible]

為人之標杓耶若當俎豆是吾不觧師古而故違之也

劉槩註老子曰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而畏壘之民乃欲尸祝庚桑則楚之於道其猶未耶又聞堯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反受其殃今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則楚之於順物其猶未耶又聞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存乎千世之後特其跡耳然則庚桑之道造乎无為而未能无不為也

林氏鬳齋口義擁腫鞅掌猶支離也灑然瀟灑有異於人歲計有餘久而有益也尸祝社稷敬祀之意鼓舞等端如此下語不釋然不寧貌宜无得而然言天賓為之天道已行自然无心之喻不知所如往口與世相忘杓小器必我小淺易見故人得而知之釋氏云我修行无力被鬼神覷破不釋於老聃之言若恐負師訓故不樂也

褚氏管見庚桑太史公作亢桑一作亢倉諸子中之一家也唐朝冊號洞靈眞經其經云庚桑子居羽山之頗何榮註羽山在徐州莊子曰畏壘指其形之拙朴盡然挈然皆顯示貌爲仁知而不晦藏則不仁不知者疾之而惡至擾也寧與椎鈍者居彼此无心風淳俗阜久而民樂其化願推尊之曰計不足歲計有餘積絲成帛之義庚桑以爲不知已恐民歸附而爲己累也夫春生秋成天道自運聖世之民何知帝力令乃陳列予於賢人之間我雖不自賢而猶爲彼所尚是立杓於此以召矢石也吾肯爲此乎然則庚桑之居畏壘雖无未必不能使人兼忘莫若列子居鄭圃之混融无迹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无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无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網罟之患呑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

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阫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郭註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祿而勉夫子聽之答以去利遠害乃全若攖身利祿則祖而淺曾魚鼈藏身之不若也二子謂堯舜何足稱揚哉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簡髮數米理雖刀之末也混然一之无所作爲乃免濟耳若拂戾其性以待其所尚眞不足以知繼之則僞矣僞以求生非盜而何民於利甚勤則无所復顧由於堯舜遺其迹飾僞播其後而致斯弊也

呂註老聃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楚得聃之道故藏身不厭深眇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夫以未始有物之間而分辯堯舜何異鑿垣植蒿既非宜而又无用唯能輔物自然而不敢爲則簡易而有功不然則猶簡髮數米爲足以濟世哉聖人之治使民无知无欲以堯舜之迹觀之不免舉賢任知卒至相軋相盜則有知爲欲之大民性爲其所遷亂之所由生也

疑獨註弟子謂賢有德者則尊之以位能有才者則授之以職堯舜之治尚然況畏壘細民感庚桑之德化者乎答以魚鳥不厭高深所以期免患也人欲全生藏身不厭深眇而已堯舜者負人出而應世之迹是其塵垢粃糠耳何足以稱揚哉二子之言辯不能順性命之理猶鑿垣而植蒿也簡髮數米言其小計堯舜雖德之盛漸離天而入人莊子所以非其迹而防其流也慮民相軋故不尚賢而无爭心慮民相盜故絕聖知而利百倍夫賢知數物不足以厚民徒使上下交征以至日中穴阫而不

顛者皆因堯舜遺迹致弊而然獸相食且人惡之况人相食乎

碧虛注河瀆凡鱗所卑而蛟鯨不遊丘阜狐狸所善而虎兕不處是以道德充大俗難隱藏先善與利聖人常事唯高遠深眇者利害莫能侵而彼全其形生者不足稱揚也辯析賢愚將毀淳朴簡髮數米喪失混同聖人不尚賢絕聖知所以厚民使不爲寇竊也而任知之士目前圖成而已豈料他日之敗哉

鬳齋口義鯢鰍雖小可以主蒲丘言地无小大皆有所尊先善與利名出則利入也言人有賢能人必尊敬之令畏壘細民樂於尊能敬賢夫子當聽之而已獸離山魚失水喻名見於世則能害身介獨也盜同蕩以堯舜二子爲辯猶鑿垣而植草无此理也於利甚勤言爲生甚苦穴阫即穿窬之盜

弟子謂尊賢先善堯舜遺法畏壘舉而行之未爲失當答以至人藏身不厭深眇猶九淵之龍蟄而後能神也夫堯舜繼統作君功成治備莫非由仁義而行若无可疵者南華主於老氏絕仁棄義之說凡欲掊道德而抑仁義必指堯舜爲首意在拔本塞源不得不爾觀者當求其主意无惑於緒言可也故謂子雖引以爲辯猶植蒿取蕪穢簡髮徒自勞何足以濟世且仁知數物世之所尊以爲可以致治儻无道以統之但徇其迹將見姦弊横生豈止乎相軋相盜而已俗既衰薄切爲利謀則臣子之分有所不安君父之尊有所不畏叛倫悖理將无不爲矣庚桑不受畏壘之祝是察病於未形而先固其本也世患何由而及哉

南榮趎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
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
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
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
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
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
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郭註全形謂守其分而无攪乎生之外也
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
不同不強相效而形開而不能相得者有
間之者達耳謂早聞形隔故難化也
呂註德遺堯舜而不爲其无積也至矣然
則惡乎託業而可以及此言耶答以人之
形常保神得以生者一也豈以有物爲患
哉及其耳目屬乎聲色鼻口屬乎臭味心
爲物之所役則形虧而不全生離而不抱
思慮營營而不止是以不能无物也唯其
全形抱生而无思慮則常心得矣安有所
謂聖知仁義得存其間哉夫耳目不別聲

色心知不辯是非世所謂聾瞽與狂也爲
道者則以不自見爲盲不自聞爲聾不自
得爲狂狂與聖在念與不念之間耳我形
之與彼形固皆保神神則无方也安有閒
而不關者其所以相求而不能相待有物
間之而已趎雖云未聞道其所知已異乎
常人但未能以楚之言契之於心也
疑獨註趎懼庚桑之道難至遂發惡乎託
業之問答以全形抱生即老子云營魄抱
一也營魄則形全抱一則生全專氣致柔
无思无慮可以及此言也趎未明庚桑之
意謂形雖一而耳目與心不能相爲用以
聾瞽狂者觀之則耳目心三者各異於形
矣夫豈知聾瞽狂者之所以爲形全哉我
形彼形俱開而外見諸理物或間之與接
爲搆欲相求而不能相得者六賊爲之孽
也趎自知未化庚桑之道勉聞達耳而已
奔蜂越雞喻己才小不能化大使之見老
子所謂大而化之也
碧虛註趎問若含賢知何業可託答以去

賢則全形忘知則抱生蹢淪千日斯言應
矣有主不執故狂弗自得大鑿相擾故物
或閉之盧文者達耳神悟則徹心牛涔安
有鯤鵬之化蜂房安有鵬鶉之雛理固然
也庚桑所以謝趎之問者欲藏其狂言以
自全而推至理於老聃耳

虛齋口義人之心與耳目皆開也而狂者
不能自得猶聾盲者之无所見聞我形與
人形本開闢而无蔽今乃爲物欲所閒以
心求心不能相得夫子敎我勿使思慮營
營勉以聞道庶幾其能達矣奔蜂越雞之
喻義同前解

趎聞至人藏身不厭深眇遂問於何託
業而可踐及此言庚桑誨以全形而勿
損抱生而勿離忘思絕慮功周千日庶
幾可矣若前所云尊賢先善皆勞思而
爲之損形離生之本也趎猶未悟乃述
中心之疑謂目與形本同而盲者不能
自見耳與心之於形亦然聾者不自聞
狂者不自得即連叔曰豈唯形骸有聾
盲哉知亦有之今趎非形有聾盲正坐
知之聾盲所以費庚桑點化形開即覺
也我形彼形俱開而應物本无所蔽及
物入而爲主所謂我者反爲客矣相求
而不能相得猶孔門云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相求而相得則子知
我而我知魚矣今雖承師訓勉聞達耳
未能心悟也庚桑至此无所施其巧遂
使就有道而求速化將无不解之惑矣
於此有以見庚桑之德不責人之難化
反撿己之不足所以廣師門之業育賢
弟子於成材者也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

雜篇庚桑楚第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可憐哉

郭註老子問趎何與人偕來之衆挾三言而來故

呂註趎欲為道其心不能致一而挾三言則謂與人偕來之衆亦宜矣以道與世亢其心莫得而藏此老子所以得之於眉睫之間也道者物之所生唯致一能得之今趎規規然以趣舍不一之心索之於无窮之間若喪父母而揭竿求之於海惘惘然哉欲反其性情而无由入此至人之所憐也

疑獨註贏同嬴負糧器七日七夜言求道之切晝夜不息也老子知其自楚之所來挾三言而至故問與人偕來之衆趎遂懼然莫辨主賓總陳三條以求決蓋爲夫明仁義知之本故有此疑老子告以向吾見眉睫而得汝今又言而信之世之術士以言貌觀人亦此理但學不至者不免於妄耳趎失道之真猶童稚失所親而欲揭竿測海以求斷不可得汝亡人哉言失爲人之道也

碧虛註問何與人偕來之衆謂采色不定意不一也懼然顧後懷疑失容吾所謂者非言非貌驚故忘答慚故失問朱愚什心愚惷也夫仁知義三者彼我皆有患既曰

擎道存矣又况有言乎海非藏親之地竿非探淵之策喪本无歸罔然失措欲反性情而无由入此所以可憐也

膚齋口義趎方獨見而老子以爲與衆偕來釋氏所謂汝心中正鬧也朱愚猶潁蒙仁知義三語謂无心又不可有心又不可疑而未決也規規蹇淺貌揭竿求海言求无於有亡人亡失其本心之人欲見自然之道不可得也

何與人偕來之衆一語勘辨甚力此楚老爲人真切處若內无真見聞此鮮不懷疑宗門諸老慣用此接趎於言下忘答失問遂以第二機接之及其懼消慚釋陳述三條覬免世累老子告以汝如孩童失親而揭竿求海言真性汝之至親不能保全而致喪失乃欲爲仁義以索之於无涯世事之中愈求愈遠身雖存與亡无異矣惘惘无歸貌欲反性情而无由入則是迷能思復聖人不棄所以憐而進之信能超三言而无累斯爲反性情之道也歟。朱愚難通碧虛云

江南古藏本作抹愚取形若橛株之義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內外韄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全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挽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郭註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韄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韄於內則耳目塞於外故必无得无失而後

爲蒲偏韄而不可況内外韄乎耳目眩惑
於外心術流蕩於内雖繁乎以執之網繆
以持之弗能止也抱一不離性還自得當
則吉過則凶无所卜也止謂止於分已謂
无追故迹舍人求已全我而不放彼也无
停迹无節破任聲之自出而不由喜怒任
乎色自提而非獨得任目之自見非係於
色也信足自行縱體自任至於物破亦波
斯順之也
呂註知趣舍滑心而惡之欲洗濯而復於
虛靜是爲知好去惡然而未之能行所以
自狀營營之累方津津有所而疑則物之
粘著而難去者今惡耳目之韄於聲色而
欲物物以持之是繁而捉也則莫若内揵
内揵則心不出而外不韄矣老子云塞其
兌閉其門是也心術韄於事爲而欲事事
以止之是繆而捉也則莫若外揵外揵則
物不入而内不韄矣老子云開其門解其
紛是也故寂然不動爲物不足以撓其心
不然則雖有道德者猶不能持況倣效而

行者乎所謂聞道者知其未始有物而无
所事爲也進行知其亦未足以勝大道之
業但願聞衛生之經而已衛生以无爲爲
經一者道之所自生吉祥所止何事卜筮
哉此皆使止其思爲而求諸己故也儵然
无係侗然无破則如兒子矣使其嗥出於
哀然而不和其能不嗄乎以至握而不知
其爲捉視而不知其爲視其行止一出於
无心與物宛轉同其波流此衛生之經也
疑獨註心存好惡所以自愁洗去其惡亦
既矣然而鬱鬱洪洋猶有發見於外者韄
猶滿縛捷諸關閉耳目之於聲色外韄也
不可使至於繁捉而納諸内以揵閉之欲
慾之於觸法内韄也不可使至於繆捉而
置諸外以揵閉之與由外入者中有主則
不入自内出者有正於外則不距宜閉管
人家有不肖子爲姦於外者捉而閉諸内
爲宄於内者捉而閉諸外嗜慾之害身猶
不肖子之害家防閑不可不謹也趙引里
人之病以自喻病病者猶未病猶列子云

生生者不生雖欲聞大道而未得其方猶飲藥以加病也願聞衛生之常道而已答以抱一勿失則不待卜筮而知吉凶見險而能止已則終止矣足於己而无待於外故脩然侗然不失其赤子之心專氣致柔而常德不離是以入鳥獸而不亂逢虎兕而不傷其嗥握視也一出於无心以至任足之自行任體之自爲與物同波而不離乎道也

碧虛註能病已病者猶未病聞道愈哉者爲難悟故知大方之難窺願聞小乘而已抱一勿失專而藏照也知吉凶者誠明能止已則不役求諸己則自信脩然侗然无所係累能兒子則全其朴也兒子淳德未虧故聲究而極專无著而神定縱任而无竹同流而莫汨此皆衛生之經也

慮齋口義召好求其是去惡離其非未忘好惡所以自愁孰同孰謂用功之久豐豐貴未寧一故津津可見難以皮束物楗閉門之牡皆檢束之喻攖物於外欲自檢柅則繁多而不可執捉前反而求之於內曰內楗中心擾擾欲自檢柅則綢繆而不可執捉又將求之於外曰外楗言學道不得其要內外皆无下手處若此者其在身之道德且不能持況欲循自然之理而行者乎趎懷思盛之其欲聞大道而自不知其受病之甚猶求藥而愈盛猶飲藥以加病令不敢求聞大道願聞衛生之經而已抱一謂全其勿失得於天者无所喪无卜筮知吉凶至誠可以前知也止即定已即大体欲舍人求諸己不務外也兒子常而聲不乾无容心而不傷其和也握者屈而不可伸小兒久握而无攣破其德猶云同其性言人皆如此日不瞬者視而无心不知所居所爲而與物同波此可爲衛生之常道也

請入就舍願留而受業於門召好去惡則不能忘情於善惡之間又不知所好之果善所惡之果不善耶自愁一本作息愁又作愁息謂係未通審詳經意猶

書云自怨自艾之義退處旬日怨艾日前爲學不力見道不明今雖遇聖師卒難陶鑄至於洗心復見可謂有志而能自新矣老子謂汝洗濯孰哉古同熟鬱鬱乎勇進於子充乎顏貌然其中津津形見於外猶有未除之惡此又勉進向上一步而成其自新之志也內韄即六根之盤固外韄即六塵之染著繼則關閉防閑以嚴其界限之意諸解多從捉爲讀疑獨從繁從繆絕句亦有理內外二韄人之通患在中有主者善持之則情不流而性可復心不撓而道可進矣趎猶未悟引里人有病猶能言己有病而不能堅恐不可以進大道願聞衛生之經而已能抱一則心不二不務得則必无失无卜筮知吉凶始去而心鑑明也知至則能止造忘則能已舍人求己內足而不假乎物也能兒子乎此誠切喻使人皆可以求諸己而復乎本來之天其嘷握視之所以異於成人者內韄沖和而无心於外故也衛生之經何以加此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无有惡有人災也

郭註若能自改而用此言便欲自謂至人之德冰解凍釋明非自爾至人无心皆與物共不以利害相攖也趎謂己便可得此言而至耶答云非謂此言爲不至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爲經胡可以爲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禍福生於得失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死灰无情之至冣惡得失何自而來

呂註人心湛然如水知識結硋而不能虛猶水凍而爲冰知衛生之經冰解而凍釋矣至人心常如水故德不脩而物不能離交食交樂而不以利害相攖也不與爲怪故世俗所不能異不與爲謀故世俗所不能同无係无硋又何能抱一能勿失翛然侗然之足跙乎此至人所以爲衛生之常而非其至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兒子之不知所之所爲而若槁木死灰者是也禍福生於有身有心天地鬼神之所司也人能身槁心灰安得而累之哉

疑獨註趎聞衛生之經便以爲至人之德止於此矣冰解凍釋喻人爲物欲所蔽聞道則釋然也至人者仁足以安土故交於地者不擇而食之知足以事天故交於天者不辭而樂之不以我敵人不以己徇物則利害不足以攖其心矣不爲怪以尚奇則能常其德不爲謀以任知則能守以仁不爲事以好動則能鎭以靜翛然侗然去來无累此至人之德也趎又問然則是至乎老子復擧前話人能如兒子之槁形灰心何禍福之能及哉

碧虛註趎以此爲至人之德是見彈而求炙也故鍼藥去病言教解惑皆非至至者至人脩德以調陰陽庶人竭力以事稼穡交食所以養形交樂所以和性人和物阜誠心无攖利害兩忘任常不怪空有无係悠其遊適是衛生之經已理至則忘言也夫欲至極者必先反淳朴淳朴如嬰兒爲道之捷徑若以言爲至猶咀糟粕而求醇液之美也

鬳齋口義趎問衛生之經求其次者聞老子所言高妙又有至人之德之問老子曰非也恐其住著於此故示以冰解凍釋脫灑自悟之意交食乎地與人同也交樂乎天與天同也不與物相攖爲怪而无謀度事事之迹是衛生之經已上言夫至人者此曰衛生之經衛生之經卽至人事以此見得非也二字不是實語趎又問然則是至乎老子曰未也則當別有話頭卻又再

舉前文蓋不欲與之盡言使之自悟耳
列子載陳大夫聘魯稱吾國有亢倉子
者得老聃之道魯侯使上卿厚禮而致
之則知庚桑之道與老子无異故其推
仁愛物善誘樂育之心唯恐其不至也
是篇首庚桑子曰凡四南榮趎問者三
泊趎往見老子老子曰者八其諄諄誨
導不忍棄人於失道之域蓋可見矣夫
真性如水虛明澄湛非有非无及爲物
欲斂結如水凍而成冰水至清而結冰
不清神至靈而結形不靈開道悟理則
冰解凍釋清靈何損焉人患弗反求耳
交食乎地耕鑿共給也交食乎天均陶
太和也若然則人物利害何由及怪行
謀爲何所用往來安得而不適生經安
得而不衛學道造此固已至矣而猶曰
未也遽詰其至又復引兒子之辭以告
此師家作略轉換人耳目處分明兩手
分付要人力量承當蓋人之性質本於
日與物接客氣乘之相刃相靡皆吾敵

矣信能專氣致柔而至於還淳復朴粹
如嬰兒又何禍福之能及襲覆答問至
此辭窮理盡亦无所施力矣柰何趎之
載道力微卒无領會一語惜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一

雜篇庚桑楚第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郭註德宇泰然而定則所發者天光非人耀也故人見其人物見其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人而脩人則自得所以常泰常泰故反居我宅自然有動出則天子處則天民二者俱以泰然而得之非爲也故凡所能者雖行非爲雖習非學雖言非辯所不能知不可强知故止斯至也意雖欲爲爲者必敗理終不能也

呂註身者人之宇不否不亂則發天光天光者不識不知明白洞達人見其人而莫知其天是人貌而天者也人有脩者乃今有恒者消心至於天而後可久也人舍謂舍於人天助獨成其天也天民非人所得而民天子以其繼天而生也天下之物可以知知則學之所能學行之所能行辯之所能辯唯其不可以知知故學所不能學經云學不學是也行所不能行不道之道是也辯所不能辯不言之辯是也盡反此而不免有爲則敗之而已矣

疑獨註宇者氣之宅陰陽交爲泰宇泰定則冲氣生乎中自然之光發乎外人見之者人道人不見者天道世人莫見至人合天之道但見其同人之迹能脩而脩爲有恒者矣有恒則可久是爲成性之人方盡人道人雖舍之天則助之人之所舍非人之民是天民也天之所助非人之子是天子也士有窮居陋巷不爲人所知而去就聽天者天民也有達處廊廟爲天之所助而受畏奉天者天子也今之學者强學其所不能學故損性强行其所不能行故損德强辯其所不能辯故悖理此皆不止於

性分之內故不能有所至而敗其自然之分也

碧虛註靈宇大寧者慧光內發天走外瑩我牛人謂之牛我馬人謂之馬物物自名而天光不妄也脩大寧者和光不忤未始異常與物和同人所敬舍奉天子物天所佑助此有恒德者也世學學所不能學至學學其所能學天下難事必作於易是也世行行所不能行至行其所能行聖人言易行天下莫能行是也世辯辯所不能辯○至辯辯其所能辯善者不辯辯者不善是也知止乎其所不知而至猶操舟若止於游欲其瀹沒則殆矣反其自然非跛而何

鬳齋口義至此莊子泛論至理宇營胸中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是誠而明也天光既發則人見其為人而已自同於天矣脩真至此有恒者也即是至誠不息如此則天助之人歸之天民言非常民人子天愛之如子也人之學行辯三者皆有迹所不能學不能行不能辯自然者也人之知

至於所不能知而止則為造極反此道者造物敗之

身者神之宇神安宇泰定猶主鎮靜而家和平君无為而國寧謐也泰然而定則行住坐卧无非定不在乎堅制强執似繫馬而止也天光即已之靈明內發外見如鑑无隱人見其同乎人而實與天為徒矣若能脩此乃合有常之德德有常則功齊天運外貌若愚世人忽而舍之天則愛而助之以其心合天德故也天民則德超乎人光而不耀天子則體天立極推德及人即所謂以此處上天子帝王之德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凡此皆君子所當學當行之事世人多務學人之所能而失己之良能唯至於道者學人所不能學學不學是也行人所不能行行无轍迹是也辯人所不能辯不言之辯是也倘能造此則是知人之所不知是為知之至若舍此而求進乎道則敗其自然之鈞无以斷成已

德何望乎發天光而得天助哉乃令難釋疑當是。乃合天均古本作鈞通用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无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无名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者盡人兵莫憯于志鏌鎁為下寇莫大於陰陽无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郭註因其自備順其成形心自生耳非虞度而出之理自達彼非慢中而敬外天理自有窮通有為而致患乃人也安之若命其成不滑靈臺清暢憂患不能入亡心有持謂不動於外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則失也發不由己誠何由而當寸不居分內所以為失幽顯无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遊分內者行不由名期損己以為物行无名者本有斯光因而用之志期費者雖己所无猶借彼而販賣人見其跂而自以為安也窮謂終始且謂券外而跂者其身不能自容則雖己非己况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人而其志之所攖焦火凝冰故其為兵甚於鏌鋣蓋心使氣則陰陽徵結於五臟所在皆陰陽故不可逃也

呂註萬物與我為一備物也將形謂无往而物不從物來而心出非生於虞也於是而敬生因之以達彼非有持於外敬以直內也若是而萬惡至者天也以其非為而敗之故不足以滑成靈臺不動則有持而持之者莫知其鄉蓋以不持持之耳知此則所謂誠已發而必中御矣否則妄作凶又惡能當哉業自外入而无主於中亦將不舍不舍謂去之之速每更為失者俗學

以求復其初不免為蒙蔽之民務所以主
物而有之有諸己而行之為務內誠己而
獨行也无諸己而行之為務外不見其誠
己而幽顯不能一也无名者道故信矣而
不欺與焉而不夢務外者期而後能信費
而後能與唯齋有其不用則復歸其明唯
賈人也可以市而已人見其不足而跂蔡
猜黙然自大也人能見其未始有物則與
物窮而无我无我則物入而不移是謂知
常容否則與物且而已其身不能容所謂
汝之片體將為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為
地所不載又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无親
无親則盡人可知矣志之為兵傷人之心
鏌鋣則傷人之形而已盜之為寇可避而
免陰陽之寇莫逃於天地之間唯至人引
其志而不必故无兵藏於非陰非陽而无
心故萬物不得而盜也
疑獨註萬物備於我性命之理具矣退藏
於密而不虞度物來則應之而已微義云
而德不孤君是而萬惡至者天命存焉非

人為也至人之學已至於命雖事之可惡
者不足以滑亂其成心靈臺有持欲其存
也苟不知其持之之道而有志乎執守又
不可持矣仁能成己推而及物則无不當
若不誠而妄發業入於中而不舍則向所
謂行者更為失矣故為惡於顯則人為
惡於幽則欺鬼於心有愧其敢獨行乎止
乎務內不越分也无待於外所以行乎无
名出於務外好為人也逐物无窮所以志
乎期費行乎无名則充實而光輝發外期
費者以名溢于實於人唯恐其不受人見
其好設其足以危矣猶恥然自大而不知返
知止則物入焉與物且者不以其物身猶
不敢自容況容人乎至人无親无私皆盡
人道天道其有不盡乎人知其之然每不
知心之危害无其兵害猶可避心者无往
而不值也過喜則寒凝怒則熱焦大
皆心使之唯无心者陰陽不能賊五行不
能賊也
碧虛註賢聖之性莫移而備物於我之信

有漸爲將形枯氣不安之意以生應物之心內自恭斷外弗見侮无爲而禍臨者天命也有繫而獲罪者人事也處患而不憂者審主不枉成性不虧也有持則真性存不知其所持无主也而不可持者隨其成心而師之不誠已則所發皆妄道業難入更致重失也務內者行乎无名莊自明務外者志乎期費則費衒人見其矜跂自謂安固也與物窮者謂務內之人與人愈有務外之人苟且容身而已无親者人不保附而孤危則費之志毒過鋒刃妄發之心寇甚陰陽故憯毒之氣无所逃也

膚膏口義萬物皆備於我將順其生之自然退藏於不思慮之地心之應物隨時而生釋氏所謂无所住而生其心也敬存於中自達於彼至此而有不如意事是天實爲之何足以滑我胸中混成之德持謂有所主雖主而不知其所主而不可持者率於持守則爲未化一句三持字語其精微人未能誠已而有所妄發發而不中業已

入於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舍此恥過作非也每有所改更轉見差失業不訓事如今人言業已成行之業如此者人誅鬼責必不可逃知幽明之可畏則當謹獨故能獨行務內不越己分人无得而名務外求在人者也志之所期不過費用之資圖自利耳惟庸有充充實而光輝常在舍己外求志在得利而費之用心人見其跂高自立魁然可尊而不知沒入於利欲窮盡而後已且謂遂物苟得僥倖不悔者身不自容於人何有親戚疏棄人道絕矣心有所著皆能自傷憯於兵器陰陽之傷亦稍寇也心和平則不能爲害矣

人而知萬化生乎身備物之大者則能順乎生理矣蘇稱深造生心諸應物縣造无思之地而物來斯應應以无心故在中而自達彼身脩而物化之謂至此猶有无妄之災安之而已不足以滑吾成全之性靈臺喻心之虛叡高明外物之至鑑而不留納於其中則桎而不靈

矣持謂主宰之者知其不可持故以不持持之不誠已則非敵中發不當則无以達彼皆爲之失也業謂世間有爲之事不趨乎善必趨乎惡爲善者常少爲惡者常多是以莫逃人鬼之誅因果相緣而无已以道觀照善惡二業善猶爲幻况於惡乎然而爲惡者心常有歉夢寐猶不自安生死之際焉能弗怖非鬼神仇之心實使之也爲善有心而求福報妄念一萌眞性已失物得以謗之故善惡二業有一於胷中而不合莊愈爲而愈失又安知所以持靈臺之道哉惟通乎幽顯之情者乃可獨行天地間俯仰而无愧也凡人務內者貴實故行乎无名而建德若偷務外者貴華故志乎求用而矜能自衒唯能用光歸明斯可常也賈人求售則非深藏若虛者此言无常之人重外輕內人見其跂立不安而自謂魁然碩大也與物窮者言盡物之性入猶歸也與物齟齬則彼我角立身不能容安能容人與我之大賢何所不容我之不賢人將拒我義同不能容人則孤立而无與身外皆他人耳志異而才戕生不啻陰陽之寇原其所由心爲之賊大哉心乎善惡所出禍福之機也苟不得其持之之要則物欲械之流於不誠不當人非鬼責之莫逃雖天地之大而片體一節將无所寄矣是以君子謹所出。幽閒舊音閑詳上文顯明之義則此當是幽閒傳寫久筆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雜篇庚桑楚第四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出无本入无竅有實而无乎處有長而无本剽有所出而无竅者有實有實而无乎處者宇也有長而无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聖人藏乎是

郭註成毀无常分而道皆通不守其分而求備所以惡分也本分不備而求備所以惡備也不反守分內其死不久不出而无得乃得生也滅其性矣雖有生何異於鬼有形而能曠然无懷則生全而形定歘然自生非有本歘然自死非有根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者无根竅以出之宇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无窮宙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无極死生出入皆歘然自爾而无所由故无見其形天門者萬物之都名猶云衆妙之門物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而竟无出入門其安在以无爲門則无門也夫有之未生以何爲生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明有不能爲有而自有非謂无能爲有若无能爲有何謂无乎一无有則遂无矣无者遂无則有歘生明矣是以聖人任其自生而不生生也

呂註物皆具道故无成毀則其分也乃所以爲通其成也乃所以爲毀而惡乎分者以其有備而分之也惡乎備者以其分也以備其分也以備則對備而有分分有異乎通矣其有以備非无爲而自備則成有異乎毀矣此道之所以散也夫唯分而不知有備備而不知有以備則何適而不通哉道无死生出而有生必反乎所未嘗生則生全矣出而不知反雖生而見其鬼出而有得生有爲故也其得死宜矣滅而有

子247 519

實不能反乎无物也出而不反與出而得奚以異乎故其爲鬼一也唯能以有形象无形者而定矣定則不爲死生所亂也夫物之出必有本出於道者則未始有本也物之入必有竅入於道者則未始有竅也物之有實者必有處而出无本者有實而无處物之有長者必有本剽而入无竅者有長而无本剽然則經文宜曰有所出而无本者有長有所入而无竅者有實文義方全宇有四方上下則有實矣我以上爲上居我上之上者則以我上爲下以至下與四方亦然是豈有乎處哉宙者古往今來固有長矣今以古爲古後以今爲古亦豈有本剽哉悟此則宇宙所不能制六通四辟无乎不在也雖有死生出入而莫見其形是之謂天門天門者无有也有不能爲有必出於无有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是也有所謂无有則非无有而无有一皆无之乃所謂无有也聖人藏乎是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者也

疑獨註道出乎天分本乎性分有成有毁道則通貫之人不守分而求備所以惡分也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大備而无求又何惡哉物出道而不反斯見其鬼能反則不離乎神出而有得謂之死神則无死矣滅而有實與鬼同也唯有形而无累常象於无形則定矣夫物歘然自出而不見其本歘然自入而不見其竅出言生入言死有實性也无乎處不著境有長者道本剽終始也有出則有實性實性本空故曰无竅凡有形器者莫離乎宇宙之中而其死生出入不可見此之謂天門天門者精神往來一闔一闢萬物出入於此然而本无有也有必出於无有而无有一无有斯爲至矣聖人藏乎是故物莫能傷也

碧虛註大道通徹有无成備然而物各有分不可一槩論也如魚得水則生蛛得水則死本分已定物之索備也所以惡備者雖惡而宿業莫逃故曰其有以備行蕩而

不反則陰氣來舍故見其鬼門矣舍事曰出而得其乃失若留於失是門得而也天光已滅雖有實性而與冥冥之物不二矣學道者以虛為身以无為心非定而何造化无本太虛无竅雖无本竅而理則有質而未識何處妙本无矣是謂有長而不見始本觀其卓然獨化是无竅而有實也門方上下莫窮有實亦莫窮往古來今无際有實亦无際有生死出入之名无生死出入之迹故曰天門造物者无物有而皆自造而天門亦无有也蓋有不能生而所生在於无物不能化形所化在乎靜而是皆不免涉迹故寄至无妙有之理而以為一无有聖人藏乎是與造化俱也

虞齋云世人分成毀為二以道觀之一而已是通其分也心分彼我則於私必求備凡有皆歸於无而私求備者似未非有故有道者惡之應物而能反則為得而能神逐物而不反則淪於鬼趣矣與物无是无非則此心常生執是非而不化則此心為死出而得是言役於外而得自是之見即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有天有天地間實理若以私心滅之而貪著諸有以為實則其人與鬼无二唯能以有形象无形則見理定矣釋氏云但空所有勿實所无是也物必有所始而不可知物必有終而不見所入之處實理雖有而无方所可求古今如是而不見其終始宇宙以循環之廣大而常存物之生死出入皆有所自而无形可見此造化之妙天門即造化自然因物出入於斯故曰門凡有出於无有而此无有者又一无有也聖人之心藏於无有者藏於密之意

道本乎一而歸於成成生萬物其體分矣然則萬物之成乃大道之毀也所以安乎分者以所物分之必分无不備足聖人應物私而內之分釋於而言役世所以惡乎備者為人不化忘物以契道資生之物備而衛生之道人以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夫道之適乎萬

物猶水之通乎百川道无心於通物物不得不稟乎道水无心於通川川不得不納乎水道通物而後生成之德著川通水然後運載之功成然則其分也亦豈惡乎分其備也亦豈惡乎備哉此與齊物論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萬物无成與毁復通爲一義同出而不反謂忘道逐物見其動之死地是者皆此道謂出生而得此道則入死也亦以道矣得死謂得其死所與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相類世人毁滅其真性認物以爲實形雖存而與死无二所謂行尸是也唯能以有形象无形則身心俱空物何能動出非无本也而人莫知其所萌入非无竅也而人莫知其所歸信能身心俱空則虛而靈寂而照物來必鑑一毫莫欺況巳之所萌所歸乎實謂真性長謂性所自來真性隨處發見而无定所在眼曰見在耳曰聞是也性所自來窄形分化莫知終始長於上古而不老是

也有所出而无本者有長言出生亦莫究其根但與化流行而巳有入而无竅者有實言入死亦莫見其門但一真不昧而巳呂氏補句義甚明當以无乎處者爲宇則所居而安以无本剽者爲宙則所適而得宇宙何能不容人物人物亦何能離宇宙哉萬物生死出入必有主張綱維之者而莫見其形是之謂天門以物所出入强名曰門而實无有也若執於无有猶不免乎有併无有一无之乃遊乎虛空之妙而萬物萬理具焉聖人藏乎无有故能无所不有也。劉同標末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巳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黬

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脾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其與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為質使人以為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鷽鳩同於同也

郭註生者喪其散而歸于聚死則還融液也雖欲均之然之分矣故或有而无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辭之三者雖有盡與不盡俱能无是非於胸中故譬之公族昭景著戴甲氏著封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則向之是者已復差之職謂聚氣既披然有分各是所是是无常在故曰移所是之移已著言前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臘者之脾胲喻各有用假謂屏廁寢廟則以燕享屏廁則以偃溲偃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廁矣是非彼此因而乘之則均耳物之變化无時非生則所在皆本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乘是非者无是非也物之名實果各自有各以己是為是以為是非之主故莫適當其所守非直肬也不能隨所遇而安之若玄古之人无是无非何移之有同其是其所同亦與蜩鳩无異也

呂註三者雖異皆歸於楷猶同為公族而昭景著戴甲氏著封其親疎非一也夫於未始有物之間而有生焉猶甯之有職非其體也而二家之說披然分辯一以為有物矣而以生為喪一以為始无有倏而有生是以未始有物之全體移而為有生之職亦不可知者也譬臘祭具百物而有脾胲非不可謂之百物而不可散不可散者以其體之下而已觀室周寢廟又適其偃為偃非不可謂之室而不可觀不可觀者以其處之賤而已道无不在則不可以言移是非所言者亦若是而已二家之說為是之故而曰舉移是所以為未至未盡也夫移是之說始於有生是以生為本生出

於有知是以知爲師因以相乘於是非談多是非移則果有名實而因以己爲正至其極也以己所是爲己節而守之至於以死償節不知所謂己者亦未始有物用舍窮通皆非我也而以有知與名實之分此今人移是之弊猶蜩鳩之同於同又安知有天池之大耶

疑獨註未始有物太初之前有物則太初之後太初者氣之始氣有陰陽故物有生死物生於有有生於无知生爲喪其无則知死爲反[illegible]所以死生之分[illegible]有[illegible]後生始於无有既有生代而有死无有[illegible]首生尻死[illegible]三者[illegible]有[illegible]皆一身以昭景以族楚以姓三姓異而至於不一也臓者[illegible]以職爲有生之質而收之曰移是非所[illegible]以其不可知而知而[illegible]之則是不移也臓者大祭脾腸牛於房外則不可散祭已則可散不可散而以收而非可散則以散爲是此是之可移也猶在寢廟則以[illegible]爲是適[illegible]則以假[illegible]是也人係於生故欲已先若能遺生是將安寄有生則有知因以乘是非是非皆安而執以爲名實因以己爲質質則定而不可移已則是是非之己欲人重己物而以死償之若然者以用舍爲知愚以窮通爲名辱此舉世之移是也與鷽鳩之同以達萬爲是何以異哉

碧虛註未始有物[illegible]者默而悟之其次有物謂脈肺也至人以生爲喪以死爲反是以有生无生有生死之別皆出沖氣一宗猶昭景屈異姓系楚公之一族著戴謂衣冠傳族甲氏謂纂族[illegible]知天地容移而[illegible]以披散爲非以沖氣[illegible]以職聚爲非是非无常故非所定[illegible]喻臘膍胘可散也而大祭[illegible]物不可散生死職披其義亦然寢廟偃廁又重喻是之可移生爲是非之本知爲是非之師故

乘之而无窮以爲果有名實内外以爲己
節至於死而不顧亦各是其是而已何異
蝴蝶之同於偏見哉
鬳齋曰義无物之始生死始終不分也次
則有生死之名以生爲夜寓形宇内以死
爲反歸其真宅纔有生死便是有物是以
分已上爲无物太極之初也次爲有物陰
陽既分也其次有生則有我雖有我猶以
死生爲一三者雖有次第皆未離於道體
公族分三其姓則一昭氏景氏以職任著
甲氏以封邑而著皆載則任職也昭景甲
雖非一氏皆楚公族上言三者雖異同一
公族却於四也字丁著一非也結之就上
生下絶而不絶此作文妙處賦各成意亦
疵病言元氣凝聚成人亦元氣之病與生
者醜贅物也義同人生同此氣而强自分
別各私其是非所言者謂人各有一是所
是者未定故不可知也臓各之備脛胲牲
之一體也祭時牲體分列諸俎謂之散所
祭之牲本是一物爲不可散喻人之所是

移而不定也五藏只舉百節百體只舉足
趾丈法也猶一室之中有寢有廟有偃息
之所在在不同而同乎一室猶移是之不
可定以臘祭與室而觀則所謂是者皆可
移而不定之是也故曰舉移是
稟質爲人既形而下欲復乎未始有物
不亦難乎夫有物皆幻也心存則存心
亡則亡我心不前數寡獨立謂之未始
有物可也儻造乎此則雖有生死亦寄
焉耳古之得道者能之次則有物而有
死生之分然能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則
與常人處生死眾者異矣又次曰无有
生死之分有體有尻焉三者雖異而同出
乎道猶楚之公族則一而有昭景之
姓之別蓋同出成緒衍而封建則度之
不一喻人知識日增而嗜欲滋廣也戮
者釜底結患似形非形而生於形者也
人寄形而有生亦猶戰耳俄而枝散則
所謂我者又移而之他不可定言其有
无故試言之喻夫臘祭之有膍胲備牲

體以爲神則不可散祭畢分胙則爲可散觀寢廟則肅然起敬適偃厠則不无褻慢焉此皆可移之是也經文謂嘗言移是五字詳文義合在上五句前不可知者也之下觀郭注可證人之自是以其有生生則有知知爲之師二者相乘而不已果敢以爲名實因以爲己質則不可變矣謂不能眼破幻塵而認塵爲實至於以名實爲己節而以死償之皆由自是其是以致此弊舉世循習莫悟其非无異蜩鳩之同於榆枋之適而不知有鵬程九萬里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雜篇庚桑楚第五

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郭註蹍市人則稱己脫誤以謝兄則偃詡之大親則已矣明恕素足也不人者視人若己不相辭乃禮之至義者各得其宜則物皆我謀而後知非自然也譬之五常未嘗相親而仁已至金玉小信之質大信則

除此矣以性動故稱爲此乃眞爲非有爲也目非知視而能視心非知知而能知所以爲自然若得已而動則爲强動故失也動而效彼則亂有彼我之名故反各得其實則順也

呂註他人闘弓而射我則談笑而道之以其無恩於我不以恩望之則蹑足不得不辭以放驚兄弟闘弓而射我則涕泣而道之以其恩於我則以恩望之故雖蹑足不嫌於不愛以傴而已無所事辭大親則恩之至勿傴可也由是言之禮義仁知之至者皆無所待於外知禮意而不爲俗禮以觀衆人不人之禮也行之而宜不求宜物不物之義也事至而應無所預謀不謀之知也以百姓爲芻狗而使天下兼忘無親之仁也信矣而不期辟金之信也苟至於道則五者無不至矣志者心所之心者德之和德則道之在我者是以徹志而後解心去累而後達塞養志貴弱以富貴等爲志非弱也悖而已矣故不可不徹養心實

虛以容動等爲心非虛也繆而已矣故不可不解德以同於初爲至則欲惡等爲德之累不可不去也道以通于一爲達則去與等爲道之塞不可不達也凡此諸累不蕩於胸中則道集矣不尊無以爲道故道者德之欽不生無以見德故生者德之光性者生之質性動而有爲爲僞而失矣生而無以知爲則知者接也非與生俱生者也謀而後用知則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則知之所自知猶睨者之所不睨乃其所以睨也故動以不得已則性之爲非爲之僞是以謂之道也動無非我則物與我一何得以動亂之誠能如是則天下彼我是非雖名或相反而實未嘗不相順者以道無非我故也

疑獨註以天爵之親不嫌於不敬在他人則有嫌矣故蹑市人則稱誤以謝兄則傴謝之父則無復有言由是知言辭之非實可見矣至禮猶天故不人至義忘己故不物至知同物故不謀至仁博愛故無親至

信不渝故碑金也悖則不通故徹之謬則不脫故解之累則不明故去之塞則下虛故達之此四六者不蕩於中則正于一一則靜而明虛而通也必矣可道之道爲德之欽能生之生爲德之光命之在我爲性曰生之質性動而爲莫非自然人爲則僞所以爲失以知而接物謀事皆不免於用知知者之有所不知猶睨者之有所不見若神則無不知無不見也性出乎靜不得已而應物是其動動不失正使物皆自得安有不治者哉不得已而動若相反然使物皆自得則實相循也

碧虛註凡有脫誤於人者情疎則不免辭謝情親則恕之而已至禮者忘己則治有人則亂矣至義者守節自全在物則矜矣至知者不思而明多謀則惑矣至仁者舄約萬物親疎大同矣至信者未嘗失約豈俟金璧以爲質哉貴富諸事不能悖亂者志通也容動諸事不能繫網者心空也惡慾等事不能緣累者德厚也去就諸事不能閑塞者道明也諸事不累於靈府則洞然明靈遐覽太莫世事有爲之患豈足以耽溺耶夫有迹者難侔於無形枯槁者詎比於華耀無性者有生亦何由質正哉視聽食息皆性所爲所爲非真爲道之失故不接不謨安用知爲知者於所常知則知之其所不知則昔然矣猶睨者斜視而不能自見也迫而後動動則斯得真以治身何所不治內外物我猶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

鬳齋口義禮義知仁之至者皆不待於外物躡足之喻義歸下文四六不盪於胷中此教人下手處欽者守持之恭生者德之發見性在我者質本然也性而有爲爲而流僞則爲失矣應接謀慮皆性中之知知者以其所不知而爲知猶嬰兒之睨而無所視凡所動用以不得已而爲之謂之德即忘我也於忘我之中又無非我此即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物不得以亂之曰治曰不得已曰無非我名若相反而實

未嘗不相順也此又是一般說話

蹍足以親疎而分敬敖則世俗之所謂禮若相偽而已矣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大親則不喻而愛敬常存脫誤蹍足無所復問故禮義知仁之至者皆不出於有物有為而自造其極此出乎天理自然故不容擬議而行者合轍也至於徹志解心去累達塞則由乎人為又下一等矣總以四六者不盪於中以示入道之要由正而靜所以應天下之動自明而虛所以容天下之賓則與前所謂至禮至義者無間而同歸乎道矣德者物之欽道又德之欽則其尊可知生者德之光義當是德者生之光人而無德奚以生為物得以生之謂德是也性者生之質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是也性之動謂之為則知無為者其性未嘗動為之偽謂之失則知有為者其為未嘗真世之任知者與接為構相與為謀唯恐接之不徧知之不博以自苦其形神而弗悟知之所不知者乃其所以知猶睨者之所不睨乃其所以睨即本經云踐者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故凡應物處事必不得已而動則出於性之自為而無失矣此皆與世之名相反而實相順老子云正言若反此有道者所以異於俗而能處物不傷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

之道
郭註曰吾中則善取譽理常俱也任其自然
天也有心爲之人也工於天即偎於人矣
全人即聖人也蟲能守蟲即是能天都不
知而任之斯謂工乎天成以取物物必逃
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逃將安
在賞所以飾貌刖者貌已虧殘不復以好
醜存懷故移而棄之胥靡無賴於生故不
畏死復謵不餽而忘人不識人之所惜無
人之情自然爲天人矣彼胥役形殘而猶
同乎天和況天和之自然乎出怒不怒出
爲無爲此是無能生有有不能爲無之意
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
已則所爲皆當聖人以斯爲道宜求無爲
於恍惚之外哉
呂註經中有天人神人至人聖人此又有
全人焉聖人者迭變化雖工乎天而拙乎
人全人則又出其上故工乎天又偎乎人
也彼跂行喙息群分類聚若蟲化蟲也不
知其所以然而然蟲能天也全人之所惡

惡人之天也人之天則知其不知所以然
天之天則忘其不知所以然夫不知其所
以然猶且惡之況天乎人乎而擬議之耶
雀適羿必得之威也彼不適者則非威所
得以天下爲籠則萬物畢羅而無所逃況
於雀乎唯深之又深而能通天下之志者
斯能以天下爲籠是故有若伊尹百里奚
者皆莫逃焉以其所好籠之也介者以外
非譽猶能移畫而弗顧胥靡以遺死生猶
能登高而不懼況夫能忘人宜其復謵而
不餽也玩習至於再三而不能忘人之所
不能不愧忘人因以爲天人明所謂天人
者不止於忘人忘人爲之因而已此則同
乎天知者宜其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
也夫怒常出於不怒爲常出於無爲不怒
無爲則未始有物而物所自出也、者虛
而待物人不能平而暴之故不靜以能平
其氣未有不靜者心於人則神也、不能
順而滑之故不神誠能順其心未有不神
者有爲欲當誠已者也將蹈以興亦、像若

冬涉川皆不得已之義
疑獨注以威得人所獲者少以心得人所
獲者衆以射取之者威也以好籠之者德
也伊尹好調鼎負鼎以干湯湯以庖人籠
之百里奚好服五色羊皮秦穆公以五色
羊皮籠之故各得其心而爲之用也介者
小人畫以飾外小人已忘形骸外非譽而
不倦服習至於有成而不餽其飾是忘人
道也由忘人道因而自以爲入於天人不
免一曲之蔽也未能忘己則有所繫累敬
之則喜侮之則怒唯同乎天和者喜怒不
由敬侮而發而繫天下之治亂若武王一
怒而安天下此怒出於不怒也出怒既不
怒則出爲亦無爲故不柴其氣而神靜不
逆其心而神全欲事無不當則緣於不得
已此聖人應物之道也
碧虛註工取中者拙乎藏譽妙自然者疏
於人爲天人之迹俱泯斯爲全人羿已禽
蟲多自名曰能蟲飛走不和代曰能天全
人惡天不以心緣道惡人之天不以人助

天又豈頋人之譽工而毀拙者禽誤入羿
之彀士因入國之籠羿得禽則威羿威而
禽斃國得士則吕國昌而士勞一得一失
自然之理如伊尹百里奚皆未能無心忘
好故爲成湯穆公所籠若心無所好豈可
得而籠耶夫飾容者喜譽貪生者懼亡復
習玩好而不餽遺者忘棄人事也緣習成
性因以爲天然者亦猶介者外非譽役者
遺死生矣方其戮辱之時何情及於喜怒
哉性同乎天和者亦然有怒而不出則當
而愈怒出之則廓然不怒矣有爲而不爲
則沮其欲爲爲之則曠然無爲矣由於本
性無怒無爲故也平氣靜照則何所怒順
心安神則何所爲其動也緣於不得已則
當於事情此聖人之道也
庸齋口義羿不能使人無己略稱聖人不
能逃天下之名能盡天道又能晦迹人中
此全德之人也禽蟲之飛走鳴躍各遂其
性能蟲能天也全人則不以天自名惡天
謂不樂有其名也人而有天人之分猶且

惡之況我自分別天人乎羿善射故雀得
之以天下爲籠則雀不待射伊尹百里奚
亦因所好爲人所籠若無所好則超然物
外誰得而籠之介兀若之拸去華飾爲其
心於毀譽之外之矣胥靡城旦舂之人不
愛其身故登高不懼即心無愛則無所著
之喻復如易之反復道謂同習鴟子人也
言此道在己不是貪貨但知爲己則是忘
人忘人則入乎天矣徐無鬼篇我必賞之
彼故齧之詳此可知不饒之意同乎天和
與造物爲一也怒自不怒而出有爲於世
亦無所容心即是無爲而無不爲變換下
語緣於不得已而後起言應物而無心
　羿不工乎射人安得而譽之聖人不工
乎治百姓安得而歸之然而物歸則已
累彼工則此拙此必至之理工天拙人
猶之可也若工人而拙天則純乎人欲
累將若之何此工天很人所以爲全而
免乎幽顯之患夫卵生濕化翔飛跂行
蟲能蟲也烏鵲鳶蛛網蜣丸蟲能天

也人之能人能天亦可類推矣全人惡
天惡人之分別以爲天非惡自然之天
也況肯自分天乎人乎必也藏人於天
混而一之所以爲全德而免世間之累
也一雀適羿羿以威得之威之得物末
若無心得物之衆若以天下爲籠所得
豈止乎雀唯有所好然後可籠淡然無
欲彼惡得而籠哉介兀之不顧飾胥徒
之不懼死皆以刑戮之餘人所不齒而
已亦無隱乎生全無可奈何姑安之耳
　至於復謵之久中心無所愧懼能忘人
所不忘因而入於自然此言處患之久
安而化也況本乎自然而能天能人若
其脫屣獨悟詎可量哉區區外貌之敬
侮何足以介浩然之懷同乎天和即人
之能天者出怒不怒則所過者化出爲
無爲則事成無迹聖人非絶無喜怒絶
無作爲也特不因細故以發不爲己私
而動一志養氣以乘事物之機怒所當
怒爲所當爲一以百姓之心爲心有以

物善然惡亦猶不怒不爲也氣平而靜心順而神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其有不當若乎經文不餽難釋一本作不愧令從之

庚桑之於老子具體而微然其未至者猶有所立卓爾居畏壘而民稱其德乃聖賢利物之常至於衆心欣感欲推而尊之則愛利之迹著物交而情生是以南榮所見亦猶畏壘也庚桑恐己德不足以化遂使往見其師將有以轉移其心而機發之是亦接手接人使之的信無疑然後至言可入故其入門一勘棒喝不施問答俱泯是爲撒手懸崖命根斷處幾何而一遇耶惜乎南榮不能直下承當而曼衍支離鋪陳反語老子揣其病源而痛鍼之乃退舍自愁灑濯復見亦可謂善受教而能自新矣故其再接也乘機直指盡去其津津之惡餘有以發藥之趣自揆受道器淺但願聞衛生之經即道之方充廣在人耳老子論以抱一求已還嬰順物衛生之經類見乎此間詰至極又復歸結於能兒子乎言有宗事有君也次論泰宇發乎天光靈臺不知所持謂室虛而白生不必以有心有爲汲汲求也券外券內之說志惜鎮鋤之喻又使學者知輕重而加抉擇焉無有生死序先後而同一體級爵侵廟勢貴賤而各有宜蓋欲悟有生之本無破移是之妄見至叙貴富欲惡之勃志繆心則知志欲一而心欲虛凡涉物累而障虛明者不可不蕪而遠之所以全吾天而復乎道也臓具體骸而可散不當羿工中微而拙乎藏器此皆解執滯之凡見廓虛玄之化權混天人工拙而超乎物我是非忘毀譽敬侮而造乎不爲不怒靜則平氣養落在不接也神則順心好和而忘姦也如是則澹然獨與神明居定乎一而應無方矣此庚桑所得老聃心傳之奥若顏子之於尼父有不可容聲者南華繼學於百年之後猶孟氏聞而知之操踐至極成功一也故舉以爲天下式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五　　正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徐无鬼第一

徐无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无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无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不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无鬼曰吾直告之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

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郭註耳目好惡內外无可故云病矣超然不對不悅其言夫真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有好之可也從橫說之而君未嘗啓齒是樂鶉以鍾鼓故執聞相狗馬而喜猶人去國而見其所知各思其本性所好也得其所好則无思无思則忘其所以喜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矣

呂註无鬼忘武侯之勢而箴其病武侯以其不下已故超然不對无鬼託相狗馬以喻已无求之意御之下質執飽而止猶人饑則為用而有求者中質若視日猶人所視高遠未能忘已者一猶忘之則忘已可知馬之中規矩鉤繩是國馬也以況國士之遊乎方內者天下馬有成材不習而自然若卹則无與樂若失則无與匹若喪其一則喪我之至非特亡之而已超軼絕塵不知其所以況天下之士遊乎方外而不可知者也意謂狗之上質與天下之馬猶若此則吾安知君之勢而下之君安得不相之乎武侯悟其意所以大悅夫言以道接者也言不當道雖詩書禮樂不足以動言而當道雖相狗馬猶足以悅夫人失其性命之情而耽於人偽猶去其鄉黨親戚而流於遠方與逃虛空以聚鼪鼬之間者也所謂真則其性之固有猶其鄉黨親戚之舊也非至狂惑其有聞真人之謦欬而不悅者乎

疑獨註无鬼魏之隱士女商魏之宰臣武侯文侯之子也武侯以无鬼苦山林之勞故於見而勞之无鬼謂雖居山林未嘗有勞今君盈嗜欲則性命之情病黜嗜欲則耳目之情病二病不可逃我所以勞君君

何勞我武侯不對忤其心也无鬼知其不可以語大遂以相狗馬之技因其好以中之下質飽食而无所能中質意趣高遠上質若亡其一一者數之精而猶亡之粗者可知次論相馬中繩鈎規矩皆教習之法天下馬有成材故不言方圓曲直其顧視若有憂卹若有所失此猶可以形相求至於喪一則超軼絕塵不知其所矣橫說者逆從說者順武侯好武惡文故女商稱六經爲橫兵法爲從以求合其意又引越國流放之人以喻初去國數日見所知識者而喜及乎旬月見所嘗見而喜及乎期年去國人旣久思國人滋深但見其似鄉人者亦喜矣若夫逃難而入虛空之境野草柱塞鼪鼬之徑人跡人位寧皆空虛當此之時非必見人但聞人足音跫然亦喜矣又況昆弟親戚言笑於其側喜可知也今武侯心好犬馬思之久矣故聞善相者而悅不必見其實也遂歎久无善言謦欬吾君之側故聞此淺技而悅也

碧虛註盈嗜欲則性命之情病黜嗜欲則耳目之情病卽前所謂內外韄也若亡若喪皆不自得之意亡一不自得未若喪一之甚也蓋借狗馬而言豈以是爲至哉欲反武侯之意使之自粗而入然後道之而造夫精微也

吳儔註无鬼蓋神人也因時乘勢而不容心於其間所以言者亦黙寓其意是以循道之歸而不逆其理順彼之好而不忤其情故雖武侯之剛暴亦悅而笑喩之有道故也

虛齋口義狸德資質如狸狗之下者視日凝然上視而目不瞬一者生之性雖生若死猶望之似木雞此馬之上品也中規矩鉤繩言其件件合法度不必泥而求合成材謂自然天成若卹若失悶然之意喪一卽亡一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至此皆借喩之言六弢太公兵法金版猶云藏於金匱奉事有功言見之行事皆有效驗流人去國之喩不待釋謦欬喉中之聲

諸氏管見狗馬常畜也所能不過嗾齧盖代步雖善相而得其真亦秉爲絶技武侯聞之大悅何耶盖善說者必因其所好而箴之則其言易入猶王好戰而以戰喻也請玩天下馬有成材一語超軼絶塵之姿可想象而得伯樂九方皐之技至是亦无遺鑑矣視日亡一猶可形容至於卹失喪一又善述其難寫之狀非若國馬之可以規矩鉤繩喻也一若物始萌兆若亡若喪猶云恍惚有无之間不可指定其形質唯其啓之有道所以得武侯之心其效速於詩書弢略也後引去國者不免懷思以喻失性者亦必求復有人乘機以發之何異逃跡空曠之地而聞人足音哉久矣夫已下乃歎惜无人以至言妙理感悟武侯之心故使之聞相狗馬而悅儻有賢臣近輔以道德微言漸化而容融之吾知其良心善性如水之回淵浩乎其莫禦也是以凡有洗心向善者君子不拒焉或疑无鬼賢士也見武侯而突然語狗馬似无意義盖武侯素驕倨故忠良之臣莫進真人之言莫聞无鬼求見欲有以救正之而侯以常士待遂由言吾見狗馬尚能相其優劣而爲之去取君之見士豈不能鑑其賢而加禮敬耶此又言外之意云

徐无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无鬼曰无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无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

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无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无徒驥於錙壇之宮无藏逆於得无以巧勝人无以謀勝人无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郭註天地均養不以為君而恣之无極若苦民以養其耳目鼻口是違天地之平也神者不自許物與之耳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愛民之迹為民所尚愛已偽矣偽則名張而競與父子君臣懷疑相欺欲偃兵可得乎從无為為之乃成耳夫成於前偽生於後民將以偽繼之也仁義有形故偽形必作成則顯也變謂失其常然鶴列陳兵麗譙高樓也步兵曰徒但不當為義偃兵亦无為盛兵走馬得中有逆則失矣守其朴而朴有所能則平率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以道應物物服而无勝名不知以何為善則雖冠非己勝若未能已則莫若脩己之誠使甲兵无所陳而非偃也

呂註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福則愛民固害民之始偃兵固造兵之本以知而不以道故也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則兵固凶器也器則已遠乎道雖有愛民之仁偃兵之義亦偽而已愛民之形成固有伐則害民之始偃兵之形變固外戰則造兵之本惟无形則无所造矣鶴列於麗譙則佳而觀之徒驥於錙壇則玩而觀之非不得已而用之也凡得而不順天理則是藏逆於其間以巧謀勝人則恃知而不以道以戰勝人則以兵強而不以德殺人衆地以養吾私與吾神私則自許神者則惡而病之謂之善戰而勝人不知孰善而勝惡乎在君若不得已而欲為之脩誠以應天地之情而物无不應奚患民死不脫哉

疑獨註天地有形之至大而所養者一一

者元也易稱乾元坤元天地猶宗之況人乎天地之道以平爲正登高居下何分短長今君處上以自高苦民以自養姦賊攻於外心神喪於內神者不許此所以病不得不勞之武侯又以愛民偃兵爲問愛民之迹著則民爭以愛爲仁害之始也爲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故曰造兵之本是皆有爲之爲故殆不成也樸散則爲器器成有美惡今雖欲爲仁義皆不免於僞耳形者物此者也是爲造形形成則有功功著必有伐變則失其常守利欲戰於外矣鶴列陳兵之象麗譙觀兵之地錙壇習兵之所得於已則逆於人此藏逆於得也巧者機心內萌雖勝人而不利已謀者疑懼而未決戰者殺人以求勝是皆害其所養不可爲也以此養其私不能成其私以此養其神不能全其神其戰雖勝非善勝之道唯能脩誠以應天地而勿攖則民无夭傷何必爲義偃兵哉

碧虛註武侯久湛欲而忘本故无鬼直言勞君之形與神夫天地之養人君民无二今則損不足以奉有餘逆理也人神與天神同其至公自許謂自與之私是所謂姦也民從君化君病則民傷故勞之武侯逢問爲義偃兵之要魚處涸則思濡沫民困匱則思仁義也荅以愛尚則不均而害多義立則必虧而爭興皆由爲者敗之故危殆及而成功寡也道失而後有仁德失而後有義仁義崇而民性遷則僞生矣至若鶴列麗譙徒驪錙壇皆非久安之策不足尚也順天理則无喪失好武事則懷併吞巧謀多則先窮戰爭極則易國應天則公自聖則私神豈容私哉天道祐善勝果在此矣

鬳齋口義天地生物本同无高下貴賤之別以外物養形而心中不自得曰神者不自許和謂同物姦自私也我神本與萬物爲一情欲自私以昏之是其所惡也則病矣君病此而不自知我故勞君也有意愛民乃害之有意偃兵乃造之美惡之成皆

有迹故曰器以有爲之心爲有迹之事曰形造形成定也心執定而不化則克伐怨慾行而傷其内爲外物所變亂曰外戰鶴列兵陣名麗譙宫樓名錙壇祭祀之地蓋謂人心若與物鬭則一室之内皆丗步兵騎卒陳列於前无非爭奪之境也人情以得爲順失爲逆无得則无失故曰无藏逆於得此句下得好巧謂機心知謀自機巧出戰爭又自知謀出以此求勝以快耳目之私是若勝矣然而胷中爲物所戰撓雖勝而神者勞矣故曰勝之惡乎在勿已猶云莫如此但脩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與物无所迕不爭而善勝則民死已脫矣何偃兵求哉

无鬼再見武侯豈爲身謀而希進用哉欲有以匡救其失而免民於難也武侯乃云厭葸韭而干酒肉其尊己薄人甚矣无鬼不爲勢屈直云勞君之神與形則非特貌之亦且哀之武侯猶未之省蓋平日湛於聲利嗜欲不暇形神之顧

所以聞告茫然无鬼又陳天地之養也一以縶其自尊之心其要在神者好和而惡姦一語神則已之真而武侯以爲義偃兵爲問因失義而後思爲義困窮兵而後思偃兵遽反其常豈真情哉夫恩害相生理之必至无爲任真庶可全也凡事成而美者皆爲惡器器謂迹之著見愛民偃兵迹之尤著者也我以此心感彼以此心應謂之形造形形成必召伐動與物迕斯外戰矣況列兵陣盛騎卒夸耀於世覬天下之歸己得之不順於理皆藏逆也天所助者順逆其能久乎巧勝則事物之間无非機知謀勝則圖度浸大而害物漸深至於戰勝則殺人兼地焚都墟國害莫甚焉皆由於積暴所致然恢恢之網莫逃而身亦與之俱盡矣故當自微而謹遏之今乃藉君臨之勢恣无窮之欲以養吾私與吾神者較之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請武侯自度之君若未明養神之道但

脩己誠以應天地而勿攖即是順天地之養而見其與己爲一則君民熙熙至和潛暢物无疵癘人无夭傷何在夫區區求偃兵哉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五